[宋]王欽若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

冊府元龜

校訂本

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册府元龜

校訂本

肆

卷二六二至卷三三九

宗室部　外戚部　宰輔部

[宋]王欽若等 編纂
周勛初等 校訂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專刊

第四册校點人員

王　青(卷二六二——三三九)

冊府元龜第四冊目錄

宗室部

卷二六二
總序……………………………（2969）
封建……………………………（2972）
卷二六三
封建第二………………………（2977）
卷二六四
封建第三………………………（2991）
卷二六五
封建第四………………………（3007）
卷二六六
儀貌……………………………（3020）
材藝……………………………（3022）
卷二六七
孝行……………………………（3028）
卷二六八
來朝……………………………（3036）
輔政……………………………（3038）
就國……………………………（3042）
卷二六九
委任……………………………（3046）
將兵……………………………（3050）
卷二七〇
文學……………………………（3058）
卷二七一
武勇……………………………（3068）
剛正……………………………（3073）
卷二七二
令德……………………………（3080）
卷二七三
智識……………………………（3090）
卷二七四
友愛……………………………（3102）
辨惠……………………………（3104）
畏愼……………………………（3107）
悔過……………………………（3110）
卷二七五
褒寵……………………………（3118）
卷二七六
褒寵第二………………………（3129）
卷二七七
褒寵第三………………………（3138）
卷二七八
領鎭……………………………（3149）
卷二七九
領鎭第二………………………（3157）
卷二八〇
領鎭第三………………………（3164）
卷二八一
領鎭第四………………………（3172）
卷二八二
承襲……………………………（3181）

卷二八三
承襲第二……………………（3190）
卷二八四
承襲第三……………………（3200）
卷二八五
忠……………………（3213）
卷二八六
忠第二……………………（3221）
卷二八七
忠諫……………………（3229）
卷二八八
忠諫第二……………………（3251）
卷二八九
圖興復……………………（3263）
卷二九〇
謙讓……………………（3272）
立功……………………（3273）
卷二九一
立功第二……………………（3286）
卷二九二
禮士……………………（3295）
卷二九三
薦賢……………………（3306）
儉約……………………（3308）
抑損……………………（3310）
好尚……………………（3313）
卷二九四
退讓……………………（3317）
專政……………………（3321）
卷二九五
復爵……………………（3327）
卷二九六
追封……………………（3335）
卷二九七
謙讓……………………（3343）
卷二九八
不悌……………………（3358）
邪佞……………………（3362）
奢儉……………………（3364）
躭溺……………………（3366）
卷二九九
專恣……………………（3371）
害賢……………………（3375）
禍敗……………………（3378）

外戚部

卷三〇〇
總序……………………（3382）
選尚……………………（3382）
卷三〇一
封拜……………………（3396）
卷三〇二
委任……………………（3407）
輔政……………………（3409）
將兵……………………（3412）
立功……………………（3415）
卷三〇三
褒寵……………………（3420）
卷三〇四
忠直……………………（3431）
規諫……………………（3433）
賢行……………………（3437）
禮士……………………（3439）
論薦……………………（3440）

卷三〇五
儒學……(3442)
退讓……(3444)
畏慎……(3449)
廉儉……(3452)
卷三〇六
奢縱……(3454)
專恣……(3457)
驕慢……(3462)
卷三〇七
姦邪……(3465)
貪黷……(3468)
害賢……(3469)
譴讓……(3471)

宰輔部

卷三〇八
總序……(3476)
佐命……(3478)
卷三〇九
佐命第二……(3487)
卷三一〇
德行……(3499)
問望……(3503)
清儉……(3506)
威重……(3509)
卷三一一
謀猷……(3512)
卷三一二
謀猷第二……(3532)
卷三一三
謀猷第三……(3542)
卷三一四
謀猷第四……(3550)
卷三一五
公忠……(3560)
卷三一六
正直……(3573)
卷三一七
正直第二……(3584)
卷三一八
褒寵……(3596)
卷三一九
褒寵第二……(3606)
卷三二〇
識量……(3619)
卷三二一
器度……(3627)
畏慎……(3629)
慎密……(3631)
知人……(3632)
禮士……(3635)
卷三二二
出鎮……(3638)
卷三二三
總兵……(3647)
機略……(3654)
卷三二四
薦賢……(3657)
卷三二五
諫諍……(3666)
卷三二六
諫諍第二……(3683)
卷三二七

諫諍第三……………………… (3692)
卷三二八
諫諍第四……………………… (3702)
卷三二九
任職……………………………… (3709)
兼領……………………………… (3713)
奉使……………………………… (3716)
卷三三〇
退讓……………………………… (3718)
卷三三一
退讓第二……………………… (3726)
卷三三二
罷免……………………………… (3737)
卷三三三
罷免第二……………………… (3747)
卷三三四
譴讓……………………………… (3758)
卷三三五
竊位……………………………… (3768)
自全……………………………… (3770)
不稱……………………………… (3773)
卷三三六
識闇……………………………… (3778)
依違……………………………… (3784)
強很……………………………… (3786)
卷三三七
不協……………………………… (3790)
徇私……………………………… (3793)
樹黨……………………………… (3800)
卷三三八
奢侈……………………………… (3804)
貪黷……………………………… (3805)
專恣……………………………… (3809)
卷三三九
邪佞……………………………… (3814)
忌害……………………………… (3818)
不忠……………………………… (3822)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二

宗室部(一)

總 序

古者糾合宗族,所以展親,建立子孫,用爲夾輔,故能庇於本根,謂之藩屏。分以寶玉,禮之脤膰,故孝悌之道達,骨肉之恩厚焉。雖復商周已往,典籍靡全,然其大抵亦可概見。昔者黄帝二十五子,凡一十四姓,故其裔緒後世尤盛。高陽氏生一子,後世有才子八人,是曰八凱。高辛氏生四子,皆有天下,後世有才子八人,是曰八元。又黄帝之後有驩兜,少昊之後有共工,顓頊之後有鯀。雖帝者之胄,而其德不類焉。堯有庶子九人,舜亦有庶子,其嫡子不立,故庶子之封爵無聞焉。然自黄帝以迄舜禹,皆同姓而異號,則其宗枝盛矣。禹之後,以國爲氏者凡十有三人:蓋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曹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焉。其孫太康有弟五人,號曰五觀,即《夏書》所謂"五子之歌"者也。湯之後,以國爲氏者凡七:蓋商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穉氏、北殷氏、目夷氏焉[1]。其後帝乙正妃生三子:微子、微仲、紂也。庶妃生一子:箕子也。紂生一子:武庚也。紂雖失國,武庚雖不祀,而微子箕子皆聞於周焉。周初封國八百,而同姓者五十有餘國。《詩》謂:周文王則百斯男。經史所載正妃太姒之子十人,餘莫可知。其國存者十六而已。文武周公之胄,分封而受國者,即左氏所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2],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秦氏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修英氏、白冥氏、蜚廉氏。始皇并有天下,而子弟不得封建。長子扶蘇及諸公子將閭昆弟,皆爲胡亥所殺,故其祚殲焉。漢制:非劉氏不王,皇子封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高祖尊王子弟,大啓九國,連城數十。景帝用晁錯削地之謀,而吴楚七國皆叛。及七國既誅,五年,乃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又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自是支庶畢侯矣,然而藩國自析[3]。其後皇子始封者,大國不過十餘城。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宗屬疏遠,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後漢皇子爲王,皆安車朱班輪,青蓋畫轓,文輈金塗,故名曰王青蓋車。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皇孫綠車,名曰皇孫車。諸侯王法官屬傅相已下皆備鹵簿[4],似京都官

騎，張弓帶韃，遮避出入，稱課促。封者受茅土歸，立社稷，爲宫室。其列侯以肺腑在京都者，亦隨時見食，位在博士議郎下[5]，謂之猥侯。諸王皆就封。東平王蒼以明帝母弟，爲驃騎大將軍，輔政，後亦罷歸。因其餘宗室以才能爲公卿者多矣。晉制，諸侯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并駕三，左右騑。諸王有勳德者，特加皀蓋車。國初，諸王皆在京都，咸寧中，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所歸，懼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6]，共言於武帝，以爲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制爲大國、次國、小國，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之王，支子爲公，所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大國中國置三軍[7]，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二軍，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小國一軍。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西晉諸王皆主兵臨州，以威勢相陵[8]，干戈并搆，隊于屠滅，蓋有漸爾。宋世諸王，得白服裙帽出入齋閣，唯太極四朝乃備朝服。孝武以南郡王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弱之。江夏王義恭乃表請省易九事[9]，有司附益，凡成二十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帷，藩國官[10]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11]。公主王妃傳令[12]，不得朱服，轝不得重榍。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13]。槊毦不得孔雀白鷺[14]。夾轂隊不得絳襖[15]。平乘倶馬不得過二匹[16]。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桂衣[17]，不得粧面。冬會不得鐸舞、林、長蹻、秀狹、舒劍、博山、緣大橦、升五案[18]，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19]。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20]。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21]，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22]。諸鎭常行[23]，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24]，并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25]。平乘舫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鑿筍形[26]。詔可。又王之世子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玉。王支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南齊諸王遠游冠，玄纓（公臣并同）平冕[27]，各以組爲纓，八流。衣山龍九章。纁朱綬者，黄縹紺，金璽龜紐。又[28]，四中郎將，晉世庶姓爲之，宋齊以來，以處諸王。而劉氏蕭氏宗室諸子，皆罹非命，其傳爵土，蓋亦鮮矣。梁制，諸王皆假金虎符，第一至第五佐領使[29]，第一至第十其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自稱曰寡人，并乘通幰平乘車。其有勳德者亦時皆駕皀輪車。其封公侯者皆假銅虎符、竹使符。第一言曰教，境內稱曰第下，自稱寡人。國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自諸王皇宗，并青傘朱裏。此雖云梁制，然江右相承[30]，有自來矣。陳因梁制，有親王嗣王藩王之别。親王起家則爲侍中，皇太子冢嫡封王，起家依諸王。餘子并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世子起家給事。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并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

陳自永定訖於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至五千戶,其餘不過二千,小國至千戶。後魏皇子封王,宮室立宗師,州置三制刺,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31],其一以宗望爲之。北齊親王位列大司馬上,多與梁制同。其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二分食一。隋制,皇伯叔昆弟皇子謂之親王,乘通轞車,初受冊入朝助祭親迎,則服衮冕青珠九旒九章。常服則遠游三梁冠,黑介幘。纁朱綬,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自漢而下,五輅之制,金象革木通得乘之,但減旂章駕馬,以爲等級。自晉親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故不得乘焉[32]。唐制,宗正寺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凡五等,親有昇降,皆立簿籍。三年一遣。凡大祭祀及冊命朝會之禮,皇親應陪位,預會者亦爲宗皇弟兄,皆封籍國,謂之親王。王之子承嫡者,謂之嗣王。皇太子諸子并封郡王。王子承恩澤者,亦封郡王,諸子封郡公。其嗣王郡王及特進王子孫承襲者,降封國公。舊制,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千戶。高宗朝,以沛縣三王武后所生,食封逾於常制。神龍初,有封五千戶三千戶者。(相王封五千户,衡王封三千户。)開元之後,明皇睦親,以寧王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勳至五千戶。申王家微至四千戶。邠王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其後皇子封王者二千戶。舊以七丁爲限,至是以三丁爲限,降封國公。先是,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侄,年始孩童,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又文皇即位,因舉宗正屬籍以問侍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謂非至公之道,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唯有功者封王。貞觀十年,又詔諸王爲代襲刺史都督,俄又罷之。文皇至高祖朝[33],其親王有年雖長而不出閣者。其出閣者皆爲刺史都督上佐,亦有爲卿監將軍同正員。開元之後,有爲大都護節度大使者,皆不之任。以副都護副大使典其事。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潁、永、延、濟,蓋舉全數[34]。其後盛,儀、壽、陳、豐、鎮、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歲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二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35]。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宗仁之禮院。天寶之末,祿山犯順得,明皇之子儀、潁而下十一王及扈從,其餘宗室多罹於兵難。然而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代宗大曆九年,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帥,以威天下。於是皇子勝衣者盡加王爵而不出閣。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自先天兵興之後,皇族子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沉不齒,無異匹庶。及德宗即位,叙用枝屬,公族長幼,莫不悲感。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沐。五代之制,大約遵於唐室。夫以託霄極之

尊，依蘿圖之盛，承本枝之蕃茂，膺盤石之疏封。是曰：君宗咸居屬籍，雖親疏之節著於字人，而善惡之名紀乎惇史。或以德行振，或以才藝升，或以悖逆廢，或以荒怠黜，或以猜忌擯，或以至親顯，幷著之簡編，垂夫龜鑑，見善善之有因，惡惡之無爽也。凡宗室部四十二門。

封　建

太史公稱：封建之制，商氏以前尚矣。周監二代，列爵五等，三聖之法，厥用垂世。《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豈徒敦叙宗黨，推廣仁愛，蓋欲其枝葉相持，臂指易使，犬牙交錯，磐石彌固者爾。然而俗有淳漓，道或消長，泥於古者，未爲通變[36]。故秦據勢勝，專宰疆理[37]，矯枉過正，蕩滅禮義。炎漢建業，大啓藩垣，既失厥中，流濫致溢。先儒之論，蓋亦多矣。自兹以降，或沿或革，究其始終，隨時疆弱。天之視聽，在民耳目，深根忠附，匪特於兹。若夫展親睦族，典章優渥，雖或不以德舉，亦疆幹作翰之旨也[38]。

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封之有庳，在零陵，今庳亭是）。夏少康封庶子（史闕其名）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周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一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39]，是爲魯公。臣欽若等曰：周公留，相於王，子伯禽就封。）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叔封季載皆少，未得封。）求太伯仲雍之後[40]，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在河東太陽縣），是爲虞，列爲諸侯。

成王即位，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周公既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封於衛。又封季戴於冉。（臣欽若等檢《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豐、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41]，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今據《史記》，所封八國，餘皆闕。）又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

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子弟友於鄭（一云母弟，即鄭桓公也）。

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

漢高祖六年十二月,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42]。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主齊荆地。"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壬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爲齊王。賈,高祖從父兄,有功。交,高祖同父弟,與蕭曹等俱從高祖入武關,至霸上,封文信君,從入蜀,還定三秦。及即帝位,常出入卧內。高祖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先有功也。肥之母,高祖微時外婦,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感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

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

代王喜棄國自歸洛陽,赦爲合陽侯,立子如意爲代王。是年,封兄子姓爲羹頡侯[43]。

十一年十二月,封兄子濞爲沛侯。

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44],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使、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45]:"子某(文帝名)賢知溫良,請立爲代王。"都晉陽。

三月詔,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46]。

七月,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爲王[47]。

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48]。"初,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49]。諸子少,乃立濞。

十一月,封兄子廣爲德侯。

二月,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臣者,長沙王吳芮之子)請立子建爲燕王[50]。

高后元年,立惠帝後宮子強爲淮陽王,不疑爲常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一云皆呂氏子)。

二年五月,封楚元王子郢爲上邳侯[51],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

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

七年正月,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澤,高祖從祖昆弟)。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

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疆。(辟疆言辟御強梁者，一云辟疆言闢土地也。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其義兩説并通。)及齊悼惠王、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爲河澗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固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四年九月，封齊悼惠王子十人爲列侯。(罷軍爲管侯，寧國爲吴丘侯，信都爲營平侯，安爲楊丘侯，將閭爲楊虛侯，辟光爲初侯，志爲安都侯，印爲平昌侯，賢爲武成侯，維梁爲白石侯。)

八年五月，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陽周侯，良爲東城侯)。

十六年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初侯辟光爲濟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平昌侯印爲膠西王，白石侯維梁爲膠東王)。

淮南厲王子三人(阜陽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盧江王)，皆爲王。

景帝元年四月，封楚元王寵子五人[52]：子禮爲平陸侯[53]，富爲林侯，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蓺爲宛朐侯，調爲棘樂侯。

二年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餘爲淮陽王[54]，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長沙王生，乃發寤己之繆幸唐姬[55])。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三年，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是年，吳楚反，膠西、菑川、濟南發兵應，圍齊孝王[56]。將閭急，陰與三國通謀[57]。漢將欒布擊破三國兵。齊孝王懼，飲藥自殺。帝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衡山王勃堅守無心，吳楚破，來朝，帝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於齊北以褒之。

七年十一月，封故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

五年五月，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梁孝王子買爲乘氏侯，明爲桓邑侯。

六年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泣，極哀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子。男五人爲王(乘氏侯買爲梁王，桓邑侯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

校勘記

[1]目，原作"自"，據宋本改。

[2]邪,原作“邢”,據宋本改。

[3]析,原作“折”,據宋本改。

[4]傅,原作“傳”,據宋本改。

[5]下,原無,據宋本補。

[6]因,原作“同”,宋本同,據《晉書·職官志》改。

[7]中國,據上文,此二字疑衍。

[8]陵,宋本作“凌”。

[9]請,原作“諸”,據宋本改。

[10]原無“藩”字,據《宋書·劉義恭傳》補。

[11]油,原作“細”,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12]原無“王”字。據《宋書·劉義恭傳》補。

[13]麃,宋本及《宋書·劉義恭傳》均作“鹿”。

[14]瓬,原無;鼞,原作“弊”,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15]絳,原作“終”,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16]俱,《宋書·劉義恭傳》作“誕”。

[17]袿,原作“袪”,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18]《宋書·劉義恭傳》“冬”字前有“正”字。林,此處疑有脱誤,《宋書·劉義恭傳》此處作“杯柈舞”。秀狹,《宋書·劉義恭傳》作“透狹”。舒劍,《宋書·劉義恭傳》作“舒丸劍”。緣,原作“綠”,據宋本及《宋書·劉義恭傳》改。

[19]諸,原作“朱”,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20]幡,原作“幢”,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21]官,原作“良”,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22]止,原作“從”,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23]鎮,原無,據《宋書·劉義恭傳》補。

[24]夫,原作“夾”,據《宋書·劉義恭傳》改。

[25]油,原本上有“同”,據《宋書·劉義恭傳》删。

[26]鑿筍,《宋書·劉義恭傳》作“竪筍”。

[27]并,宋本作“亦”。

[28]又,原作“文”,據宋本改。

[29]佐,宋本作“左”。

[30]右,宋本作“左”。

[31]置,原作“至”,據宋本改。

[32]焉,原作“馬”,據宋本改。

[33]祖,宋本作“宗”。

[34]棣,原作“埭”,據宋本改。

[35]約,原作“納”,據宋本改。

微風樓藏

[36]通，宋本作"適"。

[37]疆，原作"彊"，據宋本改。

[38]疆，宋本作"彊"。

[39]墟，宋本作"虚"。

[40]太，原本作"泰"，據宋本及《史記・吳太伯世家》改。

[41]邗，原作"邢"，據宋本改。

[42]復，原作"後"，據宋本及《漢書・高帝紀》改。

[43]原作"頡羹侯"，據《漢書・王子侯表》改。

[44]寇，原作"冠"，據《漢書・高帝紀》改。

[45]綰，原作"給"，三十三人，原作"三千三十人"，均據《漢書・高帝紀》改。

[46]潁川郡，原作"頻州郡"，據宋本改。

[47]群，原本作"郡"，據宋本及《漢書・高帝紀第一下》改。

[48]請，原本作"可"，據宋本及《漢書・高帝紀第一下》改。

[49]壯，原作"狀"，據《漢書・劉濞傳》改。

[50]芮，原本作"濞"，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高帝紀下》改。

[51]上，原本作"下"，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改。

[52]楚，原本脱，據宋本補。

[53]子，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補。

[54]淮，原本作"睢"，據宋本及《漢書・景帝本紀》改。

[55]姬，原本作"妃"，據宋本改。

[56]西，原本下有"王"，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删。

[57]謀，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三

宗室部(二)

封建第二

漢武帝元光五年正月,封河間獻王子明爲滋侯。

六年七月,封長沙定王子蒼爲安誠侯,成爲宜春侯,黨爲勾容侯,福爲容陵侯。

九月,封楚安王子成爲杏山侯,不害爲浮丘侯。

元朔元年十月,封魯恭王子將節爲廣戚侯。

十二月,封江都易王子敢爲丹陽侯,蒙之爲盱眙侯。正月,封江都易王子胥行爲胡孰侯,纏爲秣陵侯[1],定國爲淮陵侯。

二月,封梁恭王子仁爲張梁侯。

五月,封菑川懿王子代爲龍丘侯,錯爲劇原侯,高遂爲懷昌侯,賞爲平望侯,始昌爲陵衆侯,寬爲葛魁侯,胡爲益都侯,疆爲平的侯,黑爲劇魁侯,守爲壽梁侯,行爲平度侯,偃爲宜城侯,奴爲臨朐侯。封城陽恭王弟稀爲云侯,子吉爲陳莞侯,壯爲辟土侯。六月,封趙敬肅王子丙爲尉文侯,胡陽爲封斯侯,受福爲榆丘侯,建爲襄嚵侯,仁爲邯會侯,義爲朝節侯,遺爲東城侯,蒼爲陰城侯。中山靖王子忠爲廣望侯,朝平爲將梁侯,未央爲薪館侯,貞英爲陸城侯,嘉爲薪處侯。

二年十月,封廣川惠王子嘉爲蒲領侯,明爲西熊侯,晏爲棗疆侯,嬰爲畢梁侯。河間獻王子殷爲旁光侯,匄爲距陽侯,退爲蔞節侯,豫爲阿武侯,免爲參戶侯,禁爲州鄉侯,杞爲平城侯,順爲廣平侯 ,讓爲蓋胥侯。濟北貞王子不害爲陰安侯,騫爲榮關侯,何爲周望侯,則爲陪繆侯,信爲前侯(前或作萷),樂爲安陽侯。濟北式王子曜丘爲五據侯,龍爲富侯,遂爲平侯,成爲羽康侯[2],楚爲胡母侯。

正月,封代恭王子綰爲離石侯,順爲邵侯,嘉爲利昌侯,罷軍爲簡侯,賢爲臨河侯,忠爲隰成侯,郢客爲土軍侯,遷爲皋琅侯,遇爲千章侯。

三月,封齊孝王子就爲博陽侯。魯恭王子恬爲寧陽侯,政爲瑕丘侯,順爲公丘侯,驕爲都根侯,敬爲西昌侯。中山靖王子義爲陸地侯。趙敬肅王子順爲邯平侯。

四月,封趙敬肅王子昌爲武始侯,賀爲象氏侯,平爲易安侯。

四年三月,封長沙定王子童爲路陵侯,則爲攸輿侯,訢爲茶陵侯,拾爲建成侯,月

爲安衆侯，善爲葉平侯。城陽恭王子嬰爲利鄉侯，釘爲有利侯，慶爲東平侯，記爲運平侯，齒爲山州侯，福爲海常侯，寬爲騶丘侯，貞爲南城侯，裘爲廣陵侯，鼻爲杜原侯。

四月，封中山靖王子光爲樂臨侯，章爲東野侯，喜爲高平侯，頗爲廣川侯。河間獻王子擔爲重侯。齊孝王子燕爲被陽侯，越爲定敷侯，定爲稻夷侯，國爲山原侯，忠爲繁安侯，陽已爲柳亭侯，信爲雲夷侯，渫爲牟平侯，代爲柴原侯。

五年十一月，封趙敬肅王子終右爲栢暢侯，延平爲鄗安侯。

三月，封中山靖王子將夜爲乘丘侯，破胡爲高丘侯，蓋爲柳宿侯，讓爲戎丘侯，修爲樊輿侯，惔爲安道侯。長沙定王子義爲夫夷侯。

六月，封長沙定王買爲春陵侯，定爲都梁侯，狩爲洮陽侯，燕賢爲衆陵侯。

六年四月，封衡山碭王子廣置爲終弋侯。

元狩二年七月，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六安王。

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3]，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4]。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可下御史[5]。'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并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憧而不逹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一作閑）、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一作教，一作爲，一作觀也）？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中二千石臣賀、諫議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諸侯各遵其職[6]，而國統備矣。竊以爲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7]，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酇，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8]，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魯祭周公，用牲白牡；魯公用騂剛。白牡，殷

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群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里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氐,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嚮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9],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10]: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11],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諫大夫[12]、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13],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不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蕭何之玄孫贊保,壽成後爲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14],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15],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16]、二千石下郡太守[17]、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齊懷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使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玆青社(王者必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法[18],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恭朕之詔[19],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於乃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閎,王夫人之子。夫人,趙人,與衛夫人并幸。閎且立爲王,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於何主之?"王夫人曰:"願置之洛陽。"武帝曰:"洛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世以來,無子王於洛陽。去洛陽,余盡可。"

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帝痛之，使使者拜曰："皇帝謹使使大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帥，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20]，降旗奔師。薰鬻徙城[21]，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22]！"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23]，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兢[24]，乃惠乃順。毋同好逸，毋爾霄人輕脫之貌相[25]，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26]。王其戒之！"

元鼎元年四月，封城陽項王子昌爲爽侯，發爲鉅合侯，羌爲昌侯，方爲蕢侯，澤爲虖葭侯，敢爲原洛侯，昆景爲挾術侯，霸爲挾釐侯，讓爲初侯，光爲文成侯，雲爲較靖侯，餘爲庸侯，壽爲翟侯，應爲鱣侯，疆爲彭侯，息爲瓡侯，禹爲虛水侯，類爲東淮侯，賢爲拘侯，不疑爲涓侯。

七月，封菑川靖王子何爲陸元侯，國爲廣饒侯，成爲缾侯，毋害爲俞閭侯，廣川繆王子聖爲襄隄侯。

四年，常山王勃廢。月餘，以最親，詔有司："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27]，適孽誣爭，陷於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户，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户，爲泗水王。"

元封元年五月，封膠東康王子建爲皋虞侯，昌爲魏其侯，延年爲祝兹侯。（臣欽若等曰：時武帝封齊孝王子爲高乘侯，失其名。廣川惠王子則爲參歆侯，喜爲寧波侯。河間獻王子自爲沈陽侯，失年月。）

天漢四年六月，封皇子髆爲昌邑侯。

征和元年，封趙敬肅王子樂爲栗侯，周舍爲洨侯，起爲猇侯，道爲梛裴侯。（臣欽若等曰：時武帝又封趙敬肅王子寬爲漳北侯，佗爲南䜌侯，虔爲南陵侯，丹爲郚侯，福爲安檀侯，當爲爰戚侯，失年月。）

二年三月，封中山靖王子屈釐爲彭侯。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封六安恭王子霸爲松兹侯，膠東戾王子安國爲溫水侯，魯安王子臨朝爲蘭旗侯，方山爲容丘侯，文德爲良成侯。

六年五月，封清河綱王子祿爲蒲領侯，遷爲南曲侯，長沙頃王子梁爲高城侯[28]。

元鳳五年十一月，封中山康王子喜爲城侯，廣川繆王子吉爲新市侯。

六年十一月，封城陽惠王子仁爲江陽侯。

宣帝本始元年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爲廣陽王。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密王。封

廣陵厲王子聖爲朝陽侯,曾爲平曲侯,昌爲南利侯,燕剌王子賢爲安定侯。

三年四月,封廣川繆王子寬爲東襄侯。

四年二月,封中山康王子章爲宜處侯。

四月,封清河綱王子寅爲修市侯,成爲東昌侯,豹爲新鄉侯,福爲修故侯,弘爲東陽侯。

五月,封燕剌王子慶爲新昌侯。

地節三年四月,封趙頃王子偃爲邯鄲侯,說爲樂陽侯,廣漢爲桑中侯,嵩爲張侯,河間獻王子雍爲景成侯,招爲平隄侯,佟爲樂鄉侯,矙爲高郭侯。

四年二月,封膠東戴王子光爲樂望侯,饒爲成鄉侯,強爲柳泉侯。

元康元年正月,封長沙頃王子延年爲復陽侯,度爲鍾武侯,梁爲高城侯。

二年三月,封六安夷王子賜爲富陽侯。

四月,封昌邑哀王子賀爲海昏侯。

七月,封平干頃王子敬爲曲梁侯。

三年四月,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四年三月,封貞定烈王子宣爲遽鄉侯。

神爵元年四月,封膠東戴王子偃爲新利侯。

三年四月,封廣川繆王子強爲樂信侯,元爲昌成侯。

七月,封平江頃王子明爲廣鄉侯,慶爲成鄉侯。

四年三月,封平干頃王子世爲平利侯,玉爲平鄉侯,梁爲平纂侯,充爲成陵侯,廣川戴王子闢兵爲西梁侯。

七月,封廣川膠王子必勝爲歷鄉侯,平千頃王子田爲陽城侯。

五鳳元年四月,封平干頃王子仁爲祚陽侯。

七月,封廣川繆王子朝爲武陶侯

十二月,封河間孝王子昌爲陽興侯。

甘露元年三月,封中山頃王子安爲利鄉侯。

二年正月,立皇子囂爲定陶王

七月,封趙頃王子景爲都鄉侯。

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

四年二月,封魯孝王子弘爲昌慮侯。

閏月,封魯孝王子敞爲平邑侯,綰爲山鄉侯,遂爲建陵侯,平爲合陽侯,強爲東安侯,當爲城鄉侯,咸爲建陽侯。

十一月,封城陽惠王子休爲高鄉侯。城陽荒王子弘爲兹鄉侯,顯爲籍陽侯,丘爲都平侯,山爲棗原侯,文爲箕侯,勛爲高廣侯,俊爲即來侯。

[watermark seal]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高密哀王子漢爲膠鄉侯，廣川繆王子良爲桃侯，長沙孝王子習爲安平侯，宗爲陽山侯，城陽荒王子談爲庸侯，光爲昆山侯，根爲折泉侯，淵爲博石侯，勝爲要安侯，勇爲房山侯，憲爲式侯。

五年六月，封廣陽頃王子雲爲陵鄉侯，容爲西鄉侯。永光三年三月，立皇子康爲濟南王。是月，封廣陽頃王子嬰爲益昌侯，膠東頃王子回爲伴石侯，理爲石鄉侯，根爲新城侯，歙爲上鄉侯，泗水勤王子定爲于鄉侯，瑋，就鄉侯，城陽戴王子玄爲石山侯，音爲都陽侯，嗣爲參封侯，遷爲伊鄉侯。

五年三月，封廣陽厲王子疊爲襄平侯。

建昭元年五月，封梁敬王子平爲貰鄉侯，義爲樂侯，延年爲中鄉侯，龍軍爲鄭侯，順爲黄侯，遷爲平樂侯，就爲菑鄉侯，方爲東鄉侯，訢爲陵鄉侯，欽爲溧陽侯，固爲盩鄉侯，發爲高柴侯，未央爲臨都侯，舜爲高質侯。

二年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陽朔二年，徙爲中山王也）。

四年六月，封菑川孝王子譚爲北鄉侯。

五年十二月，封廣陵孝王子宜爲蘭陵侯，德爲廣平侯。

竟寧元年四月，封六安繆王子交爲博鄉侯。趙哀王子買爲相鄉侯，嘉爲安鄉侯，菑川孝王子便爲廣盩侯，服爲平節侯。

成帝建始二年正月，封膠東頃王子憲爲昌鄉侯，恭爲順陽侯，獲爲樂陽侯，邑爲平城侯，林爲密鄉侯，訢爲樂東侯。高密頃王子都爲卑梁侯，恁爲膠陽侯，慶爲武鄉侯，安爲成鄉侯，賜爲麗兹侯，河間孝王子強爲寶梁侯。

河平三年二月，封楚孝王子勳爲廣戚侯。

陽朔二年正月，封楚孝王子回爲陰平侯。

閏六月，封淮陽憲王子訢爲樂平侯。

四年四月，封魯頃王子閔爲部鄉侯，康爲建鄉侯。

鴻嘉元年正月，封高密頃王子常爲安丘侯。

四月，封東平思王子護爲栗鄉侯，頃爲桑丘侯。

二年正月，封東平思王子宣爲桃鄉侯。

五月，封魯頃王子永爲新陽侯。

四年六月，封膠東恭王子慶爲陵石侯。

永始二年五月，封梁夷王子賢爲祁鄉侯。

三年三月，封東平思王子萌爲富陽侯。

六月，封梁荒王子鳳爲曲鄉侯。

四年五月，封城陽孝王子欽爲桃山侯。

是月，封泗水戾王子霸爲昌陽侯，膠東恭王子閔爲臨安侯。

元延元年二月，封膠東恭王子炔爲徐鄉侯。

二年正月，封菑川孝王子畛爲臺鄉侯。

四月，封東平思王子拼爲西陽侯。

綏和元年正月，封膠東恭王子恢爲堂鄉侯。

六月，封趙恭王子吉爲安國侯，交爲梁鄉侯，福爲襄鄉侯，強爲容鄉侯，固爲蘊鄉侯，河間孝王子賀爲廣昌侯，普爲都安侯，永爲樂平侯，廣陽惠王子常得爲方鄉侯。

是年七月，封六安頃王子宰爲庸鄉侯。

哀帝建平二年五月，封河間惠王子宇爲南昌侯，東平煬王子信爲嚴鄉侯，璜爲武平侯。

四年三月，封楚思王子曾爲陵鄉侯，授爲武安侯。

五月，封長沙王子昌爲湘鄉侯。

元壽元年五月，封廣陽繆王子嘉爲方樂侯。

二年四月，封河間孝王子得爲宣禾侯，玄爲富春侯。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東平煬王子恢爲桃鄉侯，褒爲鼇鄉侯，且爲昌鄉侯，鯉爲新鄉侯，楚思王子光爲部鄉侯，武爲新城侯，豐爲宜陵侯，護爲堂鄉侯，鯀爲成陵侯，衆爲成陽侯，休爲復昌侯，平爲安陸侯，譽爲梧安侯，兗爲朝鄉侯，普爲扶鄉侯，淮陽憲王孫幷爲高陽侯，龍爲平陸侯，東平思王子不害爲金鄉侯，且爲平通侯，昌爲西安侯，開爲湖鄉侯，少爲重鄉侯，寄生爲陽興侯，嘉爲陵陽侯，修爲高樂侯，閔爲平邑侯，況爲平纂侯，輔爲合昌侯，開爲伊鄉侯，不害爲就鄉侯，武爲膠鄉侯，恢爲宜鄉侯，豈爲昌城侯，禹爲樂安侯。(臣欽若等曰：東平思王孫内名開及不害者各有二人，必有一誤。)

二年四月，封廣陽繆王子宣爲方城侯，廣思王子益爲當陽侯，建爲廣城侯，東平煬王子光爲春城侯。

五年閏月，封長沙剌王子賞爲昭陽侯，景爲承陽侯，貞定王子廣爲信昌侯，楚思王子倘爲呂鄉侯，般爲李鄉侯，隆爲宛鄉侯，承爲壽泉侯，遵爲杏山侯。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四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兄縯之子)，章弟興爲魯王，春陵侯敞子祉爲城陽王(敞，光武族兄也)。

五月，封更始元氏王歙爲泗水王(歙，光武族父)，歙子侍中終爲淄川王，故貞定王楊子德爲貞定王。是歲，封族兄賜爲愼侯，順爲成武侯，順叔父弘子敏爲甘泉侯，國爲弋陽侯。泗水王歙從父弟茂爲中山王(茂，漢兵之起，自稱厭新將軍，攻下穎川汝南，衆十余萬人，降光武，故封之)，正爲宜春侯。五年，徙廣陽王良爲趙王。

十年，封泗水王歙子輝爲堂谿侯. 淄川王終子鳳爲曲陽侯。

十三年，封族兄嘉爲順陽侯，城陽恭王祉子平爲蔡陽侯，堅爲高鄉侯。徙愼侯賜爲安城侯，又封順陽侯嘉子廥爲黃孝侯，更封中山王茂爲穰侯。

十五年三月，以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群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并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且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是年，徙兄太原王章爲齊王。

十七年十月，進皇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爲王。

十九年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

二十年六月，徙封中山王輔爲沛王。

二十八年，徙魯王興爲北海王。

三十年四月，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是年，封趙節王栩三子爲鄉亭侯，齊哀王章子張爲下博侯，北海王子復爲臨邑侯，又封安城侯子巂爲白牛侯。

中元二年，封沛王輔子寶爲沛侯，魯王興二子爲縣侯，濟南王康子德爲東武成侯。

明帝永平元年封沛王輔子嘉爲僮侯，東平王蒼子二人爲縣侯。

三年四月，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

七年，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

八年，封阜陵質王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

十年，封成武侯順弟子三人爲鄉亭侯。

十一年，遣使手詔東平王蒼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四年，封廣陵思王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又封元壽弟三人鄉亭侯。

十五年四月，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

十六年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

十八年，徙西平王羨爲陳王。是年，封北海王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

章帝建初二年,封楚王英子楚侯種(後徙封陸侯)五弟皆爲列侯,并不得置相臣吏人。又封趙王栩十子爲鄉亭侯。

四年二月,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

七年六月,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封琅邪夷王宇弟十三人爲列侯。

元和元年四月,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尙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是年,封琅邪孝王孫二人爲列侯。

二年五月,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是年,封沛釐王定弟十二人爲鄉侯。

章和二年,徙封六安王恭爲彭城王。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城、涿郡、渤海爲河間國。封皇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間王,淑爲城陽王。

三年,封趙王相三子爲亭侯。

四年,封中山王憲弟十二人爲列侯。

五年正月,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

八年,封阜陵王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

十年,封東平憲王蒼孫梁爲矜陽亭侯,孝王敞弟六人爲列侯。

十一年,封濟南簡王錯弟七人爲列侯。

十二年,封陳王鈞六弟爲列侯(蕃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平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實爲博平侯,旦爲高亭侯)。

十四年,封任城王安母弟福爲桃鄉侯。

十六年,封東海頃王肅弟二十一人爲侯,梁恭王堅弟二人爲鄉亭侯。

元興元年,封趙頃王商四子爲鄉亭侯,沛王正弟十一人爲縣侯。殤帝延平元年,封和帝長子勝爲平原王。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分淸河國,封淸河孝王慶弟常保爲廣川王。是年,封琅邪恭王壽弟八人爲列侯。

二年,封淮南孝王香弟四人爲列侯。

三年,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淸河王。

四年,封任成王安弟元爲當塗鄉侯。

六年,封彭城王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七年,封陳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

元初五年,封陳考王道弟三人爲鄉亭侯(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鄉侯),趙惠王乾二弟爲鄉亭侯。

永寧元年,封濟北節王登弟五人爲鄉侯 ,皆别食太山邑,又封中山孝王弘弟爲鄉亭侯。

延元元年,封河間王開子得爲安平王。

二年,封琅邪貞王尊弟四人爲鄉亭侯。

三年,封阜陵王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北海王睦少子爲鄉亭侯。

順帝永建元年,封下邳貞王成兄弟二人及惠王衍孫二人皆爲列侯。

二年,封梁懷王正兄弟七人爲鄉亭侯,東海孝王臻二弟敏、儉爲鄉侯,淮王儀兄二人爲鄉亭侯。

五年,封濟南王廣弟文爲樂城亭侯。

陽嘉元年,封河間惠王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下邳愍王意弟八人爲鄉亭侯。

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

五年,封琅邪安王據弟三人爲鄉亭侯。

六年,封中山穆王暢弟荆爲南鄉侯。

質帝本初元年,封彭城頃王定兄弟九人及趙惠王乾一子,濟北孝王次弟猛皆爲鄉亭侯。

弘農王光熹元年,封淮陽節王豹兄四人爲鄉亭侯。

獻帝建安十六年九月庚戌,立皇太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

十八年,徙封趙王珪爲博陵王。

魏樂城侯洪,太祖從弟,漢末封國明亭侯。文帝即位,進封野王侯,邑二千一百户。明帝時,更封樂侯。

長平侯休,太祖族子。文帝即王位,封東陽亭侯,黄初中,進封安陽鄉侯,明帝時更封長平邵陵侯。貞,太祖族子,漢末封靈壽亭侯,文帝即位,進封東鄉侯,明帝時,更封。貞薨,五子:義、訓、則、彦、皚,弟彬,皆爲列侯。

任城王彰,太祖子,漢末封鄢陽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彰薨,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大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户。

陳思王植,大祖子,漢末封平原侯,又徙封臨菑侯。黄初二年,除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太和五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食邑三千五百户。

彭城王據,太祖子,漢末封范陽侯,又徙封宛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彰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

時改封諸王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王。景初、正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太祖子,漢末封都鄉侯,又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王。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景初、正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沛穆王林,太祖子。漢末封饒陽,又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中山恭王袞,太祖子。漢末封平鄉侯,又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北海王。六年,改封中山。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陳留恭王峻,太祖子。漢末封郿侯,又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趙王幹,太祖子,漢末封高平亭侯,又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成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楚王彪,太祖子,漢末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改封楚。

樂陵王茂,太祖子,漢末封萬歲亭侯,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山[29]。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太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此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始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30],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正始五年,徙封樂陵。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北海悼王蕤,文帝子。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正元、景元中,累增邑三千五百戶。

東武楊懷王鑒,文帝子,黃初六年立。

東海定王霖,文帝子,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太和六年,改封東海,景初[31]、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

元城哀王禮,文帝子,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

改封元城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邯鄲懷王邕，文帝子。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32]。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清河悼王貢，廣平哀王儼，并文帝子，黄初三年封。

明帝以黄初七年即位，立皇子冏爲清河王。

太和三年九月，立皇子穆爲繁陽王。

青龍三年八月，立皇子詢爲秦王。

蜀甘陵王永，字公壽[33]，先主子。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許靖也）立永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兹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甘陵。

安平王理，字奉孝[34]，先主子，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35]，易遵以禮[36]。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後主延熙元年，立子瑶爲安定王。

十五年，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九年，立子瓚爲新平王。

景耀二年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吴大帝黄武五年，封從父弟英爲沙羨侯。

七年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

赤烏五年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大元二年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和，赤烏五年立爲皇太子，後被廢，至是封爵），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武昌。

廢帝五鳳中，封魯王霸子甚爲吴侯，壹爲宛陵侯。

景帝永安元年十一月，封太子和子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後主皓元興元年十月，封景帝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臣欽若等曰：按《吴志》，休四子，長名𩅦，字䨦，次名𩃙，字昇，次名𩅟，字𥁕，次名𠅨，字䙐[37]）。

建衡元年正月，立淮陽、東平王。

鳳凰二年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天紀二年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

校勘記

[1]纏,原無,據《漢書·王子侯表》補。

[2]康,原無,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諸侯王表》補。

[3]思,原作"恩",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4]官,原作"宮",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5]《史記·三王世家》無"可"字。

[6]《史記·三王世家》無"諸侯"二字。

[7]功,原作"公",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8]位,原作"國",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9]侯,原作"辟",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10]安,原作"安國",《史記·三王世家》删。

[11]前"臣"字,原無,據《史記·三王世家》補。

[12]原作"諫議大夫",據《史記·三王世家》删。

[13]議,原作"讓",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14]日,原無,據《史記·三王世家》補。

[15]請,原作"諸",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16]"丞相"二字原無,據《史記·三王世家》補。

[17]"二千石下"四字原無,據《史記·三王世家》補。

[18]法,《史記·三王世家》無此字。

[19]恭,原作"共",據《史記·三王世家》改。

[20]師,《漢書·武五子傳》作"帥"。

[21]城,《漢書·武五子傳》作"域"。

[22]王,原作"正",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23]二,《漢書·武五子傳》作"三"。

[24]祗兢,《漢書·武五子傳》作"祗祗兢兢"。

[25]胥,《漢書·武五子傳》作"胥",無"輕脱之貌相"五字。

[26]差,《漢書·武五子傳》作"羞"。

[27]和,原作"知",據《漢書·景十三王傳》改。

[28]梁,原本無,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王子侯表下》補。

[29]中山,《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作"中丘"。

[30]始,《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作"如"。

[31]景,原無,據《三國志·東海定王霖傳》補。

[32]郡,原作"都",據《三國志·武文世王公傳》改。

[33]壽,原作"受",據《三國志·劉永傳》改。

[34]孝,原作"先",據《三國志·劉理傳》改。

［35］教，原作“發”，據《三國志·劉理傳》改。

［36］遵，《三國志·劉理傳》作“導”。

［37］莔，原作“箇”；𩃙，原作“黨”；羿，原作“羿”；“鉅”，原作“鉅”；昷，原作“品”；𡨥，原作“寇”；㷗，原作“奘”，均據《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及本書卷八二四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四

宗室部(三)

封建第三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皇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幾爲燕王,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爲渤海王,晃爲下邳王,瓌爲太原王,珪爲高陽王,衡爲常山王,子又爲沛王[1],泰爲隴西王,權爲彭城王,綏爲范陽王,遂爲濟南王,遜爲譙王,睦爲中山王,陵爲北海王,斌爲陳王,皇從父兄洪爲河間王,皇從父弟楙爲東平王。

六年十一月,立皇子東爲汝南王。

七年五月,立皇子憲爲城陽王。

九年二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

十年十二月,立太原王緝爲高陽王。

咸寧三年正月,立皇子裕爲始平王。

八月,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伷爲琅邪王,汝陰王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顒爲河間王,北海王陵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東爲南陽王,濟南王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威爲章武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

九月,立齊王子蕤爲遼東王,贊爲廣漢王。

大康元年八月,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瘳[2],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3],使有名號,以慰吾心。"

四年二月[4],立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

五年二月,立南宫王子玷爲長樂王。

九年十二月,立河間王洪子英爲章武王。

十年十一月,改封南陽王東爲秦王,始平王瑋爲楚王[5],濮陽王允爲淮南王,并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軍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6],穎爲成都王[7],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

皇孫遹爲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爲漢王，始平王子儀爲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爲西陽公。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琅邪王覲弟澹爲東安公，漼爲廣陵公，卷爲東莞公。

惠帝永平元年三月，進封東安公繇爵爲王。八月，徙長沙王義爲常山王，進西陽公羕爵爲王。

永康元年五月，立皇孫尚爲襄陽王。

永寧元年七月，立吳王晏子國爲漢王。八月，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九月，封楚王瑋子範爲襄陽王。十二月，封齊王冏子冰爲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永興二年四月，封樂平王紹爲齊王。

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即位，十二月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縣王。

永嘉元年三月，改封東燕王騰爲新蔡王。

二年十二月，立長沙王義子碩爲長沙王，斟爲臨淮王。

元帝建武元年，封王子宣成公裒爲琅邪王。

十一月，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

大興元年十二月，封顯義亭侯渙爲琅邪王[8]。

成帝咸和元年十二月，封皇弟岳爲吳王。

二年十二月，徙封吳王岳爲琅邪王。

五年九月，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爲高密王。

六年六月，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珍爲章武王。

康帝以咸康八年六月即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

哀帝升平五年五月，自琅邪王入即位，詔曰："朕獲承明命，入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嘗無主，大妃喪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內抽割。宗國之尊，情禮兼隆，裔嗣之重[9]，義無與二。東海王奕，戚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奕爲琅邪王。"

宋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進封竟陵縣公。高祖受命，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道憐子桂陽縣侯義融，永初元年封（凡王子侯者食邑皆千戶）。

義融弟新渝縣侯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

義宗子當陽縣侯秉，元徽二年封。

義宗弟興安縣侯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弊，改封興安。

義賓弟營道縣侯義綦，元嘉六年封。

營浦侯遵考，高祖族弟，晉末爲冠軍將軍。高祖初即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

廬陵孝獻王義眞,高祖子,晉末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

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封,食邑三千戶。

江夏文獻王義恭,高祖子,元嘉元年封,食邑五千戶。孝武即祚,增封二千戶,孝建元年,又增封一千戶。

衡陽王義季,高祖子,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

南郡王義宣[10],高祖子,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九年,以竟陵群蠻充斥[11],役刻民散[12],改封南譙王。孝武即位,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

始興王濬,文帝第二子,元嘉十三年封。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

鑠第二子敬淵,封安南縣侯。

竟陵王誕,字子休,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年十一。二十六年,以廣陵彫弊,改封隋郡王。孝武孝建初,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

廬江王褘,字休秀,文帝第八子,元嘉二十二年,始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五年,增一千戶。明帝踐祚,改封廬江。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元嘉二十二年,始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泰始三年,改封晉熙。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元嘉二十四年,始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後魏南侵,破汝陰郡,徙爲武昌王。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戶。明帝即位後,降封始安縣王。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增食邑千戶。

鄱陽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食邑二千戶。

臨慶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太始六年,追改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孝建二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

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

豫章王子尚，字孝帥，孝武第二子，孝建二年，年五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五年，改封豫章。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13]，大明四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大明四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五年改封，戶邑如先。

新安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其年改封，戶邑如先。

永嘉王子仁，字孝穌，孝武第九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始安王子貞，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大明七年，年六歲，封，食邑二千戶。文帝改豫章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地，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并復舊。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大明六年，年四歲，封，食邑二千戶。未拜，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大明七年，年四歲，封，食邑一千戶。

晉熙王昃，明帝子，泰始六年封。

邵陵殤王友，明帝第七子，元徽二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勳狹政馳，樂飲無厭，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愁動天[14]，流殃息嗣[15]，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圮，含生懼滅，賴英孝感舊，掃雪冤耻，勳續墜歷[16]，拯玆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摠，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17]，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18]。"

隋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隋陽。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食邑二千戶。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19]。元徽四年，年五歲，封，食邑二千戶。

始平王延年，建平王景素子，泰始二年封新安王，三年，改封始平。

廬陵王德嗣，桂陽王休範第二子，泰始三年封。

南豐王銑[20]，侍中韞第二子，泰始三年封。

江夏王伯猷，建安王休仁第二子，泰始三年封。

始平王延之，長沙王纂子，泰始五年封。

南平王宣曜，晉平王休佑子，泰始五年封。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建元元年封。（嶷十六子，子廉，初封永新侯，後襲王爵，子恪，南康侯，子操，泉陵侯，子行，兆陽侯，子光，宜陽侯，子範，祈陽侯，子顯，寧都侯，子雲，新浦侯。餘闕。）

臨川王映，太祖第三子，建元元年封。（凡九子皆封侯，内第二子游封州侯，餘闕。）

長沙王晃，太祖第四子，建元元年封。

武陵王曄，太祖第五子，建元元年封。（曄子坦，永泰元年封衡陽王。）

安城王暠，太祖第六子，建元元年封。

鄱陽王鏘，太祖第七子，建元元年封。

桂陽王鑠，太祖第八子，建元元年封。

始興王鑑，太祖第十子，建元元年封廣興王，後國隨郡改名。

江夏王鋒，太祖第十一子，建元三年封。

南平王鋭，太祖第十五子，永明元年封。

宜都王鏗，太祖第十六子，永明元年封。

晉熙王銶，太祖第十八子，永明四年封。

河都王鉉，太祖第十九子，永明四年封。

安陸侯緬，太祖次兄，始安貞王道生第三子，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食邑千戶。

江陵公寶覽，緬子，建武元年封，邑一千五百戶。

霄城公寶宏，緬子，建武元年封汝南公，邑一千五百戶，三年改封。

曲江公遙欣，緬兄，鳳子，建武元年封聞善縣公，遷荆州刺史，改封。

遙欣弟豐城縣公遙昌，建武元年封，千五百戶。

新吳縣侯景先，太祖從子，建武元年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武帝即位，進爵爲侯。

南豐伯赤斧，太祖從祖弟，宋末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武帝親遇，與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

衡陽郡公諶[21]，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宋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勳勤封安復縣男，三百戶。海陵王立，進爵爲公。建武元年，進爵衡陽郡公。

臨汝縣公坦之，太祖絕服族子，隆昌元年，追錄父勳，封臨汝縣男。建武元年，進爵爲侯，假節，討始安王遙光，平，進爵爲公。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長懋第三子。永明中，封曲江公，邑千五百戶。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

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典[22]。惟隆昌之元[23],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第授土[24],一出於外州[25]。"詔付尚書詳議。其冬[26],改封昭秀爲巴陵王。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鬱林王立,封永嘉郡王。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建元元年封聞善縣公,邑千五百戶。武帝即位,封景陵王,邑二千戶。

廬陵王子卿,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武帝即位,封廬陵王。

巴東郡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豫章王嶷養爲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時嶷爲大司馬)在昔未有嗣息[27],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28],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29],誠欣敦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

安陸王子敬,武帝第五子,初封應城縣公,武帝即位,封安陸王。

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初封江陵公,武帝即位,封晉安王。

隋郡王子隆,武帝第八子,初封授江公,武帝即位,封隋郡王。

建平王子貞,武帝第九子,武帝即位封。

西陽王子明,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復國璽,改封西陽王。

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永明元年封。

巴陵王子倫,武帝第十三子,永明二年封。

邵陵王子貞,武帝第十四子,永明四年封。

臨賀王子岳,武帝第十六子,永明七年封。

西陽王子文,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

衡陽王子峻,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廣漢王,建武中,改封衡陽王。

南康王子琳,武帝第十九子,永明七年封宣成王,明年改南康王。

永安王子珉,武帝第二十子,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安(安一作陽)。

湘東王子建,武帝第二十一子,永明八年封。

南郡王子夏,武帝第二十三子(臣欽若等曰:以後無封建年月者,史闕)。

晉安王寶義,明帝長子,建武元年封。

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建武元年封。

廬陵王寶源,明帝第五子,建武元年封。

鄱陽王寶寅,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郡王。和帝立,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爲鄱陽王。

邵陵王寶攸,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邵陵王。

晉熙王寶嵩,明帝第十子。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

梁臨川靜惠王宏,太祖第六子也。武帝踐祚,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食邑二千戶。(宏子正義,平樂侯,正德,西豐侯,後封臨賀郡王,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

安成王秀,太祖第七子,天監元年封,食邑二千戶。

南平王偉,太祖第八子,天監元年封建安郡,食邑二千戶。十七年,以建安土瘠,改封。

鄱陽王恢,太祖第九子,天監元年封,食邑二千戶。

始興王憺,太祖第十子,天監元年封,食邑二千戶。

西昌縣侯藻,武帝長兄懿子,天監元年封,食邑五千戶。

吳平縣侯景,武帝從父弟[30],天監元年封,食千戶。

景弟湘陰侯昴,大通二年封,邑一千戶。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天監三年封,邑三千戶。

南康王績,武帝第四子,天監八年封,邑二千戶。

廬陵王續[31],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邑二千戶。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天監十三年封,邑二千戶。(綸子汝南侯堅,大通元年封,邑五百户。堅弟永安侯確,大通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户,後徙封永安。)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天監十三年封,邑二千戶。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統第二子,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邑二千戶。

武昌郡王警,昭明太子子[32],大同三年封。

義陽郡王讐,昭明太子子[33],大同三年封。

豫章郡王懽,昭明太子子,初封華容公,中大通三年改封。

潯陽王大心,簡文帝第二子,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千五百戶。大寶元年改封,邑二千戶。

臨川王大款,簡文帝三子,初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改封。

南海王大臨,文帝第四子,大通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改封,邑二千戶。

南郡王大連,簡文帝第五子,大通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改封,邑二千戶。

安陸王大春,簡文帝第六子,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改封,邑二千戶。

桂陽王大成,簡文帝第八子,即位初,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改封。

汝南王大封，簡文帝第九子，即位初，封宜都邑王。大寶元年改封。

瀏陽王大雅，簡文帝第十二子，大通九年封，邑一千五百戶。

新興王大壯，簡文帝第十三子，大通九年封高唐縣，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西陽王大鈞，簡文第十四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武寧王大威，簡文第十五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建平王大球，簡文第十七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義安王大昕，簡文第十八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綏建王大摯，簡文第十九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樂梁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邑二千戶。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承聖元年封。

陳永修縣侯擬，高祖疏屬也。高祖踐祚，與鐘陵侯褒等十人同封，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34]，廣樹藩屏，前王懋典，列代常規[35]。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昭[36]，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詛，假節、通直散騎侍郎[37]、信武將軍祐[38]，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惠紀，從孫敬雅[39]、恭泰[40]，并枝戚密近[41]，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封建[42]。擬可永修縣開國侯，褒鐘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昭上饒縣開國侯，訬虔化縣開國侯，詛仍前封[43]，祐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惠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恭泰平固縣開國侯，各五百戶[44]。"

衡陽獻王昌，高祖第六子，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荆州陷，與宣帝俱還關右。高祖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居於安陸[45]。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46]，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沆等率百寮上表曰[47]："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實資邢、衛[48]；鼎命靈長，實賴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49]，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50]，糾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還次，皇嗣釁隔，繼業靡歸[51]，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傳車言反[52]，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玆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困[53]，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旰食當朝，平流授律，蒼兕既馳，長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第六皇弟昌，近以妙

年出質[54]，提絜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殉匹夫之常情[55]，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勢，控帶川阜，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啓服衡疑，兼崇徽節[56]。臣等參議，以昌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刺史[57]，封衡陽郡王[58]，邑五千戶，加給皂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啓可奉行。"詔曰："可。"

鄱陽王伯山，文帝第三子。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授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彌高[59]，磐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60]，表岐姿於昔日[61]，光照丹掖[62]，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詔曰："可。"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其年十月，帝臨軒策命之。策訖，敕令王公已下幷讌於王第。

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天嘉六年封，邑二千戶。

晉安王伯恭，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

廬陵王伯仁，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子番後封湘濱侯)[63]。

江夏王伯義，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子元箕封湘覃侯)。

武陵王伯謙，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封。

永陽王伯智，文帝第十二子，大建中封。

桂陽王伯謀，文帝第十三子，大建中封。

豫章王叔英，宣帝第三子，文帝封建安侯，大建元年改封。

長沙王叔堅，宣帝第四子，文帝封豐城侯，大建元年改封。

建安王叔卿，宣帝第五子，大建四年封。

宜都王叔明，宣帝第六子，大建五年封。

河東王叔獻，宣帝第九子，大建五年封。

新蔡王叔齊，宣帝第十一子，大建七年封。

晉熙王叔文，宣帝第十二子，大建七年封。

淮南王叔彪，宣帝第十三子，大建八年封。

始興王叔重，宣帝第十四子，後主即位初封。

潯陽王叔儼，宣帝第十五子，後主即位初封。

岳陽王叔慎，宣帝第十六子，大建十四年封。

義陽王叔達，宣帝第十七子，大建十四年封。

巴山王叔雄，宣帝第十八子，大建十四年封。

武昌王叔虞，宣帝第十九子，大建十四年封。

湘東王叔平，宣帝第二十子，至德元年封。

臨賀王叔敖，宣帝第二十一子，至德元年封。

陽山王叔宣，宣帝第二十二子，至德元年封。

西陽王叔穆，宣帝第二十三子，至德元年封。

南安王叔儉，宣帝第二十四子，至德元年封。

南郡王叔澄，宣帝第二十五子，至德元年封。

沅陵王叔興，宣帝第二十六子，至德元年封。

岳山王叔韶，宣帝第二十七子，至德元年封。

新興王叔純，宣帝第二十八子，至德元年封。

巴東王叔謨，宣帝第二十九子，至德四年封。

臨江王叔顯，宣帝第三十子，至德四年封。

新會王叔坦，宣帝第三十一子，至德四年封。

新寧王叔隆，宣帝第三十二子，至德四年封。

新昌王叔榮，宣帝第三十三子，禎明二年封，立爲新昌王。

太原王叔正，宣帝第三十四子，禎明二年封臨汝縣侯。

方慶，高祖弟南康忠壯王休先之孫[64]，天嘉中封。

吳興王裔，後主長子，宣帝大建十年封爲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爲皇太子，禎明二年廢封。

南平王嶷，後主第二子，至德元年封。

永嘉王彦，後主第三子，至德元年封。

南海王虔，後主第五子，至德元年封。

信義王祗，後主第六子，至德元年封。

邵陵王兢，後主第七子，至德元年封。

會稽王莊，後主第八子，至德元年封。

東陽王恮，後主第九子，禎明二年封，邑一千戶。

吳郡王蕃，後主第十子，禎明二年封。

錢唐王恬，後主第十一子，禎明二年封。

後魏文安公泥，國之疏族也，道武厚遇之，特封。（泥子屈，明元時，屈門下出納詔命，封元城侯。屈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封長沙公。）

上谷公紇羅，神元帝曾孫。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子提封襄城侯）。

建德公嬰文、貞定侯陸，并神光後，并仕，太武時獲封爵。

武陵侯因,章帝後,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

長樂王壽樂,章帝後,太武時位選部尚書,封南安王,後改封。

望都公頹,昭帝後,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時進爵爲公。

曲陽侯素延,桓帝後,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賜爵[65]。

順陽公郁,桓帝後,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宜都王。目辰,桓帝後,文成時爲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封襄邑子。陵平,文帝後,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

華山王鷙平,文帝後,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永初封。

松滋侯度平,文帝後,道武初賜爵。

度孫上黨王天穆,莊帝踐祚,除太尉,封上黨。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元顥乘虛陷洛陽,莊帝還宮,增邑,通前七萬戶。

西河公敦,文帝曾孫也,太武時賜爵。

樂城侯興都[66],烈帝、文成時爲河間太守,爵賜樂成子,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

興都子東陽王丕,太武時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爲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誅之,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子儁、邕并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曾孫,文成初封。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大武時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進爵爲公,後坐事免官爵。後爲前將軍,尅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齊子蘭,孝文初賜爵建陽子。齊子志,孝明封建忠伯。)

扶風公虔貞,烈帝之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

吉陽男地干,道武族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封。

江夏公呂,道武族弟也,以軍功封。

衛王儀,道武兄秦王翰子,道武幸賀蘭部[67],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後改封平原公,又徙封東平公。從平中山,進封衛王。儀子中山王纂,太武踐祚,封中山公,進爵爲王。

纂弟新蔡公幹,從太武南巡,賜爵。

幹子沛郡公禎,孝武初賜爵。

陰平王烈,衛王儀弟。元紹之逆,烈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常山王遵,道武兄壽鳩之子,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洛陽公,後封常山王。

遵子暨陽子可悉陵從太武平涼州,殺沮渠茂虔一驍將[68],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賜爵。

可悉陵弟城陽公忠,孝文時賜爵。忠弟德,封河間公[69]。德弟贊,爲司州刺史,封

上谷侯。

陳留公虔，道武兄紇根之子。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虔兄蒲城侯顗從道武平中山，以功賜爵。

毗陵王順，紇根弟地干之子。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脊等聚衆作亂於陰館[70]，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官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71]，阻㶟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爲王。

遼西公意烈，地干弟力眞之子。道武平中原，意烈有戰獲勳，賜爵。（意烈弟勃，以勳封彭城公。）

意烈弟武遂、子忮干，明元踐祚，賜勳。

陽豐公庫汗，力眞曾孫，爲羽林中郎將。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

清河王紹，道武子，天興六年封。

陽平王熙，道武子，天興六年封。（熙曾孫均，封安康縣伯。均一子忻，爲東阿侯。禹爲鄄城縣伯。）

河南王曜，道武子，天興六年封。

河間王修，道武子，天錫四年封。

長樂王處文，道武子，天錫四年封。

廣平王連，道武子，天錫四年封。

京兆王黎，道武子，天錫四年封。

樂平王丕，明元子，泰常七年封。

安足王彌，明元子，泰常七年封。

樂安王範，明元子，泰常七年封。

永昌王健，明元子，泰常七年封。

建寧王崇，明元子，泰常七年封。

晉王伏羅，太武子，眞君三年封。

東平王翰，太武子，眞君三年封泰王，後改封。

臨海王譚，太武子，眞君三年封燕王，後改封。

廣陽王建，太武子，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

南安王余，太武子，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

陽平王新成，景穆帝子，大安三年封。（新成子衍，封廣安侯。）

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大安五年封。（子推子遥，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孫暹，莊帝時爲男，兖州刺史，元顥入，暹據州不屈，封汝陽王。）

濟陰王小新成[72],景穆子,和平二年封。

汝陰王天賜,景穆子,和平三年封。(天賜子沂,封東燕縣男。)

樂良王萬壽,景穆子,和平三年封。

廣平王洛侯,景穆子,和平三年封。

任城王雲,景穆子,和平五年封。

高平縣侯嵩,任城王澄子,從孝文南伐,嵩勇冠三軍。孝文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南安王禎,景穆子,皇興二年封。(禎子英,宣武正始元年封中山王。禎孫略,孝明時封東平王。肅,莊帝時封魯郡王。)

城陽王長壽,景穆帝子,皇興二年封。(長壽孫顯恭,以軍功封平陽縣子。旭,莊帝時封襄城郡王。)

安定王休,景穆帝子,皇興二年封。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休子貴平,莊帝初封東萊王。孫長壽,武定初封南郡王。)

安樂王長壽,文成第二子,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曾孫爽,出帝時封頻川郡王。)

廣川王略,文成子,遙興二年封。

齊郡王簡,文成子,太和五年封。

安豐王猛,字秀烈,文成子,太和五年封。

咸陽王禧,獻文成子,太和九年封。後孝文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二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禧子永,初封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户,莊帝初時,封太原王。)

趙郡王幹,獻文帝子,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孝文遷洛,改封趙郡王。(幹子謐,初以親列封土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户,讓而不受。莊帝初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户。後復封趙郡王。謐弟譤,孝明時封平鄉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慶陵王羽,獻文子也,太和九年封。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邑二千戶。(子忻,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二千户,後改封淮陽王。欣弟業,普泰元年封高密郡王,邑二千户。)

高陽王雍,獻文子,太和九年封穎川王,久之改封高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靈太后增雍封一千戶。(雍孫瑞,封安德縣公。叡,封濟北郡王。誕封昌樂王。勤又[73],出帝初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陀封武陽縣,彌陀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國縣,并開國伯,食邑四百户。)

彭城王勰,獻文子,太和九年封始平王。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改封。勰薨,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謙光守約,屢爲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可以先後所封戶别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子直,眞定縣公。子正,霸城縣公。

（子貞、子剛，莊帝初封淨陽王，剛弟質封林慮王，邑各千户。）

北海王詳，獻文子，太和九年封。（詳子頊，初封平樂縣公，莊帝初進封。）

京兆王瑜，孝文子，太和二十一年封。

清河王懌，孝文子，太和二十一年封。

廣平王懷，孝文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懷子誨，孝宣二年封范陽王。）

汝南王悦，孝文子，景明四年封。（悦孫綽，天平二年封琅邪王。）

樂平王最，昭成皇帝宗室，從孝武入關，封。

沛郡王恕，前廢帝子，普泰元年封渤海王，太昌元年改封。

陳郡王曜，常山郡王子，興和元年封。

宜陽王景植，孝靜兄，興和二年封。

清河王威，孝靜弟，興和二年封。

潁川王謙，孝靜弟，興和二年封。

校勘記

[1]又，《晉書・沛順王景傳》作"文"。

[2]瘥，《晉書・樂平王延祚傳》作"差"。

[3]其，原無，據《晉書・樂平王延祚傳》補。

[4]年，原作"月"，據《晉書・武帝紀》改。

[5]瑋，原作"璋"，據《晉書・武帝紀》改。

[6]乂，原作"義"，據《晉書・武帝紀》改。

[7]成，原作"城"，據《晉書・武帝紀》改。

[8]亭，原作"停"，據《晉書・元帝紀》改。

[9]奝，《晉書・哀帝紀》作"胤"。

[10]郡，原作"陽"，據《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改。

[11]充，原作"克"，據《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改。

[12]散，原作"數"，據《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改。

[13]"三"，原作"二"，據《宋書・孝十四王傳》改。

[14]愁，《宋書・武陵王贊傳》作"怨"。

[15]息，《宋書・武陵王贊傳》作"胤"。

[16]續，《宋書・武陵王贊傳》作"纘"。

[17]恩，原作"思"，據《宋書・武陵王贊傳》改。

[18]愛，原作"受"，據《宋書・武陵王贊傳》改。

[19]"二"，原作"三"，據《宋書・始建王僖傳》、《南史・孝明諸子傳》改。

[20]豐，原本作"封"，據《宋書・明帝本紀》改。

[21]諶，原作"謀"，據《南齊書・蕭諶傳》改。

[22]典,《南齊書·巴陵王昭秀傳》作"準"

[23]]惟,《南齊書·巴陵王昭秀傳》無此字。

[24]第,《南齊書·巴陵王昭秀傳》作"茅"。

[25]於,《南齊書·巴陵王昭秀傳》無此字。

[26]冬,原作"久",據《南齊書·巴陵王昭秀傳》改。

[27]嗣息,《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作"胤"。

[28]疑,原作"荷",據《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改。

[29]冢,原作"家",據《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改。

[30]帝,原無,據《南史·吳平侯景傳》補。

[31]續,原本作"續",據《梁書·廬陵威王續傳》改。

[32]謍,《南史·梁本紀》作警。子,原無,據《南史·梁本紀》補。

[33]子,原無,據《南史·梁本紀》補。

[34]枝,原作"之",據《陳書·陳擬傳》改。

[35]常,《陳書·陳擬傳》作"恒"。

[36]昭,《陳書·陳擬傳》作"昃",下同。

[37]原作"常侍郎",據《陳書·陳擬傳》删。

[38]祐,《陳書·陳擬傳》作"祐"。

[39]"從孫"二字原無,據《陳書·陳擬傳》補。

[40]恭,《陳書·陳擬傳》作"敬"。

[41]枝,原作"技",據《陳書·陳擬傳》改。

[42]封,《陳書·陳擬傳》作"利"。

[43]前,原作"全",據《陳書·陳擬傳》改。

[44]《陳書·陳擬傳》作"各邑五百户"。

[45]陸,原作"睦",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46]安陸,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增改。

[47]沇,原作"沈",據《陳書·衡陽獻王昌》改。

[48]實,《陳書·衡陽獻王昌傳》作"寔"。

[49]大,原作"天",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50]謨,原作"謀",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51]歸,原作"恤",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52]反,原作"及",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53]困,《陳書·衡陽獻王昌傳》作"弊"。

[54]妙,原作"眇",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改。

[55]常,《陳書·衡陽獻王昌傳》作"恒"。

[56]節,《陳書·衡陽獻王昌傳》作"飾"。

[57]剌史,《陳書·衡陽獻王昌傳》作"牧"。

[58]封,原無,據《陳書·衡陽獻王昌傳》補。

[59]彌高,《陳書·鄱陽王伯山傳》作“以弘”。

[60]齠,原作“齡”,據《陳書·鄱陽王伯山傳》改。

[61]昔,《陳書·鄱陽王伯山傳》作“丱”。

[62]丹,原作“舟”,據《陳書·鄱陽王伯山傳》改。

[63]據文例,“六年”後當有“封”字。

[64]弟,原作“第”,據《陳書·南康愍王曇朗傳》改。

[65]小統,原作“小年”,據本書卷二九〇及《魏書·曲陽侯素延傳》、《北史·曲陽侯素延傳》改。

[66]城,原本作“成”;“興”,原本作“與”,均據《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改。下同。

[67]幸,原作“卒”,據《北史·衛王儀傳》改。

[68]虔,原作“處”,據《北史·常山王遵傳》改。

[69]封,原作“府”,據《北史·常山王遵傳》改。

[70]脊,《北史·毗陵王順傳》作“眷”。

[71]官,原作“宮”,據《北史·毗陵王順傳》改。

[72]成,原本作“城”,據《濟陰王小新成傳》改。

[73]勤又,《魏書·高陽王雍傳》作“勒叉”。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五

宗室部(四)

封建第四

北齊廣平公盛,高祖從叔祖。高祖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公。

永安王浚,高祖第三子,東魏元象中封永安郡公,天保元年進爵爲王。

平陽王淹,高祖第四子,東魏元象中封陽平郡公,天保元年進爵爲王。

彭城王浟,高祖第五子,東魏元象二年封長樂郡公,天保元年封彭城王。

上黨王渙,高祖第七子,東魏元象中封平原郡公,天保元年封王。

襄城王淯,高祖第八子,東魏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元年封王。

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天保元年封。

高陽王湜,高祖第十一子,天保元年封。

博陵王濟,高祖第十二子,天保元年封。

華山王凝,高祖第十三子,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

馮翊王潤,高祖第十四子,天保初封。

漢陽王洽,高祖第十五子,天保元年封。

清河王岳,高祖從父弟,後魏太昌初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天保元年進封。

平泰王歸彥,高祖族弟,天保元年封。

武興王普,歸彥兄子,天保元年封。

襄樂王顯國,高祖從祖弟,天保元年封。

廣武王長弼,高祖從祖兄子,天保元年以宗室封。

上洛王思宗,高祖從子,天保初封。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東魏封河南郡公,天保元年進爵爲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天保元年封。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保元年封。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爲文宣所愛。年十二,文宣嘗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衡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1]:"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初封廣陽，徙封范陽。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初封長樂，後改焉。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大寧中封。

汝南王彥理，孝昭子，武平初封。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並孝昭子，與汝南同受封。

南陽王綽，武成第二子。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二年[2]，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

琅邪王儼，武成第三子，天統二年封東平王，後改封。

齊安王廓，武成第四子，天統二年封。

北平王貞，武成第五子，天統二年封。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天統二年封。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天統二年封。

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道、東海王仁謙，並武成子，天統三年封。

後周晉公護，太祖兄子。魏帝初封池水縣伯，邑五百戶。太統初進爵中山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孝閔踐祚，封晉國公，邑萬戶。（護子會封譚國公，至封莒國公，靜封崇業公，澡封昌城公，乾嘉封正平公。）

衛王直，太祖子。西魏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齊王憲，太祖子。西魏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進爵齊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子貴封安定郡公，質，河間郡王；實，中坦公；乾禧，安城公；乾河，龍涸公。）

趙王招，太祖子。西魏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國。（招子員封慶德公，貫封永康王，乾封甌越公。）

譙王儉，太祖子，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陳王純，太祖子也。武成初陳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戶爲陳國。

越王盛，太祖子。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元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

代王達，太祖子。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元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

冀國公通，大祖子，武成初封。

滕王逌，太祖子。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爲滕國。

安化王靈，太祖族子。西魏累封長樂縣侯，武成元年改封汝南郡公。慶，太祖族子。從武帝克并州，以功封豳公。廣，太祖兄子遵之子。初封蔡公，邑萬户，武帝時封豳公。

紀王康，孝閔子，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畢王賢，明帝子，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酆王貞，明帝子，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漢王贊，武帝子，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秦王贄、曹王允、道王辞、蔡王兗、荆王元，俱並武帝子；萊王衍、郢王術皆宣帝子，大象二年封。

隋滕王瓚，一名慧，高祖母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高祖作相，進邵國公，及受禪，立爲滕王(子坦封竟陵郡公)。

衛王爽，高祖異母弟也。明皇初，立爲衛王，二年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户[3]。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弟。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心腹，賜爵永康縣公。開皇初，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在周封武陽縣公，邑千户。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五千户。高祖受禪，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許之。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明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中，改封觀德王。

雄弟遂寧子達，在周封遂寧縣男，高祖受禪，進爵爲子。

高陽郡公智明、開封縣公智才，並高祖弟整之子，開皇元年封。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開皇元年十一月封。(俊子湛，大業初封齊北侯。)

蜀王秀，高祖第四子，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

漢王諒，一名傑，高祖第五子，開皇元年封。

齊王暕，煬帝第二子，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食邑千户。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户。

趙王杲，煬帝小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

長寧王儼，廢太子勇長子，六歲封。儼弟平原王裕、安城王筠、安平王嶷、襄城王恪、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潁川王煚，皆勇子也，並開皇六年封。

燕王倓、越王侗，並元德太子昭子，大業二年封。

唐平原王白駒，國之宗室。隋末封黄瓜公，高祖武德元年受禪，改封。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隋末封蜀郡公，武德元年改封。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武德元年封永康王，尋改封。貞觀元年賜實封五百户。

神通子膠東王道彦，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武德五年進封膠東王。

道彦弟高密王孝察、淄川王孝同、廣平王孝慈、河間王孝友、清河王孝節、膠西孝義，貞觀初降爵爲公。（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4]，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既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彦等隨例降爵。神通幼子爲逸[5]，初封梁郡公，光宅元年平徐敬業，改封吳國公。）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義寧初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公。（神符次子德懋，武德初封臨川郡王；少子文暕，魏郡王，後例降爲公。）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義寧初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進爵爲王。

叔良弟新興王德良，武德初封。

德良弟長樂王幼良，武德初封。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義寧初封襄武郡公，武德元年進爵爲王。

琛弟河間王孝恭，初封趙郡公，武德二年進爵爲王，九年賜實封，邑千二百戶。貞觀初以功臣之例封河間郡王。

孝恭弟濟北郡王瑊，武德中封。

瑊弟漢陽郡公瓌，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太宗即位，例降爵爲公。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武德元年封。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武德元年封。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武德元年封洛陽郡公，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引突厥兵數萬至其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破。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等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若魏任城王彰臨戎卻敵[6]，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貞觀三年，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十二年，改江夏王。（道宗子景常封盧國公。）

隴西王博乂[7]、渤海王奉慈，皆高祖兄子，武德元年封。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義師起，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武德元年進爵爲王。（元吉子梁郡王承業、奐陽王承鸞、普安王承奬、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武德三年封趙王，貞觀十年徙封。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十年改封。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武德三年封。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武德四年封。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徙封。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武德四年封宋王,五年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十年改封。(元嘉子潁川王訓,武陵王誼,黄公譔[8]。)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十年改封。

鄭王懿[9],高祖第十三子也,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

霍王軌[10],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七年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

虢王元鳳[11],高祖第十五子,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虢王。(元鳳子定襄郡公宏,東莞郡公融。)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元名子豫章王亶。)

魯王雲夔[12],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十四年改封。(雲夔子清河王誂,范陽王藹。)

江王元詳,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封。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二年封。

太原王承宗、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立爲隱太子子,史闕封年月)。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武德三年封長沙郡王,貞觀初改爲漢王,十年徙封。

恪子成王千里,初名仁,永徽中恪被誅流于嶺表,尋封爲封林縣侯。中興初進封成王。千里弟歸政郡王竟[13],中興初封。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武德三年封宜都郡王,四年進封衛王,貞觀二年改封越王,十年徙封魏王,十七年降封東萊郡王,尋改封爲順陽王,二十一年進封濮王。

齊王祐,太宗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十年改封齊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貞觀五年封梁王,十年改封。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貞觀五年封郯王,十年改封。(惲子蔡國公煒。)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貞觀五年封漢王,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貞觀五年封申王,十年改封。(慎子東平王續、義陽王琮、楚

國公晉、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貞觀五年封。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貞觀五年封。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貞觀十三年封。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封。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永徽元年封。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永徽元年封杞王,乾封元年有罪削封邑,仍於澧安置,文明元年封畢王,尋又改封澤王。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雍王,年十二改封郇王。爲則天讒嫉,出爲申州刺史。則天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文明元年封葛王,尋又改封許王。

安樂郡王光順,高宗太子賢長子,天授中封安樂郡王。

光順弟守義,永安郡王,文明中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

守義弟邠王守禮,本名光仁,初封嗣雍王,神龍元年進封邠王。(守禮子廣武郡王承宏,開元初封燉煌郡王,永宗至德二年封。)

譙王重福,中宗第二子。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安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

襄王重茂,中宗第四子。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爲韋庶人所立。韋氏敗,茂遜位,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

湖陽王宗暉,中宗太子重俊子,開元初封。

寧王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初封永平郡王,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中宗即位,改封蔡王,加實封,通舊七百戶,固辭不敢當,依舊爲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開元四年封寧王。(憲子汝陽郡王璡、齊陰郡王莊[14]、同安郡王琎,開元初封;蒼梧郡開國公珏、晉昌郡開國公珽[15]、魏郡開國公琯、文安郡開國公瓘,並天寶十一載封;漢中王瑀,初封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申王撝,本名承義,睿宗第二子。垂拱三年封常山王,尋改封衡陽郡王。睿宗踐祚,進封申王。

岐王範,本名隆範,睿宗第四子。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張壽二年徙封巴陵郡王。睿宗踐祚,進封岐王。(範子河東郡王瑾。)

薛王業,本名隆業,睿宗第五子,垂拱三年封。

趙王,長壽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又改封彭城郡王,睿宗即位,進封薛王。(業子樂安郡王瑗、滎陽王瑒。)

汝南王隆悌,睿宗第六子,則天時封王。

慶王琮,玄宗長子,景雲元年封許昌郡王,先天元年進封郯王,開元十三年改封慶

王。(琮子鄭國公儆,天寶十載封。)

新平郡王儼、平原郡王仲,皆玄宗第四子瑛之子也,並開元二十八年封。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開元二年封鄫王,十二年改封棣王。(琰子汝南郡王僎,宜都王徵、濟南王僑、宋國公僑。)

豐王瑤,玄宗第五子,開元二年封。

榮王琬,玄宗第六子,開元二年封鄄王,十二年封榮王。(琬子齊陽王倫[16]、北平王僓[17]。)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開元十三年封。

儀王璲,玄宗第十一子,開元十三年封。(璲子陵郡王供、廣陵王健,臨川王侁)。

潁王璬,玄宗第十三子,開元十三年封。(璬子滎陽郡王伸、高邑郡王僎、楚國公倪,夔國公傳。)

永王璘,玄宗第十四子,開元十三年封。(璘子襄城郡公陽,餘姚郡公價,莒國公偵,成國公偎。)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開元十三年封。(瑁子河間郡王偎、濟陽郡王偓、廣陽郡王任、薛國公伉、滕國公侑、安德郡王俊。)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開元十三年封。(玢子彭城郡王仲、陽陵郡王健、魯國公倞、荆國公偃。)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開元十三年封。(琦子眞定郡王儐,武都郡王佩,徐國公俗,許國公係。)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開元十三年封。(環子永嘉郡王傃,平樂郡王僯[18],沛國公佴。)

信王瑝,玄宗第二十三子,開元十三年封。(瑝子新安郡王佟,晉陵郡王倜,吳國公保,越國公伋。)

義王玭,玄宗第二十四子,開元十三年封。(玭子舞陽郡王儀,高密郡王僇,曹國公佳,魏國公傛。)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開元二十三年封。(珪子臨淮郡王佇,安陽郡王伎,安南郡王倫,代國公俘。)

曹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開元二十三年封。(珙子齊安郡王佻,宜春郡王伷,鄄國公攸,江國公佝。)

常山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開元二十八年封。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開元二十三年封。(璿子盧陽郡王伤,安定郡王仕,蒲國公侶,鄭國公仲。)

汴王璥,玄宗第三十子,開元二十五年封。

越王係,本名儋,肅宗第二子,天寶中封南陽郡王,至德二年進封趙王,乾元元年封。(係子武盛郡王建,興道郡王道,齊國公逾,並元年建丑月封。)

建寧郡王倓,肅宗第三子,天寶中封。(代宗即位,建寧郡王大曆中追謚承天皇帝。)

西平郡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寶應中追封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至德二年進封。(僅子常山郡王逑,元年建丑月封。)

兗王僩,肅宗第六子,天寶中封潁川郡王,至德二年進封。

涇王侹,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至德二年進封。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寶應中追封鄆王。)

襄王僙,肅宗第九子,至德二年封。

杞王倕,肅宗第十子,至德二年封。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年封。

興王佋,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年封。(上元元年追贈六子。)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至德二年封。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後追封宋王。)

鄭王邈,代宗第二子,肅宗元年建丑月封益昌郡王,寶曆元年改封,天曆九年贈昭靖太子。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曆十年封。(述子汝源郡王調,貞元四年封。)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曆十年封郴王,建中四年改封。(逾子寧朔郡王訪,貞元四年封。)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曆十年封。(連子景城郡王誨,貞元四年封。)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初封延慶郡王,丹日獨孤皇后,以母寵,既生而受封,寶應二年封韓王。(迴子安康郡王諧,元和元年封。)

簡王遘,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遘子年恩郡王誕,貞元四年封。)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曆十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曆十二年封。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造子武威郡王諸,貞元四年封。)

韶王暹,代宗第十四子,大曆十年封。(暹子晉昌郡王詡,貞元四年封。)

嘉王運,代宗第十五子,大曆十年封。(運子新安郡王訢,貞元四年封。)

端王遇,代宗第十六子,大曆十年封。(遇子新興郡王誠,貞元四年封。)

循王遹,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封。(遹子平樂郡王詎,貞元四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封。

舒王誼,代宗太子邈之子。以其最幼,德宗憐之,命爲己子。大曆十四年封舒王,建中四年改封晉王,貞元元年復封舒王。(誼子寧基郡王杪,貞元四年封。)

通王諶,德宗第三子,大曆十四年封。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大曆十四年封。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曆十四年封。

邕王源,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貞元四年封。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晉雲郡王(追封代王)。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諤,德宗第十子,順宗即位封。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順宗即位封。

郯王經,本名涣,順宗第二子,貞元四年封建康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均王緯,本名沔,順宗第三子,貞元四年封洋川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漵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貞元四年封南淮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莒王紓,本名涚,順宗第五子,貞元四年封弘農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密王綢,本名泳,順宗第六子,貞元四年封漢東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郇王總,本名湜,順宗第七子,貞元四年封晉陵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邵王約,本名漵,順宗第八子,初,貞元四年封高平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貞元四年封雲安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集王緗,本名淮,順宗第十子,初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冀王絿,本名湑,順宗第十一子,貞元四年封德陽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和王綺,本名浥,順宗第十二子,貞元四年封河東郡王,二十一年進封。

衡王約,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績,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五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福王綰,本名浥,順宗第十六子,母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貞元四年封河東郡王,二十一年封。

珍王繕,本名況,順宗第十七子,貞元四年封洛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元王紘,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岳王緄，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袁王紳，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桂王綸，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翼王縛，順宗第二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鄆王緝，順宗第二十三子，咸通八年封。（臣欽若等按：順宗永貞至懿宗咸通，凡六十一歲始受，史臣之誤也。）

澧王惲，本名寬，憲宗第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惲子東陽郡王漢，安睦郡王浥，臨安郡王演，一作潢，太和八年同封）。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19]，元和元年進封。（悰子河内郡王潭，吴興郡王淑，淑一作叔，太和八年封。）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貞元二十一年封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忻子潁川郡王沛，太和八年封。）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元和元年進封。（悟子新平郡王深，高平郡王濛，太和八年封。）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七子，元和元年封。

鄜王憬，憲宗子（臣欽若等曰：此復不言行第者，史闕），長慶元年封。（憬子平陽郡公溥，太和八年封。）

瓊王悦，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悦子河間郡王津。）

沔王恂，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沔子普陵郡王瀛。）

發王懌，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懌子新平郡王清。）

茂王愔，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愔子武功郡王滤。）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長慶元年封。（協子許昌郡王淓，馮翊郡王渙。）

衢王澹，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澹子晉平郡王涉。）

澶王忱[20]，憲宗子，長慶元年封。（忱子雁門郡王淳[21]。）

埭王惴，憲宗子，大中六年封。

彭王惕，憲宗子，大中三年封。

信王憻，憲宗子，大中十四年封。

榮王憒，憲宗子，咸通三年封。

漳王湊，穆宗第六子，長慶初封。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長慶元年封。

晉王懷普，敬宗長子，寶曆元年封。

梁王休復，敬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襄王執中，敬宗第三子，開成二年封。

欒平郡王宲,執中第三子,開成三年封。

紀王言楊,敬宗第四子,開成二年封。

宣城郡王儼,敬宗太子成美子,開成三年封。

蔣王宗倹,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杞王峻,武宗子,開成五年封。

益王現、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嵯,並武宗子,會昌二年封。

雍王渼,宣宗子也,會昌六年封。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會昌六年封。

慶王沂,宣宗第四子,會昌六年封。

濮王澤,宣宗第五子,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宣宗第六子,大中五年封。

懷王洽,宣宗第七子,大中八年封。

昭王汭,宣宗第八子,大中八年封。

康王汶,宣宗第九子,大中八年封。

衛王灌,宣宗子,大中十一年封。

廣王澭,宣宗子,大中十一年封。

魏王佾,懿宗子,咸通三年封。

涼王侹,懿宗子,咸通三年封。

蜀王佶,懿宗子,咸通三年封。

盛王侶,懿宗子,咸通六年封。

莒王保,懿宗子,咸通十三年封。

睦王倚,懿宗子,咸通十三年封。

建王震,僖宗子,中和元年封。

益王陞,僖宗子,光啓三年封。

德王裕,昭宗長子,大順二年封。

埭王祤,昭宗第三子,乾寧二年封。

虔王禊,昭宗第五子,乾寧二年封。

沂王禋,昭宗第六子,乾寧二年封。

遂王禕,昭宗第七子,乾寧二年封。

景王祕,昭宗第八子,乾寧四年封。

祁王祺,昭宗第十子,乾寧四年封。

雅王禎,昭宗第十一子,乾寧四年封。

瓊王祥,昭宗第十二子,乾寧四年封。

梁廣王全昱,太祖長兄也,開平元年封,子衡王友諒、惠王友龍、邵王友誨並與父同受封。

郢王友珪,太祖開平元年封。

福王友璋,太祖子,開平元年封。

賀王友雍,太祖子,開平元年封。

建王友徽,太祖子,開平元年封。

康王友孜,太祖子,乾化三年封。

後唐永王存霸,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

邕王存美,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

申王存渥,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

睦王存乂,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

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

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

魏王繼岌,莊宗子,同光三年封。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長興元年封。

許王從益,明宗幼子,長興四年封。

兗王從温,明宗猶子,長興四年封。

洋王從璋,明宗猶子,長興四年封。

雍王從美,末帝次子,清泰元年封。(臣欽若等曰:"自晉至周三代,宗室皆授節將而無王爵,其追封領鎮,各具逐門。")

校勘記

[1]愔,原無,據《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補。

[2]二,《北史・南陽王綽傳》作"三"。

[3]真,原作"貞",據《隋書・衛昭王爽傳》改。

[4]遍,原作"編",據《舊唐・淮安王神通傳》改。

[5]據《舊唐書・淮安王神通傳》,神通幼子爲孝逸。

[6]若,《舊唐書・江夏王道宗傳》作"昔"。

[7]又,《舊唐書・隴西王博乂傳》作"乂"。

[8]諤,《舊唐書・韓王元嘉傳》作"譔"。

[9]懿,《舊唐書・鄭王元懿傳》作"元懿"。

[10]軌,《舊唐書・霍王元軌傳》作"元軌"。

[11]元鳳,《舊唐書・虢王鳳傳》作"鳳"。

[12]雲,《舊唐書·魯王靈夔傳》作“靈”。

[13]竟,《舊唐書·吳王恪傳》作“璄”。

[14]莊,《舊唐書·讓皇帝憲傳》作“嗣莊”。

[15]珽,原作“琄”,據《舊唐書·讓皇帝憲傳》改。

[16]陽,《舊唐書·靖恭太子琬傳》作“陰”,俌,同傳作“俯”。

[17]僓,《舊唐書·靖恭太子琬傳》作“偕”。

[18]儵,《舊唐書·濟王環傳》作“俛”。

[19]封,原作“彭”,據《舊唐書·深王悰傳》改。

[20]忱,原作“悦”,據《舊唐書·憲宗二十子傳》改。

[21]子,原作“王”,據《舊唐書·憲宗二十子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六

宗室部(五)

儀貌　材藝

儀　貌

《洪範》五事,其二曰貌,蓋所謂"發乎容止,著乎儀表"者也。矧乃託體霄極,毓質扃禁,粹靈攸蘊,光華允集,乃有奇姿雋彩,孤標傑出,聳群庶之瞻仰,增藩戚之焜燿。至或風度閒曠,舉措詳緩,威稜峻發,眄睞雄毅,斯固有儀可象,望之儼然者已。其於稟肖魁怪,方牘所記者,亦傳載云。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子。爲人美鬚髯,腰帶八圍,明帝甚愛重之,詔曰:"向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下邳王衍,明帝子,有容貌,章帝即位,常在左右。

蠡吾侯翼,章帝子河間王之後。元初六年徵詣京師,鄧太后奇翼美儀容,以爲平原懷王後。

魏鄧哀王冲,容貌姿美,有殊於衆,大祖時特見寵異。

晉長沙王乂,身長七尺。

南陽王世子保,體質豐偉,常自稱重八百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

宋廬陵王義眞,美儀貌,神情秀徹。

南郡王義宣,白晰,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南齊豫章王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

嶷弟宜都王鏗,身長七尺,狀似嶷,咸以國器許之。

隋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克壯,常服蘆茹圓以自消損。

西陽王子明,豐姿明净,士女觀者,咸嗟嘆之。

臨汝侯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痖"。

恪弟定襄縣侯祗,美風儀,幼有令譽。

鄱陽王範世子嗣,容貌豐偉,腰帶十圍。

宜豐侯修,爲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圍,武帝視之移輦。臨川靜惠王宏,身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永陽嗣王伯游,美風神,善玄言。

安陸王大春,簡文子,體貌環偉,腰帶十圍。

武威王大威,簡文子,美風儀,眉目如畫。

陳衡陽王昌,高祖子,容貌偉麗,精神秀朗。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子,偉容儀,舉之閒雅,喜慍不形於色,文帝深器之。

新安王伯固,文帝子,生而龜胸,目通睛晰白[1],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子,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子,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若婦人。

後魏上黨王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其子儼亦美材貌。

華山王鷙,容貌魁狀,腰帶十圍。

東陽王丕、淮南王他、淮陽王元三人,皆狀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班白,百僚觀瞻,莫不祗肅。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大武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

秦明王斡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

陽平王他,身長八尺,美姿貌。

南平王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甄成縣伯禹,淮南王顯之子,容貌魁偉。

章武王彬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

永昌王健,明元子,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

臨淮王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

京兆王愉,字魏慶,善容貌,風望儼然。

城陽王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容儀,善舉止。

陽平王新成子欽,爲尚書右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黑面僕射"。

濟南王彧,姿制閒裕,吐發流靡。本名亮,字仕明,後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比荀文若[2],可名彧[3],以取定禮相倫之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子,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

齊郡王簡，字叔亮，文成子，母沮渠牧犍女，簡貌類外祖。

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

清河王懌，字宣仁，文宗子。幼而敏惠，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黄中内潤，若天假之年，偕二南矣。"

北齊襄城王淯，神武子，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

南康王孝瑜，文襄子，容貌魁偉，精彩雄毅。

蘭陵王孝瓘，文襄子，貌柔心壯，音容兼美。

安德王延宗，文襄子，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嚇然奮發。

趙郡王叡，高祖弟之子，身長七尺，容儀甚偉。

清河王嶽，字洪略，高祖從父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沉深有器量。

隋蜀王秀，高祖子，有膽氣，容貌瓌瑋，美鬚髯，多武藝，爲朝臣所憚。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閒雅，進止可觀。

齊王暕[4]，字世朏，煬帝子，美容儀，疎眉目，少爲高祖所愛。

趙王杲，煬帝子，聰令，美容儀。

燕王倓，字仁安，元德太子子[5]，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

建王侗[6]，字仁謹，元德太子子[7]，美姿儀，性寬厚。

唐江王元祥，高祖子，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恭，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

滕王元嬰子涉壯，貌類胡而豐碩。

濮王泰，大宗子，帝以其腰腹洪大，趨拜稍難，令乘小輿，至於朝所。

申主撝，睿宗子，儀形瓌偉，善於飲啖。

夏悼王一，玄宗子，生而美秀，帝鍾愛無比，名之爲一。

永王璘，玄宗子，貌陋，視物不正。

晉高祖幼子重睿，肖高祖，故尤鍾愛。

漢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少溫厚[8]，美姿儀，高祖尤鍾愛。

材　藝

《周官》保民，以六藝教國子。仲尼有言曰："游於藝。"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蓋夫生民之秀，自天攸縱，靡不多能者矣。矧乃鍾靈帝胄，毓質宗翰，憑席深厚，英華發越，至有博綜衆藝，精覈數術，旁通懸解，舉臻其妙，蓋出夫性習之自然，志行之餘力也，雖異乎《詩》《書》之雅言，信義之成德，亦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歟。

周周公旦,多材多藝。

漢楚元王交,多材藝。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燕王旦,狀大雄偉,爲人辯略,好星曆數術。

廣川王去,惠王越之子,景帝孫也。好方技博奕。

定陶恭王康,多材藝,習知音樂。

後漢北海王睦,光武兄伯升孫也,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疾,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以名焉)。

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寄[9],又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10],然要在機牙[11]。)中平中,黄巾賊起,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

樂成靖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

魏陳侯仁,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

邵陵侯貞,太祖族子,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

任城王彰,太祖子,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好擊劍。

陳思王植,太祖子。太祖遣邯鄲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扣袒胡舞五椎鍛[12],跳丸擊劍[13],誦俳優小説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説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咏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

吳建侯慮,字子智,大子發弟也。少敏惠,有材藝,大帝器愛之。

晋通吉亭侯勳,宣帝弟恂曾孫,便弓馬,能左右射,以勇聞。

齊王攸,文帝子,善尺牘,爲世所楷。

宋江夏王義恭,善騎射,解音律。

長沙王道憐子義融,歷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

南齊臨川王映,高帝子,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

映子州陵侯游,亦好音樂,解絲竹雜藝。

長沙王晃,高帝子,便弓馬。武帝嘗幸鐘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蘗。帝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出。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林中調試之。

武陵王曄,高帝子。初,高帝在淮陰,雖爲方伯,而居處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又破荻爲片,縱横以爲棋局,指點

行勢，遂至名品。射爲當時獨絶。

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曄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乃呼之。曄善射，屢發屢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帝勅曄疊破，凡放六箭[14]，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江夏王鋒，高帝子。年四歲，宋蒼梧王欲害鋒，高帝匿於張氏舍。鋒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乃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時柳一隆爲尚書令，善彈琴，風韻清遠。）其人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皷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群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曰："闍黎第一。"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

宜都王鏗，高帝子，善射，常以堋大闊[15]，曰："終日射侯[16]，何難之有。"乃取甘庶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魚復侯子響，武帝子，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17]，數在園池中帖馬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竟陵王子良孫賁，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曲江公遙欣子幾，善草隸書。

新浦縣侯子雲，善草隸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體。子特亦善草隸。

祈陽縣侯子範子乾，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梁廬陵王續，武帝子，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嘆曰："此我之佳城也。"常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悦。

邵陵王綸，武帝子[18]，尤工尺牘。

汝南侯堅，綸之長子，亦善草隸。

永安侯確，綸次子，少驍勇，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侯書之。又習騎射與兵法。

武陵王紀，武帝子，便騎射，尤工舞矟，頗學觀占，善風角。

南安侯駿，長沙王懿孫也，善草隸，晚更習武，膂力絶人。

河東王譽，昭明太子子，幼有驍勇，馬上用弩。

南郡王大連，簡文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高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并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勅各給馬試。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悦，即賜所乘馬。及

爲啓謝,詞又甚美。

忠烈世子方等[19],元帝子,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

陳遂興侯祥,善書記,談論清雅。

始興王伯茂,文帝子,世祖深愛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

長沙王叔堅,宣帝子,少傑黠,尤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

後魏淮陵侯大頭,烈帝之後也,善騎射。

暨陽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大武獵,遇一猛獸,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騎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

高涼王孤平,多才藝,有志略。

彭城公勃,善射御。

衛王儀,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膂力絶人,弓將十石。陳留王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

新蔡公幹,儀子也,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鴟都將"。

上黨王天穆,射有名。

陳留王虔,武力絶人,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嘗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

河南王曜,道武子。嘗射雀於帝前,中之,帝驚嘆焉。及長,武藝絶人。

永昌王健,明元子,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大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

彭城王粟弟渾,少善弓馬,大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座咸以爲善。

陽豐侯庫汗,渾子也,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大武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

南平王渾,道武孫,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日射兔得五十頭,時皆嘆異焉。大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大武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數十人。

新興王俊,明元子,少善騎射,多藝。

南安王英，性識聰敏，博聞強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

北海王詳，獻文子。嘗從車駕至文城射銘之所。孝文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文成箭所十餘步。孝文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

晉陽縣伯贇弟淑，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東阿公順，任城王澄子，篤志愛古，解鼓琴。

彭城王劭，獻文孫也，少有氣節，善武藝。

濮陽王順，善射。孝武在洛[20]，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悦，並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劖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北齊趙郡王琛，神武弟，少便弓馬，有志氣。

永南王俊，神武子，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

上黨王渙，神武子，力能抗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

河南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覆棋不失一道。

廣寧王孝珩，文襄子，愛賞人物，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父顯和，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帝笑曰："我知卿工矣。"神舉尤工騎射。

汝南王慶，神舉弟，沉深有器局，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從武帝伐齊，與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必倒，賊乃稍卻。

代王達，文帝子，性果決，善騎射。

齊殤王憲之子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鳥及鹿一十五。

隋義城公處剛，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

滕穆王瓚子倫，字斌籀，性弘厚，頗解鐘律。

齊王暕，字世朏，煬帝子，頗涉經史，尤工騎射。

唐漢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騎射，頗涉文史，兼能隸書。

霍王元軌，高祖子，少善騎射。初爲吳王時，嘗從太祖游獵，遇群獸，命射之，矢不虚發，獸無遺者。大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要乎！"

徐王元禮，高祖子，少恭謹，善騎射。

琅邪王冲，越王貞長子，好文學，善騎射，歷陳壽博州刺史，皆有能名。

江都王緒,霍王元軌長子,少好學有儁才,書畫騎射能爲一時之絕。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少騎射,太宗甚愛之。

濮王泰,太宗第五子,少好學,善屬文,工草隸,待賢禮士,深爲太宗所愛。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慎好學,解天文,明練吏事,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

光王琚,玄宗子,有才力,善騎射。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少聰敏,善草隸。

齊王倓,肅宗子,英毅有才略,善騎射。

梁朱友倫,太祖仲兄存次子。幼歲從師讀書,稍長學歐陽詢筆迹,甚得其體勢。弱冠有壯志,嘗侍立帝側,陳自試之請,帝笑曰:"昔之東阿,今復爾耳。"

校勘記

[1]晰,《南史・新安王伯固》作"揚"。

[2]自比,《魏書・太武五王傳》作"自以比"。

[3]可,原作"何";彧,原作"字",均據《魏書・太武五王傳》改。

[4]暕,原作"暉",據下文及《隋書・齊王暕傳》改。

[5]子,原無,據《隋書・燕王倓傳》補。

[6]建,《隋書・越王侗傳》作"越"。

[7]子,原無,據《隋書・越王侗傳》補。

[8]厚,原作"原",據《舊五代史・魏王承訓傳》改。

[9]逵,《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華嶠書》作"連";寄,同書作"奇"。

[10]勝,原作"姓",據《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華嶠書》改。

[11]要在,原作"在有",據《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華嶠書》改。

[12]扣,《魏書・阮瑀傳》裴注引《魏略》作"拍袒";推,同注作"椎"。

[13]銚,《魏書・阮瑀傳》裴注引《魏略》作"跳"。

[14]凡放,原作"丸於",據《南齊書・武陵昭王曄傳》改。

[15]棚大,《南史・宜都王鏗傳》作"堋的太"。

[16]曰,原作"田",據《南史・宜都王鏗傳》改。

[17]開,原無,據《南史・魚復侯子響傳》補。

[18]帝,原無,據《南史・邵陵攜王綸傳》補。

[19]忠,《南史・武烈王世子方等傳》作"武"。

[20]洛,原作"絲",據《北史・常山王遵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七

宗室部(六)

孝　行

有若有言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矧乃公族之賢,宗室之懿,躬履至行,出於天性。或承顔侍膳,就養無方;或攀慕時思,永懷罔極,因心表於童丱,寧戚逮於毁傷,斯皆《國風》忠厚之美,人倫模範之盛。《傳》所謂常守富貴,能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也,又何止不驕不溢云乎哉?固將錫類以貽休,興仁而成化矣。

周公旦,武王之弟(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菜邑,故謂周公),自文王時,旦爲孝篤仁,異於群子。

漢梁孝王,文帝之子,爲人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朕甚嘉之。"

河間惠王良,循其祖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大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後漢淄川王終,泗水王歙之子。歙薨,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

東海孝王臻,頃王肅之子。臻及弟蒸鄉侯儉并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毁脊(背或脊),至服練紅。兄弟追念頃王初喪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練,衣縓緣,縓即紅也。)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性恭孝。

東平孝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

任城王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

清河王慶,明帝之子,母宋貴人爲竇后所譖,自殺。慶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謂竇憲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葬,慶求上冢致哀。和帝許之,詔大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泣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請洛陽療疾。於是詔

宋氏悉歸京師。和帝厭世，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及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於大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尙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濟北孝王次，釐王安國之子，九歲喪父，至孝。桓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沭，體生瘡腫，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彭城孝王和，頃王定之子。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毁脊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

魏長平侯休，太祖族子，文帝時爲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基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陳王志，思王植之子，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

晉扶風武王駿，宣帝子，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

新野王歆，駿之子，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

齊獻王攸，文帝之子。景帝無子，攸爲嗣。景帝山陵，攸年十四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于別第，事后以孝聞。及居文帝喪，哀毁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圓進之，攸泣而不受。大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後太后有疾，既瘳，武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侍帝病，有憂蹙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攸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攸子武閔王冏，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疾。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踴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

成都王穎，武帝子，與齊王冏誅趙王倫，迎太子反正。穎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

高陽王元珪，安平獻王孚之子，爲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尙書，遷僕射。

長沙厲王乂，武帝子，年十五居武帝喪，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

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璋。

武陵忠敬王遵，威王晞之子，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

東安王繇，事親孝，居喪盡禮。

宋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宏之子。性甚仁厚，事母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徬行蓬髮，與人言，煦煦常傷其情。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高帝第二子，居帝喪，哀號過度，眼耳俱出血。

祁陽縣侯子範，嶷子也，有孝性，丁所生母憂，居喪以毁聞。

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母羅氏，從帝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勑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曄小子也。

始興王鑑，高帝第十子，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身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帝亦悲不自勝。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一子，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更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1]，未拜，便涕泗横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勑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奇毁損，卿可數相撫悦。"先是，貴人以花釵廚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悲。

宜都王鏗[2]，高帝第十六子，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死[3]，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泣向舊左右説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

河東王鉉，高帝第十九子，年三四歲，帝晝卧纏鬢，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喪帝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嗚咽流涕。人才至凡，而有此一至孝。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邑[4]。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悦。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詔后還縣。

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時稱其孝感。

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母樂容華嘗寢疾，子罕晝夜禱祈。於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薄劉瓛及侍讀賀之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

南豐侯穎胄,高帝從祖弟赤斧之子,遭父喪,感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賜醫藥。

新吳侯景先,高祖從子,少遭父敬宗喪,有至性,帝嘉之。

梁安成康王秀,高祖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并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

臨川靜惠王宏,高祖弟也。宏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元襄王偉侍疾,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使泣涕。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偉雖奉詔,而毀脊殆不勝喪。先是,齊宋[5],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參太妃消息,或謂宏曰:"逃難須密[6],不宜往來。"宏銜泪答曰:"乃可無我,不可於此事暫廢。"

鄱陽忠烈王恢,高祖弟也,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下,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有目疾,久廢瞻視,有北度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恢孫宜豐侯修,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喪,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7],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泪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頒告宗室。

始興忠武王憺,高祖弟,始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後爲荆州刺史,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

憺子新喻侯映,爲淮南太守,丁父憂,隆冬席地,哭不絶聲,不嘗穀粒,惟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

映弟上黄侯曄,自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泪并。憺薨,杖而後起,服闋後居太后憂,泣血三年。

桂陽嗣王象,高祖兄子,容止閑雅,事所生母以孝聞。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

績子通理,生十旬而績薨。至三歲能言,見内人分散,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宫人,喪畢去耳。"通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宫人喪畢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

南海王大臨,簡文帝子,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毁瘠,以孝聞。

義安王大昕,簡文帝子。始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毁顇,有若成人。及簡文居

高帝喪，大昕奉慰，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

西昌侯藻，高祖兄長沙王懿之子。懿仕齊，爲東昏侯所害，藻常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

吴平侯景，高祖從父弟，父崇之爲東陽太守，遇害。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毁聞。

景子勵，爲太子洗馬，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於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奔波屆於江夏，不進水漿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群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吴平侯，封陽人主[8]，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

陳鄱陽王伯山，文帝子也，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絶。因起爲鎮衛將軍，仍謂群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弟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

後魏任城康王雲，太武帝弟。始五歲，恭宗薨（大武長子也，文成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號哭不絶聲。太武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後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慟疾，乃許之。

雲子文宣王澄，字道鏡，少而好學。父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後爲征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孟太妃薨，居喪毁瘠，當世稱之。

澄子東河文烈公順，爲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服去[9]，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澄初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順後亦爲之。順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

南安王楨，景穆之子也，性忠謹，事母以孝聞，高祖賜帛千匹以褒之。

彭城王勰，字彦和，獻文帝之子，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喪。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毁瘠三年，弗參吉慶。孝文大奇之。

臨淮王提，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10]。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

提子濟南王昌，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昌子彧詔封濟南王，爲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遂奔於梁。及知莊帝踐祚，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帝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11]，彧曰："死猶願北，况於生也。"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

艾陵伯萇子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憂懼。子華

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

饒陽男遙,京兆王子推之子,爲左衛將軍。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爲尊所厭,不許。

馮翊王亨,年十二,恭帝在儲宫引爲交友。大統末,襲父季爵,邑千戶。授拜之日,悲痛不能自勝。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仕魏爲京畿大都督。元象元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神武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

宣城郡公叡,高祖弟趙郡王琛之子,生三旬而孤,爲高祖所愛,養於宫中,令游娘母之。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到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12],但聞有所生,欲得蹔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宫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於秦王歸彦曰:"此兒天生至孝[13],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絶,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聖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於骨立,杖而后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説喻之,并勑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后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居高祖喪,哭泣嘔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昏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14],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

博陵王濟,神武第十二子,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自驚悦。

平秦王歸彦,高祖族弟,嫡母康氏、所生母王氏並爲大妃。善事二母,以孝聞。(是時南陽王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15],嫡母爲家[16],乳母爲姊[17],婦爲妹妹。)

後周惠邵公顥[18],文帝之長兄,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毁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環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沒,保定初追封焉。顥曾孫豳公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病,因此致卒。廣居喪更加綿篤,及以毁薨。世稱母爲廣患,廣爲母死,慈孝之首,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故吏議同李克信等上表論其忠孝[19],申其宿志[20],期以窀穸之禮,庶存儉約,伏願聽許。詔從之[21],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右。

齊王憲,所生達步干氏,茹人[22],建德三年册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親以孝

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屬。

隋趙王杲，煬帝幼子，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爲其停灸，由是尤愛之。

燕王倓，元德太子次子，母曰大劉良娣。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良娣早終，倓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

唐韓王元嘉，年十五，在潞州聞大妃病，便流泣不食，至京發喪，哀毁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

道王元慶，事母以孝聞。高宗顯慶中，太妃薨，上表請身修墳塋，詔不許之。

薛王業，母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外宅，事之甚謹。同母妹淮陽、諒國二公主亦早卒[23]，業撫愛其子逾於己子，睿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

信安都王禕，少有志尚，事繼母甚謹，撫繼母所生弟祗等以友愛稱。玄宗開元中，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終喪制，許之。

高平王道立孫涵，有名宗室。代宗寶應元年，初平河朔，拜涵左庶子兼中丞、河北宣慰使。丁母憂，起復本官而往。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都不發言，蔬食飲水，席地而息。使還，固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毁瘠許之。

嗣曹王皐，奉太妃鄭氏以孝聞。後爲衡州刺史時坐小法，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不之知也。及爲潮州刺史，詭詞謂遷官。屬楊炎貶官在道，知皐事，直後炎作相，復以爲衡州刺史，方且以事白太妃，因泣下，具言非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比貞元初，爲江陵尹，乃請歸東都祔喪。德宗使中使弔之，贈皐父右僕射，母鄭氏曹國太妃。既葬，朝於京師，詔還鎮，出東都將以拜墓，觀者榮之。

後唐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太祖弟克柔之子。在昭義爲梁師所圍，及莊宗解夾城之圍，嗣昭知太祖棄世，號踴毁瘠，殆不勝喪。

校勘記

[1]見，原作"年"，據《南史・衡陽元王道度傳》改。

[2]鑑，《南史・宜都王鏗傳》作"鏗"。

[3]死，《南史・宜都王鏗傳》無此字。

[4]船，原作"般"，據《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改。

[5]宋，疑作"末"，《梁書・太祖五王傳》作"齊之末年"。

[6]須，原作"雖"，據《梁書・太祖五王傳》改。

[7]遇,原無,據《南史·梁宗室傳下》補。

[8]主,《南史·梁宗室傳上》作“王”。

[9]服,《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下》作“抽”。

[10]徙,原作“徒”,據《魏書·臨淮王譚傳》改。

[11]或,原作“或”,據《魏書·臨淮王譚傳》改。

[12]苦,原作“若”,據《北齊書·趙郡王琛傳》改。

[13]秦王,《北齊書·趙郡王琛傳》作“平秦王”。

[14]贈,原無,據《北齊書·趙郡王琛傳》補。

[15]王,原作“正”,據《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改。

[16]家,《北齊書·南陽王綽傳》作“家家”。

[17]姊,《北齊書·南陽王綽傳》作“姊姊”。

[18]惠邵公,《周書·邵惠公顥傳》作“邵惠公”。

[19]克,《周書·邵惠公顥傳》作“充”。

[20]申,原無,據《周書·邵惠公顥傳》補。

[21]“之”後原有“葬”字,據《周書·邵惠公顥傳》删。

[22]茹,《周書·齊煬王憲傳》作“茹茹”。

[23]亦,原作“公”,據《舊唐書·惠宣太子業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八

宗室部(七)

來朝　輔政　就國

來　朝

昏定晨省,爲子之道也;春朝秋覲,事君之義也:蓋所以正班爵而有叙,訓上下而爲典者焉。自漢氏之世,戚藩列樹,連城布土,分王同姓,愼楝僚宷,爲之傅相,雖違顔於咫尺,而存心於象魏,故得歲自入謁,時或召對。恭上之體無越於常度,展親之懮宛如於家人。亦有徵詣行在,駿奔祀事,忠勤形於貢奉,孝弟著於誠明,爲國邸之表儀,推聞望於英哲。宜乎優賜名數,加進秩封,遂其請求,曾無所吝者矣。魏晉而下奉圭覲見者,咸以記云。

漢高祖九年十月,楚王交朝未央宫(八年九月自洛陽至長安)。

十年十月,荆王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

惠帝元年,淮南王長入朝。(長立三年也。)

二年十月,齊悼惠王肥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

文帝二年三月,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楫爲梁王。武後徙爲淮陽王,又徙梁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覲。參五年一朝,凡三朝。楫五年一朝,凡再入朝。

景帝二年,梁王武入朝。(武帝二十四年也。)

三年,梁王武復入朝。(武帝二十五年也。)

四年,衡陽王勃來朝。初,吴楚王反,王堅守無二心。是年,吴楚已破,王朝。帝以爲眞信,乃勞苦之(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

七年十月,梁王武入朝。(武帝二十九年。)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天子副車駕駟馬,輿即車也),既朝上疏,因留中。六年冬,梁王武復入朝(武帝三十五年也),上疏欲留,帝弗許。

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

帝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武帝元光六年,衡陽王賜入朝。是時淮南王安、河間王德入朝(安、德,史失其年)。

昭帝元鳳中,廣陵厲王胥入朝,益封萬戶。

成帝河平中,楚孝王囂入朝。正月時被疾,帝閔之,詔與子男一人俱(從王入朝也)。是時東平思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帝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度以謹防危失(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朝夕講誦,足以正心虞意(虞,與娱同)。夫小辨破義,大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泥音乃細反,陷滯不通也),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後漢光武中元元年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南王巡、趙王盱皆來(盱音翊,又況于反)。二月,從封岱山,彊因留京師,二年冬歸國。

明帝永平二年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

六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

十一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

十五年二月,帝幸彭城,耕於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縣名,故城在今下邳縣北),徵東平王蒼會陽都(縣名,在今沂水縣南),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

章帝建初七年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元和二年九月,徵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會祭蒸嘗。

三年正月,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臣欽若等按:元和二年九月,徵濟南王康、中山王鄢,其餘史不書來朝年月。)

章和二年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幸大山,齊王無忌、東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

魏文帝黄初四年,任城王張、雍丘王植朝京師。

明帝太和五年冬,詔諸王朝京師。

青龍三年,徵燕王宇入朝。

景初二年，徵燕王宇詣京師。

晉武帝泰始四年，太原王瓌入朝，賜袞冕之服。

六年，高陽王珪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

咸寧中，河間王顒與諸王俱來朝，帝嘆顒可以爲諸國表儀。

惠帝永光二年二月，鎮南將軍楚王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允來朝。（是時秦王柬來朝，史不書月。）

元康九年，淮南王允入朝，拜驃騎將軍。

宋高祖永初二年，長沙王道憐自京口朝正，入住殿省。

後魏獻文和平六年十月，徵陽平王新城、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城、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

後周靜帝即位，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盛、滕王道來朝。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潞州刺史韓王元嘉、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豫州刺史道王元慶並來朝。十二年，齊州都督齊王祐入朝，因稱疾，願留京師。

十六年十一月癸丑朔，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絳州刺史霍王元軌、壽州刺史舒王元名、揚州都督越王元貞來朝。

二十年十月，徐州刺史霍王元軌、許州刺史獎王惲來朝。

二十一年十月，滑州刺史舒王元名、相州刺史趙王貞來朝貢。

二十二年十月，絳州刺史徐王元禮、襄州刺史紀王慎來朝。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留守博士友文入覲，召之也。

後唐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癸亥，洋王從璋自河中入覲，獻甲馬二十匹。

輔　政

夫右賢左戚，古之道也。自商周之並建子弟以屏王室，或入爲卿士，宰司國政，故雖五屬之親而無官，蓋尚德也。是知熙帝載執國成，惟賢明而是託，當親屬而並進。由漢而下，迄於後周，或選自宗英，寘於輔弼，典掌衡軸，彌綸政治。蓋有奕葉載德，濟美垂裕，任職典化，式是人望，斯固釐椵寅亮之業茂焉，非特藩翼懷寧之謂也。至或登用非允，授受斯失，致覆敗者，亦時有之，斯可監也已。

商微子啓，帝乙元子，爲紂卿士。

周公旦，武王之弟。自武王即位，旦嘗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及成王即位，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就

群臣之位。(臣欽若等曰:"周公不就封,以子伯禽之國,其爲王卿士者,世爲周公。厲王奔彘,時周公與召公立太子静,是爲宣王。二相輔之,史闕其名。其後莊王時有周公黑肩。")

畢公高,文王之子,成王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

衛康叔封(封,名也),冉季載,周公母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武公和,康叔之後,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厲王時入相於周,詩人作《淇澳》以美之。

祭公謀父,周公之後,穆王時爲王卿士。

凡伯,周公之裔,厲王時爲王卿士。

虢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宣王時爲王卿士。

鄭桓公友,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表云母弟)。幽王以爲司徒(幽王八年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武公掘突,桓公子,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王子虎,襄王時爲太宰。

漢澎侯(澎,東海縣)屈氂,中山靖王子,武帝時自涿郡太守爲左丞相,詔曰:"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子,明帝時爲驃騎將軍,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帝優詔不聽。(疏云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餘具宗室退讓門。)

魏邵陵侯貞,太祖族子。文帝黄初三年,以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遷中軍大將軍。七年與陳群等受遺輔政。明帝即位,累遷大將軍、司馬。

貞子武安侯爽,明帝時爲衛武將軍。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爲魏太傅。武帝受禪,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静宇内,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百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孚子義陽王望,爲魏司徒。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

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汝南文成王亮，宣帝子，武帝末爲太尉，錄尚書事，遺詔委以後事。楊駿索詔視事，遂不還。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於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亮子西陽王羕，元帝太興初錄尚書事，進位太宰，領太尉。

梁王肜，宣帝子，惠帝元康中爲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是時改司徒爲丞相，以肜爲之。倫滅，詔肜以太宰領司徒。

齊王攸，文帝之子。武帝踐祚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管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每朝政大義，悉心陳之，累遷侍中、司空。

攸子武閔王冏，惠帝時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與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誅趙王倫。惠帝反正，以冏爲大司馬，於是輔政，居攸故宮。

成都王穎，武帝子，助齊王冏誅趙王倫。惠帝以穎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高密王泰，宣帝弟馗之子，惠帝永熙初爲司空。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尚書令。

東海孝獻王鉞，惠帝西幸，以鉞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懷帝即位，委政於越。武陵忠敬王遵，元帝孫。宋高祖義旗興，復[1]。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敎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會稽文孝王道子，孝武帝子，大元中錄尚書六條事，尋領司徒。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楊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即位初爲荆州刺史。元嘉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政[2]，侍中、都督楊、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廷。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按，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

被引接。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引入閤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文帝元嘉十六年進位司空,加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二十一年,進大尉、領司徒。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孝武即祚,累加太宰。前廢帝即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崇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冀康庶績[3],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孝武帝即位初,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

建平王宏,文帝子,孝武入嗣,以宏爲僕射、冠軍將軍、中書監。宏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世祖信仗之。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帝遺詔使子良輔政,安成王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安成。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議。"

巴陵王寶義,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

後魏江夏公呂,道武族弟,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扶風公處貞,烈帝之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委以大政,甚見尊禮。

文安公屈泥,國之疏族,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明元東巡,命屈泥行右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

彭城王勰,獻文子。孝文時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

咸陽王禧,孝文末爲太尉,與司徒彭城王勰、司空北海王祥、尚書左僕射廣陽王嘉等受遺輔政。景明二年春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澤[4],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兹空乏,親覽機務。咸陽王尊唯元叔[5],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宣武末爲太尉。孝明即位初,侍中于忠以門下議,以帝幼年未親機政,大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臺省決庶政。

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

清河王懌,孝明即位,靈太后以懌帝之懿叔德允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輔佐,以天下爲己任。

汝南王悦,正光中爲侍中、太尉。孝明詔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

事。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二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

三年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爲大司馬。

四年正月,以汝陽王暹爲錄尚書事。

興和四年四月,以大尉、彭城王韶爲錄尚書事。

武定二年三月,以元弼爲錄尚書事。

北齊任城王湝,高祖子。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6],歷司徒、大尉,并省錄尚書事。

彭城景思王浟,高祖子。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趙郡王叡,河清中爲司空、攝錄尚書事,累加尚書令,拜太尉。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

後周晉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孝閔踐祚,拜大司馬[7],封晉國公,邑萬戶,遷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已聽於護[8]。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

就　國

自漢懲亡秦之失,尊王子弟,魏晉代興,咸進戚屬,申畫邦壤,署置官號,南面君民,奕世傳祚,所以屏翰王室,爲磐石之宗也。而史氏或載其就封之始,或述其還國之自,乃有勝衣疏爵,既壯而方出,明德入輔,辭寵以言歸,或脩覲而旋,或被遣而去,至於慈愛隆篤,恩紀優洽,亦并而叙之,所以記封建沿襲之異宜,典章因革之殊制者已。

漢營陵侯澤,立爲琅邪王,與齊人田生之國。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呂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

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太后怒,欲鴆之。齊王自以爲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太王后(爲齊王大后,言以母禮視之,所以自媚也)。呂太后喜而許,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

梁孝王武,孝文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孝景二十九年入朝,帝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有所關說,太后

議格,乃辭歸國。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乃歸國。

燕剌王旦,武帝元狩六年四月與齊王閎、廣陵厲王胥同日立,旦壯大就國。

淮陽憲王欽,宣帝元康三年立,宣帝甚愛之。元帝即位,乃遣之國。

東平思王宇,宣帝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

舂陵侯仁[9],以舂陵下濕,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

仁子敞,襲封爲廬江都尉,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王莽忌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

後漢魯王興、哀王石,並建武二十七年就國。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爲皇太子。十七年而母郭后廢,彊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藩國。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初,魯恭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徙封岱,因留京師。明年冬,帝崩[10],乃歸國。

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並建武二十八年就國。

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11],諸王就國[12],焉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璧雍[13],歸藩[14],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上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張發[15],中必決眥[16]。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其無辭。”

東平王蒼,明帝即位,爲驃騎將軍,表乞上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陰大后既葬,乃歸國。十一年,與諸侯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宫,凄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蒼建初六年冬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七年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琅邪王京,明帝尤愛幸,永平五年,乃就國。

西平王羨,章帝遣詔徙封陳王,章和二年就國。

陵安王恭,章帝遣詔徙封彭城王,章和二年就國。

樂成王黨,與章帝同年,尤相親愛,章和二年就國。

下邳王衍,有容貌,章帝即位,常在左右。章和二年就國。

梁王暢，明帝尤愛幸。章帝緣先帝之意，恩寵甚篤。和帝即位，就國。

常山王章，殤帝延平元年就國。

清河王慶，殤帝延平元年與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就國。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殤帝立，乃就國。）

千乘王伉、伉子寵，皆薨於京師，子鴻嗣。順帝即位，始就國。

魏任城王彰，大祖之子。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彰始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

陳思王植，黄初元年與諸侯並就國，四年來朝。是時，待遇諸侯法峻，任城暴薨，諸侯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以贈彪。

晋東平王楙，爲侍中，與東安公繇善。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楊駿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又鎮平下邳。惠帝西幸，遣使者劉虔即拜兖州刺史、范陽王虓，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虓遣將田徽擊破楙，楙走就國。

太原王輔，武帝受禪初，封渤海王，泰始二年之國。

下邳王晃，泰始二年與太原王環之國。環子河間王顒，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

梁王肜，武帝踐祚，封梁王，及之國，遷北中郎將。（武帝咸寧初，遣諸王之國，獨平原王幹有篤疾，故特詔留之。）

樂安王鑒，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

汝南王亮，由衛將軍、侍中出爲鎮内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

楚王瑋，初封始平王，大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荆州諸軍事。

趙王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

齊王攸，爲鎮軍大將軍、侍中、太子太傅。武帝諸子並弱，太子不令，内外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從容言于帝曰："百僚内外皆歸心於齊王，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侍中馮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莫若齊王。"帝既信勗言，又納紞説，太平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禦方嶽。周之吕侯，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清州諸軍事[17]，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舊，增皷吹一部，官騎滿二十，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按舊制施行。"

秦獻王柬，爲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

淮南王允，初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

東海王越，蕩陰之敗，奔於下邳。竟陵王楙不納，越乃還國。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五月，以洺州襄國郡爲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爲陳國，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以潞州上黨郡爲代國，以荆州新野郡爲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並之國。

校勘記

[1]復，《晉書・元四王》作“復還舊第”。

[2]政，《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作“徵爲’。

[3]冀，《宋書・武三王傳》作“用”。

[4]遺澤，《魏書・獻文六王列傳》作“遺澤所覃”。

[5]咸陽，《魏書・獻文六王列傳》無此二字。

[6]省，《魏書・獻文六王列傳》作“省事”。

[7]拜，原無，據《北史・周宗室列傳》補。

[8]聽，原無，據《北史・周宗室列傳》補。

[9]侯仁，原誤倒，據《四庫全書》本乙正。

[10]帝崩，原作“明帝”，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11]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少子”後有“故”，當從。

[12]諸，原作“請”，據文義改。

[13]璧，《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作“辟”。

[14]歸藩，《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作“事畢歸藩”。

[15]張，《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無此字。

[16]皆，原作“皆”，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17]清，《晉書・文六王列傳》作“青”。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六十九

宗室部(八)

委任　將兵

委　任

《春秋傳》曰:"內姓選於親(又曰親不在外)。"蓋明德之選,異姓爲後,故有出領方伯,式遏外侮,入踐樞宰,允釐庶政。或總戎昭以扈蹕,或司留務而居守。內外之寄,於兹爲重。自非蘊忠力以純茂,聳才望而籍甚,誠心篤固,上所倚信,風幹明允,人用僉屬,亦何以處股肱之任而裁決萬機,守宗稷之重而厭伏衆志者哉。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高祖至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

後漢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明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

吳侍中峻,堅弟靜之曾孫也。大帝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

晉秦王柬,武帝子。帝用王佐之謀,遣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强帝室。

河間王顒,代梁王肜爲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疏,特以賢舉。

嗣譙王恬,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幷、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青兗等州刺史,假節。

宋臨川王義慶[1],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强,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江夏王義恭,孝武立,加大尉,錄尚書六條事。及立太子,東宫文案,使先經義恭。

當陽侯秉,後廢帝時爲散騎常侍、丹陽尹,與蕭道成、袁粲、褚淵分日入直,决機事。

南齊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爲桂陽國右常侍。高帝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

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子穎胄爲中書郎。高帝以穎胄勳戚子弟,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

豫章王嶷,居高帝喪,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

晋安王子懋,武帝永明十一年爲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以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始平王遙光,鬱林王隆昌元年除車騎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明帝廢鬱林,以除寇軍將軍、南蠻校尉、西中郎長吏、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並不拜。是時,帝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明帝子弟弱小,晋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楊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

梁吳平侯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

後魏遼西公意烈坐事賜死,子枝博知古今,父雖有罪,道武以枝連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

文安公泥子屈,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密等并決獄訟。

安定王彌,明元泰常中南巡,爲奚斤南討聲援。詔彌與北新安同居守。樂安王範之長子梁,太武之兄子也。太武未有子,常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

東陽公丕,爲太尉,求致仕,詔不許。及文成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并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兹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大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知,少者之決,汝何得辭也。"孝文爲太傅、錄尚書事,時車駕北巡,就家拜授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

城陽王鸞,爲涼州刺史,朝京師,會文帝南討,領鎮軍將軍[2],定都洛陽。孝文幸鄴,詔鸞留守。

趙郡王幹,領吏部尚書。太妃韓氏薨,孝文詔曰:"季代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喻,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爲司州牧,孝文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

廣陵王羽,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羽與大尉丕留守,加使持節。及還都議定,詔羽兼

太尉，告於宗室。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帝嘉之。

高陽王雍，爲中護軍，行鎮北大將軍。孝文南伐，以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時常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3]，頤表其狀。孝文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4]：'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辨，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強，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此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5]，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帝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6]，仍行常州事。後遷右僕射，南齊遣其大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孝文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漢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弊[7]，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役必須從朕[8]。"澄涕泣對曰："臣謹竭股肱之力，畢命上報。"遂從駕南伐。

澄子嵩，孝明時爲平南將軍，表請伐梁，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累遷懷朔鎮大將軍，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問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北海王詳，從孝文南伐，爲散騎常侍。帝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又以詳行中領軍，留守，給皷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及宣武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帝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於溼[9]，留守京師。帝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

彭城王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南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帝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舍汝而誰？何容力更請人，以違心寄。宗社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異姓受託，而况汝乎？"行次淯陽，帝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及至馬圈，帝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汝賢親，可不勉也。"乃手詔宣武曰："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及宣武即位，因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宣武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帝難違遺勅，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乃面申前意，宣武固執不許，乃許述職。又齊將陳伯之屯肥口，勰往討之，分命諸將頻戰，伯之宵遁。勰還京師，帝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鳥未至，蒼黎未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闚淮

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停。"勰謝曰:"臣忝克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虔劉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事,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孝文重其事幹,勢維不許。雖有遺詔,復爲宣武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嘆息。以詔旨殷勤,僶俛應命。後又錄尚書、侍中、司徒、大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之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雖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拯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此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玆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淸尙,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尙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國家,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喩。"宣武又修家人書於勰曰:"諱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諱實庸闇,政術多粃,輔弼之寄,仰屬親尊。叔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淸尙也?便願紆降,特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

常山王素孫暉,宣武時爲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

北齊趙郡王琛,初任東魏,爲定州刺史。及解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幷、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

琛子叡,小名須拔,從文宣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尙書府與尙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後因侍宴,文宣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近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常山王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及世祖時爲司空、攝尙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

淸河王岳,初仕東魏,爲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幷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後爾朱兆猶據幷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鎭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岳子勱,文宣之從弟也。初除靑州刺史,拜日,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靑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愚,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

後周廣川公測，太祖長兄。太祖爲魏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

廣陵郡公孝伯，字胡玉，測弟深之子。其生與武帝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帝常謂曰："公與我猶漢高祖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常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其中。

齊殤王憲，大祖第五子。晉公護執政時，雅相親愛。及護誅，高祖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吾嗣守洪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弟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爲太冢宰。

隋河間王弘，高祖初爲後周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

觀德王雄，高祖與廣平王參預朝政，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滄海，南抵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

越王侗，仁謹，元德太子少子，煬帝諸孫也。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

唐高祖義師初起，授第四子巢王元吉大原郡守，封姑藏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

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初，帝以沈房超爲金吾，謂宰臣曰："朕不欲獨厚外戚，亦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乃特用則之焉。

梁太祖幸西京，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開封尹、博士友文爲特進，檢校太保，使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留守。

將　兵

《詩》曰："大宗維翰。"蓋言宗室之藩屏王國也。自成周之並建子弟，犬牙相錯，維持夾輔，載祀彌久。秦漢而下，或委以戎重，或命之征伐，或贊興王之業，功參於締搆；或遏四夷之侮，威宣於徼塞，所以肅清邦畿，震焯王靈，磐維之業，亦云茂矣。至有四郊多壘，金革未息，爰命親賢，兼領督帥，慎擇副貳，大署僚佐，資其風望，以一群志，玆亦周室懷柔之道，漢家尊王之旨也。

秦長安君成蟜，始皇弟也。始皇八年，以成蟜將軍擊趙。

公子扶蘇,始皇長子也。始皇三十五年,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漢荆王賈,高帝五年,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帝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敖之子)。

燕王澤,高祖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黄,封爲營陵侯。

江都易王非,初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

後漢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初隨更始征伐,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嘉持節就國[10],都於南鄭,衆數十萬。

下博侯張,齊王石之子,永平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

魏任城王彰,大祖子。漢末代郡烏桓反,彰行驍騎將軍,討之,悉平。

陳侯仁,大祖從弟。從大祖征伐有功,累遷征南將軍。文帝時屯宛,權遣將陳邵援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

長平侯休,大祖族子,常從征伐。文帝即位,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帝乃下輿,執手而别。

邵陵侯貞,大祖族子。文帝黄初三年,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尙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吳奮威將軍瑜,堅季弟静之子,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虚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大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大帝拒曹公於濡須。帝欲交戰,瑜説帝持重,帝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

瑜弟征虜將軍皎,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後吕蒙當襲南郡,帝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都督。蒙説帝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吕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都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帝悟,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擒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皎弟沙羡侯奂,皎既卒,奂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黄武五年,大帝攻石陽,奂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於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11],自帥吳顧、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12]。大軍引還,拜揚威將軍,封沙羡侯。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大統兵領郡。卒,無子,以庶弟壹奉奂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後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

平南將軍輔，堅兄之子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13]。策西襲廬江大守劉勳[14]，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後遷平南將軍。

建德侯韶，字公禮，堅族孫也，爲將軍，屯京城，後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鎭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丹徒侯桓，年二十三，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嘆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道武將軍，封丹徒侯，奉邑自置長吏。

建昌侯慮，字子智，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尙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帝未許。久之，尙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年，封列於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鎭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宄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鎭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并州。

晉陽義成王望，字子初。泰始中，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鎭節度，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荆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

汝南王亮，宣帝子，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

亮子衛將軍祐，初從惠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爲衛將軍，領北軍中侯。譙王恬回子尙之爲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宋末爲侍中，總管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鎭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之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中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

梁安成康王秀，太祖子也。高祖義師至新林，諸王侯悉自收伏來赴，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晋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鎭京口，長吏范岫行府州縣事，遣使請兵。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鎭京口城。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

臨川王宏，高祖弟。天監四年，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

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尅梁城。

吳平侯景,高祖從父弟,爲南兖州刺史。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景丁母憂,詔起攝職。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普通四年自南兖州刺史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豫章王綜,普通六年三月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

鄱陽忠烈王恢,齊明帝時爲前軍主薄,在京師,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爲輔國將軍。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崗。建康平,還,爲冠軍將軍、右衛將軍。

恢子範,太清元年六月以前雍州刺史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邵陵王綸,高祖子。太清二年八月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衆軍,以討侯景。

臨賀王正德,太清二年八月爲北平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以備侯景。

陳遂興縣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桑門,善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

南康郡王曇朗,梁末爲著作佐郎。高祖北濟江,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先據鄉建義,乃遣曇朗與杜僧明自淮入泗,應赴之。齊援大至,曇朗與僧明築壘抗禦。尋奉命班師,以宿預義軍三萬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

宜黃縣侯惠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從平侯景、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宣帝大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兖州刺史、臨海侯。方慶,南康愍王子也。宣帝大建二年,以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慶爲仁威將軍、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義將軍。

後魏秦明王翰,昭成帝子。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及長,統兵號令嚴明,多有尅捷。

任城王澄,孝文時爲征北大將軍。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鎮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孝文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辨,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強,可乘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因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孝文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杖、左右,仍行鎮州事。及宣武時,澄爲揚州刺史,表請南伐,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

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勤兵進討，以東關水峴嶮要，若東關縱水陽石，則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并宜經略。

北海王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太武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

江陽王繼，爲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權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淮朔巴東悉稟繼節度。

趙郡王幹，爲豫州刺史。孝文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

高陽王端，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梁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

彭城王勰，孝文時爲侍中，帝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

梁郡公元嘉，泰和三年十一月進爵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督三將出廣陵。

中山王英，正始三年四月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道諸軍事，指授邊將。時郢州治中都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荀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尙華陽公主，并爲所劫[15]。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宣武引英謂之曰："婁悅統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彰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鐘牛[16]，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復爲後期[17]。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宣武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而望於將軍，鐘離一眚[18]，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

北齊蘭陵武王長恭，文襄子，初爲大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平、高陽等郡公。

後周陽蕩公護，高祖時爲大冢宰，東征於齊，詔曰："神若軒皇，尙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承天命，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圭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重來。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授。有司宜

勤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兵二十萬人。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19]。

東平郡公神舉,宣政元年爲司武上大夫。高祖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姚願等率兵俱入,至雲陽班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擒之。

隋衛昭王爽,初,高祖以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

高都縣侯尚希,初仕後周,爲司憲中大夫。高祖總百揆,尉迥屯兵武涉,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

唐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自稱衛王,請援於武周。以孝基爲行軍總管,討之。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隋末義師起,與司竹賊何潘仁合勢下鄠縣,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從高祖平京師。武德元年,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衛縣。竇建德既虜化及,神通後爲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大宗平劉黑闥。

神通子膠東郡公道彥,貞觀中爲岷州都督。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道彥季弟梁郡公孝逸,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楊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楊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

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武德三年,爲夏州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六年,輔公祏據江東,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武德初,從太宗擊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以功拜洛州總管。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以道玄爲山東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武德初從太宗討劉武周、王世充有功,貞觀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與李靖破頡利可汗。及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副之。

隱太子建成,高祖子。隋末義師起,拜左領大都督,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授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狥洛陽。(臣欽若等曰:武德元年以後事,俱儲宫將兵門。)

巢王元吉,高祖子,武德四年爲稷州刺史、襄州道行臺、尚書令。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圍王世充於東都。

榮王琬,玄宗子。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叛,冊琬爲元帥,以河西節度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以東征,內出錢帛於京師,召募十萬衆,號曰天武健兒。旬日而集,屯軍灞上,旌旗營帳達亘二十里,照耀於原野。

嗣虢王巨，天寶中坐與史敬忠相識，於襄陵郡安置。屬安祿山反，陷東都，玄宗擇將帥。十五載二月，張垍自襄陽追見禁中，因奏巨宗室中善騎射，有謀略。玄宗追至京，遂以爲譙郡太守，攝御使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巨稱官御奏謝，玄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使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忽爲賊所詐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領嶺南、南陽三節度使。

越王係，肅宗子。代宗乾元二年，詔充天下兵馬元帥，應緣軍署置，所司準式。

舒王謨，代宗子，德宗建中四年九月爲楊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賜名誼，改封晉王。時李希烈悉衆攻襄城，德宗將遣江西鄂岳之帥進攻蔡州，慮無統帥，不能齊一，乃命焉以兵部侍郎蕭復爲戶部尚書兼御使大夫、元帥、統軍長使。舊令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刺史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使大夫，充行軍左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使大夫樊澤爲諫議大夫、兼御使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爲吏部郎中、兼御使中丞，侍御使韋纘爲工部郎中兼御使中丞，並爲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兵部郎中，掌書記，左金衛大將軍渾瑊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使大夫，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爲前軍兵馬使，鄂岳都團練使李兼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軍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右神武軍將軍王价爲檢校太子賓客，右衛將軍高承謙爲檢校太子詹事，司農少卿郭曙爲檢校太子左庶子，前秘書省著作郎常願爲檢校秘書少監，并充押衙。

輝王祚，天復三年二月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嗣覃王（臣欽若等曰：史闕名），景福二年制以爲京西招討使、神武大將軍，李鐬副之。

通王（史失其名），乾寧三年二月制以爲開府儀同三司，判侍衛諸軍事。

梁郢王友珪，開平四年十月，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

冀王友謙，開平五年四月，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重。應關西同、雍、化、鄜、延、夏等六道兵馬，并委冀王收管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

邵王友誨，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二指揮使。

友寧，字安仁，太祖從子。少習詩禮，長喜兵法，有倜儻之風。大祖鎮汴，累署軍職，每因出師，多命驍果以從。

友倫，太祖仲兄存次子也，帝愛其才氣，錄爲皇子，署軍職，領騎卒。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子。同光二年三月，詔充諸道行營都統，鄴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伐蜀，置中軍，以梁漢顒充軍馬步都虞候兼中軍馬步都指揮事，張廷蘊

充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中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中軍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卓瓌充中軍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王贊充中軍右廂步軍都指揮使,供奉官李從襲充四面行營中軍馬步軍都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衛王衙通謁,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從魏王出征,參預軍機。

秦王從榮,明宗子,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

校勘記

[1]臨川,原作"臨州",據《宋書·宗室·臨川烈武王道規傳》後附《義慶傳》改。

[2]軍,原無,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城陽王傳》補。

[3]主,原作"王",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改。

[4]陽平,原作"平陽"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改。

[5]患,原作"中",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改。

[6]仗,"原作"伏",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改。

[7]弊,原作"敝",據《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改。

[8]役,《魏書·景魏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作"段"。

[9]於涇,《魏書·獻文六王上·北海王詳傳》作"于勁"。

[10]嘉,原作"擊",據《後漢書·順陽懷侯嘉傳改》。

[11]帥,原作"師",據《三國志·吳書·孫奐傳》改。

[12]三,原作"二",據《三國志·吳書·孫奐傳》改。

[13]生,原作"王",據《三國志·吳書·孫輔傳》改。

[14]勳,原無,據《三國志·吳書·孫輔傳》補。

[15]華陽公主,原作"華陽公主王",據《魏書·景魏十二王·中山王英傳》刪。

[16]牛,原作"午",據《魏書·景魏十二王·中山王英傳》改。

[17]此句《魏書·景魏十二王·中山王英傳》作"以報復爲期"。

[18]眚,原作"青",據《魏書·景魏十二王·中山王英傳》改。

[19]至潼關,原作"於",據《周書·晉蕩公護傳》增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

宗室部(九)

文　學

《易》之《小畜》曰:“懿文德。”《傳》曰:“人不學,不知道。”蓋閔子有將落之嘆,宣尼著無文之論,是知學問之爲益,文辭之爲功,其至矣哉!乃有聯華帝裔,分暉宗胄,外膺維翰之寄,居有敏德之美,而能探考載籍,服膺師訓,咨求鴻碩,周旋儒雅,以至貫通六藝,多識前言,參預述作,書法示後,掞藻彰於敏麗,屬辭尚乎體要,炳焉英發,焕乎成章,斯固茂公姓振振之風,增時文郁郁之盛者也。

周公旦,武王之弟也,多才多藝,作《七月》、《鴟鴞》之詩,《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及《周官》、《儀禮》、《周頌》等篇。

漢楚元王交子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其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姓荀名况,爲楚國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後封楚。至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説,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先生詩”(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好《詩》、《書》,帝愛之,異於諸子。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眞是也)。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眞,正也,留其正本也),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不以千里爲遠而自至),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游。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辟雍、明堂、靈臺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文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

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儀。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淮南王安，厲王長子也，爲人好書，招致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黄，黄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賜謂時賜書也）。嘗詔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傳謂解説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又有賦八十二篇。

陽丘侯偃，齊悼惠王孫，作賦十九篇。

燕剌王旦，武帝子，博學經書雜記。

廣川王去，惠王越之子，景帝孫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

紅侯富之子辟疆，字少卿，楚元王之孫也，好讀詩屬文（屬文，謂會綴文辭也）。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議論冠諸宗室（議論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有賦八篇。

陽城侯德，辟疆子，有賦九篇。

德子向，字子政，辟疆之孫也。本名更生，既冠，以行脩飭擢爲諫議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復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時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政，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言中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之權。向有賦三十三篇。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早卒。向少子歆，字子駿，少以通詩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官者署[1]，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與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授《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凈有謀，父子俱好博見疆志（志，記也），過絕於人。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也，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作賦二篇。

後漢劉般，宣孫之玄孫也。王莽敗，與母流轉至武威。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猶不改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

沛王輔，光武子也，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學書，爲驃騎將軍。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2]，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嘉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及薨，章詔誥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并集覽焉。

琅邪王京，光武子，好經學，永平中數上詩賦頌德，明帝嘉美，下之史官。

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也，與伯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

甘里侯敏，光武族昆弟，通經有行。

臨邑侯復，光武兄伯昇孫也，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北海敬王睦，光武兄伯昇孫也，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明帝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性好讀書，常爲愛翫，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

平望侯毅，北海敬王子也。毅少有文辨，安帝時上《漢德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濟南王香，光武曾孫也，篤行經書。

陳敬王羨，明帝子，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劉梁，宗室子孫，嘗疾世多利交，以邪回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辨和同之論。孫禎亦以文才知名。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武帝子也。年十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帝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明帝時，植薨，詔撰錄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也。少好學，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爲北海王時，黃龍見

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

吳孫瑜,堅季弟之子,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孫丞好學有文章,作《熒火賦》行於世。

晉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子也,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閲不倦。

扶風王駿,宣帝子也,幼聰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南陽王睦,宣帝弟泰之子也。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

南陽王世子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

范陽王虓,宣帝弟康王綏之子也。少好學,馳譽妍考,經記清辨,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

東安王繇,宣帝子武王伷之次子也,博學多才。

齊獻王攸,文帝子也,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爲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世以爲工。

高陽王睦子虓,出繼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爲《續漢書》。又條譙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宋江夏王義恭,武帝子也,涉獵文義,孝武時每有祥瑞,輒上賦頌,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大元,表上之,詔付秘閣。

臨川王義慶,武帝弟子也,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義慶性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所著《世説》十一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於世。文帝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

建平宣簡王宏,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集。宏子景素,少有父風,素好文章書籍。

晉熙王昶,文帝第九子。前廢帝子業立,懼禍奔於魏。昶雖學不淵洽,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制,魏朝嘉重之。

南齊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也。嶷有子十六人,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子範,子恪之弟也。爲南平從事中郎,王使制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章皆使具草。及爲簡皇后哀策文,詞理哀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

漼並少有文章。

子顯，好學工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加其容止吐納，嘗從容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爲名對。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3]。爲國子祭酒，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戰、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餘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制，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虚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顯子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宫，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時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均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删改。

子雲，顯之弟子也。建武中封新浦縣侯，自制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長，勤學有文采，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秘閣。爲太子舍人，撰《東宫新記》，奏之。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勅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勅曰："郊廟歌辭，應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勅并施用。

子暉，子雲之弟也，少涉學，亦有文才，未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惠經[4]，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貴重。

武陵王曄，高帝第五子也，與諸王共作短句詩，與謝靈運[5]，以呈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6]、士衡深可崇尚，顔延之抑其次也。"

鄱陽王鏘，高帝第七子，性謙慎，好文章。

始興王鑑，高帝第十子，好學，善屬文。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一子，性好學，善屬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史華寔相稱[7]，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嘗手自寫五經[8]，部爲一卷，置於巾湘中，以備遺忘。侍讀

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典,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既易蓄,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

江夏王鋒,高帝十二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置圖籍,期月之間,殆將備矣。

穎胄,高帝從弟之子也,好文義,弟穎基好勇武,世祖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曲江公遙欣,高帝諸孫也,年十六,便博覽經史。

幾,字德立[9],遙欣之子也,年十歲便能屬文,作楊公作詩,沈約見而奇之。子淸亦有文才。

湘東王寶晊,安陵昭王子也,爲左衛將軍。明帝兄弟一門皆尙吏事,寶晊粗好文章。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永平五年,移居鷄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令司徒右長史陸惠曉參知事。子良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

晉安王子懋[10],武帝第七子也,謙讓好學,撰《春秋列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勅付秘閣。

隨郡王隆,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尙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文,謂儉曰:"我之家阿重出,實爲皇家藩屏。"

昭冑,子良之子也,汎渉書史,有父風。

賁,昭冑之弟也,幼好學,有文才,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梁長沙宣文王懿,文帝長子也。懿之子藻,少立名行,志操淸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燕,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

駿,操從子也,工文章。

安成康王秀,文帝第七子也,精意術學,搜集紀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世子機家多書,博學強記,所著詩賦千言,世祖集而序之。

機弟推,少淸敏,好屬文。所親賞[11]。南平襄王偉,文帝第八子也,幼淸警好學,制《性情》、《幾神》等論。

靜,偉子也,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集校。

鄱陽忻烈王恢[12],文帝第九子也,年七歲,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長,涉獵史籍。

範,恢子也,既和有器識[13],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

宜豐侯脩,範弟也,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

始興忠武王憺，文帝第十一子也。憺子映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答策，宗室則否。帝知映聽解，特令問，又口對[14]，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

上黄侯曄，映弟也，美談吐，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

吳平侯景子勵，弱不好弄，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

長沙嗣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幼而明敏，有文集行於世。

孝嚴，業子也，聰慧有文才。時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幸》、《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祖深賞異之。

南康簡王績，武帝第四子也。績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

通理，會理之弟也，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並爲立碑，制文甚美。

邵陵雋王綸，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工尺牘，嘗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座賦詩十二韻，末句"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所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

確，綸之次子也，有文才，秘書丞。武帝謂曰："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好輕華，甚有骨氣。

尋陽王大心，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

南海王大臨，簡文帝第四子也，少而敏慧，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

大連，大臨之弟也，少俊爽，能屬文，與大臨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并從高祖行朱方，高祖對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勅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悦，即賜所策馬。及爲啓謝，文詞甚美。

安陸王大春，簡文帝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

西陽王大均，性厚重，年七歲，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

忠壯世子方等，元帝長子也，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兹？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里性，吾之進退，當在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世間如脱屣耳。"方等注範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大圜，簡文帝二十子也。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

方諸,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

後梁安成王欣,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後入周,因與柳信言當明帝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

陳衡陽獻王昌,高帝第六子也,雅性聰辨,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

永陽王伯智,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等,博涉經史。

新蔡王叔齊,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

晉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也,如虛譽[15],博涉經史。

淮南王叔彪,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

嶽陽王叔慎,高宗第十六子,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倍侍,每應詔賦詩,常被嗟賞。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

後魏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齊之孫志,少清辯,覽書傳,頗有文才。

東陽公丕,文帝諸孫也。孝文時車駕南伐,留守京師,及帝還伐,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玆適。"

秦明王翰,昭成子也。翰子孤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孝文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可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行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林松林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詩以調責吾耳。"又從孝文征沔北,大破梁軍,帝念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與四海,露之耳目,必須揄揚宣略,威示天下,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制,非兄則弟,誰能辯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又敦尙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自古帝王賢達至于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

淸河王懌,孝文子也,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爲《顯忠錄》二十卷。

京兆王愉,孝文子也,好文章,頗看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榮、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

北齊襄城景王淸,神武第八子也。淸子亮性恭孝,好文章。

河南康獻王孝瑜,文襄長子也,謙厚,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琬之子正禮,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趙郡王琛,後主子也。琛之子叡勵己勤學,常夜久方罷。世祖時爲太尉,久典朝政,

清身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後周齊殤王憲，太祖第五子。少與高祖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爲要五篇，至是表陳高祖，高祖覽而稱善。

貴，殤王子也，少聰敏，涉獵經史，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

宋獻王政，文帝子也，幼而敏達，年七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尚書》。

趙僭王招，文帝子也，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

滕簡王逌[16]，文帝次子也，少好經史，解屬文，所著文集頗行於世。

隋高祖族弟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

士達，高祖族子，少聰敏，有學行。

滕穆王瓚，好書愛士，甚有令名。瓚子綸，字明籀，坐事，從容溫厚，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

燕王倓，字仁安，元德太子昭之次子，敏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

唐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子也，晚年好學，爲當代所重。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多得異本。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太宗謂魏徵曰："卿以元軌前代誰比？"徵曰："經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長史司馬。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好學，善談名理。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有美譽，好學。

吳國公孝逸，淮安王神通子也，少好學，解屬文。

濮王泰，大宗第四子，少善屬文。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上自引招學士。貞觀十二年，奏請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成五百五十卷，奏上。太宗閱而嘉之，乃下詔曰："地記之設，由來尚矣。區外具於《山海經》，內陳于夏載，《職方》、《王制》，纔舉淮夷；漢志、晉國，略記郡國。自玆以降，著作實繁。或學非博通，多所遺闕；或地分南北，雅有短長。求其折中，無聞盡善。左武侯、大將軍、雍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鑒凝邈，學綜策府，文冠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於吐握，討論墳典，詳言儒惟，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旁求故老，考之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之規，條目有序，兼苞戎夏之域，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勸，可賜物一萬段，其書且付秘閣。"初，泰好學愛文章，司馬蘇勗以自古英王多引賓客，以述爲美，遂勸泰表請修撰，詔許之。於是大開館宇，廣召時俊。衛尉供帳，光

祿給食,朝士學涉者多被奏追赴,貴游子弟更相因致,人物臻湊,門庭若市。泰稍悟過盛,欲其速成,於是分道計州,被簡疏錄,至是凡四年,畫成。撰輯之人,咸加給頒賜。

黄國公譔,韓王元嘉子。譔少以文才見知,弘文館學士孟利貞嘗稱譔文章,云雖劉禕之、周思茂亦不能過也。諸王子中,與琅邪王冲爲一時之秀。冲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也。虢王鳳玄孫則少之以宗室歷官,試大常丞、大僕少卿,及長,好學,年五十餘,常執經詣大學聽受。

穎王璬,玄宗第十三子,讀書有文詞。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聰敏好學。

後唐秦王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於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寮佐及四方游士至者各試檄淮南書,陳己將廓清宇宙之意。

校勘記

[1]宦,《漢書·劉歆傳》作"宧"。

[2]冠,原作"寇",據《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3]伐,原作"代",據《南史·齊高帝諸子傳上》改。

[4]未,《南史·齊高帝諸子傳上》無此字。

[5]此句《南史·齊高帝諸子傳下》作"學謝靈運體"。

[6]仁,原無,據《南史·齊高帝諸子傳下》改。

[7]史,《南史·齊宗室傳》作"使"。

[8]鈞,原作"均",據《南史·齊宗室傳》改。

[9]立,《南史·齊宗室傳》作"玄"。

[10]王,原作"南",據《南史·齊武帝諸子傳》改。

[11]此句《南史·梁宗室傳下》作"深爲簡文所賞"。

[12]所,《南史·梁宗室傳下》作"忠"。

[13]既,《南史·梁宗室傳下》作"溫"。

[14]口,原作"曰",據《南史·梁宗室傳下》改。

[15]如,《南史·陳宗室諸王傳》作"好"。

[16]簡,《北史》及《周書》俱作"閒"。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一

宗室部(十)

武勇 剛正

武　勇

夫洸洸之述於周雅,仡仡之著於《秦誓》,皆武勇之謂也。矧乃挺生公族,夾輔王室,而特資異稟,雄材傑出,或參預締構,功宣戎旅;或遭罹否阨,事以戡濟;或揚威以克敵,或奮怒以屏盜,維城之重,垣翰之寄,於是乎在矣。然而武者取其止戈,勇者謂之達德,矜能恃力,古人所戒,故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苟異於是,雖有過人絶倫之藝,搏熊扛鼎之力,適足爲亂亡之本,可不慎乎?

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早失母,嘗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審食其),不敢發。及孝文即位,三年,入朝。厲王有材,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日褎金椎椎之(謂以金椎藏至褎中,出其椎之),命從者刑之(直斷其首也),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帝傷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江都易王非,孝景之次子也。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之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武帝不許。非好氣力,治宫館,招四方豪傑。

廣陵厲王胥,孝武次子也,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平中,黄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魏任城威王彰,太祖子也。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

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之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大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1]。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2],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索干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悦喜[3]。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大祖嘗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大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以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黄,故以呼之。

靈壽亭侯眞,嘗獵,爲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晋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絶人[4]。

吳昭義中郎將靜,字幼臺,堅之季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功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塘。

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5],靜之曾孫也,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偏將軍、領丹陽太守翊,大帝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大祖第二子,有大才之量。當桂陽王休範之役[6],大祖出頓新亭壘,拔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嶷執白幡督戰,屢摧卻之。及大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大祖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煇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世祖常幸鐘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祐蘖土,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

魚復侯子響,勇力絶人,彎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曲江公遙欣,爲左將軍、荆州刺史[7],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刑援。

梁西昌侯藻,武帝長兄懿之子,天監初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千[8],據郫、樊作亂。藻年未

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有勇力，手制奔馬。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帝常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帝大悦。

永安侯確，邵陵王綸之次子也，少驍勇，有文才。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郡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

河東王譽，昭明太子之第二子也，爲湘州刺史，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内外斷絶，而備守猶固。

綏建王大摯，簡文之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嘆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9]："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10]。"

後魏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居諸將後，從征中山[11]，所向無前。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眞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

秦明王翰，昭成帝次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明[12]，多有剋捷。翰子衛王儀少能舞劍，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13]，侍從出入。登國初，從破諸部，有戰功。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

儀弟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

烈弟觚[14]，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之，觚率左右馳還。

衛王孫禎，膽氣過人，太武時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被馬[15]，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常山王遵，昭成帝孫。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16]，由是有三合之捷。

陳留王虔，昭成帝孫也，姿貌魁傑[17]，武力絶倫。每以常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18]。虔常臨陣以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

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19],敵無衆寡,莫抗其前者。

河陽王曜,道武子,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服其勇。

陽平王他,道武帝孫。性謹厚,武藝絶人[20],從太武討胡白龍於西河[21],屠其城,別除餘黨[22],斬首千級。

安康縣伯均長子忻之,性粗武,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

長壽子鸞,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

常山王素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23],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永昌王健,明元帝次子。姿貌魁壯,大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虚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健子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

魏興王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

任城王澄子嵩,爲左中郎將,從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24],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

華山王鷙,字孔雀,文皇帝之後。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初,神武與四胡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25],横冲賊陣,高祖方得迴師,表裏奮擊[26],因大破賊。

上黨剛肅王渙,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常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27],力能扛鼎,材武絶倫。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28],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殺之[29],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30]。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31]。"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32],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猶全軍。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唦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挺若飛。後禦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葛榮破鮮于仲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領德皇帝餘衆，時人呼爲洛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陣戰[33]，莫有當鋒者，是以尅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晉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爲榮所害。

章武公遵，少雄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34]，以遵爲都督，鎮原州。及悅走故塞，遵追斬之。

杞簡公連，臨敵果毅，隨德皇帝追賊定州，戰歿。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爲雍州牧。及晉國公護東伐，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35]，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36]，諸軍震駭，並各退散[37]，唯憲與雄等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慴，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建德五年，大舉東伐，憲爲前鋒。憲度汾而西，及帝於王壁。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陳水。齊王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水。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38]，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39]，後據高壁及洛女柴，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王遂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40]據并州。延宗因僭僞號帝，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以功封第二子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一作眞）爲大將軍[41]，仍詔憲先驅趣鄴。

汝南郡公慶，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相接，中石乃墜，死而後蘇[42]。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爲賊所窘。憲挺身而出[43]，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卻。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階，功並居最。

隋蜀王秀，高祖子，有膽氣，多武勇，甚爲朝士所憚。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初，從太宗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出[44]，賊衆披靡[45]，復冲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

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後爲劉黑闥所擒。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46],所向必尅,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武德初,從太宗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47],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卻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48],道宗逐出之[49],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50],邊人悦服。貞觀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以數騎夜奔[51],匿於荒谷[52]。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邊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擊之[53]。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54]。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四年,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尅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55],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淸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冲賊陣,左右出入,勣同合擊,大破之。(太宗既親討高麗[56],初遣營州都督張儉統輕騎先渡遼,觀賊形勢。儉懼敵不敢深入,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太宗許之。因問往還幾日,對曰:"往十日,返十日,周覽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備歷險阻,直發遼東城南山,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陣之所。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太宗嗟嘆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梁郴王友裕,太祖之長子也。氣貌雄傑,幼即明敏,常從征伐,破黄巢於陳,又破賊於冤句。後討蔡寇於溵水,又戰於斤溝。秦宗權來寇也,領軍馬翼帝於府西板橋[57],大勝之。又從破張晊於封丘南[58],破鄆之范縣寨,擒都將尹萬榮,敗魏卒於黎陽臨河。

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偕焉。

晉韓王暉,高祖從弟。高祖初,爲河東節度使。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59],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60]。高祖壯之。

剛　正

夫有託景宸極,維翰帝室,奮立剛毅,克揚威望,非天資挺特,内韞忠亮,臨事有

守，居正不撓，又曷能申疾風勁草之節，彰烈火眞金之操[61]，啓發憤悱，昭著茂烈者乎？由漢而還，可以槩舉。至有外屬強熾，怙寵干紀；權臣跋扈，放命肆虐，而能激昂正說，折挫驕勢[62]，嫉邪蹈險，執義不迴；乃至恪守官次，靡受私請；修明職事，弗畏強禦；惡無禮於君側，折諸短於言下；賦性質重，未嘗笑謔，斯亦各稟志尙[63]，以樹英聲者耳[64]。

漢朱虛侯章，齊王肥子也。高后稱制，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明年，章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65]，高后令帝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66]。"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欲申諷喻也[67]）。"高后兒子畜之（比之於子也[68]），笑曰："顧乃父之田耳（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69]。"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因散置之，令爲藩輔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斥諸呂也[70]）。"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避酒而逃），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疆。

魏任城王彰，初治鄢陵，堉薄，使治中牟。及文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晉成都王穎，爲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嗣譙王尙之爲前將軍，兄弟俱典兵。後將軍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尙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尙之又曰："宗室雖多，規諫者少，王者尙納蒭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尙之言笑自若。元顯深啣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尙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

嗣譙王恬，爲御使中丞，値海西廢簡文帝登阼[71]，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72]，在朝憚之。

東安王繇，性剛毅，有威望。

後魏華山王鷙，字孔雀，爲大司馬侍中。鷙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禧，坦之父也。

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懷朔，領大

將[73]，因别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爲朕笑。"竟不能得[74]。

美陽公暉業，爲特進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執政，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所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建中伯志，字猛略，爲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使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使中尉避承華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東平王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建扶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建扶，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後爲特支尚書[75]，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建扶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

東河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及爲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清也[76]，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常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乂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乂既解領軍，順累遷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乃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惟宗親哀其冤酷[77]，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78]，皆爲潸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後營州城民就德興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語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盧罪也？"紹慙不敢復言。後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79]。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80]，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

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正車門外先謁徽[81]，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宫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試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82]，頻煩託順，順不爲用[83]，雍遂下命用之[84]，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叔祖，四海之內，親尊莫二[85]。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86]。"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容貌不撓，皆此類也。

北齊趙郡王叡，累拜太尉監，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87]，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及明日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88]，社稷事重[89]，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陛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90]？"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安樂王勱，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狥，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

唐惠文太子範，睿宗子。玄宗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

嗣吳王巘，貞元中爲宗正卿，性介直，每與人言論，好面折其短。

校勘記

[1]退散,宋本作"散退"。

[2]射,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任城王傳》補。

[3]悦喜,原本倒,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任城王傳》乙。

[4]絶,原本作"過",據宋本及《晉書·長沙王乂傳》改。

[5]都,宋本無此字。

[6]休,原無,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改。下同。

[7]左,宋本作"右"。

[8]民,原本下有"軍",據宋本及《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删;衆,原本脱,據宋本及《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補。

[9]媪,原作"娼",據《南史·梁簡文帝諸子》改。

[10]至,原本下有"此",據宋本及《梁書·綏建王傳》删。

[11]從,原無,據宋本補。

[12]明,宋本作"信"。

[13]幸賀,原作"奉駕",據宋本改。

[14]弟,原作"帝",據宋本改。

[15]被,《魏書·昭成子孫列傳》作"放"。

[16]路,原本作"洛",據宋本及《魏書·常山王傳》改。

[17]傑,原本作"偉",據宋本及《北史·陳留王傳》改。

[18]庫,原作"軍",存,原作"在",均據宋本改。

[19]冠,原作"寇",據宋本改。

[20]絶,宋本作"過"。

[21]西河,原本倒,據宋本及《魏書·陽平王傳》乙。

[22]除,宋本作"破"。

[23]刀子,原本作"力",據宋本及《魏書·常山王傳》改。

[24]仗,原作"伏",據宋本改。

[25]舉,原作"衆",據宋本改。

[26]奮,原無,據宋本補。

[27]及,原作"乃",據宋本改。

[28]五百騎,原本作"騎五百",據宋本及《北齊書·上黨剛肅王渙傳》改。

[29]殺,宋本作"救"。

[30]功,原本脱,據宋本及《北齊書·上黨剛肅王渙傳》補。

[31]覺,原本下有"其",據宋本及《北齊書·上黨剛肅王渙傳》删。

[32]軍,原本脱,據宋本及《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補。

[33]陣戰,宋本作"戰陣"。

[34]悦,《周書・侯莫陳崇傳》作“崇”。

[35]與,原本作“爲”,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36]萬,原本下有“人”,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删。

[37]各,原本作“追”,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38]夜,原本作“後”,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39]收,原作“枚”,據宋本改。

[40]宗,原無,據宋本補。

[41]作真,宋本作“云貞”。

[42]死,宋本作“元”,《北史・東平公神擧傳》作“絶”。

[43]出,宋本作“逼”。

[44]直,原本下有“至”,據宋本删。

[45]賊,原無,據宋本補。

[46]見朕,原本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淮陽王道玄傳》補。

[47]今,原作“令”,據宋本改。

[48]射,原作“尉”,據宋本改。

[49]逐,原作“遂”,據宋本改。

[50]斥,原作“并”,據宋本改。

[51]奔,宋本作“走”。

[52]匿,原作“區”,據宋本改。

[53]擊,宋本作“及”。

[54]千,原本作“十”,據宋本及《舊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改。

[55]衆,原本作“重”,據宋本及《舊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改。

[56]討,原本作“封”,據宋本改。

[57]軍馬,宋本作“馬軍”。

[58]丘,原作“立”,據宋本改。

[59]力,原作“敵”,據宋本改。

[60]厲,原本作“勵”,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韓王暉傳》改。

[61]真金,宋本作“貞玉”。

[62]折,宋本作“斥”。

[63]稟,宋本作“秉”。

[64]耳,宋本作“尔”。

[65]燕,原本作“宴”,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改。

[66]軍,原作“車”,據宋本改。

[67]喻,原本作“諭”,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改。

[68]也,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補。

[69]爲,原本作“與”,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改。

[70]斥,原本作“斤”,據宋本及《漢書・高五王傳》改。

[71]阼,原本作“祚”,據宋本及《晉書・譙剛王遜傳》改。

[72]正,原本作“直”,據宋本及《晉書・譙剛王遜傳》改。

[73]領,宋本作“鎮”。

[74]能,原本作“可”,據宋本及《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改。

[75]特,原作“持度”,據宋本改。

[76]清,《魏書・任城王傳》作“謂”;也,宋本作“耶”,《魏書・任城王傳》作“聊”。

[77]惟,宋本作“唯”。

[78]喪,原本作“葬”,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9]軍,原本作“國”,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80]魏,原本作“衛”,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81]正,宋本作“止”。

[82]爲,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補。

[83]爲用,原作“用爲”,據《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改。

[84]下,原作“不”,據宋本改。

[85]親尊,原本倒,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乙。

[86]垣,原作“坦”,據宋本改。

[87]在,原本作“反”,據宋本及《北齊書・趙郡王琛傳》改。

[88]命,原無,據宋本補。

[89]社,原本上有“今”,據宋本及《北齊書・趙郡王琛傳》删。

[90]無,原本作“何”,據宋本及《北齊書・趙郡王琛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二

宗室部(十一)

令　德

夫體自帝室，齒於宗戚，處有惇叙之美，出有藩維之重，自非挺信厚之質，流愷悌之譽，則何以焜耀民望，表儀公族哉？麟趾以來，封建尤盛，乃有粹和中積，淑美兼著，事神撫人，而咸悦守法，奉上而匪懈，樹善以濟物，推誠而待下，勞謙不伐，純儉無驕[1]，體仁好施，居簡多恕，行己以周慎，處事以方正，寬厚以容衆，賢明而通理，是皆宗室之英，本枝之秀，足以隆王國之垣屏，藹策書之徽譽者已。蓋夫立愛親親，雖古之義[2]，又曷嘗不建賢尚德，以成固本之義歟？

周公旦者，多才多藝[3]，能事鬼神。

衛康叔封、冉季載，周公母弟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蔡侯胡，叔度之子也。度既遷而死，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4])。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5]，曰："富，民之怨也。"宗正向初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6]，流名譽。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及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7]："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

後漢城陽恭王祉，行淳厚，宗室皆敬之。

宜春侯正，爲人謙遜。

東海頃王肅,恭王彊之子,性謙儉,循恭王法度。肅子孝王臻,性敦厚有恩,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著。

楚思王孫般,宣帝之玄孫也。初,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愷子茂,皆以禮讓至三公也。

沛王輔,光武之子,矜嚴有法度,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明帝愛重,數加賞賜。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京性恭孝,好經學,明帝尤愛幸,賞賜恩寵殊厚,莫與爲比。

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永平十一年,蒼朝京師,月餘還國。明帝遣使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8](蒼腰帶八圍,故明帝言之)。”

彭城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9]。恭子孝王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魏鄧哀王冲,幼才敏,大祖尤愛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大祖陳說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俱生。

吳丹徒侯桓,字叔武,堅族子河之子。器懷聰朗,大帝嘗稱爲宗室顏淵。

都鄉侯松,丹陽太守翊之子,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也!”

假節開府慮,大帝子也。性聰體達[10],所向日新[11],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延納師友,過於衆望。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也。孚溫厚謙讓[12],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武帝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13]。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

高密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能比焉[14]。

孝王略,泰之子也。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

東海獻王越,略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琅邪王伷,宣帝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俊望。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

每器之。武帝時，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及爲驃騎將軍，時驃騎當能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長沙王乂，開朗果斷，虛心下士，甚有名譽，嘆顒可爲諸國儀表。

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

會稽文孝王道子，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15]。

下邳王晃，孝友廉貞[16]，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譙王承，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17]："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宋長沙王道憐子義宗，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義宗子秉，泰始中累遷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才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18]。

臨川王義慶，性謙虛，簡素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

建平王宏[19]，少而閑素，篤學文籍，爲人謙儉周慎，明曉政事。

南齊豫章王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韡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20]，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武帝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值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匹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爲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及薨，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標稱。雖復青簡綿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21]。丞相冲粹表於天眞，淵照殆乎幾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策功惟哲[22]，神煇眇邈，睿筭不遺[23]，感纏奉車，恨百僚滯。下官夙稟名節，懷恩軫慕[24]，望隧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猶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泪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緜者哉？下官今便反假[25]，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辨[26]。"藹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旁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彌諧。無得而稱[27]，理絕昭載。若夫日用闃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閡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陜，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壗罷肆；郢土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28]，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

周瞽譽[29],澤遍衣食,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摧心[30],常謂福齊南山[31],慶鐘仁壽[32],吾儕小人,貽塵惟蓋[33],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答曰:"丞相風道宏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範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臺輔,時無麗藻[34],迄乃有碑無表;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35],名不入第,欻酬令旨[36],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

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37],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武帝嘗問映:"居家何事?"映曰:"正使劉瓛講《禮》[38],顧越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39],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不爾?"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40]。"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映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

鄱陽王鏘,和悌美令,有寵於武帝,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紀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士人物[41]。鑑言辭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

南平王銳,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以賞銳。

江夏王鋒[42],清悟有學行。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43],而雅得人心。及鎮姑孰,於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爲之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以物賜之。鋒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循環,豈可執念?"使長史蔡經約自往修復[44],纖毫不犯。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鋒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45],何忍而違?"

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子良每勸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子良薨,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南豐縣伯赤斧,大祖從祖弟也,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

南康王子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46]:"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

梁文宣侯尚之,敦厚有德器,仕齊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至天監初[47],追謚文宣侯。

吳平侯景，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宗室令望。景子勵，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48]，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正胸前翻之[49]，顔色不異，徐呼更衣。

長沙元王弟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詞，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嘗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

桂陽王象，容止閑雅，簡於交遊，位丹陽尹，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

臨川靖惠王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世稱其長者。

安成王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取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教所繇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秀有容觀[50]，每在朝，百僚目爲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案其罪[51]。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且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秀於高祖布衣昆弟[52]，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及薨，故佐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時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標、河東裴子野，各制其文，古未之有也。

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里閭人士，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恤。太原王曼穎亡，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即賦給之。

鄱陽忠烈王恢，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

恢子範，溫和有氣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53]。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

武陵王紀，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

後梁安平王巖，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荆州刺史、尚書令。

東平王岌，性敦和而好學。

義興王巘，幼有令德，能屬文，時爲明帝所愛。

陳始興郡王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

鄱陽王伯山，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

永陽王伯智，少敦厚，有器局。

尋陽王叔儼，性凝重，舉止方正。

後魏華山王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

松滋侯子華,爲齊州刺史,在官不爲矯潔之行。

陽平王熙,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爲世所稱。明元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樂安王範[54],爲長安鎮都大將[55],謙恭惠下,推心撫納[56],百姓稱之。

東平王翰,太武之子,初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57],忠貞雅正,百僚憚之。

淮陵王大頭,性謹密,文成甚重之。

常山王素,宗屬之懿,而年老,文成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

武昌悼王鑒,沈重少言,寬和好士。

京兆王繼,寬和容裕,號爲長者。

繼子羅,字仲綱,爲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虚己謙退,恂恂接物。

彭城王勰,姿性不群,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彦,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咸陽王禧謀反被害後,諸子每乏衣食,唯勰歲中再三賑給之。

清河王懌,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

河間公子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

京兆王孫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趙郡王弟譚,性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

高陽王雍子叡,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廣陽簡王建子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

任城王澄子順,宣武帝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利。

北齊平陽靖翼王淹,性沈謹,以寬厚稱。

齊安王廓,字仁弘,性長者,無過行。

趙郡王琛,除使持節、都督[58]、定州刺史,推誠撫納,拔用士人,甚有聲譽。

北平王貞,沈審寬恕,武成曰:“此兒得我鳳毛。”

清河王岳,長而敦直,沈深有器量。

蘭陵王長恭,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

後周邵公導,顥第二子也。導爲大將軍,性寬明,善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不及。太祖每出征討,導常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

豳公廣,文帝曾侄孫,時晉公諸子及杞公亮等服翫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由禮

則，朝野稱焉。

虞國公仲德子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

廣川公測，性仁恕好施。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測弟深，少喪父，事兄甚謹，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之[59]。

東平公神舉，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

隋穆王瓚，甚有令名於當世[60]，時人號曰"楊三郎"。

衛昭王爽，有器局，所治甚有聲。

右衛將軍處綱，高祖族父，爲性質直，在官宏濟，亦爲當時所稱。

秦孝王俊，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61]、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侯、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侯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竟無尺寸之功，比多慙耳。"上聞而善之[62]。

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

唐江夏王道宗，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

淮陽王道玄，性謹厚，好學多武藝，進止閑雅。

盧江王瑗，頗尙儒雅[63]，爲公子而勵布衣之操。

河間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性寬厚，以仁孝見稱，大宗甚親顧之，諸宗室中莫與爲比。然崇退讓，無矜伐驕貴之色。

韓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元嘉子譔，少以才行見知，諸王子之中，與琅邪王冲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流。

霍王元軌，謙愼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接士，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而復之[64]，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國賦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乃說吾以利邪？"拒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嘗問群臣曰[65]："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太宗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66]，亦漢

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

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默如也。

信安郡王禕,居家嚴整善訓,諸子皆有令名。禕子恆以門蔭早仕[67],質性簡淡,好古慕善,在宗室中推爲循良。

榮王琬,素有雅稱,風俗秀整。祿山反,以琬爲元帥,數日薨。于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既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嗣吳王巘,爲宗正卿,恤孤遺甥侄,友愛過人,深爲士大夫之有禮敎者稱慕。

平王道立曾孫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官至右僕射。

鄭王曾孫勉,爲太子太師,眞率素淡,好古尙奇,淸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勉二子纘、納皆廉介有節[68]。

後唐武皇季弟克寧,凡征行無不衛從,於昆仲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

晉楚王重信,歷事後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

韓王暉[69],爲曹州防禦使,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之。

漢魏王承訓,少弘厚,美姿儀,從帝在藩邸,輯睦宗親,接下僚友,有士君子之風,高祖器之[70]。每遣從帝主帳下親軍,軍中有便宜事,則馳以入奏,奏必稱旨,屢有恩賜,常嘆曰:"此諸侯賢子弟也。"少帝時累官至檢校司空。及義旗南向,贊開創之業,人皆服其規略。車駕入汴,命爲赤尹、尹正之務,委親決之。每因問安,事其利於國者必具以聞帝,帝喜而納之[71]。及杜重威叛換,帝幸鄴,以爲東都留守,俾之監撫內外,咸畏而愛之。及薨,帝左右公卿大夫聞之者無不流涕。

校勘記

[1]驕,宋本作"矯"。

[2]義,宋本作"道"。

[3]才,宋本作"材"。

[4]幡,原作"憣",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顏師古注改。下"幡"字又誤作"番",亦據正。

[5]食飲,原本倒,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乙。

[6]以,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淮南王傳》補。

[7]行,原作"司",據宋本改。

[8]要,原本作"腰",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改。

[9]敬愛,原本倒,據宋本及《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乙。

[10]逵,宋本作"遠"。

[11]向,宋本作"尚"。

[12]讓,原本作"遜",據宋本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改。

[13]毋,原本作"車",據宋本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改。

[14]能,宋本作"得"。

[15]澹,原本作"淡",據宋本及《晉書·簡文三子列傳》改。

[16]廉貞,宋本作"貞廉"。

[17]曰,宋本作"云"。

[18]故,原無,據宋本補。

[19]宏,原作"寵",據宋本改。

[20]火,原無,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補。

[21]沬,原作"洙",據宋本改。

[22]此句《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功高則哲"。

[23]遺,宋本作"追"。

[24]此句《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恩義畛慕"。

[25]便,原作"使",據宋本改。

[26]辨,原作"辯",據宋本改。

[27]稱,宋本作"積"。

[28]湘,原本及宋本均作"湖",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29]營,《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榮"。

[30]摧,原作"推",據宋本改。

[31]山,宋本及原本均作"生',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32]鐘,原作"種",據宋本改。

[33]惟,《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帷"。

[34]無,原本作"有",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改。

[35]約,原本下有"乃",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删;門,《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閈"。

[36]令,《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今"。

[37]年少,原本倒,據宋本及《南齊書·臨川獻王傳》乙。

[38]獻,宋本作"巘",《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作"瓛"。

[39]二三,原本作"一二",據宋本及《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40]弟,原作"第",據宋本改。

[41]原本及宋本均作"蔡仲熊能","能"字據《南史·齊高帝諸子下》删。

[42]鏗,原作"鑑",據宋本及《南史·宜都王鏗傳》改。下同。

[43]務,原本作"政",據宋本及《南史·宜都王鏗傳》改。

[44]蔡經約,《南史·齊高帝諸子下》作"蔡約"。

[45]朝,原無,據宋本補。

[46]歎,原本脱,據宋本及《梁書·南康簡王績傳》補。

[47]天,原作“大”,據宋本改。

[48]形,原作“行”,據宋本改。

[49]前,原本作“萌”,據宋本及《南史·吳平侯景傳》改。

[50]秀,宋本作“笑”。

[51]師,宋本作“帥”。

[52]於,原本作“與”,據宋本及《梁書·安成王秀傳》改。

[53]嘉,原本作“喜”,據宋本及《梁書·鄱陽忠烈王傳》改。

[54]樂,原本作“東”,據宋本及《魏書·樂安王範傳》改。

[55]都,原本作“郡”,據宋本及《魏書·樂安王範傳》改。

[56]推,原作“雅”,據宋本改。

[57]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原作“大將軍參軍典都曹事”,據宋本乙。

[58]都,原無,據《北史·齊宗室諸王上》補。

[59]之,宋本作“焉”。

[60]甚,原作“世”,據宋本改。

[61]十,原作“千”,據宋本改。

[62]善,原本作“喜”,據宋本及《隋書·秦孝王傳》改。

[63]頗,原作“頻”,據宋本改。

[64]復,宋本作“後”。

[65]群,原作“郡”,據宋本改。

[66]文,原作“大”,據宋本改。

[67]恒,宋本作“峘”。

[68]約,原作“納”,據宋本改。

[69]韓,原本作“幹”,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韓王暉傳》改。

[70]高,宋本上有“晉”。

[71]喜,宋本作“嘉”。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三

宗室部（十二）

智　識

智者心之符，天下之達德也。大則周物而不遺，小者見事於未兆，折獄辯惑[1]，存乎明識。而振振公族，源深憑厚，天姿英異，不亦多乎？由漢已來，可得而舉，或神鋒炤朗，智慮淵妙，奇謀先見，越出世類[2]；至於封章奏議，練達治體者，左右應對，吻合事機，決政務而撥其煩，閱簿領而糾其繆，權宜以救急[3]，精辦而垂裕[4]；逮夫明哲保身，卷舒由道，觸類而長，其流寔繁[5]，非夫天下之至精，又孰能與於此也？

漢陽城侯德，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言若駒馬可致千里也[6]，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後漢北海靖王興，爲人有明略，爲弘農太守，明帝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興子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7]，本皆持節，後去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清河王慶，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按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惟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章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

魏陳思王植，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8]，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輔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9]。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

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10]，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11]。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修文之美[12]，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士惟良[13]，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14]，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15]，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16]，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17]。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嘆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佐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於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18]，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19]，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20]，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因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21]，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22]，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人，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

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植子濟北王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於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

都亭侯仁,初爲議郎督騎,從太祖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23]。"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24],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

晉新野王歆,爲荆州都督,將之鎮,與齊王冏同乘謁陵,因説冏曰:"成都至親(**臣欽若等曰:成都王穎也**),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

秦王柬,武帝子。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摘脱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後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25],屢述武帝旨,請還籓,而汝南王亮留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

譙王承,元帝時爲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26]?"承曰:"陛下早裁之,難將作矣。"帝以承爲湘州刺史。時王敦據上流,承赴任,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鈆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

宋長沙王義欣,鎮壽陽,時淮西、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27],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埆民疏,頃年以來,薦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收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内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願勑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28]。"

廬陵王義貞,鎮東城。高祖始踐祚,義貞色意不悦[29]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30],義貞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江夏王義恭,孝武世以酉陽王子尚有盛寵,解楊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孝武所疑[31],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32],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33],下忘血食之業[34]。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35]?生於深宫,不睹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36],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及危禍。漢之諸王,普置傅相,猶不能禁逆,七國連謀,實由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災。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

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37]。良以地勝兵勇,奬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乘。臣年邁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思表管見[38],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當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旣已有州,不須置相[39]。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鎭御,別有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崇文好武[40],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語[41],遊從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鎭,以時休止,妻子之累[42],不煩自隨。百僚修詣[43],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44],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近諸王[45]。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46],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

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過[47],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48],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太祖帶南兗州[49],鎭軍府長史在鎭,憂危旣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50],軍行道路[51],易以立功[52],外州起兵,鮮有尅勝。物情疑惑,必生人受禍[53]。今于此立計,萬不可失。"會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早可入。"及爲荆州刺史,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後出鎭東府。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州城北門常閉不開[54]。鑑問其故於虞悰,答曰:"蜀中多夷暴[55],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淸謐。

梁鄱陽忠烈侯王恢,在荆州嘗從容問賓客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臣欽若等曰:中山王勝、趙王彭祖皆漢景帝子也**)?"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屛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侯王[56],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淸白,其優乎?"坐者咸服。

長沙嗣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及爲吳郡太守,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57]。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

後魏陳留王崇,性沈厚。初,衛王義坐事賜死[58],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恆山王素等三十餘人或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

至。道武見之，甚悦，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樂平王丕，明元子。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植，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59]。帝納之，乃止。

元城侯屈，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

永昌王健，所在征戰[60]，皆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

常山王素[61]，爲內都大官，文成即位[62]，務崇寬征[63]，罷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高陽王雍，初封穎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説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

東陽王丕，獻文時爲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勅丕制決，率皆合允。及爲太尉、錄尚書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64]，博記國事，享宴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音大言[65]，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

咸陽王禧，爲冀州刺史，後朝京師。孝文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舉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先志，備行朝式。"孝文然之。

任城王澄，爲徐州刺史，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介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66]。"孝文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67]。"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家宜文德以懷天下[68]。江外之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69]。愚謂子產之法猶可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孝文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及爲尚書，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70]，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孝文曰："此是湯武革命，順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民，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71]，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孝文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可方同虎變？"孝文勃然作色曰："社稷在我，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孝文既鋭意必行，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得何傷？"車駕還宫，乃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

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72],河洛王里,因兹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曰:"伊洛中區,均天所據,陛下輝制華夏,誻平荒服,蒼生聞之,此應當大慶。"孝文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孝文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孝文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北,問彼百司[73],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74],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悦伏[75]。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孝文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76]。"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孝文乃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鎭南李冲等議之。孝文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聲勢。今後表稱更無復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孝文曰:"衆人紛紜[77],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78],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鎭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孝文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等正以徙御草創[79],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80]。"孝文曰:"襄陽款問[81],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悦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及,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毁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擔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兹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急此民疾[82]。且三軍已援[83],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必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咏,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顔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84],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85]。"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86],惟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在也[87]?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小忠要是竭盡微款[88],不知大忠者竟何據?"孝文曰:"任城脫居臺輔之任[89],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誠才非臺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度當官而行[90],不負愚志。"孝文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卧布被,云其詐也,於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嘆汲黯至

忠[91]，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孝文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宣武時總督楊、江二州，伐梁，獲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後梁武有移，求換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家等奏宜遂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孝明時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92]，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

彭城王勰，孝文時爲中書令。孝文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93]，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藏，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孝文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孝文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從孝文征沔北，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參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宫，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孝文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成說。”至明便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94]，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宣武時爲太師，議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入座，朝士有才學者，每旦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孝文，兼聰達博聞[95]，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清河王懌，宣武初爲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决，剖判衆務，甚有聲名。

廣陽王嘉之子深，孝明時以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96]，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及李崇徵還[97]，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常州北别立郡縣[98]，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99]，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

恆山王素孫暉，宣武初爲黄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於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紛之。

北齊趙郡王琛子叡，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

後周齊王憲，字毗賀拔。太祖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駮逸，若從軍征伐，收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報曰[100]：“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

以賜之。

汝南公慶,字神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

隋河間王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有器度。或奏高熲朋黨者,高祖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 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唐河間王孝恭,性寬恕退謙,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有壯麗[101],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初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寔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以來[102],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又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鎭州、盧祖尙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103],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 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後公祏窮蹙,棄揚州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於麾下,江南悉平。

江夏王道宗,爲禮部尙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曰:“君集知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尙書,未滿其志,非毁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豈可臆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104]。大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爲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高宗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105],多所裨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潁王璬,天寶末祿山之亂,璬爲劍南節度大使,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106]。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 請建大槊[107],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是以威衆。”璬笑曰:“但爲眞王,何用假旌節?”

嗣曹王皐,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

晉秦王萬友子暉，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屬之中獨優禮厚遇。

校勘記

[1]折獄，宋本作“析疑”。

[2]出世，宋本作“世出”。

[3]急，宋本作“患”。

[4]辦，宋本作“辯”。

[5]潔，宋本作“繁”。

[6]駒，宋本作“駿”。

[7]正，原作“六”，據宋本改。

[8]智，原本作“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9]矣，原本作“也”，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10]謨，原作“謀”，據宋本改。

[11]矣，原作“也”，據宋本改。

[12]修，宋本作“行”。

[13]士，宋本作“司”。

[14]之，原本作“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15]孫吳，原本倒，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乙。

[16]披，宋本作“被”。

[17]臣，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補。

[18]目，原作“心”，據宋本改。

[19]故，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補。

[20]祈，宋本作“析”。

[21]藏，原作“臧”，據宋本補改。

[22]毫，宋本作“豪”；者，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補。

[23]坑，宋本作“抗”。

[24]慮，宋本作“慮”。

[25]憂，宋本作“愛”。

[26]若，原作“如”，據宋本改。

[27]江，原本作“河”，據宋本及《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改。

[28]得，原無，據宋本補。

[29]色意，宋本作“意色”。

[30]讀，《南史・廬陵孝獻王義真傳》作“侍讀”。

[31]常，宋本作“當”。

[32]不,原無,據《宋書・武三王傳》補。

[33]上,原作"尚",據宋本改。

[34]忘,宋本作"志",《宋書・江夏文獻王義恭傳》作"亡"。

[35]賢,原本與宋本均作"實",據《宋書・武三王傳》改。

[36]田,原作"四",據宋本改。

[37]釁,宋本作"舋"。

[38]表,原本及宋本均無,據《宋書・武三王傳》補。

[39]相,《宋書・武三王傳》作"府"。

[40]崇,《宋書・武三王傳》作"捨"。

[41]語,宋本作"言"。

[42]之,《宋書・武三王傳》作"室"。

[43]條,《宋書・武三王傳》作"修"。

[44]令,原本作"必",據宋本改。

[45]于,原本作"於",據宋本及《宋書・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改。

[46]戰,原無,之,原作"衣",據宋本改。

[47]"記常"原本互倒,據宋本改。

[48]每,原無,據宋本補。

[49]祖,原作"子",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50]此句《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人下不自保"。

[51]軍,《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單"。

[52]易,原無,據宋本補。

[53]生,《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先"。

[54]州,原本脱,據宋本及《南史・始興簡王鑑傳》補。

[55]中,原本作"王",據宋本及《南史・始興簡王鑑傳》改。

[56]侯王,宋本作"王侯"。

[57]川,原作"州",據宋本改。

[58]義,宋本作"儀"。

[59]一,原作"以",據宋本改。

[60]戰,原本作"伐",據宋本及《魏書・永昌王健傳》改。

[61]常,原本作'恒",據宋本及《魏書・常山王遵傳》改。

[62]成,原本作"武",據宋本改。

[63]崇,原本作"從",據宋本及《魏書・常山王遵傳》改。

[64]氣高,原本倒,據宋本及《魏書・武衛將軍謂傳》乙。

[65]音,原作"嘗",據宋本改。

[66]語,原本作"與",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67]嘗,原作"嘗",據宋本改。

[68]據《魏書・任城王雲傳》,"家"前當有"今陛下以四海爲"七字;"宜"當作"宣"。

[69]禮,原作"理",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雲傳》改。

[70]个,原作"介",據宋本改。

[71]可,原作"下",據宋本改。

[72]帝,原本作"故",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3]間,原作"間",據宋本改。

[74]今,原作"令",據宋本改。

[75]伏,原本作"服",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6]得,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補。

[77]紜,原作"紛",據宋本改。

[78]行留,原本倒,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乙。

[79]等正,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補。

[80]爾,原本作"示",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81]款,原作"疑",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82]疾,宋本作"病"。

[83]援,原作"緩",據宋本改。

[84]失,原無,據《魏書・任城王澄傳》補。

[85]佞,原本作"侍",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86]征,《魏書・任城王澄傳》作"征行"。

[87]在,《魏書・任城王雲傳》作"危"。

[88]款,原作"疑",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雲傳》改。

[89]輔,宋本作"鼎"。

[90]度,原作"庶",據宋本改。

[91]嘆,原本下有"曰",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删。

[92]彌,原作"既",據宋本改。

[93]皇,原本作"凰",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下同。

[94]野,原作"亭",據宋本改。

[95]聞,原本作"見",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96]拔陵,原作"陵拔",據《北史・廣陽王建傳》乙正。

[97]及,原作"乃",據《北史・廣陽王建傳》改。

[98]元,原作"六",據《北史・廣陽王建傳》改。

[99]矣,原作"以",據宋本改。

[100]見,原無,據宋本補。

[101]微,宋本作"徵"。

[102]以,宋本作"已"。

[103]座,原本作"坐",據宋本及《舊唐書・河間王義恭傳》改。

[104]誅,原無,據宋本補。

[105]政,原本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霍王元軌傳》補。

[106]遑,原作"皇",據宋本改。

[107]棨,原作"啓",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四

宗室部(十三)

友愛　辨惠　畏愼　悔過

友　愛

夫因心則友,《詩》所美也;教人以悌,《禮》之經也。若乃鐘天倫之愛,厚同氣之親,人無間言,家敦輯睦[1],故曰友於兄弟,施於有政。矧夫肺腑之親,本枝之重,而能協比式好,敦叙著稱。以貴介之英,修布衣之行[2]。長惠幼順,發於天性;字孤撫弱,篤於人倫。《棠棣》由是騰芳,《葛藟》無所興刺也。

漢陽城侯德,爲宗正,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振,舉救之[3])。

楚王紓,尤慈篤,早失母。同廬弟原鄉侯平尚幼,紓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4],紓哭泣歐血,數月亦歿。

舂陵侯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户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

後漢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

北海王睦,靖王興子。既嗣王爵,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5]。

濟南王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6],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列侯。

東海王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今增臻封五千戶[7]。"

魏陳王植,黄初四年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彰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

晉臨川獻王郁，孝武世，其兄會稽王世子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涕泣。簡文帝深器異之。

宋晉熙王昶，文帝之子。孝武孝建三年，昶兄竟陵王誕反，伏誅。前廢帝即位，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8]，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9]。法雖事斷，禮或情申[10]。伏見故賊劉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而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族窆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逾邁，愆流彎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維新，太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欒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準，降申丹志，乞薄改徧拊，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之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

南齊豫章王嶷，以弟長沙王晃畜私仗，武帝將糾以法。嶷于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帝亦垂泣。又武陵王曄亦嶷弟也，曄數以言語忤武帝[11]。武帝幸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乃呼之。曄善射，屢發命中[12]，顧謂四坐曰："手何如[13]？"帝神色甚怪，嶷曰："阿五(曄，高帝第五子也)常日不爾[14]，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竟陵王子良，初送文惠太子葬夾石。先是，豫章王葬金牛山，子良臨望祖硎山，悲感嘆曰[15]："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既薨，遂葬焉。

曲江公遙欣子幾，字德玄，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穉小機，恩愛篤睦，聞於朝野。

梁始興王憺，爲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康王秀偏孤，憺尤篤愛，自天監中嘗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愛之，亦不辭多也，昆弟之睦當世歸之。憺天監十四年，爲都督荆、湘、雍、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石將軍、荆州刺史。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哀，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後魏中山王英子熙，少有文才而輕躁，英深慮非保家主，欲廢之而立弟四子略爲世子[16]，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

臨淮王昌弟孚[17]，爲冀州刺史，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而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18]。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州人張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

北齊安德王延宗，兄蘭陵王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泪滿紙。河間王琬死，延宗哭之，泪亦甚。河間王孝琬，兄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内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

後周安化公深,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以此稱焉。

隋觀德王雄,周時爲邗國公,高祖受禪,封廣平王,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

唐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弟也[19],幼孤,事兄以友悌聞。

韓王元嘉,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

信安郡王禕,少有志尚,撫繼母所生弟祗等,以友愛稱。

褒信郡王璆,許王素節子,爲宗正卿。友弟聰敏,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闥者,多璆之所舉。

辨 惠

《傳》曰:"生而知之。"《詩》云:"克岐克嶷。"皆幼惠早成之謂也。乃有席天宗之貴,出帝者之冑,流光憑厚,藴靈毓德,肇自童丱,迥彰聰悟,强記默識,經目而不忘。知幾會理,發言而可述藻翰;遒發知略[20],超邁挺老成之美。有先見之明,孝心夙著,政術懸解,嗜好絶俗,才辯超世,用能馳徽名于宗屏,聳偉望於王室,隆肺腑之懿,增本支之睦者也。

周王孫滿,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而寡謀,無禮則脱(脱,易也)入險而脱[21],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後秦師果爲晉敗於殽。)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交之後,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鄧哀王冲,字倉舒[22],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吴曾致巨象[23],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晉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宣帝子,幼聰慧[24]。年五六歲能書疏[25],諷誦經籍,見者奇之。齊王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

武陵王澹,宣帝孫,有罪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然後得還。

武陵王遵,年十二,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

齊獻王攸,字大猷,文帝子,少而岐嶷。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簡文帝子,幼而敏惠。其兄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涕泣,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26]。

宋南譙王義宣子恢,字景度,既嫡長,少而辯惠,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南齊臨川王映,少而警悟,美言笑,喜容止。

江夏王鋒,十歲便能屬文。

宜都王鏗[27],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巴陵王昭胄,初爲竟陵世子。舅袁彖監吳興郡事,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治。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尙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28]。勅見彖,與語,明日釋之。

曲江公遙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曰:"樂事多端,何急彈此鳥? 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 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竟陵王子良,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

南康縣侯子恪,豫章王嶷第二子,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將軍王儉見而奇之。

子恪弟寧都侯子顯,幼聰惠,嶷異之,愛過諸子。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子,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

吳平侯景[29],字子炤,高祖從父弟,八歲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

定襄侯祗,美風儀,幼有令譽。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警。

績子會理,字長才,少聰惠[30],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

尋陽王大心,簡文子,年十三出爲郢州刺史,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于理,衆皆驚服。

建平王大球,簡文子,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常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

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受諸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西陽王大鈞[31]，簡文子。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衡陽獻王昌，高祖子，爲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誓、濟陽蔡景歷輔昌爲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讀書一覽便誦[32]，明於義理，剖析如流。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宣帝子，初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佐吏。時伯恭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治理。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彭城王勰，字孝和，獻文帝子，少而岐嶷，姿性不群。

江陽王繼子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33]。

清河王懌，字宣文，幼而敏惠，孝文愛之。

元文遙，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敏惠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馬，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

北齊永安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神。”浚曰[34]：“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35]？”景裕不能答。

彭城王㴲，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㴲書，見㴲筆迹未工，戲㴲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㴲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36]，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

清河王岳子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高祖所愛，年七歲襲爵。

後周齊煬王憲，字毘賀拔，太祖第五子。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世宗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一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遍問高祖已下誰欲安此任？並未及對，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悅之，以憲年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時年十六。

憲子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

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年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户。

東平公神舉,太祖族子。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

宇文深,字奴子,太祖族子。性鯁正[37],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38],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尚書》。

隋趙王杲,煬帝子,年七歲,聰令,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

唐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幼而聰敏,言詞辯惠[39],有異常兒[40]。

許王素節,高宗子。六歲封雍王,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授學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帝甚愛之。

永王璘,玄宗子,少聰敏好學。

壽王瑁,玄宗子,開元十五年封。永王已下幼小,不於殿前引謝[41]。瑁纔八歲,請從諸兄行。玄宗異而許之,殿庭拜伏蹈舞,深合禮法。

晉高祖幼子重睿,少帝嗣位初,拜開封尹,以年幼未出閤,命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時少帝戲謂重睿曰:“已降銜命,使臣有何例物待之?”重睿曰:“例物出於內庫,臣何憂焉?”少帝許之[42]。

畏　慎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耳目之未能思[43],言動之必中。是故夕惕若厲,君子所以無咎;日嚴祗肅,大夫所以有家。若乃聯輝本支,席寵天族,表穎窮於異稟,挺淑哲於令器,爵祿之重,冠絶於等倫[44];車服之崇,輝映於表著,復有權參機要,職分內外,紀律斯在,休戚攸繫,而能處貴思降,居安慮危,裁損儀衛之容,罔專賞罰之柄。凡所興事,必遵旨意,至有罷去娛玩,謝絶還往,特避盛勢,靡求虚稱,語默兢慄,出處端莊,協克己之方,得率性之理,兹所謂淑人君子歟。

後漢清河孝王慶,章帝子,母曰宋貴人。慶初立爲皇太子,後被譖廢。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45],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46]。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47],出則同輿。慶小心恭孝[48],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北海敬王睦,性謙恭好士,千里結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49],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50],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一云

是吾幼時狂意之行也)[51],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魏中山恭王衮,少好學。每兄弟游娱,衮獨覃思經典[52]。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 而遽共如[53],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54]。

晉安平獻王孚,武帝時爲太宰。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衮冕,公族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謙恭[55],常有履冰之懼。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心。

宋臨川王義慶,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

南齊豫章王嶷,武帝時爲侍中。先是,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56],自此以來,此事一斷。帝與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儀復暫有[57],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脱未委曲[58],或有言其事實[59],仰希即賜垂勅。"又啓:"楊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脱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輿,出籬門外乘輿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 方有行來,不可失衷[60]。"帝答曰[61]:"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62],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63],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64]。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65],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嘗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屬,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66],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部[67],脱不爲疑。小兒奴子,並有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須所引[68],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制,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炤。"帝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勅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勅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勅,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閑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得開顔[69],近頻侍坐,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70],令自下知見[71],以杜遊塵。陛下留恩子弟,此

情何異,外物政自強生間節,聲其後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嘆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群物聞之[72],伏願已炤此心。前侍幸諱宅(梁之帝也),臣依常乘車至仗[73],監司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逼突黄屋旄,如欲相巾。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勑,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74],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啓,無生間者[75]。比閒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華素[76],已具上簡,每欲存哀[77],知慮不周[78],或有乖當,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復以理內自剝[79]。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修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抑簡[80]。往歲收合得少雜材,並蒙賜故振[81],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梩柏之華,一二處任時雜凈[82]。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83],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84]?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今之啓,實無意識,亦言者[85],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耳。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炤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與貨[86]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迴,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87]。"帝答曰:"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並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勑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悉委,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強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88]。"

江夏王鋒,明帝輔政時,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89],而江夏掩能於世,非七弦而已[90],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91]。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

河東王鉉,建武初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佐。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

梁南平王偉子靜,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

南郡王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征朱方,高祖問曰:"汝等習騎否[92]?"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勑各給馬試之。

後梁宜都郡王大圜,簡文帝子。侯景之亂,歸江陵。時元帝多忌,大圜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娣之間,上牋而已,常以讀《詩》、《禮》、《書》、《易》爲事。

後魏廣平文貞王正，景穆帝孫，爲洺州刺史，嘗忤茹皓，懼爲所害，廉愼自修，甚有聲績。

北齊蘭陵王長恭，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賤？"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93]，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聲大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反，江淮寇擾，恐復爲將，嘆曰："我年面腫，今何不發[94]？"自是有疾不療。

後周代奰王達，爲荆州刺史，所管豐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95]，贓狀分明。達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察，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愼如此。

隋蔡王智積，父景王。昔高祖龍潜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集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

悔　過

蓋崇高莫大於富貴，而晏安斯爲之酖毒[96]。若夫貴而思降，富而無驕，乃良士之吉德也。其或憑藉威寵，熏灼勢望，未嘗知其憂懼[97]，寧復畏於盛滿？溺於因習，狥乎耳目，自非大雅明哲，上智不君者，又孰能無過哉？乃有克己引咎，悼心追悔，折節改行，銜媿沒齒。《春秋傳》曰："人孰無過[98]，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所謂"不遠而復"，斯可尚也矣[99]。

漢梁孝王，文帝子也。時鄒陽爲上客，羊勝、公孫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建謂立議）[100]，天子不許[101]。梁王怒，令人刺殺盎，帝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初，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廼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樓車

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虚實也。又一説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戰守備,備淮南之起[102]。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辭語所連出其事)[103],寄於帝最親(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104],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105],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106]"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107],不敢置後。

東平王宇,事太后,內不相得。元帝遣使奉璽書勅諭之,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後又殺姬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年,天子乃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姦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後漢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又聽從官卞忌、乳母王禮等諂媚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不道,考訊不服,有司請徵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無所昭見,肌慄心悸[108],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109],分歸黄泉[110]。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横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復敢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所横費[111]。租人有餘[112],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113]。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淸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114]。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顔以久生,下入黄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115],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子咎,在彼小子(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116]),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117],卒不許。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植內不自安。及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118],欲遣救

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文帝即位，植與諸侯並就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舋歸藩，刻肌刻骨[119]，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離[120]，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爲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别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121]，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122]，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文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

中山恭王衮，明帝青龍中來朝，犯京師禁，爲有司所奏，削縣。衮畏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

樂陵王茂，性傲狠，無寵於太祖。文帝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爲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今封茂爲聊城王。

晋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情籍，終其綴集之務。

宋彭城王義康[123]，輔政十餘年，素無學術，闇于大體。長史劉斌等以朋黨伏誅，義康出鎮豫章。帝遣沙門釋惠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惠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以范曄謀反事免爲庶人，徙安成[124]。因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

南齊豫章王嶷，後房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爲書答之，爲之減遣。

梁蕭昱，字子眞，高祖從父弟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已爲嘗[125]。於宅内沽酒，好騎射。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帝以其輕脱無威望，抑而不許[126]。遷給事黄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以爲晋陽太守。

南平王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鄉、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正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

王代爲刺史。愔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127],愔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後魏秦明王翰孫纂,太武踐祚,爲定州刺史,封中山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内大將軍。居守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濟陰王鬱孫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

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唐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初爲遂州都督,坐事免。及遷澧州,折節自修,甚著聲績。

後唐太祖母弟嗣昭,沈毅不群,初嗜酒樂,太祖微申戒約,自是終身不飲。

校勘記

[1]敦,宋本作"用"。

[2]衣,宋本作"素"。

[3]之,原本作"也與賑同",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改。

[4]平,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劉般傳》補。

[5]贖,原本作"賜",據宋本及《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改。

[6]西,原本與上句"封"互倒,據宋本及《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乙。

[7]增,原本作"加",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

[8]務,原本作"貰",據宋本及《宋書·竟陵王誕傳》改。

[9]開,原本作"閒",據宋本及《宋書·竟陵王誕傳》改。

[10]或,原無,據《南齊書·文五王傳》補。

[11]言語,宋本作"語言"。

[12]屢發命中,原本作"命發屢中",據宋本及《南史·武陵昭王曄傳》改。

[13]坐,原本作"座",據宋本及《南史·武陵昭王曄傳》改。

[14]第,宋本作"弟"。

[15]感,原本無,據宋本補。

[16]弟,宋本作"第"。

[17]孚,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臨淮王譚傳》補。

[18]榮,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臨淮王譚傳》補。

[19]神,原本脱,據宋本及《舊唐書·襄邑王神符傳》補。

[20]知，宋本作“智”。

[21]“（脱，易也）入險而脱”原本脱，據宋本及《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補。

[22]倉，原本作“蒼”，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鄧哀王冲傳》改。

[23]曾，原本作“胄”，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鄧哀王冲傳》改。

[24]慧，宋本作“惠”。

[25]年，原本下有“十”，據宋本及《晉書・扶風王駿傳》删。

[26]帝，原本脱，據宋本及《晉書・臨川獻王郁傳》補；異，原本作“重”，據宋本及《晉書・臨川獻王郁傳》改。

[27]鏗，原本作“鑑”，據宋本及《南齊書・宜都王鏗傳》改。

[28]酒，原本作“罪”，據宋本及《南齊書・袁彖傳》改。

[29]吳，原本作“失”，據宋本及《南史・吳平侯景傳》改。

[30]惠，宋本作“慧”。

[31]鈞，原本作“均”，據宋本及《梁書・西陽王大鈞傳》改。

[32]讀書，原本脱，據宋本及《陳書・衡陽獻王昌傳》補。

[33]所，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長樂王處文傳》補。

[34]浚曰，宋本此二字在“祭神”下。

[35]煩，原本脱，據宋本及《北史・永安簡王浚傳》補。

[36]惟，宋本作“唯”。

[37]正，原本作“直”，據宋本及《周書・宇文深傳》改。

[38]旌旗，原本倒，據宋本及《周書・宇文深傳》乙。

[39]詞，宋本作“辭”。

[40]兒，宋本作“童”。

[41]前，宋本作“庭”。

[42]許，宋本作“嘉”。

[43]能，宋本作“萌”。

[44]倫，宋本作“夷”。

[45]敢，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補。

[46]與，原本作“于”，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改。

[47]共，原本作“同”，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改。

[48]恭孝，原本倒，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乙。

[49]讀，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補。

[50]仁，原本作“人”，據宋本及《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改。

[51]孤幼，原本倒，據宋本及《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乙。

[52]典，原本作“史”，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衮傳》改。

[53]如，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衮傳》補。

[54]誡，宋本作“誠”，《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衮傳》作“戒”。

[55]謙,宋本作"滋"。

[56]服,原本作"馬",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57]唯,原本作"或",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58]委,原本作"垂",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59]此句宋本作"或有言其多少附事實",《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

[60]衷,原本作"表",宋本作"哀",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1]答,原本作"笑",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2]乃,原本脱,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補。

[63]異還,原本倒,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乙。

[64]可,原本作"所",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5]儉,原作"簡",據下文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6]朝,原本作"廟",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7]部,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都"。

[68]須,《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頃"。

[69]得,原本作"下",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70]狎,原本作"洽",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71]下,原本作"得",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72]之,原本作"知",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73]仗,《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仗後"。

[74]但,原本脱,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補。

[75]者,《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縫"。

[76]由,《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由來"。

[77]哀,《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衷"。

[78]知,宋本作"智",《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意";周,原本作"存",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79]不復,《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不能"。

[80]小,原本脱,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補。

[81]振,《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板"。

[82]此句《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一時新淨"。

[83]住,原作"任",據下文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84]有,原本作"以",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85]言,《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無言"。

[86]與,《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舉"。

[87]遂,《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逐"。

[88]白,原本作"自";意爾,原本作"道耶",均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89]“景之”二字原本無，據《南史・齊高帝諸子下》補。

[90]七，原本作“十”，據宋本及《南史・江夏王鋒傳》改。

[91]反，原無，據《南史・齊高帝諸子下》補。

[92]否，宋本作“不”。

[93]王，原本脱，據宋本及《北齊書・蘭陵武王長恭傳》補。

[94]發，原本作“廢”，據宋本及《北齊書・蘭陵武王長恭傳》改。

[95]豐，宋本作“澧”。

[96]晏，宋本作“宴”。

[97]其，宋本作“於”。

[98]孰，宋本作“誰”。

[99]矣，宋本作“已”。

[100]爰，原本作“袁”，據宋本及《漢書・鄒陽傳》改。

[101]子，原本作“下”，據宋本及《漢書・鄒陽傳》改。下略。

[102]備，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補。

[103]辭，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補。

[104]皇，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補。

[105]諸，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補。

[106]常，原本作“恒”，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補改

[107]病，原本作“疾”，據宋本及《漢書・膠東康王寄傳》改。

[108]肌慄心，原本無此三字，據《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補。

[109]魄，原無，據《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補。

[110]分，原無，據宋本及《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補。

[111]費，原本作“貸”，據宋本及《後漢書・梁節王暢傳》改。

[112]人，《後漢書・孝明八王傳》作“人”。

[113]倉，原本作“蒼”，據宋本及《後漢書・梁節王暢傳》改。

[114]誦讀，原本倒，據宋本及《後漢書・梁節王暢傳》乙。

[115]至，原本作“二”，據宋本及《後漢書・梁節王暢傳》改。

[116]謂由卞忌及王禮等，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梁節王暢傳》補。

[117]章，原無，據宋本及《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補。

[118]行征，原本倒，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乙。

[119]肌刻，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補。

[120]罔，原本作“網”，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121]絶，原本作“繼”，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122]懷，原本作“懼”，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改。

[123]義康，原本倒，據宋本及《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乙。

[124]成，原本作“城”，據宋本及《宋書・彭城王義康傳》改。

[125]已,宋本作“以”。

[126]許,原本作“試”,據宋本及《梁書·蕭昱傳》改。

[127]間,原本脱,據宋本及《南史·南平元襄王偉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五

宗室部(十四)

褒寵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封建宗子,夾輔王室,親之以脤膰之禮,厚之以寶玉之賜,既以旌賢而彰德[1],亦以惇睦而申恩。成周以來,或加之殊禮,推以蕃錫,異其車服之數,厚以宴私之意。寵遇官屬,增給騎從,徙國益賦,懋賞延世。圖像以昭其美,下詔以揚其善。乃至耆年尊屬,優以几杖之賜;送終即遠,殊其窀穸之制。極禮命之優渥,聳藩維之風望,皆所以強幹固本,興仁宣化,法敦族於唐典,遵立愛於商訓者也。

周公旦,武王弟,歸政成王,欲老,成王留之爲太師,履赤舄(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周公既卒,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又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2]。大路,金路,錫同姓之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以昭周公之明德。

衛康叔封,武王弟也。成王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3]。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鐘名)。

唐叔虞,武王子。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魯公、康叔、唐叔三叔者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六年立爲楚王。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元王生子封爵皆比皇子,所以爲尊寵也)。

濟北王勃,淮南厲王長子。初封廬江王,七國反,吴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帝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梁孝王武,文帝子,竇太后少子。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吴楚反時,非年十五,上書自請擊吴。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吴,吴已破,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淮南王安、甾川王志,元朔二年冬,皆賜几杖毋朝。

廣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4],賜錢二

千萬,黄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

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5]。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其八曰宗正陽城侯劉德。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淮陽王欽,宣帝子。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

楚孝王囂,宣帝子。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於惡疾,夫子所痛曰[6]:'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朂哉?書不云乎[7]:'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二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河間王良,獻王後也,修獻王之行。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後漢城陽王祉,光武族兄。建武二年封,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十一年,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

安成侯賜,光武族兄,以列侯奉朝請。帝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宴私,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起祠廟[8],置吏卒,如舂陵孝侯。

成武侯順,與光武同里閈,少相厚。成武邑戶最大[9],租入倍宗室諸家。建武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

杼秋侯劉般,宣帝玄孫。建武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縉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徙封居巢侯。就國數年,楊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明帝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10]。時五校官顯職閒,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11]。帝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12],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

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建武十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宫殿設鐘虡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永平元年,彊病,顯

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13]，特受二國，宫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14]，氣力羸劣[15]，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啣恨黄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二女小國侯，此宿昔常計。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16]。臣彊困劣，言不能書。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17]，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18]。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19]，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經書[20]，雅有智思，明帝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21]，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蒼上疏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蒼乃歸國，特賜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蒼爲人美須髯，要帶八圍[22]。明帝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章帝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焉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至。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黄黑，出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23]，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於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推門之外[24]，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

北上。侯氏裨冕,釋幣於禰。乘龍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又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再拜[25]。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侯氏再拜稽首而歸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26])。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27]。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28],奏王事國,小黄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29],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馳遣名醫,小黄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絶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30],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31],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32],今詔有司加鑾輅、乘馬、龍旂、九旒[33],虎賁百人,奉送王行[34]。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兹寵榮。嗚呼哀哉!"元和三年,行東巡狩,幸東平宫,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鑾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

中山王焉,光武子,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顯宗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疏辭讓,明帝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稱娖,猶齊整也[35])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决眥。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永元二年[36],焉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37],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王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黄腸雜木[38]。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39],及送致者數千[40]。凡徵發摇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性恭孝,好强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

楚王英,光武子。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千匹,詣國相曰:"託

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41]，絜齋三月[42]，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傅。

下博侯張，齊武王縯孫。以善議論，永平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僭訴。建初中卒，章帝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

下邳王衍，明帝子，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章帝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

清河王慶，章帝子，建初四年立爲皇太子，十年廢爲清河王。母宋貴人自殺。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帝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永元四年，移幸北宫章德殿[43]，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止宿。中傅衛訢私爲贓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贓財賜慶。殤帝即位，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賜什物取乘輿上御，以外家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鄧太后以殤帝襁袍，留慶長子祐居清河邸。後立，是爲安帝。慶薨，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使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44]，賜龍旂、九斿、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安帝所生母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

濟北惠王壽，章帝子，立三十一年薨。永初以後[45]，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惟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東海王臻，恭王彊曾孫。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知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臻弟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彭城王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毁胔殊禮[46]。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宫[47]。

魏任城王彰，武帝子，黄初初就國，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48]。”四年，朝京都，疾薨於邸，謚曰威。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

陳思王植，武帝之子，初封雍丘王。黄初六年，文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宫，增戶五百。

彭城王據，武帝子，初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據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黄初三年封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49]，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既味道眞，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袞有令德，青龍三年秋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50]，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及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51]。

安陽鄉侯休，太祖族子。少値喪亂，渡江至吳。太祖擧義兵，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52]，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及爲鎭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帝乃下輿，執手而別。

陳侯仁，太祖從弟也，爲征南將軍，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宫，爲書戒彰曰[53]："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督都荆、陽、益州諸軍事，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54]，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

邵陵侯眞，太祖族子也，明帝時爲大將軍。蜀諸葛亮圍祁山[55]，眞督諸軍軍郿[56]。亮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眞病，帝自幸其第省疾。眞薨，帝追思眞功[57]，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58]。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59]，勞謙其德者也。其封眞五子爲列侯。"

武安侯爽，邵陵侯眞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宫，甚親愛之。及即位，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齊王即位，賜劍履上殿[60]，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晋安平王孚，宣帝次弟。武帝受禪，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元會詔安平王孚乘輿車上殿，帝於祚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孚薨，武帝於太極東宫擧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依[61]。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帝再臨喪[62]，親拜盡哀[63]。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

平原王幹，宣帝子。武帝踐祚，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太康末加侍中，特

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琅邪武王伷，宣帝子，太康四年薨。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秔粱等物，遣侍中焉。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咸寧中，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黄鉞。

汝南王亮，宣帝子。武帝踐祚，封扶風王。三年，徙封汝南王、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皂輪犢車、錢五十萬，徵爲侍中。武帝寢疾，出爲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楊駿誅，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爲楚王瑋矯詔所殺。瑋死，追復爵位，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萬匹、絹三百匹，喪禮如安平王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義陽王望，安平王子。泰始三年，詔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64]，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高陽元王珪，安平王子，泰始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

彭城穆王權，宣帝弟，東武城侯馗子。武帝受禪，爲北中郎內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

太原王瓌，安平王孫，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齊獻王攸，文帝子，景帝無後，命攸爲嗣。武帝踐祚，封齊王。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臺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65]，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軍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明年，詔攸曰："惟我有晉，受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66]。錫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黄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薨，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廣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

河間王顒，太原王瓌子。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淸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以爲諸國儀表。

西陽郡王羕，汝南王亮子。永嘉南渡，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爲之拜。明

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67]。時帝幼冲,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拜迎。

汝南王祐,汝南王亮孫。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

秦王柬,武帝子,於諸子中尤是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於天下所屬。元康元年薨,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68]。

武陵王晞,元帝子。穆帝即位,累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

琅邪王煥,元帝子,鄭夫人所生。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疾篤,帝爲之徹膳。及薨[69],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

會稽王昱,元帝子。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昱固讓。

會稽王道子[70],簡文子。太元初,進驃騎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領司徒。謝安薨,詔領楊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固讓不受。公卿又奏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黄鉞,羽葆鼓吹,並不受。安帝即位,有司奏進位太傅,假黄鉞,備殊禮,又不受。後並世子元顯俱爲桓玄所害。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71]。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靖亂[72],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摧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淸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於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會稽文孝王道子,世子元顯曰忠。

武陵忠敬王遵,威王子。桓玄篡位,安帝蒙塵於尋陽。義旗興,密詔遵總攝萬機。及安定反正[73],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詔賜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琅邪王德文,安帝母弟。元興初,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桓玄平,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勳光大,並徽序彝倫,燮和二氣。髦俊引領,思佐鼎飪。而雅尚冲挹,四門弗闢,誠合大雅謙虛之道[74],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蒲輪載徵,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嚮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勅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敭俊乂,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

任重,親賢莫二,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

校勘記

[1]彰,宋本作"章"。

[2]禽,宋本下有"比"。

[3]章,原本作"彰",據宋本及《史記·衛康叔世家》改。

[4]益,原本作"一",據宋本及《漢書·武五子傳》改。

[5]得,原本作"封",據宋本及《漢書·楚元王傳》改。

[6]曰,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7]書,原本作"言",據宋本及《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8]廟,原本作"堂",據宋本及《後漢書·安成孝侯賜傳》改。

[9]成武,原本作"武成",據宋本及《後漢書·成武孝侯順傳》乙。

[10]尉,原作"行",據宋本改。

[11]將,原作"府",據宋本改。

[12]厚,原本作"後",據宋本及《後漢書·劉般傳》改。

[13]蕃,原本作"藩",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下同。

[14]自,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補。

[15]劣,原本作"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

[16]餐,原本作"食",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

[17]殊,原本作"喪",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

[18]陽,原本作"海",據宋本及《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改。

[19]好,原無,據宋本及《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補。

[20]少,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補。

[21]人,原本作"餘",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22]要,原本作"腰",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23]帷,原本作"帳",宋本作"惟",據《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24]侯氏,原本誤重,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删。

[25]"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原本脱,宋本作"卓上馬避之奠幣",據《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補。

[26]書,原本作"漢",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27]以,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補。

[28]鴻,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補。

[29]輿,原本作"鞍",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改。

[30]國,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補。

[31]不,原無,據宋本及《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補。

[32]有所,原本倒,據宋本及《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乙。

[33]斿,宋本作"旒"。下略。

[34]奉,原無,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補。
[35]猶,原本作"謂",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改。
[36]元,原本作"平",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改。
[37]皇,原本下有"太",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删。
[38]常,原本作"恒",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改。
[39]徒,原本作"役",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改。
[40]致,原本作"至",據宋本及《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改。
[41]祠,原本作"側",據宋本及《後漢書·楚王英傳》改。
[42]絜,原本作"潔",據宋本及《後漢書·楚王英傳》改。
[43]幸,原本下有"於",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删。
[44]副,原本作"嗣",據宋本及《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改。
[45]以,宋本作"已"。
[46]脊,原本作"瘠",據宋本及《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改。
[47]奉,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補。
[48]并,原無,據《三國志·魏書·任城王彰傳》補。
[49]書,原本作"章",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袞傳》改。
[50]疾,原本作"病",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袞傳》改。
[51]贈賵,原本作"賻贈",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袞傳》改。
[52]文,原本作"大",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休傳》改。
[53]書,原本作"詩",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改。
[54]并,原無,據《三國志·魏書·曹仁傳》補。
[55]祁,原本作"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56]軍郿,原本作"事",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57]思,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真傳》補。
[58]二祖,原本作"三桓",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59]位,原本作"成",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60]履,原本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爽傳》補。
[61]依,宋本作"荷",《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作"倚"。
[62]再,原本作"每",據宋本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改。
[63]親拜,原本脱,據宋本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補。
[64]置,原本作"上",據宋本及《晉書·義陽成王望傳》改。
[65]青州,原本脱,據宋本及《晉書·齊獻王攸傳》補。
[66]土,原本作"是",據宋本及《晉書·齊獻王攸傳》改。
[67]同,原本作"令",據宋本及《晉書·汝南王亮傳》改。
[68]廟,原本作"廣",據宋本及《晉書·秦獻王柬傳》改。
[69]及,宋本作"而"。

[70]子，原無，據宋本補。

[71]無，原本作“元”，據宋本及《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改。

[72]靖，宋本作“靜”。

[73]定，原作“平”，據宋本改。

[74]道，原本作“真”，據宋本及《晉書·恭帝本紀》改。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六

宗室部(十五)

褒寵第二

宋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三年,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六月,薨。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

長沙成王義欣,景王道憐子。元嘉七年,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如故,給皷吹一部。十一年夏,入太廟,太祖厚加恩禮。

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晉義熙末位至荆州刺史、征西將軍。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文帝少爲道規所養,後文帝還本,以長沙王子義慶嗣。慶爲荆州廟主,當隨任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勳德及慈蔭之重,曰:"褒道崇德,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討,則剋翦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棋,人無固志。武王神謨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内外,誅覆群凶,故已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雅邁於兩獻矣。朕幼蒙殊愛,德蔭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祏,初祀西夏,恩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黄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皷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

江夏文獻王義恭,高祖之子,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元嘉十七年徵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給班劍二十人,置兵加仗。二十一年,進位太尉,領司徒,相府年給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給錢,年千萬。二十六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出鎮彭城。二十九年冬,還朝,帝以御乘蒼鸞船上迎之。元凶弑逆,義恭上表勸進。世祖踐祚,特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1]、太尉、錄尚書六條事、楊南徐二州刺史,給皷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黄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

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户。大明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户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司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永光元年八月,爲廢帝所害。明帝定亂,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並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果,故從享世祀,勒勳宗彝。世祖定亂定業,實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2]、都督南豫三州諸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慤,或體道冲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效,夷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廷。"

義恭子伯禽,孝建三年生。元凶作逆,義恭諸子皆遇害,朝廷哀之。至是,孝武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

衡陽王義季,高祖之子。太祖爲荆州,高祖使隨往,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荆州,給鼓吹一部。義季素拙書,帝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義季病篤,帝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三十三。

彭城王義康,高祖之子。太祖即位,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元嘉二年,改授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給班劍三十人。九年,太妃薨,辭班劍,解侍中。十二年,復加侍中、班劍。

南郡王義宣,高祖之子。世祖即位,以爲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又都督楊、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六年,爲會稽太守,加鼓吹一部。孝武既平元凶,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

建平王宏,文帝第七子也。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

廬州王禕,文帝第八子。大明二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明帝踐祚,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三十人。

桂林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永光初,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明帝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

始平王子鸞,孝武第八子。母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爲帝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六年,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節,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

成安王準,明帝第三子。拜撫軍將軍,置佐史。元徽二年,進號軍騎將軍,都督楊、南豫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刺史如故。四年,又進驃騎大將軍號,開府儀同三司,班劍

三十人,都督、刺史如故。

營浦侯遵考,高祖族弟也。明帝即位,爲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泰始五年,賜几杖,太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

當陽侯秉,長沙王道憐孫也,爲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劻出守石頭。秉權兼領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

南譙王世子恢,南郡王義宣子也。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特所鍾愛。太祖即位,以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南蠻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夾望車,又給班劍二十人,入爲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3],中書監,司空,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世祖即位,進位太尉。永明二年中,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秦獻,秩殊常序,况乃地侔前準,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戶。"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郡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廟乃備朝服,自此已來此事一新。帝與嶷同生,持相友睦,宫中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勅。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侍宴。大明八年,給皂輪車。妃庾氏常有疾瘳,帝幸後堂,設金石樂,宫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降術宫,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強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日,帝再視疾。至薨,乃還宫。詔曰:"嶷明哲至親,勳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秘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4]。"竟陵王子良上啓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冕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正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弟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毁傷之容,淡矣止於淸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棲於靜默,絕馳競之眄。《詩》有云[5]:'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寔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勳績無聞[6],艱危不涉,尙致桌爾不群,英聲萬代;况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淸譽踰彰,富貴隆重,廉

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兹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尙少，豈有仰睹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於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不睹貌而天心歡，見形而聖儀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動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7]，坐泣遷祖[8]，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寔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違恨[9]，其德不具美者，尙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寧可缺兹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10]，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秩禮所以紀功。愼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11]，故使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楊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淸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贊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12]。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13]，七教必荷，六符咸理，振風潤雨，無踰於時候，恤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14]，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嶽，不慭遺德，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動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筮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楊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15]。"

臨川獻王映，太祖第三子，出爲都督荆湘等九州諸軍府、鎭西將軍，給鼓吹一部。永平二年，給油絡車。七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世祖即位，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永明八年薨，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謚曰成。

武陵昭王曄，太祖第五子。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故曄見愛。世祖即位，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薨，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鄱陽王鏘，太祖第七子。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永明十一年，爲領軍將軍。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車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

桂陽王鑠，太祖第八子。性淸羸，有冷疾，常枕卧，世祖臨視，賜床帳衾褥。

始興簡王鑑，太祖第十子。永明九年，進爲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世祖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建元二年爲丹陽尹,制東宫官僚以下致敬。子良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五年,進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至八年,給與三望車[16]。鬱林即位[17],進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其年薨。鬱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悦。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大官朝夕送祭。又遣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晋安平王孚故事。

晋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爲使持節、都督齊梁等四州二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隋郡王子隆,武帝第八子。帝以子隆能屬文,謂王儉曰:"我家東阿重出,寔爲皇家藩屏。"永明八年,爲使持節、荆雍六州諸軍事[18]、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南康王子琳,武帝子,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婚,武帝悦而許之。群臣奉寶物名好[19],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20]。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楊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齊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

新吴侯景先,太祖從子也。武帝即位,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帝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惟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21]。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22]。永明五年,爲征虜將軍、丹陽尹,總率步騎,屯義陽。遇疾卒,帝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不能自勝。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新吴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伸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23],侯如故,謚曰忠侯。"

南豐伯赤斧,太祖從祖弟也,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及卒,無儲積,無絹爲衾。帝聞之,愈惋惜[24]。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25],覺其進轉美,足慰人意。"遭父喪,感腳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穎胄好文,弟穎基好武。世祖登烽火樓,詔賦詩,合旨。帝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明帝廢立,賜穎胄常所乘白㩻牛。中興元年,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及卒,和帝出臨,詔賜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輼輬車,黄屋左纛。

曲江縣公遥光,太祖兄衡陽元王道度子。明帝初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

建武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幰車，鼓吹。後加侍中、中書令，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豐城縣公遥昌，遥光弟也。建武中官至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永泰元年卒，帝愛遥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臺，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準則，此我孤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詔高選國官。

巴陵王寶義，明帝長子，爲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仕齊至侍中、尚書令、征虜將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王爵，給九旒鸞輅，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一依晉安平王故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後軍將軍、楊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改楊州，餘如故。四月，薨。自疾至於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起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臺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形列辟[26]。天不憖遺，奄焉弗永，哀痛抽切，震動於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楊州牧，假黄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給溫明秘器，斂以袞服。"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子。天監五年，以右將軍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十七年薨，高祖聞之，甚痛惜。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第八子，齊和帝以爲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天監元年進督荆寧二州，俄給鼓吹一部。十三年改爲左光禄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三百四十萬，廚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加焉。大通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詔斂以袞冕，給東園秘器。又詔曰："矜德紀功，前王令典，愼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27]、中書令及大司徒、南平王偉，器宇宏曠，監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勳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兹袞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降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

鄱陽忠烈王恢，太祖第九子，天監十一年，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七年，爲荆州刺史，進號驃騎大將軍。普通七年九月，薨于州。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28]、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29],弘燮臺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悼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護喪事。"

始興忠武王憺,太祖第十子,天監初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三年,加鼓吹一部,十四年遷鎮右將軍、荆州刺史。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人之厚德,契闊二紀,終始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號,允臻其極。今遣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兹顯號,嗚呼哀哉!"

西昌侯藻,長沙王懿之子,大通三年,爲中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嘆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者,藻之小名也。

吳平侯景,高祖從父弟,天監初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大妃,假金章紫綬。十三年,又徵爲鎮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十九年,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行,幸建興苑餞别,爲之流涕。給鼓吹一部。

廬陵威王續,高祖第五子,中大通二年爲雍州刺史、南蠻校尉、平北將軍,給鼓吹一部。

邵陵傷王綸,高祖第六子,普通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加信威將軍,置佐史。

武陵王紀,高祖第八子,授楊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所愛。

南郡王大連,簡文帝第五子也[30]。大同十年,高祖幸朱方,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各給馬試之,俱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悦,他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

忠壯世子方等,元帝長子也。征河東,王溺死。世祖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楊州刺史,爲招魂以哀之。

陳永修侯擬,高祖疏屬也。文帝即位,爲丹陽尹。天嘉元年卒,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並官資給。二年,配饗高祖廟廷。

宜黄侯惠紀,高祖之從孫也,至德二年,遷雲麾將軍、荆州刺史,贈女妓一部。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子也。休先爲質於齊,爲齊所害。時與齊絶,尙弗之知。高祖踐祚,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藩維是屬,入質北齊,用紓時難,皇運肇興,未獲旋反。永言跂望,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

問奄出。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常序。可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

衡陽獻王昌，高祖第六子。荆州陷，與高祖俱遷關右。天嘉元年，乃得還。百寮上表曰："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啓服衡疑，兼崇徽飾。臣等參議，請以爲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刺史、衡陽郡王，加給皂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啓可奉行。"三月入境，詔令中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于中流船壞以溺，薨。柩至京師，上親出臨哭，乃下詔曰："夫寵章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藩逆命，聘問斷阻，音信莫通，瞻彼機橋，將憐烏白。今者群公戮力，多難克清，輕傳入郛，無勞假道。周朝敦其繼好，驂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瘁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常岫之竊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秘器，九旒鸞輅，黃屋左纛，武賁班劍百人，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獻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

始興王伯茂，文帝第二子[31]。帝纂位，詔封始興王，以奉昭烈王道談嗣。時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吏。於是尚書八座奏曰："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孿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觽辰，蘭芬綺歲，清暉美譽，日茂月昇，道鬱平河，聲超衮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睿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吏。"詔曰："可。"以太子母弟，深愛之。征北軍人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

鄱陽王伯山，文帝第三子，帝深器之。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八座奏封伯山，乃遣持節兼太宰蕭睿告于太廟[32]，太宰王質告于大社。十月，帝臨軒冊命。策訖，令王公以下讌于王第。

校勘記

[1]二，原作"三"，據《宋書·武三王傳》改。

[2]侍，原無，據《宋書·武三王傳》補。

[3]二，原作"三"，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4]武，原作"書"，宋本作"府"，據《南齊書·文獻王傳》及《南史·文獻王傳》改。

[5]有，宋本無。

[6]此句原作“况勳績無間”,據宋本改。

[7]撤,原作“撒”,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8]祖,《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作“旦”。

[9]根,原作“限”,據宋本改。

[10]降,原作“隆”,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11]誥,原作“詔”,據宋本改。

[12]諒,原作“諄”,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13]牧,原作“收”,據宋本改。

[14]形,原作“刑”,據宋本及《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15]東,原無,據宋本補。

[16]給與,宋本作“給”。

[17]即位,原作“及即位”,據宋本改。

[18]“荆雍”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19]群,原作“郡”,據宋本及《南史・南康王傳》改。

[20]亦,原無,據宋本補。

[21]惟,宋本作“爲”。

[22]從,原作“坐”,據宋本及《南齊書・蕭景先傳》改。

[23]“節”下原有“鉞”字,據宋本及《南齊書・蕭景先傳》删。

[24]惋,原作“忱”,據宋本及《南齊書・蕭赤斧傳》改。

[25]朱,原作“肥”,據宋本改。

[26]形,原作“刑”,據宋本改。

[27]侍中,原作“加侍中”,據宋本删。

[28]梁,原作“涼”,據宋本及《梁書・鄱陽忠烈王傳》改。

[29]正,原作“政”,據宋本及《梁書・鄱陽忠烈王傳》改。

[30]“簡文帝”後原無“第五子也”四字,據《南史・南郡王大連傳》補。

[31]二,原作“三”,據《陳書・始興王伯茂傳》改。

[32]太廟,原無,據《陳書・世祖九王傳》及《南史・陳宗室諸王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七

宗室部(十六)

褒寵第三

後魏陳留桓王虔,昭成帝孫也,武力絶倫,與慕容垂戰,沒。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配享廟庭,封其子悦爲末提王。悦外和內很,道武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

秦明王翰子儀,道武之孫,爲左丞相,從征討有功。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寔無也。”帝告以太武生,因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

中山王纂,秦明王翰孫。初,道武養於宮中。太武踐祚,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車,以優異之。

常山王遵子素,道武之曾孫,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

陳留王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廬太守,特見寵厚。給皷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

陽平王熙,道武子。明元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閲,甚得軍儀。明元嘉之,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明元哀慟不已,賜溫明秘器,禮物備焉。

河間公興都,初封樂成子。獻文初,以子東陽王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

任城王雲,景穆之子,爲征東大將軍、徐州刺史。以大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百姓所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賜錢千貫,羊千口。出爲雍州刺史,州民頌之者千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薨於州,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

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之處,詔詳與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箭不及文成箭所十餘步。孝文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製。車駕南伐,行中領軍留守,給皷吹一部,甲仗三百人。

咸陽王禧,獻文之子,太和中爲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來朝京師,將還州,親餞之,賦詩叙意。入爲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二千戶。

趙郡靈王幹,獻文之子,孝文南伐,以幹爲車騎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班師還洛,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黄金十斤。孝文親餞於近郊。後轄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太和二十三年薨,給東園秘器,斂服十五稱,贈帛三千匹,陪葬長陵。

廣陵惠王羽,獻文之子。太和中進號驍衛將軍、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孝文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孝文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親餞之華林園。宣武即位,面受司徒。薨於宣府,武親臨哀慟。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于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及葬,帝親臨送。

彭城王勰,獻文之子。孝文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及爲中書令,孝文宴大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孝文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軍觴也,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咏。"遂令黄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勰詩,孝文仍爲之改一字曰:"昔祈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孝文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後從孝文征沔北,大破梁將崔慧景。孝文不豫,內侍醫藥。孝文有瘳,車駕還京。會百僚於皇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筭;從討新野,有尅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群將之最也。別當受賞,不替厥庸。"孝文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妄許情意,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同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望,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穎。第六弟勰,孝均周弟,誠侔姬旦,遺食捨寢,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永言保康,是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薦逼之日,安外靜內,功濟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勳,實乃勳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深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宣武即位,以有功任宰輔。勰固讓,宣武雖許之,猶逼以外。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

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絶列藩。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咏。臣等參議，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殞絶，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宣武與勰書曰："諱奏辭暨今[1]，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2]，無容頓違至德。出藩累朝，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屈京[3]。展洩哀窮，指不云遠[4]。"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藩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寔。"又詔勰以本官領楊州刺史。

廣川剛王諧，莊王晷之子。大和中薨，將大殮，孝文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詔贈諧武衛將軍。及葬，孝文親臨送之。

東陽王丕，孝文嗣位，累遷大尉、錄尚書事。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杜子朝進退相隨。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享燕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鈕，又特賜金券。帝北巡狩，丕留守，賜所乘車馬往來府省。帝幸平城，子隆謀逆，丕免死爲太原百姓。丕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沒，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勅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歷仕六世，年垂七十，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絶人事。詔以丕爲三老。

襲常山宣王忠，字仙德，孝文世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太和四年疾篤辭退，養病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群僚友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之，命有司爲立碑銘。

淮南王他，陽平王熙之子。太和初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孝文有事宗廟，始薦，聞他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慟，詔有司監護喪事。

南平王渾，陽平王熙之第二子。太武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子霄嗣。霄好直言正諫，孝文特垂欽重。詔曰："自今奏事，相稱可去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某封[5]。"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襚衣一襲，東園第一秘器[6]，絹千匹。孝文緦衰臨霄喪，哀慟左右，醮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

江陽王繼，南平王霄第二子。子乂先納靈太后妹。及太后臨朝，數與孝明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遷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就養於家，每至靈太后與孝明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宮，守禁內。及節慶宴

饗,皆力疾參焉。特轉太保、侍中,加後部鼓吹。孝明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甄其拜伏。"轉太傅、侍中,頻讓,不許。大官給酒饌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繼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長子乂娶靈太后妹,孝明初,以侍中領軍輔政,威振於內外。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孝明御南門臨觀,并贈賜御馬,帛千匹。

廣陽王嘉,簡王廷之子,宣武時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以時幸其第。

廣陵侯衍,陽平王新成之次子。爲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孝文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

南安惠王禎,性忠謹,事母以孝聞。孝文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

禎子英,字虎兒。時梁平三關戍,宣武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謀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兹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簡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

安定靖王休,太和中爲大司馬。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孝文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七年春,與大保、齊郡王簡並蠲朔望之禮。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贈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孝文至其門,改服錫衰,素弁加絰[7],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劍班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孝文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宣武世配饗廟庭。

任城文宣王澄,從孝文征南,至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墳,賦詩而別。常山刺史穆泰反,以澄行州事,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孝明世爲司空、侍中。西域之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送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公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也有過楚湘。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後爲司徒、尚書令,薨。詔百寮會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爲哀榮之極。

澄子嵩爲安南將軍、楊州刺史,累戰有功,後爲蒼頭李太伯所害。宣武爲嵩舉哀於東堂,贈絹一千匹,贈車騎將軍領軍。

嵩弟順爲左僕射，爾朱榮之亂，爲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殮尸，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黄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亡非一，不可周贍。左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

高陽王雍，獻文之子，爲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宣武時幸雍第，盡家人之禮。孝明初詔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溫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别勅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靈太后詔雍乘步挽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喻。孝明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後部羽葆鼓吹，倍加班劍，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吏。"又詔曰："丞相高陽王道德淵廣，明允篤誠，儀刑太階，垂風下國，寔所以予違汝弼，致治責成。宜班新制，宣之遐邇，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所，符告皆亦如之。"後遇害於河陰，贈假黄鉞、相國。

城陽王徽，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宫，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三萬户。

章武王融，與葛榮戰敗見殺，孝明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尋以融死事進贈司徒，加後部鼓吹。

襲常山王素孫暉，孝明世爲尚書令，攝吏部選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秘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將葬，給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羽林二百二十人。

趙郡王謐，靈王幹之子。除都宫尚書，加安西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帛五百匹。

謐弟恵，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賵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常州刺史。

武川鎮將軍蘭子志，爲洛陽令，與御使中尉爭路。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武昌王鑒，宣武時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尅梁角城，帝詔鑒曰："知獲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帶淮濟，州路衝要，自經昔算，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軍，善以量度，宜慰之使，尋當别遣。"

上黨王天穆，以平邢杲之亂，莊帝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户。

北齊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歷位太尉。天平三年薨。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

尙書事。

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天保中以討侯景功封爲長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政,金寶財貨悉以賜之。及爲司空,時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8]。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9]。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尙書令。齊宮內唯天子紗帽[10],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

平陽王淹,神武子。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王浟、河間王孝琬並給仗身羽林百人。

彭城王浟,神武子,爲太師、錄尙書事。河淸三年,車駕巡幸,浟留鄴,爲郡盜所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尙書事,給轀輬車。

襄城王淯,神武子,天保三年薨,朝明元年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尙書事。

高陽王湜,神武子,廢帝初薨,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尙書事。

馮翊王潤,神武子,爲太師、太宰。薨,贈假黃鉞、左丞相。

琅邪王儼,武成第三子也,爲領軍大將軍,領御使中丞。魏氏舊制,中丞出,淸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薄,莫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靑紗步障觀之,觀者傾京邑。儼常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

後周晉公護,太祖兄子,爲大冢宰。明帝立,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又爲雍州牧,并賜金石之樂。武帝保定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固讓。五年,詔曰:"先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虛,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道,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感,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尙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滕王逌,皆文帝子。靜帝即位,加招等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代王達,字度介,天性果決,善騎射。初封代公,出爲荆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勑褒美之。高祖東伐,以爲將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齊平帝以達不邇聲色,以馮氏賜之。靜帝即位,詔與趙王招等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蔡公廣,太祖兄邵惠王顥孫也。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卒。廣乃以毁薨。武帝素服親臨,百寮畢集。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于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約前典,率由舊章,使易

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

廣陵公孝伯，與武帝同日生，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常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預焉。

隋安德王雄，初進封廣平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以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遂寧子達，開皇中爲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三十四州軍事，頗有令聞。高祖聞而大悦，下書獎勵焉。

齊王暕，煬帝第二子。大業初爲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爲嗣。文帝勑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塡咽道路。

唐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爲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太宗即位，是月甲戌詔曰：“褒崇賢戚，有國彝典，厚秩清階，式隆朝望。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淮安王神通，宗室之長，德器優弘，締構之初，早樹勳績。右武衛大將軍、上柱國、燕郡王藝，夙著嘉庸，志懷強毅，久司戎禁，見稱貞確。宜加榮寵，式允具瞻，並可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薨，太宗爲之廢朝，鴻臚護喪事，贈司空。謚曰靖。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從太宗擊宋金剛，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擊劉黑闥，戰沒。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始終從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尅，意常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幼少，力不遂心。”及於難平後以其弟武都王道明徙封於淮陽國。

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平，高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及平輔公祏，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右僕射。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比焉。貞觀十四年暴薨，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子，爲吏部尚書。太宗討高麗，爲前鋒，大破賊兵。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

濟北公瑊，河間王孝恭弟也，爲尚書左丞。貞觀十年夏五月，幸其第，敦親親也。

襄邑郡王神符，貞觀三年爲宗正卿。後以疾辭位歸第，拜光祿大夫，每月別給羊酒。太宗將幸九成宫，就第問疾，賜以縑帛。又令乘小輿引見紫微殿，以其脚疾，遣三衛輿之而升。

齊王元吉，高祖子。武德四年，太宗討竇建德於滎陽，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

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軍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十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錢以自給。九年詔曰:"三臺望重,仰叶辰曜;五教任隆,俯安邦國,寔資懿德,式寄親賢。侍中、并州大都督、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齊王元吉器量凝邈,風神爽邁,徽猷夙著,嘉譽早隆,出莅方岳,政績兼懋,入侍帷扆,獻納允屬,推轂閫外,備展勳庸,職司禁旅,戎章以緝,燮理之任,朝典攸宜。可司徒,餘如故。"

鄧王元亨,高祖子,貞觀二年,爲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晏。

徐王元禮,高祖子。貞觀十七年,爲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

鄭王元懿,高祖子,總章中爲絳州刺史。元懿頗好學,數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

舒王元名,高祖子。元名性高潔矜莊,門庭清肅。常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之,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爲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

魏王泰,太宗第二子也。貞元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泰好事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

營州都督晦,河間王孝恭子也,乾封中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爲襄州刺史,以善政稱,高宗璽書勞勉。

宋王憲,初名成器,睿宗長子。睿宗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平韋氏之功,成器涕泣固讓儲副,玄宗又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祚。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示立季之典,庶叶從人之願,可雍州牧、楊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景雲二年,兼同州刺史,賜物二千匹,殿中馬二十匹。開元二十八年冬,憲寢疾。玄宗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帝大悦,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施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晏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常奏請,年終錄付史官,每年數百紙。

汝陽王璡,憲子也。天寶九載薨,輟朝一日。制曰:"睦親之恩,理貫存歿;飾終之禮,義表哀榮。故特進、上柱國、汝陽郡王璡,植性謙和,執心恭懿,聞詩禮而稟訓,用忠

信而飭躬，修詞立誠不虧於道，依仁遊藝克著於名，況久踐崇班，彌彰勤勵。冀其永固藩翰，有光公族，奄兹殞殁，良多憫念。宜加寵贈，用旌幽穸。可贈太子太師，應緣喪量事官供，仍令京兆尹一人檢校葬事。"

嗣申王珣，憲子（珣出繼申王撝）。開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珣，稟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疏封，將期永固；逝川不捨，俄嘆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增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

榮王滉（後名彦），玄宗開元十五年授京兆牧。二十三年七月以京兆牧、榮王滉，廣州都督，領南牧；儀王濰（後名璲），荆州大都督；永王澤（後名璘），益州大都督；壽王清（後名瑁），安西大都護；延王洄（一作泂，後名玢），楊州大都督；盛王沐（後名琦）、第二十二男濟王溢（後名環）、第二十三男信王沔（後名瑝）、第二十四男義王泚（後名玼）、第二十五男陳王漼（後名珪）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第二十六男豐王澄（後名珙）爲左衛大將軍、第二十八男常王潓（後名璜）爲右衛大將軍、第二十九男涼王漎（後名璿），爲左千牛衛大將軍；第三十男汴王滔（後名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滉等謝恩于朝，悉命詣尚書省，上自慶王已下咸送之，命有司帳設置饌，太常供樂。敕曰："榮王滉等既已封建，近又拜官，在於府寮，合依典故，有司準式。"十二月慶王潭、忠王浚、棣王洽、鄂王涓、榮王滉、儀王濰、穎王澐，永王澤、壽王清、延王洄、盛王沐、濟王溢、義王泚、陳王漼、豐王澄、常王潓、涼王漎、汴王滔加上柱國。

故邠王男承宣、承寤、承寘、承寀、承寯、承寏等，天寶七載六月，皆授朝請郎、東宮六品官員，外置同正員，仍贈緋魚袋。詔曰："故邠王男承宣等，地惟戚屬，器表溫良，伯仲輝光，溫溫有裕，推恩之典既叶於分官，賜服之榮宜崇於寵命。"（八月，勅諸王長子及先帶郡王名任職事官階卑諸並聽著紫佩金魚袋。）

濟南郡王儁，棣王之子也。天寶十四年十月，與濟王男、光祿卿、平樂郡王僙，信王男、太常卿、新安郡王修，陳王男、太常卿、臨淮郡王佗，義王男、太僕卿、舞陽郡王儀，盛王男、太常卿、眞定郡王僨，永王男、太常卿、餘姚郡王償，陳王男、殿中監、安南郡王倫，穎王男、鴻臚卿、高邑郡王僝，延王男、殿中監、平陽郡王健，信王男、光祿卿、晉陵郡王倜，豐王男、宗正卿、齊安郡王侊，涼王男、太僕卿、宜春郡王佃，盛王男、殿中監、信都王佩，壽王男、鴻臚卿、廣陽郡王偡，儀王男、宗正卿、高密郡王僇，涼王男、殿中監、安定郡王仕，延王男、太僕卿佐，永王男、國子祭酒儀，徐王男、秘書監任，靖德太子男、太常卿、韓國公儆，靖德太子男、太僕卿倫，棣王男、光祿卿安，棣王男、太僕卿僚，棣王男、國子祭酒俠，棣王男、殿中監仁，棣王男、太僕卿（史佚其名），棣王男、秘書監僾，永王男、衛尉卿、莒國公偵，永王男、秘書監、郕國公偎，永王男、國子祭酒佮，壽王男、光祿卿、薛國公伉，壽王男、殿中監、滕國公侑，壽王男、國子祭酒傑，延王男、宗正

卿、魯國公保,延王男、國子祭酒、荆國公偃,濟王男、衛尉卿、沛國公佴,濟王男、國子祭酒俸,信王男、秘書監、吳國公保,信王男、國子祭酒、越國公伋,義王男、國子祭酒、曹國公佳,義王男、秘書監、魏國公傛,陳王男、秘書監、代國公仿,陳王男、太僕卿、代國公俘,義王男、光祿卿、虢國公供,潁王男、國子祭酒、楚國公倪,潁王男、光祿卿、夔國公儁,盛王光男、光祿卿、徐國公俗,盛王男、國子祭酒、許國公孫,豐王男、國子祭酒、江國公侚,梁王男、衛尉卿、蒲國公侶,涼王男、秘書監、鄭國公倠,榮王男、衛尉卿僚,榮王男、秘書監僨,榮王男、鴻臚卿佩等五十五人,並授上柱國。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既生而受封,雖冲幼,恩在鄭王之亞。

嗣吳王祗,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大曆五年,詔祗集賢院待制。時四郊無虞,勳勞大臣,在闕下者雖爵秩崇高,多無職事。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制,特給飧錢及繕修廨宇,以厚其禮。自後遷者非一,無代之者,以祗宗室勳舊,加寵之也。

宗正卿、嗣吳王獻,貞元十三年,奏簡王府咨議參軍、嗣寧王子淑葬,請鹵薄。宰臣等議,以子淑官卑,不合給。因下詔:自今以後嗣薨日,宜令所司供鹵薄,永爲常式。

梁廣王全昱,太祖兄,乾化元年還洛陽,命內臣拜餞都外。親王出宿,至於偃師。仍詔其子衡王友諒侍從以歸。

後唐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軍事,兼御使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繼岌,同光元年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充東京留守,餘如故。繼岌,皇子也。魏州興建時,宰相豆盧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宮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爲名。秦王從榮,明宗長子也。天成二年,自鄴中至,泊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至晚。後爲天下兵馬元帥。四年九月勅:"從榮位隆將相,望重盤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臣之上。"

亳州團練使重吉,末帝子,早薨。清泰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

洋王從璋,明宗猶子,泰清元年詔從璋及涇王從敏月各給俸錢一十萬,米麥各五十石,傔三十人衣糧,馬五十匹芻粟。二王自方鎮入朝,自是留洛陽私第。

隴西郡公重美,末帝子,清泰元年授成德軍節度等使,命樞密使韓昭常送重美領鎮州旌節官牒于府署,重美迎授,其禮甚盛。

晉皇子重信,高祖第二子也。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於鄴,詔遣前雲武節度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東討延光。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於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嘆惜,制贈太尉。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帝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册命。

太師萬友，高祖仲父；太尉萬銓，高祖季父；太傅敬儒，高祖兄，並天福六年正月追贈。

周大將軍守筠、奉超、定哥，皆太祖侄，乾祐末遇害。廣順元年二月，太祖侄守筠贈左領軍將軍[11]，改名願。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將軍，賜名愻。顯德四年四月，制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願，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愻等，天潢演泒，棣萼騰芳，咸敦孝悌之情，並著謙和之譽，頃因季代，不享遐齡，每念作辜，難忘有慟，宜加贈典，復賁泉扃。守願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可贈左衛大將軍，愻可贈左武衛大將軍。"

校勘記

[1]奏，《魏書・彭城王勰傳》作"奉"。

[2]閑，原作"開"，據《魏書・彭城王勰傳》改。

[3]屆，原作"留"，據《魏書・彭城王勰傳》改。

[4]指，原作"枯"，據《魏書・彭城王勰傳》改。

[5]某，《北史・道武七王傳》作"其"。

[6]圃，原作"國"，據《北史・道武七王傳》改。

[7]錫，原作"楊"，據《魏書・安定王休傳》及《北史・安定王休傳》改。

[8]仗，原無，據《北齊書・平秦王歸彦傳》、《北史・平秦王歸彦傳》補。

[9]栢，原作"指"，據《北齊書・平秦王歸彦傳》、《北史・平秦王歸彦傳》改。

[10]齊，原作"齋"，據《北齊書・平秦王歸彦傳》、《北史・平秦王歸彦傳》改。

[11]守，原作"乾"，據上文及《四庫全書》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八

宗室部(十七)

領　鎮

自成周之世,幷建宗室,漢有天下,分王子弟,皆受分器,列爲戚藩。曹魏革命,無改前制。西晉之後,崇樹征鎮,重方面之寄,總師兵之重。由是遠監前古,內選於親,出膺督護之選,以尸牧伯之任,長人爲政,奉宣敎條,訓戎經武,式遏寇虐,斯可以籍明茂之望,聳懷柔之美,夾輔京室,克固於維城,大庇本根,以期於長世者已。

晉太原成王輔,宣王弟,安平王孚第三子也,咸寧三年監幷州諸軍事。

下邳獻王晃,孚第五子也。泰始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淸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尙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鎭東將軍、都督淸徐二州諸軍事。

高陽元王珪,孚第七子也。泰始初爲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

竟陵王楙,義陽王望子也。齊王冏輔政,以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

彭城穆王權,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子,泰始初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

權子元王植,自侍中、尙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鎭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兄攻趙王倫,遂以憂薨。

權弟高密文獻王泰,泰始初拜遊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後爲鎭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泰子孝王略,自秘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靑州諸軍事。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弟南陽王模,初封平昌公,爲北中郎將,鎭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擁、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鎭東大將軍,鎭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泰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鎭關中[1]。

新蔡武哀王騰，高密王泰第二子，出繼叔父悌。自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

范陽王虓，康王綏之子，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鎮南將軍。

譙閔王承，剛王遜之子，元帝欲樹藩屏，會王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托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雕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内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議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武，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贏，作司幷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

承孫敬王恬，爲侍中、左衛將軍。恬既宗室有勳望，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幷、楊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

恬子休之，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兄尚之爲桓玄所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攜子侄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幾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

汝南文成王亮，宣帝子。初封扶風郡王、持節、都督關中雍梁諸軍事。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後爲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

琅邪武王伷，宣帝子，魏末爲撫軍將軍、南皮伯。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撫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頃之幷督青州諸軍事。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初封汝陰王、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事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梁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

駿子新野莊王歆，初封新野縣公。齊王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

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孝王肜,宣帝子,泰始中爲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

趙王倫,宣帝子,咸寧中爲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

齊獻王攸,文帝子,太康三年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臺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軍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

攸子武閔王冏,爲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

冏弟寔,永寧初爲東平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

燕王機,文帝子,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增燕國。

樂安平王鑒,文帝子。元康中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

楚隱王壽,武帝子,太康末之國,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

淮南忠莊王允,武帝子,太康十年之國,都督楊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

清河康王遐,武帝子,自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

成都王穎,武帝子,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河間王顒,大原烈王瓌之子。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疏,特以賢舉。

東海孝獻王越,高密王泰子。初以世子爲騎都尉,大安初,惠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於鄄城。

琅邪孝王褒,元帝子。自後將軍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

會稽文孝王道子，簡文帝子，爲開府、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朝賢懋德，莫能綏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寔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楊州刺史、録尚書、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道子世子元顯爲司徒，録尚書事，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宋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晉末，高祖鎮京口，以道憐爲龍驤將軍，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會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山陽、淮陰諸戍并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創。朝議以彭城懸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又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二州刺史，還鎮京口。及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北府文武皆配之。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楊之晉陵諸軍事、守諸軍、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

長沙成王義欣，道憐長子也，初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戍石頭。文帝元嘉三年爲南州刺史。七年，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給皷吹一部，鎮壽陽。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義欣子祗，明帝初爲南兗州刺史。

祗弟韞，自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雍州刺史。

新渝侯義宗，義欣弟也，元嘉中爲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當陽侯秉彝，義宗子也，泰始中爲左衛將軍、丹陽尹。五年，出爲前將軍、淮南宜城太守。不拜，還復本任。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都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廢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郢州刺史，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選。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尹。

興安侯義賓，義宗弟也，元嘉中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營道侯義綦，義賓弟也，元嘉中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

臨澧侯襲，爲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子勛遣軍攻圍不下。明帝嘉之，以爲郢州刺史。

臨川武烈王道規，高祖少弟，晉末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累戰功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等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州楊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

侍如故。以疾不拜。

臨川康王義慶,晉末從高祖征長安,還拜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遷丹陽尹。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州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

營浦侯遵考,高祖族弟也,晉末自建威將軍、彭城内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幷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幷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元嘉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八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十五年,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未之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幷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荆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七年,魏軍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蓋。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立,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孝建元年,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三年,轉丹陽尹。六年,領徐州刺史。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遵考從弟思考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

廬陵孝獻王義眞,武帝第二子。晉末從高祖北征。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眞行都督雍梁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咨議參軍、京兆王修爲長史,委以關中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2],咸陽宫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愍然,慰辭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北境。”臨還,自執義眞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眞尋除正[3],加節,又進督幷、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次復都督司雍秦幷梁五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時義眞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楊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移鎮東城。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

襲廬陵王紹,文帝第五子,元嘉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

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乃遷楊州刺史。

彭城王義康，武帝第四子，晉末年十二，宋臺除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4]、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鐘離、荆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二年，從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5]、南豫州刺史。三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楊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太祖即位，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班劍三十人。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楊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九年，又領楊州刺史。

江夏文獻王義恭，武帝第五子。景平二年監南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楊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十七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楊、南徐、兗三州諸軍事，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二十七年春，後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郡帥，出鎮彭城。後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都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修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州。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世祖踐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楊南徐二州刺史[6]。孝建元年十一月，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楊州刺史。

南豐縣王朗，字元明，義恭長子，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

襲江夏王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

襲江夏王躋，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

襲江夏王伯禽，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南郡王義宣，武帝第六子，元嘉元年，年十二[7]，拜左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猶戍石頭。八年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其後應在義宣。帝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

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帝遲迴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楊州刺史。世祖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楊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

衡陽文王義季,武帝第七子。元嘉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

始興王濬,文帝第二子。初鎮京口,後求鎮江陵。尚書令何尚文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文帝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爲衛將軍[8]、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四子。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戍石頭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以鑠爲豫州刺史[9]。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二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孝武即位,徵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建平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大明元年,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

建平宣簡王宏,文帝第十子。元嘉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宏子景素,初爲寧朔將軍、監南豫豫州諸軍、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不拜。太宗初,加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廬江王禕,文帝第八子。元嘉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出爲會稽太守。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荆州之始興臨賀始安三州諸軍事[10]、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孝武踐祚,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11]。明年,徵爲秘書

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又出爲南豫州刺史。

晉熙王昶，文帝第九子，世祖踐祚，自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楊州，拜昶爲刺史。大明中，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前廢帝即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

武昌王渾，文帝第十子，孝武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校勘記

[1]"王"下原衍"穎"字，據《四庫全書》本及《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刪。

[2]是，原作"長"，據《宋書・武三王傳》改。

[3]除，原無，據《宋書・武三王傳》補。

[4]州，原作"川"，據《宋書・武二王傳》改。

[5]豫，原無，據《宋書・武二王傳》補。

[6]二，原皆作"三"，據《宋書・武二王傳》改。

[7]年，原無，據《宋書・武二王傳》補。

[8]軍，原作"運"，據《南史・宋宗室諸王下》改。

[9]以，原無，據《宋書・文九王傳》補。

[10]"臨賀始"三字原無，"三"原作"二"，據《宋書・文五王傳》補改。

[11]軍，原無，據《宋書・文五王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七十九

宗室部（十八）

領鎮第二

宋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孝建三年，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前廢帝景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太宗立，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招引後魏，復都督北討諸軍事。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春，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又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子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十三子。大明元年，領長安校尉，遷東楊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明帝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又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春反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城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帝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

休祐子宣翊，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大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明帝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大明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增督豫州之梁郡。明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明帝泰始元年[1]，出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興、晉陵二郡,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二郡諸軍事。二年遷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六年,荆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荆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荆州刺史。七年,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

豫章王子尙,孝武帝第二子,孝建三年,都督南徐南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楊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浙江西立王畿,以江東爲楊州。子尙都督楊州江北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楊州刺史[2]。五年,改封豫州,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徵子尙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尙書令,解督東楊州。

晉安王子勛,孝武帝三子。大明四年,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3]、鎭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以鎭軍將軍還爲江州。景和元年,加使持節。

松滋侯子房,孝武第六子,永光元年自宣城太守遷東陽州刺史。景和元年,罷東陽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明帝即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

臨海王子頊,孝武第七子。大明五年,自吳興太守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鎭,徙荆州刺史。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爲鎭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

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大明五年,自吳郡太守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六年,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鎭。

永嘉王子仁,孝武第九子。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尋出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泰始中,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始安王子眞,孝武第十一子。大明七年,自吳興太守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不之鎭。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尋爲南兗州刺史。

邵陵王子元,孝武第十三子,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

晉熙王燮,明帝第六子。元徽元年,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黄門郎王奂爲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别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爲使持節、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楊州刺史。先是,齊世子蕭頤爲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會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燮鎮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爲内外形援。攸之平,燮還京邑。齊王蕭道成爲徐州,燮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邵陵殤王友,明帝第七子,元徽二年,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爲郡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

武陵王贊,明帝第九子,元徽四年,出爲使持節、南徐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徙都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攸之平,乃之鎮。

隨陽王翽,明帝第十子,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太祖第二子。太祖爲宋相,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4]。太祖即位,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楊州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會北邊騷動,帝思爲經略。乃詔曰:"神牧總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彫盡,綏撫之宜,尤重常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入爲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楊州刺史[5]。

臨川獻王映,太祖第三子。宋末,沈攸之事難作,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并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兖州刺史。復爲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太祖踐祚,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又領湘州刺史,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楊州刺史。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宋順帝昇明二年,自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遷爲

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尋還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加晃鎮寧將軍,轉丹陽尹。

武陵昭王曅,太祖第五子。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世祖以曅爲江州刺史,又爲丹陽尹。

成安恭王暠,太祖第六子。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晋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二年,爲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

鄱陽王鏘,太祖第七子。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特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安南將軍。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藩始省軍府。

始興簡王鑑,太祖第十子。永明二年,世祖始以鑑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前將軍、益州刺史。八年,進號安西將軍。明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

衡陽王鈞,太祖第十一子。出繼元王道度。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累遷左衛將軍,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

江夏王鋒,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七年,自輔國將軍、南彭城王、平昌二郡[6],太祖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

南平王鋭,太祖第十五子。永明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宜都王鏗,太祖第十六子。永明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

晋熙王銶,太祖第十八子。隆昌元年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

河東王鉉,太祖第十九子。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

竟陵文宣王子良,世祖第二子,宋末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建元三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世祖即位,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鎮西州。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

廬陵王子卿,世祖第三子。世祖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

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從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徐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

魚復侯子響,世祖第四子。永明三年自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進督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尋出爲江州刺史。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7]、鎮軍將軍、荆州刺史。

安陸王子敬,世祖第五子。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

晉安王子懋,世祖第七子。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宣城太守。五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隆昌元年爲都督、江州刺史。

隨郡王子隆,世祖第八子。永明三年,自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江州刺史,未拜。遷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

建安王子眞,世祖第九子。永明四年,自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西陽王子明,世祖第十子。永明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十年,進左將軍、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

南海王子罕,世祖第十一子。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帝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江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巴陵王子倫,世祖第十三子。永明七年爲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豫刺史、二郡太守。

始安王遙光,太祖次兄貞王道度之孫。明帝欲即位,誅賞事唯遙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楊州刺史。無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光弟遙欣,延興元年,明帝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

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遷使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爲楊州，居中，遥欣居陜西，在外，權勢幷在其門。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魏兵至，詔遥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鎭襄陽。魏兵退，不行。遥欣弟遥昌，延興元年除黄門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徙督湘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8]、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桂陽王昭粲，文惠太子第四子。鬱林王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安陸昭王緬，明帝弟。永明二年，自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之隨郡軍事[9]、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緬子寶聖，嗣安陸王，爲持節、都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隆昌元年爲使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巴陵隱王寶義，明帝長子。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楊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楊州刺史。寶義少有廢疾，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鎭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始安王遥光誅，爲都督楊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

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永明元年，進車騎將軍[10]，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南徐兖二州刺史[11]。

廬陵王寶源，明帝第五子。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鎭琅邪城。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徙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

鄱陽王寶寅，明帝第六子。建武二年爲北中郎將，鎭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督江州郡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石頭。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

邵陵王寶攸，明帝第九子。建武三年爲北中郎將，鎭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兖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陳顯達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

晉熙王寶嵩，明帝第十二子。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使節、督南徐兖

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

校勘記

[1]泰,原作"秦",據《南史·巴陵哀王休若傳》改

[2]建安,原無,據《晉書·豫章五子尚傳》補。

[3]諸軍事,原作"討軍事諸",據《宋書·孝武十四王傳》改。

[4]荆州,原作"荆史",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5]二,原作"三",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改。

[6]彭,原作"彰",據《南齊書·江夏王鋒傳》改。又,"昌"字,原無,亦據補。

[7]"寧南"原作"南寧",據《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改。

[8]司州,原作"司二州",據《南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傳》改。

[9]"荆州之"三字原無,據《南齊書·安陸昭王緬傳》補。

[10]車,原作"軍",據《南齊書·江夏王寶玄傳》改。

[11]南徐兗,原作"南兗徐",據《南齊書·江夏王寶玄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

宗室部(十九)

領鎮第三

梁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元年,遷西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後將軍、楊州刺史。四年冬,權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八年爲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楊州刺史。十七年以公事左遷侍中。普通元年,復爲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楊州刺史。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子。高祖義師至新林,諸王侯悉自收伏來謁。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請兵。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城。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天監二年,徵領石頭戍事。六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七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北梁秦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十一年,徵爲侍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

秀子機[1],嗣安成王,普通二年自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湘衡桂三州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第八子。高祖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州府事。齊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天監元年,進督荆、寧二州。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軍事、南徐州刺史。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六年,遷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右將軍、楊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爲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是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鄱陽忠烈王恢,太祖第九子。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二年,出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十一年,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便道之鎮。十八年,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達,太祖第十子。高祖爲雍州刺史,請與憺同行。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天監七年還朝。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領石頭戍軍事。是秋,出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荆州刺史。

長沙王業,高祖長兄,宣武王懿子,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六年,遷右衛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兖州刺史。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鎮于琅邪,復徵爲中書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

業弟西昌侯藻,天監元年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十年,爲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三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頻莅數鎮,民吏稱之。大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將軍,鎮于渦陽。三年爲中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大同五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

永陽王伯游,高祖次兄敷之子。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奥區,且須撫涖。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襲封永陽郡王。"

衡陽嗣王元簡,高祖第四弟暢之子,天監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爲給事黄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

桂陽王象,長沙宣武王第九子,出繼桂陽王融,起家寧遠將軍、丹陽尹。出爲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鄂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遷命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

吴平侯景，高祖從父弟也，天監元年封，仍爲持節、都督北兖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七年，遷左衛將軍，兼領軍，管天下兵要。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較尉、雍州刺史。十一年，徵左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2]。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十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十七年，太尉、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楊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吴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楊州，并置佐使，即宅爲府[3]。"十九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景弟昌，天監六年自豫章内史、寧朔將軍遷使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

昌弟昂，天監初，自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十六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績子會理，嗣爲南康王，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諸軍事，遷侍中，兼領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吏。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廬陵威王續，高祖第五子，天監十六年，自會稽太守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三年，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大通二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寧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邵陵攜王綸，高祖第六子，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大同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尋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綸子永安侯確，太清中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

尋陽王大心,太宗第二子,高祖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淸元年,出爲云麾將軍、江州刺史。

南海王大臨,太宗第四子,大寶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楊州刺史。

南郡王大連,字靖,太宗第五子,大同十年以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淸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陽州刺史。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太宗第六子,大同中以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大寶元年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陽州刺史。

新興王大壯,太宗第十三子,大寶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

西陽王大鈞,太宗第十四子,大寶元年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楊州。

武寧王大威,太宗第十五子,大寶二年爲信威將軍、丹陽尹。

建平王大球,太宗第十七子,大寶二年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

陳宜黃侯惠紀,高祖之從孫,光太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4]、宣達將軍、豐州刺史。大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至德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始興王伯茂,世祖第二子,永定三年,自寧遠將軍除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諸軍事、彭城太守,進號宣惠將軍、楊州刺史。天嘉三年,除鎭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陽州刺史。

鄱陽王伯山,世祖第三子,天嘉六年,爲沿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光大元年,徙爲鎭東將軍、楊州刺史。大建元年徵爲中衛將軍、中領軍。七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陽豐二州諸軍事、楊州刺史。

晉安王伯恭,世祖第六子,太建元年爲中衛將軍、楊州刺史。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

衡陽王伯信,世祖第七子,天嘉元年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禎明元年,出爲鎭南將軍、衡州刺史。

廬陵王伯仁,世祖第八子,太建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尋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江夏王伯義,世祖第九子,太建初爲宣惠將軍、東陽州刺史。尋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第十子，太建初爲雲麾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

永陽王伯智，世祖第十二子，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陽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內史。

桂陽王伯謀，世祖第十三子，太建中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東中郎將、吳興太守。

豫章王叔英，高宗第三子，太建元年爲宣惠將軍、都督東陽州諸軍事、楊州刺史。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十一年爲鎮前將軍、江州刺史。

長沙王叔堅，高祖第四子，太建四年自東中郎將、吳郡太守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八年，復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十一年，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是年，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至德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

建安王叔卿，高宗第五子，大建四年授東中郎將、東楊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九年進號安南將軍，又征南將軍、湘州刺史。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太建七年授東中郎將、東陽州刺史。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

河東王叔獻，高宗第九子，太建七年爲散騎常侍、中師將軍、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新蔡王叔齊，高宗第十一子，太建中出爲東中郎將、東陽州刺史。

晉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太建中爲輕車將軍、楊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刺史。二年，遷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

始興王叔重，高宗第十四子，大建末爲仁威將軍、楊州刺史。明年加使持節、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岳陽王叔愼，高宗第十六子，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禎明元年，出爲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

義陽王叔達，高宗第十七子，禎明元年除丹陽尹。

南平王嶷，後主第二子，至德元年自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楊州刺史，進號鎮國將軍。尋爲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永嘉王彥，後主第三子，至德中爲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江邑東衡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南海王虔，後主第五子，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信義王祗，後主第六子，至德中爲壯武將軍、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會稽王莊,後主第八子,至德中爲翊前將軍,除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

後魏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道武征討諸部,初定荆州,爲刺史。中山平,拜幽州刺史。

宜都王目辰[5],桓帝之後,孝文即位,除雍州刺史,鎮長安。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從大武南討,至瓜步山,進位尚書令、雍州刺史。

松滋侯萇平,文帝之後,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歷位度支尚書、侍郎、雍州刺史。

萇子華,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後除濟州刺史。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也,齊孫志,字猛略,宣武時除荆州刺史,孝明帝時爲楊州刺史。

衛王儀,昭成帝孫,從道武征伐有功。中山平,道武將遷代都,置山中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

儀子中山簡王纂,始五歲,道武命養於宫中,恩與皇子同。太武踐祚,除定州刺史。

義孫沛郡公禎,孝文時拜南豫州刺史。

陳留景王崇,昭成曾孫,道武時拜荆州刺史。崇孫琛,位鎮、朔二州刺史。

隴西公崘,昭成帝之後,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

淮南靖王他,道武孫,太武時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時宋侵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督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京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

他子篤,自光祿勳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他孫法壽,自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

法壽弟法僧,自司馬掾除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後徵拜光祿大夫,出爲東平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

淮南康王世遵,靖王曾孫也,宣武時拜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驃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孝明時爲荆州刺史,尋加前將軍。沔南蠻酋及襄陽民望密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荆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後除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武昌成王提,道武孫,太武時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

子簡王平原,獻文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齊州刺史。孝文時遷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6]、征南大將軍、

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

原子悼王鑒,孝文時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宣武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

鑒兄和,襲鑒爵爲河南王,孝明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

鑒弟馗,自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

南平安王渾,道武孫,爲廣平王連後,太武時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渾子哀王纂,孝文時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纂弟之子武貞王仲冏,孝文時出爲輔國將軍、光州刺史,遭母憂還。孝昌末除秦州刺史。

江陽武烈王繼,南平王霄之子,爲江陽王振後。孝文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宜鎮都督、大將軍,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軍。入爲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宣武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鎮州刺史。

繼子羅,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梁武遣將寇邊,又爲撫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入爲宗正卿。出帝時除使撫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

樂安王範,明元子。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

範子簡王良,文成時襲王爵,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

東平王翰,太武子,自中軍大將軍鎮袍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獻文踐祚,拜長安鎮都大將軍。

臨淮懿王提,太武孫,爲梁州刺史。

提子孝友,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

廣陽懿烈王嘉,太武孫,孝文時拜徐州刺史,後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

嘉子忠武王琛,孝明時拜泗州刺史,歷鎮州刺史。入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

琛子文獻王湛,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

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初爲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州將,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孝文即位,拜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推子大興襲爵,拜長安鎮大將軍。

大興弟饒陽男遙,孝明帝時自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

大興子暹,莊帝初爲南兗州刺史,累遷秦州刺史。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

大興孫文王悰,孝靜時累遷司州牧、青州刺史。

任成康王雲,景穆帝子,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獻文時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後爲冀州刺史,

迺心政事,甚得下情。孝文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史。

子文宣王澄,孝文時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從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鎮州刺史。宣武時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湘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楊州刺史、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

澄子順,爲給事黄門侍郎。時元乂威刑尤盛,順曾詣乂。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北平將軍、鎮州刺史,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弟嵩,宣武時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又除平北將軍、鎮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楊州刺史。

嵩子衛縣男世儁,自河南尹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嵩弟瞻,自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兖州刺史。

校勘記

[1]秀,原作"季",據《四庫全書》本及《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改。

[2]戍,原作"成",據《南史·梁宗室上·吳平侯景傳》改。

[3]即,原作"郎",據《梁書·蕭景傳》改。

[4]直,原作"宜",據《南史·陳宗室諸王·宜黄侯慧紀傳》改。

[5]日,原作"自",據《北史·魏諸宗室·曲陽侯素延傳》改。

[6]諸,原脱,據《魏書·道武七王列傳·河南王曜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一

宗室部(二十)

領鎭第四

後魏南安惠王禎,景穆帝子。孝文即位,除涼州鎭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1]、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都督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軍開府、長安鎭都大將、雍州刺史。後以罪削除封爵,以庶子歸第。孝文南伐,禎從至洛,及議遷都,禎首從大計,帝以禎既定遷都,復封爵,出爲鎭北大將軍、湘州刺史。

禎子獻武王英,孝文時爲平北將軍、武州鎭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2]、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鎭都大將、梁州刺史,尋鎭荆州。

英子文莊王熙,自光祿勳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尋以本將軍授湘州刺史。

熙弟誘,自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

英孫魯郡王肅,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

城陽康王長壽,景穆帝子。自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鎭都大將。在鎭甚有威名。

長壽子懷王鸞,孝文時自外都大官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鎭都大將。改鎭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藏鎭都大將,後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又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輔并州刺史。宣武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鸞子文獻王徽,孝明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經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3],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莊帝踐祚,拜司州牧。

徽弟顯恭,爲荆州刺史。莊帝既殺爾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鎭西將軍、兼尙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

安定靖王休,景穆帝子,孝文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

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外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

休子孌,宣武初襲拜大中大夫,除征虜將軍、峰州刺史,後爲豳州刺史。

孌弟永平,爲征虜將軍、南州刺史。

永平弟東萊王貴平,莊帝時除平北將軍、南湘州刺史。廢帝時以本任官行青州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出爲青州刺史。

章武王彬,景穆帝孫,繼章武敬王後,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大將、朔州刺史。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北平將軍、行汾州事,率并泗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

彬子融,爲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梁衆。于時,楊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勅融行楊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又爲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東平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秘書監,遷撫軍將軍,領河南尹。

融弟東安王凝,莊帝時除持節、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轉濟州刺史。

樂陵密王思譽,景穆帝孫,繼樂陵康王胡兒後,孝文時爲征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中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領護東夷校尉。

思譽子惠王景略,宣武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

景略弟洪略爲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陽平莊王頤,景穆帝孫,自懷朔鎮大將除朔州刺史,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

頤弟廣陵康侯衍,爲梁州刺史,轉徐州刺史,卒於雍州刺史。衍弟欽爲司州牧。

濟陰王鬱,景穆帝孫,位開府,爲徐州刺史。

鬱弟之子靜王誕,累遷濟州刺史。

鬱弟麗,字寶掌,宣武時拜雍州刺史,遷冀州刺史。

汝陰威王逞,景穆帝孫,卒於齊州刺史。

逞子慶和,爲東豫州刺史。

逞弟汎,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

汎弟修義,自元士爲齊州刺史,又遷秦州、雍州刺史。

廣平文貞王康,景穆帝孫,繼廣平殤王洛侯後。宣武親政,除洛州刺史,遷鎮州刺史。後爲光祿大夫、兼宗正卿,出爲兖州刺史,又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

安樂王長樂,文成第二子。獻文承明元年,以太尉出爲定州刺史。

長樂子詮襲爵,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後除定州刺史。詮子鑒襲爵,後除湘州刺史。

齊郡王子琛,繼河間王若後,宣武時拜定州刺史,孝明時爲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

史。

安豐王猛，文成第六子。孝文太和中加侍中，出爲鎭都大將、營州刺史。

猛子延明襲爵，孝明時爲豫州刺史，遷都督、徐州刺史。

咸陽王禧，獻文第二子。孝文太和中自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後禧朝京師，將還州，孝文親餞之，賦詩叙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

趙郡王幹，獻文第三子。孝文太和中自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吏部尚書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帝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後轉特進、司州牧。

幹子謐，自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以罪罷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謐兄諶，累遷役將軍、泗州刺史，固辭不拜。後爲黄門侍郎，進號安國將軍、光禄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湘州刺史。

諶弟譚，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孝明初入爲直閣將軍，遷光禄少卿、行南兗州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又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廣陵王羽，獻文第五子。孝文遷都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鎭撫代京，内外肅然。及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孝明即位，遷司州牧。

羽子欣，孝明時自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出帝時加太師、開府，襲封廣陵太傅、司州牧。

高陽王雍，獻文子。孝文太和中自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鎭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宣武初遷使持節、都督冀湘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稍又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

雍子端，自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時梁武遣將寇逼徐、楊，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事。平，拜鎭軍將軍、兗州刺史。

端弟誕，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

北海王詳，獻文子。孝文太和中累加侍中、秘書監。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

詳子顥，自都官尚書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使彈奏，除名。其後賊帥宿散明達、叱于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功進號征西將軍，爲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顥弟頊,自黄門侍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

彭城王勰,獻文子。孝文太和中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孝明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又以本官領楊州刺史。

勰子劭,起家宗正少卿,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劭子韶襲爵,武定末爲司州牧。

劭兄子直,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京兆王愉,孝文子。太和末拜都督、徐州刺史。宣武初爲護軍將軍,遷中書監,出爲冀州刺史。

北齊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子。武成時爲司徒,威權振主,乃拜太宰、冀州刺史。

任城王湝,神武子,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

隋義城公處綱,高祖族父。開皇中以右領軍將軍出拜蒲州刺史,吏民悦之。進位大將軍,遷秦州總管。

滕穆王瓚,高祖母弟,開皇初拜雍州牧。

瓚子倫,開皇初拜邵州刺史。

衛昭王爽,高祖異母弟。開皇中拜雍州牧,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轉梁州總管,所治甚有聲。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弟。開皇初自右衛大將軍出拜寧州總管,後數載還京。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每晉王入朝,弘輒領楊州總管,晉王歸藩,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治。

弘子嗣郇王慶,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

秦孝王俊[4],高祖第三子。開皇二年,拜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州諸州盡隸焉。平陳之後,楊州總管一十四州諸軍事,頗有令聞。高祖聞而大悦,降璽書獎勵焉。

蜀王秀,高祖第四子。開皇元年拜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十二年入爲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

漢王諒,高祖第五子。開皇十二年爲雍州牧,累加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抵黄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開皇初襲王爵,加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二十年,徵還。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觀德王雄,高祖族子。大業中檢校鄭州刺史。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

唐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初拜陜州總管。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武德元年拜信州總管。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

襄邑王神符，高祖從父弟，武德四年累遷幷州總管。九年，遷楊州大都督。

魏郡公文暕，神符少子也，歷幽州都督。

膠東公道彥，高祖從父弟，神通之子，武德中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湘州都督，後遷岷州都督。

吳國公孝逸，道彥之弟，高宗末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光宅初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楊州行軍大總管。

郇國公孝協，高祖從父弟叔良之子，貞觀中累遷魏州刺史。

孝斌，孝協弟，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安之子。武德中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三年，以平蕭銑功遷荆州大總管，又以平輔公祏功拜楊州大都督。貞觀初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

孝恭弟齊北郡公瑊，武德中爲始州刺史。

瑊弟漢陽公瓌，武德中代孝恭爲荆州都督，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

譙國公崇義，孝恭子也，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府長史，甚有威名。

崇議弟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中從太宗討王世充，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

武都郡王道明，道玄之弟也，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大將經略。突厥入，拜靈州都督。十二年，坐贓免。十三年起爲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

廬國公子景常，道宗子也，官至湘州刺史。

渤海王奉慈，高祖兄子，高宗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

巢王元吉，高祖子。武德元年授幷州總管，幷州爲劉武周所陷，元吉拜稷州刺史。六年，加隰州總管。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武德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遷雍州牧。十年，授荆州都督，久之，轉鄜州刺史。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刺史。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貞觀二年拜金州刺史。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貞觀六年授鄭州刺史，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

史,永徽四年加司徒、兼潞州刺史。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貞觀六年授潞州刺史,十年加本州都督,高宗末轉澤州刺史。太后臨朝,授定州刺史。

武陵郡王誼,元嘉之次子也,官至濮州刺史。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除遂州都督。十七年,拜澧州刺史。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貞觀七年授兖州刺史,歷鄭、潞、絳三州刺史。

嗣鄭王敬,元懿之子也,官至鄂州刺史。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貞觀元年拜壽州刺史。十年,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二十三年,爲定州刺史。垂拱初,自司徒出爲湘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子緒爲金州刺史。

虢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歷虢、豫、青三州刺史。

平陽郡王翼,鳳之長子也,官至光州刺史。

定襄郡公宏,鳳第三子也,則天初爲曹州刺史。

東莞郡公融,鳳第五子也,垂拱初爲申州刺史。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十年,授豫州刺史。永徽四年,歷滑、徐、沁、衛四州刺史。

臨淮王誘,元慶之子也,爲澧州刺史。

誘弟詢爲壽州刺史。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中歷鄧、梁、黄三州刺史。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十一年,拜壽州刺史,後歷許、滑、宋三州,轉石州刺史,在州二十年。垂拱年除青州,又除鄭州,轉滑州刺史。

豫章王亶,元名子也,爲江州刺史。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十年,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授兖州都督。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襄、絳、滑、定等州刺史。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

嗣魯王道堅,靈夔孫也。歷果、龍、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開元二十二年,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

江元王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十一年,授蘇州刺史。高宗時歷金、鄜、鄭三州刺史。

永嘉王晫,元祥之子,永隆中爲復州刺史。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九年,授虢州刺史。二十三年,轉潞州刺史。永徽中歷宣、徐二州刺史。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五年，授金州刺史。永徽中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歷壽、隆二州刺史，梁州都督。

吳王恪，太宗子。武德二年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貞觀十二年授安州都督。高宗即位拜梁州都督。

成王千里，恪長子也，初名仁。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後改名千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神龍初，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

張掖郡王琨，仁之弟也，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

信安郡王禕，琨之子也。景雲元年爲德、蔡、衛等州刺史。開元後轉蜀、濮等州刺史。丁母憂，起，復授瀛州刺史。十五年服除，授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尋遷節度使。坐事，出爲衢州刺史，歷滑、懷二州刺史。

嗣吳王祗，禕之第也，天寶末爲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也。貞觀二年授楊州大都督。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并不之官。除雍州牧。十年，遙領湘州都督。

齊王祐，太宗第五子。貞觀初授幽州都督，遷齊州都督。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貞觀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轉益州都督。十三年，除岐州刺史。

將王惲，太宗第七子，貞觀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拜安州都督。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後歷遂、湘二州刺史。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貞觀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除楊州都督。十七年，轉相州刺史。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湘州刺史。則天臨朝，除蔡州刺史。

琅邪王冲，貞長子也，歷密、濟、博三州刺史。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貞觀七年授秦州都督。十七年遷襄州刺史。永徽元年拜左衛將軍。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轉貞州刺史。

嗣紀王澄，慎少子也，歷德、瀛、冀三州刺史。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貞觀十八年，授秦州都督。二十三年，累除梁州都督。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也，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

燕王忠，高宗長子。永徽元年拜雍州牧。顯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其年轉房州刺史。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三年遙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削。至永隆二年二月爲沔州刺史。文明元年爲蘇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爲遂州刺史。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永徽中自雍州牧轉岐州刺史,被讒出爲申州刺史。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累除舒州刺史。

邠王守禮,章懷太子次子也。睿宗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開元初,歷虢、隴、襄、晉、滑等六州刺史。

漢中王瑀,讓皇帝之次子也。玄宗幸蜀,加漢中郡太守。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開元十二年,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

儀王璲,玄宗第十二子也。開元十五年授河南牧。

潁王璬,玄宗第十三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廬軍節度大使。安祿山叛,除蜀郡都督、劍南節度大使。

永王璘,玄宗第六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荆州大都督。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及領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大都督。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

延王汾,玄宗第二十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開元十五年,遙領楊州大都督。及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都使。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採訪都使,珙竟不行。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也,至德三年,除瑾充河東節度大使。

兗王僩,肅宗第六子也,乾元三年領河北節度大使 。

涇王侹,肅宗第七子也,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

睦王述,代宗第三子。大歷十年二月詔充領南節度使、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歷十年二月詔嶺渭北鄜坊節度大使。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大歷十二年二月除沽、宋等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

郿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歷十二年二月,除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

舒王誼,代宗第三子,昭淸太子邈之子也。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節度大使。三年,詔爲楊州大都督、持節、涇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

通王諶,德宗第三子。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度支營田等使,王不出閤。十一年爲河東節度大使,亦不出閤。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十年領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十一年十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王不出閤。十六年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濠觀察處置等使。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七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軍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

梁郴王友裕，太祖長子也。唐昭宗景福中，太祖令權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

廣王全昱，太祖長兄也，庶人篡位，授宋州節度使。

惠王友能，全昱第二子也，末帝時鎮陳州。

邵王友誨，全昱第三子也，末帝時鎮陝州。

後唐睦王存乂，莊宗異母弟也，同光中歷鄜州節度使。

魏王繼岌，莊宗子也。莊宗即位於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鎮州爲北都，又命爲留守。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祚，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

末帝長子重吉，閔帝嗣位，出爲亳州團練使。

晉高祖幼子重睿，開運二年領秦州，二年春移領許州。

廣王敬威之弟斌，高祖從父弟也。帝即位，遙領忠州刺史。天福中歷曹州防禦使、河陽節度使。開運二年九月，出鎮鄧州。

韓王暉，高祖從弟也。天福二年遙授濠州刺史，遷曹州防禦使。

漢高祖建，號晉陽，以弟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漢祖將南幸，以崇爲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

校勘記

［1］域，原作“城”，據《魏書・南安王楨傳》改。

［2］軍，原無，據《魏書・景穆十二王下・中山王英傳》補。

［3］將，原作“府”，據《魏書・景穆十二王下・城陽王長壽傳》改。

［4］秦，原作“泰”，據《隋書・秦孝王俊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二

宗室部(二十一)

承襲

《傳》有"世及"之訓,《詩》著"似續"之義。自成周列爵,大封同姓,傳祚撫封,與國升降者有之矣。其事見於《春秋傳》及太史公《世家》,銓次所屬,本乎列國。秦并天下,子弟爲匹夫。漢矯其失,廣樹藩戚,或象賢濟美,聯輝奕葉;或推恩繼絶,纂緒傳世。魏晉而下何莫由斯?蓋所以隆親親以興仁,賌蠅蠅而流咏,使其枝葉扶疏,以大庇本根,犬牙相錯,以夾輔王室者也。

漢燕王澤,高祖從昆弟也,孝文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有罪自殺,國除。哀帝時繼絶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辟非者猶辟邪,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郢客,元王次子),是爲夷王。郢客立四年薨,子戊嗣。二十一年戊反,誅,景帝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禮,元王子),奉元王後,是爲文王。四年薨,子安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汴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

休侯富,楚元王子,封六年薨。子懷侯登嗣,一年薨。子敬侯嘉嗣,二十四年薨,子哀侯章嗣。

沈猷夷侯歲,楚元王子,封二十年,子受嗣。

棘樂敬侯調,楚元王子,封十六年薨。子恭侯應嗣,十五年薨,子慶嗣。

浮丘節侯不害,楚安王子,封十一年薨,子霸嗣。

城陽侯德,楚元王曾孫,昭帝時爲宗正。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封爲陽城侯。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黄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爲制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絶。

趙幽王友,高祖諸姬所生也,高后時幽死。及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河間文王辟疆,趙幽王子,孝文二年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

齊悼惠王肥，高祖微時，外婦所生也，立十三年薨。子大襄嗣，是爲哀王，十一年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孝文十六年，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爲王，以楊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成侯賢爲淄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印爲膠西王，扐侯辟光爲濟南王。孝景三年，吳楚反，齊王狐疑，城守不聽反間。漢以齊初興，三國有謀，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

管共侯罷軍，齊悼惠王子，封二年薨，子戎奴嗣。

氐共丘侯寧國，齊悼惠王子，封十一年薨，子偃嗣。

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封十年薨，子廣嗣。

楊兵共侯安，齊悼惠王子，封十二年薨，子偃嗣。

博陽頃侯就，齊孝王子，就薨，子終古嗣。

被楊敬侯燕，齊孝王子，封十三年薨。子橞侯偃二十八年薨，子頃侯壽嗣，壽薨，子孝侯定嗣。定薨，節侯閎嗣。閎薨，子廣嗣。

定敷侯越，齊孝王子，封十三年薨。子思侯德嗣，二十四年薨，子憲侯福嗣。福薨，子共侯湯嗣，湯薨，子定侯乘嗣。

稻夷侯定，齊孝王子。定薨，子簡侯陽都嗣，陽都薨，子戴侯咸嗣，三十二年薨，子頃侯閎嗣，薨，子永嗣。

山原侯國，齊孝王子，封二十七年薨。子康侯棄嗣，十四年薨，子安侯守嗣，二十二年薨，子發嗣，發薨，孝侯外人嗣。

繁安夷侯忠，齊孝王子，封十八年薨。子安侯守嗣，守薨，子節侯壽漢嗣，壽漢薨，子頃侯嘉嗣，嘉薨，孝侯光嗣，光薨，子起嗣。

柳康侯陽巳，齊孝王子。陽巳薨，子敷侯罷師嗣，罷師薨，子于侯自爲嗣，自爲薨，子安侯擕嗣，擕薨，子膠侯軻嗣，軻薨，子守嗣。

雲夷侯信，齊孝王子，封十四年薨。子茂發嗣，茂發薨，子康侯遂嗣，遂薨，子釐侯終古嗣，終古薨，子得之嗣。

牟平共侯渫，齊孝王子。封五年薨，子節侯奴嗣，三十一年薨，子敬侯東生嗣，二十年薨，子康侯建嗣，一年薨，子孝侯鮀嗣，鮀薨，子釐侯威嗣，威薨，子隆嗣。

柴原侯代，齊孝王子，封三十四年薨。子節侯勝之嗣，二十三年薨，子敬侯賢嗣，賢薨，子恭侯莫如嗣。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孝文二年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

薨,子惠王武嗣,十年薨,子荒王順嗣,三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帝永始元年,以雲弟俚紹封。

壁節侯壯,城陽共王子,封三年薨,子明嗣。

騶丘敬侯寬,城陽共王子,封六年薨,子原侯報德嗣,報德薨,子毋害嗣。

南城節侯貞,城陽共王子,封三十二年薨,子戴侯猛嗣,二十二年薨,子元侯尊嗣,二年薨,子釐侯元國嗣,元國薨,子頃侯遂嗣,遂薨,子友嗣。

廣陵虒侯表,城陽共王子,封七年薨,子成嗣。

虖葭康侯澤,成陽頃王子,封六十二年,子夷侯舞嗣,舞薨,子頃侯閎嗣,閎薨,孫永嗣。

挾釐侯霸,城陽頃王子,封三十五年薨,子夷侯戚嗣,二十一年薨,子節侯賢嗣,賢薨,子頃侯思嗣,思薨,子孝侯衆嗣。

瓡節侯復息,城陽頃王子,封五十五年薨 ,子質侯守嗣。

虛水康侯禹,城陽頃王子,奉封三十八年薨,子息侯爵嗣,七年薨,子敞嗣。

菑川王志,齊悼惠王子。孝文十六年立爲濟北王,孝成四年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絶。悼惠王後唯有二孤: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比,近也),武帝爲悼惠王家園邑齊,乃創臨菑東圜,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令王祭祀。志立三十六年薨,是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

劇原侯錯,菑川懿王子。封十七年薨,子孝侯廣昌嗣,廣昌薨,子戴侯胥嗣,胥薨,子質侯吉嗣,吉薨,子節侯嚣嗣,嚣薨,子勝容嗣。

懷昌夷侯高遂,菑川懿王子。封二年薨,子胡侯延年嗣,延年薨,子節侯勝時嗣,勝時薨,子可置嗣。

平望夷侯賞,菑川懿王子。封七年薨,子原侯楚人嗣,二十四年薨,子敬侯光嗣,十四年薨,子頃侯起嗣,起薨,子孝侯均嗣,均薨,子旦嗣。

臨衆敬侯始昌,菑川懿王子。封十一年薨,子康侯革生嗣,十八年薨,子頃侯廣平嗣,廣平薨,子原侯農嗣,農薨,子節侯理嗣,理薨,子釐侯賢嗣,賢薨,子商嗣。

葛魁節侯寬,菑川懿王子。封八年薨,子戚嗣。

益都敬侯胡,菑川懿王子。胡薨,子原侯廣嗣,廣薨,子嘉嗣。

平的戴侯強,菑川懿王子。封十七年薨,子思侯忠時嗣,三十年薨,子節侯福嗣,十三年薨,子頃侯鼻嗣,鼻薨,子釐侯利親嗣,利親薨,子宣嗣。

劇魁夷侯黑,菑川懿王子。封十七年薨,子思侯招嗣,三年薨,子康侯德嗣,德薨,子孝侯利親嗣,利親薨,子釐侯嬰嗣,嬰薨,子向嗣。

平度康侯行,菑川懿王子。封三十七年薨,子節侯慶忌嗣,三年薨,子質侯帥軍嗣,

帥軍薨，子頃侯欽嗣，欽薨，子孝侯宗嗣，宗薨，子嘉嗣。

宜城康侯偃，菑川懿王子，封十一月薨，子福嗣。

臨朐夷侯奴，菑川懿王子。封四十一年薨，子戴侯乘嗣，乘薨，子節侯賞嗣，賞薨，子孝侯信嗣，信薨，子安侯禕嗣，禕薨，子岑嗣。

隆元侯何，菑川靖王子。何薨，子原侯賈嗣。賈薨，子延壽嗣。

廣饒康侯國，菑川靖王子。封伍十年薨，子共侯坊嗣，十四年薨，子麟嗣。

缾敬侯成，菑川懿王子。封三十四年薨，子頃侯龍嗣，五十年薨，子原侯融嗣，融薨，子閔嗣。

俞閭煬侯毋害，菑川靖王子。封四十四年薨，子原侯況嗣，十二年薨，子嶙嗣。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六年以謀反廢死。八年，帝憐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城侯。十六年，帝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

濟北貞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爲衡山王，孝景四年徙濟北，一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

陰安康侯不害，濟北貞王子，封十一年薨，子哀侯秦客嗣。

周望康侯何，濟北貞王子，封八年薨，子當時嗣。

陪繆侯則，濟北貞王子，封十一年薨，子邑嗣。

安陽侯樂樂，濟北貞王子[1]。封三十年薨，子棣侯延年嗣，十七年薨，子康侯記嗣，十五年薨，子安侯戚嗣，戚薨，子哀侯得嗣。

羽康侯成，濟北夫王子。封六十年薨，子共侯係嗣，係薨，子棄嗣。

德哀侯廣，高帝兄子。封七年薨，子頃侯通嗣，二十四年薨，子康侯齕嗣，二十四年薨，子何嗣。

梁孝王武，文帝子。立四十五年薨，子共王買嗣，四十年薨，子平王襄嗣，襄立四十年薨，子薨，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三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二十七年，有罪自殺，國除。後王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

張梁哀侯仁，梁共王子，封十三年薨，子順嗣。

代孝王參，文帝子。立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開以常山爲阻（依山以爲關），徙代王於淸河，是爲剛王。幷前在代，凡立四十年，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年坐事，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親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王後。

利昌康侯嘉，代共王子。封五十一年封，子戴侯樂嗣，十二年薨，子頃侯萬世嗣，萬

世薨，子節侯光祿嗣，光祿薨，子剌侯般嗣，般薨，子換嗣。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二十七年薨，子共王不周嗣，四年薨。子剛王基嗣，十二年薨。子頃王緩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薨。子元嗣，十七年坐殺，國廢。建始元年正月，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河間王，二十七年薨，子尙嗣。

距陽憲侯匄，河間獻王子，封十四年薨，子渫嗣。

蔞節侯退，河間獻王子。封十六年薨，子嬰嗣，二十二年薨。子釐侯益壽嗣，二十九年薨。子安侯充嗣，三十三年薨，子遺嗣。

阿武戴侯豫，河間獻王子。封二十四年薨，子敬侯宜嗣，二十年薨。子節侯侯嗣，二十三年薨。子釐侯嬰嗣，嬰薨，子頃侯黃嗣。黃薨，子長久嗣。

參戶節侯免，河間獻王子。封四十六年薨，子敬侯嚴嗣，嚴薨，子頃侯元嗣，元薨，子孝侯利親嗣，利親薨，子度嗣。

州鄉節侯禁，河間獻王子。封七年薨，子思侯齊嗣。齊薨，子憲侯惠嗣。惠薨，子釐侯商嗣。商薨，子共侯伯嗣。伯薨，子禹嗣。

魯共王餘，景帝子。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俊嗣，亡後。建平三年六月，以頃王子部鄉侯閔紹封。

廣戚侯將節，魯共王子，將節薨，子始嗣。

公丘夷侯順，魯共王子。封三十年薨，子康侯置嗣。置薨，子煬侯延壽嗣，九年薨，子思侯賞嗣。賞薨，子元嗣。

瑕丘節侯政，魯共王子。封五十三年薨，子思侯國嗣，四年薨，子孝侯湯嗣，十六年薨，子煬侯奉義嗣，奉義薨，子釐侯遂成嗣，遂成薨，子禹嗣。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立二十九年薨，子建嗣，以罪國除，絕百二十年。平帝時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爲廣陵王，奉易王後。

胡孰頃侯胥，江都易王子，封十六年薨，子聖又嗣。

趙敬肅王彭祖，景帝子，立六十三年薨，子昌嗣。初，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時淖姬兄爲漢謁者，武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帝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

平干頃王偃，趙敬肅王小子，立十四年薨，子繆王元嗣。

尉文節侯丙，趙敬肅王子，封五日薨，子侯犢嗣。

封斯戴侯胡傷，趙敬肅王子，封二十五年薨，子原侯如意嗣，三十二年薨，子孝侯宮嗣，宮薨，子仁嗣。

朝節侯義，趙敬肅王子。封十三年薨，子戴侯祿嗣，祿薨，子固城嗣。

象氏節侯賀，趙敬肅王子。封十八年薨，子思侯安意嗣，二十八年薨，子康侯千秋嗣，十六年薨，子鄷嗣。

易安侯平，趙敬肅王子。封二十年薨，子康侯種嗣，種薨，子得嗣。

柏暢戴侯終古，趙敬肅王子，終古薨，子朱嗣。

粟節侯樂，趙敬肅王子。封二十七年薨，子煬侯忠嗣，忠薨，子質侯終根嗣，終根薨，子况嗣。

洨夷侯周舍，趙敬肅王子。周舍薨，子節侯湎始嗣，湎始薨，子哀侯勳嗣，勳薨，子文承嗣。

猇節侯起，趙敬肅王子，封十三年薨。子夷侯充國嗣，二十年薨，子共侯廣明嗣，廣明薨，子釐侯固嗣，固薨，子巨嗣。

桏裴戴侯道，趙敬肅王子，封十二年薨。子哀侯尊嗣，尊薨，子頃侯章嗣，章薨，子釐侯景嗣，景薨，子發嗣。

中山靖王勝，景帝子，立四十三年薨。子哀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絶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得夷王。

三年薨[2]，無子，絶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

廣望節侯忠，中山靖王子，封四十年薨。子頃侯中嗣，十三年薨，子思侯何齊嗣。何齊薨，子共侯遂嗣。遂薨，子閎嗣。

臨樂敫(古移字)侯光，中山靖王子，封二十年薨，子憲侯建嗣。建薨，子列侯固嗣。固薨，子節侯萬年嗣。萬年薨，子廣都嗣。

東野戴侯章，中山靖王子，章薨，子中時嗣。

乘丘節侯將夜，中山靖王子，封十一年薨，子戴侯德嗣，德薨，無子，外人嗣。

柳宿夷侯蓋，中山靖王子，封四年薨，子蘇嗣。

樊輿節侯修，中山靖王子，封三十六年薨，子煬侯過倫嗣。過倫薨，子思侯異衆嗣。異衆薨，子頃侯土生嗣。土生薨，子自子嗣。

安郭于侯傳富，中山靖王子。傳富薨，子釐侯偃嗣。偃薨，子崇嗣。

長沙定王發，景帝子。立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二年薨，無子，絶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三十八年薨，子舜嗣。

安城思侯蒼，長沙定王子，封十三年薨，子節侯自當嗣。自當薨，子壽光嗣。

夫夷敬侯義，長沙定王子，封十二年薨，子節侯禹嗣。五十八年薨，子頃侯奉宗嗣。

奉宗薨,子釐侯慶嗣。慶薨,子懷侯福嗣。福薨,子商嗣。

舂陵節侯買,長沙定王子,封四年薨,子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薨,子孝侯仁嗣,仁薨,子敞嗣。

都渠敬侯定,長沙定王子,封八年薨,子頃侯傒嗣。傒薨,子原侯順懷嗣。順懷薨,子煬侯容嗣。容薨,無子,他人嗣。

衆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封五十年薨,子戴侯真定嗣。二十一年薨,子頃侯慶嗣。慶薨,子胥嗣。

安衆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封三十年薨。子節侯山柎嗣,三十九年薨,子繆侯毋妨嗣。毋妨薨,子釐侯褒嗣。褒薨,子歎嗣。歎薨,子崇嗣,爲王莽所滅。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建武十三年,子松嗣。

廣川惠王越,景帝子,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坐誣告中尉,有司劾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奏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太子也。二十二年以罪國除[3]。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帝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甘露四年,以罪國除。後十五年,平地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4],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

膠東康王寄,景帝子,立二十八年薨。武帝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帝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5]。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三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

六安共王慶,膠東康王子,至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6],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十七年薨,子育嗣。

皐虞煬侯建,膠東康王子,封九年薨。子康侯定嗣,十四年薨,子節侯哀嗣。哀薨,子釐侯勳嗣。勳薨,子頌侯顯嗣。顯薨,子藥嗣。

魏其煬侯昌,膠東康王子,封十七年薨,子原侯傅充嗣。三十三年薨,子孝侯禹嗣。禹薨,子質侯蟜嗣。蟜薨,子嘉嗣。

常山憲王舜,景帝子,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數月廢,國除。

真定頃王平,常山王舜子,元鼎二年立,二十五年薨。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綵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

泗水思王商,常山王舜少子。立十三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絶,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年薨。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

一年薨，子靖嗣。

燕剌王旦，武帝子，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

廣陵厲王胥，武帝子，立十三年，以罪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絶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

高密哀王弘，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愼嗣。

昌邑哀王髆，武帝子，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四年，即帝位二十四日廢爲海昏侯，四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元帝初元三年，以賀子代宗紹封，是爲釐侯，代宗薨，子原侯保世嗣，保世薨，子會侯邑嗣。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立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五年薨，子縯嗣。

楚孝王囂，宣帝子，立三十八年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絶。陽朔二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7]，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

廣戚煬侯勳，楚孝王子，勳薨，子顯嗣。

東平思王宇，宣帝子，立三十三年薨。子煬王雲嗣，以罪自殺，國除。元始元年，王莽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任爲東平王，奉開明後。

定陶共王康，元帝子，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帝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故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

中山孝王興，元帝子，立三十年薨，子衎嗣，七年，哀帝崩[8]，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9]。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校勘記

[1]式，原作"夫"，據《四庫全書》本及本書卷二六三改。

[2]三，原作"二"，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景十三王傳》改

[3]二，原作"三"，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景十三王傳》改。

[4]德，原作"得"，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景十三王傳》改。

[5]王，原無，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景十三王傳》補。

[6]繆，原作"膠"，據《漢書·景十三王傳》改。

[7]弟，原作"帝"，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8]崩,原無,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宣元六王傳》補。

[9]帝,原作"地",據《漢書·平帝紀》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三

宗室部(二十二)

承襲第二

後漢齊哀王章,光武長兄縯長子。建武二年立爲太原王,十一年徙爲齊王,立二十一年薨。子殤王石嗣,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晃立十七年,以罪貶爵,爲蕪湖侯。晃卒,子無忌嗣。章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絶無後,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

下博侯張,齊殤王子,建中初卒,子它人奉其祀。

北海靖王興,光武長兄演次子,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基立十四年薨,無子。章帝憐之,不除其國。和帝永元二年,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

趙孝王良,光武叔父,立十六年薨,子節王栩嗣。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爲蔡陽侯[1],以奉祉祀。平卒,子眞嗣。眞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光武族父,建武十年薨,封小子煇爲堂谿侯,奉歙後。淄川王終,泗水王歙子。歙薨,終居喪思慕,哭泣三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邵侯,以奉終祀。

宜春侯正,泗水王歙從父弟,建武二年封,子浮嗣,封朝陽侯。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絶。延光中護從兄環娶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安成孝侯賜,光武族兄,建武二十八年卒,子閔嗣。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成武孝侯順,光武族兄,建武十一年卒。子遵嗣,以罪降爲端氏侯。遵卒,子弇嗣。

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建武十九年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東海恭王彊,光武子,立十八年薨,子靖王政嗣。政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臻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

沛獻王輔,光武子,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榮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琮薨,子共王曜嗣。曜薨,子契嗣。

楚王英,光武子,立三十三年,以罪自殺。元和二年,追謚楚厲侯。子楚侯種嗣,後徙封六侯(六,縣名,屬廬江郡)。種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光武子,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

東平憲王蒼,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端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

任城孝王尚,東平憲王子,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崇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博爲任成王,以奉其祀。博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孫新昌侯佗爲任成王,奉孝王後。

阜陵質王延,光武子,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赦嗣。

廣陵思王荆,光武子,立二十九年以罪自殺,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

中山簡王焉,光武子,立五十二年薨,子夷王憲嗣。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

琅邪孝王京,光武子,立三十一年薨,子夷王守嗣。守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壽立十七年薨,子貞王遵嗣。遵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容立八年薨,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

陳敬王羨,明帝子,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竦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

彭城靖王恭,明帝子,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

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魏以爲崇德侯。

樂城靖王黨，明帝子，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崇立二月薨，無子國絶。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絶。明年，復立齊北惠王子萇爲樂城王，萇到國，驕淫不法，安帝貶萇爵爲臨潮侯。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城比廢絶，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嗣。

下邳惠王衍，明帝子，建初四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意立五十七年薨，子哀王宜嗣。

梁節王暢，明帝子，立三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堅立三十六年薨，子懷王正嗣。正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其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明帝子，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封淮陽，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無子，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豹立八年薨，子暠嗣。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立十五年薨。子寵嗣，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子鴻嗣，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濕，租委鮮薄（委，謂委輸也），改鴻封勃海王。立三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嗣。（悝，蠡吴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

清河孝王慶，章帝子，立二十五年薨，子愍王虎威嗣。虎威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立三十五年薨，子蒜立，三年，以罪貶尉民侯，自殺，國絶。明年，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梁冀惡清河名，改爲甘陵），奉孝德皇祀（初，孝王慶子祐爲鄧太后所立，是爲安帝，帝乃追尊孝王爲孝德皇），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

濟北惠王壽，章帝子，立三十一年薨，子節王登嗣。登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

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臣欽若等曰:節王登弟五人皆爲郡侯,安國疑其一也),是爲釐王。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

河間孝王開,章帝子,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蠡吾侯翼,河間孝王子。翼卒,子志嗣,後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建和二年,封帝兄都鄉侯顧爲平原王,奉翼後。

解瀆亭侯淑,河間孝王子。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皇考長爲孝仁皇。熹平三年,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贇爲黄巾賊所害,子開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立八年薨,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

魏陳忠侯仁,太祖從弟,黄初四年薨。子泰嗣,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

高陵亭威侯純,陳忠侯弟,建安十五年薨。子演嗣,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樂城恭侯洪,太祖從弟,太和六年薨,子馥嗣。

長平侯休,太祖族子,太和二年薨,子肇嗣。肇正始中薨,子興嗣。

邵陵元侯眞,太祖族子,明帝時薨,子爽嗣。爽誅,嘉平中詔功臣世,封眞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眞後。

任城威王彰,太祖子,黄初四年薨。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成國。

陳思王植,太祖子。植薨,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蕭懷王熊,太祖子。早薨,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

豐愍王昂,太祖子,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黄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太祖子,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三年,子懷王偃嗣,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安王冲,太祖子,建安十三年薨,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鄧侯。黄初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

沛穆王林,太祖子,林薨,子緯嗣。

中山恭王袞，太祖子，青龍三年薨，子孚嗣。

濟陽懷王玹，太祖子，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贊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常嗣。

陳留恭王峻，太祖子，甘露四年薨，子澳嗣。

范陽閔王矩，太祖子，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太和六年改封敏琅邪，景元中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楚王彪，太祖子，嘉平元年以罪自殺，封彪子嘉爲常山眞定王。

鄗戴公整，太祖子，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鄗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二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鄗公，奉整後。

樊安公均，太祖子，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杭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杭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

東平靈王徽，太祖子，奉叔父郎陵哀侯王後，正始三年薨，子翕嗣。

贊哀王協，文帝子，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

北海悼王蕤，文帝子，青龍二年薨。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景公，二年立爲饒安王。

東海定王霖，文帝子，嘉平元年薨，子啓嗣。

元城哀王禮，文帝子，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

邯鄲懷王邕，文帝子，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

蜀安平悼王理，後主庶弟，延熙七年卒。子哀王裔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絶，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

吳沙羨侯奂，堅弟靜之子，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奂後。

丹陽侯裔，奂兄皎之子。皎爲征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卒，追錄其功，封裔。裔卒，無子。弟晞嗣。

都亭侯賁，堅兄子，爲征虜將軍、豫章太守，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年九歲，代領豫

章,進封都鄉侯(鄣子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晉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世子邕先孚卒,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

義陽成王望,安平獻王子,出繼伯父朗,泰始七年薨。子弈早亡,以弈子奇襲爵。奇好蓄聚,太康九年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河間平王洪子)爲望嗣。後威誅,復立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義陽成王子,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三年,咸寧二年薨。子威嗣,徙封章武。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威弟混爲洪嗣。混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并没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傍親。案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令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親。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蘇峻平,休已戰死,弟珍時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二年,珍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遊擊將軍,薨,子秀嗣。

隨穆王整,義陽成王子,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封邁爲隨郡王。

太原成王輔,安平獻王子,輔薨,子鑠立。

南宮縣王翼,安平獻王子,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承薨,子祐嗣。

下邳獻王晃,安平獻王子,咸寧六年薨,二子:褒、綽。褒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詔立。

太原烈王瓌,安平獻王子,泰始十年薨,子顒立,徙封河間王。

河間王顒,太原烈王子,永嘉初爲南陽王模所害,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高陽王珪,安平獻王子,泰始十年薨,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顒子訟爲緝後。

常山孝王衡,安平獻王子,泰始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安平獻王子,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宣帝弟馗之子。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植薨，子康王釋立。釋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紘薨，子玄嗣。玄薨，子孔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之立。邵之薨，子崇之立。崇之薨，子緝之立。

高密文獻王泰，宣帝弟馗之子，元康九年薨。子略立，永嘉三年薨。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嗣。俊薨，子敬王純之立。純之薨，子恢之立。

東海孝獻王越，高密文獻王子，元帝時以越世子毗沒於石勒，不知存亡。帝乃以第三子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榮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成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榮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陵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新蔡武哀王騰，高密文獻王子，騰以戰死，庶子確立，是爲莊王。確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大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奐，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

范陽康王綏，宣帝弟馗之子，咸寧五年薨，子虓立。虓薨，無子，養南陽王模子黎爲嗣。

濟南惠王遂，宣帝弟恂之子，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緝嗣濟南惠王，立。咸寧二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進之子。泰始二年薨，子定王隨立。隨薨，子遂立，沒於石勒。元帝以遜次子承嗣，是爲閔王。承爲王廙所害，子無忌立，是爲烈王。無忌永和六年薨，二子恬、愔，恬立，是爲敬王。太元十五年薨，子尙之立，是爲忠王，爲桓玄所害。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祀，乃更封尙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尙之衛將軍，以尙之弟休之長子文思爲尙之嗣，襲封譙郡王。

廣晉伯愔，譙烈王子，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陽陵王睦，譙剛王弟，元康元年薨，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毅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連繼之。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通之子，咸寧五年薨，子濟立。

西河繆王斌，任成景王子。咸寧四年薨，子隱立，隱薨，子耆（音煟，多鮠）立。

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子,永嘉五年薨。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

琅邪武王伷,宣帝子。太康四年薨,子恭王覲立,覲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元興初,帝以皇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初,煥封顯義亭侯,尙書令刁協奏:"昔魏臨菑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菑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祀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旣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祚,琅邪王無嗣,帝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旣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琅邪武王子。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晞爲桓溫所廢,太元六年卒。二年追封武陵王子忠敬王遵嗣,義熙四年薨,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

東安王繇,琅邪武王子。永康中爲成都王穎所害,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

淮陵元王漼,琅邪武王子,爲宗正。薨,子貞王融立。融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

淸惠亭侯京,宣帝子。年二十四薨,以文帝子機爲嗣[2],泰始元年封燕王機,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駿薨,子暢嗣,改封順陽王。

新野莊王歆,扶風武王子,爲張昌所害,無子,以兄子郘爲後。

汝南文王亮,宣帝子。惠帝時,趙王瑋矯詔誅亮及其世子矩,俱爲亂兵所害。瑋誅,追復亮爵,謚矩爲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咸和元年薨,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紹統復封。統薨,子義立。義薨,子遵之立,以罪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

梁孝王肜,宣帝子,永康二年薨,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爲肜嗣。悝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璲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龢立,薨,子珍之立。

齊獻王攸,文帝子,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徙封武陽侯,後改安昌。武帝踐祚,封齊王。攸薨,子冏嗣。冏誅,永興初,詔以齊王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

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冏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

城陽哀王兆，文帝子，年十歲而夭。武帝踐祚，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五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文帝子，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文帝子。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子贊紹封。贊薨，攸更以子實嗣廣德後。

樂安平王鑒，文帝子，元康七年薨，子殤王籍立。籍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壹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

楚隱王瑋，武帝子，以罪誅，永寧元年封其子執爲襄陽王。

長沙厲王乂，武帝子，後被誅，永安元年詔："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子，以罪縊。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

毗陵悼王軌，武帝子，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武帝子，元康元年薨，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郁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

始平哀王裕，武帝子，咸寧三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

淮南忠莊王允，武帝子，爲趙王倫子虔所害，允三子皆被害。齊王冏上表以息超繼允後。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

代哀王演，武帝子，演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

清河康王遐，武帝子，永康元年薨，子覃嗣。覃爲皇太子，以弟新蔡王籥還封清河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子延長，簡文之子也。以幽廢卒，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後。

臨川獻王郁，簡文子，年十七薨，寧康初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

會稽文孝王道子，簡文子，出琅邪孝王。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後爲桓玄所害，義熙元年，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是爲悼王。

校勘記

[1]嫡,原作"敵",據文意及《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改。

[2]機,原作"幾",據《四庫全書》本及《晉書·清惠亭侯京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四

宗室部(二十三)

承襲第三

宋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永初三年薨，子成王義欣嗣，元嘉十六年薨，子悼王瑾嗣。瑾爲元凶所殺，瑾子粲早夭，粲弟纂嗣。

桂陽恭侯義融，長沙景王子，元嘉十八年卒，子孝侯覬嗣。覬爲元凶所殺，無子，弟襲，以子晃繼封。

臨澧忠侯襲，桂陽恭侯子，泰始六年卒於中護軍，子旻嗣，昇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

新喻惠侯義宗，長沙景王子，元嘉二十一年卒，子懷侯玠嗣，爲元凶所殺，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

興安惠侯義賓，長沙景王子，元嘉二十五年卒，子惠侯綜嗣。綜卒，子憲嗣。

營道僖侯義纂，長沙景王少子，建元二年卒，子長猷嗣。

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義熙八年薨，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是爲康王。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嗣，明廟主當隨往江陵。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二十一年薨。子哀王燁嗣，爲元凶所殺，子綽嗣。

廬陵孝獻王義眞，高祖子，景平二年罪誅，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爲嗣，元嘉九年襲封，紹無子，以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嗣，是爲恭王，無子。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爲紹嗣封廬陵王，未拜，爲太宗所殺。後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絶。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禺繼紹，是爲元王。

彭城王義康，高祖子，元嘉二十八年賜死，子泉陵侯允等爲元凶所殺。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忝祖遠斥[1]，猶或慮親；降霍省序[2]，義重全戚[3]。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宇，阜陵愆屏，身適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姦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誡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即情原釁，本非已招，感事哀煢，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群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

陳根[4],榮加幽壤[5]。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悸。"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增懷[6]。昔淮、楚推恩,祚流支裔[7],抑法引親[8],古今成性。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亢橫罹凶虐[9],可特爲置後。"

江夏文獻王義恭世子叡,爲元凶所害。孝武大明二年,以第四子子綏繼封,食邑二千戶,追謚叡曰宣王。子綏死後,太宗以第八子躋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

南豐王朗,江夏文獻王子長子,爲元凶所害。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封。祗伏誅,歆還。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

衡陽文王義季,高祖子。元嘉二十四年薨,子恭王嶷嗣,大明七年薨,子伯道嗣。

南平穆王鑠,文帝子,孝武即位初,薨,子敬猷嗣,爲前廢帝所殺。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王。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後。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

建平宣簡王宏,文帝子。大明二年薨,子景素先以罪伏誅,孝武封長沙成王義欣子勰第三子恬爲秭歸侯,食邑千戶,繼宏後。

晉熙王昶,文帝子,景和中被害。二子,長曰思遠,次曰懷遠,尋并卒。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爲晉熙王。

始安王休仁,文帝子,泰始六年遇害。子伯融廢徙丹陽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子,孝建三年薨。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子。孝建元年,始九歲,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子,泰始七年賜死,子冲襲封。

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帝子,爲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詔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延年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江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

武陵王贊,明帝子。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怠,勳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裔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圮,含生懼滅。賴英孝感舊,掃雪冤耻,勳續墜歷,極玆窮氓。繼絶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大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

累不少，既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疢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是申追睦之懷，敦愛之旨。"

南齊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卒於宋世。建元元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二子鈞係道度後，隆昌元年遇害。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世祖第二十子，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曲江康公遙欣，衡陽元王子，宣帝兄。西平太守本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建武元年封聞喜縣公，尋改封曲江公。

始安貞王道生，太祖次兄，宋世卒，建元元年封謚。長子鳳早卒，明帝建武元年追封始安王，謚曰靖。子遙光嗣，遙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遙光反，誅。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安陸昭王緬，始安貞王子，初封安陸侯。建武元年追封安陸王，子寶晊嗣，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魏，改封湘東王。

南豐懿伯赤斧，太祖從祖弟，武帝時卒于家，子穎胄襲爵豫章。

文獻王嶷，太祖第二子，武帝時薨，世子子廉早卒，子元琳嗣。

竟陵王子良，世祖子，隆昌中薨，子昭胄嗣。

梁長沙宣武王懿，高祖長兄，天監元年追封，子元王業襲封，業薨，子章王孝儼嗣，儼薨，子睿嗣。

永陽昭王敷，高祖次兄，天監元年追封。子恭王伯游嗣。

衡陽宣王暢，高祖弟，天監元年追封。子孝王元簡襲封，十八年卒，子俊嗣。

桂陽簡王融，高祖次弟，天監元年追封，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襲封爵，是爲敦王。大同二年薨，子慥嗣。

臨川靖惠王宏，高祖弟，普通七年薨。子正仁早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宏子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長兄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封正立千戶侯。

建安敏侯正立，臨川靖惠王子，薨，子賁嗣。

安成康王秀，高祖弟，普通元年薨。世子機嗣，是爲煬王，機薨，子操嗣。後梁文宣踐位，復以機子欣襲封。

南平元襄王偉，高祖弟，大通四年薨，世子恪嗣，是爲靖節王。

鄱陽忠烈王恢，高祖弟，普通七年薨，世子範嗣。

始興忠武王憺，高祖弟，普通三年薨，長子亮嗣。

吳平忠侯景，高祖從父弟，天監末卒于楊州刺史，子光侯勵嗣。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大通三年薨，子會理嗣。

廬陵成王續,高祖子,大同二年薨,子安嗣。

豫章安王懽,昭明太子長子,大通三年封,位江州刺史,薨,子棟嗣。

陳始興昭烈王談,高祖兄,即位初追封。談有二子:蒨爲文帝,頊爲宣帝。高祖以宣帝襲封。及文帝入纂,時宣帝在周未還,帝以本宗之饗,其年十月下詔曰:"昔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弟頊嗣承門祀,雖土宇開建,薦饗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輜重未反。俍以眇身,膺兹景命,式修龜鼎,冰谷載懷。今既入奉太宗,事絕藩祼,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絕,其徙封嗣頊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中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光大二年以罪誅。後主太建元年立弟叔敦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永修定侯擬,高祖從子,天嘉元年卒,子黨嗣。

遂興侯詳,高祖從子,天嘉五年戰死,子正理嗣。

衡陽獻王昌,高祖子,天嘉元年自長安還都,渡江,舡壞而卒,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爲嗣。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莊王休光之子。曇朗爲質於齊,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園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爲南康世子,繼南康王後。"及聞曇朗薨,於是襲封。

衡陽獻王昌,高祖子,初與宣帝俱遷長安。天嘉元年自周還朝,於道薨。其年文帝立第七皇子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

桂陽王伯謀,文帝子,至德元年薨,子鄷嗣。

河東康簡王叔獻,宣帝子,太建十二年薨,子孝寬嗣。

後魏上谷公紇羅,神元帝曾孫。紇羅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爲王。題卒,子悉襲,降爵爲襄公。

高涼神武王孤,文皇帝子,孤薨,子斤失職,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禮薨,謚懿王,子那襲,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紇薨,子大曹,孝文時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兄從子洪威紹。

松滋侯度,高涼神武王孫,度卒,子乙忻襲爵襄王侯。乙忻卒,子平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賜艾陵伯。萇卒,子華襲爵,後於弟子思俱賜死,長弟珍子金襲爵艾陵男。

上黨王天穆,松滋侯平子,天穆卒,子儼襲。

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敦卒,子揆襲。

河澗宣公興都,平文帝之後,興都卒,子提襲父侯爵。

河澗敬公齊,烈帝之玄孫,齊卒,長子陵襲爵。

文安公泥，國之踈族，泥卒，子屈襲。

衛王儀，秦明王翰子，道武時賜死。子良，明元時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陰平熹王烈，衛王儀弟，明元時薨，子永襲。

秦愍王觚，陰平王烈弟，道武時追謚，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帝孫，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賜死，葬以庶人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是爲康王。

暨陽子可悉陵，常山康王子，可悉陵卒，弟陪斤襲。

城陽宣公忠，常山康王子，忠卒，子盛襲爵。

河澗公德，常山康王子，卒於鎮南將軍。德子（王欽若等曰：失記其名），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薨於瀛州刺史，謚曰懿忠，子暉襲，謚曰文憲。

陳留桓王虔，昭成帝孫，道武時追封，又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賜死。大武詔弟崇，令襲桓王爵，是爲景王。崇薨，子建襲。

蒲城侯覬，昭成帝孫，太武時卒，子崙襲爵，以公進封隴西公，卒，謚定公，子琛襲爵。

武遂子枝干，昭志帝曾孫，枝干卒，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

彭城公勃，昭成帝孫，勃卒，長子粟襲。

豐陽公庫汗，彭城公孫，庫汗卒，子古辰襲。

陽平王熙，道武子，太常六年薨，長子靖王他襲。他世子吐萬早卒，吐萬子僖王顯襲祖爵，子康王世遵襲，孝昌元年薨，子敬先襲，敬先爲元顥所害，子宣洪襲。

牂牁公北陵，陽平王熙子，爲安遠將軍，卒，子天琚襲，卒，子延伯襲。

河南王曜，道武子，泰常七年薨，長子提，太武時襲，改封穎川王，後改封武昌，太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卒，謚曰簡王。平原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其身，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高肇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裔。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宣武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和正光四年薨，子諫襲，莊帝初遇害，子攀襲。

河澗王修，道武子，泰常元年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

廣平王連，道武子，始光四年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子飛襲，後賜名霄，太和十七年薨，謚曰安王。子纂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謚曰哀王。伯和無子，以弟文華子仲固襲王封，後爲蕭寶寅所害，謚曰武貞。子承宗襲，早卒，以纂弟安平子仲略繼。

京兆王黎,道武子,神䴥元年薨,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二子繼爲根後,繼襲封江陽王。永安二年薨,謚曰武烈。長子伯熙卒,子亮襲。

樂平戾王丕,明元子,後坐事以憂薨,子拔襲爵。

樂安王範,明元子,後坐事暴薨,長子簡王良,文成時襲王永昌。

莊王健,明元子,健薨,子仁襲。

東平王翰,太武子,翰薨,子道符襲爵。

臨淮宣王譚,太武子,譚薨,子提襲。提以貪縱削除,卒。孝文時追封長卿侯,宣武時謚曰懿。提子昌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謚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其子彧紹封,彧薨,謚文穆王。無子,弟孝友襲爵。

廣陽簡王建,太武子,建薨,子哀王石侯襲,石侯薨,子定王遺興襲,無子,石侯弟懿烈王嘉襲。嘉薨,子忠武王深襲爵,深爲諸葛榮所害,子文獻王湛襲封。湛薨,子法輪坐叔父瑾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陽平幽王新成,景穆長子,新成薨,長子安壽襲爵,孝文賜名頤。

義陽王子孝,陽平幽王子,後降爲公,卒,子斌嗣。

京兆王子推,景穆子,薨,子太興襲,後爲沙門,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宿襲,薨,子文琮襲。

汝陽王仲景,京兆王太興子,孝靖時薨,子冲襲。

濟陰惠王小新成,景穆子,薨,子鬱襲位,以黷貨賜死,爵除。詔以鬱弟偃子誕立爲嫡孫,特聽紹封,是爲靜王。子撫襲。先是,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建義元年弼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謚弼爲文獻王。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卒,即加暉業,終如其言。

汝陰靈王天賜,景穆子,孝文時以罪削除,及卒,復本爵。子威王逞嗣,逞薨,子文王修嗣,修薨,子均入西魏,封安昌王。薨,謚平王,子則襲封。

樂良厲王萬壽,景穆子,以憂薨,子康王樂平襲,樂平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子忠,孝明時復前爵。

廣平殤王洛侯,景穆子,和平二年薨,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正後之,爲度支尚書。正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紹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絶之義。後加鎮東將軍,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正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兹磐石,可特襲王爵。”後改封東平郡王,卒,改濟南王。第四子獻襲,獻薨,子祖育襲。

任城康王雲,景穆子,雲薨,長子文宣王澄太和中襲封,澄薨,第四子文王彝襲,彝卒,子度世襲。

高平剛侯嵩，任城康王子，爲蒼頭李太伯所害，第二子攜襲爵，除給事中。薨，子景遠襲。

南康惠王禎，景穆子，禎薨，子英改封中山王，英累遷尚書僕射，薨，謚獻武王。次子熙好學有文才，然輕躁浮動，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義不聽，略又固請，乃止。延昌二年襲封，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婿也，驟遷平西將軍。熙薨，謚之曰文莊王。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并與熙同遇害。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襲先爵，除征虜將軍，復須遇害。子琳襲，熙弟誘亦被誅，子始伯襲。誘弟略爲爾朱榮所害，謚曰文貞。子景式襲。略弟纂與熙俱死，子獻襲。

武邑王義興，南安惠王子，義興薨，子述襲。

城陽康王長壽，景穆諸子，子多侯早卒，次子鸞始繼叔父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鸞薨，子徽宣武時襲封，後爲爾朱兆所殺。出帝初，子延襲爵，徽兄顯死於晉陽刺史，子彥昭襲。

章武敬王太洛，景穆諸子，皇興二年薨，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襲爵。彬卒，長子融死王事，子景哲襲。景哲弟郎。郎後廢，帝子黄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融弟凝，永熙二年，終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子彥友襲，武定中爲光祿大夫。凝弟湛位至少卿，遇害，子俊襲。

樂陵康王胡兒，景穆子，薨，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復之襲封，後改名思譽。正始四年薨，謚密王。子景略，宣武時襲封，位至幽州刺史，薨，謚惠王。子霸休襲。

安定靖王休，景穆子。休薨，長子安幼早卒，次子燮襲，燮薨，子超襲，時以胡珍國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遇害，子孝景襲。

樂安厲王長樂，文成子，以罪賜死於家。子詮襲，詮薨，謚曰武康。子鑒襲。

廣川莊王略，文成子，太和四年薨，子諧襲，諧薨，謚曰剛。子靈道襲。

河澗孝王若，文成子，年十六薨，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于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以齊郡王子琛繼。

安豐王猛，獻文子，太和中薨於營州刺史，子延明襲。

咸陽王禧，獻文子，以罪賜死，正光中復禧王爵，子坦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

趙郡靈王幹，獻文子，幹薨，長子謐，宣武初襲封。謐薨，謚曰貞。景子毓襲，莊帝初遇害，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謐弟讞子爲後，襲爵。

趙郡孝懿王諶，靈王子，莊帝初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薨，子煒襲。

廣陵惠王羽，獻文子，羽薨，子恭襲。

高陽文穆王雍,獻文子,雍與嫡子太同時遇害,太子斌、太兄安德縣公端與雍俱遇害,子峻襲爵。太弟濟北郡王叡與雍俱遇害,子徽普泰中襲爵。後坐謀逆,伏法。叡弟誕薨,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爲後。

彭城武宣王勰,獻文子,勰薨,嫡子劭襲,莊帝時遇害。子紹襲,遷給事黄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徽、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疴濟難,效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撝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别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亡魂,微申朝典。"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以病卒,子寬襲王爵。始平貞王子正與兄劭俱同時遇害,子欽襲。

北海平王詳,獻文子,詳薨,子顥襲,後遇害,子娑羅襲。

北齊趙郡貞王琛,神武弟,天平中薨,子獻嗣,獻遇害,子釐信嗣。

陳留文恭王惠寶,神武弟,早亡,以清河王嶽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昭武王嶽,神武從父弟,天平中薨,子勱嗣。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薨,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

長樂太守靈山,神武族弟,終於長樂太守,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楚國子伏護爲靈山後。復護卒,孫乂襲。

陽周武昭公永樂,高祖兄子,永樂卒,無子,從兄恩宗以第二子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

永安簡平王浚,神武子,爲文宣所殺,至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彭城王浟第二子淮嗣。

平陽靖康王淹,神武子,河清三年薨,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神武子,河清三年遇害,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神武子,爲文宣帝所殺,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清河二年襲位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子,天保二年薨,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子,天保十年薨,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子,天統五年薨,子智襲爵。

馮翊王潤,神武子,潤薨,子茂德嗣。

漢陽敬王洛,字敬延,神武子,天寶五年薨,無子,以任城王第三子建德爲後。

河南康獻王孝瑜,文襄子,武成時薨,子弘節嗣。

河間王孝琬,文襄子,爲文宣所殺,子正禮嗣。

太原王紹德,文宣子,爲武成所殺,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辦才爲後,襲太原王。

樂陵王百年,孝昭子,爲武帝所害,後主詔以襄城王子自澤襲爵樂陵。

琅邪王儼，武成子，爲後主所殺，以平陽王淹孫世後嗣。

後周邵惠公顥，太祖長兄，保定初追封。長子什肥爲北齊神武所害，追贈大冢宰，襲爵郡公，謚曰景。

杞烈公連（一云簡公），邵惠公子，魏末戰歿，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之，亮初封襲爵，累遷宗師、中大夫，卒，詔以弟椿爲烈公之後。

虞國公仲，太祖再從父，保定中追封。子興生，值亂兵，與仲相失，又幼冲，莫知其戚屬遠近。高祖以莒莊公洛嗣。

宋獻公震，文帝子，尙西魏文帝女，薨，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爲嗣。

隋義城縣公處綱，高祖族父，開皇初，贈其父鍾蔡爲柱國、尙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

河澗王行，高祖從祖弟，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滕穆王瓚，高祖母弟，開皇十一年薨，子綸嗣，以罪徙朱崖。大業中，弟詵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

道悼王靜，滕穆王子，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

衛昭王爽，高祖異母弟，開皇中薨，子集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

秦孝王俊，高祖子，開皇二十年爲妃崔氏所毒，薨。崔氏賜死。二子，浩、湛，不合承嗣。煬帝即位，以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整後周時戰死，高祖受禪，追封蔡王，以智積襲焉。

康永安莊王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二年戰歿，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封高平郡王。

長平肅王叔良，高祖從父弟，叔良薨，子孝協嗣。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武德三年薨，子儉嗣。

河澗元王孝恭，齊武王弟，貞觀十四年薨，子崇義嗣。

淮陽莊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武德五年薨，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陽王，令主道玄祀。

衛懷王玄霸，高祖子，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

巢剌王元吉，高祖子，以罪誅，貞觀十六年追封，以曹王明爲後。

楚安王智雲，高祖子，武德元年追封，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靈龜卒，子福嗣。

荆王元景，高祖子，永徽三年，坐謀逆賜死，後追封沉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爲嗣，降爵爲侯。神龍初，遂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荆王。

徐王元禮,高祖子,咸亨三年薨,子淮南王茂嗣,茂以流死振州,神龍初封茂子璀爲嗣。徐王璀開元中卒,子延年嗣。二十六年封嗣徐王,後坐贓貶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子,以謀逆坐誅,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開元十七年卒,子叔璩爲嗣韓王。

彭思王元則,高祖子,永徽二年薨,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

鄭惠王元懿,高祖子,咸亨四年薨,子敬,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龍初又封敬嫡子希言爲嗣鄭王。

霍王元軌,高祖子,垂拱四年,坐謀逆,與長子緒俱死。神龍初追復爵土,封緒男暉爲嗣霍王。

虢莊王鳳,高祖子,上元元年薨,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虢王,邕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

道孝王元慶,高祖子,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淳中中坐贓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徽,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卒,子諫,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

鄧康王元裕,高祖子,麟德二年薨,無子,以弟汪王子詳子廣平公旦嗣。神龍初,封旦子孝先爲鄧王。景龍四年,制尙乘奉御事伯潛繼鄧王元裕後。

舒王元名,高祖子,永昌中,與子亶俱遇害,封亶子津爲嗣舒王。開元中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建中元年九月,改封嗣郢王。

魯王靈夔,高祖子,永徽四年以罪自殺,有二子,長子詵封淸河王,少子藹封范陽王。爲酷吏所陷,神龍初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道堅卒,子宇嗣。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宇爲嗣鄒王,宇薨,子萃嗣。

江安王元祥,高祖子,永隆元年薨,中興初以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

密貞王元曉,高祖子,上元三年薨,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封穎弟亮子疊爲嗣密王。開元五年五月,制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歸心焉。况乃仁不遺親,德必在祀,光復土宇,率由敎義者哉。故徐州刺史、密王元曉,望重天人,地居藩屏,家邦伊賴,休戚是均。乃者王室多難,睿圖中缺,凡我宗子,咸從殛竄。神龍初歲,寶運紹興,爰命近屬,以爲後嗣,而胄緒凋翳,是非紛雜。疊子乘鄉妄尸茅土,神且不歆非類,人亦奚祀非族。奠享無主,永懷惻然。其封元曉侄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僕少卿員外、置同正員、東莞郡開國公徹爲嗣密王,以奉其祀。"

滕王元嬰,高祖子,文明元年薨,子長樂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并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珂嗣,天寶初卒,子湛然嗣,十二載,封嗣滕王。

吳王恪，太宗子，永徽中以罪誅。有子四人，仁、瑋、琨、璄，并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神龍中封琨子祗爲嗣吳王。

濮恭王泰，太宗子，永徽三年薨，子欣封嗣濮王。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

蜀悼王愔，太宗子，乾封二年薨，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中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郎陵王瑋子榆爲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子，上元年自殺，子煒嗣，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卒，子欽福嗣。

越敬王貞，太宗子，則天時與其子琅邪王冲謀復唐室，事敗而死。開元四年十月癸未，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敎；百代必祀，允章厥德。故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粵自藩國，勤于王家，光宅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尅，而忠節居多。嗣絶國除，年踰二紀，殳享淪廢，朕甚憫焉。夫存或高功，歿有明祀，數屯則安衆罹禍；時泰則高陽紹封，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侄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

紀王慎，太宗子，則天時流死，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慎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開元初，歷德棣翼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周嗣。

江殤王囂，太宗子，貞觀六年薨，以吳王恪孫玄爲嗣江王。景龍四年以吳王孫禕繼江王囂後。

趙王福，太宗子，貞觀中出繼隱太子建成，咸亨元年薨，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子，永隆中坐與庶人賢通謀，自殺。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并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裔爲嗣曹王。裔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後備詔慰忠州叛僚，沒于賊。又封裔爲王，卒，子戢嗣，戢卒，子皋嗣。

澤王上金，高宗子，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自縊死。子義璡、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并配流死。神龍初追復爵土。開元十四年四月制曰："先親之義，所以敦叙；廣封之道，所以利達。故澤王男義珣，漸慶元族，分榮帝系，早承光寵，列在戚蕃，中因間言，久不立嗣。既宗英有譽，而拜輸用崇，宜順景封之典，俾弘宅土之命。可封嗣澤王。"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珣非上金子，假冒寵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許王素節之子璆爲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眞公主表稱義珣寔上金遺裔，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由是削璆王爵，復詔義珣爲嗣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外繼爲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貞元五年十二月，封故澤王謜男潤爲嗣澤王。

許王素節,高宗子,則天時與子九人幷遇害,惟少子琳、瓘、璆、欽,故以年少,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爲嗣許王。瓘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澤王上金男義珣,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玄宗遽遣瓘爲鄂州别駕,於是下詔繼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榆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維宗爲澧國公。瓘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瓘晚有子,命璆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

雍王賢,高宗子,爲則天所譖,廢爲庶人,幽於别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自殺。追封爲雍王。子守禮授太子洗馬,封爲雍王。

讓皇帝憲,睿宗子,累封寧王,開元二十八年薨,追册爲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肅宗元年建辰月,嗣寧王璡薨,以其子太常寺寺丞瑊爲嗣寧王,食邑三千户,仍試太僕少卿。

惠莊太子撝,睿宗子,初封申王,無子。開元七年正月,制曰:"建侯樹藩,命賢裂土,以惇戚屬,乃率典常。司徒兼絳州刺史、上柱國、申王撝,玉林分彩,銀河疏液,厥保慶靈,未繁裔緒。宋王憲男嗣英(一云宋王男珣),魯庭學禮,楚館聞詩,德輝日盛,忠槩寡立,宜其擇猶子之序,居承嫡之位。廬江太郡,形勝攸屬,用圖爾居,莫如兹地。是錫分珪之寶,俾成磐石之崇。可封懷寧郡王,食邑三千户。"嗣英早卒,撝開元十二年薨。天寶三載,又以讓帝子噃爲嗣申王。

岐王範,睿宗子,開元十四年薨,子瑾封河東郡王,暴卒。天寶三載,以惠宣太子男略陽公珍爲嗣岐王。

惠宣太子業,睿宗子,初封薛王,開元二十二年薨,子琄封嗣薛王。

奉天皇帝琮,玄宗子,累封慶王,天寶十一載薨,無子。十三載十一月封故靖德太子男俅爲嗣慶王(王欽若等曰:唐自玄宗已後,皇子封王,王子封郡王,不任嗣襲,故此後皆闕)。

梁廣王全昱,太祖長兄,貞明中卒,封長子衡王友諒爲嗣廣王。

校勘記

[1]斥,《宋書·武二王傳》作"支"。

[2]降,原本作"降殺",據《宋書·武二王傳》改。

[3]全,《宋書·武二王傳》作"令"。

[4]根,《宋書·武二王傳》作"荄"。

[5]加幽,《宋書·武二王傳》作"施朽"。

[6]懷,《宋書·武二王傳》作"慨"。

[7]裔，《宋書·武二王傳》作“胤”。

[8]引，《宋書·武二王傳》作“弘”。

[9]亢，《宋書·武二王傳》作“允”。

寂乎無爲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五

宗室部(二十四)

忠

《傳》曰:"忠爲令德",蓋策名委質,有死無二之謂也。乃有體自天極,列於藩維,承光日月,同休宗社。而内懷明德,發於精衷,自晦以掩君惡,建義以雪國恥,定策佐命,以安天下,扶危持顛,以濟大難,守節而無苟,拒惡而靡憚,勵恭慎之節,竭謨明之效,周旋佽助,彌綸罄盡,奉侍勤瘁,誠言敦篤,至或挺身變亂而罹害,感慨宗國而亡身,抗志不撓,瞑目無悔。斯皆仁厚成於自然,純亮表於性質,挺咸一之德,隆在三之義,千載之下,凛乎其有生氣矣。

商箕子,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悦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

漢燕王澤,聞吕太后終。澤乃曰:"帝少(王欽若等曰:帝謂吕后所立惠帝後宫子强),諸吕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吕。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幷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説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軍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

衡山王勃,景帝初,七國反。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心。吴楚已破,衡山王來朝,帝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

濟北王胡,以爲武帝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

武平侯璜,王莽居攝一年,以舉兵誅莽死。

陵鄉侯曾,王莽建國六年,以舉兵欲誅莽死。

後漢慎侯賜,光武族兄,更始初封賜爲宛王,典將六部(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所賜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故封爲慎侯。

劉虞,爲幽州牧,就拜太尉。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虞以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

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紛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耶！"故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尙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

魏曹洪，字子濂，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共濟，還奔譙。

齊王族祖冏，字元首。魏世諸侯王多所抑損，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并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賢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心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誓，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天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凡數千言。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蜀北地王諶，景耀末，鄧艾兵至，譙周勸後主降，後主將從譙周之策。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泣者。

晋惠帝西遷，范陽王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澗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爲司徒。

齊王攸，爲驃騎將軍，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

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尙書事。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自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乃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

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毁焉。

淮南王允,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大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志,允陰知,稱病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病不拜,倫遣御使逼允收官屬以下,刻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入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宫,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宫兵鼓噪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斗,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宫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悦,既而聞允死,莫不嘆息。

齊王冏、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遊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簒,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穎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與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河澗、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楊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殺倫衆於黄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宫。

成都王穎,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侍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倚、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驚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又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倚、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倚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倚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

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大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

東海王越，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并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澗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都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大帝，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不諱，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耶？"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

譙王承，爲湘州刺史。王敦搆難，遣參軍桓羆説承。以劉隗專寵，令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使其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姨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常、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城沒被害。

宋江夏王義恭，遷侍中，未拜。元凶劭肆逆，遣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詔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并送還臺。進位太保，服侍中服，又領太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任尚書下省，分諸子并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

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説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常録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閲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

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文帝有虚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内外衆事,皆專決施行。

建平王宏,文帝第七子。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江州刺史。祖入討,劭錄宏殿内。世祖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本迎太后。

營浦侯遵考,子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軍,不就。縶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黄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

南郡王義宣,爲荆、雍都督,元嘉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楊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

劉韞,長沙王道憐之孫,爲宣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惟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

劉襲,長沙王道憐之孫,爲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南齊豫章王嶷,嘗謂世祖曰:"古來言願陛下壽等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帝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

南康縣侯子恪,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吴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子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

梁長沙元王弟藻,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臺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薨。

尋陽王大心,爲郢州刺史。大同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

援宮闕。三年，城陷，上平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

南郡王大連，太淸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楊州刺史。侯景入寇京都，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歸楊州。

河東王譽，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

南浦侯淮，安城王秀子也。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握節死之。

邵陵王綸，太淸二年，侯景反，旣陷東府城，綸率四豐公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趙武將軍安南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何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鐘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安南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景旣攻臺城，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廷任、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旣而鄱陽世嗣永安侯嶠、羊鴉仁、李廷任、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栅，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栅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俟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邵陵攜王綸子確爲太子舍人，鐘山之役，苦戰，所向披靡。及侯景乞盟，憚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勑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而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見景。景愛其膂力，常令在左右。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山桑侯會理，南康簡王績之子。太淸二年，侯景圍京邑，會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勑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勑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

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誠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興復。與西鄉侯歡等布心腹,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于會理爲內應。皓敗,狀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晋熙,京師虚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理并遇害。

建安侯通理,南康簡王績之次子也。太清中侯景內寇,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常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光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安固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免,勿賜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未知天命如何耳。"至京,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1],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閒,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意,往收葬焉。

瀏陽公大雅,簡文公之子也。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忠壯世子方等,少聰敏,有俊才。初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嘆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宫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嘆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悦。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都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河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

宜豐侯修,爲梁、秦二州刺史。時兄嗣鄱陽王範在湓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嗒,修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且觀修意。修涕泣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修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修所卧床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修隋郡王。璠還至嶓嵺,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説城中降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説客邪?"命射之。聞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修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

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修答："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

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弟也。宣帝弗豫，叔堅、陵等并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鋭，可礪之。"及宣帝不諱，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乃取朝所服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及翌日小斂，叔陵袌剉藥刀進，斫後主中項。後主乳母樂安吴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并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後主不能對。叔陵舊多力，須臾奮得脱，出雲龍門，入於東府城。兵敗，走趨新林。蕭摩訶追斬之。

岳陽王叔慎，禎明元年出爲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并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别遣其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内將士莫有固志，克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寔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殺牲結盟，仍遣人許奉降書於龐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於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仗兵發，縛暉之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太守鄔君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胄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胄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君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横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横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君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君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校勘記

[1]人，原作"大"，據《梁書·高祖三王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六

宗室部(二十五)

忠第二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烈帝顧命,迎立昭成。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宜立長君。大人梁蓋等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1],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自孤獨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爲王。

文安公泥,國之疏族也。性忠直,道武厚遇之。元城侯屈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窺爲逆[2]。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爲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

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武遂子拔干,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屢效忠勤。明元踐祚,賜爵武遂子。

順陽王郁,桓帝之後也。少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末,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也。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王郁謀殺之。事發,逃免。獻文傳位,以有定策功[3],進爵爲王。

東陽公丕,烈帝之孫也。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拒,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難,齊有力焉[4]。賜爵浮陽侯。

任城王楨[5],性忠謹。孝文徵赴講武,引見戒之曰:"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

武，遠徵赴闕。"

建中伯志，河間王齊之孫，爲給事中郎。孝文南征，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常州事。

安樂王長樂子詮，爲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告首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彭城王勰，孝文時爲中書監、侍中[6]，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以我親[7]，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孝文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善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孝文神力虛弱，惟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孝文日有瘳損[8]，自懸瓠幸鄴，勰嘗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9]，飲食必嘗之，而後手自進御。從孝文征沔北還，以功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孝文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孝文曰："治戎侍疾皆憑於汝[10]，牽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11]，以違心寄。宗祏所賴，惟在於汝。諸葛孔明異姓受託，而况汝乎？"行次淯陽，孝文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12]，將攻賊壘，其夜奔追。孝文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惟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况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臣[13]，機政畢歸，震主之聲，風忌必矣[14]。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孝文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叔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丘壑[15]。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遏，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綱？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使成王之明，翻從爾舉，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勅。"及孝文不起于行宮，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成王澄及，入如平常[16]，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

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孝文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冠不解[17],亂首垢面。帝患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顔悉心,多所規濟。及孝文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宫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18]。宣武立,頻幸勰第[19]。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宣武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20],又絶知己之遊,雖對妻子,鬱鬱不樂。

清河王懌,宣武初爲尚書僕射。時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秃,亦藉渭陽之資,遂纂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21],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22],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斷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咲不應。後靈太后委以朝政,懌竭力佐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懌裁之以法。又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准愛希乂旨[23],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詳問左右及朝貴,分明得雪。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爲懷朔大將、都督[24],後除朔州刺史。及常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冀州刺史元麗子顯和,爲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别泒,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彭城王勰子劭,善武藝,少有氣節。孝明初,梁武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奏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25],起家爲宗正少卿。

中山獻武王子熙,延昌中出爲相州刺史[26]。聞劉騰、元乂隔絶二宫,矯詔殺清河王懌,熙乃起兵,上表云:"元乂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

肝，甘之若薺。今輒舉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27]、常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翦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等所執，遇害。靈太后反正，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臨淮王昌弟孚，爲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十卷，奏之。遷冀州刺史，爲葛榮所執。榮卒，還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28]，封孚萬年鄉男。

東阿侯忻之，清河王紹之孫，性粗武有力。孝莊帝之圖爾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僚入賀，忻之獨蒙問[29]。

青州刺史昂弟暹[30]，爲南兗州刺史。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

北齊趙郡王琛，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輔天子，以魏後廢帝中興初授琛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31]。

彭城景思王浟，爲太師、錄尚書。自武成帝車駕巡幸，浟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32]，群盜日(姓也)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浟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33]。至內室，稱勑，牽浟上馬，臨以白刃[34]，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朝野痛惜焉。

任城王湝，爲瀛州刺史。後主時奔鄴，加湝大丞相[35]。及安德王加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并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而終，妻乃爲尼。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承光(後主年號)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楚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興復之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36]，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劇[37]，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嘆曰："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

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38],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39]。"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尙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幷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鎭,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朝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40],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41],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42],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

襄城王亮,値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

安德王延宗,後主平陽之敗,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幷州,又聞周軍已入㽗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幷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43]:"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後周邵惠公顥,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44],臨陣墜馬。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太祖父也)乃得上馬引去,顥遂戰沒,保定初追贈太師。

趙王招,率奴從高祖東伐[45]。東夏底定,招出就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扶社稷。乃招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曾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啗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廚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誅之,幷其子弟。

齊王憲,太宗第五子。高祖之世,爲晉國公護所委任。天和已後,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其間或有可否[46]。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此心,故護誅,憲得無患。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嘗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佐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年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

一獎[47]，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子，寧可盡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宿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高祖將欲東討[48]，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將軍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食，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開業弘風[49]，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湖不澄，衛玆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但愧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50]，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襲安化縣公孝伯，其生與武帝同日，又與武帝同學[51]。帝即位，引置左右。孝伯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非孝子也[52]。"帝因疏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周太象中進爵邢國公[53]，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弟。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

唐宋王成器，睿宗長子。景雲二年以晉州刺史蕭志忠爲秘書監，同州刺史崔湜爲中書侍郎。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待崔湜、蕭志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馳告皇太子。太子與成器奏之，故令停湜等官。

舒王誼，本代宗子昭靖太子邈之子，德宗命爲己子。建中四年，涇原兵亂，誼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不解帶者月餘[54]。

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璟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55]，以爲己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於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校勘記

[1]即王，原作"王即"，據宋本及《北史·高涼王傳》乙。

[2]窺,宋本作“規”。

[3]以,宋本無。

[4]力,宋本作“方”。

[5]楨,原作“禎”,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6]中書監,原作“尚書監”,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7]我,原無,據宋本補。

[8]損,原作“後”,據宋本改。

[9]側,宋本作“測”。

[10]治戎,宋本作“戎務”。

[11]方,原脱,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補。

[12]軍,原脱,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補。

[13]復,原作“弗”,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臣,宋本作“匠”。

[14]風,原作“夙”,據宋本改。

[15]丘,原作“兵”,據宋本改。

[16]此處有缺文,《魏書・彭城王傳》此數句作“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勰等出入如平常。”

[17]不,宋本作“罕”。

[18]介,原作“芥”,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19]第,宋本作“弟”。

[20]適,原作“通”,據《魏書・彭城王傳》改。

[21]萌,原作“微”,據宋本及《魏書・清河王傳》改。

[22]於,原脱,據宋本及《魏書・清河王傳》補。

[23]准,原脱,據宋本及《魏書・清河王傳》補。

[24]將,原作“將軍”,據宋本改。

[25]至,原作“志”,據宋本改。

[26]相州,原作“湘州”,據宋本及《魏書・獻武王傳》改。

[27]城陽王,原作“陽城王”,據宋本及《魏書・獻武王傳》乙。

[28]平,宋本作“卒”。

[29]此句原無,據宋本補。

[30]弟,原無,據宋本補。

[31]先,原作“王”,據宋本改。

[32]三年,原作“二年”,據宋本及《北史・彭城景思王傳》改。

[33]第,宋本作“弟”。

[34]白,宋本作“日”。

[35]丞,宋本作“承”。

[36]那,原無,據宋本補。

[37]猶，原無，據宋本補。

[38]後，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廣寧王傳》補。

[39]之，宋本無。

[40]猛，原無，據宋本補。

[41]至，原無，據《北史·齊宗室諸王下》補。

[42]家，原作“義”，據宋本補。

[43]婆，原作“姿”，據宋本改。

[44]武川，原作“武州”，據宋本及《周書·邵惠公傳》改。

[45]伐，原作“征”，據宋本及《周書·趙僭王傳》改。

[46]闓，原作“開”，據宋本改。

[47]一，原作“以”，據宋本改。

[48]討，原作“封”，據宋本及《北史·齊煬王傳》改。

[49]開，宋本作“闓”。

[50]濟，原作“齊”，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傳》改。

[51]武，宋本無。

[52]非孝子，宋本作“孝之子”。

[53]邢，宋本作“邗”。

[54]此句宋本作“僅不解帶者月餘”。

[55]名，原誤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從審傳》删。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七

宗室部(二十六)

忠 諫

古人有言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矧骨肉之親,本根攸庇,若乃朝政有闕,君道或愆,賞罰無章,衆言并用[1],而能諫之以德,竭其誠心,務進讜言,期於開悟,蓋情兼家國,義在君親者也。與夫信而後諫,不聽則去者異矣。《詩》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其是之謂歟!

殷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夫王子比干,刳視其心。(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2],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益發謫徙邊,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子嬰,二世兄子。二世時,趙高親近,日夜毁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背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二世不聽。

漢淮南王安,厲王長子也[3]。武帝建元六年,閩越復舉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爲發兵[4],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奴協切),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5](劗,古剪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豫),非強弗能服[6],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

封內甸服(封内,謂封圻千里之内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王者斥堠),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要,以遥切[7],言以文德求之耳[8]),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絶遠,來去無常者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9],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酬之奉不輸大內(言其國僻遠,於宗廟之貢祭皆不與也[10]。大内,都内也,國家寶藏也,治粟屬官有都内令丞也[11]),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轎,今竹輿車也,言以轎過嶺耳),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12]。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13]。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14]。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古朝字[15])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相境,故知其地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16],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17](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18],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絲[19]),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饟亦餉也)。南方暑濕,近

夏癉熱(癉,黄病也),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20],毒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21])。甲已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畜,養之也),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22],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盗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禄鑿渠通道(監,郡御史也,名禄),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靡,散也[23],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盗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24],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25]。'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26]。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顔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顔也[27]。行,胡郎切),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28]。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而玩心神明[29],秉執聖道,負黼依(依,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間,依讀曰扆[30]),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露,謂使之霑潤澤也[31],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32],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33],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34],非忠臣也。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帝嘉淮南之意。

劉向,初名更生,爲諫議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禄大夫(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35]、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

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36]。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内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37]，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38]，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忤猶逆也）。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毁讒[39]，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言不宜用其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大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謂蕭望之、周堪及向，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間卒爲名臣（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説，讀曰悦[40]）：'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恨，悔之[41]）；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貰謂緩恕其罪），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東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興，謂改作憲章。）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42]。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移病者，移書言病也[43]。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殆，近也）。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44]，毁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45]，恭、顯白令詣獄置對（置對者，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僭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并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46]。（甽者，田中之溝也，工大切，惓惓，田中忠義之意，其專切，恐[47]。）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抒謂引而泄之也[48]。）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49]，夔典樂，龍納言），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50],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雜遝,聚積之貌[51]),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諂分爭之事[52]。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嘆辭也[53]。穆,美也[54]。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55]。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56],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禘太祖之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也)。'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 》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貽,遺也,言天遺此物也,貽讀與遺同)。'釐麰[57],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向異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謀之善者,則背違之[58]。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爲刺也)。'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撓,屈也,不爲衆曲而自屈也),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59](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60]。密勿,黽勉從事也。嗸嗸,衆聲也。言己黽勉行事[61],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62],而被讒愬,嗷嗷然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63]。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也[64])。'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爲災異,故令人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65]。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66],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崒,盡也。胡,何也。憯,憎也。懲,艾也。言

百川沸涌而相乘陵[67]，山頂隆高而盡摧壞[68]，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69]，誠可畏懼[70]。哀哉今人，何爲憯莫創乂也[71]），'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也[72]，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73]。繁，多也。訛，僞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外傷也[74]，多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爲憂傷[75]，而衆庶之人，共爲僞言，以是爲非，排斥賢儁，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也[76]）。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并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77]，乃相與畔襲厲王[78]，厲王出奔彘），幽王見殺（爲犬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79]，《傳》曰："尹氏者何[80]？天子之大夫也[81]。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82]。"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三年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83]；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84]；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85]），山陵崩阤二（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壞[86]，成五年夏梁山壞，凡二也，阤，下頹），慧星三見（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87]，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88]，凡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89]（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90]），火災十四（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91]，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長狄入三國

(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晋”。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晋楚如。長狄,鄋瞞之種[92]),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93]。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94]“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鷁,水鳥也。蜚,負蠜也)。晝冥晦(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95]”)。雨木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綜爲冰也,今俗呼爲間樹者)。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96],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八月殺菽(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雹(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周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雪雷霆失序相乘(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97],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雪[98],皆是也。靁[99],古之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水、旱、饑、蝝、螽、螟、蠭午幷起[100](蠭午[101],猶雜沓也。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102],莊七年秋大水[103],十一年秋宋大水[104],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105];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三年秋雨螽於宋,八年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106],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螟[107],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螟[108],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君完,二十五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109];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晋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110],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111],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晋里克弒其君卓[112],二十四年晋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113],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114],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晋趙盾弒其君夷皋[115],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晋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116],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117],二十九年閽殺吴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118],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119],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處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120],二十七年吴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

晉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黄[121]，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122]，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123]，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124]，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125]，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吴滅徐[126]，定四年蔡滅沈[127]，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項[128]，十五年楚人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邾滅須句，楚滅權[129]，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130]，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興來奔之類是也[131])。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戎，地名也，《公羊》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132]，《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㴱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周景王終，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公昭莊公五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子[133])；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134](《春秋》桓十六年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135])，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曰卑替也)。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紹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幷進。今賢不肖渾殽[136](言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幷進(糅，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尉主，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137]。)朝臣舛午，膠戾乖剌[138](言志不和，各相違背也)，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毁譽渾亂(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139])。分曹爲黨，往往群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140]，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輻湊，言如車輻之歸于轂也)。毁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141](言讒佞之人毁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142])。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143]。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144]，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145](紛，亂也)[146]，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幷進也。讒邪之所以幷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枉,曲也)[147]。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瀌瀌,盛也。是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148]。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149],則賢者外用而小人誅滅矣[150]),'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無之後,即渾敦也)。周公與管、蔡并居周位[151],當是時,迭進相毁(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邶·栢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152],己志貞人執德不傾[153],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154],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155],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一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156](二府,丞相、御使也。讇,古諂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毁也,辱也[157]),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諠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此《邶·栢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158]。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事俱見《論語》);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159],不爲比周(事具《尚書·舜典》)。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160](此《乾卦》九五象辭也[161],言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162])。'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163],征吉。'(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此《泰卦·初九》爻辭[164]。征,行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并任交戟之內[165](交戟,謂宿衛者)[166],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167],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168]。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169],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

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餘迹而察之[170]），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171]），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險言曰詖），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并致，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舊解云，肺附爲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説肺爲斫木之肺札也[172]，自言于帝室猶札附於大材木也[173]），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數有大異，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174]）。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175]，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176]，博觀終始[177]，窮極事情[178]，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天地人之始也。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179]，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言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180]，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181]，人始成之端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182]，故有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大雅・文王》之篇[183]。殷士，卿士也[184]。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185]。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也）。’喟然嘆曰（喟然，嘆息）‘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效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凄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美石出京師北山[186]，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爲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187]。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石椁，又何戚焉？’（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具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188]，故無憂戚也。

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爲喻也[189]。)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190]),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在上郡周陽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丘壠,冢墳也[191]。)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192](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193])。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于畢(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194]),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館下[195],樗里子葬於武庫(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也。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我墓。"及漢興[196],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197],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防,魯邑名也),稱古墓而不墳[198](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南西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199](二邑并在太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200])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非桓魋爲石椁奢泰,故激以此言[201])。'秦相吕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202],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瘞,埋也[203]),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204];石椁爲游館(多累石作椁於壙中[205],以爲離宫别館也)。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作機發木人之屬[206],盡其巧變也。《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閉門,皆殺工匠也),椁棺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言不能盡其本數[207])。又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宫室營宇[208],往者咸見發掘(言至其墓所者,掘之而求財物)。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藏者[209]),牧者持火炤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210],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罹,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

壠彌高，宫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篇名[211]，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212]，秩秩流出，無極已之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宫室如制，謂"椬椬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室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213]。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埤，下也），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214]），功費大萬（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215]，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216]），臣甚惛焉（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昏。一曰惛，古闇字，憂病之類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217]（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説，以示衆庶則苦之（説讀曰悦，其下亦同）；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顧猶反也），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218]，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橅音規摹之摹，謂規度墓地也，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219]）。向以爲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孽，庶也。嬖，愛也），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嘆之。時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浸，漸也[220]）。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操，執也），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221]，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大甚也[222]）。《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

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223](而,汝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言若人之坐於席也[224]),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225],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226]),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227]),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228],故爲王后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229],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230],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仆柳起於上林(其柳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231]、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232],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恩,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233]),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爲中壘校尉。元延中,星孛東井,蜀

郡岷山壞雍江[234]。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235]；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236]，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237]，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并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也。隨斗柄建十二月，曆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爲孟，正月爲陬也），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238]（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者也），無雲而雷（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叛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而亂伐亂），熒惑襲月（熒惑主内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宫（孽，災也），野禽戲庭（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内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239]，大角以亡（流星弟大角[240]，大角因伏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241]。未相薄主既之也[242]。）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243]，皆祆星[244]），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245]，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豢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宫，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説義。《書》曰：'伻來以圖（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説不了，指圖乃了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説，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謂招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强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帝[246]，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爲諫大夫[247]，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248]，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

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249]),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250],考卜窈窕之女(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上不畏於天[251],下不媿於人[252],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253],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254](市道,市中之道也)。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帝使侍御史收繫掖庭秘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校勘記

[1]衆,宋本作"忠"。

[2]不言,原作"而不信",據宋本改。

[3]子也,宋本作"之子"。

[4]兵,宋本作"興"。

[5]也,原無,據宋本補。

[6]弗,原作"不",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改。

[7]以,宋本作"一"。

[8]求,宋本作"要來"。

[9]里,原無,據宋本補。

[10]此句宋本作"於奇之貢宗廟之祭"。

[11]屬官,原作"官屬",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乙。

[12]長,原作"萇";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改補。

[13]而,宋本無。

[14]矣,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補。

[15]古,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補。

[16]領水,宋本無。

[17]田,原作"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改。

[18]誡,原作"誠",據宋本改。

[19]此句原無,據宋本補。

[20]蘊,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補。

[21]之,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補。

[22]亡逃,原作"逃亡",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乙。

[23]散,原作"徹",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改。

[24]兵者,原無,據宋本補。

[25]之,原無,據宋本補。

[26]之,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補。

[27]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補。

[28]猶,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補。

[29]而,宋本無。

[30]扆,下原衍"也"字,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删。

[31]使之,原作"之始",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顔師古注改。

[32]泰,宋本作"水"。

[33]塞,原作"寒",據宋本及《漢書·嚴助傳》改。

[34]愚,宋本作"遇"。

[35]俱,《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作"俟"。

[36]左右,宋本作"右古"。

[37]諫,下原衍"議"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删。

[38]忠,原作"中",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39]且,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40]曰,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41]之,宋本作"也"。

[42]記,原作"計",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43]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44]"高史"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45]自,原作"白",據宋本改。

[46]也,原無,據宋本補。

[47]"其專切恐"四字原無,據宋本補。

[48]引而,原作"發",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49]秩宗,原作"祀宗廟",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50]簫,原作"蕭",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51]"雜遝聚積之貌"六字原本無,據宋本補。

[52]事,宋本作"頌",《漢書·劉向傳》作"訟"。

[53]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54]"美也"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55]也,原無,據宋本補。

[56]淨,原作"靜",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57]釐,原作"來",據宋本改。

[58]逵,原無,據宋本補。

[59]口,原作"言",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60]幽王,原作"厲王",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61]黽,原無,據宋本補。

[62]原有“言已”二字,據宋本删。

[63]侵,原作“傷”,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64]恐,宋本作“惡”。

[65]易,原作“異”,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66]卒,原作“崒”,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67]涌,原作“騰”,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68]摧,原作“推”,據宋本改。

[69]咎,原作“災”,據宋本改。

[70]畏懼,原作“懼畏”,據宋本改。

[71]冀,原作“其”,乂,原作“艾”,據宋本改。

[72]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73]故,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74]傷,宋本作“陽”。

[75]己,原作“以”,據宋本改。

[76]也,宋本無。

[77]下,原作“民”,據宋本改。

[78]相與,原作“與相”,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乙。

[79]三年,原作“二年”,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80]何,原無,據宋本補。

[81]天子,上原衍“乃”字;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補。

[82]禮,原作“祀”,據宋本改。

[83]卯,原作“未”,據宋本改。

[84]朔,原無,據宋本補。

[85]也,原無,據宋本補。

[86]謂,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87]大,原作“火”,據宋本改。

[88]于,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89]一,原無,據宋本補。

[90]夏,原無,據宋本補。

[91]火,原作“災”,據宋本改。

[92]瞞,原無,據宋本補。

[93]五,原作“丘”,據宋本改。

[94]七,原作“六”,據宋本改。

[95]“冥也”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96]月,原作“時”,據宋本改。

[97]電,原作"雹",據宋本改。

[98]十,原作"五",據宋本改。

[99]靁,原作"雷",據宋本改。

[100]"螽午"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101]螽午,原作"并起",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02]此句原無,據宋本補。

[103]此句原無,據宋本補。

[104]宋,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05]七年,原作"十年",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06]七年,原作"十年",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07]隱,原作"惠",據宋本改。

[108]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09]二十五年,宋本作"二十年",《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作"十一年"。鳶,原作"爲",據宋本改。

[110]公,原無,據宋本補。

[111]十二,原作"十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12]十年,原作"十六年",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113]太子,原作"世子",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14]人,原無,據宋本補。

[115]趙,原無,據《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16]駟,原作"驪",夜,原無,據宋本改補。

[117]甯,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18]太子,原作"世子",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19]弒,原作"殺",據宋本改。

[120]太,原作"世",據宋本改。

[121]二,原作"三",據宋本改。

[122]燬,原作"毁",據宋本改。

[123]三十三,原作"三十",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24]人,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25]十二,原作"十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26]三十,原作"三十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127]定,下原衍"安"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128]項,宋本作"頃",《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作"頓"。

[129]滅,原無,據宋本補。

[130]道,原無,申,原本及宋本均作"甲",據《漢書·劉向傳》補改。

[131]輿,原作"與",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32]二十三,原作"三十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33]此句原本及宋本均竄亂,《漢書・劉向傳》引應昭注作"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也"。

[134]此句原在"莫能正"以下,據宋本調換。朔,原作"逆"。

[135]"而,也"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136]殽,原作"淆",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137]治之,下原衍"也"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138]膠,原作"繆",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139]回,原作"四",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40]正臣,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141]離,原作"戾",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142]離,原作"戾",據宋本改。

[143]也,原無,據宋本補。

[144]案,原作"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145]能,原無,據宋本補。

[146]此段注文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47]此段注文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48]而,原作"於",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49]興,原作"與",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50]誅,原無,據宋本補。

[151]與,原無,據宋本補。

[152]尚,原作"尚有",據宋本删。

[153]己志,原作"曰至",據宋本改。

[154]卦,原作"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辭,原無,據宋本補。

[155]言,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156]去,下原衍"也"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删。

[157]辱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58]也,原無,據宋本補。

[159]與,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160]也,宋本無此字。

[161]此,原脱;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62]見,原作"朝",據宋本改。

[163]茹,原作" 連茹",據宋本删。

[164]辭,原無,據宋本補。

[165]任,宋本無此字,《漢書・劉向傳》作"在"。

[166]此段注文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67]用之，原作“而用之”，據宋本删。

[168]者，原無，據宋本補。

[169]子，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70]餘，原作“心”，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71]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72]之，原無，據宋本補。

[173]木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74]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75]十一，原作“一十”，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乙。

[176]賢聖，原作“聖賢”，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乙。

[177]終始，原作“始終”，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乙。

[178]事，原作“物”，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179]正，原作“上”，據《漢書・劉向傳》引應昭注改。

[180]正，原作“下”，據《漢書・劉向傳》引應昭注改。

[181]謂，原作“言”，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82]天地，原作“地天”，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乙。

[183]之，原無，據宋本補。

[184]此句宋本作“殷士之卿士也”，《漢書・劉向傳》引顔師古注作“殷士殷之卿士也”。

[185]灌，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86]北山，原作“北方”，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187]之，原無，據宋本補。

[188]人，下原衍“而”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189]“爲、也”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190]不樹，原作“樹”，種樹也，原作“種”，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91]墳，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92]列，原作“烈”，據宋本改。

[193]列，原作“烈”，據宋本改。

[194]西，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195]年，原作“平”，據宋本改。

[196]及，原本與宋本均作“又”，據《漢書・劉向傳》改。

[197]亦，原無，據宋本補。

[198]古墓，原作“萬古”，宋本作“古萬”，據《漢書・劉向傳》改。

[199]羸，原作“羸”，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00]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01]以，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02]謂，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03]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04]回,原作"圍",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05]壙,下原衍"穴"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206]機,下原衍"械"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人之,原作"之人",據宋本改。

[207]本數,原作"數本",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乙。

[208]燔,原作"焚",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09]者,原作"也",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210]者,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211]小雅,上原衍"詩"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删。

[212]王,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13]也,原無,據宋本改。

[214]曰猝,原作"猝也",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215]以,原無,據宋本補。

[216]離,原無,據宋本補。

[217]又,原作"人",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18]黄帝,原作"皇帝",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19]衛,原作"謂",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220]原作"又漸也",據宋本删。

[221]父,原作"甫";衔,原作"術",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22]原作"其惡言",據宋本改。

[223]國,下原衍"也"字,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删。

[224]也,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25]二十三,原作"三十三",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26]其,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27]親,原作"視",據宋本改。

[228]僭擅,原作"擅僭",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乙。

[229]必,原作"則",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30]時,原無,據宋本補。

[231]興,原作"樂",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昌,原無,據《漢書・劉向傳》補。

[232]褒,原作"保",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33]則,原脱;得,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234]郡,原無,據宋本補。

[235]敖,原作"傲",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36]自,原作"爲",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改。

[237]"異有"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238]辰星,原作"星辰",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

[239]大角，原脱，據《漢書・劉向傳》補。

[240]苐，原作“犯”，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241]月，原作“食”，據宋本改。

[242]此句原本無，據宋本補。

[243]下，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補。

[244]祆，原作“妖”，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顔師古注改。

[245]從“昌邑不終”至“無後察”，此段文字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補。

[246]見得，原作“得見”，據宋本及《漢書・劉向傳》乙。

[247]諫，下原衍“議”字，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删。

[248]與，原作“欲”，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改。

[249]時，原脱；魚，原作“烏”；烏，原作“魚”，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顔師古注補改。

[250]世，原作“士”，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改。

[251]上，宋本無。

[252]下，宋本無。

[253]以，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補。

[254]共，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劉輔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八

宗室部(二十七)

忠諫第二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徭彷徉,彌節而旋(皆游散之意,彌節猶按節)。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抑,密也)。'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宫。至章帝時,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涅陽主[1],光武女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行遵奉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强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2]、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虚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3],祈豐年也[4]。又以吉凶俗數言之[5],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6]。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晋齊公攸,文帝之子。武帝時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虚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虚詐害農之事[7],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必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

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寔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兹爲盛。"轉鎮東大將軍。

扶風王駿，以齊王攸出鎮，駿表諫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范陽王虓，宣帝之姪孫。元帝時，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8]。穎爲王浚所破，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愛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宫，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輔王室[9]。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二。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寔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已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10]，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寔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得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并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裔，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功[11]，此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12]。浚宜特崇重之[13]，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内所爲匈匈，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常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内省悲慙，無顔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

宋建平王宏，孝武帝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剌亡[14]，周、漢之盛，謗升箴顯[15]。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衰獄訟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馳搉

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奬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擧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讋[16]。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者干戈未戢,武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索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虚尸榮祿。至於邊城擧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17],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18],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救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19],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鋭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拳效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庸短,退懼乖謬。"

江夏王義恭,爲太宰時,竟陵王誕擧兵反。孝武遣沈慶之討伐,值雨,不得攻城。及晴,孝武怒,使太史擇日發[20],將自濟江。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内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兔兵蒼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岳峙[21],鋭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悱[22]。陛下入剪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23]。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之。此寔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24],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糇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己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睹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25],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宋元嘉中[26],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祚,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常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敏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運,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洪,逼令倒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脱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莫顯所督[27]。先訶疆寺,卻攝群曹,開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共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之税,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

治，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槳。值今夕酒酣肉飫，即許附申徵格；明日禮輕貨薄[28]，便復不入恩科。箧貢微闕，總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豚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申容緩[29]，回刺言臺，推信在所[30]。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并諸簡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勑令，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31]，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32]，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豫衣冠，符恩盛世[33]，多以闇緩貽愆，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奢促差降，各賜一期[34]。如乃事速應緩，自顯依違糾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其甘如薺[35]。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使之發，彌辰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舩優役，實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民無士庶皆役保，敬則以工有餘，悉評斂爲錢[36]，送臺庫以爲便。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常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鐘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玆。稼穡難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見直。中間錢多翦鑿[37]，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無，鞭棰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計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至今塘路瘝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38]。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恤，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覯物，是軍國所需者，聽隨價準直，不必更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值，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值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値水旱，寧可熟稔？且西京熾疆，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庾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帝不納。又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吉祥，因高肆務，播殖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飲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民何

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欠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方向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正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在民所簡[39]，動以萬計，漸漬之來，非復始適，先朝政理，以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過，申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姦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降[40]。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罹亹，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有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敻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常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懸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鋭。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驚擾。愚謂叔獻所請，所宜聽從；取亂侮亡，便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擒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又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大眚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嗒。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痛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存掊刻，圍桑品屋，以準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違重賦，破民敗產，要利一時。在所相承，準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絓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傜役。生育弗起，殆爲常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迴復遷貿[41]，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正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示違涼暑，扶攜流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頃多少，尙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并條其重貲，許以衒鬻。前人增估求俠[42]，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迴，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淩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

夫斷獄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縱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尙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咨於都，都旣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開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殷積，俱廣、越守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罔遵王憲[43]，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永明初玉輅爲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子良啓曰："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武帝好射雉，子良諫曰："鑾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貪甚微之歡，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蠶月后登，桑時告至，士女吁嗟，易生噂議。棄民縱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鶩外野，交侍疏闊，晨出晚還，頓遺淸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僕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御史，始登朝殿。今旣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其非。未聞一人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永明末，又將射雉，子良復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炤，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歡，乃以翱翔洽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44]，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衛若此。每寢夢寐[45]，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當日捨財修福[46]，臣私心顒顒，尙恨其少，豈可今日有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易可改，亦願陛下炤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愼。"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豫章王嶷，爲侍中、楊州刺史。唐寓之賊起，啓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不可爾。比籍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47]，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揜巧，督恤簡小，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

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洗[48]?公家何嘗不知民之多巧,但古今以政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49],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答曰:"巧欺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憂[50],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都,今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51]。(錯簡。)

後魏任城王雲。獻文集郡僚,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52],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有革[53]。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捐形塵務,頤袖清曠者,家嗣之寄,宜紹寶曆。若或欲捨儲宮,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係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獻文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孝文。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值車樹反叛,孝文將欲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宣武即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常代,親習皇后,宗熟秘序[54],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綴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詮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官虛荷,四門之選[55],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玆將落。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嘆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墜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及孝明時,靈太后臨朝,澄上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56],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強;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57],士民彫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朝乾夕惕[58]。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樹忠賞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性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

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息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悦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59]，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聚財如此之難，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用，然妨民害財，亦不宜不戒。今墉雉素修，廄庫崇列，雖府寺膠墊，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寺塔足致衆講道。唯明堂辟雍，因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齋施之財，酬商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戒伏急惡，亦宜徵減，以務阜積。庶無横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甌而嫣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宫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觀[60]。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鋭於善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士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表。雖卒不從，而常履答禮之。

清河王懌，宣武初，司徒高肇以帝舅寵任擅權。懌上言曰："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懸軒[61]，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不應。孝明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重力[62]，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63]，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政，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之姦，不登於明堂；五利之詐，終嬰於顯戮[64]。"

任城王澄子順，屬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自修飾，何以示後世矣。"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宫責順曰："千里相徵，豈見衆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臨淮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伍家爲比鄰。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65]，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66]、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制[67]，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於[68]，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物十二匹貲絹[69]。略計見管之

戶，應二萬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多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事皆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敎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70]。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71]、四品備五，五品[72]、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自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勉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73]，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去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川有林木之像[74]，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臨淮王彧，孝莊時追崇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仍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裔，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宜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永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坐，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并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聰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迹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余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朝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大廟神主，獨

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序，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邃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同室乎？且晉之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室，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禰一廟[75]，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祠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76]。彧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77]，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濟陰王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尙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78]。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79]，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因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特不欲大臣於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還宮。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統中累遷尙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避之而東。孝琬扣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武成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校勘記

[1]陽，原作"湯"，也，原無，據宋本改補。

[2]豈，原無，據宋本補。

[3]氣，原作"意"，據宋本改。

[4]豐年，原作"年豐"，據宋本改。

[5]俗，原作"術"，據宋本改。

[6]所，原無，據宋本補。

[7]檢，原作"簡"，據宋本改。

[8]太弟，宋本作"太第弟"。

[9]足，原作"足以"，據宋本删。

[10]宋本無"禍"字。

[11]之,原無,據宋本補。

[12]宋本“此”後有“是”字。

[13]之,原無,據宋本補。

[14]亡,原作“王”,據宋本改。

[15]顯,宋本作“滿”。

[16]讐,原作“驚”,據宋本改。

[17]摧,宋本作“推”。

[18]次,宋本無。

[19]二,原作“一”,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作“擇發日”。

[21]岳,原作“兵”,據宋本改。

[22]悱,宋本無。

[23]再,原作“舉”,據宋本改。

[24]伏,宋本作“使”。

[25]秖,宋本作“祇”。

[26]宋本作“宋世元嘉中”。

[27]莫,宋本作“未”。

[28]輕,宋本無此字。

[29]緩,原無,據宋本補。

[30]在所,原作“如所在”,據宋本改。

[31]旨,原作“指”,據宋本改。

[32]取,原無,據宋本補。

[33]恩盛,原作“思威”,據宋本改。

[34]期,原作“朝”,據宋本改。

[35]如,宋本作“可”。

[36]悉評,原作“息平”,據宋本改。

[37]中,宋本作“東”。

[38]聞見,原作“見聞”,據宋本改。

[39]簡,宋本作“檢”。

[40]降,宋本作“墜”。

[41]此句原作“回遷復質”,據宋本改。

[42]挾,宋本作“俠”。

[43]罔,宋本作“罕”。

[44]不忍食,宋本作“不食”。

[45]寐,宋本無此字。

[46]當,宋本作“常”;福,宋本作“禍”。

[47]私,原無,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補。

[48]周,原作"用",據宋本改。

[49]啓,原作"聞",據宋本改。

[50]宋本作"何足爲憂"。

[51]注,原無,據宋本補。

[52]自"後魏任城王雲"至"王公卿士",原無,據宋本補。

[53]皇,宋本作"宣"。

[54]宗,原無,據宋本補。

[55]選,原作"名",據宋本改。

[56]宣,原作"真",據宋本及《魏書·世宗紀》改。

[57]疲,原作"痕",據宋本改。

[58]朝,宋本作"乾"。

[59]故曰,原無,據宋本改。

[60]觀,宋本作"睹"。

[61]懸軒,宋本作"軒懸"。

[62]事重力,《北史·孝文六王傳》作"事力優重"。

[63]臣聞,原作"故",據宋本及《北史·清河王懌傳》删改。

[64]自"昔新垣之姦"至"終嬰於顯戮",此四句原在"臣聞律深"句前,今據《北史·清河王懌傳》移改。

[65]帥,原本和宋本均作"師",據《北史·太武五王傳》改。

[66]正,原作"三正",據宋本改。

[67]請,原作"諸",據宋本改。

[68]百家於,《北史·太武五王傳》作"百家爲族"。

[69]物,《北史·太武五王傳》作"得"。

[70]必,原作"其",據宋本改。

[71]品,原無,據宋本補。

[72]品,原無,據宋本補。

[73]家國,原作"國家",據宋本改。

[74]川,原無,據宋本補。此句《北史·太武五王傳》作"山有林木林木之上"。

[75]太,原無,據宋本補。

[76]皇,原作"聖",據宋本改。

[77]懿,原作"德",據宋本改。

[78]勉,原無,據宋本改。

[79]酒,宋本作"進"。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九

宗室部(二十八)

圖興復

古者封建子弟,藩屏王室,平居則共其樂,多難則同其憂,所謂宗子維城,本支百世也。故有窮之難,少康以庖正而復舊物;新都之篡,光武以諸生而致中興[1]。雖復籍祖宗之道德,因億兆之懷思,蓋由天姿異常,靈命夙集耳。其有屬居宗室,世值艱虞,或神器將移,或王業既墜,乃將糾率義旅,殄滅讎怨[2],或投間於中,或稱兵於外。而天未悔禍,時方不利,志雖自激,功卒無成。豈謀慮之未臧,蓋滋基之靡固耳。亦有流寓絕域,羈旅鄰邦,思借人之兵,以復己之圖,而運移勢去,終底滅亡。區區之心,有足悲也!與夫歸國邑,獻符命,以圖生者,豈不遠乎?

漢安衆侯崇,長沙定王六世孫。平帝時與春陵侯敞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群臣莫不迴從(迴,曲也),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莽居攝,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之恥也[3]。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張紹,竦之從兄。)莽汙池其室宅[4]。

徐鄉侯快(一云名炔[5]),膠東恭王子。聞王莽僭位,乃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欲誅莽。快兄殷爲扶崇公。快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是時陵鄉侯曾(楚思王子)、扶恩侯貴(不知誰子孫),皆以起兵誅莽敗。

舂陵侯敞二弟弘、梁。弘先起義兵,卒。梁少以俠氣聞,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狥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疾卒。

後漢光武族兄玄,字聖公,舂陵戴侯熊渠曾孫也。王莽地皇二年,新市人王匡[6]、王鳳、馬武、王常、成丹等攻拔竟陵(縣名,今復州),轉擊雲杜[7]、安陸(安陸,今安州縣)。三年,與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8],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

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9]，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10]，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改元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族弟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於元切。縣名，在南陽），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鐘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大師王匡（與更始新封國公同姓名[11]）、國將哀章守洛陽（哀姓，魯哀公之後）。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公賓，姓。就，名。漸臺，太液池中也），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12]，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太師王匡、國將哀章。至，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幷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至長樂宮。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舘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北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13]，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遵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亦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14]。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褚于（褚于，大掖衣也。襜褕[15]，其短者），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更始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蓩鄉（地名，在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

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16]。"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17],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陬以拒之(新豐有鴻門亭,輒城是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其劫更始(貙,獸名,以立秋日祭獸。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18]),俱成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卬等。城內連戰月餘,卬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長安故城北面中門也[19])。諸婦女從[20],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至高陵止傳舍,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隨祿降赤眉,封長沙王,祿縊殺之。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結交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南方尤甚[21]。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離。今枯旱連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時[22],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23])。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24]、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25]、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26]。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重於藍鄉(今唐州北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赭水二湖流注[27],合爲潢水。又南經棘陽縣之潢淳聚,又謂之潢淳水。在今唐州北陽縣),臨北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北陽縣),乃往爲說合縱之執[28],下江從之。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潢淳水,斬首、溺水者二萬餘人。遂斬身則[29]。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賜軍敗,引欲據宛[30]。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與尤、

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31]，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策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32]，恐赤眉後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33]。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願各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盛名益甚。更始群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初，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時兵擊魯陽[34]（今汝州魯山縣），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中山王茂，泗水王歙從父弟。年十八歲，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聚衆京密間[35]（京、密二縣俱屬河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

晉南陽王保，愍帝時爲相國，都督陝西諸軍事。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涼州張寔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都尉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36]，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綿竹[37]，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

司馬楚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年十七，値宋高祖輔政，誅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高祖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高祖深憚之。楚之尋奔于後魏，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與山陽公奚斤共平河南。

宋劉秉，長沙王道憐孫。順帝即位初，爲尚書令、中軍。時齊王輔政，袁粲鎮石頭。粲潛與秉及諸大將軍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怯懦，騷動，擾不自安。再哺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弈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

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額檐湖[38],見擒。與二子承、侯并誅[39]。

後魏始平縣公孝矩,爲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40],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泰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

北齊范陽王紹義,拒奔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英雄天子,以紹義踵踝似之(王欽若等曰:踝骨重也),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寧寶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終,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來逆於此。"竟死蜀中。

隋越王侗,煬帝諸孫。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大府卿元文都[41]、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42]。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悦,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財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往歲首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哀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鐘,禮極臣人,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罪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爲心[43]，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宫。諸王子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44]，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摧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僚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凶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胄，啣冤誓衆，忍泪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盗[45]。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46]，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宫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凶威，志士誠臣，内皆憤怒。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内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縱横，如湯沃雪。魏公志在扶翊，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辟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爾徒[47]，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家鄉，江左淳民，南思江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睹，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弑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48]，但會朕心。梟戮元凶，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49]。兵術軍機，并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協（王欽若等曰：士貴謂元文都、皇甫無逸等人），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子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歸長。世充既破李密，爲鄭王，總百揆，於九錫，備物，侗不能禁。世充又逼侗遜位，幽於含涼殿，月餘遇害。

唐琅邪王冲，越王貞之子。垂拱四年爲博州刺史，據州舉兵。初，韓王嘉、魯王靈夔、崔王元軌、越王貞及元嘉子黄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等，自則天臨朝，常怏怏有不平之志，密有異圖。是歲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内人病漸重，必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至是以明堂將成，追皇宗赴集。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被縶，王等宜各發兵救拔我也。"冲又僞爲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社稷，移國祚於武氏。"冲乃呼長史蕭德宗等令召募兵士，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於是制左金吾將軍丘勣爲行軍大總管以討冲。初，冲募得五千餘人，將武水縣令郭武悌赴魏州請援，魏州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在路邀截，恐力不及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冲乃令積草車上[50]，放火燒城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草已然，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盡，冲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冲統率兵仗，及冲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狥。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唯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卻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傳首神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初，冲與諸王

連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唯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貞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攻上蔡縣,既聞冲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志。乃宣言於其衆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數州,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五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成美爲左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爲右郎將[51],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思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豫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捷。家僮及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授官皆以迫協見從,本無鬬志,唯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有膂力,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其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瓜牙心腹之任。九月庚辰[52],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郎中張光輔爲諸軍節度[53]。削貞及冲屬籍,改姓虺氏。官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以貞自購也。貞自仰藥而死,規又自殺。守德擕良鄉縣主亦同縊而死。丙寅,豫州平,崇裕傳貞父子及守德等首,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初,越王貞之起兵也,而韓王元嘉與其子譔實爲謀首,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魯王靈夔子范陽王藹遣使貞及子冲曰[54]:"若四面同來,事無不濟。"諸道計會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坐致誅滅。

校勘記

[1]生,原作"王",據宋本改。

[2]殄,原作"殘",據宋本改。

[3]之,宋本無。

[4]汙,原作"于",據宋本改。

[5]炔,原作"快",據宋本改。

[6]匡,宋本作"正",下同。

[7]杜,原本作"社",據宋本及《後漢書·劉玄傳》改。

[8]衆,宋本無。

[9]已,原作"未",據宋本改。

[10]帝,原無,據宋本補。

[11]新,宋本作"所"。

[12]更始時在,原作"時更始在",據宋本改。

[13]居,宋本無。

[14]撫,宋本作"州"。

[15]襜,原作"擔",據上文及宋本改。

[16]湖池,宋本作“地湖”。

[17]更始,宋本無。

[18]朝,原本作“朔”,據宋本及《後漢書・劉玄傳》改。

[19]面,原無,據宋本補。

[20]“從”下原本有“後”字,據宋本及《後漢書・劉玄傳》删。

[21]甚,原作“盛”,據宋本及《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改。

[22]亦,原無,據宋本補。亡,宋本作“下”。

[23]“衆”下原有“人”字,據宋本及《後漢書・齊武王縯傳》删。

[24]誘,原作“招”,據宋本改。

[25]姊,原作“娣”,據宋本改。

[26]從,原作“室”,據宋本改。

[27]湖,原作“泐”,據宋本及《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改。

[28]執,原作“勢”,據宋本改。

[29]身則,原作“親”,據宋本改。《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作“阜、賜”。

[30]引欲,原作“欲引”,據宋本及《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改。

[31]“鼓行而前……大破之”此數句原本缺,據宋本補。

[32]立,原作“六”,據宋本改。

[33]也,宋本作“地”。

[34]兵,原作“起兵”,據宋本删。

[35]間,原作“門”,據宋本及《後漢書・泗水王歙傳》改。

[36]上,宋本作“止”。

[37]竹,宋本作“諸”。

[38]額,原作“領”,據宋本改。

[39]誅,宋本作“死”。

[40]氏,原作“時”,據宋本及《隋書・元孝矩傳》改。

[41]卿,原作“慶”,據宋本改。

[42]良,原作“氏”,據宋本及《隋書・越王侗傳》改。

[43]鏡,原作“撓”,據宋本及《隋書・越王侗傳》改。

[44]路,原作“露”,據宋本改。

[45]“諡”下原有“耳”字,據宋本及《隋書・越王侗傳》删。

[46]且,原作“耳”,據宋本改。

[47]爾,宋本作“此”。

[48]億,宋本作“稷”。

[49]朕,宋本無。

[50]冲,原無,據宋本補。

[51]闐,原作“周”,據宋本改。

[52]庚,宋本作"景"。

[53]郎中,宋本作"侍郎"。

[54]子,原作"於",據宋本及《舊唐書·韓王元嘉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

宗室部(二十九)[1]

譴讓　立功

譴　讓[2]

《傳》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蓋先王之道,不以私害公也。周漢而降,宗枝茂盛,封建既廣,性習不同,乃有背既睦之敎,蓄不咸之性,忽麟趾之義,忘盤石之訓,恣其盈佚,弗率典訓;以至奉藩無狀,事親不謹,暱愛近習,衒惑邪說。或專用非辟,或潛懷異圖,雖復舉入議之典 ,蒙三宥之惠,煩尺一之詔,屈廷尉之請,猶或長惡不悛,罔顧顚覆,以致遷削土宇,陷於不義,悲夫!

漢淮南厲王長,文帝之弟。文帝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重,數)。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帝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數,音所具切):"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沬,亦類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内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瘡痍(痍,音夷),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

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也)。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吴專諸、衛孟賁也,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糺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宫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吕,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大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墮,毁也。布衣,貧賤之人。王託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切),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嘗忘死(常恐畏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長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猶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

立　功

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也者,輔世排難,戡濟生民之謂也。矧乃挺生公族,內懷毅勇,練達戎志,激卬忠力,以奉辭伐罪,殲亂逆之黨,乘時奮庸,參締構之業,其或攘卻戎虜,保完城堞,稜威震於鄰敵,勳伐申於翊戴,斯所以彰夾輔之美,著維屏之績。蓋周之并建賢戚,漢之大封子弟,風聲攸著,載祀彌久,其於保邦固本之義,豈不韙哉。魏晉而下,筆牘所紀,皆可觀也。

周公旦,武王弟。武王十一年伐紂,周公佐武王破殷人商宫。已殺紂,周公把天

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其後。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來伐。遂誅管叔、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

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故《下泉》詩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四國，管、蔡、商、奄也。有王，謂諸侯朝于己。)

漢荆王賈，高帝從父兄。高帝初爲漢王，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司馬欣之國)，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3]，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倉廩芻稿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保謂依時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舉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敖之子也)[4]。尉死，以臨江爲南郡。

燕王澤，高祖從祖昆弟。高祖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黄，封爲營陵侯。

楚光王交，高祖同父少弟。高祖初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入武關，與秦戰於吐田。至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肥次子，高后封爲朱虚侯。文帝在代，時趙王吕禄爲上將軍，吕王産爲桐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吕禄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西詣京師)。章與弟東牟侯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吕。禄、産欲作亂，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吕産，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吕，而迎立文帝。

章弟濟北王興居，吕后封爲東牟侯。與章俱入宿衛，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吕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宫(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宫。

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時，吴、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辟(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吴楚。吴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吴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梁所虜吴楚之捷，略與漢同)。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初封汝南王，吴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吴。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國(治謂都之，故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

後漢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5]。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更始

立,以祉爲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開,封爲定陶王。别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必先至,光武見之甚歡,封爲城陽王[6]。

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都長安,封漢中王[7]。

安成侯賜,光武族兄。自伯升起兵,賜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加丞相。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建武初,聞光武即位,乃詣洛陽。

成武侯順,光武族兄。建武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爲六安太守。

陳王寵,明帝子,陳敬王之孫。中平中,黄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魏任城王彰,太祖子,漢末封鄢陵侯。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8]。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9],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陳侯仁,太祖從弟。從太祖爲别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别攻陶謙將呂繇,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别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别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10],拜廣陽太守。後太祖征張繡,仁别狗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11]。仁率厲將士甚奮[12],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先主狗諸縣[13]。太祖使仁將騎擊先主[14],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15]。紹遣别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鷄洛山,大破之。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

高陵侯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太祖圍南皮。純麾下騎斬袁譚。及

北征二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從征荆州，追先主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

樂城侯洪，太祖從弟。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吕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别征劉表别將於舞陽[16]、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

長平侯休，太祖族子。漢末從曹洪擊蜀將吳蘭於下辯，大破之。文帝初，以休爲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楊州刺史。帝征孫權，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黄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吕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楊州牧。明帝時，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遷大司馬，都督楊州如故。

邵陵侯眞，太祖族子。漢末，太祖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又以偏將軍擊蜀將於下辯，破之。又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蜀將軍詳於陽平。文帝即位，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梁諸軍事。張進等反於酒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黄初三年爲上軍大將軍，假節，與夏侯尚等征吳，擊牛渚屯，破之。明帝即位，遷大將軍。蜀將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帝遣眞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氏城，眞進擊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吳奮威將軍瑜，堅弟靜之子。漢建安九年爲丹陽太守，與周瑜等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屯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顔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瑜弟皎，漢建安中爲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後與吕蒙襲南郡，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皎弟沙羨侯奐，建安末代皎統其衆，領江夏太守。黄武五年，太帝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17]，降高城，得三將，拜揚威將軍。

孫輔[18]，堅之兄子。以揚武校尉佐長沙桓王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以輔爲廬陵太守。

桓，堅族子河之子。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19]。先主軍衆甚盛[20]，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先主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先主忿恚嘆曰[21]："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晋琅邪王伷，泰始中爲鎮東大將軍。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

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常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十匹。”

汝陰王駿,爲鎮西將軍、都督雍涼等州。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駿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22],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人質子。安定[23]、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萬口又來降。

淮陵王漼,初封廣陵公,爲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爲王。

東海王越,懷帝永嘉三年九月丙寅,劉聰圍浚儀[24],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

南頓王宗,初封南頓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譙王尚之,初爲會稽王道子驃騎咨議,與弟允之并居列職。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并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荆州刺史殷仲堪[25]、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

宋良沙景王道憐,晉末爲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人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後魏遣豫州刺史索度眞、大將軍斛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眞、蘭退走。道憐率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眞、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魏衆見殺,乃赴水死,略盡。以破索度眞功封新淦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

臨川武烈王道規,高祖少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尅京城,道規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桓玄,遇玄於峥嶸洲,大敗玄軍。玄與郭銓單舸走江陵[26],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27]、桓蔚於龍州,皆破之,復進軍夏口,爲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道規留夏口,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

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

竟陵王誕，爲楊州刺史。孝武帝孝建初，南郡王義宣舉兵反，有荆州、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孝武即位日淺，朝野大懼。帝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28]帝加誕節仗，士五千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29]。

始安王休仁，明帝即位，爲楊州刺史。會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30]，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泰始二年拜司徒，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

巴陵王休若，泰始二年爲鎮軍將軍。時方反叛，休若進號衛將軍、雍州刺史，率諸軍破賊於吴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31]。三年，薛安都子伯令略據雍州四郡，休若討斬之。

晉熙王燮，廢帝元徽二年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時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中兵參軍毛惠等居守，開門降燮[32]。進號安西將軍，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宋建元元年爲都督楊州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二年春，魏軍寇司、豫州，嶷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隋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強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嶷以荆州鄰接蠻蜑，慮其生心，令鎮内皆綏服。既而魏軍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懿，齊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互帥楊元秀攻魏歷城、睪蘭、駱大、仇池等六戍，尅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元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討叔業。叔業懼，降於魏。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鋭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

懿子西昌侯藻，天監元年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下[33]。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

始興忠武王憺，齊末爲給事黄門侍郎。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瓊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

兵逼荆州,屯軍上明。鎮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南平王偉遣儋赴之。儋以書喻璝等,旬日皆請降。

吳平侯景,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群蠻。蠻悉渡水來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禽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尸蓋漢水。

南郡王大運,太清元年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三年,會稽山賊田領郡聚黨數萬來攻,大運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

陳遂興侯詳,高祖疏屬也。高祖東征杜龕,詳别下安吉、原鄉、故彰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

後魏上谷公紇羅,初從道武,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納推道武爲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武陵侯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封。

曲陽侯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道武之驚於柏肆也(道武征慕容寶,軍于鉅鹿之柏肆塢。其夜寶悉衆犯營,帝驚而起),并州守將封寶眞爲逆,素延斬之。

吉陽男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

平陽王眞樂,高涼王孤平文孫也,頻有戰功。

樂城侯謂,烈帝子。與其子烏眞俱隨道武征討,屢有戰功。

新興公丕子儁、邕,并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秦明王翰,昭成子。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獲。

翰子衛王儀,登國初,破諸部,有謀戰功。皇始二年十月,遣儀將三萬騎攻慕容德於鄴。天興元年正月[34],慕容德走保滑臺,儀克鄴,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有差。

常山王遵,道武初爲慕容寶所敗,别率騎七百[35],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群盜起,遵討平之。

陳留王虔,登國初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後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

虔弟崇,爲并州刺史,從道武討蠕蠕,别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36],威懾漠北。

永昌王健,所在征戰常有大功。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於西海。帝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虚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又從征平原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

淮南王佗[37],太武之討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佗别破餘黨,斬首數千。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督諸軍北討

蠕蠕,破之。後劉義隆遣將寇邊,佗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

武昌王提,太武時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軍。臨淮王佗,討平吐京叛胡,遷車騎大將軍[38]。

提子平原,襲封爵。獻文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爲鎮南大將軍、齊州刺史。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年號聖君,攻破郡縣,殺長吏[39]。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

晉王伏羅,爲車騎大將軍,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河曲[40],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

河間公齊,從太武征赫連昌。帝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41],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坐事免官爵。守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説閉險自有期矣[42]。秦州主簿邊固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詔、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

臨淮王譚,太武南討,爲中軍大將軍。初,宋文帝以鄒山險固,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宋人恃淮之阻,素不設備。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斬其將胡崇及賊首萬級[43]。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爲懷朔鎮大將[44]、都督三道諸軍。北討,詔徵起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乃與陸叡集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 ,果不虛也。"

濟陰王小新成小子麗[45],爲宗正、右衛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逐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乘勝追掩,苟兒遂率其衆三千餘人降麗。

上黨王長孫觀,獻文時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

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46],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除之。

任城王雲,獻文時蠕蠕犯塞,雲爲中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遇於大磧。及仇池氐反,雲爲征西將軍,討平之。雲子澄爲征北大將軍,孝文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督北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後爲楊州刺史,時梁將張囂寇夷陵戍,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47],囂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梁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槀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請南伐,詔發二萬人,馬千五百匹,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乃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據之,總勒大衆,駱驛相接。而神念尅其關愳、穎川二城,斬梁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繇乃固大峴,澄遣統軍黨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梁清溪戍望風散走。梁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憐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且進焦城[48],破淮陵,擒明素,斬伯憐。其濟陰太守王厚強、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熊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且夕耳。所送首虜,并已聞之。"

澄子嵩,宣武時爲安南將軍、楊州刺史,梁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眞領軍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後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眞退還馬頭。梁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梁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并克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硯、楊石,頻戰破之。梁虜將軍趙草頓於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49],又破之,梁將姜慶眞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別將羊弘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一萬爲表里聲,衆軍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眞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

江陽王繼,孝文時爲安北將軍,留守洛京。時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繼推簡斬督首一人,餘加慰諭,於是叛徒歸順。

北海王顥,爲徐州刺史、撫軍將軍,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于麒麟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使持節、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

彭城王勰，從孝文征沔北，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時詔曰："胡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時親勒大衆，至明大破齊將崔慧景等。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尅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群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戶。宣武時爲司徒，領楊州刺史。楊州所統建安戍主朝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數以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賊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50]，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封壓任重[51]，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兹炎蒸，衡蓋飄飄，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詔覿，夙夜縈情。制勝宣規，威效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徵勰還朝。

中山王英，孝文南伐，英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鐘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未暇西救，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孝文許之。師次沮水，齊將蕭懿遣將尹紹祖[52]、梁季群等領衆二萬徼山[53]，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尅必矣。若尅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面俱潰。生擒梁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齊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漢川之民，相率歸附。宣武即位，詔英持節、假鎭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梁武，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繇率城外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爲三柵，作表里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山，焚其柵門。楊繇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下柵民任馬駒斬繇以降，民皆安堵。梁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元逞、楊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梁將馬仙琕率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梁軍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其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梁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後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山。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戰[54]，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梁又遣將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

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十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55],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射柳恢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英追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幷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56],悅子尙、華陽公主立幷爲所劫。又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宣武以邢巒頻破早生[57],詔英南赴義陽。英輒與邢巒分兵攻懸瓠[58],尅之,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梁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梁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尅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如河決。"英恐其幷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英至長薄,梁將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梁遣其冠軍將軍彭甕、驃騎將軍徐起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軍未之信。甕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黄峴,梁太子左衛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獲其大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59]。

安定王休,爲外都大官。時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鎭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

高陽王雍孫端,爲鎭東將軍、兗州刺史。時梁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文武拒守,以功封安德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章武王融,宣帝時爲驍騎將軍。梁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梁城。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爲尙書右僕射。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尙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鎭徐州,延明先收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

校勘記

[1]二十九,原作"三十六",當系隨卷二九七之"譴讓門"于此重出而誤。茲據順序改。

[2]"譴讓門"已見卷二九七,此處僅爲其中部分,當屬衍出。宋本此卷無該門。因文字略異,可資比勘,故仍其舊。

[3]河,原作"可",據《史記・荆燕世家》改。

[4]江,宋本作"工",據《漢書・荆燕吳傳》改。共,宋本作"女",據《漢書・荆燕吳傳》顔師古注

改。

[5]敞,宋本作"敞",據《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改。

[6]"立功門"此處以上文字,明本脱,此據宋本補。

[7]王,原無,據宋本補。

[8]退散,宋本作"散退"。

[9]于,原無,據宋本補。

[10]數,宋本作"以"。

[11]"虜其男女……士卒喪氣"原本無,據宋本補。

[12]仁,原無,據宋本補。

[13]先主,宋本作"劉備"。

[14]先主,宋本作"備"。

[15]而還,宋本無。

[16]陽,原無,據《三國志·魏書·曹洪傳》補。

[17]張,原作"孫",據宋本及《三國志·吴書·孫奂傳》改。

[18]孫,原無,據宋本補。

[19]先主,宋本作"劉備"。

[20]先主,宋本作"備",下同。

[21]忿,原無,據宋本補。

[22]代,原作"伐",據宋本改。

[23]定,原無,據宋本補。

[24]浚儀,原作"俊義",據宋本改。

[25]連,原作"運",據宋本改。

[26]鈐,原作"鈴",據宋本改。

[27]謐,原作"諮",據宋本改。

[28]"帝欲……與人"數十字,原本脱,據宋本及《南史·竟陵王誕傳》補。

[29]誕,原無,據宋本補。。

[30]據,原作"橡",據宋本改。

[31]逆,原作"迹",據宋本改。

[32]開,原作"闕",據宋本改。

[33]下,宋本作"側"。

[34]天,原作"大",據宋本改。

[35]百,原作"萬",據宋本改。

[36]涿,宋本無。

[37]淮南王,宋本作"臨淮王"。

[38]從"臨淮王佗"至"還車騎大將軍",原本無,據宋本補。

[39]吏,原作"史",據宋本改。

[40]河，原作“阿”，據宋本改。

[41]捍，原作“得”，據宋本改。

[42]宗，宋本作“定”。

[43]胡，原作“故”，據宋本改。

[44]頤，宋本作“熙”，據下文及《魏書・陽平王傳》改。

[45]小，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濟陰王傳》補。

[46]侍中，原作“侍郎”，據宋本及《魏書・長孫觀傳》改。

[47]夷陵，原作“本陵”，宋本作“木陵”，據《魏書・任成王傳》改。

[48]旦進，宋本作“進旦”，《魏書・任城王傳》作“進克”。

[49]之賊，原本無，宋本作“之敗”，據《魏書・任城王傳》補。

[50]心，原作“必”，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51]壓，原作“疆”，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52]蕭，原本及宋本均作“肅”，據《魏書・南安王傳》改。

[53]“二萬”下原有“之”字，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删。

[54]戰，原無，據宋本補。

[55]又，原作“及”，據宋本及《魏書・南安工傳》改。

[56]齊，原作“徐”，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57]邢巒頻破，原作“荆蠻平破”，宋本作“荆蠻頻破”，據《魏書・南安王傳》改。

[58]邢巒，原作“荆蠻”，宋本同，據《魏書・南安王傳》改。

[59]是，原作“之”，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一

宗室部(三十)

立功第二

北齊清河王岳,中興初爲武衛將軍。高祖與四明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横衝賊陣,高祖方得迴師。表里奮擊,因大破賊。武定元年,爲晉州刺史。侯景叛,文襄徵岳共圖取景之計。而梁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率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1],岳還軍追討[2],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又爲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課算[3],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至,城乃下,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眞定男。任城王湝,爲青州刺史[4]。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

蘭陵武王長恭,爲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又與段韶討百谷[5],又攻定陽,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

安德王延宗,後主世爲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師,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軍獨全。

後周章武公導,太祖入關[6],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悦,以導爲都督,鎮原州。及悦走故寨,導追斬之,傳首京師。魏文帝之東伐,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兵擊之[7],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事平,進爵章武公。

晉蕩公護,初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爲鎮東將軍。後與于謹征江陵,爲前鋒,拔城鎮[8],擒候騎,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尅之。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9],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

宇文貴,爲大將軍時,羌酋傍乞鐵總因梁企定之反,據有渠株川,與渭州人鄭五醜

扇惑諸羌同反。太祖令貴討平之,斬鐵總、五醜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齊殤王憲,保定中爲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齊軍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怪駭,并各退散,唯憲與雄等率衆拒之。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天和四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于安業,屢戰而反。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六年,憲率衆六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南堡壁,復入於齊。人謂咎不及遠[10],遂馳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11]。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寔,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乃退。會日暮,乃各收軍。高祖東征,憲衆爲前軍趣黎陽[12]。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軍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高祖疾,乃班師。五年,大軍又東伐,憲以精騎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圍晉州,進兵尅洪洞、永安二城。及師還,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騎將賀蘭豹子、山褥懷等百餘人。齊人乃渡汾而西,及高祖於玉壁[13]。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大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于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14]。高祖命攻洛女[15],破之。明日,與憲大軍會于介休。齊主遂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號。高祖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明年進尅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據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視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二人,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16],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

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魏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效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仰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遵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殉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爲侯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扞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之心腹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珩、汝南公慶。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簦。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卻。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并居最[17]。

宇文神舉,爲司武上大夫。武帝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姚願等率兵,五道俱入。帝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又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18],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事,并州總管。

隋河間王弘,高祖即位初,突厥屢爲邊患。以弘爲行軍元帥,率衆數萬[19],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級千數[20]。賜物二千段,拜寧州總管。

衛昭王爽,高祖大舉北伐,爽爲元帥。時河間王弘[21]、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涉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涉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悦,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戶[22]。

蔡王智積,大業中爲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欲至,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以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

越王侗,大業中,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

唐淮安王神通,隋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乃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23]。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

合勢,進下鄠縣,衆踰一萬。高祖聞之大悦,授光禄大夫[24]。從平京師,爲宗正卿[25]。武德二年,攻宇文化及。之魏縣,斬其武賁郎將王敏童等[26],獲其將軍季臼文,俘二千餘人。

襄邑王神符,武德四年爲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27],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

河間王孝恭,高祖定京師,拜左光禄大夫,爲山南道招尉太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武德三年,將圖蕭銑,以孝逸爲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高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荆、襄雖定,嶺表尙未悉平,孝恭分遣使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28],發兵寇壽陽,命孝公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鎭州、盧祖尙并受孝恭節度。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于靑林山。孝恭至[29],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尙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尙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鎭,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30]。總管李勣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鎭。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江南悉平。自大業末,群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并在麾下,罕有別立勛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鎭遠,築宅於石頭,廬徼以自衛。

淮陽王道玄,武德元年授右千牛將軍[31]。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給道玄[32]。又從太宗赴賊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

江夏王道宗,武德元年從太宗討劉武周,戰於介州,一戰滅之。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貞觀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沙鉢羅慖,馳追獲之,遣使送于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爲刑部尙書。及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昆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尙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

騎踰山襲其後。賊表里受敵，一時奔潰。貞觀五年，突厥斛薛部叛於靈州，道宗與霍國公柴紹追擊破之[33]，虜男女六畜萬餘。後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淸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同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

齊王元吉，武德四年從太宗討王充。時竇建德兵援充，太宗自出拒之，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充於東都。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軍樂仁昉[34]，士千餘人。

吳國公孝逸，則天朝爲左衛將軍。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楊州作亂，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楊州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都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昭、夏侯瓚，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孝逸乃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啣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孝逸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楊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鎭軍大將軍。

信安王禕，玄宗開元十五年爲左金吾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詔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卒，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35]，今懸軍深入，賊必併力據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軍倍道兼進，幷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幷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悦，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空于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以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馬，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禕子峘，從玄宗幸蜀。健兒郭千仞夜謀亂，帝御玄英樓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討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岐王範，先天中以左羽林大將軍從玄宗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

薛王業，先天中以秘書監從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功，加實封，通前滿五千戶[36]。

建寧王倓，天寶末祿山之亂[37]，玄宗幸蜀。肅宗爲太子，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邀，乞留太子。太子論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俟吾見上奏聞。"倓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亂離，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

孝莫若尊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以東非復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漸往河西,收拾牧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爲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言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玄宗欣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太子尤憐之,諸軍屬目焉。

嗣曹王皋,德宗建中年爲江西道節度使。時李希烈反,皋繕甲兵戰艦,將兵二萬餘,與賊夾西爲軍。令伊慎將先鋒,皋率軍繼之,大破賊,斬首數百級。賊又樹堡柵於蔡山,皋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黄州,斬級千餘,兵益振。舒王爲元帥,加皋前軍兵馬[38],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強取鹽鐵錢,其使包佸以財幣泝流,次于蘄口[39]。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皋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城。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於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五百戶。又遣伊慎、王鍔將兵於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虚將步騎八千來援,皋命李伯潛分迎擊於應山。獲戒虚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戒虚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皋乃使王鍔、馬彝縋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皋令伊慎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雁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爲江陵節度使,江漢倚皋爲固。未幾,李惠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

梁柳王友裕,唐末爲宣武軍牙校。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兗、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於鼓門南石佛山下。友裕進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

安王友寧,唐末太祖鎭汴,累將軍職。從太祖征討,繼立軍功,爲柳州刺史。太祖迎昭宗於岐下,遣友寧部兵先歸於梁,以備守禦。屬青帥王師範構亂,以關東諸鎭兵悉在岐隴,欲乘虚竊發。自齊魯至於華下羅布姦黨,詐以委輸貢奉爲名,陰與淮南幷門結好。會有青人詣裴迪,言其狀,迪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蹄,斬首數千級。

密王友倫,年十九,爲宣武軍校。太祖征兗、鄆,友倫勒所部兵,收勤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内黄,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軍往八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後李罕之以上黨來歸,爲晉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晉軍。天

復元年，岐、隴用兵，晉人乘虚侵於北鄙。友倫率徒兵三萬[40]，徑往礬山，晉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躡其轍追至太原[41]，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接戰，以功爲寧遠軍節度使。

後唐李克讓，武皇仲弟。咸通中從獻祖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校[42]，及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平賊，以功爲金吾將軍。

李克修，武皇從父弟。武皇入關討黄巢，克修爲先鋒，破黄揆於華陰，敗尙讓於梁田坡，戰黄巢於光順門，每戰皆捷。其年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武皇遣將，以兵從與孟方立戰於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遂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鋭。武皇表克修爲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於焦崗，大敗之，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圍邢州。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邢、洺[43]，克修軍乃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44]。子月[45]，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寇遼州。克修設伏於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

克修子嗣肱，少有膽略，累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爲昭義副使，與李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乃解。以功加檢校僕射。天祐八年，與李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46]，獲汴將龐讓。十年，與李存審屯趙州，擊汴人於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強[47]，其將賀德倫急攻蓨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脯[48]，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䦨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大擾。既瞑，斂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49]。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軍定嬀儒武等三州，乃授山北都團練使。

李克寧，武皇季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黄花城也，克寧、武皇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50]，輟寢食者旬日，從依韃靼達部[51]。及入關，逐黄寇。凡征行，無不衛從。

魏王繼岌，莊宗子。同光三年，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之軍三萬[52]，遂戰於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各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栢津浮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53]、綿、劍、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甲辰[54]，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丁巳，幷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

李從謹,明宗弟。頻領親軍,數戰有功,官至檢校司空。

李從璟,明宗長子。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槍指揮使。

校勘記

[1]左,原作"右",據宋本及《北齊書·段榮傳》改。

[2]岳,原作"兵",據宋本改;還,宋本作"回"。

[3]算,原作"等",據宋本改。

[4]青,原作"清",據宋本及《北齊書·任城王傳》改。

[5]與,原作"爲",據宋本及《北齊書·蘭陵武王傳》改。

[6]關,原作"闕",據宋本改。

[7]擊,原作"暫",據宋本改。

[8]拔,原作"收",據宋本改。

[9]帥,原作"師",據宋本改。

[10]咎,宋本作"晷"。

[11]拔,原作"收",據宋本改。

[12]軍,原作"君",據宋本改。

[13]玉,原作"土",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傳》改。

[14]女,原作"汝",據宋本改。

[15]女,原作"汝",據宋本改。

[16]屆,原作"留",據宋本改。

[17]"最"下原有"焉"字,據宋本及《隋書·宇文慶傳》删。

[18]入,原作"之",據宋本改。

[19]數,原作"四",據宋本及《隋書·河間王傳》改。

[20]此句宋本作"斬數千級"。

[21]弘,原作"引",據宋本改。

[22]真,原作"貞",據宋本改。

[23]帥,原作"師",據宋本及《舊唐書·淮安王傳》改。

[24]授,原作"受",據宋本改。

[25]正,原作"政",據宋本改。

[26]等,宋本無。

[27]於,原作"其",據宋本改。

[28]祏,原作"祐",據宋本及《舊唐書·河間王傳》改,下同。

[29]恭,原作"公",據宋本及《舊唐書·河間王傳》改。

[30]陸,原作"六",據宋本及《舊唐書·河間王傳》改。

[31]千,原作"金",據宋本改。

[32]道,原作"之",據宋本及《舊唐書・淮陽王傳》改。

[33]柴,原作"紫";紹,原作"詔",據宋本改。

[34]昉,原作"防臼",據宋本改。

[35]惜,原作"借",據宋本及《舊唐書・吳王恪傳》改。

[36]自"玄宗誅蕭至忠"至"滿五千户",原無,據宋本補。

[37]自"建寧王倓"至"禄山之亂",原無,據宋本補。

[38]加,原作"如",據宋本及《舊唐書・李皐傳》改。

[39]蘄,原作"岐",據宋本及《舊唐書・李皐傳》改。

[40]率,宋本作"卒";徒,原本作"從",據宋本改。

[41]與,原作"吳",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密王傳》改。

[42]校,原作"支",據宋本改。

[43]鎔,原作"容",據宋本改。

[44]孟,原無,據宋本補。

[45]子月,原無,據宋本補。

[46]壁堡,原作"堡壁",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肱傳》改。

[47]强,原作"姜",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肱傳》改。

[48]脯,原作"捕",據宋本改。

[49]特,原作"時",據宋本改。

[50]仲,原作"使",據宋本改。

[51]依,原作"衣",據宋本改。

[52]軍,宋本作"師"。

[53]僞,原作"爲",據宋本改。

[54]甲辰,原作"申反",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二

宗室部(三十一)

禮士

《書》曰:“位不期驕。”《傳》稱:“寵而能降者,鮮矣。”蓋夫承榮天緒,長於宮闈,飫飫輕煖,宴安富貴,非明誠異稟,卓爾不群者,其孰能折節下士,流譽於方來者哉?自姬文好賢,逮兩漢而下,或優禮髦彥,降志通逸,置之於幕府,待之以師友,資以遺餉,厚其供餼,詢之政務,接其游宴。乃至列邸圖像,以極於欽崇;講學論文,以申於博約。原其尊賢好士之意,其於進德隆道,不亦多乎哉?《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1]。”又曰:“宗子維城,懷德維寧。”是之謂矣。

周公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楚元王交,少時嘗與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耆讀曰嗜),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龔舍,楚人也,好學明經。楚王入廟,聞舍高名,聘舍常侍。

梁孝王武,貴盛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從孝王游。

焦延壽字贛,梁人也。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

後漢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聞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有稱鄉閭,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

東平王蒼,聞吳良名,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之。

北海王睦,光武兄齊武王縯孫。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魏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時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召見,甚敬異之。植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

白馬王彪,雅好文學,相賈洪善能談戲,彪常師宗之,過於三卿。

沛穆王林,初封樵王。黃初中隗禧爲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

晉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陸機在洛[2],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

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河間王顒，武帝時平吳，除吳聳爲顒相[3]。聳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顒素聞聳名，厚敬禮之。

東海王越討汲桑，命苟晞爲前鋒。晞破汲桑，定鄴而還。越以晞復其讎耻，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

江統，陳留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兖州牧，以統爲别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修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王承，字安期。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

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長沙人虞悝與弟望并有士操。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并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4]，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

司馬楚之，東武侯馗八世孫也。楚之年十七，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穎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5]、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6]，以保全爲先。"楚之嘆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宋臨川王道規，爲征西將軍，王敬弘爲諮議參軍。時府主薄宗協亦有志趣，道規并以事外相期，常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更引還，重申初讌。

道規子義慶，嗣爵臨川王。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昭等并爲辭章，義慶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府門每日常有數百乘車[7],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

衡陽王義季爲衡州,宗炳高尙有志操,義季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諮議,不起。

戴顒,字仲若,性高尙,居于吳。義季鎭口[8],長史張邵與顒姻通[9],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10]。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

劉凝之,隱居不仕。時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

江夏王義恭出鎭盱眙,平原人劉懷珍爲本州主薄。義恭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

始興王濬爲楊州,雖曰親覽,州事一以委沈璞。太祖從容謂濬曰:"沈璞奉時以纖芥之失,居家有孝友之稱,學優才贍[11],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事[12],乃宜引與語對[13]。"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述《舊宮賦》,何其淹邪?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敎曰:"向聊相敦問,還白斐然[14],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遠慙楚元門盈申[15]、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薄因末牘,以代一面。"

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以劉璡爲征北主薄,深見禮遇。又以何昌寓爲府主薄,以風素見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

南齊豫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時陸慧曉爲武陵王曄征虜功曹,廬江何點薦慧曉于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劉繪爲豫章王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

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16],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何點,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不屈[17],非吾所議[18]。"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於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19]。

劉虬,字靈預,南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荆州牧,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空庾易并遣書禮請[20]。虬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林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21]，虬進不研機入玄[22]，無洙泗稷館之辯[23]；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龜之義。”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24]，不就。臨川王映臨州[25]，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髩已白[26]，豈容課虛責有，恨魚慕鳥哉[27]？”

杜栖，吳郡錢唐人，有志行，能言。刺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

安成王暠以庾仲容爲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並以強學爲王所禮接[28]。

竟陵王子良，以劉瓛儒學冠於當時，子良親往修謁，表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哉？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

王融，爲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於東府募人，扳融寧朔將軍軍主[29]。融文辭辯捷[30]，尤善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

謝璟，少與從叔眺俱知名。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子良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士好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31]。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時梁高祖與沈約、謝眺、王融、蕭深、范雲、任防、陸倕等并遊焉，號曰“八友”。

江革舉高第，耽學不倦，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

王瞻，授太子舍人。初爲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

范縝，爲尚書殿中郎。于時竟陵盛招賓客，縝亦預焉。

沈約爲黄門侍郎，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眺、南鄉范雲、樂安任防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

范雲，字彥龍。建元初，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悦，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薄，深相親任。

王亮，時爲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宗史，少勤學有局幹，歷臨川王常侍、驃騎參軍。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使工圖畫其像，亮、史亦預焉。

晉安王子懋戍石頭，以張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并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32]。王爲荆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劉遵,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

隋王子隆,以謝朓爲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梁建平王宏,禮賢接士。

始興忠武王憺,性勞謙。常隆意接士,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

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才而不愛士?"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并不下士,建安、安城二王尤好人物。以二方重士,方之四豪。及至州,秀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掾。秀遷荆州刺史,進號安州將軍[33]。下車立學較,招隱逸,下教曰:"夫鵜火之禽,不匿影於丹穴;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瀴'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兹。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并脱落風塵,高蹈其事[34]。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體枯槁,或橡飯青虀[35],惟日不足;或葭牆芰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邵,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到禮之請[36],庶無辟強三緘之嘆。"

南平王偉,初封建安王。偉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37]。齊世,青溪宫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一時之彫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

何遜,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

鄱陽王恢,爲益州刺史,以羅研爲别駕。其後西昌嗣王範將西,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别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

廬陵王續,爲荆州刺史。以天門太守歐陽頠伐蠻左有功績,深嘉之,引爲賓客。

邵陵王綸,出爲江州刺史。以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38]。

孫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爲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39]。王出鎮郢州[40],盡室隨府,甚被賞遇。

皇侃,爲國子助教。丁母憂,解職還鄉里。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

武陵王紀出鎮江州,時江革爲都官尚書,紀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平,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胤居秦望山,元簡甚加禮敬。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别,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臨城公大連,出牧東陽州。張彪率所領客馬,始爲防閤[41],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

陳永陽王伯智,爲吳郡太守。本郡陸慶少好學,遍通五經。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伯智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兹。"

鄱陽王伯山,爲江州刺史。時徐伯陽爲新安王記室,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正覿,置宴[42],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城[43],上賜以奴婢雜物。

始興郡王伯茂,謙恭下士。

建安王叔卿,以虞寄爲東中郎諮議。寄辭以疾,不任旦夕。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

後魏衛王儀,初封平原公。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并禮之[44],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百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

江陽王繼次子羅,字仲綱,爲青州刺史。羅兄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

義陽王子孝,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

京兆王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45]、邢晏、王道業、張始等共申嘉宴[46],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任城王澄,以高徽聰敏有氣幹,深所知賞。

杜弼,中山曲陽人。任城王澄爲定州牧,長史甄琛簡試諸生,而弼義解閑明,應答如響,琛所嘆伏。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還洛,稱之於朝,高陽王等更相招命。

崔接,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内史,雅爲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人敬,王忻然容下之。

張普惠,爲澄所知,及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北海王詳爲司徒,以前光州刺史崔挺爲府司馬。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獨無言。詳大相稱嘆。自挺爲司馬,詳未嘗呼名,常稱爲崔光州,以示優禮。

平原王叡,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李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

清河王懌,以韓子熙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引爲常侍。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又以劉懋性沉雅厚重,尤禮重懋,令諸子師之。

辛纂爲太尉騎兵三軍,每爲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47],宜爲上第[48]。”轉越騎校尉。

廣陽王淵,以拔勝因父遇害,與弟俱奔于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強弩將軍,充帳內軍主。

中山王英,平義陽獲馮亮。亮,南陽人,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洛,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彭城王勰,以鹿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召爲館客。宋世景遷勰府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

東陽王榮,爲瓜州刺史。州人令狐整,字延保,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并爲河右所推。榮辟爲主薄,加蕩寇將軍。整進趣詳雅,對揚辨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49],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北齊襄城王淯,弱年有器望。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少,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50],當時以此稱之。

趙郡王琛,出鎮定州,聞馮偉節聰敏,無所不通,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51],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顧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

後周齊王憲引樊叔略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

賀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

冀王通,楊汪爲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河東人柳靖自廣德守退居鄉里,閉門自守,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并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齊王暕,初封豫章王。時崔賾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52],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策,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二百里[53],牢籠曲阜[54],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

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牘。”答曰：“一昨伏奉敎書，榮貺非常，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爲諭，龍章莫之能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晋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祖濬，瞶字)燕南贅客，河朔墮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55]，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56]，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以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昆侖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音抑揚，損上益下[57]，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讓。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損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王得書，賚米五十石，幷衣服、錢帛。

王貞，字孝逸，梁郡人，善屬文，不事產業。齊王暕鎮江都，聞貞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炤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58]。是知毛遂穎脫[59]，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被覯，良深佇遲。比天高流火，早應涼飇，陵雲仙掌，方承淸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辭榮，先有歸來之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堂聽訟，事絕詠歌。扳桂摛詞[60]，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皆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洵玆獨善[61]，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62]，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虛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敎，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63]，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反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叡覽，枉高車以載鼷，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幷肆，將駭驥而同皁。終朝擊缶[64]，匪黃鐘之所諧；日暮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沉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65]。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

窺而不睹,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楊子崇,高祖族弟子,愛賢好士。

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尙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并有文學,時延於坐。

唐鄧王元裕,高祖子。元裕好學,善談名理[66]。與典籤盧炤鄰爲布衣之交。及薨,炤鄰爲千字詩以傷之。

霍王元軌,時定州新樂人郎餘令爲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67]。”

濮王泰,太宗子。太宗特令泰府中別置文學館[68],任自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薛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岐王範,雅愛文章之士,無賤貴盡以禮接[69]。時閻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繇皆以文詞友善,飲酒賦詩,更唱迭和。

校勘記

[1]求,宋本作“來”。

[2]在,宋本無。

[3]除吳聲,原作“徐聲”,據宋本改。

[4]傳,原作“專”,據宋本及《晉書・庾俚傳》改。

[5]與司,原無,據宋本補。

[6]願,原作“原”,據宋本改。

[7]日,宋本作“旦”。

[8]義,原作“議”,據宋本改。

[9]邵,原作“郡”,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0]澗,原作“間”,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1]贍,原作“瞻”,據宋本改。

[12]但,原作“旦”,據宋本改。

[13]語,宋本作“晤”。

[14]白,原作“曰”,據宋本改。

[15]申,宋本字“中”。

[16]得,原無,據宋本補。

[17]"不"下原有"能"字,據宋本及《南齊書·何求傳》删。
[18]議,原作"詣",據宋本及《南齊書·何求傳》改。
[19]引,原作"弘",據宋本改。
[20]新,原作"司",據宋本改。
[21]邵,原作"召",據宋本及《南齊書·劉虬傳》改。
[22]機,原作"幾",據宋本及《南齊書·劉虬傳》改。
[23]辯,原作"辨",據宋本及《南齊書·劉虬傳》改。
[24]參軍,原作"將軍",宋本亦同,據《四庫全書》本及《南齊書·庾易傳》改。
[25]臨州,原本脱,據宋本及《南齊書·庾易傳》補。
[26]咢,宋本無。
[27]根,宋本作"限"。
[28]此條原脱,據宋本補。
[29]扳,宋本作"板"。
[30]辯,原作"辨",據宋本改。
[31]文,原無,據宋本補。
[32]侍,原作"待",據宋本改。
[33]州,宋本作"西"。
[34]其事,原作"之士"據宋本及《梁書·安秀王傳》改。
[35]青,宋本作"菁"。
[36]到,宋本作"致"。
[37]畢,宋本作"必"。
[38]宋本作"傳其學焉"。
[39]事,原本脱,宋本作"士",據《陳書·孫瑒傳》改。
[40]"王"上原有"時"字,據宋本及《陳書·孫瑒傳》删。
[41]閣,原作"問",據宋本改。
[42]宴,原作"要",據宋本改。
[43]城,宋本作"成"。
[44]儀,原無,據宋本補。
[45]瑩,原作"榮",據宋本及《魏書·京兆王傳》改。
[46]張始,宋本作"張始均"。
[47]辛,原作"幸",據宋本改。
[48]宜,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辛纂傳》補。
[49]延保,原作"保延",據宋本改。
[50]"蘭陵"後原有"廣寧"二字,據宋本删。
[51]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原作"命書至三縣令親至",據宋本及《北齊書·馮偉傳》改。
[52]記,原作"書記",據宋本删。

[53]二百里,宋本作"百二",《隋書・崔賾傳》作"七百"。

[54]牢,原作"平",據宋本及《隋書・崔賾傳》改。

[55]復况,原作"况復",據宋本及《隋書・崔賾傳》改。

[56]首,原作"骨",據宋本及《隋書・崔廓傳》改。

[57]下,原作"于",據宋本改。

[58]浮,原作"凌",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59]穎脱,原作"脱穎",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60]扳,宋本作"攀"。

[61]洵,宋本作"殉"。

[62]予,原作"子",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63]戾,原作"誤",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64]將駭驥而同皁終朝,原作"將駭驥而同終皁朝",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65]前"三"字,原作"二",據宋本及《隋書・王貞傳》改。

[66]名,原作"明",據宋本及《舊唐書・鄧王元裕傳》改。

[67]意,原作"竟",據宋本改。

[68]泰,原作"秦",據宋本改。

[69]賤貴,宋本作"貴賤"。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三

宗室部(三十二)

薦賢　儉約　抑損　好尚

薦　賢

夫樂善好賢,戚蕃之令範也。由東京以來,宗哲繼武,乃能察掾屬之才美,詢士類之行義,隱淪胥泊,仄陋咸達。或形慰薦之疏,或應舉知之詔,或白之於清宴,或昇之於有司,莫不任官縻爵,飛聲騰實,上以增多士彬彬之盛,下以隆公族振振之德。又何況知人之爲哲,薦賢之爲賢者哉!

漢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于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蒼又上書表薦名士、左馮翊桓虞,虛己禮下,與參政事。

晉成都王穎,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

宋臨川王義慶,出爲荆州刺史。元嘉十二年,普使內外群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群司,延及連牧。求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具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訓,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恩於板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淄令[1]、新野庾實秉直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毁瘠過禮;今罹父疚[2],泣血有聞[3]。行成閨庭,孝著鄰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躭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授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抒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

江夏王義恭,元嘉九年,帝詔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驥騑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夤大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

英髦，垂情仄陋，幽眘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虯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并局力允濟，忠盡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4]，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兵，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經褒叙，未盡才宜，并可授以邊蕃，展其志力。交征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夐遠[5]，風謠迥隔，蠻僚狡竊，邊氓荼毒，寔須練寔，以綏其艱。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切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奬。"

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曆，自奉職邦畿，于兹五年，信惠并宣，威化兼著。外清暴亂，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奬勸。"進號寧朔將軍。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武帝詔舉士，子良薦王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

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明帝建武初，有詔舉士。遙光表薦王暕、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制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寮，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6]，七葉重光[7]，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達。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臺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炤螢映雪[8]，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9]；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并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帝乃以暕爲騎從事中郎，僧孺爲尚書儀曹郎。曲江公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

後魏高陽王雍，宣武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雍以田曹參軍卒辛少雍爲舉，首遷給事中侍中[10]。

清河王懌，舉李平行臺士兵郎揚固[11]，除部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

感動悦，悦甚敬憚之。懌大悦，以爲舉得其人。

臨淮王彧，爲僕射，表薦涿郡人祖鴻勛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勅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義。"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彭城王勰，宣武初爲司徒。成淹爲羽林監，領主客，知左右二都水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12]。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13]，宜加優陟。高祖顧命，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勰又每稱尚書祠部郎宋世景精幹，尚書僕射才也。

汝南王悦，宣武時詔四門博士董徵教授。後徵自安州刺史[14]，入爲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悦以其師資之義，爲啓請焉。

任城王澄，臨薨，啓諫議大夫張普惠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覽啓從之。

北齊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嘗語李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得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於經國大體[15]，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16]，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17]。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後唐雍王重美，爲河南尹。時馬裔孫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清泰中，藩邸舊臣韓昭裔、房暠爲樞密使[18]，劉延郎、李專美爲宣徽使。河南尹、雍王重美不平之，密奏曰："馬裔孫者，只令視草，恐未得宜。"帝然之，故令掌貢舉。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儉約

《傳》曰："儉德之恭。"《書》曰："禄不期侈。"皆先儒之丕訓，方策之深戒也。乃有體自玄極，列於戚藩，承慶靈之錫羡，處富貴之極勢，而能躬履素行，志修廉節，循守法度，靡尚華麗，居官以清白，處躬以簡儉，去泰窒欲，慎終如始。斯固秉上智之質，爲宗室之範者焉。

後漢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彊深執儉謙[19]，及薨，帝不欲厚葬以違其意。詔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東海頃王肅，彊之子也。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魏陳思王植，武帝子也。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植之薨也，遺令薄葬。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也。黄初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20]。尙約儉,敎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

晉高密文獻王泰,宣帝弟也。泰武帝時錄尙書事,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21],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

譙王承,宣帝孫也。元帝大興初,爲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及爲相州刺史,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義慶性謙虛,素寡嗜欲,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爲荆州刺史,始至及去鎭,迎送物并不受。

衡陽王義季,武帝子也,爲荆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徵爲都督南徐兗靑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隨刺史者悉留之。荆州以爲美談。

建平王景素,文帝孫也,性甚儉素。爲荆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頗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薄何昌寓曰:"我持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南齊始興王鑑,高帝子也。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古槨,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十計[22]。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沼[23],左右咸勸取之[24],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淸,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嘆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梁鄱陽王恢,太祖子也。時有進筒中布者[25],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也。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稅[26],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長沙王懿子藻,爲益州刺史。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27],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還朝,輕裝就路。

始興王憺子暕,常乘折角牛,穀木履[28],被服比於儒者。名盛海內[29],爲宗室推重。

後魏任城王曇,景穆子也。廉謹自修,及薨,遺令薄葬[30]。

廣陵王衍,景穆孫也。衍性淸愼,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亡日無斂尸具。

京兆王曾孫琮,爲太尉、錄尙書事。性淸儉,不營產業,身化之日,家無餘財。

彭城王勰,獻文子也。淸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彭城景思王浟,高祖子也。自定州刺史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

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令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敝重其意[31]，爲食一口。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捷，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惟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後周代𡐨王達，文帝子也。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32]，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產，國無儲積。左右常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須如此。"

隋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初爲開府時，延侍讀、府佐，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妓女[33]，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如此。

唐鄭王元懿曾孫勉[34]，爲太子太師，率性素淡，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二子纘、約[35]，皆廉介有節。

穎王璬[36]，玄宗第十三子也，爲蜀郡大都督。璬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以綵緣席爲籍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之。

嗣吳王巘，建中貞元間爲道、虔、滁等州刺史，入拜宗正卿。歷官清白，居處衣服不免風雨寒暑。及卒，家無升儲，公卿以下，率斂以賻凶事[37]。

晉韓王暉爲曹州防禦使，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之。

抑　損

古者建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周室列爵，惟王分土爲三[38]，使上下相維，其疆易制也。漢興之初，海內甫定，鑒姬周夾輔之效[39]，懲亡秦孤立之失[40]。而子弟寡少，并建不足，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或夸州兼郡，連城數十[41]，然而矯枉之道，亦云過矣。是以有莫大之患，逆辭之萌。小者驕佚越法，大者偃强放命，觸罪絕國，勢使之然。故賈誼之論，晁錯之議，主父之策，咸以救一時之弊。自是之後，寖以微弱，當塗而下，或以疏遠降其爵，或以法制損其勢。而强弱之道，始終可究，得失之理，於是存焉。

漢高祖時，諸侯皆賦（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42]，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43]。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武帝時，主父偃說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縱[44]，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割削，則逆節萌起（萌，謂事之所生，如草木之萌牙也），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帝從其計，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

分折弱。(初,文帝采[45]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46],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比以來齊爲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爲六,謂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爲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爲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二國皆失之也。景帝遭七國之變[47],抑損諸侯,減黜其官,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宜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人道上右[48],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49],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50]。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與政事。)

衡山王賜,所爲不法,有司請逮治。武帝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51],天下皆爲置)。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以其服屬既疏[52],不當襲爵爲王)。其以興爲臨湘侯(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得爲眞定侯,邵爲樂成侯(樂成縣,故城今在瀛州樂府縣西北)[53],茂爲單父侯(今宋州縣)。"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一云建武十五年,大將軍朱佑朝京師,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54],可改諸侯爲公。帝即施行。)

魏文帝黄初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侯王皆爲縣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55],寮屬皆賈豎下才[56],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陳思王植,初封東阿王。時大發士息及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投命[57],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58],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葬改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齊相。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59],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

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耋罷洩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60]，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小業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61]，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侯人則一事廢，一日亂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皎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并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宫，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畊，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62]，常慨然執斯志焉[63]。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64]，追伯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常聽臣之若是[65]，固當羈絆於世網，維繫於禄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66]？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67]，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68]。"皆遂還之。

宋孝武，以南郡王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王侯。江夏王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69]。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廳事不得南向坐，施帳[70]。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櫚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塑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但乘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桂衣，不得裝面。諸妃主不得着緄帶[71]。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鹵薄[72]。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

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春正月乙丑[73]，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

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并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降[74],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爲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後唐末帝清泰元年,皇子、河南尹重美表:"前壽安令賈譚添民戶,希別授官。"中書門下奏:"親王無薦士例[75]。"帝曰:"有例亦不可,况無例乎?"

好 尚

《禮》曰:"天命之謂性。"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知性有智愚,習有善惡。乃有荷茅土脤膰之寄,居藩屏夾輔之尊,純懿內融,清明外發,冲虛自守,味老氏之玄言,空寂爲心,洞金仙之妙理,嗜偏伍之向背,窮韜略之幽微。或求訪圖書,或繕完器玩,搜奇採異,適意忘勞。雖趨向不同,同歸於善,乃流濕就燥之義,豈好舟非素之僻也。

漢陽城侯德,少修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廣川王去,景帝孫也。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成慶,荆軻也。衛又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又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後漢楚王,喜黃老,學浮屠,齋戒祭祀。

宋臨川王義慶,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郡閣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76]。子良好釋氏,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又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衡陽王鈞,居身清率,言未及時事[77]。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精趣[78]。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79],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雲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齊世,清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制《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陰鈞、陸倕并名精解,

而不能屈。

長沙嗣王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高祖每嘉嘆之。

後魏京兆王愉，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

京兆王太興，嘗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言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80]，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

後周長樂侯深，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及長，好讀兵書。

隋秦王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

唐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搜採碑文古迹，得異本。

舒王元名，爲石州刺史。向二十年，性高潔[81]，賞玩林泉，有塵外之意。

岐王範，多聚書畫古迹，爲時所重。

校勘記

[1]淄，宋本作"沮"。

[2]父，原作"火"，據宋本改。

[3]血，原作"每"，據《宋書・宗室傳》改。

[4]失，原作"夫"，據宋本改。

[5]敻，原作"曼"，據宋本改。

[6]一，原本脱，據宋本及《梁書・王暕傳》補。

[7]棄，原作"業"，據宋本及《梁書・王暕傳》改。

[8]至，原無，據宋本補。

[9]弘，原作"引"，據宋本改。

[10]中，原作"郎"，據宋本改。

[11]揚，宋本作"陽"。

[12]先帝本有成旨，原作"奉本有成旨"，據《魏書・成淹傳》删。

[13]著，原作"署"，據宋本及《魏書・成淹傳》改。

[14]後，原無，據宋本補。

[15]於，宋本作"如"。

[16]技，宋本人"拔"。

[17]諭，原作"宇宙"，據宋本改。

[18]密,原無,據宋本補。

[19]儉謙,宋本作“謙儉”。

[20]太和二年,原作“太守和二年”,據宋本及《三國志·中山恭王兗傳》改。

[21]租,原無,據宋本補。

[22]十,宋本作“千”。

[23]沼,宋本作“池”。

[24]之,原本無,據宋本及《南史·始興簡王傳》補。

[25]布,原無,據宋本及《南史·鄱陽忠烈王恢傳》補。

[26]税,宋本作“秩”。

[27]廚,原作“羅”,據宋本及《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附子藻傳》改。

[28]毅,原作“毅”,宋本同,據《南史·始興忠武王傳》改。

[29]名盛海内,宋本作“名盛内”。

[30]遺,原無,據宋本補。

[31]淑,原作“攸”,據宋本改。

[32]人,宋本作“四”。

[33]妓女,宋本作“女妓”。

[34]曾孫勉,原作“曾孫也勉”,據宋本改。

[35]子,原作“字”,據宋本改。約,原作“的”,亦據改。

[36]潁,原作“穎”,據宋本及《舊唐書·潁王璬傳》改。

[37]事,原無,據宋本補。

[38]王,原作“五”,據宋本改。

[39]姬,原作“姒”,據宋本改。

[40]懲,原作“徵”,據宋本改。

[41]十,原作“下”,據宋本改。

[42]王,原作“三”,據宋本改。

[43]權,原作“違”,據宋本改。

[44]急,原作“息”,據宋本改。

[45]采,原作“末”,據宋本改。

[46]武,原本脱,據宋本及《漢書·諸侯王表》改。

[47]景帝,宋本作“景”。

[48]右,原作“古”,據宋本改。

[49]廷,原作“政”,據宋本改。

[50]左,原無,據宋本補。

[51]今,原作“令”,據宋本改。

[52]服,原作“表”,據宋本及《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改。

[53]西,原本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改。

[54]臣,原作"吕",據宋本改。

[55]自,原無,據宋本補。

[56]下,原作"不",據宋本改。

[57]此句原作"必已之所以授命",據宋本改。

[58]洎,原作"洎",據宋本改。

[59]受,原作"授",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改。

[60]方外,原作"外方",據宋本改。

[61]"屬"下宋本有"者"字。

[62]用,原本無,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補。

[63]常,原作"常用",據宋本删。

[64]紱,原作"綬",據宋本改。

[65]常,宋本作"肯"。

[66]哉,原無,據宋本補。

[67]篤,原無,據《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裴注引《魏略》補。

[68]恩,原作"思",據宋本改。

[69]詔,原作"中",據宋本改。

[70]"坐施"二字原本互倒,據宋本改。

[71]主,原作"子",據宋本改。

[72]"行并"二字原本互倒,據宋本改。

[73]十,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高祖紀》改。

[74]降,宋本作"隆"。

[75]士,原作"土",據宋本改。

[76]充,原作"克",據宋本改。

[77]事,原無,據宋本補。

[78]精,宋本作"真"。

[79]抗,原作"抚",據宋本及《南史·衡陽元王傳》改。

[80]在,原作"左",據宋本改。

[81]性,原無,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四

宗室部(三十三)

退讓　專政

退　讓

《易》曰:"卑而不可踰",《書》美群后德讓。蓋讓之爲德也,其至矣哉。矧乃聯華帝胄,廁於藩戚,而能識知退之理,踐崇讓之言,思害盈福謙之誡,杜過制失軌之漸,是之謂令德也。三代以上,靡得而記;漢室而下,訖與隋唐,乃有固守謙退,不求聞達,懇畏盛滿[1],捨去權寵。或稱疾以求奉祀,或辭賞以懼公議,或願寢殊禮以申素志,或表讓兵政以授能者,或退身以弭天變,或推功以避封爵,斯皆深達損益之理,能守止足之訓。蓋富而無驕,寵而能降者[2],素士之所難也,矧於公族乎? 斯足以稱賢矣。

漢楚元王孫辟疆,武帝時,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不肯仕[3]。

後漢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也。建武三年從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

城陽王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4]。建武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5],帝自臨其疾。

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建武二十年,帝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虡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

東平王蒼,光武子也。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四年,蒼以在朝數載,名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道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負薪,喻小人子[6]),升君子之器[7]。凡匹夫一介,尙不忘簞食(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骨爲百僚先[8]。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令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庳,不任以政,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9]。"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章帝建初六年，詔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宫，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宫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賞焉[10]。

晋齊獻王攸，武帝子也。帝詔諸藩王[11]，令自選國内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12]。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吴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絶之。前後十餘上，帝不許。

會稽文孝王道子，簡文子也。孝武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達，寔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楊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黄鉞，羽葆鼓吹，并讓不受。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楊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固讓不拜。又解徐州，詔内外衆事，動静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收國寶斬之，乃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

武陵威王晞，孝武帝子。初，穆帝時爲太宰。海西公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皆固讓。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爲輔國將軍，以義勳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司州之河南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道規辭南蠻，以授殷叔文。

臨川王義慶，道規子也。元嘉中爲丹陽尹、加右僕射。會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文帝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兵星王時，

有所干犯,乃桓玄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當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佗。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也[13]。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14],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耶?非達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耶?"義慶固求解僕射[15],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

江夏文獻王義恭,武帝子也。武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楊州南徐二州諸軍事。孝建元年十一月,遷鎮京口。二年春,督東南、兗二州,徵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義恭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

南譙王義宣,武帝子也。文帝時爲中軍將軍、楊州刺史。值元凶弒立,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楊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改封南郡王,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八州諸軍、荆湖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主。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四子也[16]。元嘉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明帝即位,爲揚州刺史。時諸方逆命,休仁督征討諸軍事。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乃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後魏,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食邑三千戶,不受。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17]。武帝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手啓帝曰:"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臺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忽,表於容狀,視此根候[18],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修短有常,能不耿介?此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歷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默,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常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且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否?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伍,唯當請隆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帝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19],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帝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讓。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七年,啓求還第。帝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20],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辭。

梁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也。宏有七子，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吴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封正立千戶侯。正意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封化侯。

長沙元王弟藻，文帝孫也。武帝天監十年，自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後出爲丹陽尹。大通六年，入爲尙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

後魏武昌簡王平原，道武子河南王曜之孫也。平原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固辭。詔許其身，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京兆王繼，道武曾孫，南平王霄第二子也。以藩王宿官舊貴，孝文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臺司。繼子叉又居權重[21]，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中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皷吹。頻表陳辭，不許。又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22]，乃受之。靈太后臨朝，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及門下八坐奏，追論繼太和中慰諭高車、安輯四鎮之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五百。

城陽王壽，景穆之子也。壽子徽爲吏部尙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23]、右光祿大夫、拜尙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後以從莊帝北巡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邑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迴所加授諸勳義。"徽爲莊帝親侍，內懼爾朱榮等，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誠心，聽其辭封，不許讓官。

彭城王勰，獻文子也。孝文時爲中書監、侍中。孝文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皷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并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徒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24]。"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又從孝文征沔北，及車駕還京，行飲至策勛之禮，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深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

高陽王雍，獻文子也。靈太后時鎮司州牧，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尙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論。

廣陵王羽，獻文子也。領廷尉卿。車駕南討，命羽留守。羽表辭廷尉，不許。

趙郡王幹，獻文子也。幹子謀爲鴻臚少卿，遷後將軍、泗州刺史，固辭不拜。後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四百戶，讓而不受。

後周齊王憲，太祖第五子。高祖時累有戰功，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屛退。及帝欲親

征北蕃,乃辭之以疾。帝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初改封安德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德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忝臺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牆,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25];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况臣袞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列藩,紐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蘄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炤[26],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

唐宋王成器,睿宗子也。玄宗先天初進位太尉,成器固辭太尉之命,帝嘉其意,許之。制曰:"宋王成器,溫良恭儉,明允篤誠,朕之元昆,人之師表。間者鼎席虛位,臺陛俟能,堅守讓詞,願移成命,宜聯華於補職,更參議於論道。可開府儀同三司。"開元十四年,兼太常卿,成器又上言曰:"臣聞選賢任職,量能授官,苟非其才,坐貽厥咎。臣本愚劣[27],累忝榮任,叨居禮樂之司,實乖河海之任,吹庭鐘皷,克諧謝於昔人;疏署威儀,爲政慙於往哲,僶俛從事,于兹六年,《詩》稱素餐,於是乎在。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繼業昭暢,仁化清和,乘暇奏'薰風'之琴,追賞聚'雲和'之曲,典章斯備,雅亮攸歸,遠美咸英,獨冠區宇。臣幸膺國戚,久亞臺陛,兼綰寺卿[28],實黷朝憲,惡盈之誡列在前經,過寵之談復聞斯日。願矜其庸昧,授以良能,人無異言,官無曠位,使晨趨北闕[29],奉漢幄之龍顏;夕赴西園,飛魏庭之華蓋,則臣之願畢矣,聖主之恩深矣。不任悚望,翹勤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帝覽表,重違其意,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寧王憲,秉德夷遠,體道淳深,頃以茂親,典司宗社[30],禮經之文既備,鐘律之度已和,成而不居,謙以自牧,固辭兼領,情所重違,宜遂雅懷,俾停劇務。"

專　政

夫幷建周親,藩屏王室,所以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詩》曰:"太宗維翰。"又曰:"懷德維寧。"是以內有骨肉之親,外有藩翼之衛,強弱相制,枝葉相持,此周漢所以爲得也。Ｘ晉之後,法制過差,始以親親假其勢位,終以驕蹇顯乎威福,或本根之莫庇,或干戈之日尋,小者踰越法度,大者傾敗邦政,斯所謂寵之適所以禍之也,得失之際,可不鑒哉[31]? 是以著其始終盛衰之變,以存歷代之戒哉。

魏曹爽,太祖族子眞之子也。爲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

吳孫峻，大帝末爲侍中，受遺輔政[32]，領武衛將軍。既誅諸葛恪，遷吳丞相[33]、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初，群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34]，議滕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孫綝，廢帝時自偏將軍代孫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知朝政。景帝時，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晉趙王倫，既誅賈后，遂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35]、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百官總己聽於倫。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勑臺府，淫醟孳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成郡王穎，爲太尉、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假節、加黄鉞、錄尚書事，鎮鄴[36]。及齊王冏之敗，穎懸執朝政[37]，事無巨細，皆就穎諮之。

東安王繇，既誅楊駿，後專斷刑賞，威震內外。

會稽王道子，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王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時王恭威鎮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強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38]，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39]，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并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40]。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心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41]，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42]，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夫從其欲[43]，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鋭，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44]、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泉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潯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仗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軍，持節、

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45],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楊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材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46],政無大小,一委元顯。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喪,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尙書令。會孫恩至京口[47],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48],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淸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49],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求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於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50],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51]。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佗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牢之言色必二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

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楊土饑虚，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杼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狀罪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大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船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

宋彭城王義康，爲侍中、都督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南徐州刺史，與楊州刺史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案，既專總朝權，事决自己，生殺大事[52]，以録命斷之。凡事陳奏，無不可。方伯已下，并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

後魏元乂，江陽王繼之第二子。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累遷侍中、領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及清河王懌被殺，與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孝明呼爲姨夫。自後專綜機要，巨細决之，威震於内外，百僚重迹。

後周晉公宇文護，文帝之兄子也，爲大冢宰。武帝立，百官總於護。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不行。護屯兵禁衛，盛於宫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校勘記

[1]懇，原作"邈"，據宋本改。

[2]降，宋本作"隆"。

[3]仕，宋本作"佐"。

[4]敵，原作"敬"，據宋本改。

[5]人，原無，據宋本補。

[6]人子，原作"子人"，據宋本改。

[7]升，原作"并"，據宋本改。

[8]骨，宋本作"膏"。

[9]願，宋本作"顧"。

[10]賁，宋本作"責"。

[11]詔，原作"詔曰"，據宋本删。

[12]僞，原作"爲"，據宋本改。

[13]也，宋本無。

[14]兄,原本無,據宋本及《宋書·臨川烈武王傳》補。

[15]固,原作"因",據宋本改。

[16]也,宋本無。

[17]祖,原作"子",據宋本改。

[18]候,原作"體",據宋本改。

[19]宮宴,原作"宴言",宋本作"言宴",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改。

[20]子廉,原作"廉",據宋本補。

[21]又,原無,據宋本補。

[22]遣使敦勸,原作"遣敦使勸",據宋本及《魏書·京兆王傳》改。

[23]"遷"下原有"武"字,據宋本及《魏書·城陽王傳》刪。

[24]踐,原作"賤",據宋本及《魏書·彭城王傳》改。

[25]三,原作"二",據宋本改。

[26]慈,原作"睿",據宋本及《隋書·觀德王傳》改。

[27]愚,原作"遇",據宋本改。

[28]綰,原作"管",據宋本改。

[29]使,原作"伏使",據宋本刪。

[30]社,宋本作"柘"。

[31]鑒,宋本作"監"。

[32]遺,原本脱,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補。

[33]吳,宋本無。

[34]共,原作"其",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改。

[35]大,原作"天",據宋本改。

[36]鄴,原作"業",據宋本改。

[37]穎,原作"頻",據宋本改。

[38]宜密,原作"密宜",據宋本及《晉書·會稽王傳》改。

[39]夜,原作"每",據宋本改。

[40]斷,宋本作"繼"。

[41]"不"下宋本有"能"字。

[42]百,原作"白",據宋本改。

[43]夫,宋本作"復"。

[44]"是"下宋本有"以"字。

[45]醉,原作"雜",據宋本改。

[46]更,原無,據宋本補。

[47]口,原作"日",據宋本改。

[48]"孫恩"後原有"道子"二字,據宋本刪。

[49]求,宋本作"來"。

[50]不有，原作“有不”，據宋本改。

[51]止，原作“正”，據宋本及《晉書·會稽王傳》改。

[52]大，原作“天”，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五

宗室部(三十四)

復　爵

自成周以來[1]，并建懿戚，大啓土宇，所以強幹弱枝，傳祚遐世，顧豈欲絕之者哉？其或反道敗德[2]，弗率王庭，作威馳禁，侵害吏治，則削而絀之，用殄厥世，斯蓋不得已而爲之也。然後推敦族之恩，申猶宥之典，赦其罪戾，還其璽綬，或則加禮謚於既沒，復爵土於嗣子，俾宗祊無隕[3]，邦畿如舊，霈然渥縟，與之更始。亦有被誣見疑，非辜遘禍，率用追復，以申其冤：斯皆厚親親之仁，成元宗之美也[4]。

漢淮南王長，高祖少子。以謀反遷蜀，道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文帝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皆云骨肉)，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國如諸侯儀[5]。

後漢楚王英，以逆謀廢，徙丹陽涇縣。明年，至丹陽，自殺。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賜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6]，以諸侯禮葬於荆。元和三年，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追爵，謚曰楚厲侯。

阜陵王延，以逆謀貶爵爲侯。章帝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7]。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

齊王晃，光武兄伯升曾孫。晃與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爵爲庶人，徙丹徒。帝不忍，下詔貶晃爵，爲蕪湖侯，遣謁者收晃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8]，詔令復三國[9]。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

勃海王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桓帝不忍，貶爲癭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計，謝錢五千萬，桓帝遺詔，復爲渤海王。

魏巳氏公琮，坐於中上方作禁物，貶爵都鄉侯。明帝景初三年，復巳氏公。

吳齊王奮，廢帝徙。後廢帝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庶人。連有赦令[10]，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有司奏可，就拜爲侯。

晋高陽王睦，宣帝之子也。初封中山王，坐誘逋亡，貶封丹水縣侯。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武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

汝南王亮，爲楚王瑋所害。及瑋誅，追復亮爵位，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汝南郡王羕，汝南王亮之子。永興初爲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

齊王冏，爲長沙王乂所害。惠帝光熙初，追册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11]，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潁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兹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12]，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祗奉朕命[13]，肆寧爾心，嘉兹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倡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

成都王穎既死，汲桑載穎棺木於軍[14]，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東安王繇，以專行誅賞，兄澹因隙譖之。汝南王亮惑其説，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惠帝永康初，徵繇復封，後遭母喪，在鄴勸成都王穎解兵，爲穎所害。永寧元年九月，追復其爵。

河間王顒，安平獻王孚孫。爲南陽王模使人扼殺之。武帝咸和六年六月，復顒爵位。

棘陽王奇，義陽王望孫，望薨，奇襲。坐遣三部吏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武帝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復立爲棘陽王。

東萊王蕤，齊王冏兄。冏輔政，蕤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尋詔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上庸内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以王禮。

吳王晏，武帝子。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倫貶晏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復本封。

武陵王晞，爲太宰，爲桓溫所忌。溫逼新蔡王晃自誣與晞及晞子綜等謀逆，請誅

之。簡文帝不許,溫奏徙新安郡,家悉徙之太原。六年,晞卒,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尅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理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一千戶[15]。"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王[16]。

梁王縫,晞子,出繼梁王翹,與父晞俱廢。薨,子龢嗣,孝武太元中復國。

宋廬陵王義眞,高祖子也。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眇,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爲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六月,羨之等遣使殺於徙所。文帝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摧慟[17],情若貫割。王體自天極,地戚屬尊[18],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立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群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19]。朕每永念讎耻,含痛內結,遵養姦慝[20],情禮未申。今王道既孚,政訓始判[21],宜昭國章,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庶慰冤魂,少申悲憤。"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也,爲前廢帝所害。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尙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遵[22],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殯穸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冤莫申,幸賴宗祏之靈[23],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動戚,震慟厥心。昔梁王徽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御。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尙書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

安隆王叡,江夏王義恭子,爲元凶所害。孝武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追謚宣王。

贈江夏王伯禽,亦義恭子也。伯禽官輔國將軍,爲前廢帝所害,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愍伯"。

始平王子鸞,孝武之子,孝武諸子多爲前廢帝所害。廢帝素疾子鸞有寵,遣使賜死,同生弟妹并死。及明帝即位,詔曰:"夫紓冤伸痛,雖往必追;緣情測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24],早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藩維。而凶心肆忌,奄罹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旌天秀,以雪沉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并加徽謚。"

南齊明帝,初輔政所誅諸王,及即位後,復屬籍[25],各封諸子爲侯。

梁長沙元王弟藻,武帝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土。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

臨賀王正德，普通六年逃奔于魏，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

後魏河間公齊，太武時坐事免官爵，後爲前將軍，尅仇池，威震羌氐，復賜爵河間公。

襲江陽王繼，爲青州刺史，後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饑餒，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靈太后臨朝，復繼尚書本封。

襲廣陽王深，爲葛榮所害，莊帝追復王爵，謚曰"忠武"。

汝陰王天賜爲懷朔大將軍，坐貪殘，恕死[26]，削除官爵。卒，孝文器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東平王正，爲度支尚書，又兼宗正卿，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正剛隘，内遂不平。澄因是奏正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入議，特加原宥[27]，削爵除官。孝明孝昌初卒，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中山王英，爲鎮南將軍，行楊州。梁遣將寇肥梁，詔英率衆討之，英表云可尅。後水盛，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五六。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復王封，邑千戶。

樂陵王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孝文太和末，復還其王爵。

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謀逆，事敗見執，徵赴京師，至野王[28]，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齊郡王琛，以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29]，卒於軍，追復王爵。

北海王詳，獻文子也。宣武親政，尚書高肇譖詳與茹皓等謀爲逆亂，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詳哭數聲而暴死，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30]，受遺訓輔，冲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使可追復王封，尅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戚。"謚曰"平王"。

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後孝明王光中，復禧王爵，葬以王禮。

襲趙郡王謐，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

樂梁王長命[31]，坐殺人，賜死，除國[32]。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

襲安樂王鑒，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謀反，降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洛陽王羯兒，督諸軍討禿髮，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

慶陽王嘉之孫湛弟瑾，以謀殺齊文襄王事泄，合門伏法。湛先有婢紫光，生子法

輸，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襲京兆王大興，拜長安鎮太將軍[33]，以黷貨削除官爵[34]，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

後周常武公鲁，邵惠公孫[35]。初封譚國公，後與晉公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唐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武德元年封爲齊王。九年，與太子建成謀逆，伏誅。貞觀元年，追封海陵郡王，謚曰“刺”。十六年六月[36]，又詔曰:“有虞受終，弘肆赦之典；隆周革命，篤親親之恩。海陵刺王元吉，地維藩翰，夙承朝寵，陷於不軌，得罪君親。朕嗣膺靈命，無忘敦睦，同生之重，既切於本枝；在原之悼，寔纏於歲月。興言泉壤[37]，思備寵章，可追封巢王，謚乃依舊。”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武德三年封爲趙王，貞觀十年徙封荆王。永徽三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武德四年封宋王，五年徙荆王，貞觀十年改封韓王。垂拱四年，則天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黄國公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38]，坐誅。神龍元年，追復爵土，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39]。(是年二月，制皇室子孫諸王自垂拱已來非命者，皆不埋殯，宜令州縣尋求處所，以牲牢致祭。乃追復官爵，備禮改葬[40]，其王并令陪葬昭獻二陵。有嗣者，即令承襲；無息嗣者，取近親爲後。)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十年改封霍王。垂拱四年，坐與韓王元嘉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至陳倉而死。長子緒封江都王，坐與裴承光交通，被誅。神龍元年并追復爵土，封緒孫暉爲嗣霍王[41]。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俱爲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元年，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亶子津爲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子黄國公譔結謀起兵，事洩，流辰州[42]，縊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誅，少子范陽王藹[43]，亦爲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靈夔官，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流配象州[44]，道宗病卒。及無忌、遂良得罪，乾封元年，追復道宗官爵。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封[45]吳王。永徽四年，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瑋、琨、璄并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又封仁爲鬱林侯。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吳王恪之母弟。貞觀五年封梁王，十年改封蜀王。恪既誅，愔黜爲庶人，徙巴州，尋改爲涪陵王。咸亨初，追復爵土，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

爲嗣蜀王。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貞觀五年封漢王，十年徙封原王，尋改封越王。垂拱四年，貞及其子琅邪王冲坐與韓王元嘉結謀起兵，被誅，改姓虺氏。神龍元年，追復爵土[46]，與子冲俱復舊姓。

紀王愼，太宗第十子也[47]。貞觀五年封申王，十年改封紀王。垂拱中，越王貞將起事，愼不肯同謀。及貞敗，愼亦下獄。臨行放免[48]，改姓虺氏，配流嶺表，至蒲州而卒。中興初，追復官爵。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永徽元年封杞王，文明元年封畢王，又改澤王，永昌元年出爲隨州刺史。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謀反，召至都，恐懼，自縊死。神龍元年，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詢嗣澤王。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雍王，尋徙郇王，改葛王，又進封許王，出爲舒州刺史。與澤王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縊死。則天以庶人禮葬之。神龍元年追封許王，以禮改葬，封少子瓘爲嗣許王。

成王千里，吳王恪之長子，本名仁，封鬱林侯。中興初，進封成王，爲左金吾、衛將軍。三年，節愍太子謀殺武三思，兵敗，與其子天水王僖俱被誅，改姓蝮氏。景雲元年，詔曰："故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凶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宜復舊官爵，復本姓。"歸政郡王俊，吳王恪第四子，本名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宗正卿，坐兄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景雲元年，追復宗正卿、歸政郡王官爵。

常山公倩，越王貞第二子。垂拱中，坐與父貞、兄冲連謀起兵[49]，被誅。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上官昭容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坐二孺人不相叶，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監院中官密奏於玄宗，玄宗命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乃囚於鷹狗坊中，絶朝請，憂懼而死。代宗寶應元年，贈其王位。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開元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追復。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有才力，玄宗愛之。以母見疏薄，常有怨言，爲人所構，得罪。寶應元年追復。

齊王湊，穆宗第六子也。初封漳王，後爲鄭注誣告王與宋申錫謀不軌，降封巢縣公，卒。開成三年正月，追封爲齊王。

梁博王友文，爲庶人友珪所害。末帝即位，詔曰："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于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愼擇親賢，方膺寄任[50]。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於在浚之郊，亦共理於興王之

地[51]。一心無易,二紀于兹,常施惠於士民,實有勞於家國[52]。去歲郢王友珪常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於君親,欲竊窺於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53],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宫禁,因以萊州刺史授於郢王友珪,纔睹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於内殿,卻翻事於東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兩深,誣欺何極!伏賴上玄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内難,獲勦元凶,既雪耻於同天,且免譏於共國。朕方期遁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纘嗣,冤憤既伸於幽顯,霈澤宜及於下泉。博王宜卻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

後唐贈太保從璨,明帝之諸子也[54]。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常以此忌之。明帝幸汴,留從璨爲大内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於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李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内,乃全乖委任,但恣追遊,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諠譁達於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户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詔復舊官,仍贈太保。

校勘記

[1]成周,原作"周成",據宋本改。

[2]反,宋本作"返"。

[3]隕,原作"損",據宋本改。

[4]元,原作"亢",據宋本改。

[5]國,原作"圉",據宋本改。

[6]加,原作"家",據宋本改。

[7]幹,原作"榦",據宋本及《後漢書·阜陵質王傳》改。

[8]後,宋本作"復"。

[9]詔,宋本作"遺詔"。

[10]令,原作"今",據宋本改。

[11]王,原本脱,據宋本及《晉書·齊王冏傳》補。

[12]功,宋本作"公"。

[13]奉,宋本作"服"。

[14]木,宋本無。

[15]一,宋本無。

[16]王,宋本無。

[17]摧,宋本作"抽"。

[18]尊,原作"尊卑",據宋本改。

[19]爵,宋本作"豐"。

[20]遵,原作"尊",據宋本改。

[21]訓,宋本作"刑"。

[22]遵,宋本作"導"。

[23]祏,原作"社",據宋本及《宋書・文獻王傳》改。

[24]夙,原作"威",據宋本及《宋書・始平孝敬王傳》改。

[25]"籍"下原衍"藉",據宋本删。

[26]恕,原作"怒",據宋本改。

[27]原,宋本作"元"。

[28]王,原作"上",據宋本改。

[29]蜀,原作"屬",據宋本改。

[30]鍾,原作"鐘",據宋本改。

[31]梁,宋作"良"。

[32]除國,宋本作"國除"。

[33]軍,宋本無此字。

[34]爵,宋本無。

[35]邵,原作"郡",據宋本改。

[36]六月,原作"七月",據宋本及《唐大詔令集》卷三九改。

[37]壤,原作"壞",據宋本及《唐大詔令集》卷三九改。

[38]國,宋本無。

[39]訥,原作"納"據宋本改。

[40]葬,原作"殯",據宋本改。

[41]嗣霍王,原作"霍王嗣",據宋本乙正。

[42]辰,宋本作"振"。

[43]藹,原作"謁",據宋本改。下同。

[44]流配,宋本作"配流"。

[45]封,宋本無。

[46]爵,原無,據宋本補。

[47]也,宋本無。

[48]放,原無,據宋本補。

[49]起,原作"越",據宋本改。

[50]膺,原作"應",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末帝紀上》改。

[51]理,宋本作"涅"。

[52]家國,原作"國家",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末帝紀上》改。

[53]值,原作"直",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末帝紀上》改。

[54]也,原本無,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六

宗室部(三十五)

追　封

《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乃有聯華帝胄,齒于宗盟,景命弗融,遘兹短歷。或未極封爵之制,或不及光華之旦,或遭罹横枉,沉痛載懷,或帝構艱難,勳業靡究。由是舉敦旅之義,申追命之典。以至胙土建國,節惠易名,加尊極之稱,升儲副之號,備物典策,寵章渥縟。斯王者興仁敦睦,化下美俗之道,又豈止厚親親之恩而已哉?

後漢建武十五年,追謚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又依本傳,其年追謚伯年爲齊武公)。

魏蕭懷王熊,太祖子,早薨。黄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

鄧襄王冲,太祖子,建安十三年薨。黄初二年追贈,謚冲曰鄧襄侯。又追號爲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哀王。

范陽閔王矩,太祖子也,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

豐愍王昂,太祖子也。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黄初二年追封,曰悼公。五年,追加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謚曰愍。

矩殤王鑠,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曰殤。

濟陽懷王,太祖子也。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太和四年追進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廣宗殤公子棘,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殤公。

鄘戴公子整,太祖子也。建安二十二年封鄘侯,二十三年薨。黄初二年,追謚曰戴公。

靈殤王子京,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

臨邑殤公子上,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

剛殤公子勤,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

樊哀公子均,太祖子也。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黄初二年追進公爵,

謚曰安。

穀城殤公子乘，太祖子也，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臣欽若等按：魏裴松之注：魏武諸子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

贊哀王協，文帝子，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爵，謚爲王。

吴長沙桓王策，太帝之兄也。漢末爲討逆將軍、會稽太守。帝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

晋隋穆王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封清泉侯，先父望卒，武帝以義陽一縣追封，爲隋縣王。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文帝子，年十歲而夭。武帝踐祚，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每追遺意，情懷感傷。"於是追加兆詔封謚。

遼東悼惠王定國，文帝子，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

廣陽殤王廣德，文帝子，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

毗陵悼王軌，武帝子，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

渤海殤王恢，武帝子。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南陽王彪，愍懷太子子。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

臨川獻王郁，會稽王道子之子也[1]，寧康中追封謚。

宋臨川王道規，高祖少弟也。初以起義功，封華容縣公。後爲征西大將軍。義熙八年薨，追封南郡公。高祖受命，追封臨川王。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年六歲。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池陽縣侯懷遠，晋熙王昶子也，早卒。明帝即位，追封池陽縣侯。

齊敬王子羽，孝武帝第十四子。大明三年生，當年卒。追加封謚。

淮陽思王子霄，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

始安貞王道生，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加封謚。

始安貞王鳳，貞王子明帝兄也。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

安陸昭侯緬，始安貞王之子也。永明九年卒，明帝建武元年追贈。

梁文宣侯尚之，高祖從父也。仕齊爲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

文宣侯尚之子靈均，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行至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即位追封東昌縣侯。

忠簡侯崇之，高祖從父。齊永明中爲東陽太守，時錢塘瑀之反，崇遇害。天監初追

謚(高祖踐祚,封崇之子吳爲吳平侯,乃追封謚)。

長沙宣武王懿,高祖長兄也。仕齊爲尚書令,東昏時遇害。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

永陽昭王敷,高祖次兄也,齊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封永陽郡王,謚曰昭。

衡陽王暢,高祖第四弟。仕齊至太常,對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封衡郡,謚曰宣。

桂陽王融,高祖弟。仕齊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天監元年追封桂陽郡王,謚曰簡。

陳始興昭烈王道談,高祖兄也。仕梁爲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追贈義興郡公,謚曰昭烈。高祖受禪,重封始興郡王。

南康郡王休先,高祖母弟,梁太清中卒。高祖受禪,追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

豫章王立、長沙王權,皆高祖子。永定二年追封,立謚曰獻,權謚曰思。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子也。道武時以孤平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順陽王郁,桓帝之後也。文成時爲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及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中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秦明王翰,昭武帝子。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王。翰子愍王觚使於慕容垂,垂止觚。道武討中山,慕容普麟害觚。及平中山,追封,謚曰秦愍王。

陳留王虔,昭成孫。登國初封陳留公,後慕容實來寇,虔戰沒。道武追惜傷慟,追謚陳留桓王。

江夏王呂,道武族弟。初以軍功封江夏公。卒,贈王爵。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文成初[2],封淮陵侯。卒,贈高平公。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太武時贈爵河間公。卒,贈王爵。

樂陵王胡仁,景穆子。和平四年三月追封樂王。

章武王大洛,景穆子,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

河間王若,文成帝第七子。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王,謚曰孝。

長鄉縣侯提,臨淮王譚子,太武孫也。孝文時爲員外郎,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長鄉縣侯。

提子濟南王昌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追改封濟南王。

都昌伯誘,中山王熙弟也。熙起兵誅元又,爲其長史柳元章等所殺,誘被誅。後追昌縣開國伯,謚曰恭。

東安王凝弟湛,爲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賜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

武邑王義興，景穆曾孫也。初於河陰遇害，永安中追封燕郡王，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陳留王眞，孝莊之兄也，建義元年六月追封爲陳留王。

後周邵國惠公顥[3]，武帝伯[4]。保定元年七月，追封郡國公，謚曰惠。

顥子景公什肥，年十五而顥沒。後魏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往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追贈大冢宰，襲封邵公，謚曰景。

杞簡公連，武帝伯父。追賊定州，戰歿。保定元年七月，追封杞公，謚曰簡。

連子烈公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襲祀國公，謚曰烈。

莒國莊公洛生，亦武帝伯父也，保定元年七月，追封莒公，謚曰莊。

洛子穆公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襲爵，謚曰穆。

宋國公震，文帝子也。保定元年七月追封。

虞國公仲，武帝族祖。保定元年十二月封。

隋河間公元孫，高祖從祖也。帝受禪，以尙書令、河門郡公。義成縣公種葵，高祖族祖。帝受禪，追贈義成縣公。

蔡王慗，高祖弟也。周明帝時賜爵陳留郡。後從武帝平齊，戰死。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弟也，爲太子太保。薨，大業十年追封郇王。

唐鄭王亮，高祖從父，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

畢王章，高祖從父。仕周梁州刺史，謀殺隋文事泄，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

郇王禕，高祖從父，武德初追封。

蔡王蔚，高祖從父，武德初追封。

西平王安，蔚子，武德初追封。

濟南王哲，高祖追謚伯升爲齊武公。

雍王繪，高祖從父，武德初追封。

河南王贇，繪子，武德初追封。

東平王韶，高祖從父，武德初追封。

梁王澄、蜀王湛、漢王洪皆高祖兄，并早卒，武德初追封。

衛王玄霸，高祖子，早薨，武德元年追封，謚曰懷。

楚王智雲，高祖子。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薄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義寧元年，追封楚國公。武德元年進封王，謚曰哀。

寧王憲，睿宗長子。天寶元年十一月，制曰："能以位讓，爲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名，非常之稱，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

本乎中誠;仁和之深,非由外獎。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於爲善。北兩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念德。自出臨方鎮,入配臺階,逾勵忠勤,益聞周慎。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憖遺,奄爲殂沒,友于之痛,震動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升上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社稷之阽危,推而不居,請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震極之尊,豈歸于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謚法功推尙德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備禮册命。"册曰:"皇帝若曰:於戲!古者崇德考行,猶謚大名;飾終追遠,亦應徽册。况乃元昆之戚,天倫之重,豈循常典者哉?咨爾故太尉、寧王憲,純粹秉靈,冲和成量,孝友之性,發乎天然,仁義之道,彰乎日用。加以好賢不倦,樂善有聞,休問掩於間平;清猷光於魯衛,實謂儀刑邦家,保祐藩維。景命不融,奄從薨逝,興言震動,哀疚纏懷。惟王地居元子,合膺主鬯。昔朕上稟先訓,克清群凶,遂固守撝謙,懇讓儲副,然則深仁厚德,茂行已表於生前;寶位尊名,盛禮寧忘於歿後?是用謚王爲讓。皇帝令遣使尙書、左丞相耀卿,副使、大常卿韋縚等持節禮册,因心之感,備物飾情。瞻典策而哀深;想棣華而望絶。所冀幽穸,嘉兹寵榮。"

申王撝,睿宗子,開元十二年薨。制曰:"德盛者必享休名,道高者必膺殊典。况人倫之重,義切因心,天爲之深,情殷追遠。故司徒申王撝,叡哲聰明,本乎天性,溫恭孝友,挺自生知。樂善好書,清猷邁於兩獻;深仁厚義,美化侔於二南。可謂具瞻百寮,儀刑列辟。朕將永康兆庶,方自友于。天不憖遺,奄從薨遊,永惟仁範,哀慟纏懷。用表非常之榮,少寄天倫之戚。可追贈惠莊太子。宜令所司備禮,就加册命。"陪葬橋陵。以禮部尙書蘇頲爲喪葬使,京兆尹李休光爲副使,尙書左丞楊承令爲鹵薄使,遣侍中攝太尉元乾曜持節。册曰:"維開元十二年十一月甲申,皇帝若曰:於戲!夫縟禮所以飾情,崇名所以表德,義存追遠,愛洽因親。惟故司徒、申王撝,璿極稟虛,邦家維翰,體孝友以成性,用淳和而合道。汴獻受易,率以鳴謙;河間聚書,時其好學。加以出爲方伯,弘宣六條,入登司徒,大敷五教。而天則不憖,奄薨於行,留邸無期,同異遂遠。興哀痛震,動於厥心。夫先王演親親之恩,《春秋》著加等之義,上嗣之位,飾終斯在。宜率茂典,以永徽猷,魂而有靈,式昭哀贈。"

岐王範,睿宗子,開元十四年薨,陪葬橋陵。制曰:"褒崇名器,所以尊德也;光昭典禮,所以飾終也。况天倫之愛,親親之至乎?故太子太傅、上柱國、岐王範,特稟聰明,率由孝友,好書不倦,樂善無忘,固已作則列藩,儀刑百辟。方憑魯衛之政,率流雍穆之風,豈徒輔德愆期,殲良奄及。想同氣而莫遂,望驂駕而何追。言念平生,情深震動,宜加殊禮之命,用寄孔懷之哀。可追贈惠文太子。"

薛王業,睿宗子。開元二十一年薨,明年,册贈惠宣太子。

隋王隆悌,睿宗子也。初封汝南郡王,早薨,唐隆元年追贈義豐郡王。

光順、桂陽郡王守義，皆章懷太子賢之子也。先天二年三月，太上皇詔，追封光順爲莒王，守義爲畢王。

慶王琮，玄宗長子。天寶十一載薨，贈靖德太子。後肅宗元年建寅月，詔曰："聖人立號，天下至公，膺其美者，必歸有德。有其德者，或無其位，苟徽烈可紀，則追崇之典行焉。况義貫因心，禮優加等，稽夫往策，抑有前聞，盛業鴻猷，久不可替。故靖德太子琮，慶鍾霄極，親則朕兄，性與天道，行高時望，宣慈惠和，聰明睿哲，四科兼綜，一以貫之。而福壽不遐，既隨往運。緬惟友愛，實軫于心。朕昔踐儲宫，顧誠非次，於君人之命，所不敢違；以少長而言，豈忘其序？每思懇讓，竟莫獲從，遽順聖慈，嗣兹寶位。安可不申夙志，有闕推恩。宜加尊異之名，載茂哀榮之典。敬用追謚曰奉天皇帝，妃氏曰恭應皇后。宜委有司，即擇日册命，更以禮葬。"仍令右僕射晃充使，監護少府竇履信爲副。

榮王琬，玄宗子。天寶十四載薨，贈靖恭太子。

夏王一，玄宗子。開元五年，孩孺而薨。追封夏王，謚曰悼。

懷王敏，玄宗子，纔晬，開元八年二月薨，封懷王，謚曰哀。

建寧郡王倓，肅宗第三子，天寶中封。肅宗至靈武，爲張良娣、李輔國所構，賜死。代宗即位，追贈齊王。大曆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倓，承天祚之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略宏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情。乃者寇盜横流，鑾輿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群議之非，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穸。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傾加表飾，未極哀榮。夫以參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存未峻其等，沒未尊其稱，非所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靡從，追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宜婚，謚曰恭順皇后。有司準式，擇日册命。"改葬於順陵，仍祔於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焉。

衛王秘，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封。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追封鄆王。

恭懿太子佋，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年封興王，上元元年薨。詔曰："厚禮所以表行，况情鍾天屬，寵及哀榮，封載疇加等之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恻彝章。第十二子故興王佋，毓慶睿源，汾華若水，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嬰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章，穎晤逾爽，愛親之戀，言不聞於斯須；告訣之詞，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衷。將分土折珪，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未虞天喪，瑶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厚夜。興言痛悼，憫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宫，俾哀榮於玄穸。可贈太子，

謚曰恭懿。(佋薨時七八歲,既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佋有如平昔拜辭,流涕而去。帝方寵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嗣之贈寵之。上疾累日方平。)

宋王僙,肅宗第十四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應元年封鄭王,大曆九年薨。帝惜其才早夭,册贈昭靖太子。

均王遐,代宗第二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荆王選,代宗第十二子。早世,違中三年追封。

靈溪郡王詠,昭靖太子第二子,大曆十年七月追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三年正月追封。

邕王謜,順宗子[5],德宗命之爲子。貞觀四年封,十五年九月薨,時年十八,贈文敬太子。

晋王普,敬宗長子。太和二年,詔曰:"王者重統,紀尊儲用,所以上嚴國本,祗叶禮經,睦人倫以正邦典,崇丕基而昭彝式。其或德契元良,恩當追命,道雖間於存歿,義有表於哀榮,仰惟舊章,用攄憫志。故開府儀同三司、晉王普,先帝冢嗣,間氣夙鍾,孝敬發於岐嶷,溫仁形於襁褓,翦珪分社,光祝册於參墟;錫土啓藩,假威尊於上黨。朕頃戡內難,謬屬與能,以玉齒在嬰提,事絶推讓,方期就傅,謂致修齡。既因猶子之義,俾膺主鬯之選。天不慭遺,殲我本枝,泣悼永往,空餘典禮。嗟樂善而莫報,顧卜起而何追。銜悲良慟,此誠無極。是用稽諸前訓,申我宿愛,布彝懷於此日,告如在于幽靈,式備虛儀,曷廖深痛。可贈悼懷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追册。"

梁永王義方,太祖伯父;韶王義談,太祖叔父,開平四年追封。

朗王存,太祖從兄。唐乾符中,與太祖俱逐黃巢,表中流矢而卒。開平四年四月追封。

彬王友裕,太祖長子。唐末爲華州節度使,守興德尹。天祐元年卒,開平五年追封。

密王友倫,太祖兄子。唐末爲宿衛都指揮使,遥領容州節度使。因會客擊鞠,馬逸,墜車而薨,開平三年追封。

安王友寧,太祖兄子,唐末遥領邕州節度使。昭宗自奉鳳翔還,降詔書,以青寇未殄,委之攻討。友寧進師逼青州,青人悉出,大戰于石樓。王師少卻,友寧自峻阜騎馳殿軍[6],馬蹶仆,爲敵人所及而薨。開平三年追封。

晋陳王重果,高祖子,幼亡。天福六年五月追封。

福王德,高祖弟。後唐末爲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福初贈太傅,七年正月贈太尉,追封。

通王殷,高祖弟。天福初贈太傅,七年正月贈太尉,追封。

廣王威,高祖弟。後唐末爲彰聖后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天福初贈太傅,七

年正月贈太尉,追封。

虢王重英,高祖子。天福二年正月贈太保,七年正月贈太傅,追封。

壽王重文,高祖子。天福二年權東都留守,遇害。贈太傅,七年正月贈太尉,追封。

郯王重裔,高祖子。天福二年正月贈太保,七年正月贈太傅,追封。

沂王重信,高祖子。天福二年爲河陽符度使,遇害。贈太尉,七年正月贈太師,追封。

夔王重進,高祖子,天福二年正月贈太保,七年正月贈太傅,追封。

韓王暉,高祖弟爲曹州防禦使,以疾終於官,歸葬太原,天福八年追封。

周郯王侗、杞王信皆太祖子,乾祐末遇害。廣順元年二月詔以故弟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四月,制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鐘惻愴之思。故皇帝贈太保侗、贈司空信等,玉葉聯芳,金莖比瑞,屬景運之初啓,何大年之不登,未剪桐珪,連雕棣萼,俾予終鮮,寔動永懷,既登叙以無階,在疏封而起悕。贈其王爵,慰我天倫。侗追封郯,信追封杞王。"

越王誼、吳王誠、韓王諴皆世宗子,乾祐末遇害。廣順元年二月,太祖詔:"故皇孫三人闕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7];三哥贈左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8]。"顯德四年四月,制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瑞,愈動悲良之抱。故皇子賜左驍衛大將軍誼、贈左武衛大將軍誠、贈左屯衛大將軍諴等,鳳雛龍翰,聳常其殊姿,王折蘭摧,早罹於非禍,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贈一字之封,仍贈三臺之秩。表吾追念,慰乃英靈。誼追封越王,誠追封吳王,諴追封韓王。"

校勘記

[1]此句原作"會稽王道之子也",據《晉書·簡文三子傳》改。

[2]成,原作"武",據《四庫全書》本及《北史·淮陵侯大頭傳》改。

[3]虢,《周書·邵惠公顥傳》作"顥"。

[4]此句原作"武帝伯武",據《周書·邵惠公顥傳》删。

[5]順,原本字迹模糊,據《四庫全書》本及本書卷四七補。

[6]殿軍,"殿"下原有"將",據《四庫全書》本删。

[7]誼,原作"誠",據《舊五代史·太祖本紀》改。

[8]諴,原作"誠",據《四庫全書》本及《舊五代史·太祖本紀》改。下同。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七

宗室部(三十六)

譴　讓

《傳》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蓋先王之道不以私害公也。周漢而降,宗枝茂盛,封建既廣,性習不同。乃有背既睦之敎,蓄不咸之性,忽麟趾之義,忘磐石之訓,恣其驕盈,弗率典訓,以至奉藩無狀,事親不謹,暱愛近習,銜惑邪說,或專用非辟,或潛懷異圖。雖復舉八議之典,蒙三宥之惠,頒一尺之詔,屈廷尉之請,猶或長惡不悛,罔顧顛覆,以致遷削土宇,陷於不義。悲夫!

漢淮南厲王長,文帝之弟。文帝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數,音用角反),文帝重稱切責之(重也)[1]。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帝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2]曰(數,音所具切):"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佗郡地徙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3],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4](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5](與,謂曰豫。謂不令吏干豫其事),赦大王,甚厚[6]。漢法[7],二千石缺,輒云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沬亦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内切,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自被創痍(痍音夷),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8])。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9]，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也。賁音奔)，常入出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毒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城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10]。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頃面切)；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11]，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墮，毁也。布衣，貧賤之人。王設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12]。墮音父規切)，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法也)。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悦。

臨江王榮，景帝子。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帝徵榮。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平王，王恐自殺。

淮安王安，厲王長子。安既立，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慧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慧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慧星見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并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被音皮義切。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怒被(譖毁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令後人更不敢效也)。元朔五年，被逐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王欲王后共計也)，遂發兵。

計未定,猶與十餘日(猶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出[13]),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從讀曰縱),王使人候伺(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也。"是時帝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自許度更無罪。度音從谷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雍讀曰壅,閼音格,謂亭閣不行之[14]),當棄市。"詔不許。請廢王爵,帝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於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

燕王旦,武帝子。昭帝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蓋主等謀逆,事發。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樊噲、酈商、曹參、灌嬰),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廟乎[15]?"旦得書[16],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17]:"奉事不謹,死矣。"乃以綬自絞。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母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18],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上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責謂借代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切),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亡王遇大人益解[19](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還書,報書),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恬然,安靜貌。恬音大廉切),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求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自云於王有親),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20],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騶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微,無也)。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濱,涯也[21]。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22])。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23]。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二十斤勞博,博不受(勞謂問慰之。音來道反);復使人願尙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幷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騆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說讀曰悦),報博書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左顧猶言顧也),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以至極之事告語我也),雖亦不敏,敢不諭意(諭,曉也)!今遣有司爲子高償債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帝,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24],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嘗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志在成功[25],不惜財費也)。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水之害殆不過此(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緒,業也。一曰始爲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26])?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大儒知道,謂京侯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帝必大說(說讀曰悦)。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召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27],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說音悦),報博書曰[28]:"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憯,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憯音千感切)。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知(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爲言也),子貢之辨(《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鮮,少也,音先踐反)。既聞端緒,願卒成之(卒,終也)。求朝,議事也,奈何行金錢乎[29]。"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帝不忍治法,遣諫議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30](諂,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惻,痛也),爲傷王之。推原厥本,不詳自博(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於凶。

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議大夫駿申諭朕志(申謂約東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31]'(《大雅·小旻》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直,則神明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幷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一德,尊事天子也(考,成也。一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爲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上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32](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爾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内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之有博言(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但,徒也,空也。已,止也。徒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議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累音力瑞反),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爲大)。《易》曰:'籍用白茅,無咎(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爲籍致享於神,愼之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愼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無善狀),過惡暴列(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自新,奉承詔策(悉,盡也)。頓首死罪。"

東平王宇,宣帝子,母公孫婕妤。元帝初就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33](皇帝陵也,宮人無子乃中園陵)。帝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蟜字或作僑,幷音鉅昭反[34]),奉璽書敕諭之(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翼,佐也),然後富 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憯,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之詩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聿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求多福也)。朕惟王之春秋方剛(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35]),故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36]。朕有聞(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

睦[37]，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驁讀與傲同），不自它於太后（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貰猶緩也），後宜不敢（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爲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懼[38]，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洗心自改。（灑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嗜讀曰耆），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所少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道讀曰導）。

梁王立，成帝元延中，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逆取曰篡）。有司請誅，帝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繇持節即訊[39]（就問也），致移書傅[40]、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初封時，策書有戒敕之言），誖暴妄行（誖，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比猶頻），不思改過，復罪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抵，距也。讕，誣諱也。抵，丁禮反。讕，來畫切）嬌嫚，不首主令[41]，與背叛亡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叛無異也[42]。首，音失救切，次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言我教法至于再三，汝不能用我，則下置黜法命也）。'傅[43]、相、中尉皆以輔政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歟（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44]。言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櫝，豈非典守者之過也？喻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45]、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官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恣（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義輔翼[46]，立大臣皆尙苛刻，刺求微密[47]，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使音工衡切）。宮殿之里，毫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貰，謂責其罪也）。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48]，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須，待也）。"時冬月盡，春大赦，不治。

後漢阜陵質王延，光武子，初封淮南王。明帝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誅延。帝以延罪薄於楚王英[49]，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50]，食二縣。延既徙封[51]，數懷怨望。章帝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帝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内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法，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相更誣告，章帝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以自障，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尊宗爲小君，宫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污也。倫，理也)，甫刑三千，莫大不孝。不忍置之於法，其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樂成王萇，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芬苾芬，祀事孔明)，慢易太姬，不震厥教(太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聘取人妻，餽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於法，其貶萇爵爲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慰承太姬，增懷永嘆。"

河間惠王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強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往宫門外，請王傅責之曰[52]："前發京師[53]，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54]，出冤獄十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55]。

魏陳思王植，太祖子，初封臨淄侯。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下令曰："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嘗使，吾以誰爲心腹也。"

趙王幹，太祖子。明帝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

"《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爲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睹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56],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師',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57],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小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58]:'誠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叔父率先聖之要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彭城王據,太祖子。景初元年,坐私遣人詣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59],不寧予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妄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訓,乃至於此[60]。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予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楚王彪,太祖子。齊王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陵謀迎彪都許昌,乃遣傅及侍郎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61],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陵、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慨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

吳孫皎,大帝時爲征虜將軍。皎,堅弟靜子也。嘗以小忿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征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斯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帝聞之,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遲年

小，今者且三十年矣。孔子自三十而立，非但爲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凌其人。其人永屬吕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毋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泪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結寧厚。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元嘉中，輔政十餘年，以專恣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中奉辭，便下渚。帝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衡山王義季，高祖子，文帝時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三年，魏軍侵逼，北境擾動。義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62]。文帝詔之曰：“杜驥、申怙，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司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趣，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有大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之理。又山路易憑，何以畏首尾迥弱[63]，若謂事理正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文帝時鎮荆州。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義宣慮敵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潜逃計也。”

巴陵王休若，文帝子，明帝時爲雍州刺史。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帝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帝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休若毋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刺史，假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

晋平王休祐，文帝子，明帝時爲荆州刺史。左右范景達善彈棋，帝詔之，休祐留不遣。帝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

南齊景陵王子良，武帝子。文惠太子薨，帝檢行東宫，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帝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

廬陵王子卿，武帝子，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勑之曰：“吾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勑耶？忽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箔箭腳，亦便速懷去。凡諸服章，自令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64]，後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65]，讀學不就[66]，年轉成長[67]，吾日冀汝美，勿得勑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南

豫州刺史。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帝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不與相見。

陳新安王伯固,文帝子。宣帝時爲南徐州刺史,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畋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捕麞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人責讓者數矣。

武陵王伯禮,文帝子。宣帝時爲吳興太守,恣行劫掠,爲有司所劾。帝曰:"王年少未達道,皆由佐吏不能輔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 。"

後魏毗陵王順,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欠伸[68],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襲常山王陪斤子昭,小字阿兒,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69]。孝文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兒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孝文自鄴還洛,引見公卿,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帝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着猶少於不著者。"帝曰:"深可怪也!卿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澄後爲尚書左僕射。宣武景明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南齊,圖爲叛逆,齊遣俞公喜送勑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

廣陽王嘉,爲徐州刺史。孝文南伐,嘉違天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類也[70]。"

趙郡王幹,孝文時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幹貪淫不遵治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回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帝省以忿惋,詔幹與北海王祥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祥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襲臨淮王提,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隸免官,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

京兆王愉,與弟廣平王懷頗相誇尚,競慕華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

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宣武聞而詔曰:"鸞親惟宗懿,作牧

大州,民物殷煩,綏寧所屬,宜尅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黴戚屬,情有不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

安定王燮弟願平,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盗,公私成患。帝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尅念。孝明立,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疏,每乖憲典,可還於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

高陽王雍,孝明時爲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事[71]。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丁鵝,自至室内,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帝妹。琛憑侍內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72],自餘無所不至,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於家。

後周襄杞公亮,爲徐州總管,在州無政績。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武帝勅讓之。

隋秦王俊,高祖子,爲并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高祖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曰:"我戮力開基,創兹大業,作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計。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開皇二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

蜀王秀,高祖子。在蜀奢侈,違犯制度。晉王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廢爲庶人。秀上表希與愛子孤子相見,帝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以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肉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73]。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代之姓,更治咸都之宮,望說禾秀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横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邪,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飾服,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

則弟也，乃畫其形象，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74]，迴心歡喜。又畫我形象，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75]；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

唐魏王泰，太宗第四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是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營而得也。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隆重，爵位窮於寵章。不思聖哲之戒，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疴恙，潛有代立之望，靡遵義方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雍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并削爵土，降爲東萊郡王。"尋改封順陽郡王，於均州爲邑，制宅以處之。

齊王祐，太宗子，貞觀中爲齊州都督。溺情群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之節，乃以爲祐長史。有督君謨梁猛彪者，并以善騎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昵愈甚。太宗慮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

滕王元嬰，多驕縱失度。高宗以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教義。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開閉，須有常準。鳩召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遏密之悲，尚纏此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守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置，至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道，尚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爲娛？晉靈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郎，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理，虐物既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骨肉至親，不忍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可以

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慙戀盈懷。"

嗣虢王巨,肅宗乾元初爲河南尹。於南橋梁出入車牛,皆稅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之。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贓,貶爲遂州刺史。

邠王震,爲宗正卿。昭宗天祐三年七月,勑曰:"震就列朝行,守官宗寺,俄從私便,久去上京,既稍失於規程,宜特示於黜皃。勤停見任,并落下襲封。"

校勘記

[1]稱,《漢書·淮南厲王長傳》作"自"。

[2]予,原作"子",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3]未,原作"來",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4]歡,原作"觀",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5]聞,原作"問",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6]厚,原無,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補。

[7]漢,原無,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補。

[8]此,原作"比",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鄭氏注改。

[9]布衣,原作"衣布",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10]伸,《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應昭注作"仲"。

[11]宦,原作"官",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改。

[12]反,原作"切",據《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師古注改。

[13]出,《漢書·淮南厲王長傳》如淳注作"書"。

[14]亭,《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師古注作"竑"。

[15]何,原作"向",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16]旦,原作"且",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17]二,原作"三",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18]有,原無,據《漢書·宣元六王傳》補。

[19]亡,《漢書·宣元六王傳》作"云"。

[20]承間,原作"承問",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1]涯,原作"渥",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2]召,原作"賢",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3]亦不,原作"不亦",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4]充,原作"克",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5]在,原無,據《漢書·宣元六王傳》顏師古注補。

[26]怠,原作"息",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7]比,原作"此",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8]報博,原作"博報",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9]行,原作"所",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0]湯,原作"易",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1]直,原作"真"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2]術,原無,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3]求守,原作"守求",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4]鉅,原作"無",據《漢書·宣元六王傳》顏師古注改。

[35]受,原作"愛",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6]宦,原作"官",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7]夫,原作"天",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8]宇,原作"守",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39]訊,原作"許",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0]傅,原作"傳",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1]主令,原作"至今",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2]之,原作"人",據《漢書·文三王傳》顏師古注改。

[43]傅,原作"傳",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4]之,原作"史",據《漢書·文三王傳》顏師古注改。

[45]傅,原作"傳",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6]傅,原作"傳",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7]刺,原無,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8]中郎曹將,原作"郎中曹相將",據《漢書·文三王傳》改。

[49]英,原作"莫",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50]徙,原作"從",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51]徙,原作"徒",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52]曰,原作"王",《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改。

[53]京,原無,據《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改。

[54]戮,原作"慮",據《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改。

[55]悔過,原作"過悔",據《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改。

[56]徙,原作"從",據《三國志·魏書·趙王幹傳》改。

[57]會,原無,據《三國志·魏書·趙王幹傳》改。

[58]古,原作"右",據《三國志·魏書·趙王幹傳》改。

[59]然,原無,據《三國志·魏書·彭城王據傳》改。

[60]至,原無,《三國志·魏書·彭城王據傳》改。

[61]二,原作"三",據《三國志·魏書·楚王英傳》改。

[62]唯,原作"爲",據《宋書·衡陽文王義季傳》改。

[63]弱,原無,據《宋書·武三王傳》補。

[64]復,原作"服",據《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改。

[65]比在,原作"此",據《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改。

[66]就,原作"幸",據《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改。

[67]年,原無,據《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改。

[68]欠,原作"久",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毗陵王順傳》改。

[69]尚,原作"問",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常山王遵傳》改。

[70]何太不類也,《魏書·廣陽王嘉傳》作"何太不上類也"。

[71]錄,原作"銀",據《北史·獻文六王傳》改。

[72]不,原作"下",據《魏書·河間王傳》改。

[73]堪,原作"不堪",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74]爲,原作"爲山",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75]此句原作"弟之行",據《北史·隋室諸王傳》改。

[watermark seal]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八

宗室部(三十七)

不悌　邪佞　奢儉　躭溺[1]

不　悌

生民之親莫如兄弟,爲人之本莫先孝友。是以《書》之五教,《禮》之六行,君臣之言有政,載記之述家肥,皆著其義,以爲大訓。况乎帝室之系,本支之重,就公宫之學,承師氏之教,固宜保於既睦,豈或弔乎不咸者哉?然而姬氏以來,載籍所紀,乃有致宜於忠節,見忌於令名,雖遇急難,絶天倫之義;稍殊官秋,忘家人之禮,以致媒孽成罪,干戈相尋,亡國破家,身死名辱者,蓋有之矣,固與夫禦侮致美之説異焉。

周管叔、蔡叔,周公之兄弟也。成王少,周公且專王室,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

漢淮南王安、衡山王賜,皆厲王長子也。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2](兄弟相責,故有慊)。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乘舒死,立姬徐來爲后,徐來善遇無采及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毁太子。

常山王勃,憲王舜太子也。舜有不愛姬生長男棁(音奪),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勃,王多所幸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侯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音冒)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3],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憲王薨,王后勃乃至憲王雅不以棁爲子數(雅,素也),不分與財物。或令勃、王后分與棁財者,不聽。勃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及勃。漢視憲王喪,棁自言王病時王后、勃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出服舍)。勃坐徙房陵。

宜武侯福,菑川懿王孫也。武帝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

騶丘侯毋害,城陽共王孫也。宣帝本始元年,使人殺兄,遂棄市。

魏樂陵王茂,武帝子。性傲狠,兄東平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上詔削縣一百五十戶。

吳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大帝,帝禁斷往來,假以精學。時全寄、吳安、孫寄、楊笠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毁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霸賜死後,誅寄等,以黨霸構和故也。

晉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殺之。

東萊王蕤,齊王攸之子。性强暴,使酒,數凌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酒。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4],繫廷尉[5],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裔,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且須後。"蕤以是益怨,密表冏專擅,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誼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苞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攻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蕤改葬以王禮。

河間王顒,齊王冏專權,顒與長沙王乂同謀誅冏,以乂爲內主。冏敗[6],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强,冀乂爲冏所擒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入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并誅之。

武陵王澹,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

宋始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明帝殞廢帝於華陵園,明旦[7],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殯殮,休仁與山陽王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

艾[8]陵伯萇,宣武時歷位雍州刺史,以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論者鄙之[9]。

清河王懌弟悅,爲性不倫,俶儻難測。其懌爲元乂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

襲咸陽王坦,咸陽王禧第七子也。禧以罪賜死,坦兄樹奔梁。後復禧王爵,詔坦襲封。樹爲梁郢州刺史。出帝初,詔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以討之。樹不爲戰

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伐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永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北齊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性粗，嘗拔刀逐兄范陽王紹義，走入廄，閉門拒之。

後周衛王直[10]，與齊王憲俱高祖母弟。初，直內深忌憲，憲亦隱而容之，且以弟之母弟，每加友敬[11]。晉公護之誅也，且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疑也。"及文宣后喪，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12]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特須自勗，無直說人[13]。"直乃止[14]。

南齊魚復侯子響，世祖第四子也。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見諸王不致敬。

梁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始，元帝爲湘東王，與續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宫人李桃兒者，以才惠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譬戶禁重，續爲荆州，具以狀聞。元帝泣對使者，訴於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

陳長沙王叔堅，宣帝第四子也。叔堅與兄始興王叔陵并招聚賓客，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薄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道鬭，至有死者。

後魏襄常山王素孫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覆。亮發日，授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

隋蔡景王整，文帝次弟也。初，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并倚婦家勢，常憎嫉我。我固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并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有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癲。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謂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讒我[15]，言於晉公。于時每還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16]，常鎖閉靜坐，唯至食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17]，竊云：'復來耶[18]？'當時實不可耐，羡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滕穆王瓚，一名慧，文帝同母弟也，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爲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周宣帝喪，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19]，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

"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文帝作相,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20],恐爲家禍,陰有圖帝之計,每優容之。

唐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與隱太子建成[21]、今太宗并大穆皇后子也。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宫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疏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弟,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22],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武德九年,高祖將避暑大和宫,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宫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奏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并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弟[23]。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24]:"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勅。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義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彼,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25],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之,社稷非唐所有。若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宫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其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自出,自同魚鱉之餐,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初封魏王。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潛有奪宗之意。招駙馬都尉柴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許而捕之,不獲。承乾敗,太宗面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遂敎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乃幽泰於將作監,徙居均州之鄖鄉縣。

梁朱友裕,太祖長子,唐末爲宣武軍衙內、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充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時都虞侯朱友恭羽書聞於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

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於山中。尋詣廣王於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身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

邪　佞

夫便辟以成性，脂韋以取容，持回遹之謀，期於苟合；專戚施之行，曾靡厚顔：此固人倫之所斥，而有國之宜遠者也。漢氏而下，乃有託於宗屏，列于天屬，蒙被封爵，漸漬寵靈，而體質異於身淳，舉措成乎憸巧，附會姦軌，諂事權倖，諛辭以自結，車之而永媚，因之以固寵位，釣名譽，而罔有所愧畏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乎夏畦。"斯丕亦爲勞乎？

漢利侯釘（丁、鼎二音），城陽宮王子。武帝元狩元年，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

泉陵頃侯慶，長沙定王曾孫。平帝時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

新鄉侯佟（徒冬反），清河綱王玄孫。平帝時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

師禮侯嘉，安衆侯崇之族父也。崇以王莽居攝，舉兵，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張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絶，宗室幾棄（幾亦音，臣内反），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陛下謂莽也。服音蒲比反），遮扞護衛，國命復延，宗室明自。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崇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并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絶屬，存亡續廢（復音扶目反）。得此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殯然成，多貢也。行，外也。不音匹人切[26]，行音下郎切），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洋）。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享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恩，陛下夕陽之念哉？何謂（先謂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絶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孳孳，不息也，音與孜同）。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爲，于僞切），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悖，乖也），興動兵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疏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奥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嬰兒始須人是挈，故曰孩提也。孩提者，小兒也），同時斷斬，懸頭竿杪（杪，末也，音末小切）。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誖哉，惑也，音布内反）？臣聞古者畔

逆之國旣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虚(虚讀曰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謂所食之菜田也,茹音人庶切),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杜諸侯(辨布,崇社稷國,國各作一見也,布以爲戒也。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 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倡始(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籠,所以盛土也。鍤,鍬鍫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說讀曰悦)。公卿皆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社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無過張伯松(竦之字);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中山王成都,以思王孫紹封。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魯王閔,以頃王子紹封。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廣陽王嘉,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晉東平王楙,善諂諛,曲事太傅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

梁豐城侯泰,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

陳新安王伯固,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喜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始興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又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27]。

後魏東陽王丕,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侍中符承祖,常傾身下之。

元炤,常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爲殿,炤坐事停廢。宣武時,炤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末,于忠執政,炤爲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任陷忠賢,多炤指導也。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叉,所以贈禮優越。

北海王祥,宣武時爲侍史、太傅、錄尚書事。是時,冠軍將軍茹皓侍直禁中,關豫政事,祥以下咸抵憚之。皓弟年二十,擢捕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宣武爲從母。

迎納之日,祥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強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河間王琛,宣武時爲定州刺史。在州貪惏,靈太后詔廢于家。琛以孝明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

元叉,京兆王黎之繼子。靈太后臨朝,以妹夫累加侍中、領軍,孝明呼爲姨夫。帝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宫殿,叉曲盡佞媚。

元悦,清河王懌之弟。爲性不倫,俶儻難測。孝明時,懌爲元叉所害,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爲侍中、太尉。

城陽王徽,孝莊時爲侍中、大司馬。姓佞媚,善自取容,一狎内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

臨淮王孝友,仕東魏,孝靜爲滄州刺史,性無骨鯁,看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文宣爲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帝,常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

唐李道古,嗣曹王皐之子,爲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間,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虚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黜中鄂岳觀察使。

奢 儉

《書》稱敦叙九族,《詩》美本枝百世。夫王者厚磐石維城之固,盛犬牙麟趾之風,是以錫土宇,分寶玉,展親立愛,斯焉可知。而有禮越常經,制踰王憲,忽滿盈之戒,肆汰侈之意,潛擬服御,擅修甲兵,信用邪謀,罔遵軌度,大則身坐,小或國除,可爲痛惜也。

漢梁孝王武,文帝子。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陳留北縣),四方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道謂言也)。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宫室,爲復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宫所在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黄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不以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

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魯恭王餘,景帝子。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季年,末年)。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奢甚。

後漢琅邪王京,光武子。孝修宮室,窮其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横木也,以金銀爲釭,飾其上)。

濟南安王康,光武子。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四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陳王均,明帝孫敬王羨之子。嗣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魏曹爽,太祖族子眞之子[28],爲大將軍。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元,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人才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伎。擅取太廟樂器,禁武庫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宴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晉齊武閔王冏,獻王攸之子,爲大司馬。築第館,掾屬四十人,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毁壞廛舍以數百。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29],後方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於酒色,不入朝見。

竟陵王陵,義陽王望子。在國殖財貨,奢僭踰制。既而都督兗州,徵求,民不堪命。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時以大將軍領司徒,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噉柑,嘆而形味并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文帝時以太尉領司徒,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爲荆、雍都督。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屋,嫗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南齊廬陵王子卿,世祖第三子,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勑之曰:“我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勑邪?忽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簿箭腳,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所聞,當復得痛杖。”

梁臨川王宏,高祖弟,爲司徒、驃騎大將軍。縱恣不休,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遊王侯後宮,難兒兄弟九人[30],因權勢横於都下。

衡山侯恭,南平王偉之子。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恭

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後魏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北海王詳，孝文子。宣武時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而貪冒無厭，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

京兆王愉，孝文子。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王從父弟。性華侈，兀悅酒色，歌姬女舞，陳鼎擊鐘，諸王不及也。

河南王孝瑜，文襄之長子。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弟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弟兄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

隋秦孝王俊，高祖子。初仁恕慈愛，其後漸奢侈。違犯度制，出錢求息，民吏苦之。帝遣使案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幕籬，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彫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弦歌於其上。

蜀王秀，高祖子，性好奢。憚其長史元喦爲人，每循法度。喦卒之後，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帝曰："元喦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唐河間王李恭，高祖從父兄子。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有百餘人。

隴西郡王博乂，高祖兄子。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粱肉。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爲時所鄙。

彭王元則，高祖子。太宗貞觀中，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免官。

蔣王惲，太宗子。高宗永徽中，自安州都督移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有司所劾，帝特宥之。

耽　溺

自昔崇并建之制，恢長世之經，三代而下，率由此道。所以隆宗屏之寄，廣肺附之勢，自非進德而有度，好善而無斁，亦曷能綏吉祿而輔帝室哉？乃有弗率訓典，肆其驕侈，嗜好無極，沉緬乖節，以至忠賢疏斥，姦諛昵侍，靡遵朝憲，罔顧人理，蒞事煩而失叙，御戎紛而不整。亦有流宕忘返，縱馳泰甚，違道愆義，以隕厥軀者，蓋不乏焉。斯可

戒已!

漢中山王勝,爲人樂酒好肉,常與趙三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

魯恭王餘,好治宮苑囿狗馬,季年好音樂。餘子安王先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慎,唯恐不足於財。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晉會稽王道子,爲驃騎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開府、領司徒。道子大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31],政事多闕。後王恭舉兵,朝廷憂懼,内外戒嚴,道子子征虜將軍元顯謂道子曰:"去年不討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既而孫恩乘釁作亂[32],加道子黄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

宋江夏王義恭,性嗜酒不節,日時移變,自始至終。累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厚字。

新渝侯義宗,爲太子左衛率。文帝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横打人,還第内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權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之曰:"此非爲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33]。於汝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元嘉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梁汝南侯堅,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

陳新安王伯固,爲南徐州刺史。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

後魏新興王俊,好酒色,多越法度。

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治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34],文明太后以賜簡。常性幹家事[35],頗節斷簡酒。乃至於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

咸陽王禧,加侍中、太尉。禧性驕奢,貪婪財色,姻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

車乘鮮麗，猶遠有簡聘，以恣其情。

京兆王愉，爲中書監。宣武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悦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侍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宫，毁擊之，強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竟以后久無所誕[36]，乃上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

汝南王悦，爲性不倫，俶儻難測，其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悦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之[37]，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絶房中，輕忽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於別弟[38]。靈太后勑簡問之。引入，窮悦事故。妃病杖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悦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番，其有正妃疾患百日以上，遣奏聞。若有獨行捶撻，就削封位。

元又，京兆王黎之子，耽酒好色。

元嘉，廣陽王建之子，好飲酒，或酣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忌憚。

元子孝，陽平王新成之子，善笑謔，好酒。

元坦，咸陽王禧第七子。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鷄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元仲景，魏之宗室。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列氏，本娼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列遂徙居冀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尸而厚葬以代焉[39]。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40]，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叔袁紇。紇先覺[41]，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叔曰："若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慾，猶埋我好地[42]，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43]，列以自告免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仲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44]。後周文以其歷任有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叔袁紇於是同居。

北齊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少質樸，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

贈建國侯伏護，字臣授，神武族弟靈山之子。爲黄門侍郎，歷事數朝，常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右僕射元海，神武從孫。初爲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竹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唐河間王孝恭，頗好酒德。太宗貞觀中，與唐儉等聚宴，醉甚，夜卧街中樹下，及旦

而薨。

巢王元吉,性好畋獵,守并州,常載網罟三十餘兩。自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河東郡王瑾,落拓不修名簡,嗜酒色,歷官至太僕卿,沉醉暴卒。

邠王守禮,玄宗開元初,歷虢隴等六州刺史,唯弋獵妓樂飲謔而已。九年以後,諸王并徵還京師。守禮貪淫縱欲,不修風教,男女有五十餘人,高歌擊鼓,日以爲常。或有諫之者,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死無人葬。"諸王因內宴之際話之,以爲歡笑。

梁博王友文,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於爲政。

校勘記

[1]耽溺,原作"耽弱",據下文標目改。

[2]閒,原作"門",據《漢書・衡山王傳》改

[3]藥,原作"按",據《漢書・常王憲王舜傳》改。

[4]及,原無,據《晉書・文六王傳》補。

[5]繫,原作"擊",據《晉書・文六王傳》改。

[6]冏敗,原作"敗冏",據《晉書・長沙王乂傳》改。

[7]旦,原作"且",據《宋書・文九王傳》改。

[8]艾,原作"文",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9]自"艾陵伯萇"至"乃自",原錯簡在下文"後魏襄常山王"條"帝亦更無所責"下,今據《魏書・高涼王孤平傳》移於此。

[10]直,原作"真",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11]友,原作"發",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12]特,原作"時",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13]自"意今袒括是"至"直乃止",原錯簡在下文"後魏襄常山王"條,"帝亦更無所責"下,今據《周書・齊煬王憲傳》移於此。

[14]直,《四庫全書》本作"宜",《周書・齊煬王憲傳》作"暇"。

[15]婦,原作"姊",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16]託,原作"訖",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17]耳,原作"取",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18]來,《北史・隋宗室諸王傳》作"未"。

[19]勇,原作"男",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20]瓚,原作"青",據《北史・隋宗室諸王傳》改。

[21]建,原作"達",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改。

[22]宇,原作"於",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改。

[23]逐,原作"遂",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改。

[24]曰,原作"田",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改。
[25]丞,原作"成",據《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改。
[26]此處幾句錯訛甚多,《漢書·王莽傳》作"嬪然多貌行列也嬪音匹人反"。
[27]叶,原本字殘,據《陳書·新安王伯固傳》補。
[28]祖,原作"子",據《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改。
[29]鑿,原作"處",據《晉書·齊王冏傳》改。
[30]雖,原作"男",據《南史·臨川靜惠王宏傳》改。
[31]蓬,原作"逢",據《晉書·會稽王道子傳》改。
[32]亂,原作"辭",據《晉書·簡文三子傳》改。
[33]此,原作"比",據《宋書·武三王傳》改。
[34]也,原作"色",據《北史·文成五王傳》改。
[35]性幹,《北史·文成五王傳》作"幹綜"。
[36]于,原作"子",據《北史·孝文六王傳》改。
[37]採,原作"探",據《北史·孝文六王傳》改。
[38]住,原作"任",據《北史·孝文六王傳》改。
[39]焉,原作"爲",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40]叔,原作"數"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41]紇先覺,原作"先紇覺",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42]埋,原作"理",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43]王,原作"爲",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44]焉,原作"馬",據《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改。

[watermark seal]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九十九

宗室部(三十八)

專恣　害賢　禍敗

專　恣

《傳》曰:“專命則不孝。”《書》曰:“縱敗禮。”斯皆惡之大者焉。若無聯暉帝裔,託體皇極,宜乎念胏附之重,遵磐石之訓,保厥土宇,作爲屏翰。其有忘戒策之訓,背師傅之教,窮滋味之好,極游觀之美,昧稼穡之理,重私嬖之欲,以至不式王命,廢亂典常,虐用下民,暱愛近習,殘賊不道,崇侈無厭,干有司之議,抵王者之禁,至於幽廢誅削而不悔焉。於戲! 魯哀有言,謂罔知乎憂懼;仲尼立教,俾深戒乎性習者,良可述夫!

漢陽丘侯偃,景帝四年[1],坐出國界,削爲司寇。常山憲王舜,景帝時[2],驕淫,數犯禁。

膠西于王端,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之,景帝弗忍,而端所爲滋甚。盧江王賜以邊越使使相交(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也)。

濟川王明,武帝建元三年,坐煞中傅廢,遷房陵。

濟東王彭離,武帝時,坐煞人廢,徙上庸。

臨江愍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宫,煞自黜。

江陽侯仁,宣帝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

祝兹侯延年,棄印綬出國,免。

廣陵厲王胥,動作無法度。

南陵侯慶,坐爲沛郡太守横恣罔上,下獄,疾死。

長沙剌王建德,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煞二人。以縣官事怨内中數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

廣川王去,本始三年坐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剖剝人,距師之諫,煞其父子,凡煞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廢徙上庸,去道自殺。

東平思王宇,元帝初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後漢楚王英[3]，光武建武十五年封。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

東海靜王政，明帝時，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廷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

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綿繒帛，按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案，削五縣。

趙惠王乾，安帝時坐白衣出司馬門，削中丘縣。（王宫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4]，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河間惠王政，傲恨不法奉憲。順帝以沈景爲相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詔書讓政。

魏任城王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臨淄侯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

彭城王據，明帝景初元年，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二千戶。

東平靈王徽，青龍二年，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5]。

趙王乾，私通賓客，有司所奏。

東海定王霖，性麤暴，閨中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

吳齊王奮，居武昌，廢帝初，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6]。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

晉竟陵王茂，都督兖州刺史，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

東安王繇，誅楊駿之際，屯雲龍門，兼統諸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

彭城王玄，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而宥之。

通吉亭侯勳，領西戎校尉，爲政暴虐，至於治中、别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

譙郡王文思，性凶暴，多殺弗辜，好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

會稽思世子道生，性疏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

宋彭城王義康，以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大柑，大供御者三寸。

竟陵王誕，文帝子。孝武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郡縣。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

武昌王渾,少而凶戾[7],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拔防身刀斫之。後爲中書令,裸身露臂,往散騎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爲笑樂。出爲雍州刺史,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允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

海陵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司馬庾深之每禁之[8],常懷忿怒。

南郡王義宣,鎮荆州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于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與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江夏王義恭,鎮彭城。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後爲太宰、錄尚書事、領丹陽尹、侍中。義恭遊行或三五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

晉平王休祐,狼戾强梁,前後忤明帝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棋,帝召之,休祐留不遣,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9],豈爲下之義。"

南齊廬陵王子卿,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遷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武帝聞之,殺其典籤,徵還。

魚復侯子響,初爲輔國將軍。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忿怒,拳打車壁。後爲荆州刺史,數在齋內殺牛置酒,與左右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

南康王方泰,爲都督豫章郡諸軍事、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之際,屢於部曲爲劫,又縱火燒邑居,因行暴虐。代至,又淹留不還。

梁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京賒買錦綵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竝關閉邸居不出。臺續使少府市綵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常遣心腹馬客、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絶,遂知之。武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遊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勑遣舍人諸曇粲領齊仗五百人圍綸弟,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及子高。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10]。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戴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燋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顧百姓,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幷毋肉遂盡。綸鏁在第,舍人諸曇粲幷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

豐城侯泰,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强,前後刺史竝綏撫之。泰至州,便遍發人丁,使擔腰與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爲者,重加刑,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後梁河間王岑,位至太尉,性簡貴。及後王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

陳武陵王伯禮，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駈驝民下，逼奪財貨，前後委足，百姓患之。

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治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罪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

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時後主患瘡，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委叔堅決之。於是，勢傾朝野。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

會稽王莊，性嚴酷，年數歲，左右有不如意，輒劖刺其面，或加燒爇。

後魏清河王紹，道武長子，凶狠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大豕，以爲戲樂。

樂良王萬壽孫長命，襲爵，坐殺人，賜死，國除。長命子忠，文成時復爵，爲太常少卿。帝泛舟天泉池，忠著紅羅襦，繡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此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有至於此。"

安樂王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

廣陽王深，孝明帝時爲常山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宥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常。

濟陰王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太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采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元麗爲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死囚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元又，先納靈太后妹，爲宗室。孝明帝初，太后朝，又爲侍中、領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以機事，又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又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令黃門胡度等誣告懌，置毒藥御食中，殺之。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孝明呼爲姨夫。自後專總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僚重迹[11]。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又，爲明不果，見誅。又尋前衛將軍，餘如故。靈太后與孝明讌於西林園，日暮還官，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又，不克而誅。是後孝明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常令勇士持刀劍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又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來見者，遙對之而已。自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兵，又頗亦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又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又亦不納。

元謐，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坐歐其妃免官，後除都

官尚書。車駕出拜圜丘,謐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元和,爲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官。天恩宗族欲詣闕訴冤,以和又之親,不敢告列。

清河王懌弟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12]。

北齊上黨王渙,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淩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

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

隴西王紹廉,兄紹義爲清郡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因悉出,率意決遣之。

唐襄邑郡王神符,爲楊州都督。少威嚴,不爲郡下所肅。後因入朝,多將公廨錢帛以供私費,又令所在親昵統軍知府留事,太宗謂神符曰:"公廨府官供有多取,豈廉潔耶?且都督入朝,在府長史以下官屬備具,何緣別任武人以爲留守?"然以戚屬,不之罪也。

漢王元昌,爲梁州都督。在州頗爲憲法,太宗守勅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

滕王元嬰,高宗時爲金州刺史,驕縱逸遊,動作失度,帝與書誡之。後爲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

蜀王愔,爲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歐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

越王貞,高宗時歷楊州刺史、都督,相州刺史,安州都督,所在暱狎群小,聽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放恣奴客,侵暴部人,由是皆鄙其行。

梁嗣廣王友諒,繼歷藩郡,多行不法。

後唐秦王從榮,爲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自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子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仕贊,從之。

害 賢

古者庶子之官實掌公族,教之以孝悌,申之以睦友[13],然後邦國有倫,而衆嚮方矣。夫本支之戚,暱莫加焉;茅土之胙,厚莫重焉,榮祿寵章,暉其顧盼,膏粱紈綺,充其

嗜好，有能富而知禮，高而思危，固因睦之親，識爲善之樂者，蓋云鮮矣。矧自王政不綱，懿親道廢，"麟趾"之風缺，"棣華"之賦興，小則席寵寖深，恣陵蕩之志；大則分封踰盜，萌負恃之心，至使正士抗辭，假尋斧於遺論；忠臣發忿，翦滋蔓於禍基，裁正所申，觖望斯作，惡直醜正，怨天尤人，苟慘毒之所加，殆夷滅而無類，禍敗之始，常必由之。是用徵彼舊聞，列其行事，覆車之軌，昭然可觀。

漢梁孝王武，與景帝皆竇太后所生。景帝廢栗太后太子，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音閣），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後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盎及議臣，乃使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吳孫綝，堅弟靖之曾孫，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廢帝太平二年，朱異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綝所枉害（《吳祿》載："綝要異相見，將往，乃陸抗止之。異曰：'予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吾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晉齊王冏，惠帝時爲大司馬，以順陽人王豹爲主簿。冏驕，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詞甚切直。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事輒別思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投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宿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告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畏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增，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佐魯而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寔，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又奏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楚王瑋，武帝子也。初，衛瓘爲太保、錄尚書事，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惠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常、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

趙王倫，宣帝子也。惠帝時，諂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日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與華同被誅，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不得死。又解系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會氐羌叛，時

倫爲征西將軍,系與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閉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

河間王顒,鎮關中,皇甫重爲秦州刺史,重弟商爲長沙王乂參軍。顒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御之。及此,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含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之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雅等四郡兵攻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缺門距張方,爲方所斫,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顒之不可攻,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諭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力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

東海王越,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越將越兵奉迎天子,以太弟中庶子繆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之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太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成都王穎,既以陸機爲將,時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搜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

作督不?"機司馬孫極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將害陸雲。江允、蔡克力諫,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皆趙王殺中護軍趙凌,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

會稽世子元顯,會稽王道子之子也。車武子爲吏部尚書,元顯有過,武子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武子卒,朝廷傷之。

梁武陵王紀,僭號于蜀。司馬王僧畋、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紀以爲貳於已,皆殺之。

後魏裴常山王素孫昭,孝文時爲殿中郎,坐事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孝明即位,于忠執政,昭爲黄門侍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杵陷忠賢,多昭所指導。

唐齊王祐,太宗第五子。祐不率憲章,屢爲非法。太宗以權萬紀爲能,轉齊王長史。祐既暱近群小,畋遊無度,萬紀驟諫不聽,内懷憂憤,乃條列祐罪,因脅令表首,祐懼而從之。遣萬紀通表,太宗遂厚賞萬紀而深責於祐。萬紀還,祐大怒,曰:"長史賣我也,勸我令首而自以爲功。必且殺之決心耳。"會祐以萬紀奏而被追,群小不逞,因而扇祐,遂加害焉。韋文振性質重,初以校尉從太宗征伐。及祐出閤,太宗以文振書在左右,謹直,選授祐府典軍。祐令專典馬妨,欲寄心腹。文振每事進諫,祐所不納,即詣萬紀論之。祐内深忿疾,而外且任使。及殺萬紀日,文振有縱轡馳走,追行數里,被箭,不能復前,因而遇害。

禍　敗

孽惟自作,無可逭之理;命或凶折,亦威用之數,載諸方策,昭然可見。若乃居茂親之地,膺夾輔之重,邪僻中積,狂悖外恣,或因緣間隙,潛蓄於異謀;或壞亂紀法,卒成於大憝,乃有災祥豫見,殃咎隨作,亡身覆族,貽誚終古,以至非辜告逝,發憤自殞者,咸用編次焉。

漢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無子,國除。

梁孝王武,景帝弟,竇太后少子也。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太后議格(答王也)。梁王怨袁盎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帝由此益疏王。王

歸國,意忽忽不樂。此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臨江王榮,孝景之子也,坐侵廟壖地爲宫,帝徵榮。榮行阻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訏王,王恐,自殺。

廣陵厲王胥,武帝子也。昭帝時,見帝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使天下神祝詛。及宣帝即位,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宫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14],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15]。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以綬自絞。

燕剌王旦,武帝子也。昭帝立,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閲其車騎材官卒,連旌旗鼓車,旄頭先敺[16](敺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與,黄金附蟬,皆號侍中,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宫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宫城樓,折拔樹水。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疾。王客吕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王愈憂恐,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17],且得書,即以綬自絞。

東平煬王雲,宣帝子東平思王之子也。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報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之[18],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倍草,黄倍草也)。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其因幸臣董賢等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19]、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祝詛上,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晋趙王倫,僭即位,親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後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倫。倫軍敗,惠文反正,賜倫死。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長沙王乂發兵攻冏府,擒冏,斬於閶闔門外。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又謠曰:“著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

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也。齊王冏專權,乂起兵相攻,冏敗,斬之。成都王穎遣刺客圖乂,又殺之。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東海王越收乂送金墉城,穎炙而殺之。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

南齊南康王子夏,武帝第二十三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

飛上天，明帝時其夢乃驗。明帝誅武帝諸子，唯臨賀王子岳及弟六人在。後帝每嘆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誅子岳等。子夏最幼，被誅時年七歲。

衡陽王遙光，太祖長兄衡陽王道度之子也。時帝建武中進號撫軍將軍。帝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並誅之。遙光畫計參議，河東王鉉等七王見殺，遙光意。東昏即位，遙光懼，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慮見殺，乃起兵，戰不利，還小齋帳中着衣恰坐，秉燭自炤，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20]、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床。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首。遙光未敗，一日，城中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

後魏樂平王丕，明元之子也。後坐事以憂死。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然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

南安王楨，爲相州刺史。孝文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城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餘人。禎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北齊瑯琊王儼，武成第三子也。後主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帝率宿衛至千秋門，欲追殺之，儼徒駭散。帝拔儼帶，刀環亂築儼頭，良久乃釋之。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一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廣武王長弼，少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後爲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所死。

隋齊王暕，煬帝子也。妃韋氏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樂。召相工，令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嗣，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事既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自是恩寵日衰。從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㿄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尋爲宇文化及亂兵所殺。

唐燕王忠，高宗長子，爲梁州都督，轉房州刺史。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廢爲庶人。

梁友寧，太祖之姪也，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友寧督諸軍進逼營丘，月餘不能拔。與青人戰于石樓，王師小卻，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日，有大白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遇害焉。

校勘記

[1]四,原作“曰”,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王子侯表第三上》改。

[2]時,原作“特”,據《漢書·常山憲王舜傳》改。

[3]漢,原作“王”,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4]盜,原作“孟”,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注改。

[5]百,原作“伯”,據《三國志·魏書·東平靈王徽傳》改。

[6]徙,原作“徒”,據《三國志·吳書·孫奮傳》改。

[7]“少”下原有“王”字,據《宋書·武昌王渾傳》删。

[8]每,原作“美”,據《宋書·文五王傳》改。

[9]戾,原作“房”,據《宋書·文九王傳》改。

[10]遂免,原作“遂免瓜等”,據《南史·梁武帝諸子傳》删。

[11]百,原作“白”,據《魏書·廣平王連傳》改。

[12]召,原無,據《漢書·武五子傳》補。

[13]友,原脱,據《四庫全書》本補。

[14]素,原無,據《漢書·武五子傳》補。

[15]晝,原作“盡”;王,原作“正”,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16]先毆,原無,據《漢書·武王子傳》補。

[17]會,原作“無”,據《漢書·武五子傳》改。

[18]之石,原作“右”,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19]逮,原作“建”,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20]主,原作“王”,據《南齊書·宗室列傳·始安貞王道先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

外戚部(一)

總　序

夫帝王之臨御區宇,賢戚並用,莫不有外親之助焉。故后之父母,列於三恪;異姓伯叔,紀於《春秋》。築外館者異其禮章,褒元舅者垂於雅什。母妻有其黨,所以叙於人倫;姻婭相謂干,以垂於古訓。而況席九五之勢,當司牧之重,內既本乎敦叙,外亦資其左右。太史公稱:"秦以前略矣,靡得而紀焉。"漢氏之始,非有功不侯,中葉之後,率用推恩之典,封爵之數,優被外屬。班固作表,以志其事。東漢之世,國紀數絶,六后稱制,委事父兄,竝居權要,極其貴寵,鼎國典午。洎乎南北,以迄於五代,莫不因緣宮掖,列居爵位。其有總鈞樞之重,握兵戎之政,內侍帷幄,參預謀議,外臨征鎮,式遏方面,命數崇大,寄任隆異。藉親昵之要,當倚屬之重,富貴既極,驕侈不期而自臻;名勢既雄,中外嚮風而胥附。其或躬明哲之美,秉謙抑之操,深懷兢惕,以戒乎泰盛;動守清素,以革乎侈心;含忠履潔,特表乎純亮;折節下士,姑務於延納;敦尚儒術,擅稽古之稱;周旋諫諍,厲匪躬之節。以引翼爲己任,而薦用賢能;以雍睦治家庭,而綏和宗黨。望實兼著,操行特出,以至內使寅亮之績,而紀律用彰;參議小大之務,而謀猷允協。外宣保彰之效,而民夷是賴;克揚威武之烈,而勳庸以立。名在載籍,事先表聽。其或貪墨無已,陸梁自恣,窮豪縱而無檢,恃驕肆而費恭,殘賊忠賢,懷蓄姦詐,小則被譴讓之耻,大則致夷滅之咎。禍福之至,召之惟人;吉凶之報,發乎所履,豈謬也哉!漢制,以列侯尚公主;魏晉之尚主者,皆拜駙馬都尉,歷代遵之。其淑慝之迹咸附於此,凡外戚部二十有三門。

選　尚

昔者,堯以二女嬪于虞,周以太姬配胡公。蓋王姬之下嫁,由古道也。秦漢而降,以選尚爲重,義取於承配,勢極於崇盛,曷嘗不慎擇世胄,參求儁望。或奮勛之族隆,象賢之美;或貴戚之懿篤,因親之好。自魏晉之後,著之班籍,預國婚之選者,悉加駙馬之拜,爵品通貴,榮寵兼極。自非履謙而思義,共泰而處約者,亦曷能克終而無咎哉!

漢張敖,趙王耳子也。耳薨,敖嗣,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

周勝,太公主子也,尚文帝女。

陳午,堂邑候則曾孫也,尚文帝女館陶公主嫖。

曹壽,相國參之後,嗣平陽侯,尚景帝女陽信公主,是爲平陽主。後大將軍衛青既尊貴,而壽有惡疾,就國。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武帝,乃詔青尚平陽主(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

芒侯彫跖孫申,尚孝武南宮公主。元朔六年,申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磾音丁奚切。休音許助切。屠音除。)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遊宴見馬(方於宴遊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不敢。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帝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帝奇焉,即日賜湯以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

薛宣,爲特進,封高陽侯。妻死,而宣帝女敬武長公主寡居,成帝令宣尚焉。

後漢李通,素與光武相約結,定謀議。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伯姬封寧平公。

鄧晨,初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及三女皆遇害。元後追爵爲新野君。

竇穆,融長子也,尚內黄公主。穆代叔父友爲城門校尉。

竇勳,穆子也,尚沘陽公主。

竇固,融弟友之子也,尚光武女涅陽公主,爲黄門侍郎。

梁松,爲太僕,封廷陵鄉侯,尚光武女舞陽公主義王。(松,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矣。)

韓光,爲駙馬都尉,尚光武館陶公主紅夭。

郭璜,况子也,爲長樂少府,封陽安侯,尚光武淯陽公主禮。

劉除豐,新陽侯就子也,尚光武酈邑公主綬(綬一作綏)。

馮柱,魴子也,爲將作大匠,封陽邑侯,尚明帝獲嘉公主姬。

馮順,勤子也,爲大鴻臚,尚明帝平陽公主奴。

耿襲,弇弟舒之子也,尚明帝隆慮公主迎(迎或作延)。

鄧乾,晨之子禹之孫也,襲封高密侯,尚明帝沁水公主致。

鄧蕃,爲侍中,封昌安侯,尚明帝平皐公主王小姬。(蕃,禹之孫也。)

王度,符子霸之孫也,爲黄門侍郎,封軑侯,尚明帝浚儀公主。

仲來稜,爲黄門侍郎,征光侯褒之世子也,尚明帝武安公主惠。

馮內，爲黄門侍郎，尙章帝平邑公主玉。

賈建，爲侍中，封即墨侯，參子復之曾孫，尙章帝臨穎公主利。

班始，尙順帝姑陰城公主。

耿良，弇玄孫，一名無禁，位至侍中，尙濮陽公主。

來定，爲虎賁中郎將，即歙曾孫歷之子也，尙安帝妹平氏公主。

鄧褒，禹之玄孫，爲少府，尙舞陰公主。

耿授，弇之孫，爲河陽大守，尙桓帝妹長杜公主。

伏元，湛五世孫，爲輔國將軍，封不其侯，尙順帝女陽安公主華。

魏夏侯惇子楙，歷位侍中、尙書、安西鎭東將軍，尙太祖女清河公主。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與楙不和。

何晏，進之孫也。晏母尹氏爲大祖夫人。晏長於宫省，尙文帝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

荀惲，彧之長子，嗣敬侯，官至虎賁中曲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尙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以外甥故，猶寵待。

蜀諸葛喬，亮兄瑾之第二子也[1]。亮以喬爲已適子，拜駙馬都尉。又亮子瞻年十七，尙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周循，瑜之子。大帝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次曰魯育，字小虎。循尙魯班。循卒後，配衛將軍全琮。

朱據，爲建義都尉。黄龍元年，遷都建業，徵據尙公主魯育，拜左將軍，封雲陽侯。主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大帝中女，早卒，又以小虎爲繼室）。

顧邵，雍之長子。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大帝妻以策女。

朱治子紀，大帝以策女妻之，以校尉領兵。

朱宣，據孫也，襲爵雲陽侯，尙公主，爲驃騎將軍。

陸景，抗子也，尙毗陵侯公主，皓之適妹，拜騎都尉。

滕畜，少有節操，美儀容，弱冠，尙公主。

晉任愷，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齊長公主。

杜預，尙武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尙書郎。

衛宣，司空瓘之第四子也。武帝勅宣尙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王濟，渾之子，有當世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

華恆，表孫也。博學，以清素爲稱，尙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臣欽若等曰：駙馬都尉，漢武帝置，掌駙馬。駙，副也，非正駕事，皆爲副馬，多以宗室外戚爲之。

至晉乃專拜尚公主者也)。

王粹,濬之孫。武帝詔粹尙潁川公主。粹至,拜潁川太守。盧諶,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尙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

孫會,秀之子,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尙惠帝女河東公主。會形貌短陋,初與富室兒於城西牧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

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傅宣,祗子也,尙弘農公主,爲御史中丞,卒。

羊賁,舅子也,尙明帝女南郡公主,除祕書郎,卒。

荀羨,崧之子,年十五,將尙尋陽公主[2]。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已,乃出尙主,拜駙馬都尉。

桓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選尙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獻之,字子敬,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尙新安公主。

劉惔,字眞長,尙明帝女廬陵公主。

謝混,少有才譽,善屬文。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貞長,不減子敬。"帝曰:"此便足。"混竟尙主。

宋王偃,父嘏,尙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偃尙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

王藻,位東陽大守,尙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英媛。

何瑀,尙武帝少女豫章公主。

謝緯,述之第三子,尙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

趙倩,尙武帝第四女海監公主。

褚寂之,叔度第二子,爲著作佐郎,尙文帝弟六女瑯琊公主。

徐逵之,羨之子也,尙高祖長女會稽公主。逵之子湛之,永初三年亦尙公主。

徐喬之,羨之子也,爲竟陵王文學,尙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

徐孝嗣,湛之孫也,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孝武甚愛之,詔尙帝女康樂公主。

王僧綽,弘弟曇首之子。年十三,文帝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噎,帝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候,尙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

江恁,湛之子,尙文帝第九女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江斅,恁之子。恁爲文帝所殺,斅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避迎主簿不就。尙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

南齊褚湛之,仕宋,尙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尙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湛之子淵,復尙南郡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

何戢,偃之子。偃之被遇於武帝,選戢尙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

徐演，孝嗣長子，尚武帝女武康公主。

梁王志，司空僧虔之子，弱冠選尚孝武帝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亮，父攸，仕宋，位大宰中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

王瑩，光祿大夫懋之子，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

何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謝覽，朏弟瀹之子也，選尚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暕，齊大尉儉之子。年數歲而風神警拔，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殷均，父叡，爲齊鎮北長史。武帝與叡少舊，故以女妻均，即永興公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

謝謨，齊吏部郎朓之子，尚武帝女永世公主。

王寔，丹陽尹王榮少子，尚武帝女安吉公主。

王琳，侍中份之子，爲南平王文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銓，琳之子，美風儀，尚占鑒，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茂璋，爲給事黄門侍郎，尚武帝妹新安公主。

王溥，銓之子，尚簡文女餘姚公主。

張希，領軍纘之子，選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

張交，侍中綰之子，頗涉文學，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

袁憲，簡文以憲貴遊公子，尚帝女南沙公主。

柳偃，吳興太守惲之子，年十一詔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蔡延壽，侍中、尚書令大寶之子，有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宣帝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

王泛，侍中錫之子，少有令譽。尚宣帝妹盧陵長公主，歷秘書郎、太子舍人，宣城王友盧陵長史。帝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

陳候凈藏，瑱之子，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錢藏，爲陳留太守，尚高祖長女永世公主。

柳盼，偃之子，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沈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武帝鎮南徐州，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

蔡凝，爲太子舍人，以名公選尚信儀公主，拜駙馬都尉。

到郁，仲舉之子，尚文帝妹信儀公主。郁官至中書侍郎。

後魏賀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于尚昭成女遼西公主。

穆觀，大尉、侍史崇之子。明元時，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未嘗有所遺漏，帝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穆壽，觀之子。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平國,壽之子,襲爵,尙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正國,平國之弟,尙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伏于,平國之子。伏于襲爵,尙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羆,伏于之弟,伏于卒,無子,羆襲爵,尙新年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亮,羆弟,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爲侍御中散,尙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紹,亮之子。孝文以其貴臣世胄,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宮,轉大子舍人。十一,尙瑯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穆眞,大尉、侍中崇之少子。起家中散,轉侍東宮,尙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勅離婚,納文明太后姊,尋除南部尙書。

穆泰,眞之子。孝文時以功臣子孫尙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

穆伯,智泰之子,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尙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姚黄眉,興之子。明元年,哀皇后之弟姚泓滅,黄眉間來歸國,帝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尙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三百。

杜超,字祖仁,密皇后之兄,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3],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大武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尙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蓋,中山人,爲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姊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收捷之妻,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尙焉。

章熙之,明大后之兄,爲冠軍將軍、肥如侯,尙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萬振,尙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鎭將,賜爵馮翊公。

振子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尙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

陸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尙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盧道裕,字寧祖,秘書監,淵子。少以學尙知名,風儀兼美,尙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

薛拔,獻文時除散騎常侍,尙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盧道虔,字慶祖,秘書監淵子。粗閑經史,兼通美術,尙孝文女濟南長公主。

劉昶,宋文帝之子。前廢帝子業立,昶懼禍奔魏,尙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尙建興長公主,又薨。又尙平陽長公主。劉承緒,昶之子,公主所生而尪疾,尙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

馮誕,熙之子。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尙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

馮穆，誕之子，尙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

司馬楚之，晉宣帝弟馗八世孫，晉末來奔，尙河內公主。

司馬躍，楚之子，尙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

司馬朏，豫州刺史悅之子，尙宣城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

蕭寶明，齊明帝之子。齊亡來奔，宣武禮之甚重，尙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疋，幷給禮具。

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爲尙書左僕射，冀州太中正，尙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

高猛，肇兄琨之子，尙宣武母妹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王肅，以尙書令輔政，宣武詔蕭尙陳留長公主。

李彧，侍中、大傅延寔之子，尙莊帝妹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至侍中。

蕭贊，齊東昏侯寶卷之子。建義初，隨爾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尙帝姊壽陽長公主。

邢昕之，風望端雅，尙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宿石，爲中壘將軍。從元明帝獵，帝欲親射虎，石扣馬諫，引帝上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石爲忠臣，切諫免虎之害，賜馬一疋，尙上谷公主。

劉輝，尙蘭陵長公主。

胡祥，國珍子也，尙清河王懌女長安縣主。祥歷殿中尙書、中書監。

北齊崔暹，爲太常卿。初，文宣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侍，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

斛律武都，金之孫也。金爲大師，文宣幸其第，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乃詔武都尙義寧公主。

潘晃，河東郡王樂之子。諸將子弟率多驕縱，晃沉密謹愨，以清靖自居，尙公主，拜駙馬都尉。

段懿，左丞相韶之長子，有姿儀，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尙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尙書。

段深，韶第二子，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大寧二年，詔尙永昌公主。未婚，公主卒。清河三年，又詔尙東安公主。

寶鼎，懿之子，尙中山公主。武平末，遷儀同三司。

司馬消難，大尉子如之子，尙高祖女。以主婿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卿。

可朱渾天和，尙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皋郡公。

後周尉遲俊夔，性寬裕，有鑒識，尙太祖妹昌樂大長公主。

宇文測,太祖族子。初仕魏,爲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尙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

韋世康,孝寬兄之子。孝寬初仕魏,爲驃騎大將軍。長子諶,年方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尉遲迥,爲太祖大丞相、帳內都督,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4],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尙義歸公主。

史雄,字世武,大將軍寧之子。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毛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太祖歎異之。尋尙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于翼,字文若,大師燕公謹之子。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尙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

鄭譯,武帝時爲左侍上士。旣喪妻,帝命譯尙梁國公主。及帝親總萬機,授以御正下大夫。

王褒,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

李敏,穆之孫也。初,周宣帝女娥英,其母隋文女樂平公主也。入隋,開皇初,爲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數百。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尙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帝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帝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今授儀同。"敏不答,帝曰:"不滿爾意邪。"令受開府,又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何向其女婿惜官! 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柱國,以李官宿衛。

閻毗,上柱國慶之子也。歲襲封石保縣公。及長,儀貌於嚴,頗好矜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盡爲當時之妙。武帝見而悅之,命尙淸都公主。

隋李禮成,初爲周民部中大夫。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娉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

王奉孝,爲儀同,尙高祖第五女蘭陵公主。主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奉孝卒,適親衛河東柳述。初,開皇中,韋鼎尤善相術,爲上儀同。時公主寡,帝爲之求夫,選述及蕭瑒等,以示爲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

宇文靜禮,文慶之子也。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尙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

宇文士及，封許國公，尙煬帝長女南陽公主。美姿儀[4]，有志節，造次必以禮。下降年十四，以謹肅聞。

竇抗，洛州總管陳國公榮之子，尙文帝女萬安公主。抗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襲爵陳國公。

唐馮少師，尙高祖女長沙公主。

竇誕，抗第三子，尙高祖女襄陽公主[5]。

柴紹，尙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

長孫孝政，尙高祖女高密公主（後降段綸）。

趙景慈，番州總管納之子也。幼有姿儀，美風調。高祖潛龍時，見而悅之，妻以桂陽公主。及長，有文武才幹，好結交，座客常滿，接對忘疲，弱冠得美名於京邑，高祖於諸婿中特所親愛。

楊師道，隋末歸國。武德元年至京，詔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選尙桂陽公主，封安德縣公。（公主先降趙景慈，後降師道，又封長廣公主。）

豆盧懷讓，尙高祖女萬春公主（一云長沙公主，封萬春）。

執失思力，突厥之酋長也。入朝，尙高祖女九江公主。

喬師望，尙高祖女廬陵公主。

蘇勗，尙高祖女南康公主。

楊思敬，師道兄子，尙高祖女安平公主。

封言道，倫之子，尙高祖女淮南公主。

竇奉節，軌之子，尙高祖女房陵公主（後降賀蘭僧伽，又封房陵）。

崔恭禮，尙高祖女眞定公主。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尙高祖女衡陽公主。

薛萬徹，尙高祖女丹陽公主。

裴師律[6]，寂之子，尙高祖女臨海公主。

崔宣慶，尙高祖館陶公主。

溫挺彥，博次子，尙高祖女定安公主（後降鄭敬玄）。

趙環，尙高祖女長樂公主。

蕭銳，宋國公瑀之子，尙太宗女襄城公主。

王敬直，珪之少子，尙太宗女南平公主（後降劉玄意）。

竇逵，靜之子，尙太宗女遂安公主（後降王大禮）。

長孫冲，無忌之子，尙太宗女長樂公主。

唐善識，儉之子，尙太宗女豫章公主。

柴令武，紹之子，尙太宗女巴陵公主。

史仁表,尚太宗女普安公主。

高履行,儉之子,尚太宗女東陽公主。

周道務,尚太宗女臨川公主。

程處亮,知節子也,尚太宗女淸河公主。

韋思安,尚太宗女晉安公主(後降楊仁輅)。

獨狐諶,尚太宗女安康公主。

長孫曄,尚太宗女新興公主。

杜荷,如晦之子,尚太宗女城陽公主(後降薛瓘)。

房遺愛,玄齡次子,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長孫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後降嘉正矩)。

權義,尚太宗女義陽公主。

王遂古,尚高宗女高安公主。

薛紹,尚高宗少女鎭國太平公主。後紹被誣誅死,武后乃殺武攸曁之妻,以配主焉。

武延暉,尚中宗女新都公主。

裴巽,尚中宗女宜城公主。

王同皎,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後降韋,又降崔銑)。

楊愼交,恭仁之孫也,尚中宗女長寧公主(後降蘇彥伯)。

韋鐬,尚中宗女永壽公主。

武延基,承嗣之子也,尚中宗女永控公主。

武崇訓,承嗣從祖弟也,尚中宗女安樂公主(後降承嗣第二子延季)。

韋挺,尚中宗女成安公主。

崔眞,尚睿宗女淮陽公主。

王承慶,尚睿宗女淮陽公主。

鄭萬均,尚睿宗女代國公主。

薛伯陽,稷之子,尚睿宗女涼國公主(後降温義)。

裴守一,尚睿宗女蔡國公主。

薛敬,尚睿宗女鄎國公主(後降鄭孝義)。

裴虛己,尚睿中女霍國公主。

王瑤,尚玄宗女永穆公主。

裴去奢,尚玄宗女常芬公主。(一云降張去盈。)

薛談,尚玄宗第六女常山公主(後降定謂)。

薛鏽,尚玄宗第四女唐常公主[7]。

張垍,尙玄宗女寧親公主。(又尚興信公主。)

肅衡,中書令嵩少子,尙玄宗女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

裴惠章,尙玄宗女高都公主。

鄭潛曜,尙玄宗女臨晉公主。

豆盧建,尙玄宗女建平公主(後降楊悅)。

源清,尙玄宗女眞陽公主(後降蘇震)。

獨孤明,尙玄宗女信成公主。

吳澄,尙玄宗女壽春公主,後入道,封楚國公。

竇鍔,尙玄宗女昌樂公主。

裴齊丘,尙玄宗女永寧公主。

溫西華,尙玄宗女平昌公主(後降陽徽,改封宋國)。

楊錡,尙玄宗女太華公主。

裴顗,尙玄宗女興信公主(始降張垍,次降顗,又降楊敷,改封齊國)。

郭液,尙玄宗女壽光公主。

薛履謙,尙玄宗女樂城公主。(一云降薛倉。)

裴珍,尙玄宗女新平公主(後降姜慶初)。

程昌裔,尙玄宗第二十六女廣寧公主(後降蘇恬,一云蘇克眞)。

楊洄,尙玄宗女咸宜公主(後降崔高)。

楊朏,國中之子,尙玄宗第二十八女萬春公主。朏以父罪伏誅,後降楊騎。

豆盧諶,尙肅宗第七女長樂公主。(一云獨孤滔。)

鄭巽,尙肅宗女寧國公主(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

柳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一云柳潭。)

裴清,尙肅宗女太寧公主。(一云適張靖。)

鄭沛,尙肅宗女宜寧公主。(一云適獨狐。)

王詮,尙肅宗女永和公主。

裴徽,尙肅宗女延光公主(後降肅升,封部國)。

裴倣,尙代宗女永淸公主,命有司於光順門行册禮。

郭曖,尙父子也,尙代宗女昇平公主,命有司於光順門行册禮。

田華,爲檢校比部郎中,尙代宗女永樂公主。華即悅從父兄也,帝以先朝許華婚,不敢以悅故而違罷。

裴液,爲太常卿,尙代宗女晉陽公主。(一云裴隨。)

柳杲,爲秘書少監,尙代宗女義淸公主。

竇克良,爲光祿少卿,尙代宗女壽昌公主。

沈羽,爲贊善大夫,授衛尉少卿同正,尙代宗女長林公主。

王贊,爲同州朝邑尉,授光祿少卿同正,尙代宗女新都公主(後降田華)。

張昭,以前太子通事舍人授衛尉少卿同正、駙馬都尉,尙代宗女寧晉公主。

高怡,尙代宗女嘉豐公主。

田緒,尙代宗女嘉誠公主(初封武清公主)。

吳士廣,尙代宗安武晉寧公主。

張茂宗,安武軍節度孝忠子。以秘書郎授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尙德宗女義章公主。孝忠令其妻鄧國夫人谷氏來覲,且就禮。帝嘉之,賞賚甚厚。(一云義興公主。)

王士平,爲秘書少監,尙德宗女義陽公主。士平,武俊之子也。帝愼重其事,先特令宰相訪儒者禮官,參定其見舅姑之禮,又以武侯左鎭仍定公主遣使之儀。

抑昱,爲舒王府司馬,授殿中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尙德宗女宜都公主。

薛釗,以前興平縣尉授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尙德宗第六女臨眞公主。

崔譔,以前涇陽縣尉授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尙德宗女永陽公主。

郭鏦,穆宗之叔舅汾陽王孫也。順宗居東宮,長女德陽郡王爲德宗所鍾念。是時,鏦母昇平長公主恩禮隆厚,又異諸主,故選鏦,以德陽降焉,皆未及笄冠之歲。主後進號,是爲漢陽公主。

鄭何,尙順宗女普安公主。

崔杞,尙順宗女東陽公主。

沈翬,尙順宗女西河公主。

劉士涇,尙順宗女雲安公主。

張克禮,尙順宗女襄陽公主。

王承系,尙順宗女臨汝公主。

于季安,頔之子,尙憲宗女普寧公主。

韋讓,尙憲宗女汾陽公主。

沈議,尙憲宗女宣城公主。

沈汾,尙憲宗女南康公主。

劉弘景,尙憲宗女永順公主。

劉異,尙憲宗女安平公主。

裴模,爲太子舍人,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諭德,駙馬都尉,尙憲宗女陳留公主。

杜悰,爲太子司議郎,授銀青光祿大夫,行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尙憲宗女岐陽公主。悰,故司徒佑之孫。岐陽,帝長女,正妃之出。舊制,選尙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子。于時獨孤郁爲翰林學士,未幾屬權德輿入相。郁以德輿子婿親嫌,請出。帝意重

學士，不得已許之，出修史。且歎德輿之有良婿，遂命宰臣於卿士家選駙馬文雅名士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間選擇，皆稱疾不願。次及貴胄，悰遂應選。

杜中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尙憲宗女眞源長公主。

王元逵，爲成德軍節度使，尙憲宗女壽安公主。元逵遣姑段氏進食一千盤，并進御衣鞍馬及公主衣資粧奩，私其身女口等，令中使宣授，召王氏諸親，對訖，賜食并錦綵銀器有差。

衛洙，尙憲宗女臨眞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尋除左拾遺。先是，帝詔宰臣，於名家以文學進身者擇都尉，故特越舊制，授洙諫官，以寵之。

薛翃，爲著作佐郎，尙憲宗女眞寧公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

郭仲詞，爲太子舍人，尙穆宗女饒陽公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一云郭仲家。）

郭仲恭，爲詹事府丞，尙穆宗女金堂公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少卿、駙馬都尉。（公主初封晉陵。）

韋處仁，尙穆宗女義豐公主。

柳正元，尙穆宗女淮陽公主。

竇幹，尙穆宗女延安公主。

韋保衡，爲右拾遺，尙懿宗女同昌公主，授銀青光祿大夫、起居郎、駙馬都尉。出降之日，禮儀甚盛。

鄭顥，尙宣宗女萬壽公主。

于琮，休烈之孫，尙宣安廣德公主。

梁羅廷規，紹威長子，尙太祖長女安陽公主，授司農卿、駙馬都尉，又尙金華公主。

趙巖，忠武軍節度犨之子，尙太祖女長樂公主。

王昭祚，尙太祖女普安公主。

後唐孟知祥，自幼溫厚，知書樂善，武皇深器之，以其弟克讓之女妻之。明宗即位，封瓊華公主。

石高祖微時，唐明宗時爲伐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妻以愛女，則武憲胄后之生也。明宗既即位，封永寧公主。淸泰中，高祖鎭太原，既封晉國長公主。

杜仲威，父堆金，後唐武皇先鋒使也。重威少事唐明宗，高祖妻以妹，累封宋國大長公主。

任圜，父茂弘，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曰、圜、團、囧，風彩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

張某，尙武皇女瑤英長公主。（臣欽若等曰：史失其名。）

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

晉楊承祚,光遠子也,尚高祖長女長安公主。

羅周敬,初在梁爲許州節度使,徵授秘書中監、駙馬都尉,尚普安公主。

校勘記

[1]第,原作"弟",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2]尚,原作"南",據《晉書·荀羨傳》改。

[3]奉,原作"車",據《魏書·杜超傳》改。

[4]美,原作"羨",據《隋書·列女·南陽公主傳》改。

[5]高祖,原作"高子",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竇誕傳》改 。

[6]裴師律,《舊唐書·裴寂傳》作"裴律師"。

[7]宗,原脱,據《四庫全書》本補。

徵無學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

外戚部（二）

封　拜

夫正位居體，《周官》貴內治之教；綏族展親，良史稱外助之義。三代已降，后妃之家，或藉長樂之親，或因椒房之寵，重侯累爵，席寵連封，或一門三主，或同族五侯，分食名城，預聞邦政，車服之制，名器之重，寖或踰焉。西京呂、王之勢，東都梁、竇之權，不反三隅，同歸一貫。俾上微不當之譏，下免無功之誚，惟明聖能焉。

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也）。

紀侯者，周桓王納后於紀，紀本子爵[1]，故先褒爲侯[2]。

漢呂公，高帝元年以后父賜號臨泗侯。

呂澤，以后兄封周呂侯。

呂釋之，以后兄封建成侯。

呂則，以孝惠二年嗣建成侯。

呂台，嗣周呂侯澤，以高祖九年更封爲酈侯，高后元年爲呂王。

呂嘉，以高后三年嗣台爲王。

呂通，嘉弟，高后六年封腄侯，八年爲燕王。

呂庀（匹履切），通弟，以高后八年封東平侯。

呂產，台弟，以高后元年封汶侯，六年爲呂王，七年爲梁王。

呂種，建成侯則弟，以高后元年封，奉呂宣國王，七年更封不其侯。

呂祿，種弟，高后元年封漢陽侯，八年爲趙王。

呂平，以惠帝皇太后姊長姁子，元年四月丙寅封扶柳侯。

呂勝，以皇太后昆弟子，七年封贅其侯。

呂忿，以皇太后昆弟子，八年封呂成侯。

呂譬，以皇太后昆弟子，八年封祝兹侯。

薄昭，薄太后弟，文帝舅也，元年封軹侯。

駟鈞，以齊王舅封鄔侯。

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

竇廣國,以景帝皇太后弟封章武侯。

竇彭祖,以皇太后兄子封南皮侯。

竇嬰,以皇太后昆弟子,以破吳楚封魏其侯。

王信,以景帝皇后兄封蓋侯。

田蚡,以武帝皇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

田勝,以皇太后同母弟封周陽侯。

衛青,以武帝衛皇后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

霍去病,以衛皇后姊子,亦以軍功爲冠軍侯。

李廣利,武帝李夫人之兄。夫人蚤卒,帝以廣利爲貳師將軍,延年爲協力都尉。

上官安,以昭帝皇后父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

許廣漢,以宣帝皇太子外祖父封昌成君。霍氏誅,許后子立爲皇太子,乃封平恩侯。

王無故,以宣帝舅爲關內侯,封平昌侯。

王武,以帝舅爲關內侯,封昌樂侯。

王奉光,以皇后父爲關內侯,封印成侯。

王舜,以皇太后兄爲侍中、中郎將,封安平侯。

史高,以悼皇考舅子、侍中、關內侯,封樂陵侯。

史曾,以悼皇考舅爲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封將陵侯。

史玄,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封平臺侯。

許舜,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長樂衛尉,封博望侯。

許延壽,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侍中、關內侯,封樂成侯。

王禁,以元帝皇后父封陽平侯。

王崇,以成帝皇太后母弟、散騎光祿大夫、關內侯,封安成侯。

王譚,以皇太后弟、關內侯,封平阿侯。

王商,以皇太后弟、關內侯,封成都侯。

王立,以皇太后弟、關內侯,封紅陽侯。

王根,以皇太后弟、關內侯,封曲陽侯。

王逢,時以皇太后弟、關內侯,封高平侯。

王莽,以帝舅曼子封新都侯。(王莽爲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3],及長樂少府戴崇[4]、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臣[5],咸爲莽言,帝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户。)

王音，以皇太后從弟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趙臨，以婕妤趙氏父封爲陽城侯。

王欽，以皇太后弟封新城侯。

淳于長，以侍中、衛尉封定陵侯。

馮參，以中山王舅封宜鄉侯。

丁明，以哀帝舅封陽安侯。

傅晏，以皇后父封孔鄉侯。

丁滿，以帝舅封平周侯。

傅喜，以帝祖母皇太后從父弟、大司馬，封高武侯。

傅商，以皇太后從父弟，封汝昌侯。

鄭業，皇太后同母弟子，封陽新侯。

衛寶，平帝之舅，平帝爲成帝後，賜寶之弟玄爵關內侯。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6]，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宏卒，子儵嗣。又封宏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

鄧晨，娶光武姊元。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元沒於亂兵，追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郭況，光武郭后之弟，小心謹愼。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封綿蠻侯。后廢爲中山太后，進封況大國，爲陽安侯（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今豫州郎山縣，故道國城是也）。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郪侯，官至東海相。（新郪縣屬汝南郡，故城今在穎州汝陰縣西北，郪兵城是也。郪音七私切。）竟弟正爲發干侯（發干縣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南），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蠻侯（蠻音力全切）。竟子嵩、孫駿，並坐楚王英事失國，章帝建初中紹封嵩子勤伊亭侯，駿觀都侯。

陰識，光烈皇后之兄。更始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建武二年，光武以后爲貴人，遣使迎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十五年，定封原鹿侯。

許昌，楚王英舅子。英，明帝之弟。帝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特封昌龍舒侯。

秦彭，同產女弟永平中入宮掖庭爲貴人，有寵。彭以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侯。

馬廖,明德皇后兄也。章帝即位,欲封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建初四年,天下豐稔,方陲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内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又云: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廖封順陽侯,防封穎陽侯,光封許侯,俱以特進就事。永光四年,廖卒,子遵嗣,徙封程鄉侯,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穎陽侯。防後徙封翟鄉侯。永初七年,紹封光子明郃鄉侯。)

陰棠,梁王暢舅,陰貴人之族。章帝建初二年封西陵侯。

竇憲,章帝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黄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宫省。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會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督兵出塞,大破北單于。詔使中郎將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邑二萬戶。憲因辭封,許之。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

鄧騭,女弟爲和帝貴人,兄弟皆除郎中。貴人立爲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黄門侍郎。京卒於宫。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悝虎賁中郎將,弘皆侍中。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侯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六乃許之。弘以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病卒,詔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門侍郎珍爲安陽侯。五年,悝、閶相繼並卒,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閶子忠西爲華侯。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爲上蔡侯,位特進。後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詔封騭從弟故度遼將軍遵子萬世南鄉侯,拜河南尹。

閻暢,爲侍中。安帝元初元年,帝選其女入掖庭。二年,立爲皇后。三年,暢以父后爲長水校尉,封北春侯,食邑四千戶。暢卒,子顯嗣。及安帝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7],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食邑三千五百戶。顯、景諸子年皆童齔,並爲黄門侍郎。

梁竦,有三男三女,章帝納其二女,皆爲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竇氏譖殺二貴人,而竦死獄中,家徙九眞。竇憲敗,還竦妻子。封子棠樂平侯,弟雍乘氏侯,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諸梁内外以親疏補即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

宋楊，女爲章帝貴人，安帝之祖母。安帝即位，封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

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順帝永建元年，襲父雍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8]，更增國土。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乃起，詣闕受命。商薨，子冀嗣。及商葬，拜冀大將軍。弟侍中不疑河南尹。桓帝立，建和元年，益封冀一萬三千户，又封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户，并前所襲，合三萬户。永興二年，又封不疑子馬潁陰侯，胤子桃誠父侯。

鄧香，女桓帝永興中入掖庭，爲采女。明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薨，子康嗣。及后爲皇后，乃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更封康沘陽侯，弟統襲。母昆陽君宣封昆陽侯。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統弟秉淯陽侯，宗族皆列郎將。

竇武，長女桓帝時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後從武興太后定策立靈帝，拜武大將軍。靈帝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

宋酆，女靈帝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何進，異母女弟靈帝時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帝，拜進郎中，再遷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進以發張角別黨馬元義謀，封慎侯。弟河南尹苗以破滎陽群賊功，封濟陽侯。

魏卞秉，武宣后弟，初以功封都鄉侯。黄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户，爲昭烈將軍。秉卒，蘭嗣。蘭卒，分秉爵封蘭弟琳烈侯。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后[9]，隆以后父爲光禄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

甄逸女，文帝納之於鄴。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户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爲射聲校尉，青龍中薨，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爲列侯。又封后從兄子毅及豫弟三人皆爲列侯。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

郭表，文德皇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父永後。后立，表爲奉車都尉。明帝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良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户。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後明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户五百，并前千户。遷詳爲駙馬都尉。表卒，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

毛嘉,女黄初中選入東宫,明帝太和中立爲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又進嘉奉車都尉,曾騎都尉。頃之,封嘉博平鄉侯。後又加嘉位特進,曾散騎侍郎。

郭立,兄女明元郭后。明帝即位,拜爲夫人,以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齊王即位,尊爲皇太后,追封父滿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魏略》又云:"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功封侯。")

張緝,爲東莞太守。齊王芳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

蜀吳壹,先主定益州,聘壹妹。章武元年立爲皇后,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

吳吳景,孫堅吳夫人兄。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孫策以爲丹陽太守、揚武將軍。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

謝承,大帝謝夫人弟。夫人卒後十餘年,拜五官郎中,稍遷至武陵太守。

王盧九,女爲孫權夫人,生孫和,和子皓立,封其三弟皆列侯。

王文雍,大帝王夫人同母弟。夫人生景帝,景帝即位,王氏無後,封文雍亭侯。

譚紹,大帝潘夫人姊婿。孫亮即位,以爲騎都尉。

全尚,女爲孫亮夫人。爲嗣,以尚爲城門校尉、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者五人,並典兵馬。

何遂,女爲孫和姬。和子皓立,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洪永平侯,蔣漂陽侯,植宣城侯,洪子邈爲武陵監軍。

滕牧,女爲孫皓夫人。皓即位,封牧商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

晉羊琇,景獻羊后之從父弟。少與武帝甚深親狎,帝即位,擢琇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

王愷,文明后弟。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加散騎常侍。

王虔,字恭祖,文明后弟,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

楊駿,武悼楊后之父,歷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以亂矣。"駿後,惠帝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蔣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賈謐,韓壽之子,賈充養以爲嗣。謐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充妻廣成君卒,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侍從惠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

賈模，充之從子，預誅楊駿，封平陽鄉侯。賈后既預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

郭彰，賈后之從舅[10]，賈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侯。

羊玄之，以惠皇后父，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爵爲公。

虞豫子胤，元敬后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建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爵平山侯。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及王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

褚裒，康獻皇后父、豫章太守。康帝立，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求出，累爲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琊軍事、假節，鎮金城。康獻皇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如故。

王蘊，孝武定后之父，爲晉陵太守。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固辭，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

宋路興之，文帝路淑媛之父。孝武即位，尊淑媛爲皇太后。大明四年，太后弟子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黃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並封開國侯，邑千戶。明帝廢幼主，欲悦太后之心，乃下令以休之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爲中書侍郎。是時明帝未即位，故稱令。

王偃，孝武文穆皇后之父。文帝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孝武即位，以后父授光祿大夫，領茂陽王師，常侍如故。

梁王錫，份之孫，以戚屬封永安侯。

後魏賀訥，道武帝之舅。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以元舅甚見尊重。

賀盧者，訥之弟也，亦從道武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侯。

劉羅臣，宣穆皇后之兄也。從道武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

姚黃眉，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黃眉本後秦姚興之子，及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國，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

杜超，密皇后之兄。太武始光中，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

杜道生者，超之長子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杜鳳凰者，道生之弟也，襲父超爵，加侍中、特進。

杜遺者，超之從弟也。超薨，復授遺侍中、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官，進爵廣平王。

杜元寶者，遺之長子也，位爲司空，進爵京兆王。

賀迷，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

閭毗，恭皇后之兄，皇后生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錄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崇隆舅氏。

閭英者，恭皇后前兄。興安二年，爲散騎常侍、鎭軍大將軍、遼西公。弟喜鎭軍大將軍、帶方公。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

馮熙，文明太后之兄，熙祖北燕姑[11]。熙生於長安，主先入掖庭[12]，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皇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尋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後以例降封京兆郡公。熙子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拜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侍中。誕弟修侍中、鎭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後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爲侯。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既愛誕，拜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謝章。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誕長子穆初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修弟津與孝文廢后同產兄，位黄門侍郎、信都伯。津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勑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

李峻，字玲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宋文帝時爲濟陰太守，文成遣間使喻之，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水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鎭西將軍、涇州刺史，雅、嶷、誕等皆封公，後進峻爵爲王。

李惠，獻文思后之父也。歷位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13]，進爵爲王。

李道念，惠從弟鳳之弟。孝文太和十二年，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興祖累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封，改封博陵郡公。

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文昭皇后生宣武，詔封父颺嫡孫猛渤海公，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特拜爵，及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

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于勁，字鍾葵，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于勁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宣昌子，拜征虜將軍。帝納其女爲后，封大原郡公。）

胡國珍，字世玉，其女以選入掖庭，生孝明，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尚書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令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復加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得還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家拜焉。

李延晏，僕射冲之長子。孝莊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

北齊婁昭，武明皇后之母弟也。昭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城愛狎，封臨淮郡王。

婁叡，昭之兄子，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爲瀛州刺史。孝昭皇建初封東海郡王，武成太寧初，進位司空。

胡長仁，武城皇后長兄，以內戚歷位尚書，封臨淮郡王、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即位，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

胡君璧者，長仁子也。後主納長仁女爲后，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

楊騰，文帝之舅也。文帝即位，爲開府儀同三司。

乙弗繪，文帝皇后之兄。帝即位，爲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斛律光，爲左衛將軍。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後主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

後周陳山提，宣帝皇后之父也。山提自大將軍爲上柱國，封鄖國公。

元晟，元皇后之父也。晟自開府爲上柱國，封翼國公。

隋呂宋，文帝之舅子，襲爵齊郡公。

獨孤陁，字黎耶，獻皇后之弟也。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軍、衛將軍。

蕭瑒，煬帝蕭后之兄也。以外戚擢爲尚衣奉御。

蕭琮，賜爵莒國公。煬帝以皇后之故，甚見親厚，拜內史令，改封梁公。

唐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爲鄠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及受禪，擢拜工部侍郎。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

長孫敞，太宗文德皇后之叔父也。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

觀初,坐贓免。尋拜宗正卿,及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平原郡公。

長孫操,敞之從父弟也。貞觀中歷洺州刺史,益楊二州都督府長史。高宗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

武承嗣,則天皇后兄子也。初,后父士彠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則天立爲皇后,以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爲殿中少監。中宗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史郎將戴德爲潁州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左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常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

韋溫,中宗韋后之從父兄也。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大將軍,封衛國公。

竇希瑊者,睿宗竇后之族也。玄宗先天二年九月戊寅,以光祿豳國公希瑊、將作少府希球、衛尉少卿希瓘各食實封二百戶,以舅氏特寵之也。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也。肅宗上元中,授湊襄城尉。寶應二年,始封拜外戚,授皇后叔前宜城令吳令瑤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郎將令瑜爲開府儀同三司[14]、太子左諭德、濟陽郡公。皇后弟盛王府錄事參軍溆爲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少卿。左淸道率同正澄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賓客。襄城尉湊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並封濮陽郡公。

沈房者,代宗沈后之族子也。后無近屬,唯房爲近,德宗命爲金吾將軍,主沈氏之祀。

獨孤卓者,貞懿皇后之叔也。大曆初,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卓自太常少卿爲少府監。及后兄良佐爲太子中允。

王果者,德宗昭德皇后父楊州大都督遇之子也。果爲眉州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

郭釗,憲宗懿安皇后兄。元和十五年三月,釗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遷爲刑部尚書兼司農卿,及右金吾大將軍。鏦加檢校工部尚書。

郭銛者,穆宗之季舅也。長慶二年十月,以殿中監遷爲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

蕭洪,以帝舅檢校太子賓客。長慶二年十月,遷太子洗馬。

梁張歸霸者,末帝德妃之父也。歸霸子漢傑、漢倫、漢融皆以外戚之故,咸居大任,

掌大權。

後唐王萬榮者，明宗淑妃之父也。長興四年九月，自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領韶州刺史，又加檢校司徒、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充鎮國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漢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校，遥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洪建爲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張彦成，潞州潞城人。初，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

校勘記

[1]本，原作“季”，據本書卷一四一改。

[2]褒，原作“襄”，據本書卷一四一改。

[3]成都侯商，原作“城都侯高”；户邑，原闕“户”字，均據《漢書・王莽傳上》改補。

[4]及，原作“反”，據《漢書・王莽傳上》改。

[5]箕閎，原作“箕閔”；陳湯，原作“疏湯”，均據《漢書・王莽傳上》改。

[6]玄鄉侯，原作“互鄉侯”，據《後漢書・樊宏傳》改。

[7]卿校，原作“鄉較”，據《後漢書・皇后紀下》改。

[8]特，原作“持”，據《後漢書・梁商傳》改。

[9]后，原作“右”，據《三國志・魏志五》改。

[10]從舅，原作“從兄”，據《晉書・郭彰傳》改。

[11]姑，《北史・馮熙傳》作“王”。

[12]主，《魏書・馮熙傳》及《北史・馮熙傳》作“熙姑”。

[13]二，字原脱，據《魏書・李惠傳》補。

[14]郎將，《舊唐書・外戚・吳溆傳》作“中郎將”。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

外戚部(三)

委任　輔政　將兵　立功

委　任

夫姻連戚屬,任參國柄,苟或瑚璉之奇器,梁楝之偉材,國家於是寄以腹心。誠以義殊瓜李,大則利權兵政,委之弗疑;小則近司要事,冀其能忠。其有出自寵私,靡由公授,倚任太過,尤悔亦多,覆轍頹基,前世甚矣。

漢許廣漢,孝宣許后之父。宣帝即位,封平恩侯,位特進,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又云:宣帝收霍氏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將屯兵,悉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許即廣漢,史謂史良娣兄史恭諸子[1]。)

史丹,父高宣帝親母史良娣之兄子,封樂陵侯。丹自元帝爲太子時,以父任爲中庶子,侍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初爲侍中,封原鹿侯。及明帝立爲皇太子,識以守執金吾,輔導東宫。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

馬嚴,先徙北地,明德皇后父援兄余之子。仕郡督郵,後歸安陵。永平十五年,明德皇后勑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

吳吳奮,大帝母吳夫人弟景子也。景卒,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帝征荆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武帝踐祚,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南齊江祏,姑爲景后。少爲明帝所親愛,如兄弟。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鬱林隆昌元年,自正員外郎補丹陽丞、中書郎。明帝爲驃騎,鎮東府,以祏爲諮議參軍。

後梁王操,字子高,宣帝母龔太后之外弟。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

初爲帝外兵参軍，親任亞於蔡大寶。

陳沈君高，后主沈后父君理之弟。有史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淸顯。宣帝大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饑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

後魏王建，廣寧人也。祖姑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道武登國初，爲外朝大夫，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

賀泥，獻明皇后之從昆弟子也。天賜末，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北，賀蘭部人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渾等八人拾遺左右。

閭莊，恭皇后兄毗之子也。孝文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

李侃晞，思皇后之族子也，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常食典御。帝之圖爾朱榮，侃晞與曾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

宇文測，性沉密，少篤學，爲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後周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

北齊尉景，從神武起兵信都。神武入洛，留景鎭鄴，尋進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

鄭佇禮，高祖嬖寵其姊也，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常執弓刀出入隨從。

胡長粲，武成皇后之從祖兄。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遷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琮子出入禁中，專典敷奏。

後周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於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內。

隋元孝矩，初任周爲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時房陵王鎭洛陽，及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鎭。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鎭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唐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也。累轉左金吾衞大將軍。湊小心謹愼，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令湊銜命撫慰[2]，必委曲說諭，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重之。

梁段凝，開封人。妹爲太祖美人，故委心腹。開平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後末帝罷王彥章兵權，以授凝，以衆五萬，營於高陵津。

後唐孟知祥，字保胤，幼溫厚，知書樂善。武皇深器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即瓊華長公主。莊宗同光三年九月，大舉伐蜀，以郭崇韜爲招討使。奉辭之日，崇韜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若西川平定之後，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

焉。望以蜀帥授之。”冬,蜀平。十二月,制以知祥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帝曰:“蜀土奢華富盛,不異吾宫,以卿戚里忠賢,愼乃相付。卿其勉之!”

輔　政

在昔三代,蓋有外戚之助,班固所稱其事詳矣。秦漢已降,后妃之家,或以才升,或由親授。以才則竇嬰將兵,克殄於多難;以親則新莽輔政,終滋於逆節。然則內主機密,參決政治,恭愼自居,必有輔佐之益;威福是作,乃生顚覆之虞。賢者謙以成名,驕者侈而掇咎,前史具載,歷代明徵。是知授以至公,靡由私愛,表其親遇之意,敦以忠良之規,則其可保乎始終,守乎富貴者也。

漢田蚡,景帝王皇后之同母弟。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會丞相衛綰病免,帝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説蚡曰:“魏其侯貴久矣(魏其侯竇嬰也),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3]。即帝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帝(風讀爲諷)。於是廼以竇嬰爲丞相,蚡爲太尉。

上官桀,隴西上邽人,孝昭皇后祖父也。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

許延壽,孝宣皇后同產弟,封樂成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

史高,孝宣父悼皇考之舅子,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元帝襲尊號,高輔政五年。

王鳳,孝元皇后昆弟。孝成初即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鳳輔政凡十一年。

王音,孝元皇后從父弟弘子。陽朔三年秋,大司馬王鳳疾,帝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4]。”(不可言其死也,不斥言之。譚,鳳弟也。)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臣至親,行皆奢侈,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帝,復固薦音自代。音竟代鳳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八年。

王商,以孝元皇后弟封成都侯,位特進,代王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帝閔之,更以爲大將軍。

王根,以孝元皇后弟封曲陽侯,爲光祿勳。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帝廢立而用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五歲。

許嘉,孝成皇后父。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

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輔政，以爲故事。

傅嘉，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代師丹爲大司馬，輔政。

後漢竇憲，以章德皇后兄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出宣誥命。初，章帝遺詔以憲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鄧騭，以和熹皇后兄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騭弟悝嘗爲虎賁中郎將，弘、閶皆爲侍中。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騭兄弟常出入禁中。騭後爲大將軍，以母新野君薨，還第服闋。詔喻騭還輔政，固讓乃止。

閻顯，以安思皇后昆弟封長社縣侯。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梁商，以順烈皇后父爲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虛，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順帝委重焉。

梁冀，商之子，爲河南尹。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尙書事。

竇武，以桓思皇后父爲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

何進，靈思皇后兄。獻帝即位，尊后爲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尙書事。

吳滕胤，尙大帝公主，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5]。廢帝即位，加衛將軍。

晉楊駿，以武悼皇后父，自鎭軍將軍遷車騎將軍。武帝疾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臺，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尙書，領前將軍如故。"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褚裒，以康獻皇后父，除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及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尙書事。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蕃。

後魏賀泥，獻明皇后從弟之子也。明元即位，拾遺左右。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瑯琊公。軍國大議，每參務焉。

閭毗，恭皇后兄。文成太安中，以毗爲征東將軍，評尙書事，所以隆崇舅氏。

常英，以文成保太后兄，太安初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三年，領太師、錄尙書事。

胡長粲，武成皇后從祖兄，爲給事中、黃門侍郎。文成即位，與領軍婁定遠錄尙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與外兵，綦連猛、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

馮熙,以文明太后兄拜冠軍將軍,又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即位,爲太傅。孝文初,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

高肇,以文昭太后兄,景明中錄尚書事。又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能。高后既立,愈見寵信,延昌初,遷司徒。

胡國珍,孝明時以靈太后之父封安定郡公。太后臨朝,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預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詔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

李延晏,以孝莊元舅之尊,起授侍中、太保。延晏以保犯祖諱,抗表固辭,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

唐高士廉,太宗文德皇后之舅。貞觀初,拜侍中,十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拜尚書右僕射。

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自是常從太宗征討。及太祖即位[6],拜尚書右僕射。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謂曰:"朕與卿君臣,萬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爲不通矣。"因詔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貞觀七年,再拜司空,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爲后之兄而私情愛之,當多爲子女金帛,何須輒以天官授之,蓋是取其才。且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略,公等竝知,所以委之臺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太宗使謂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在藩列,與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辭讓爲禮也。"

楊師道,尚桂陽公主,拜駙馬都尉。貞觀中爲太常卿。魏徵既辭樞近之職,太宗乃擢授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親待甚隆,常在左右。

竇德玄,太穆皇后之從孫也。歷官以恭勤著稱,高宗時爲右相。

韋溫,以中宗韋庶人從父兄,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景龍三年,拜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

楊國忠,以玄宗太眞妃從祖兄,累遷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李林甫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淸太微宮使。

韋保衡,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咸通十年,自起居郎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將兵

夫推轂受任，握兵之要，將帥之重，邦家是賴。乃有奮自戚里，委之帥律，以親篤肺腑之懿，以賢當幕府之選，莫不執金鼓之政，總貔貅之旅，處則總司戎重，出則恭行討伐，固有刬平逆壘，揚威絕漠，作鎮於外，屏翰王國者矣。其或倚任非當，恩賞踰制，自致滿溢，或貽喪敗。兩漢之世，傾輈繼軌，豈止太盛而不知抑損，固亦違道而自底滅亡者哉。

漢呂澤、呂釋之，皆高后兄，從高祖征伐，爲列將。

澤二子台、產，高后臨朝，特爲將，將南北軍。

釋之子祿，高后病困，以爲上將軍，居北軍。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孝景即位，爲詹事，因病免。三年，吳楚反，帝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内外之親爲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

衛青，孝武皇后之弟。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元朔元年，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於隴西。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就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明年，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青七出擊匈奴，捕首虜五萬餘級）。

霍去病，衛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夏，去病與合其侯敖俱出北地。明年，復出定襄，數有功。（去病凡六出擊匈奴，斬虜首十一萬餘級。）

李廣利，武帝李夫人之兄。太初元年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軍還，入馬千餘疋。伐宛，再反（再反，猶今言兩回也）。征和三年，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

王鳳，孝元皇后弟。成帝即位，以元舅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鳳從弟音，成帝時爲御史大夫。鳳薨，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音薨，鳳弟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商薨，以弟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

後漢竇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即位，拜中郎將，監羽林士。永平十五年，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爲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並出屯涼州。明年，出酒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時諸將唯固有功。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在邊數年，羌胡服

其恩信。

馬嚴,明德皇后從父兄。永平末爲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二千人[7],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8],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9],同之將軍。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内幹機密,有罪懼誅(臣欽若等按《後漢書》:憲遣客刺後都鄉侯暢也),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降者前後二十萬餘人。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明年,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至私渠海而還。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延平元年,拜車騎將軍。永初元年,涼部畔羌搖蕩西川,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還大將軍。

閻顯,安思皇后之弟。建光元年,安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竝爲卿校,典禁兵。及思皇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陽嘉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

商子冀爲河南尹,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

竇武,桓思皇后之父。靈帝即位,拜武爲大將軍。

董重,靈帝母孝仁皇后之兄子。中平五年,爲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

何進,靈思皇后之兄。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五年,靈帝講武於平樂觀下,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進弟苗,中平四年爲河南尹。滎陽賊數千人羣起攻燒羣縣,殺中牟縣令[10]。詔使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將軍。

魏甄像,文昭后父逸之孫。明帝時爲散騎常侍。青龍二年,吳人寇楊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

晉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武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寵遇甚厚。

王虔,文明皇后弟,爲東平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虔子士文,爲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

楊駿,武悼皇后父。武帝時,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太康末,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前將軍,置步兵三千人、騎千人。惠帝即位,進大都督,假黄鉞。

虞胤,元敬皇后弟。太寧末自步兵校尉轉右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竝典禁衛。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明帝時，代王導爲中書監。及王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成帝即位，蘇峻反，復假亮節，都征討諸軍事。後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及石勒死，有開復中原之謀，乃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

亮弟懌，爲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後遷輔國將軍，假節，鎮蕪湖。

懌弟冰，爲吳國内史。會蘇峻作逆，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冰擊走之。後爲車騎將軍。及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弟翼代亮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11]，鎮武昌。康帝即位，翼率衆北伐，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

褚裒，康獻皇后父。康帝時爲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12]、江州刺史，鎮平洲。遷右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琊諸軍事、假節，鎮金城。穆帝時，假節，鎮京口。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順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王蘊，孝武定皇后父。定后立，父封建昌縣侯，固辭不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假節，鎮於京口。徵拜尚書左僕射，遷丹陽尹。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

宋徐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荆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趙伯符，孝穆皇后弟子也。武帝時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從，以居宫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帝甚嘉之。

後魏賀泥，道武母獻明皇后從父弟悅之子。從太武征赫連昌，又征蠕蠕[13]，爲別道將。

杜超，密皇后之兄，尚南安長公主。神䴥三年，乃以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

馮誕，文明太后兄子，尚孝文妹樂安長公主，除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

高肇，文昭太后之兄，延昌初，爲司徒。及大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一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

北齊婁昭，武明皇后之母弟，爲中軍大都督，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河。兖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

昭子叡,以軍功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乃遣總偏師,赴懸瓠。

厙狄干,尙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侯最。

韓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軌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洪嶺。後爲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

斛律光,後主皇后父[14],爲大將軍。天統末,周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王壁築華谷、龍門二城。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破周將韋孝寬於汾水之北,俘斬千計。又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

後周李暉,尙太祖女義安公主,從駕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

唐竇德明,高祖太穆皇后兄之孫。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

武攸宜,則天之姪。萬歲通天元年九月,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淸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及軍發,則天幸白馬寺餞之。

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上命懿宗爲大總管,討之。

後唐劉延皓,末帝皇后之弟。淸泰初,自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

晉杜重威,尙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天福初,典禁軍。二年,張從賓構亂,處汜水,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及鎭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開運元年[15],加北面行營招討使[16]。

立　功

外戚之助,其來遠矣。乃有居於母黨,謂我舅者,本乎肺腑之重,旁及葭莩之餘。其或志蘊精彊,才推饒傑,早登勇爵,深暢武經,在寵任以方深,屬艱虞之斯在,而能祗奉王命,武遏亂略,協贊義舉,克著英謀,用集厥勳,允膺懋賞,于以播盛烈於盟府,振休聲於軍志,非夫忠而能力者,其何以臻是哉!

漢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爲詹事,病免。景帝三年,吳楚反,帝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乃拜大將軍,守滎陽,監齊趙兵。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

衛青,姊爲武帝后。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蘢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爲朔方郡。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

高闕，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17]，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酒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千餘人[18]，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拜青大將軍。明年春，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青爲大將軍，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封長平侯。霍去病以衛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乃封爲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踰烏盭（山名），討遬濮（匈奴部落），涉孤奴（水名），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出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折蘭，匈奴中姓也），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城什七。其夏，去病與諸將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其後率師正匈奴西域王渾邪王，捷首八十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元狩四年春，大將軍青與去病各五萬騎，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青出塞千餘里，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留一日而還。去病出右北平二千餘里，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李廣利，女弟爲武帝夫人。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以往[19]，期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至輪臺，攻數日，屠之。西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其善馬。恣其所取，而給漢軍糧。"貳師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爲苑王，罷而引歸。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苑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

後漢李通，尚光武女弟寧平公主，爲將軍。建武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

馬防，明德皇后之弟。章帝即位，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叛，拜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20]。防引兵與戰於索西，破之。羌豪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

竇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累遷中郎將。安帝時以明習邊事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

耿忠爲副，出屯涼州。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21]，出酒泉，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22]。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時駙馬都尉耿秉等絶漢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騎都尉來苗等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吴棠等坐不至涿山，免爲庶人。諸將唯固有功[23]，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固遂破白山，降車師。

竇憲，女弟爲章帝后。及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時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24]）。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五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續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蒲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源），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25]。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奔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溫犢須日，逐溫吴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至和帝永元二年，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26]。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何進，女弟爲靈帝后。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以進爲大將軍，屯都亭。張角别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

何苗，進弟也，爲河南尹。滎陽賊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苗出擊之，苗攻破群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

吴吴景，大帝母吴夫人弟也。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大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吕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横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絶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普），銜命南行[27]，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

徐琨，大帝姑子也。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堯，隨孫策討樊能、于糜等於横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東歸，復爲丹陽太守。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

陳錢道戢，字子韜。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牛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戢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閤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

後魏賀納，道武元舅。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納弟盧，盧弟悅，並以從平中原功，盧賜爵遼西公，悅賜爵鉅鹿侯。悅子泥，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瑯琊公。

劉羅辰，宣穆皇后之兄也。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

唐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28]。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

柴紹，晉州臨汾人。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武帝元年，累遷爲左翊衛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禽竇建德於武牢，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

竇抗，穆皇后從兄也，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

竇德明，太穆皇后兄之孫也。武德初，爲考功郎中。從太宗征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之父也。子守一與玄宗有舊，及玄宗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義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

竇覦，昭成皇后族姪，爲房州刺史。德宗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覦以房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同州刺史。

校勘記

[1]良娣，原作"良姊"，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史丹傳》改。下同。

[2]衡，原作"御"，據《四庫全書》本改。

[3]未如，原作"木如"，據《史記·武安侯列傳》及《漢書·田蚡傳》改。

[4]平阿，原作"平陽"，據《漢書·元后傳》改。

[5]葛，字原脱，據《三國志·吳志·滕胤傳》補。

[6]太祖，據文意，疑當作"太宗"。

[7]林,原無,據《後漢書·馬嚴傳》補。

[8]單于,原作"軍於",據《後漢書·馬嚴傳》改。

[9]牧,原作"收",據《後漢書·馬嚴傳》改。

[10]令,原作"合",據《後漢書·何進傳》改。

[11]江荆,原作"江州",據《四庫全書》本改。

[12]建威,原作"逮威",據《晉書·褚裒傳》改。

[13]征,原無,據《魏書·外戚·賀泥傳》改。

[14]主,原作"王",據《北齊書·後主斛律后傳》改。

[15]運,原作"軍",據《四庫全書》本及《舊五代史·杜重威傳》改。

[16]加,原無,據《四庫全書》本及《舊五代史·杜重威傳》補。

[17]等,原作"笲",據《漢書·衛青傳》改。

[18]千,《漢書·衛青傳》作"十"。

[19]郡國,原作"群國",據《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李廣利傳》改。

[20]五校兵,原作"王校兵",據《漢書·馬防傳》改。

[21]掖,原作"披",據《後漢書·竇固傳》改。

[22]十,《後漢書·竇固傳》作"千"。

[23]唯,原作"准",據《後漢書·竇固傳》改。

[24]令,原作"合",據《後漢書·竇憲傳》注改。

[25]姓是其後,原在"精騎萬餘"前作正文,據《後漢書·竇憲傳》李賢注乙正。

[26]滅,原作"威",據《後漢書·竇憲傳》改。

[27]銜,原作"術",據《三國志·吳書·孫討虜吳夫人傳》改。

[28]仕隋,原作"任隨",據《四庫全書》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

外戚部(四)

褒　寵

夫創業之君,守文之主,或奉長樂,有昊天之感;或念榆秋,有關雎之助,故崇其外戚,示之寵賚。或引年而錫之駟馬,或數日而累夫千金。至於五侯竝封,九卿絕席,家藏金穴,出乘綠車,屢讌飲於府第,俾光寵於都鄙。其或性藴謙和,心知止足,旣在舒而能卷,終以榮而爲懼,則庶可以全其宗族,終以牖下。若彌肆貪叨,昧失德義,罔知畏夫天命,卒相繼於覆轍者,蓋比比有之。著于簡編,定爲龜鑒。

周申伯,宣王之舅也。王使申伯居謝,故《崧高》之詩曰:"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省岐周,故於郿云。)申伯還南,謝於誠歸。"(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及也。謝於誠歸,誠歸於謝。)

漢衛青姊子夫,武帝建元二年入宮得幸,帝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霍去病,衛皇后姊少兒子也,爲驃騎將軍。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屬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史高,衛太子史良娣兄子也[1]。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元帝襲尊號,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史丹,高子也。成帝爲太子,丹爲中庶子。帝即位,累遷左將軍、光祿大夫。丹以舊恩,數見褒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永始中,病,乞骸骨,帝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宮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及上將軍印綬,宜轉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日薨。

王鳳,成帝舅也,爲大將軍。鳳薨,帝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

許嘉,女爲成帝后。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成帝立,欲專委任元舅王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累,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

朝位。”許后廢後，帝鄰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予心。其還平恩侯且及親屬在山陽郡者。”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也，爲大司馬。哀帝立，免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帝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黄門(使黄門在其家中爲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共治。太后詔莽就第，朕甚憫焉。其以黄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黄郵在南陽棘陽縣)，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音現)，禮如三公(見天子之禮也)，車駕乘綠車從。”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也。光武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嘗賜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卒，賻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各錢五千萬。儵謹訥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光武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

張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

郭况，光武郭后弟也。更始二年，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有寵。后即眞定王劉楊之甥也，帝納后以結之。廼與楊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里，即郭后所居之里名也)，楊擊築爲歡。后弟況，十六爲黄門侍郎。建武十七年，后廢爲中山太后。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父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二十八年，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尙淯陽公主，除璜爲郎，遷大鴻臚。帝數幸其弟，會公卿諸侯。况家飲讌、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金穴”。明帝即位，况與帝舅陰識、陰就竝爲特進，數授賞賜，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元和三年[2]，章帝北巡狩，過眞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説文》曰：“倡，樂也。”《聲類》曰“俳”)。以太牢具上郭主家，賜粟萬斛，錢五十萬。

陰陸，光武光烈陰后之父。后初爲貴人，建武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太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離别，幸得全安，俱脱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德，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愼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

鄧晨，南陽新野人，娶光武姊元。漢兵起，元先遇害。光武即位，晨爲偏將軍。感姊沒於亂兵，追封元爲新野節義公主，立廟於南陽縣西。封晨子汎爲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歡。十八年，行幸章陵，以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乘輿與中宫親臨喪送葬。

李通，南陽宛人，尙光武女弟寧平公主。建武六年，引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寵。然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光武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帝及皇后親臨吊送。永平中，明帝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安衆侯劉崇後也）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馬廖，明德馬后之兄，章帝甚尊重之。建初四年，以特進侯就第。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賜贈。使者弔祭，王主會喪。

馬防，廖弟也，永平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貴寵最盛，與九卿絶席。屢表辭位，以特進就第，尋拜光祿勳。防子鉅爲常從小侯（以小侯得常從也），以鉅當冠，特拜爲黄門侍郎。明帝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期年，復以病乞骸骨。詔賜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

馬嚴，明德皇后父援之兄子也。明帝召見，詔留仁壽闥。常與宗室近親論議政事，甚見寵幸。拜御史中丞。除子鱄爲郎，令勸學省中（《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3]，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

鄧衍，爲新野功曹。永平初，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竇憲，女弟爲章帝皇后。憲與弟篤，兄弟親幸，立侍宫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也。殤帝延平元年，率兵擊涼部叛羌，西屯漢陽，徵騭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迎。中常侍齎牛酒效勞，王侯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帛、乘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梁竦，二女皆爲章帝貴人，生和帝。永元九年，梁松子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輔引禪訊問事理，會復召見，因白禪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以君意若何？"輔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親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切）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宫，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脱，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既伏辜誅，海内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於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廷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千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復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中宗、太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諸子封侯，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内外親疏並補郎謁者。

馮鲂孫石，襲母獲嘉長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爲黄門侍郎，世弟二人皆中郎。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

梁商，女爲順帝皇后。商爲大將軍，卒，朝廷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黄錫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皇后錢五百萬、布萬疋。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初，帝作誄曰"執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兹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者也。）

梁冀，商之子也。元嘉元年，桓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贈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

王斌，女弟爲靈帝美人，生獻帝，爲何皇后所酖殺。獻帝即位，求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遷執金吾，封都亭侯。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臨護喪事。

魏卞秉，武宣皇太后弟也。當建安時，爲別部司馬。文帝爲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

毛嘉，明帝悼后之父也。帝以嘉爲奉車都尉，嘉子曾爲騎都尉，寵賜隆渥。帝令朝臣會其家宴飲。

晉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散騎常侍。琇卒，武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後之親，大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宋徐湛之，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討司馬休之，見害。湛之幼孤，爲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位至尚書令。

臧質，武敬皇后弟子也，爲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文帝謁京陵，質朝丹徒上禮，帝設讌盡歡，賜布千疋。

路瓊之，孝武帝母路太后弟子也。大明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超顯跡，太后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終衡陽內史。

南齊何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公主。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霑被恩紀，歷位清顯。

王繢，女適武帝寵子安陵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舅姑之政，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何戢，爲撫軍將軍，鬱林王妃父也。王即位，妃爲后，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

梁張弘籍，高祖舅也。高祖即位，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風素雅亮，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罹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張弘策，文獻皇后從父弟。從高祖平建康，累遷衛廷尉卿，爲潛餘黨所害。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殞身妖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外朝，契闊夷阻，加以外氏彫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效無徵，永言增嘆。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王錫，義興公主子也，爲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未與臣寮相接，高祖嘗勅昭明曰："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纘，弘策子也），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中大通六年卒，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

陳沈君理，爲吏部尚書，女爲皇太子妃。宣帝大建五年，爲右僕射，有疾，車駕親臨視。卒，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太子立爲後主，妃爲后，宗族多有顯官。

張種，爲紫金光祿大夫。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紀錫嘉興縣秩。

柳莊，後主從舅也，爲右衛將軍兼中書舍人。太后弟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由是深被恩遇。

後魏杜超明，元密皇后之兄。始光中，太武追念舅氏，封超平陽公，尚南安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又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子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姚黄眉,明元昭哀皇后之弟,又尙陽翟公主,累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郡王,謚曰"獻"。黄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惜悼之,故贈有加禮。

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後孝文又納其女爲后。詔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特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4],無已證於往謀,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欣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5]。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勅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孝文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孝文親與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疋,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強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孝文服緦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熙子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後除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廷遙受其拜,既乃還室。

楊播,母文明太后之外姑也。播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

睦昕之,尙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父故,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

鄭義,女爲孝文嬪,徵爲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賜帛五百疋。

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父颺厲威將軍,既卒,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尙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勳渤海公,謚曰"敬",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引見於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胡國珍,靈太后之父也,封安定郡公,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恤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各有差。仍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並備几杖。

李延寔,爲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李遵,孝武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蕭贊，尙莊帝女壽陽長公主，爲齊州刺史，爲城民趙洛周所逐[6]。公主被害，贊未幾卒。節閔普泰末，勑迎其喪至洛，遣黄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

鄭伯猷，爲散騎常侍、東平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胡虔，國珍之子也，爲司空。孝静興和中薨，贈太傅、太尉公、尙書僕射、徐州刺史。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羅鑒，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孝静以外戚故，贈侍中、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尙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

後周李弼子暉，尙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暉初贈爵義城郡公，嘗卧疾期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

隋吕雙，周高祖外祖也。其族蓋爲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稱有姑字若桃，嫁爲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上柱國，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在京師。

獨孤羅，文獻皇后之兄信之長子。高祖爲丞相、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不賞，睠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允歏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曰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帝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諸弟皆封郡公。

豆盧勣，爲夏州總管。文帝以其家貴盛，勳效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狩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

獨孤陁，信之第四子。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弱，獨孤陁不幸謝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遵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滿，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彫落相繼。緬維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

竇榮定，初仕周爲佽飛中郎將，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帝作相，拜爲洛州總管，留後，賜縑千疋、西涼女樂一部。帝受禪，來朝京師。帝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止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二人而旋之。坐事除名，帝以長公主之故，猶拜右武候大將軍。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尙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後爲泰州總管，賜吳樂一部，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帝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疋。帝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

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

豆盧通,尙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

柳述,冀州刺史機子也。以父蔭爲太子親。開皇中,尙蘭陵公主,述於諸婿中高祖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尙書事。

李敏,初尙高祖女樂平公主。敏歷金、邠、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宫内侍遊宴,賞賜超于功臣。大業初,補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惟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回與敏。"帝從之。

獨孤懷恩者,父爲涿郡太守。高祖以其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

蕭琮,自江陵入朝,賜爵莒國公。煬帝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琮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

唐竇抗,隋陳國公榮定子,太穆皇后之從兄,其母隋高祖姊也。父卒之後,高祖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巨萬。武德初,歸長安,高祖見之悦,握手命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抗舞蹈奉賀,因縱酒爲樂。累遷納言。帝每臨朝常引與坐,退朝之後,延入卧内,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私,時或留宿禁内。帝常呼之爲兄,而不名也,内人咸稱爲舅,其見親如此。初年,東都册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弟縱俱預焉,論者榮之。賜女樂一部,金瑤萬計。

竇威,太穆皇后從兄也,武德初爲内史令。高祖甚親重之,每引入卧内,常爲膝席。又嘗謂之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卿爲内史令,本同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拜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内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恩澤,位忝鳳池,自唯叨濫,伏深悚息。"帝大笑曰:"公三后族,欲誇我耶?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世爲帝戚,豈非盛事!"

裴弘策,仕隋爲將作大匠。卒,武德初追贈弘策工部尙書、黎國公。策妻竇,太穆皇后妹也,以舊姻贈焉。

長孫敞,文德皇后叔父也。義旗初建,率子弟起於新豐,後爲巴州刺史,後坐事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内給絹以供私費。及致仕,卒,謚曰"良",陪葬昭陵。

蕭瑀,爲内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婿,帝與語,呼之爲蕭郎。

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也。太宗即位,爲吏部尙書。帝以其佐命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常出入卧内,密與謀議。又嘗作《威鳳賦》以賜之。貞觀十二年十二月,又幸其第,睦勳戚也。高宗即位,以無忌爲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既當元舅之任,高宗每事皆諮稟之。賞賜優寵,近古無比。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爲書贊。

房遺愛,司空玄齡第二子也。以功臣子弟尙高陽公主,有寵,禮命與諸婿絶異。

獨孤開遠,元貞皇后兄子也,爲左衛將軍。卒,太宗登苑西樓臨送開遠之葬。

楊師道，尙桂陽公主，爲太常卿、駙馬都尉、安德郡公。卒，賜吏部尙書、荆州都督，賜東國秘器，陪葬昭陵，幷爲立碑。

武士彠，高宗皇后父也。顯慶四年三月甲申，故荆州都督、贈司徒、周定公士彠配享高祖廟庭，賜其家魏州實封一千戶。總章元年又詔贈司徒、荆州都督、忠孝公士彠並諸功臣。時皇后欲褒隆其父，故幷贈功臣。咸亨元年九月甲申，后母衛國夫人楊氏薨，贈魯國太夫人，謚曰“忠烈”。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同文正卿、充使監護、西臺侍郎戴至德持節吊祭哀，文武九品以上及親戚五等以上幷外命婦並聽赴宅吊哭葬，及墳塋鹵薄等一事已上並依王禮，給班劍四十人，羽葆皷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其文武官九品以上，並至渭橋宿次，外婦諸親婦女並送至墓所，官爲立碑，仍令特進許敬宗爲其文。壬辰，皇后請爲夫人度太平公主出家爲女官，幷請頒政坊民置女宮觀，休祥坊宅置僧寺，兼各度人追福。並從之。閏九月壬子，又詔故工部尙書、贈司徒、周忠孝公士彠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太夫人加贈太原郡王妃，所司備禮冊命。

韋玄貞，中宗皇后父也，爲豫州刺史。卒，神龍元年追贈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諫之，疏不納。九月詔令改葬玄眞，其儀準太后父太原王故事。初，帝遷於房陵，玄貞坐配流欽州，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甯承基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等時亦死於容州。至是，制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於京師，贈賻甚厚。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二萬，斬討甯承基兄弟，以其首祭於崔氏。又追贈洵吏部尙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淮陽郡王，泚太濮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歸葬於京師。及將至，帝與后幸長樂宮，望喪而泣。是年，又以安車備禮徵安平郡王武攸緒。攸緒，則天之望子，隱於嵩山，積十餘年，至是徵之。攸緒至，擢授太子賓客，仍聽其還山。二年四月，又改贈玄貞爲豐王，仍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光，仍各置官員，幷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五月再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幷益州大都督。伯父贈太常卿，玄儼爲特進、荆州大都督，封魯國公，追封從祖伯父十餘人皆爲上州刺史，仍贈爵郡公。

竇希瓘，玄宗舅也。希瓘後名瑰（音鬼），開元初，甚見優寵，兄弟三人皆封國公。帝以早失太后，尤寵之，恩錫之盛，朝夕相繼。天寶七載，詔曰：“睦親之義，因心不忘。前開府儀同三司竇瑰，頃以容納微人，頗虧典憲。永懷舅氏，追感渭陽，宜伸國恩，再復榮秩。可開府儀同三司，仍放優閑，不須朝會。”卒，贈司徒。

竇希瑊，希瓘兄也。開元二年，自光祿卿授太子少傅，詔光祿造食公卿送上，以外戚優其禮也。開元五年薨，輟朝三日，贈司空兼荆州大都督，賻物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國秘器，凶事葬事並官供，務從優厚。仍令將作大匠韋湊充使監護，河南少尹秦守一爲副，鴻臚少卿李顒持節充使，齎璽書吊祭。儀仗送至墓所，官爲立碑。

竇希玠，希瑊弟也，爲開府儀同三司、華國公。開元二年薨，帝悼之，下制曰：“存有其榮，歿有其贈，古之典也。希玠有賢戚之美，登臺階之秩，冀其永年，俾作元老。不幸

薨逝，用震悼於厥心，可贈尚書左丞相。”

王仁皎，爲開府儀同三司。初，玄宗在藩，聘仁皎女爲妃。及嗣位，妃爲皇后，仁皎以后父之重，不參朝政，承厚賜賚，善自奉養。開元七年卒，帝親爲舉哀，輟朝三日，贈太尉、益州都督。制曰：“在昔王者旌賢睦姻，莫不存賁寵光，歿加禮冊。故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神仙望族，禮樂通材，履道純粹，執心夷簡。自大邦有子，中闈作合，以外舅之勞，參上公之位，績宣揚歷，誠著始終。方保期頤，遽從薨落，興言震悼，用惻于懷。宜依常典，式慰塋魂。可贈益州大都尉，贈物三千段、米粟二千石，喪葬事並官供，務從優厚，仍賜東園秘器，宜令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劉知柔攝鴻臚卿監護，通議大夫、行京兆尹、上護軍崔琬爲副，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南縣開國侯龐承宗持節齎書弔祭，左庶子、上護軍白知愼爲副。在京五品已上官，更須就弔，官爲立碑。”命張說爲其文，親書石焉。

薛談，尚玄宗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贈光祿卿，賻物一百段、粟一百石，官給葬事，仍令京兆尹充監護使。

張垍，尚玄宗女寧親公主，又尚信興公主，爲翰林學士。以主婿，帝特深寵異，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姜慶初，尚新平公主，拜駙馬都尉。新平，玄宗之女也，敏慧，習文墨，帝賢之，諸主中恩禮加重。慶初由是承恩，駙馬都尉鮮有授正員官者，慶初特拜太常卿。先是宗正寺奉陵廟，慶初以恩幸，太常復奉園陵。

獨孤潁，爲左威將軍錄事參軍。卒，大曆三年，追贈工部尚書。潁，代宗貴妃之父也，將冊貴妃，乃加寵焉。

王延昌，爲吏部侍郎。卒，大曆四年追贈吏部尚書，特賜賻絹一百疋、布五十疋。延昌妻獨孤氏，貴妃之姑也，是有加等。

郭曖，汾陽郡王子儀第六子也。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時昇平年亦與曖相類。大曆中，恩寵冠於戚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曖子昭，以外孫故，亦恩寵持異。

柳晟，駙馬都尉潭之子，母肅宗女和政公主。晟少無簡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獎遇，俾讀詩書，與皇太子諸王同處。親寵之任，貴戚無比。授試太常卿。

沈令瑤，代宗外叔祖也，累官至涇傳集賢侍典，舊勳齊列。大曆八年卒，輟朝三日，帝追悼，優詔贈太子少保。父易直，先贈秘書監，德宗建中元年七月癸丑，贈太師。故庫部員外沈介福贈太傅，故德州刺史沈士衡贈太保。易直，睿眞皇后之父，帝外祖也。介福，易直之父也。士衡，介福之父也。秘書少監沈震贈太尉，易直之子也。沈氏贈三公、保傅、僕射、尚書已上諸官及封邑者百餘人。

王遇，昭德皇后父也。貞元三年，贈揚州大都督，賜布絹四百段、米粟三百石。葬事一切官給。遇子眉，州司馬，果及甥姪等進官者二十餘人。

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季安，代宗女嘉誠公主子也，德宗優之，比河朔諸鎮爲厚。

沈蟻，尚憲宗女宣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賜蟻錢一萬，并城南别墅、昌化坊買區各一所。

郭還，爲殿中少監。寶曆二年二月，賜還宅一區。以才人將立爲貴妃，故寵異其兄也。五月，帝御宣和殿，封還等諸親。

蕭洪，文宗皇太后弟也。太和二年十月，賜絹五百疋、錢三百千、米粟一百石。

後唐孟知祥，爲太原節度使。同光三年冬，蜀平。十二月，制以知祥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閏月己丑，知祥自太原奉詔馳騎入洛。莊宗以知祥戚里之重，預戒所司，出内府供帳珍玩奇絶者。别設宫居以宴之，酒酣，追思平昔事。因曰："吾輩老矣。繼岌乳臭兒，今年代父破賊，平定西川，慰喜之外，復增悲耳。吾憶先帝棄代時疆境爲賊所侵，僅保一隅之地，豈知今日君臨天下，奇珍異器，畢萃吾府。卿爲吾姻，可得而言。"因指閲珠玉器服以示知祥，又曰："蜀土奢華富盛不異吾宫，以卿戚里忠賢，愼乃相付，卿其勉之！"因令中使王允平就賜節鉞官誥。

晉張從訓，初爲德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以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唐州刺史。

周符昭信，魏王彦卿之子，世宗皇后之弟也，爲天雄軍衛内都指揮使。顯德元年七月卒，皇后於别宫舉哀，宰臣率文武百僚於門進名奉慰。

校勘記

[1]良娣，原作"良姊"，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史高傳》改。

[2]元和，原作"永和"，據《後漢書·皇后紀上》改。

[3]成帝，原脱一"帝"字，據《後漢書·馬嚴傳》補。

[4]季，原作"既"，據《魏書·馮熙傳》改。

[5]式，原作"或"，據《魏書·馮熙傳》改。

[6]趙洛周，原作"趙洛州"，據《四庫全書》本及《魏書·蕭贊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

外戚部(五)

忠直　規諫　賢行　禮士　論薦

忠　直

匪躬守節之謂忠,方正無邪之謂直,然則忠無不至,直在其忠。是以君子本忠節以成身,篤正直而立志,道無不在,德必有鄰。漢魏已還,葭莩之戚,或正辭排難,非義莫干;或竭節存誠,惟善是與。增霧露之潤,明日月之輝,既授任而無慙,亦國家而有賴。垂於後也,不其偉與!

漢竇嬰,字王孫,竇太后從兄子。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是時,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從,千容反。)太后驩,嬰引卮酒進帝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請。四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

王商,字子威,宣帝時以舅子嗣封樂昌侯,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成帝爲太子,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共讀曰恭,幾巨依切。)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佑,助也)。成帝即位[1],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

王音,元后從父弟,爲車騎將軍。成帝時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

傅喜,字稚遊,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帝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俱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爲皇后[2]。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與,音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傅政。帝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萬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

班穉,成帝班婕妤之兄弟。平帝時,太后臨朝,王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言欲以文

致教太平),使使者分行(音下更切)風俗,博采頌聲,而穉無所上(不稱符瑞及歌頌)。瑯琊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封遣屬馳至兩都諷吏民(遣言祥應而急除災害),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絶喜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

王閎,元后母弟平阿侯譚之子,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幸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終,以璽書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憂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宴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途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所,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樊儵,光武舅子,明帝時爲長水校尉。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仁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請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馬廖,以明德皇后弟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廖性質誠思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毁譽。

魏卞蘭,武宣皇后弟秉子,爲奉車都尉,常苦酒消渴。時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巫。帝爲變色。後渴愈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吳朱據,大帝時尚公主,拜左將軍。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3],據擁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仁。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晉胡奮,字玄威,武帝時爲鎮軍大將軍。泰始末,女爲貴人。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

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耶。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啣之,而不能害。

賈模,以惠帝皇后從兄爲侍中,乃盡心輔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王爽,字季明,孝武定皇后弟,強正有志力,歷給事黄門侍郎、侍中。孝武末,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

隋獨孤開遠,元貞皇后之兄子也,爲左千牛。及宇文化及江都作逆,開遠時在宿直,遂率殿中數百人詣玄覽門請戰。門已爲賊所據,不得通,兵士稍引去。開遠遂被執,化及義而不誅。

唐蕭瑀,初仕隋爲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疏斥。

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也。常從太宗征討,累除北部郎中。及隱太子建成等謀害太宗,無忌請先發誅之。於是奉密旨,詔房玄齡、杜如晦等爲籌略。及難作,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杜公綽、鄭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等,平之。

王同皎,尚中宗女,拜駙馬都尉。神龍中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劫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指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於都亭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冤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擁、李悛,並誅之。

吳湊,大曆中以章敬皇后弟爲金吾將軍。代宗誅宰相元載,時王縉、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皆當從坐籍沒,湊百端救解,以縉等罪未至極刑,恐虧損聖德,由是各貶官而已。

湊兄溆,建中初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溆嘆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常儀。溆退,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溆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

郭釗,元和末,以懿安皇后兄爲司農卿。時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憂甚,使人問謀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朝夕侍膳,謹守以俟,又何他慮乎?"迄今稱得元舅之體。

規諫

《傳》曰:"近臣盡規。"又曰:"工執藝事以諫。"然則諫諍之道,臣子之事。自上下

下，靡不由之，况在懿親，寧忘忠藎。其有葭莩近屬，肺腑大臣，位秩既崇，委賴斯至。或則握兵之要，或則居帝之右，或出入椒掖，或陟降彤墀，莫不義重君親，理同休戚。乃有秉純亮之操，勵謇諤之志，獻可替否，以罄其深衷；見危授命，以全其大節。至於朝政之愆缺，國體之安危，何嘗不進思盡忠，彌縫其失，孜孜以納誨，惓惓以弼違，言有逆於耳而拂於心，事有利於上而益於國，兹所謂親親之義，知無不爲者焉。

史丹，元帝時爲駙馬都尉，以宣帝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隤，下也。擿，投也），聲中嚴鼓之節（莊嚴鼓節也），後宫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帝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二人皆黄門鼓吹也。）於是帝默然而笑。竟寧元年，帝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帝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平陽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親疾，候帝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蒲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自託爲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之下皆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帝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又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旨？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卻，退也，離青蒲二席地。）帝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寖，漸也。）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班伯，成帝時爲侍中、光禄大夫。伯，况之子也。况女爲帝婕妤。帝自大將軍薨後（王鳳也），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引謂取滿觴而飲，舉觴告白盡杯也。一説，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談笑大噱（噱，笑聲也）。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帝以伯新起，數目禮之（視而作敬戒狀），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肆，放也，陳也）。'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者皆歸焉。"故伯引此爲言。）帝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

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爲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涕泣流連也。而説者乃以流連爲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讜言,善言也)。”放等不懌(懌,悦也),稍自引起更衣,罷出。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爲長水校尉。明帝時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舊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帝並從之。

馬嚴,伏波將軍援之兄子。援小女爲明帝后,章帝即位,徵拜御史中丞。其年各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凌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私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探求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説、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虚實。今宜加防簡,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察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同養,以崇虚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禄之意。宜勅正百官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馬廖,援之子。章帝時爲衛尉,帝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雖終,上疏長樂宫,以勸成德政。曰:“臣按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吴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宫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以得之,自然尤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行一境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勳,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廷大義,輒以詢訪。

鄧康,以和熹皇后從兄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宫

諫諍，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

梁商，爲大將軍，女即順帝后也。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等共譖商，事敗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詞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蚤究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竇武，女爲桓帝后。武於延熹中爲城門校尉，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武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諍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達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黄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推膺等建中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吕之佐，而虚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抵，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特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佑、魏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爵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佳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魏卞蘭，武帝卞后弟秉之子。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留意於宫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尤納其誠款。蘭位至散騎常侍。

吴滕裔，封都亭侯，弱冠尚公主。每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輔弼。

晋庾冰，以后兄輔政。康帝即位，求出鎮武昌。臨發，上疏曰："臣因循蒙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須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不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朝政。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

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機,尤兼聽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蕘,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引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德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聽。然以覽其大當,以總國綱,恭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後魏胡虔,字僧敬,靈太后從子。太后既再臨朝,恩威不立,鄭儼等污亂宮掖。僧敬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虔爲吏部郎中,太后好與家人禮,與親戚宴戲,虔當致諫,由是後宴虔不得預焉。)

賢　行

夫高而不危,動罔不吉。蓋賢而能降,行之爲艱。况夫漸潤皇孋,託屬丹掖,折圭分爵,累紫重金,而能敦尚素風,裁損貴勢,以恭肅而逮下,以矜嚴而奉上,極孝弟之性,循遜讓之則,表率於后族,流譽於薦紳,因能永列士之封,免傾輈之歎。《傳》所謂帝王有外戚之助者,其以是夫。

漢竇長君,文帝竇后兄,廣國,字少君,后弟也。后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乃選長者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衛青,衛皇后弟,爲大將軍。青仁善喜士,退讓。

王商,字子威,父武以宣帝舅封爲樂昌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史丹,字君仲,父高,衛太子良娣兄子也[4]。宣帝時,封樂陵侯。丹以父任爲中庶子。成帝時,封左將軍。丹爲人知足,愷悌愛人,心甚謹密。

馮參,字叔平,姊,成帝昭儀也。參少爲黃門郎給事中,爲人務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

後漢馬光,援之子也。光爲衛尉,援女爲明德皇后。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云:"此道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

樊儵,字長魚,宏之子。宏即世祖舅也。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書黃門朝暮送饘粥。儵位至燕侯。

陰嵩，興從兄也，建武中爲中書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勤勑見幸。

陰慶，興子也，封鮦陽侯。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弟元、丹。明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

鄧閶，和熹皇后之弟也。母新野君寢疾，與兄隲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既還里第，並居塚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

鄧康，和熹皇后從兄也，少有操行，順帝時爲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

梁商，少以外戚爲郎中，遷黄門侍郎。順帝選商女爲后，位大將軍。商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閫，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由己。輕視財貨，不爲蓄積，故衣裳裁定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

晋羊祜，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5]。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後州郡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

宋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6]，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位至領軍將軍。

徐湛之，母高祖長女會稽公主。湛之早孤，及長，頗涉文義，善自衛侍，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位至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

南齊江祐，姑爲景皇后，祐爲太子詹事，勢冠當時。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

梁張弘榮，字眞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榮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其室，常同卧起，世稱爲名家。位至散騎常侍。

後魏姚黄眉，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黄眉上陽翟公主，爲太常卿，卒。黄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

後周尉遲迥，即宣帝皇后祖也。性至孝，色養不怠，身常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位至柱國大將軍。

唐吳湊，代宗之舅也。大曆十四年，以左金吾衛將軍、左衛使乞罷官侍親。時母老

有疾，特許之。

禮士

外戚之貴顯，莫盛於兩漢。其或負器識，當柄用，靡不好彼功名，傾諸將相，進家居之時俊，結赴義之俠少，損威重而入閭巷，設盛饌而盡歡談。亦有閉戶以固辭，弗奪其節；投劾而憤去，終加辟命。禮士之道，斯焉可觀。

漢竇嬰，孝文竇后從兄子，喜賓客。破七國，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

王譚，封平阿侯，與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皆元后之同產[7]，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樓護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後漢郭況，建武中封綿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輳。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

陰就，建武中以后弟嗣父封新陽侯。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馮衍，衍遂與之交結。就既慕宋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又與帝婿梁松皆慕楊政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時帝子沛獻王輔等皆好賓客，請井丹不能致。就以外戚，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養，故來，何謂如此？"就便設饌，就起左右進輦，丹曰："昔桀人輦即此也。"坐上失色。就去輦歡談，終日乃去。

馬廖，明帝永平中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與侍中竇憲並京師貴戚。時江革爲冬官中郎將，廖等各奉書致禮。

馬房，廖弟也，章帝建初中爲車騎將軍。時傅毅以文雅顯於朝廷，房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

竇憲，建初中以后兄爲侍中。章帝謂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倒屣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

梁商，爲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順帝委任焉。

何進，女弟爲靈帝后。進爲河南尹，遷爲大將軍。司徒楊賜遣掾孔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8]："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時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廣示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

宋蕭思話，孝懿皇后弟子也。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歷十二仗節，監、都督九焉。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論薦

《傳》曰："自古受命繼體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夫肺腑之親，河潤之族，光寵隆極，褻慢常生，而能爲國辨材，屈身逮下，推引髦乂，登庸俊良，降自漢興，間世而有。所以佑輔邦政，恢崇帝圖，宜乎表三適之功，受加地之賞，雖重金累紫，蓋無媿焉。

漢王鳳，以元后兄爲大將軍。時執金吾辛慶忌左遷酒泉太守，歲餘，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右，上也）。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後漢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儵爲長水校尉，北海周澤、瑯琊承宫並海内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

陰興，光烈皇后之母弟。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代吳漢爲大司馬。興疾病，光武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和帝即位，憲爲大將軍，輔政。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帝既富於春秋，憲自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以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人授於前，卒成聖德。近建初九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

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先示大化。”由是遷郁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鄧騭，以和熹皇后諸父爲大將軍[9]。安帝時，遭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騭與弟引、悝、閶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10]，故天下復安。先是，侍中魯丕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

何進，以靈帝后父爲大將軍，秉政，徵海內名士荀攸等二十餘人，舉孔融高第，爲侍御史。

晉褚裒，康獻皇太后父，爲征北大將軍。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外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楊州刺史。

梁張弘策，文獻皇后從父弟。從高祖平建康[11]，天監初爲散騎常侍，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唐楊國忠，天寶中爲右相，太眞妃即從祖妹也。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張鎬名召見薦之，自釋褐，官拜左拾遺。

校勘記

[1]成帝，原作“戚帝”，據《漢書·王商傳》改。

[2]而女，原作“要”，據《漢書·傅喜傳》改。

[3]遭二宮，三字原脱，據《三國志·吳志·朱據傳》補。

[4]娣，原作“姊”，據《四庫全書》本改。

[5]輟，原作“輒”，據《晉書·忠義列傳·庾袞傳》改。

[6]“成”與“下”本互倒，據《宋書·趙倫之傳》改。

[7]成都，原作“城都”，據《漢書·游俠傳》改。

[8]融家傳，原作“離家傳”，據《後漢書·孔融傳》改。

[9]和熹，原作“和喜”，據《後漢書·鄧騭傳》改。

[10]祋諷，原作“較諷”；李郃，原作“李卻”；陶敦，原作“陶郭”。俱據《後漢書·鄧騭傳》改。

[11]高祖，原作“祖高”，據《四庫全書》本乙。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

外戚部(六)

儒學　退讓　畏慎　廉儉

儒　學

研精聖哲之言,服膺儒籍之道,造次於是,夙夜不忘,此素履之士,強學之所爲也。若乃生於肺腑之親,幼有青紫之盛,遨遊戚里,沐浴天澤,而能亹亹於儒墨,拳拳於文雅,上則知其要道,下則成其俊才,終則保其高明,免夫顚越,此皆外屬之選,君子之尙者已。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孝景末,爲中大夫,學《盤盂》諸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

馮野王,字君卿,孝元昭儀之兄也,受業博士,通《詩》,爲太子中庶子。

逡,字子產,野王之弟也,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

立,字聖卿,逡之弟也,通《春秋》,爲郎,稍遷諸曹。

參,字叔平,昭儀之少弟,學通《尙書》,少爲黄門郎給事中。

班伯,成帝婕妤之兄,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在未央宫),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

伯弟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成帝選爲太子庶子。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敎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初爲復土校尉[1]。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帝

器之,拜郎中。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擾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精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凈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傳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到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梁松,字柏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典論議,寵幸莫比。

松弟竦,字叔敬,二女爲章帝貴人。竦少習《孟氏易》,弱冠除授教。和帝即位,追封竦爲褒親愍侯。

竇固,字孟孫,尚光武涅陽公主,爲黄門侍郎,好覽書傳,喜習兵法。

馬嚴,明德皇后從兄,少孤。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並研窮《春秋左氏》(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咸器異之。仕郡爲督郵。

鄧弘,和熹皇后之兄。少治《歐陽尚書》,授和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

魏卞蘭,武帝后弟秉之子。少有詞學,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詞,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晋羊祜,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博學能屬文,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後爲征南大將軍。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筭,累遷中護軍。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文義通博,在朝忠直,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

經。

宋臧燾，高祖敬皇后兄也。與弟熹並好經學，燾仕至太常。

袁豹，字士蔚，文帝袁皇后之從父。好學博聞，覽典籍，爲著作郎。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中興初，爲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宫。其所論釋多見採述。

梁王錫，字公嘏，駙馬都尉琳之子也。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授太子舍人。

後魏馮熙，字晋國，文明太后之兄也。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將還長安，始就學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後爲侍中、太師、中書監。

北齊李祖昇，文宣李皇后之長兄。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

唐竇威，字文蔚，高祖太穆皇后從父兄也。諸昆弟幷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謂爲"書癡"。高祖初，爲丞相府司錄參軍，禪代，文翰多參預焉。仕至內史令。

長孫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仕至太尉。

竇維鍌，昭成順聖皇太后父孝湛從子也。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鍌獨清儉自守。官至水部郎中，撰《吉凶禮要》十卷，行於代。

晋韓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唯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成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

退讓

夫居寵思危，受爵能讓，斯賢達之令範也。矧夫席國姻之勢，處外戚之重，崇高疾顛之可畏，驕侈自至而不期。蓋福者禍之所伏，盈者人之所惡，既物禁乎泰盛，道實在於若冲。乃有內懷撝抑，外忘滿假，安和而不競，抑損而自持，耽近耆德，推避殊寵，懇辭政柄，願還封邑，稱疾而引退，抗疏以致誠，徵前訓以極其敷喻，披至心以祈於哀惻，斯固保玄元止足之戒，遵柏翳謙益之論，貴而能降，滿而不溢者乎。

漢竇長君，竇太后之兄。與弟少君家長安中，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

王鳳，字孝卿，元后之昆弟。成帝即位，鳳以舅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時黄霧四塞終日（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見，顯示也）。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皇天地赤黄之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

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帝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王商,字子夏,鳳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實封二千戶。

王根,字稚卿,商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五歲,乞骸骨,帝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就第。

後漢樊宏,字靡卿,光武之舅。建武元年拜光祿大夫。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邑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以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之母弟。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復詔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2],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爲虎賁中郎將。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馬防,字江平,廖之弟。永平末,與弟光俱爲黄門侍郎。章帝即位,拜車騎將軍,光執金吾。後又封防潁陽侯,光爲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屢以明帝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3]。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永元元年,爲車騎將軍。既破北單于,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二年詔曰:“大將軍憲前

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4]（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侯，景汝陽侯，環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安帝永初元年封上蔡侯，騭弟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充列位，光昭當世。時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至聖之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勵，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四年，騭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特進在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梁商，字伯夏，順聖皇后之父，爲執金吾。陽嘉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梁不疑，冀之弟也，爲河南尹。時冀以不疑好經書，喜待士，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不疑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

伏完，爲執金吾。獻帝建安元年，以后父拜輔國將軍、儀同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將軍，尋遷屯騎校尉。

晉楊珧，武帝悼皇后之叔父。珧兄駿以后父爲車騎將軍。珧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及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疋。

裴頠，字逸民，惠帝賈后之從母昆弟，歷尚書、侍中、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及遷尚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年，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之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身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靖。昔疏廣戒太

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奬。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塵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偸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寔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能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賢聖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不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禍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已。

亮父深,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丘氏追封鄉君,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深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庾冰,亮之弟也,康帝時爲車騎將軍,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及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辭以疾篤,尋卒。

褚裒,康獻皇后之父,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辭。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太后臨朝,拜裒侍中、錄尚書事。裒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己受成,坦平

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青陽徐兗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楊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事。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

何惔，穆章皇后之兄也。父準，高尚寡欲，徵拜散騎郎，不起。穆帝升平元年，追贈準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何澄，準之子也，爲尚書，領瑯琊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

王蘊，孝武帝定皇后之父，遷光祿大夫，領五軍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5]，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蘊復固讓，謝安謂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

宋何戢，尚山陰公主，爲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

梁王錫，駙馬都尉份之子，爲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志望。兼此羸病，庶務難擁，安能舍其所好而狥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後魏高祖，文昭皇太后之兄子。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竇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封汝南王。瑗固辭不拜。

李延寔，字子熹，爲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保字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北齊段榮，除瀛州刺史[6]。榮妻，婁皇后姊也。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

隋竇榮定，尚高祖姊安成長公主。開皇初，拜左武衛大將軍。高祖欲以爲公，榮定上書曰："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托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高祖乃止。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任寄逾重，爲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

功可紀,過叨匪報,抗表陳讓,高祖許之,令攝兵部尙書事。

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之兄。貞觀二年,爲尙書右僕射,深以滿盈爲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辭讓,太宗不獲已,下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長守富貴,不懼危殆。尙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淸擧,風彩凝映,賢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實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權衡之地,深知止足,有戒滿盈之言,情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厲貪競。可解尙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二年,封拜外戚,授湊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湊固讓,改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十王宅使。

畏　愼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斯畏愼之謂也。乃有連帝族之懿,席外親之寵,位勢貴盛,光華畢集,而能軫高危之慮,保謙益之訓,側身以怵惕,斂跡而韜晦,簡御門族,謹守法度,周旋富盛,深懲侈縱,惟止足而是念,專靜默以自守。由漢之後,不乏其人,莫不亢宗保身,歷屯夷而無咎;令聞長世,俾子孫之逢吉者焉。

漢班伯,成帝婕妤之兄,以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中,傷也,爲風所傷)。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受其秩俸,而在自養病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婕妤供養東宮(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歲篤久之,帝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

伯弟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盾讀曰允,詹事之官也),穉獨不敢答(言其愼)。

傅宴,哀帝傅皇后父也,初封孔鄉侯。宴深善於桓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宴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王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宴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宴曰:"善。"遂罷遣賓客,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大醫令負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建武中封壽張侯,位特進。宏爲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帝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毁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宏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净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中，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信一言(寵爲特進)，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思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前母兄。明帝爲執金吾，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以父任爲郎。永平末，受遺詔代趙熹爲衛尉。時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毁譽。

馬光，廖之弟，爲黄門侍郎。爲人小心周密，章帝以是特親愛之。

馬嚴，明德皇后從父兄，初仕郡督郵。嚴聞明德立，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絶賓客。

馮柱，尚明帝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三遷虎賁中郎將。自太后臨朝，兄弟皆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内，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騭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交通輕薄[7]，屬託於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坐誅不執。故鄧氏深引爲誡者)，撿勅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

鄧康，和熹皇后從父子，襲父珍封夷安侯。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宫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遂謝病不朝。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爲大將軍。簡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

竇武，字子游，桓思皇后之父。延熹中，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兄子虎賁中郎將紹性疏簡奢侈，每數切慮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法。

魏郭德，明帝郭元后之從弟，封平原侯。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德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

吴全琮，尚大帝女公主，爲大司馬軍師。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虚接物，貌無驕色。

晋楊珧，字文琚，駿之弟也。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悼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

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都督趙休上書:"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

楊濟,字文通,珧之弟也,累遷太子太傅。與兄珧深懼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兄駿,斥出王佐,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

王蘊,孝武定皇后父,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使,常侍如故。

褚裒,爲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

宋王偃,孝武皇后父,爲右光祿大夫。而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

梁王騫,拜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初,騫見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塡溢,非所欲也,勅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何戢,齊永昌中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戢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戢雖貴顯,常懷止足。

蔡樽,字景節,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已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後魏馮誕,字思正,文明太后兄元熙之子也。與弟脩年才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孝誡,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

北齊斛律金,爲太師左丞相,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金嘗謂長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

元韶,襲封彭城王,爲太傅、錄尚書事。文宣天保元年,降爵爲公,性行溫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韓軌,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

後周閻慶,爲寧州刺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乃詔慶子毗尚帝女淸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謹愼自守,時人以此稱之。

竇毅,爲大司馬,性溫和,每以謙愼自守。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時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隋之容,時人以此稱焉。

唐吳溆,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中以元舅拜鴻臚少卿,久之改左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以恭愼謙約聞於時。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小心謹愼,智識周敏。代宗朝獨承顧問。自貞元已後,德宗

任遇信重，徧歷中外親要之職，雖云聖獎隆深，亦湊小心敬愼所致也。

王用，莊憲皇后之弟。憲宗時，以元舅爲金吾衛大將軍。謙和善守，寡所與事，公卿大臣以此多之。

郭釗，憲宗懿安皇后之兄也。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釗元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充邠寧節度使。數歲徵入，爲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釗大勳之後，積代姻聯帝戚，而能恭愼自持，居官處家無驕怠之色、奢侈之失。釗弟鏦，又尙順宗長女德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殿中監。穆宗即位，鏦以叔舅改金吾大將軍、太子詹事，充閑廄宮苑使，從容上列三十餘載，椒房之貴，舅氏之尊，國朝外戚罕有其比。而恭遜恪愼，爲時論所稱。

晉安彥威，與少帝母太妃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未嘗挂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之，聞者服其愼重。

廉　儉

夫居戚屬之地，有肺腑之親，富貴既盈，驕侈必至。乃有操行自著，志尙不群，持若驚之心，知守約之道，外無輿馬之飾，內無峙積之帑，辭賞賜之命，塞賂遺之門，以至第宅纔蔽於風雨，妻子略充於衣食，矯淫靡之失，顯端愼之名，使國家無私恩之譏，世祿垂由禮之訓，傳於方策，亦可謂之賢矣。

漢傅喜，字稚游，定陶太后從父弟。時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位至大司馬。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中爲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鄧騭，女弟爲和熹皇后。騭弟弘卒，后賜錢十萬、布萬疋。騭等辭不受。時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群起。騭兄弟崇節儉，罷力役，故天下復安。騭位至大將軍。

竇武，長女爲桓帝皇后。武爲城門校尉，淸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

魏荀惲，尙書令彧長子，太祖以女妻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弟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惲官至虎賁中郎將。

晉王恂，以文明皇后弟爲河南尹。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被廢黜。

庾冰，字季堅，明穆皇后亮之弟也。冰天性淸愼，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褚裒，康帝時以后父爲江州刺史，鎭半洲。在官淸約，雖居方伯，常使私僮樵採。

王蕃,字仲祖,哀帝靖皇后父。俸祿資産常推厚居薄,以清約見稱。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兄。以外戚爲將帥,及死之日,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

宋趙倫之,武穆皇后弟,爲左光祿大夫,領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

臧燾,武敬皇后兄。自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餐,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父。少好學,雅尚清儉,位至侍中。

唐長孫敞,字休明,文德皇后之季父。少儉約,不事華侈,而好節義,位至宗正卿,平原郡公。

蕭復,字履初,新昌公主子,父衡爲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游。伯父華每歎異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

竇維鍌,玄宗舅希瑊從父弟也。好學,以著撰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鍌獨清儉自守,官至兵部郎中。

郭旼,憲宗皇后從父即尚父子儀之猶子也。勳閥之家,獨守儉素,以是獲用。於時,位至邠寧節度使。

校勘記

[1]土,原作"士",據《後漢書·樊儵傳》改。

[2]尉,原作"慰",據《後漢書·陰興傳》改。

[3]第,原作"弟",據《後漢書·馬防傳》。

[4]土,原作"士",據《後漢書·竇憲傳》改。

[5]廷,原作"建",據《晉書·外戚列傳》改。

[6]瀛州,原作"贏州",據《北齊書·段榮傳》及《北史·段榮傳》改。

[7]通,原無,據《後漢書·鄧騭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

外戚部（七）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　縱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愆，故先儒以爲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罔思克己，靡圖進德，不以盛滿而爲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輿服奉養之物，極其珍麗；室宇晏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佚而邪。天實禍淫，咎不旋踵，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牖下，彼己之誚，亦足配焉。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爲丞相，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帝責其此請，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曲也，音女教切）。由此滋驕（滋，益也），治宅甲諸第（言爲諸第之上也，以甲乙之次[1]，言甲則爲上矣），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連及也。音之欲切），前堂羅鍾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爲博陸侯，與弟山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黄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也。

史丹，祖父恭女弟爲衛太子良娣，産悼皇考。宣帝微時，依倚史氏，恭子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爲左將軍、光禄大夫，封武陽侯，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弟商成都侯[2]，立江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

世謂之五侯。群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欲之切)。百姓歌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懷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一云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作大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土山漸臺西白虎(皆以效天子之制也)。"其僭奢如此。

王商,成帝舅。成都侯嘗病,欲避暑,從帝借明光宮(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圍,輯濯越歌(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輯擢人爲越歌也。楫謂擢之短者也,今吴越之人呼爲撓,音鐃。越歌,爲越之歌)。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

曲陽侯根,奢驕僭上,赤墀青瑣(以青畫户邊,鏤中,天子制也。謂刻爲連瑣交而青塗也)。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爲衛尉。後以病乞骸骨,詔賜故山中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爲大將軍。弟篤爲衛尉,景、環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匠。

梁冀,順烈皇后之兄也,爲大將軍。乃大起第舍[3],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切,一音皮彼切),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狐,居曳也[4],若狐尾也)。冀又以火浣布爲單衣,晉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

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爲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及石崇、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尙，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王濟，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爲中書郎，遷侍中，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第北芒山下[5]。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穴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爲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資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

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爲尙書僕射。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研，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祖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饍器服車馬相尙，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何邁，尙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

南齊何戢，尙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爲吏部尙書。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服被飾，極爲奢麗。

後魏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洛州都督。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

北齊爾朱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爲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極窮豪侈。

婁叡，武明皇后兄子也。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

唐楊愼交，尙中宗女長寧公主，爲駙馬都尉。與武崇訓等各將油灑地，以築毬場，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斂怨於人。

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奢麗。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爲右相兼劍南節度。與貴妃姊虢國夫人於宣揚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夫人聯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者，無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劍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腳，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于道。

國忠子暄，爲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尙延和郡主。暄弟昢爲鴻臚卿，尙萬春公主。兄

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極奢侈。

杜悰,爲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爲戶部尚書,充租庸使。巖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悰服御飲饌華侈,巖恥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垣而逸。素與許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專　恣

甥舅之戚,暱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爲後。帶礪之盟,厚莫重焉,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亡政息,世變風移,牝鷄司晨,良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於是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貲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避燻之狐,託神丘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蟻,漏山阿而構災。博觀前聞,用垂明誡。

魏冉,秦昭王冉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爲政。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冉相國,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母弟,爲太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丞相竇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薨,丞相昌、御史大夫翟靑坐喪事不辦免。帝以蚡爲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侵,短小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多長年),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謂年幼也),蚡以肺附爲相(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札也,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上官桀,爲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爲博陸侯。魏相爲御史大夫,後兩家奴爭道(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顓(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

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也）。"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天子留不遣，歸國曰："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示）。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天子感悟納之，因薦瑯琊太守馮野王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指甚哀。帝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尙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江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逼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竇憲，章德皇后兄也。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喝音一介切。或作嗚，音烏故切）。後發覺。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郅惲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

竇景，憲之弟，爲執金吾，子孫放縱。張酺爲河南尹，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閻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重

前朝,乃諷有司奏竇及其黨與,皆下獄死。於是景爲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吕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冲帝立,始在繈抱,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宫,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宫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罪徒。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賓客,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奴女御豎,而使人復乘勢横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又起别第於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决之,宿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詣尚書。下邳人吴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家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路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罪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悦。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疾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楊劉常,當世名儒,

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千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將、植並爲候,植至大司徒。吳朱昏亂,何氏矯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爲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楊駿,武悼皇后弟也,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康已後,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偪,復以王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悦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

賈謐,賈后妹子也,爲賈充後。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黄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爲中書監,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爲尚書令,輔政專權,與奪征己。又常謂清河王懌

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軸,每事任己,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6],減削封秩[7],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

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爲清河郡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榜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料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輒出爲海州刺史。

後周鄭譯,尚梁國公主,宣帝時爲內史下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以自營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竇軌,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次。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軌追斬不及。

武延秀,尚中宗女安樂公主,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諗,爲尚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事泄,長流瀼州,死於路,其黨十人竝杖。諗,帝之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恣行凶忍。嘗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以其親,遂不明殺。

李翛,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十年,莊憲太后薨,翛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於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翛以費勞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注皆懸,因而頹壞,所不及轀輬車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輒去壞門土木而後行。翛懼,誣奏轀輬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翛官。帝以用兵務集財賦,以翛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毁,人士爲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末帝嗣位,漢鼎、漢傑並爲近職,漢鼎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慧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弟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驕　慢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蓋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次於是，則無所不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由后寵，爵賞已極，權勢已隆，忘至訓於益恭，遵棄德而不讓，傲慢成性，驕狠爲心，預時政而昧於大猷，蔑搢紳而違于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爲丞相。時灌夫燕相，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嘗有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字也）過魏其侯（竇嬰所封），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况，賜也），夫安敢以服爲解（解猶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具，辦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旦日，明日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益，多也），夜洒掃張具（洒，音灑，又音所寄切），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懌，悦也）曰："夫以服請，不宜（不當忘也）。"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歡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子病死，仰而罵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爲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稱病移出（請，音才性切），多從賓客。張圍獵黄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朝當用謁，本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上言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后族爲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横，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邪？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賈謐，本姓韓，賈后父充之外孫，嗣充爲臨顥侯。惠帝世，謐既親貴，數入二宫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柳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

後魏賀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帝勑儀去鄴,盧亦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泫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爾朱文略,姊爲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爲尚書令,長倚親驕豪,無所畏憚。

隋吕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便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偸大似苦桃姊(苦桃,道貴從姊名也)。"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廢郡,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幸,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

宇文化及,煬帝爲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眞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爲右相。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嘗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

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

校勘記

[1]次，字原脱，據《漢書・田蚡傳》改。

[2]弟，原作“帝”，據《漢書・元后傳》改。

[3]舍，原本上有“宅”，據《後漢書・梁冀傳》删。

[4]居曳也，《後漢書・梁冀傳》注作“後裾曳地”。

[5]北芒，原作“北邛”，據《晉書・王濟傳》改。

[6]妄作，原作“妄任”，據《魏書・高肇傳》改。

[7]減削，原作“滅削”，據《魏書・高肇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

外戚部(八)

姦邪 貪黷 害賢 譴讓

姦 邪

夫姦其迹,邪其謀,有國者之所防也。故《書》:"去邪勿疑。"又《傳》曰:"去惡務本。"若乃席天姻之勢,居肺腑之地,因緣會遇,盜竊名器,由是飾險僞之行,逞邪僻之志,誣構以縱其毒,諛佞以極其惡,專權怙寵,忌前擁己,以至忘社稷之計,致邦家之亂者,咸載之方冊焉。其亡身覆族之禍,復何足道哉!

漢上官安,以昭帝后父爲車騎將軍,數守大將軍霍光,爲蓋主所幸丁外人求侯。(守,求請之。)及安父左將軍桀一官祿外人[1](不由才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大醫監,闌入殿中[2],下獄當死。冬月且[3],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疋贖罪,廼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4],亦怨望。桀、安即說光過失于燕王[5],令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帝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帝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

王鳳,元后之兄,爲大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朝,因留國邸,旦夕侍帝,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去[6]。

淳于長,少以元后姊子爲黄門侍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弟(屬音之欲切)。成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宫。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追託奏請罷昌陵功,賜爵列侯。

王根，成帝舅，爲驃騎將軍。成帝無繼嗣，中山王、定陶王皆入朝，定陶傅太后多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根，陰爲王求漢嗣[7]，皆見帝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帝亦自器之，遂立爲太子。

王莽，以孝元皇后之弟子封新都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卿，先進在莽右（名位居其右[8]，在前也[9]）。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平帝遂擢爲大司馬。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悦），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懼[10]，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11]："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12]，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吕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頻也[13]），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14]，天下尚恐不從。（力，勉力[15]），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後漢竇憲，章帝竇后之兄。竇后之譖梁貴人，憲等豫有謀焉。

耿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

晉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豪侈無齊限，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

楊駿，以武悼皇后父爲車騎將軍。武帝疾篤，未有顧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令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帝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

駿弟珧，爲衛將軍。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

賈模，太尉充之從子。賈后既豫朝政，擢爲侍中，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

形欲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

賈謐,母賈午,太尉充少女也。謐以充外孫,嗣爲魯公。賈后母郭槐欲以謐父韓壽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怨。謐嘗與太子圍棋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16],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

後魏盧道虔,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道虔外甥李彧尚莊帝子豊亭公主[17],因相藉託。

唐武三思,則天皇后之兄子,爲特進、太子賓客[18]。性傾巧,便僻善事人。又以宗室中近屬,特蒙信任[19],天后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相繼被寵幸,三思與從父兄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將欲乘馬,三思等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稱爲王子晉後身,極筆褒美。三思以天后厭居深宫,又欲與張易之兄弟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山,興泰宮于萬壽山,請天后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衆,百姓怨之。神龍三年五月己亥,中宗以穀價踊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親問其故[20]。翌日,左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不能納忠[21],故有其應。三思陰諷之也。

韋溫,庶人從父兄。神龍中,以后族累遷戶部尚書。爲人庸昧。李多祚舉兵之後,韋氏不安,拜溫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自固。及韋氏臨朝,溫爲謀首。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玄宗天寶中爲監察御史。時帝春秋高,意有所惡,故國忠以此得深探上旨,其摘觖皆以是中。驟遷侍御史、度支員外郎、給事中、御史中丞,兼掌錢穀,出入禁闈,日加親幸。武部侍郎吉溫爲國忠陳移奪執政計,國忠深納之。刑部尚書兼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皆李林甫所親善,國忠以飛言奏貶,林甫不能救。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勢與國忠侔,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己分權,會鉷弟銲與邢宰有姦謀,事洩,國忠因而陷之,坐以大逆,代鉷爲御史大夫,權領京兆尹。五日窮竟邢宰枝黨,獄成而罷。又密奏林甫黨鉷及交私阿布思狀。哥舒翰、陳希烈附會證成之,帝由此疏林甫。天寶末,官至司空。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而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儲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啣土請命,其事廼止。

貪黷

夫徇財曰貪，玷官爲墨。而有處帝戚之重，緣外氏之恩，專怙威權，罔飾簠簋，託勢貴寵，負氣驕吝，受賕以薦士，通賄以亂政，掊克是逞，聚斂無厭，乃至陷人非辜，安忍取貨，濫聲遠播，醜跡自彰，用速簡書，斯可痛惜者矣。

漢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爲太尉，親貴用事。時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帝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

田祖，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勝子也，嗣勝爲周陽侯。武帝元狩三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臣欽若等曰：軹侯，薄昭孫梁也。）

後漢竇憲，章德竇皇后兄也。和帝時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恃宮掖聲勢[22]，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畏逼，不敢計。

梁冀，順烈梁皇后兄也，爲大將軍。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陳宋佛念，後廢帝陳太妃叔父也，爲步兵校尉。大通貨賄，侵亂朝政，及順帝昇明初賜死。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宣武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23]。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

婁叡，武明皇后母弟昭子也。叡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

婁定遠，武明皇后之姪也。武成帝時，封臨淮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拜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

唐蕭造，隋大業時以后族歷太府卿、巴東太守，所在之職，多以黷貨聞。緣於外戚，累原其罪。

賀蘭敏之，則天皇后姊子也。則天繼母榮國夫人楊氏卒，則天內出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

竇瑰，昭成皇后之兄。玄宗開元初，以舅氏封畢國公。而兄弟希瑊、希玠皆貪鄙，過自封植。瑰又甚焉。

王守一，玄宗王庶人同母雙生也。性貪鄙，積聚巨萬。開元十一年，自太子少保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別駕，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薛諗，玄宗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恣行凶忍。嘗於私第使群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24]，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經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長流襄州，死於路。

張清，尙玄宗公主，爲駙馬都尉。肅宗乾元元年二月，贊善大夫張奭狀首清受錢二千貫，許奏，免父倚罪[25]。帝乃清子婿不寘于法，勑清母決四十，放贓錢。初，奭父爲御史大夫，玄宗欲幸蜀，改戶部尙書。長安失，沒於賊，僞授侍中。至德初，克復，倚懼，奭遂納賄於清，以求免罪。

梁趙巖，尙太祖女長樂公主，授衛尉卿。末帝即位，爲租庸使，守戶部尙書。巖以勳戚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豐其飲饌，動費萬錢，僦斂網羅[26]，其徒如市，權勢爊灼，人皆阿附。

害 賢

害仁以求生，先聖之深戒；傷賢而被禍，往志之明徵。降自漢代，政化多缺，寵母后之黨，貴皇孄之族，位高而難制，勢去而莫遏。故有竊弄政柄，擅作威虐，光寵支附，忌克忠良，造爲飛條，誣以深釁，諷希旨之吏，極文致之辜，俾良士滯於下僚，忠臣陷於非辟，天之癉惡，戚亦自貽[27]。故昔之明王[28]，所以右賢而左戚者，誠有旨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皇后同母弟爲丞相。初，魏其侯竇嬰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帝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爲惡言聞上(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故嬰論棄市渭城。

王莽，以元后之子爲大司馬。初，前將軍何武舉後將軍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用莽。莽諷有司劾奏武、祿互相舉，皆免，武就國。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

後漢竇憲，以章德皇后之兄爲大將軍。初梁諷爲憲軍司馬，後坐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又何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梁商，以順烈皇后之父爲大將軍。初王堂爲汝南太守，商及尙書令袁湯以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梁冀，以順烈皇后之兄爲大將軍。時太尉李固議立淸河王蒜爲嗣[29]，冀不從。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千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30](《字林》曰："鈇鑕椹也[31]。"鑕音質，椹，音竹心

切)。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32],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又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冀忿其刺己[33],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又杜喬爲太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冀又聞郎崔琦才請與交琦作《外戚箴》、《白鵠賦》諷冀,冀怒,遣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又种暠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爲文蛇以獻冀。暠糾察逮捕[34],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啣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又馬融爲南郡太守,先有事忤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又陳龜爲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冀與龜素有隙,譖其詛毁國威[35],挑取功舉(挑,猶取也,獨取,其義如挑戰之義),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復徵爲尚書。冀虐日甚,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晉楊駿,以武悼皇后之父爲車騎將軍,輔政。惠帝即位,以張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駿所忌,皆不與朝政。

唐武承嗣,以則天兄子爲文昌左相。時張嘉福等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以問地官尚書格輔元,固稱不可。承嗣譖之,故及於禍[36]。天授三年一月,御史中丞來俊臣奏言:"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可、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並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承嗣奏曰:"仁傑等包藏逆節,事迹並彰。陛下雖欲屈法伸恩,無以懲艾凶慝。"帝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奏曰:"陛下不殺裴宣禮等,臣請絶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階[37],流血覆面。獻可即宣禮之甥,以此表人臣之節。鳳閣舍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又極言請誅之,不許。唯左授知古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江陵令[38],獻可西鄉令,行本、嗣眞流于嶺表。

武三思,以則天兄子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敬暉等立功後,即掌知國事,桓彦範爲侍中。時韋皇后既干朝政,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彦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彦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乃日夕譖毁彦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彦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暐爲博陵王,袁恕爲南陽郡王,並加特進[39],令罷知政事。三思又慮其更爲己患,乃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搆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

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黄門侍郎宋璟執奏月將所犯不合死。三思怒,竟斥璟爲外職。

楊國忠,以玄宗貴妃之從祖兄也,爲右相。初,顔眞卿天寶中爲殿中侍御史、東都畿內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

譴　讓

夫寵而不驕,其人蓋寡;盈難久恃,在理固然。夫以姻接天枝,親連帝胄,咳唾生珠玉,呼吸下霜露,膏梁之性,既居安而忘危;高明之家,故蒙禍而常酷,誠防閑之失道,亦漸靡之使然。是以傅后于朝,穉游數以爲諫[40];東平致問,肅宗笑而不言,良有以哉。

漢薄昭,以文帝舅爲將軍,封軹侯。十年,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景帝即位,爲詹事。太后憎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籍,不得朝請。

霍禹,以宣帝后兄嗣父光博陸侯,爲右將軍。初,帝始立。帝微時,許妃爲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切)。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帝始聞之,未察(未知其虛實),廼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41],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宫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王商,以元后弟封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成帝借明光宫(《黄圖》云:"明光宫在城內,近桂宫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令執輯楫人爲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吴越之人呼爲橈[42],音鐃。越歌爲越之歌也)。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黄圖》云:"在未央宫"),於是帝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帝聞之怒[43],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鎖(以青畫户邊,鏤中,天子制也。青鎖者,刻爲連鎖,交而以青塗之[44]),紅陽侯立父

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言此罪過並自爲之[45]），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強，上一身寖弱日久（寖，漸也），今將一施之（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令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音藉稾請罪（自坐稾上，言就刑戮也[46]），商、立、根皆負斧質謝。帝不忍誅，然後得已。

商子況，嗣成都侯。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王莽，以元后兄子爲大司馬，封新都侯。哀帝時，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帝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王邑，以元后兄子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哀帝及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云："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切。）太后爲謝。帝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

後漢竇融，爲衛尉，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沘陽公主。明帝永平二年，融從兄子護羌校尉林以罪誅，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之[47]）。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梁松，尚舞陰長公主，爲太僕。竇固，尚涅陽公主，爲中郎將。明帝永平初，越騎司馬杜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48]，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煽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

馬廖，以明德皇后兄封順陽侯。章帝建初四年，以特進就第。是時，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子豫爲步兵校尉，遂投書怨誹。又廖弟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繫物故[49]。

竇憲，以章德皇后兄爲虎賁中郎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訴。後章帝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喝，音一介切[50]。或作鳴，音烏故切）。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僭踰，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切切，猶勤勤也。）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51]（鳥子生而

啄者曰雞)。"憲大震懼,皇后爲毁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晋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末爲護軍將軍。南頓王宗素被親信,成帝初,亮輔政,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52]?"亮懼,變色。

庾懌,以成帝舅爲西中郎將,鎮蕪湖。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53],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遂飲鴆而卒。

梁王寔,尚武安公主,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王三日出禊,寔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寔稱主名謂王曰:"蕭王誌念寔,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後魏馮修,以文明太后兄子爲尚書,封東平公。其兄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子。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

唐程昌裔,尚廣平公主。天寶十載正月望夜,楊貴妃家五宅夜遊,與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帝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

王士平,尚德宗女義陽公主,爲駙馬都尉。貞元十二年五月,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詣銀臺奉慰。及迴,士平遂邀駙馬郭曖[54]、張昭賢、張怙及女婿嗣許王昭曖、堂弟煦晅并敎坊音聲人曹自慶並於宅中飲樂。德宗怒之,下詔曰:"先聖忌辰,纔經叙慰,戚里之內,固在肅恭。而乃遽從宴遊,飲酒作樂,旣乖禮法,須有所懲。前邠州長史郭煦[55],宜於袁州安置,前南鄭縣尉郭晅於柳州安置,曹自慶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曖、王士平仍令並歸私第。"是歲,士平與公主忿爭,監使奏其狀,令公主入內安置,中使令士平送歸宅[56],不許出入。

崔杞,尚順宗女東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憲宗元和五年正月,勅公主及妃所賜錢粟等並宜權停。

于季友,司空頔第四子,尚憲宗女永昌公主,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兄敏,誘梁正言之僮,支解棄於溷中。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詔三司使案問,乃搜死奴於其第[57],獲之。頔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在家循省。

韋讓,爲駙馬都尉。敬宗寶曆元年,讓以擅決百姓,罰兩季俸料。

劉珀,爲駙馬都尉。文宗太和三年,任隴州刺史。於本道節度使禮不恭,爲其所舉,降爲果州刺史。又潛入京,詔下臺司鞫問,翌日放歸私第,尋除硤州刺史,馳驛赴任。

韋處仁,爲駙馬都尉。嘗入見,巾夾羅巾以進。文宗曰:"本慕卿門戶靑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市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竇辯,尚延安公主,爲駙馬都尉。太和四年正月,勅以公主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辯兩月賜錢。

校勘記

[1]一,宋本作"妄"。

[2]闌入,原作"闌入",據宋本改。

[3]旦,原作"旦盡",據宋本改。

[4]立,原作"位",據宋本改。

[5]于,原作"丁",宋本作"子",據文意改。

[6]涕泣而去,宋本作"湧涕而決"。

[7]王,原作"主",據宋本改。

[8]右,原作"左",據宋本改。

[9]在,原作"右",據《漢書·王莽傳》顔師古注改。

[10]畏懼,宋本作"畏慎"。

[11]立,原作"宜",據《漢書·王莽傳》改。

[12]陵侯,宋本無。

[13]頻,原本作"數",據宋本及《漢書·王莽傳》顔師古注改。

[14]公正,原作"功正",據宋本改。

[15]力,原作"也",據宋本及《漢書·王莽傳》顔師古注改。

[16]於,原作"放";墉,原作"鏞",皆據宋本改。

[17]李或,宋本作"李彧"。

[18]太子賓客,上原衍一"賓"字,據宋本删。

[19]信任,原作"信信",據宋本改。

[20]訥,原作"納",據宋本改。

[21]不,宋本無。

[22]恃,原作"持",據宋本改。

[23]高,原脱,據宋本及《魏書·高肇傳》補。

[24]群奴,原作"郡奴",據宋本改。

[25]父,原作"交",據宋本改。

[26]羅,宋本作"商"。

[27]亦,原作"以",據宋本改。

[28]昔,宋本作"自";王,宋本作"主"。

[29]時,字原無,據宋本補。

[30]鈇,原作"鐵",據宋本改。

[31]鈇,原作"金",據宋本改。

[library seal watermark]

[32]名,原作“明”,據宋本及《後漢書·李固傳》改。

[33]冀,原作“帝”,據宋本及《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34]糾察,宋本作“糾發”。

[35]詛,宋本作“沮”。

[36]故,原作“固”,據宋本改。

[37]階,原作“陷”,據宋本改。

[38]江陵,宋本作“涪陵”。

[39]並加,原作“加并”,據宋本改。

[40]稚,原作“雅”,據宋本改。

[41]監,原作“衛”,據宋本及《漢書·霍光傳》改。

[42]橈,宋本作“橋”。

[43]帝,原脱,據宋本補。

[44]交而,原作“交面”,據宋本改。

[45]自,宋本作“身”。

[46]戮,原作“誅”,據宋本及《漢書·元后傳》顔師古注改。

[47]誅之,宋本作“誅戮”。

[48]上,原作“尚”,據宋本改。

[49]繫,宋本作“擊”。

[50]一介,宋本作“一个”。

[51]腐鼠,宋本作“腐兒”。

[52]復,原脱,據宋本及《晉書·成帝紀》補。

[53]其,原作“赴”,據宋本改。

[54]郭曖,原作“郭暖”,據宋本改。

[55]邠州,原作“汾州”,據宋本及《唐會要》卷二三改。

[56]令,宋本作“領”。

[57]搜,原作“投”,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八

宰輔部（一）

總序　佐命

總　序

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務，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鎭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爲憲，民瞻之所在。自皇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記，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有阿衡佐相之號。洎武丁之得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成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師、太傅、太保以爲三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之世，寰內諸侯入爲卿士，皆掌國政。秦氏之霸，始置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名。漢室之興，置一丞相，亦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任，兼置太尉，仍用秦制。後以蕭何爲相國。孝惠、高后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罷。太尉之職，蓋不常置，一丞相，武帝兼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置大司馬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年，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并大司馬、丞相爲三公。哀帝復以大司空爲御史大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復爲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置太師。王莽居攝，又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常置。建武末，改大司馬爲太尉，二府並去大字，是爲宰相，總治衆務。中平之後，事歸臺閣，選舉誅賞，一由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黄初受禪，改爲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爲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鼎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左右大司

馬、太尉、司徒、司空及帝太傅。蜀亦有司徒、大司馬之號,其平尚書事、錄尚書事、領中外諸軍事,總統國事,皆爲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爲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而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俄頃而罷,後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爲丞相,以王導居之。導卒,又罷丞相爲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爲宰相,以毗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故,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著爲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爲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爲尊崇之位,非尋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毗贊朝政,錄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皆爲宰相。唯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常爲宰輔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爲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尤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闥。北齊初,置丞相,復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者,皆秉國政。宇文建國,遠遵周治,改三師爲三公,置三孤以爲之二。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復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爲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衆務,總於臺閣,內史令納言,是爲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爲輔弼。其後納言爲侍內。唐室受命,悉仍隋制。武德初,改內史令爲中書令,侍內爲侍中,并左右僕射,是爲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爲宰相。而中書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天寶[1],凡經四易(中書令爲右相,爲內史,爲紫微令,復爲右相;侍中爲左相,爲納言,爲黃監,復爲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而常爲宰相。其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余人。開元之後,常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勳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鈞當國亦不過一二人。由武德貞觀以來,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掌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爲宰相。(唐初,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以中書就政,事遂移在中書省。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政事印爲中書門下之印。)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爲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蓋辟當時臣父之名,非常制也。)今之論次,由二帝三代以託於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別而類例之。唐氏中葉,有樞密之任,宣傳制命,掌以內侍。宋梁而降,大建官署,崇署使號,並分吏局,兵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府。迹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部四十二門。

佐　命

《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説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夫天造草昧，真人撫運，允資英傑，戡濟時難，故有感會風雲，奮起草莽，朝捨屠釣之業，夕爲廊廟之器，倚任如手足，相諧如律吕，服勞保乂，曠日持久，厥有成績，紀于太常。降及秦漢，世資戰力，以强國之術，干好謀之主，運籌帷幄，指蹤將佐，轉禍爲福，易危從安，罄竭力貞，輔成景業者，何可勝道哉。乃至運屬陽九，雄視一方，亦必有縱横之才，倜儻之士，咸能矢陳遠馭，贊集洪勳者矣。

商伊尹，初欲干湯而無由，乃爲莘氏媵臣（湯妃有莘氏女），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尊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出劉向《别録》）。湯舉，任以國政。（孟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田，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内。

周吕尚，東海人。（謂東夷之士），本姓姜氏，後從其封姓（夏商之時申、吕也。）尚蓋常困窮，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宜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傳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吕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吕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脱羑里歸，與吕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以後事皆將帥佐命門）。

周公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

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以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終,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終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於君於國以成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誠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召穆公虎,康公之後也。厲王時,王無道,出奔彘。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與周公二相(臣欽若等曰:周公即旦之後世)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静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秦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秦相吕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斯因以得説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騷音掃),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2],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秦王用其計謀,官吏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

漢蕭何,沛人,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至爲亭長,亦常佑之。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謂爲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謂趣向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既爲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語,古語也。天漢,河漢。)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以爲大將軍。漢王還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三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輒奏王,可,許以從事(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王來以聞(高祖出還,乃以所爲聞也)。計户

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是年四月，漢王與項籍戰，敗睢水。五月屯滎陽，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滎陽（傳者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漢五年，既殺項籍，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余不決。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酇屬南陽），食邑八千戶。九年，拜丞相爲相國。

曹參，沛人，秦時爲獄掾，與蕭何俱爲豪吏。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涓，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灑近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公者，時人尊稱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臣欽若等曰：此已下有官號無姓名及有名無姓，皆史氏闕文），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善置，置名，今之驛也。狐父、祁，二縣名）。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伍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封參爲執帛（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爲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爵名）。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尸鄉之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武都二縣）、雍、斄（二縣名，在扶風）。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壤，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四日（景陵，縣名），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漢將。燕，東郡之縣），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葉，南陽縣）。還攻武彊（武彊城在陽城），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漢王敗，還至滎陽。（敗謂彭城戰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鄔，太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

餘,而令參還圍趙别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五縣名,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一作高密),大破之,斬龍且,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謂爲相居守者),及故軍田既。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

後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私語也)。禹進説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念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隳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悦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朗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縣名,屬常山)。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得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悦。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别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光武方事山東,故授禹以西討之略,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安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入破王康、成丹、劉均等軍,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會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王莽時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其父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

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應。莽聞之,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天史將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六年,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自爲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之。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漢末舉孝廉,累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太祖爲漢相,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持使不拘常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繇遣馬騰子超將精兵逆之,援濟汾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3]。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踐祚,拜太尉。

荀攸,字公達,漢尚書令彧之從子。漢末爲黄門侍郎,董卓之亂,棄官歸。後爲蜀郡太守,以道絶,不得至,駐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悦,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吕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説曰:"吕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顔良。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説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競奔之,車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鋭而輕敵,擊可破也。"(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太祖曰:"誰可使?"攸曰:

"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4],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乃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轉爲中軍師。魏國建,爲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甯武子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漢末爲光祿大夫,獻帝東遷,詡上還印綬。張繡在南陽,詡陰結之,勸繡率衆歸太祖。太祖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翊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用詡謀,卒破遂、超。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進爵壽鄉侯,增邑,并前八百戶。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待以上賓之禮。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郎、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紱,以成受命之禮。拜歆爲司徒。明帝時,拜太尉。

蜀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漢朝以朱皓代之。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會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

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見先主。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先主亦不問其所欲言。先主性好結旄，適有人以髦牛尾獻者，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旄而已邪？"先主投旄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先主曰："不及。"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及。"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將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與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衆遂強。由此知亮有美略，乃以上客禮之，遂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諸君勿復言。"俄而劉表卒，曹公來征，先主在樊城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先主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賢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以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

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禪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内外。

吳孫邵，字長緒，北海人。初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廟廊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黄武初爲丞相，封陽羨侯。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弱冠爲合肥長，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大帝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數年，入爲左司馬。大帝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遂鄉侯。又改太常，進封醴陵侯。黄武四年，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大帝爲討虜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遷定威校尉。大帝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大帝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5]。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6]，扇動山越爲作内應，遜破散之。拜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以禦蜀將關羽。又領宜都太守、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等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黄武元年，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破其四十餘營，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蜀後主禪既襲位，諸葛亮秉政，與大帝連和。大帝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封印行之。黄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種瓜自給。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歲餘，以疾免，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爲大帝徐州治中從事。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騭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内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拜平武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蜀先主東下，武陵蠻夷蠢動，騭上益陽，蜀兵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7]，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黄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黄龍元年，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境二境。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大帝雖不能盡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

校勘記

[1]天寶,原作"大寶",據《四庫全書》本改。

[2]可下,字下原衍一"不"字,據《史記・李斯列傳》删。

[3]單,原作"軍",據《三國志・魏書・鍾繇傳》改。

[4]惰,原作"隋",據《三國志・魏志・荀攸傳》改。

[5]右部,《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作"右部督"。

[6]曹公印綬,原作"曹公印綬曹公印綬",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删。

[7]處處,原作"處",據《三國志・吳書・步騭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

宰輔部(二)

佐命第二

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初仕魏,累遷侍中、司隸校尉。時曹爽專權,曾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咸熙初,拜司徒,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時入見,二人揖而曾獨致拜。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1],累遷司徒、太傅。

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初仕魏爲黄門郎、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預參謀略。誕平,進尚書,遷尚書僕射,封秀濟川侯。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令,開府。及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泰始四年,拜爲司空。

陳騫,臨淮東陽人。起家尚書郎,歷中山、安平太守,徵爲相國司馬長史。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都督淮北諸軍事,轉都督豫州,又轉都督江南,徙荆州,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憶。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累進太尉、大司馬。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初爲魏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鎭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楊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鋭,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累遷廷尉、中護軍。時軍國多事,

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欲傳位於舞陽侯攸[2]。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泰始中，拜司空、太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初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琊太守。文帝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頃之，代王基都督楊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魏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文帝厭世，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3]。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封樂陵郡公。泰始五年，拜爲司徒。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鎮軍司馬裁之子。司空劉寔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4]，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從兄大將軍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拯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楊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淸淨，每勸帝尅己勵節，翊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5]，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永嘉末，遷丹陽太守，累加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累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

宋徐羨之，爲桓循撫軍中兵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拔爲鎮軍參軍[6]、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7]，混甚知之。累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將。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之卒，羨之代爲丹陽尹，總知留任。高祖踐祚，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公，遷尚書令[8]。又拜司空，錄尚書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仕晉,歷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高祖時爲太尉,欲以爲東陽郡,亮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亮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光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宫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及受禪,以佐命功封建城公,添食邑三千戶。少帝即位,進位中書監、尚書令。

南齊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初,尚宋明帝陽羨公主,累遷黄門吏部郎。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惟爲禪詔,又使儉參治之[9]。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時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太祖歎曰:"《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太祖厭世,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初,儉素知太祖雄異,後請問言於太祖,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祐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10]?"太祖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11],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太祖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太祖自造褚彦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彦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太祖還告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太祖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長史,專見任用。)

梁王茂,字林遠,太原祁人。齊末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桓帝。高祖以爲不然。既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12]。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潁川。郢魯既平(臣欽若等曰:郢魯即郢城魯山也[13]),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

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天監十一年，進位司空[14]。

王僧辯[15]，字君才，右護衛將軍神念之子。天監中，隨父東奔。元帝爲湘東王，時僧辯爲王國左常侍。帝尹丹陽，轉府行參軍[16]。帝出守會稽，及爲荆州，皆以爲中兵參軍。帝爲護軍，及江州，又以僧辯爲司馬。帝再爲荆州，又以爲府諮議參軍事，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屬侯景反，帝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餽赴援。纔至京都，宫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于帝。帝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代鮑泉討平湘土。時侯景浮江西寇，僧辯爲大都督，據巴陵城拒之。景既遁，帝命僧辯率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出，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艘數百，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尙據盆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加僧辯侍中、尙書令、征東大將軍[17]。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既尅，定京都。帝即位，以僧辯爲司徒，加鎭衛將軍，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尙書令並如故。

後梁蔡大寶，自宣帝爲岳陽郡王，以大寶爲諮議參軍。梁元帝與湘東王譽結隙，大寶使江陵，還白帝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援臺城。"帝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18]。俄選吏部尙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帝於江陵稱帝，以大寶爲侍中、尙書令。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帝之章表、書記、敎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帝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諸葛焉。

後魏長孫嵩，代人，年四十[19]，代父仁爲南部大人，後歸于道武。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明元即位，與奚斤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20]。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累遷太尉。

奚斤，道武皇始初，從征中原，爲征東長史，遷晋兵將軍。明元即位，以斤爲鄭兵將軍。累遷左丞相，與司徒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

丘堆，爲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

賀拔允，爲侍中。值孝文帝將出山東，允素知帝非常人，早自結託，以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

北齊杜弼，爲中書令。弼志在毗贊，知無不爲。文宣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

後周于謹，初仕魏爲大司寇。太祖時爲丞相，既薨，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21]，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扶救，投袂荷戈，遂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降禍，奄棄庶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自是衆議始定。孝閔踐祚，進爵燕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

宇文護，字薩寶，太祖兄顥之少子。太祖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後，太祖至平涼，以軍出鎮江東。與于謹征江陵，爲前鋒。拔城鎮，擒候騎，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22]，圍而尅之。時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詔護。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謂曰："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23]。行至雲陽，而太祖厭世。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既葬太祖，護以天命有歸，遣公卿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閔帝踐祚，拜大司馬，遷大冢宰。

李弼，字景加，遼東襄平人。後魏末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又從平弘農，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以功拜特進。又從東討洛陽，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東至穀城，弼斬之，虜其衆。累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太祖西討，留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閔帝踐祚，除太師，封趙國公，邑萬戶。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時臨夏州，貴議迎太祖。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既平，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又從戰河橋，援王壁，戰邙山。累遷侍中、開府、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傅、大冢宰、封楚公，邑萬戶。

獨孤信，雲中人。魏末爲荆州刺史、防城縣都督。賀拔勝出鎮荆州，表信爲武衛。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

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後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率衆入洛陽。穎預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款附。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流民願附者數萬家。累遷大司馬、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保、大宗伯、封衛國公，邑萬戶。

隋高熲，初仕後周，爲開府。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時爲丞相，素知熲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隸。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又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熲遂請行，因平尉迥，進位柱國，遷相府司馬，寄任益隆。及高祖受禪[24]，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

唐裴寂，字玄眞。隋末爲晉陽宮副監，遇高祖留守太原，深自結納。高祖與之有舊，特加親禮。每留連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遣隋宮人私侍高祖。于時太宗將舉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欲因寂開說。其路無由，太宗出私錢數百貫[25]，陰結龍山令高斌廉[26]，使與寂博戲，經數日，漸以輸之。得錢既多，乃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懽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他日，高祖又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云[27]：昨日方便已啓大人道：今天下大亂，城門外即是賊。若守節，旦夕死亡；若起義兵，必得天下。衆情以叶，公意何如？"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事已定矣，祗得從之。"即召太宗謂寂曰："我兒子中唯得此力，今起大計復由此兒，若得事成，即皇太子也。"寂對曰："然。"是後始預計。義兵起，寂上宮女百人，米九百萬斛，雜綵九萬段，甲三十萬領，以供軍用。因拜爲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從破宋老生，授光祿大夫。下臨汾，封聞喜縣公，邑千戶。義兵至河東，隋將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爭來款附。高祖將先定京師，恐通爲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關，不先平者，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28]，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遂命太宗入關，以寂爲江東安撫大使。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布帛四萬段，進爵魏國公，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亡，亦各有子，殊未聞湯武臣而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計。

劉文靜，隋末爲晉陽令。時裴寂爲晉陽宮監，數與之遊。時天下已亂，文靜與寂同宿，見城上烽火，寂仰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

“數運若此,時事可知,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陰有異志,以文靜可與語,遂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眞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 乘虚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29],欲因關説,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爲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説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 其裨將敗衄[30],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宫監之中,府庫盈積,以玆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31]?”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受制於人乎? 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 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爲宫監,而以宫人侍客[32],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子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爲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宫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33],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佯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34],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可汗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35],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

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悦，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勁兵來擊[36]，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潜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尙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已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

杜如晦，字克明，御史大夫淹之兄子。初仕隋滏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鄉里。及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長史。時府中多英俊，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參軍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達識，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因奏爲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剖斷如流，爲談者所服。以功累加上柱國，封建平縣男，邑三百户。以本官補文學館學士，畫像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37]，身立名揚。"其見欽重如此。時隱太子與元吉謀危太宗，乃深忌之，相與謀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38]，惟杜如晦、房玄齡耳。"因誣以罪，譖之於高祖。由是逐之，並令還宅。及隱太子將爲變，太宗密知之，遣長孫無忌召如晦等着道士之服，潜來入府，共爲籌略，社稷以寧，擢爲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尙書。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户，別食益州千三百户。太宗即位，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尙書，仍督兵衛皇太子。尋爲左僕射，仍掌選事。

房玄齡，字喬年[39]，清河人。隋末爲隰城縣尉，漢王諒爲逆，從坐除名。會義旗入關，太宗以燉煌公狥渭北，玄齡因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爲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異，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潜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武德末，隱太子猜間，太宗謂玄齡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計將安出？"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40]。"因與僚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以前後軍功累加上柱國，封臨淄縣侯，補行臺屯田郎中，尋轉考功，又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以玄齡既被太宗親禮，爲之謀事，甚怨之。乃譖之於高祖，由是與杜如晦並被驅斥。息隱海陵將有變也，前一日，長孫無忌以敎旨令玄齡衣道士服潜引入閤，與之計事。及事平，太宗入春宫，以玄齡爲右庶子。既踐祚，除中書令，封邢國公。貞觀三年，爲尙書左僕射，累改封魏國房國公[41]，拜司空、太傅。

梁敬翔，好讀兵書，善禮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舉進士未第，遇黄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始鎭汴，有觀察支使王發負才術，獨當委用。發與翔鄉里親也，相遇甚喜，乃協力佐太祖。商榷利病，頗稱太祖意，由是自進士奏爲光祿寺主薄，署館驛巡官，居中以司記奏之職[42]。太祖連破巢、蔡，實預勳府，尋奏授太子中允，賜朱紱。討曹濮，

伐兗、鄆,凡用師未嘗不密侍左右。太祖之攻蔡也,有弩矢犯左腋,血染中單,自翔外,軍中無知者,其待遇如此。及太祖受唐禪,改樞密院爲崇政院,遂用翔知院事,實掌大政。(翔初歸太祖,見語及時務,遂異禮焉。因委奏記,巨細預之,凡發一言,創一事,常與太祖意同。由是三十年翼戴,四方之人,尠有識面者,昏旦不離於左右。恪勤公直,以裨大事。四征百戰[43],舉動必隨。時或軍書蘩委,翔則據鞍,旗麾之下,運毫灑落,有如風雨。知文者雖阮瑀、陳琳不能過也[44]。至於滅巢破蔡,收兗、鄆、徐、宿,北至河朔[45],南服嶺嶠,訓強兵數十萬,勤王奉上,安黎庶,廣賦稅,納賢儁,自微至著,内外機宜,逮于化家爲國,皆翔之籌略也。其於險阻艱難,櫛風沐雨,未嘗頃刻不與上同。自受唐禪讓,改爲梁,翔總領機務。締構開創之業,冠於本朝。)

後唐郭崇韜[46],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弘政。太祖杖鉞雁門也,崇韜爲李克修之綱紀,從定京師,平巢賊。克修卒昭義,崇韜累典軍中物務,頗稱廉幹。克修卒,歸隸太原,以爲典謁。常奉使鳳翔稱旨,遷左教練西宫使。帝平定魏博[47],召充副中門使,與孟知祥俱參機要。崇韜懷抱豁如,果于臨事,承授決斷,略無疑滯[48],以此恩顧日隆。先是,吳珙、張虔厚相繼爲中門使,功多赤族,故知祥堅請外任,瓊花長公主泣請知祥於皇太后[49],帝重違之。以知祥爲河東軍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要密,軍籌計畫,多所參决,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後從帝親征王德明於鎮州。時德明誘契丹之衆,至新樂,虜騎已渡沙河,我軍大恐,或有斂輜車而去者。李存渥斬之不能止,諸將咸云:"賊城兵數不少,今濟之以鮮卑,王師不敵,如被中外夾攻[50],吾族盡矣。不如退師還鄴,候其罷退[51],再議起居。"帝猶豫未能決。崇韜曰:"臣聞阿保機爲王郁所誘,僶俛而來,本利貨財,非敦鄰好,一逢挫敗,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藩,乘此驅攘,無往不捷。况事之濟否,亦有天命。戎狄雖衆,其如我何?"帝然其策,因喻諸將,破賊於新城,阿保機遁走。

安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晉天福二年六月,宰臣李崧讓樞密使。崧始自范延光領常山爲管記,及明宗長興末,爲六軍副使。以皇子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出外。會北虜屢寇雲中,議選良帥以鎮北門。帝問,延光、趙延壽等不敢遽對,奏云:"候臣至本院商量。"欲定襄州連帥康義誠。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累白上,欲令出鎮,嘗謂僕曰:'兄有得氣力者,欲不遣在左右,是何意也?'由是不敢復奏。"時帝又遣中使促之,乃定。帝領太原,明日,帝又使心腹導意,至崧云:"累浮圖,須與合卻尖表[52],感之深也。"乃義旗入洛,崧爲僞主端明殿學士,出逃郊外。俄召居舊秩,無幾命爲相,兼樞密使,蓋由此階緣故也。崧時以宰相趙瑩使虜將還,朝廷之元臣也,故有表讓其機務,以

固帝心。皆小數也。

桑維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爲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慮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蝮虵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民請構藩軍者多矣，然關防重叠，去者多獲。朝廷又以虜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單詞容易應副。高祖使有達虜廷者，報曰："仲秋，吾傾寨奉援，且牢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乞食，慮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藩首。時八月末也，藩首曰："比俟漸涼[53]，別無顧慮。爾名曰福，戰捷之由。"數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

趙瑩，華陰人。後唐莊宗時爲陝州從事。明宗即位，以高祖爲陝府長史，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受契丹册，既即位，授瑩翰林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漢蘇逢吉，自高祖鎮太原，爲判官。天福十二年，秦州節度使叛入蜀，高祖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使藩侯一至於此，吾處方召之任，得無愧於心乎？"逢吉等曰："大王出鎮邊裔，兵權久不在己，外不能撫四夷，內不能安牧伯，朝廷致敗，乃自失之。夫不有廢也，於何以興？皆天運使然，非大王之過。大王富有全晉之地，帶甲十萬，一呼一吸，海內孰不響應？足以雪家國之恥，足以圖帝王之業。幸不以小善小節爲拘累耳。"帝曰："諸公何略之甚。吾以少主陷虜，心焉如灼，謀之與力，已不迨於重耳。皇緒若在，將欲保寶融事業足矣，安有他望耶？"高祖引咎養正，率皆如此。（高祖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有司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色悅，則諮之[54]，多見其可。高祖建號於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揚邠，魏州冠氏人。高祖爲鄴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及高祖鎮太原，方開霸府，以羅英乂，邠遂棄職，挈族歸之。帝察其誠，賞其來，喜而納焉，置之近列。俄置牙門都校，軍國庶務，靡不委之。邠性亮直廉約，涖事平允，帝甚寵之。及虜陷汴水，晉少帝北徙，郡議推迫帝建尊號，帝固拒之。邠與周高祖繼入，請曰："戎人亂華，勢不能久。今天下無主，是曆數歸大王也。且億兆之口，不謀同辭。若巨山已斷，無能抑也，乘龍在天，不可下也。"由是帝心遂定。至帝建義，南向巡幸晉、絳，撫寧陝、虢，內定歸略，皆訪於邠。邠每有密啓，帝皆可之。因謂曰："始見公，心爲治粟都尉之才也[55]；今見公方略，眞撥亂經始之良臣也。"帝既自洛入汴，河朔漸寧，賞邠之功，故有是命。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

蘇禹珪，自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廉判。開運末，戎虜盜國，高祖即位於晉陽，爲中書

侍郎平章事。

王章,自高祖典侍衛親軍,召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晏駕,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周鄭仁誨,晉陽人。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常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祚,旌佐命功,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檢點恩州團練使[56]。尋爲樞密副使,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檢校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校勘記

[1]八百,原無,據宋本補。

[2]欲,宋本作"方";於,原作"與",據宋本改。

[3]命,原作"帝",據宋本改。

[4]洛,原作"楔",據宋本改。

[5]杖,原作"仗",據宋本及《晉書·王導傳》改。

[6]拔,宋本作"板"。

[7]謝混,原作"謝鯤",據宋本及《宋書·徐羡之傳》改。

[8]令,原無,據宋本補。

[9]又,原作"文",據宋本改。

[10]七尺,原作"七人",據宋本及《南史·王儉傳》改。

[11]故,原作"固",據宋本及《南史·王曇首傳》所附《王儉傳》改。

[12]遺,原作"遺",據宋本改。

[13]即,原作"郡",據宋本改。

[14]進位,原作"位進",據宋本改。

[15]僧辯,原作"僧辨",據宋本改。下略。

[16]轉,原無,據宋本補。

[17]僧辯,二字原無,據《梁書·王僧辯傳》補。軍,字原無,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補。

[18]大,原作"文",據宋本改。

[19]四十,宋本作"十四"。

[20]人,字原無,據宋本補。

[21]若,原無,據宋本補。

[22]以,字原無,據宋本補。

[23]奉命,原本作"從命",據宋本及《周書·晉蕩公護傳》改。

[24]受,原作"爲",據宋本改。

[25]太宗,原作"太祖",據宋本改。

[26]廉,原作"兼",據宋本及《舊唐書·裴寂傳》改。

[27]二,原作"三",據宋本改。

[28]不然,原無,據宋本補。

[29]文靜,原作"文靖",宋本同,據上下文改。

[30]裨將,原作"俾將",據宋本改。

[31]單,原作"襌",據宋本改。

[32]侍,原作"待",據宋本改。

[33]至,原作"中",據宋本改。

[34]連,原作"通",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文靜傳》改。

[35]軍,原作"兵",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文靜傳》改。

[36]勁,原作"勒",據宋本改。

[37]懷忠,原作"懷中",據宋本改。

[38]可,字原無,據宋本補。

[39]年,宋本無。

[40]匪,原作"非",據宋本及《舊唐書·房玄齡傳》改。

[41]封,原作"爲",據宋本及《舊唐書·房玄齡傳》改。

[42]記奏,宋本作"奏記"。

[43]百,原無,據宋本補。

[44]過,宋本作"敵"。

[45]朔,原作"翔",據宋本改。

[46]唐,原作"梁",據宋本改。

[47]博,原作"傅",據宋本改。

[48]疑,宋本作"凝"。

[49]公,原作"華",據宋本改。

[50]攻,原作"功",據宋本改。

[51]候,宋本作"侯"。

[52]尖,原作"夫",據宋本改。

[53]侯,原作"候",據宋本改。

[54]諸,原作"詔",據宋本改。

[55]都尉,原作"郡尉",據宋本改。

[56]檢點,宋本作"點檢"。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

宰輔部(三)

德行　問望　清儉　威重

德　行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是知天工其代,人望攸屬,君之卿佐,咸由德舉。若乃令範昭著,篤行純淑,中和之道,彰乎所履,敦懿之性,發乎自然,居上而匪驕,秉彝而有度,故能輔相光化,鎮靖雅俗,萬邦爲憲,百官承式,望實著於當世,功名垂於永久,斯賢者之盛躅也。是故《書》有攸好之稱,《傳》述務滋之美,太上之所貴,孔門之稱首者,何莫由斯者矣。

唐堯時,舜舉十六相,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擣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虞舜時,皋陶爲士師,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爲。降,下。歸,懷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令於民,民歸服之,天下大治。)

周仲山甫,爲宣王卿士。《詩》美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顔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言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大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曰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漢蕭何,爲丞相。何始微時,與曹參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曹參,爲丞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張歐,武帝時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

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退令更平幡);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面謂背之也,言不忍視之)。其愛人如此。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光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徵,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因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國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矣,吉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故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者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遭遇,謂升大位),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尙書事。是時,掖庭宫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民夫上書自陳,嘗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趙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

翟方進,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後漢宋弘,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袁安,爲司徒,嚴重有威。任隗爲司空,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隗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書連上,輒寢。憲日益横,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隗義行内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

尹勤,爲司空。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

魏華歆,爲司徒。時公卿並賜沒人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王朗,爲司徒。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蜀許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1]。

晉王祥,爲太保。既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舊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劉寔,懷帝時爲太尉。有清德,當時雖禮教陵遲,而寔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介意。

魏舒,爲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有威重德望,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陸玩,爲司空。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廞其德宇。

後魏穆觀,明元時綰中書門下。太武之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北齊段韶,爲冢宰,歷太宰、左丞相。雅性溫愼,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

斛律光,爲宰輔。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不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後周王盟,初仕魏爲太傅。姿度弘雅,仁而汎愛,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王裒,在梁爲城安郡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裒爲左僕射。裒既世會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虚,不以位地矜

物，時論稱之。

隋牛弘，爲右光祿大夫。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恡不及，惟弘一人而已。及卒，縉紳之士莫不傷痛，賦詩追悼者數十人。

唐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虔恭夙夜，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片言可錄，不隔卑賤。

李靖，爲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蕭瑀，爲中書令。孜孜自勉，申其公正，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誹紛紜，終不自理。

楊師道，參預朝政。太宗數問以朝臣才行，師多所推進，縱有違忤己者，亦終不毀之。

岑文本，爲尙書令。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生平故人，雖貧賤必與之抗禮。事母至孝，撫弟侄甚篤，又口嘗不及家事。或勸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布衣耳，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今無汗馬之勞，致位中書令，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多更言產業乎？"

劉仁軌，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仁軌能飮酒斗餘不亂，不自矜貴，每遇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婁師德，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常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容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陸象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蕭至忠等伏誅，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多。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衆，然口未嘗言，人無知者。

杜黃裳，爲相。始以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所悅。及被譴，黃裳卒保全之，其死也，請歸其喪。

盧邁，爲平章事，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迢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吊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

鄭餘慶，爲相。讜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砥名礪竹，不失儒者之道。

趙退翁，爲相。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貴讒譖，及他過犯，及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縣令盧雲，皆爲裴延齡所構陷，將加斥黜，退翁深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

賈耽，爲司空，知政事。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簡身勵行以律人。

韋貫之，自布衣爲相，居室無改易。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僞詞以悅人。身沒之後，家無羨財。

李夷簡,自布衣訖將相,以直道著聞,襟懷洞然,不屑細故。薦居亞相台輔,皆以風望被選,未嘗以辭氣苟悅於人。

梁張文蔚,爲宰輔。居家孝且弟,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2]。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人以爲難。

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貞寄黃金一鎰於其室家,幷屬亂離,女貞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3],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敎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蒭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田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鎭俗爲己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伐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爲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與。

蘇禹珪,初仕漢爲宰輔。純厚長者,遭遇漢祖,與蘇逢吉同登相位。漢末,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

問　望

蓋後王之不能獨治,故建之宰弼,承以師長,上以輔相天地,下以親附百姓,秉國之成,在帝之右。非夫忠肅顯允,謨明亮采,懋德以興化,秉哲而宣美,亦何以副斯民之爾瞻哉!元愷而下,宗工間出。或以純誠篤固,經邦而厚俗;或以茂功駿發,致治而垂裕。或雅望塞於輿誦,或寵遇冠之羣后。由是天下之人,挹其高風,詠其嘉德,播之於雅什,載之於史牘,騰之爲茂實,流之爲美談,而無窮焉。以至直諒之士推宗,頑獷之類信服,薦紳仰其風采,萬乘形於嘆息,自非王佐之英器,生民之間傑,亦烏能致是哉!

帝堯時,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事具宰輔德行門。)

殷伊尹相湯,號曰"阿衡"(《商頌》云:"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周召康公奭,爲太保,當文王、武王受命,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

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爲卿士。尹吉甫作《崧高》美宣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漢曹參，爲相國。清凈，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天下俱稱其美矣。

郭丹，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伏湛，爲司徒。時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

後漢龐參，爲太尉，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愿涉其流，惟恐不及。

魏鍾繇，爲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

蜀諸葛亮，爲丞相。蜀人以亮、蔣琬、費禕、董允爲四相，號"四英"。

吴諸葛恪，輔幼主孫休，爲太傅。罷視聽，息較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晉衛瓘，爲司空。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

王導，爲太保。蘇峻難作，導入宫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

宋王弘，爲太保。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後魏長孫嵩，爲司徒。與山陰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車門外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

和其奴，獻文帝時爲司空、侍中。皇興三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北齊趙彦深，爲司徒。孝昭既執政權，群臣密多勸進，彦深獨不敢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以告彦深，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

隋楊雄，爲司空。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高熲，爲左僕射兼納言。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引進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

唐房玄齡，貞觀初與杜如晦爲左右僕射，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遷吏部尚書。君集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

高士廉,爲侍中,性明辨,進止可觀。凡有獻納,縉紳之士莫不屬目。

郝處俊,高宗儀鳳四年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帝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裨益,得大臣之體。

李懷遠,則天中宗時歷秋官尚書、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趙郡公兩朝宰相,年高行直,名重當時。

陸象先,睿宗初爲中書侍郎。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曰:"象先人望宜在樞近,若不登用,則湜亦請辭。"公主遽言於睿宗,遂命象先同平章事。

韓休,開元二十四年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相,甚允當時之望。

韋見素,爲左相。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至馬嵬,從駕諸軍既殺楊國忠,時見素爲亂兵所傷。衆傳聲曰:"勿傷韋相。"識者遽救之,獲免。

張鎬,博州人。天寶末自褐衣爲左拾遺,肅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鎬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有舊德。

李揆,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甚得稱辯,肅宗常歎之,嘗謂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絶"。

楊綰,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綰素以德行著稱,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寧之弟,家富於財,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毁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減撤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人,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楊炎,德宗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有風儀,善談論,又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請出内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兩税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鄭珣瑜,順宗初爲吏部尚書平章事,與諸相方會食,王叔文至,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與語。同食諸相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等,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平章事魏國公賈耽以病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李吉甫,憲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

十五餘年，備言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叙進群材，甚有美稱。

裴垍，元和中同平章事。議者謂垍作相，材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幸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甚惜之。

權德輿，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德輿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醖藉風流，爲時稱嚮。

李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藩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淸規，亦其流也。

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4]，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坐貶郴州司馬。憲宗即位之月，以尚書左丞平章事，尋罷相，爲太子賓客。餘慶再爲宰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淸儉爲時所稱。垍中外踐更[5]，藹爲耆德，朝廷得失，言無低徊。

崔群，元和中爲平章事，有冲識精裁，爲時賢相。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討淮蔡，又密計平李師道，成憲皇中興之基。當時有奉使絶域，夷狄之君咸問度之年齡，詢度之儀質，其威名遠著，擬於汾陽。後爲東都留守，時有使臣自幽鎮來者，奏軍中言度在相位，兩河諸侯忠者懷德，強者畏威；度今在東，人皆失望。穆宗乃急召赴闕，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俛，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居相位，孜孜正道，時論稱之。及罷相，後累有端揆喉舌之拜，悉讓而退就散秩，以孝養爲樂。高名懿行，天下推仰。

曹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後唐趙光逢，兩登廊廟，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

周馮道，自後唐至是，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己任。（事具宰輔德行門。）

鄭仁誨，爲樞密使。爲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於禮。在帝左右，廝諧將順，甚得大臣之體。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

清　儉

《書》稱："克儉傳美能貧。"先儒有云："以約失之者鮮矣。"其有位居宰弼，總司邦正，祿廩豐腆，賜予優渥，而能屏奢泰之志，絶宴安之念，居處僻陋，服御純素，嗇於奉己，厚於待士，施周於親黨，淸遺於子孫，辭賂而畏知，薄葬以全節，斯皆守正秉彝，經德蹈道，躬大雅之明哲，得天命之中庸。故能居簡以爲常，克終而有裕，偃息巖廟，輔相天地，形四方之風，爲萬邦之憲者也。

漢蕭何,爲相國。置田宅必居窮辟處(辟,隱也),爲家不治垣屋(垣,牆也),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自食一肉,脱粟飯(脱粟而已,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朱博,爲大司空。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後漢張奮,爲司空。在位清白,無它異績。

蔡茂,爲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郭丹,爲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明帝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政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

劉寵,爲太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司,家不藏賄,無重寶器,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嘗下道脱驂,過從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

虞延,爲司徒,坐楚王英事,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

周章,爲司空。密謀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食而出,并日而食。

鄧彪,爲太尉。在位清白,爲百僚式。

李咸,爲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脱粟飯醬菜而已。以老乞骸骨,許之。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陋,庇廕草廬。

橋玄,爲太尉,以久病策罷。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

魏華歆,爲司徒。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蜀諸葛亮,爲丞相。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吳呂岱,爲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晉張華,爲司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

王導，爲司徒。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成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

宋袁粲，爲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粲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初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同輔幼主。淵同心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武帝時，歷司空、錄尚書。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

王儉，爲侍中、尚書令。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年三十八薨，家無遺財。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時爲司空、侍中，性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唐溫彦博，太宗時爲尚書左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之堂焉。

魏徵，貞觀中累居相位。及病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財爲徵營構，五日而成。又遣中使賫布被素褥而賜之，遂其所尚也。

李義琰，高宗時同中書門下三品。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之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

李懷遠，中宗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園宅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李元紘，同平章事，封清水男。元紘性清儉，稍抑奔競之路。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

杜暹，同平章事。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內出絹二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拒而不受。

蘇瓌，中宗、睿宗朝歷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盧懷慎，開元初爲黄門監。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6]，所得祿奉皆隨時分散。及卒，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黄門監宋璟、紫微令蘇頲等奏曰："太學助教張知謙與臣等言，論故黄門監盧懷慎清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遺嗣貧窶，衣食不給。伏以懷慎歷官中外數十餘年，晚在黄門，足爲貴秩，清約守道，朝廷共推。親弟懷莊雖居朝列，然其簡身素謹，亦有兄風。妻子居貧，無可以給。聖朝褒賢勸善，激濁揚清，貪婪者靡不棄捐，介潔者宜應念錄。况富本榮業，所貴能散，天地至仁，所貴能養，行賞必於合義，賜與難以妄加。知懷慎者，既曾任宰臣，特承皇眷，施舍可愛，沮勸斯

在。臣等暗職,不早陳聞,知謙上言,理足甄用。望出制論懷愼平生苦,更賜其家物一百段,粟二百石,以示不遺。"從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居身清廉,不營資產。

楊綰,大曆中平章事。儉薄自守,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事。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

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爲,家人資產,未常介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弊帷。

李勉,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

趙退翁,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性清儉,雖爲宰相,宅宇居止之處類貧士大夫也。所得祿俸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宅產業。

柳渾,性節儉,不理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居。

李吉甫,爲相,雖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

程異,爲宰相。性廉約,身沒官第,家無羨財。

鄭餘慶,四朝居相將之位,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多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求,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戒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宋申錫,爲相,爲中尉王守澄所構,再貶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納,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勤潔,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鄭覃,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焉。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二月,愚病,明宗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嘻!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尺,錢百千,幃帳什物一十三事。

周馮道,爲太師、中書令,顯德元年薨。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性廉儉,不爲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風。

威　重

《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况夫應槐鼎之象,處巖廟

之尊，萬民具瞻，四國爲憲，固宜資性端重，容貌祗肅，履有常度，居無惰容，憚服遠夷，得眞相之體；表率群后，有大臣之風。所以享高明之寵，總裁成之業，致遠任重，而克濟焉。

漢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識，記也。）其資姓端正如此。

車千秋，爲丞相，謹厚有重德。

魏相，爲丞相，爲人嚴毅。

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位至丞相。

韋賢，爲丞相，守正持重。

王商，爲丞相，成帝甚重任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多質，言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王嘉，爲丞相，剛直嚴毅，有威重，哀帝甚敬之。

後漢趙熹，爲衛尉，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牟融，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晉魏舒，以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司徒，有頃即眞。舒有威重德望。

後魏于洛拔，文成時爲侍中、尙書令，在朝祗肅，百寮憚之。

北齊斛律金，爲左丞相。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唐李靖，爲尙書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造之者，淸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

裴垍，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年少驟居相位，而性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宿輩造請，不敢干以私。

韋處厚，爲相。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待公吏，徑確嶷然，不可迫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寮請事，畏懼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

梁張文蔚，爲相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

校勘記

[1]亮，原本脱此字，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補。

[2]尊，原作"不"，據《舊五代史・唐書・張全義傳》改。

[3]官,《舊五代史·唐書·趙光逢傳》作“宮”。

[4]六,原作“十”,據四庫全書本卷三三四及《舊唐書·鄭餘慶傳》改。

[5]踐,原作“薦”,據《舊唐書·鄭餘慶傳》改。

[6]玉,原本作“王”,據《舊唐書·盧懷慎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一

宰輔部（四）

謀　猷

《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是知調陰陽，撫夷夏，貞百度，叙群倫，其注意也深，其責言也重。苟非內秉德義，發爲訓誥，始終彌綸，獻可替否，以熙帝載，凝庶績，代天治物，俾民具瞻者哉。肇自禹爲帝臣，首叙六府；皋陶稽古，備陳九德。以義制事，動罔不吉。乃至啓沃交修，存乎《説命》；寅亮弼治，紀乎《周官》。興邦之言，藹然垂裕。漢魏而下，世有賢佐，或造膝以論機事，或奏牘以振群綱，周旋慎重，式昭永圖，布在方冊，焕然可見矣。

虞舜在位，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則敬承堯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1]。）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2]，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3]，運謂所及者遠[4]，聖無所不通[5]，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安禍亂[6]。）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也[7]。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虚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8]，謂無形[9]，戒于無形，備慎深[10]，秉法循度以有常[11]），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游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墮荒廢，則四夷歸往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伯益爲虞,時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12],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13],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14]。(慝,惡。載,事也。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15],敬以事。見于父母[16],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17]。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諴感神,矧兹有苗。"(諴,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18]:"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也)。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三千五百里[19]。)

臯陶,爲士師,爲帝舜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道[20]。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21],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順修其身,思爲常久之道也。)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言慎修其身,厚次序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俞。"(以臯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22],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安人[23]。惠,愛也,愛則民歸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24]。)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問九德品例)?"臯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願而恭(慤願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

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25]),強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26]。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27],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矣。)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致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28]。)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29]。(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機,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叙[30],使合于五厚,厚天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五罪[31],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32],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33]。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于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34]: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以贊上古行事而言之[35]。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

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36]。)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臯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37],皆因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38],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39],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40],以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41](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

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樹木徙川澤[42],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臯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愼在位,當安好惡所止,慮念幾微,以保其安[43],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44],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以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虫(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虫,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虫于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45]。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46],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47]。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48]。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愚頑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常行射侯之禮[49],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50]。)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51]。)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52],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是用臣不是[53],遠近同而進于無功[54],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群也。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55]。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絶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即往治水[56],不以私

害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57]),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别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商仲虺,爲湯左相。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58]。)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59],法正萬邦,維禹之功,統其故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60],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托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以明其衆,言爲主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也。)肇我邦于有夏[61],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又若秕在粟,恐彼鋤治簸颺。)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62]。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高簡[63],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有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該矣[64]。)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始[65])。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德

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66],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67],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定命之道。)

伊尹,相太甲,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終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祗敬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君,言能以德禳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68]。(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69],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愼始[70]。)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嗚呼!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居上克明(言理恕),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71],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艱[72]。)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哲[73],使師輔于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常于游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游行畋獵[74],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此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規正,臣不正君,服墨刑[75],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以爭友僕隸自規正。)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常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

下賁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76]),《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于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尙監兹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此祖配天之德而法之[77]。)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無用下近爲始[78],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于始慮終,于終思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79],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大甲),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則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80],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81])。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始終不衰殺,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82],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83],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毁,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84]。言先盡其心,然後方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傅說,既相高宗,高宗命說總百官(在冢宰之位),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85],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而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也),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行居皆如所言[86],則王之政事純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祖之祀,特豐[87],數近廟,故說因是以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88],則信合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王又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89]。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90],遯居田野。河,洲也[91]。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92],故使居民間。)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欲令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也。)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于我而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93],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也[94]);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酸[95],羹須鹹酸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人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96],非説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斅,敎也,敎然後知所困[97],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説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王曰:"嗚呼!説[98],四海之内,惟仰朕德,時乃風。(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敎[99]。)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一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耻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100]。)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人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説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周召公,爲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及。)西旅厎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無不賓服[101]),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102],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虚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悦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爲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常早起夜寐,常

勤于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况其凡人,可以無戒乎?其不免于過,則亦宜矣。)

召公既相洛宅,作《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協和,乃可一一),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103]。)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104],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105],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106]。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厥,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107],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108],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常,雖説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惟果敢絶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109],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言法政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長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受安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110],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111],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相成王，既成洛邑，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于周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典禮，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序[112]，弗其絶。（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燃焰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長道及輔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常有歎譽之辭于後世。）公曰："汝惟冲子惟終（口呼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其終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113]，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爲不可長哉，欲其勉爲可長。）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114]。）汝往欽哉，兹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常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115]，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116]，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冲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寢，慎其于祭而已，無所能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輔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公。)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117]。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無去[118],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119]。)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成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殷獻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120]。)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121],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122],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也。)考朕昭子刑[123],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過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常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成王既即政,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124]。")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者)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

言[125]，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事怨言天者[126]。）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戢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説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127]；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128]。）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129]，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不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130]："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訓告，相安順，相教訓以義方[131]），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132]，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皆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133]，增修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之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當和悦。）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視亂罰之禍以爲戒。)又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134])。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135],故以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迪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爲官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作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爲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136],命王以天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德業。言遠近化。)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惟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與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皇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王[137],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之心,故然見三友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禮天,建諸侯),立政,任人、準夫[138]、牧[139],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140],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臧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愼擇其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義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長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毁譽庶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愼之事，惟愼擇有司，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方[141]，逸于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142]，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父之基業，傳之子孫也。)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143]，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臣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也[144]。)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于我衆獄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説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145]，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146]。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147]，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王獄當求蘇公之比。)兹

式有慎,以列中用罰。(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知也。)

校勘記

[1]寧,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2]所,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3]所覆者大,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4]運謂,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5]所,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6]安,《尚書·大禹謨》孔傳作"定"。

[7]視,原作"親",據《尚書·大禹謨》孔傳改。

[8]億,原作"虞",據《尚書·大禹謨》孔傳改。

[9]無形,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10]備慎深,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11]循,《尚書·大禹謨》孔傳作"守"。以有常,《尚書·大禹謨》孔傳作"言有恒"。

[12]屆,《尚書·大禹謨》孔傳作"居"。

[13]見,原無,據《尚書·大禹謨》補。叟,《尚書·大禹謨》作"瞍"。

[14]叟,《尚書·大禹謨》無此字。

[15]惡,原作"慝",據《尚書·大禹謨》孔傳改。

[16]毋,《尚書·大禹謨》孔傳無此字。

[17]信,原無,據《尚書·大禹謨》孔傳補。

[18]禹,原作"舜",據本書卷一二一、一七〇及《尚書·大禹謨》改。

[19]三,《尚書·大禹謨》孔傳作"二"。

[20]道,《尚書·皋陶謨》孔傳作"蹈"。

[21]行,原無,據《尚書·皋陶謨》孔傳補。

[22]信,原作"言",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23]安,《尚書·皋陶謨》孔傳作"官"。

[24]放,原無,據《尚書·皋陶謨》孔傳補。

[25]實塞,原作"塞實",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26]早,原作"夜",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27]日日布行,原作"布日行",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28]俊,原作"浚",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29]機,《尚書·皋陶謨》作"幾"。下略。

[30]叙,原作"教",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31]五,原作"有",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32]罪,《尚書・皋陶謨》孔傳作"罰"。

[33]亦,原作"爾",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34]從,原無,據《尚書・皋陶謨》孔傳改。

[35]徒,原無,據《尚書・皋陶謨》孔傳補。以,《尚書・皋陶謨》孔傳作"亦"。

[36]亦 ,原作"以",據《尚書・益稽》孔傳改。常言,《尚書・益稷》孔傳作"當言"。

[37]溺,原作"弱",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38]川,原作"州",據《尚書・益稽》改。

[39]曰畎,原無,據《尚書・益稽》孔傳及上下文義補。

[40]澮畎,原作"澮畝",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41]奏,原作"種",據《尚書・益稽》改。

[42]樹木,《尚書・益稽》孔傳無"樹"字,則以上句"林"字屬下讀。

[43]安 ,原作"止",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44]止,原作"必",,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45]冰,原作"水",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46]至,原無,據《尚書・益稽》孔傳補。

[47]加,原無,,據《尚書・益稽》孔傳補。

[48]及,原作"反",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49]常行,《尚書・益稷》孔傳作"當行"。

[50]識,原作"職",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51]是,原作"時",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52]爲,原作"惟",據《尚書・益稽》孔傳改。

[53]用臣不,原無;是,原作"明",據《尚書・益稽》孔傳補改。

[54]遠近,《尚書・益稽》孔傳"遠"上有"則"字。

[55]言,原無,據《尚書・益稽》孔傳補。

[56]即,《尚書・益稽》孔傳作"復"。

[57]"九州"上原有"九州功"三字,據《尚書・益稽》孔傳删。

[58]民,原作"不",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59]儀,原作"義",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60]但,原作"俱";其,原無,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補改。

[61]于,《尚書・仲虺之誥》作"予"。

[62]滅,原作"威",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63]高,《尚書・仲虺之誥》孔傳作"清"。

[64]該,《尚書・仲虺之誥》作"著"。

[65]舊,原作"久",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66]欲王,原作"敬主",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67]足,原作"是",據《尚書・仲虺之誥》孔傳改。

[68]兆,原無,據《尚書·伊訓》補。

[69]代,原作"伐",據《尚書·伊訓》孔傳改。

[70]其,原無,據《尚書·伊訓》孔傳補。

[71]動,原無,據《尚書·伊訓》補。

[72]艱,《尚書·伊訓》孔傳作"難"。

[73]哲,《尚書·伊訓》孔傳作"智"。

[74]行,《尚書·伊訓》孔傳作"戲"。

[75]服墨刑,原無,據《尚書·伊訓》孔傳補。

[76]亡,原作"云",據《尚書·伊訓》改。

[77]祖,原無,據《尚書·太甲下》孔傳補。

[78]用,原無,據《尚書·太甲下》孔傳補。

[79]告,原作"各",據《尚書·咸有一德》改。

[80]王,原作"主",據《尚書·咸有一德》孔傳改。

[81]一,原無,據《尚書·咸有一德》孔傳補。

[82]奉,原作"順",據《尚書·咸有一德》孔傳改。

[83]如,原作"安",據《尚書·咸有一德》孔傳改。

[84]下,原作"天",據《尚書·咸有一德》孔傳改。

[85]五,原作"三",據《尚書·説命中》孔傳改。

[86]所言,原作"是所",據《尚書·説命中》孔傳改。

[87]特,原作"時",據《尚書·説命中》孔傳改。

[88]心,原作"之",據《尚書·説命中》孔傳改。

[89]學,原作"舉",據《尚書·説命下》改。

[90]中,原作"終",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91]洲,原作"沈",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92]民之,原無,據《尚書·説命下》孔傳補。

[93]酒醴,原作"醴酒",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94]須,原作"言",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95]酸,《尚書·説命下》作"醋"。下略。

[96]世,原作"閏",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97]所,原無,據《尚書·説命下》孔傳補。

[98]説,原無,據《尚書·説命下》補。

[99]汝教,原作"教汝",據《尚書·説命下》孔傳改。

[100]其,原無,據《尚書·説命下》孔傳補。

[101]無不,《尚書·旅獒》孔傳作"皆"。

[102]供,原作"貢",據《尚書·旅獒》孔傳改。

[103]下,原無,據《尚書·召誥》孔傳補。

[104]法,原作"去",據《尚書·召誥》孔傳改。

[105]多,原無,據《尚書·召誥》孔傳補。

[106]互,原作"云",據《尚書·召誥》孔傳改。

[107]爲,原作"于",據《尚書·召誥》孔傳改。

[108]天,原作"王",據《尚書·召誥》改。

[109]有,原作"用",據《尚書·召誥》改。

[110]帛,原作"常",據《尚書·召誥》孔傳改。

[111]求,原作"永",據《尚書·召誥》孔傳改。

[112]序,《尚書·洛誥》孔傳作"叙"。

[113]爲,原作"惟",據《尚書·洛誥》孔傳改。下略。

[114]敢,原作"赦",據《尚書·洛誥》孔傳改。

[115]迓,原作"迁",據《尚書·洛誥》改。

[116]來,原作"求",據《尚書·洛誥》孔傳改。

[117]無,原作"先",據《尚書·洛誥》孔傳改。

[118]公,原作"功",據《尚書·洛誥》孔傳改。

[119]之民,原無,據《尚書·洛誥》孔傳補。

[120]推,原作"惟",據《尚書·洛誥》孔傳改。

[121]子,原作"事",據《尚書·洛誥》改。

[122]衆,原無,據《尚書·洛誥》孔傳補。

[123]子,原作"予",據《尚書·洛誥》改。

[124]人,原無,據《尚書·無逸》孔傳改。

[125]畢,原作"必",據《尚書·無逸》孔傳改。

[126]此句《尚書·無逸》孔傳作"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127]懷,原作"和",據《尚書·無逸》孔傳改。

[128]乏,原作"于",據《尚書·無逸》孔傳改。

[129]中,原作"終",據《尚書·無逸》改。

[130]敢,原作"故",據《尚書·無逸》孔傳改。

[131]訓,《尚書·無逸》孔傳作"誨"。

[132]"其心違怨"四字原無,據《尚書·無逸》孔傳補。

[133]德,原無,據《尚書·無逸》孔傳補。

[134]故,原作"政",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35]共,原作"其",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36]光,原作"先",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37]武王,原無,據《尚書·立政》補。

[138]夫,原作"人",據《尚書·立政》改。

[139]牧,原作"牧夫",據《尚書·立政》删。

[140]湯,原作“物”,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41]求方,《尚書·立政》孔傳作“求才”。

[142]文王,“文”字原脱,據《尚書·立政》孔傳補。

[143]繼,原作“惟”,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44]其,原作“心”,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45]已,原作“以”,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46]方四方,原作“四方四”,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147]法,原作“汝”,據《尚書·立政》孔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二

宰輔部（五）

謀猷第二

漢衛綰，爲丞相。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舩有筭，可罷。

魏相，爲丞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趍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遣諫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1]（秣馬，以粟米飯馬也。貯積，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方郡溥被災害[2]（溥與並同），民餓死于道路[3]。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4]，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宣帝施行其策。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表，謂標名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5]，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爲信，信者誠，誠

者直,故爲繩)。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兑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静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艸,古草字。蕃,多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悦,上下亡怨,政教不違[6],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7],于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宫,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新從軍而休罷者也。)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數陳便宜,帝納用焉。

貢禹[8],爲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又上言諸離宫及長樂宫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宫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税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給其食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盗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9],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

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言高祖取天下之難），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讇，古諂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10]（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後漢耿國，爲大司馬，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卒後，明帝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

第五倫，爲司空。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令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鮑昱，爲司徒。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章帝詔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修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臣欽若等曰：謂楚王英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

虧。宜一切還諸從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張奮,爲司空。値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桓焉,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尙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帝從之。

李固,爲太尉。質帝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少,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楊賜,爲司徒。靈帝初,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魏王朗[11],文帝時爲司空。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12]。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又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13],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騂駷駙馬六萬餘匹,外收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14],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軍狠,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藕粟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賀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時之明,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愼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大牢之祀,群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坪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

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有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山川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亡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校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民之時，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除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賈詡，爲太尉。文帝謂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岨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陳群，爲司空。太和中，中軍大將軍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15]，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並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眞，眞據之遂行[16]。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爲宜詔還，帝從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趍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己,委之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千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 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吳顧雍,爲丞相。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晉王渾,爲司空。武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及蒭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命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意盡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

裴秀,爲司空。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奏而薨。

桓溫[17],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18],假黄鉞。溫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奬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

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輔政。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謝玄已破苻堅,安奏宜乘釁分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

南齊褚淵,高帝時爲司徒。後魏來侵,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

後魏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上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之久,州鎮兵人,或有

雄勇不閑武藝，令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矟[19]，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敎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卒聞敎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

崔浩，爲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作蕃以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皇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太武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太武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常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交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梁，成滅之國。"帝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絕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左僕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多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漑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至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斥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漑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愛人金錢，欲爲之辭，謂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斥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及帝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相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太武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

尉眷，爲侍中、太尉，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動大衆，以滅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兵人勞苦，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帝從之，遂渡漠而還。

北海王詳，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詳與人坐，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罔之誅；道幾深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爲治之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錄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淹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縻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黄龔變風，不由削祿，張道稱美，豈憚貶退？綏導之禮，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郡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爲考第。"宣武從之。

高陽王雍，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婢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任城王澄，爲司空。孝明初，靈太后臨朝，澄表上皇詔宗制幷訓誥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云公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曰宜興學較，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不一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20]，戶不滿者，隨近幷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21]，南中帶魯陽郡[22]，西中帶常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備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之。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敎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食祿，於此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惡亦深，軍郡相依，則表里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鎭，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幷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

唐魏徵，爲秘書監，參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23]，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

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終無所及。"帝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又帝從容謂近臣曰："朕披覽史籍，見前王之善事，皆力行而不逮，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而已。此於文景之世，而不逮之遠也。"徵進曰："今者四夷賓伏，天下無事，曠古所未有，何文景之足論。然自古帝王，誰不欲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莫能終其善；人臣誰不欲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莫能竭其心。若使君臣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矣。"帝甚嘉其言。

狄仁傑，則天聖曆元年爲納言，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是時河朔間爲突厥所遭脅者，賊平後，多懼逃散。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討，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即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器，一顧之勢，至死不迴。近籙軍機，調發傷重，家戶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欺，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不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當州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棒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借以唐朝爲喻，殷監不遙，河北河南，時（有恭）陵之役，主司逼迫，切不準程，一瓦石亂投，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書之至，愚皆如此類。幸蒙唐朝見捨，今爲大周淳人。向無矜恕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前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爲憂，中夏不安，以北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以無擾。"從之。

校勘記

［1］酷，原作"酷"，據《漢書·魏相傳》改。

［2］被，原無，據《漢書·魏相傳》補。

［3］死，原無，據《漢書·魏相傳》補。

［4］恐，原作"怨"，據《漢書·魏相傳》改。

［5］陰陽，原無，據《漢書·魏相傳》補。

讀書與人

[6]教，原作“養”，據《漢書・魏相傳》改。

[7]也，原作“世”，據據《漢書・魏相傳》如淳注改。

[8]貢禹，原作“禹貢”，據《漢書・貢禹傳》乙。

[9]郡國，原作“群國”，據《漢書・貢禹傳》改。

[10]不解，原作“不懈”，據注及《漢書・貢禹傳》改。

[11]王朗，原作“王郎”，據《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改。下同。

[12]不，原作“下”，據《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改。

[13]犧，原作“義”，據《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裴注改。

[14]幸車，原作“赤軍”，據《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裴注改。

[15]陽平，原作“平陽”，據《三國志・魏書・陳群傳》乙。

[16]行，原無《三國志・魏書・陳群傳》改。

[17]桓溫，原作“溫桓”，據《晉書・桓溫傳》乙。

[18]事，原作“使”，據《晉書・桓溫傳》改。

[19]干矟，原作“干稍”，據《魏書・咸陽王傳》改。

[20]相領，原作“縣領”，據《魏書・任城王傳》及《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下》改。

[21]中，字原無，據《魏書・任城王傳》及《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下》補。

[22]南中帶魯陽郡，本句原無，據《魏書・任城王傳》及《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下》改。

[23]諸國，原作“請國”，據《舊唐書・魏徵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三

宰輔部（六）

謀猷第三

唐姚崇，先天中爲紫微令。先是，中宗時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在心。圖澄實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笮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帝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僞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宋璟，爲相。開元五年，黃門監蘇頲爲紫微侍郎，同在相位，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諸寺觀多動音聲，今傳有仗內音聲，擬相誇鬭，官人百姓，或有縛綳此事，儻行異常，喧雜四齊。雖許作樂，三載，猶在遏音。伏惟孝理，深在典故。臣等既聞此事，不敢不陳。"即日勑所在停之。十一月庚戌，璟與紫微侍郎蘇頲奏曰："悲田養病，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且國家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至於按此各有司存。今遂聚無名之人，著收利之使，實恐逋逃爲藪，隱沒成姦。昔仲由仕衛，出私財爲粥，以飼貧者，孔丘非之，乃覆其饋。人臣私惠，猶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不許。又奏朝集使每至春末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七年二月己巳，上封者以興慶池是符命之所，里之上字符於聖名，池水之源生於朱邸，請刻石紀頌，頒示天下。璟又奏曰："徵祥所寶，在於聖德，興慶休應，宇內咸知，頒告刻石，恐塵大體，望宜付國史。"從之。五月，又奏曰："陛下屢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蒼生繫賴，明主用心。但河北不登，或須給貸，貴在用遍，省於差科，共遵程式。又考使去日，恩勑再三，若有饑弊，隨使賑廩，山東蒸黎，德施溥洽。又頃者緣農桑在候，恐囚繫尙多，徒已下刑，並責保放。唯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古人愼赦，義在存法。恐今有言事者未能細知，直以月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因而多言，冀惑上聽。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謂修德也。囹圄不擾，甲兵不興，理官在平，不以深苛爲獄；軍將愼舉，不以輕進邀功，此所謂修刑也。向時所陳，皆朝廷常已留念，縱日月愼盈滿，將因此而致福，必指期而有應。且君子耻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望以至誠動神，不要制

書頻降。其京城諸司及府縣繫囚仰重臣等,即準勑與所由參詳處分。"帝報曰:"在於朕躬,庶事戒愼,天下或恐不稱所望。卿爲朕耳目焉,上天降省,良有以也。深輔朕之不逮。"

郭子儀,爲中書令。代宗大曆十年二月,奏曰:"臣伏以魏博、相衛、河陽三城,陜州等軍吏不寧,須速安撫。"言甚切至,帝甚然之。

楊炎,爲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盈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帝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取,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宫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虚,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宫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在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咸稱之。

柳渾,爲相。貞元三年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入馬,以討土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毁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加責罰,亦可懲勸。"從之。

陸贄,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1],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德宗俄又宣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即已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十數,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媿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以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典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

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趍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忞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事，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爲諳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徇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知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爲愈，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愼擇寮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郎、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官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於往時，蓋由寶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愼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吏，必愈於末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以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虛實，不析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帝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

趙退翁，爲相，深於理道，常議以爲政之本，選賢才，敦節儉，薄賦斂，寬刑罰。每對敭之際，必再三奏之。貞元八年，表上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兹，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于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功，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孤負聖朝，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憊，兼慮闕違。頃奉表章，備陳肝膽。陛下以臣性拙近眞，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會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申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

宸嚴,謇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黷頗甚,言略則利害未分,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在外中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思慮之內,臣但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憂沉痼,是以懇懇勤勤,切於愚誠也。臣聞開元、貞觀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間宴,賜其省覽。"其大指議宰臣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才不可得也。"議進用廢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效,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之彌切,慮之彌難。屬者臣因論求才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伍,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閑官十無一二,文官武官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才行,閑官多因恩澤,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要官則人少闕多,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夫大廈永固,是梁棟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宜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嘗遷徙,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行,遲速之有常。如績在中等,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潦滯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詢於衆人。衆聲囂然,守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毁之可疑。殆至于今,玆弊未改。其所舉所毁,亦盡愛憎也。若不於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謗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聽時論所舉,多者先用,必非文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群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任,凡才能之王,名位未達,多在方鎭,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廷,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俾久滯。"帝答曰:"朕端拱虛懷,精求至理,弼違獻可,允屬台臣。卿道著直方,識通今古,思振淹滯,以叙彝倫,罄竭謀猷,裁成議列,志在裨贊,實沃予衷,克彰奉職之誠,深得大臣之體。再三省閲,良多嘉重焉。"

賈耽,爲相。貞元十六年九月,義成軍節度盧群卒。甲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爲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營田使。耽奏曰:"自今以後,諸道節度缺,但自朝廷除者,冀無他慮。若於軍中擢用,必有向背喜懼者,人心固不安。"帝以爲然。及蔡州吳少誠拒命,以鹽夏節度使韓全義討之,兵敗。耽奏曰:"全義五慺退軍,賊不敢追趕者,應望國

家恩貸，伏恐須開其生路。"帝是之，詔雪少誠。

杜黄裳，元和初爲相，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黄裳言："德宗朝，每方鎮死，多先命中使探其軍情，至則納其副倅及大將厚賂，歸稱其美，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帝然其言。由是用兵誅夏屬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黄裳啓其衷也。又帝謂宰臣曰："朕嘗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親於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霸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爲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省尚書疑事，陳矯稱其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食，太宗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爲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成功，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舜之德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常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體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於理？"帝深然其言。

武元衡，元和爲相。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錡稱疾請醫理，俟歲一入朝。帝以問宰相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大寶[2]，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李吉甫，爲相。憲宗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爲急？"吉甫對曰："爲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致理。然國以人爲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爲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爲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在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慎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爲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苟且之心。"帝深然之。時京城諸僧有以請莊磑免税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容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氓，必不可許。"帝不止。

李藩，爲相。元和四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必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心，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府帑充羨，稼穡繼登。若或人君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

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難,保之爲急務,宫室輿馬,衣服器玩,必須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説。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倘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權德輿,爲相。元和五年,憲宗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飲食,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宫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言。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曰:'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於是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實天下幸甚。"

李絳,爲相。元和七年,憲宗謂宰臣曰:"人之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改復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古之聖人皆所不免。故天子置輔弼之任,有諍臣七人,皆選正直端莊之臣,以備其選。規主以道德,勉主以公正,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止之[3]。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惜失[4],常情所弊,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耳。陛下以上聖生知,研慮幾道,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伏聞聖語,益慙愚瞽,然無代無賢,在用之與否耳。昔燕昭王築臺以待賢士,郭隗首進,請自隗始,則四方之賢聞風而至。臣等雖以至愚下弼明聖,苟不拒愚言,同於詢蒭蕘,常如今日,則眞賢將至,直諫競啓矣[5]。"帝曰:"朕之不明,固昧於理,然擢用卿等,唯冀直諫,必當盡心無隱,數進苦口之言,社稷是賴,非余敢私也。"絳等蹈舞拜謝而出。憲宗又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叡,通於天下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亂之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昇,於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爲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責,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四方爲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也。"帝深然之。

韋貫之,爲相。元和中以淮西之役鎮州,盜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守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憲宗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眞、馬燧急擊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營,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耶。"帝深然之。

崔群,爲相。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憲宗顧謂群曰:"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之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

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凶，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庭，並釋，放其婢奴，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其年帝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者必合悉心，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編錄古今疑謗類，昨以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爲鑒戒。”群等奏曰：“情無曲直，辨之至易，稍涉欺詐，審之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誠以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鞫獄，皆聽三訊，慮其冤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何由致蔽僞也。陛下覽今古惑聽之說，以廣聰明，鑒往知來，實天下幸甚。”時欲收復河湟，國用不足，郡府長吏由是希旨，往往捃拾自爲進貢。會處州刺史苗稷直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請下令卻賜本州，代貧逃戶稅錢，遏兹時弊。物論歸之。

裴度，爲相。元和四年，憲宗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度對：“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但君子爲徒，則是同德；小人爲徒，則是朋黨。此是外甚相似，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度等退相賀曰：“聖上今日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爲難辨則易矣，以爲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爲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别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爲臣事君之道，帝必往復詰問，既盡理之後，則曰：“凡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爲朕言，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相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難。’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臣等敢不勗厲，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帝大悅。十二年，以楊元卿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勑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慮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寶曆二年四月乙丑，送幽州春衣中使內養楊文瑞流崖陵，李孝溫元陵。艱難已來，朝廷春衣常命中人賜方鎮及將士時服。今春衣所賜幽州時服，朱克融嫌疏弱，執中使以聞。帝特優容，别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楊文瑞等[6]。先是，克融留春衣使，又奏云：“伏聞陛下欲幸東都，今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赴東都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奏：“三軍今季無春衣，擬於朝廷請一年春衣，約三十萬端疋，方可足用，不然，三軍不安。”帝覽表，召宰臣等問：“如何處分爲宜？我欲遣一重臣宣慰，兼便索春衣使，得無？”度對曰：“克融本凶族，無故又敢悖慢，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有一豺虎，於山

林間自吼自擲,但不采顧,自然無事。此賊只敢於巢穴內無禮,動必不得。今亦不要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制造不謹,我甚要知,已令科處。'所請兵馬及丁匠五千人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憧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理,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事。比來朝廷或有賜予,皆緣徵發,須至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疋物,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只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帝從之,遂進詔草。及詔到後,皆如度所料。

校勘記

[1]貞元,原作"正元",據《舊唐書・陸贄傳》改。

[2]臨大寶,三字原無,據《舊唐書・武元衡傳》補。

[3]止,《舊唐書・李絳傳》作"正"。

[4]惜,《舊唐書・李絳傳》作"護"。

[5]競,原作"兢",據《四庫全書》本改。

[6]楊文瑞,原作"楊文端",據《四庫全書》本改。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四

宰輔部(七)

謀猷第四

唐李石,爲相。太和末,文帝御紫宸殿,石奏曰:“請準今月三日詔,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石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蓋緣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即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此。”覃、石等對曰:“遏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入言,罪人須早令御史鞫問,如無過,即與洗雪,勿令虛受贓汙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爲輔弼,不立,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領?愼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前好人。”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營錢穀,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日以才堪即用,不必文辭。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況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有智慧者,即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令選授州縣官,即不減選。”帝曰:“今加至四十人,三年即選與州縣官,得資即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蓋以黎人因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又三志恤蒼生[1],恤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朝廷,事在節用,革去冗食。秖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隄防,姦吏貪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親見,且去簿書姦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則天下理。若網在綱,則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

時,睹今日之事,即往逹憤氣塡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抃。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傚,以爲時尙。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日漸減少,若吏令戚屬絶其侈立,不慮下不從敎。"帝曰:"且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斬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誡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到誡勑,但要以自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暖子,其上飾以金烏,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著,一領與楊貴妃著。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爲吏部尙書,性本淸儉,時人尙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爲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候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倣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役,已是當時末事,豈爲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餘請停罷,迴充館立,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資器用,並請勒度支送官馬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自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令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自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開成初,帝御紫宸殿,石與鄭覃等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度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曰:"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徵西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蓄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假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爲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任卻動用。"覃曰:"務農乃厚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禁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須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由復初?"石曰:"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

益?"帝曰:"阮籍居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事,相尚爲顔黄。"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三王之鞭策。乘馬不執鞭策,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石曰:"陛下撫念萬方,形於憂歎,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奏請進羨餘見錢二萬貫、雜物八萬貫,覃以爲不可受,恐朝廷生好貨之風,有土者率相效尙,則侵削之患多矣。不如還之,使代貧下征徭。帝深嘉之。二年,前秘書監吳士矩以任江西日,加給將士糧料,貶蔡州别駕。己丑,帝御紫宸,謂宰臣曰:"吳士矩初至洪州,在庫錢二十萬貫。今交割,所奏止有九萬貫,不可不就洪州推按。"石曰:"士矩擅有添給,誠合推窮,以其關涉衆多,恐懷連累之懼。臣所以請先事貶官。今口語不息,事須更盡理按問,軍人情狀難保,須爲之防。故前推董昌齡追至梧州,後處置蕭洪亦追離本道。"帝然之,因許就東臺推鞫。帝又問王晏平冒沒官馬百疋及器甲事。覃、石言:"方鎭因緣寵任,侮易朝章,若法在必行,亦宜革之有漸。"

楊嗣復,爲相。開成中,文宗問宰臣曰:"人言讖辭,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爲後代笑。班叔皮書著《王命論》,以止庸妄姦亂者之心。"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事。"帝然之。帝又謂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造佛爲功德,此豈謂功德邪?"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帝又謂宰臣曰:"少有如今日四方無事時。"珏曰:"譬如人四體平和,常將息,如恃之自忽,即病立至。亦由朝廷常於無事時,尤須思政求理,即必無患。"嗣復曰:"苞桑之戒,誠不可忘。所謂亂者有其理,亡者有其存。"帝曰:"朕在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開元。"嗣復曰:"自古帝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即好,陛下今日不在更思開疆拓土,勿以爲不足,然亦不可便謂不足更慮,須益兢戒。"帝曰:"嗣復所言,是定朕心。"帝又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朝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才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時姚勗初除省郎,左丞韋溫不放上,帝問宰相:"韋溫不許姚勗上,何如?"嗣復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姚勗亦不聞有缺落事行。自殿中授職監鐵,元崇之孫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即不爲清流,恐無人作官,有似衰晉之風。"嗣復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縻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别,但澄去滓弊者,菁萃自出。"帝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貞正之相也,卿其志之。"

李德裕,爲相。會昌五年六月,奏云:"臣等按《史記》,仲尼在位,聽獄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見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

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臣疑滯者,望各令本司,由尙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見意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已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前賢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即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從之。十一月,又奏云:"臣等聞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餒,存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敎,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尹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必恐貧病無告,大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于釋教,並望改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鎭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食。如州鎭有羨餘官錢糧,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能如此,方圓不在給田之限。"從之。十二月,又奏云:"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于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于理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四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事。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漢相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愼擇也。'《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國柄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明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妄有毁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又聞諸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有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韋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姦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臣等不勝感憤,望時賜省覽。"又奏:"伏見天寶已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故事皆同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御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軍期,決遣萬機,事在

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情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每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在奉行故事，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繫於典章及刑獄等，并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别聞奏。"從之。

鄭畋，僖宗朝爲相。乾符五年，黄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號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五月，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受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黄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之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已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帝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勑，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領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鄰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中書奏："諸道節度防禦刺史各著功名，並全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爲治之心，未展分憂之效。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虚，侯伯不可以久闕，蕃府虚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由此觀之，爲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治所。"從之。（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皆遣人權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聚斂，時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卻遲留。及王室危難，釁起鄴都，皆由此也。）

趙鳳，明宗天成三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車駕將幸大名，而六師家口纔自洛陽還於汴水，亟聞師動，初有難色。及至百官上表，聖慮未迴，頗有狂説。定州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鳳手疏於樞密使安重誨，直諭其事，重誨自驚，具白於帝。翌日，詔罷行期，内外謐然安帖。

王建立，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三年五月，以時所急務，陳六條以奏之。其一，以南北節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年終殿最。

其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督州縣,乞明以賞罰,委於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頻有替移,州縣以迎送爲勞,牧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倉場許每斗加納三合,爲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內班差使臣,請選其夙舊,或諳練事體者充,免取笑於四方,實有辱其君命。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乞罷宣補之命。奉勑:"皇王宣政,侯伯分憂,薄賦輕徭,方爲濟物,迎新送故,必恐擾人。徵賦以不虐黎庶爲先,御命以不辱朝廷爲貴。乃至藩方職列,無非戮力奉公,各有區分,不令踰越。朕自臨大寶,每尙淳風,動不疑人,靜惟恭己,中外無間,上下相勸。建立旣列台司,兼權邦計,所述否臧之事,皆窮利病之源,情切參裨,理當僉允。宜準往例,州縣官三十月爲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仍以到任日爲數。其節度使以山河是託,與牧宰有殊。繫自朕懷,難拘常限,若頻有除替,何暇葺綏,宜仍舊,餘依所奏。"

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七月,帝延宰臣於便殿,道曰:"數州霖雨,雖秋稼以傷,時物皆賤,邊鄙河水泛漲,契丹未可南顧。"閏八月,延宰臣於玄德殿,道又以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申於鑒誡。四年五月,帝問宰臣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皆惡之,蓋爲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相與言曰:堯年舜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自貞觀十年已後,魏徵等奏太宗曰:'願當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常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八月,帝御中興殿,道奏:"往年淄州四縣水損田,省司額定租稅,州使徵督甚急,以至戶口流散。今歲特宜優恤。"從之。戊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論時政何者爲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爲切。臣記近代詞人爲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九月戊寅,帝御中興殿,又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二,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恥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常保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長興三年三月,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澤,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四年二月,帝對宰臣於中興殿,道奏曰:"新授尙書令秦王昨向中書領事稟承睿訓,其德日新,每日朝謁,五皷待漏左掖門。夫親賢,國之基本。臣聞古人有善爲師傅教導太子者,太子食有邪蒿,師傅遽命去之,曰:'其名不正,不可以食太子。'蒿非邪也,但惡其名,況人事乎?臣思莊宗皇帝二十年血戰,定天下,而不修德政,三載覆亡。郭崇韜輔佐先朝,又不喜見創業勳舊。夫國以人爲本,今之親人者,節度刺史令錄而已,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愼選。《書》云:'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愼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已矣。"十

月，以上尊號，應在朝文武臣寮並宜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遷官者，不在此限。時上旨欲徧與百寮轉官，而道等以爲轉官須論資考，乃奏叙階勳而已。

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悦，但以自憂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曰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乂時陽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惸嫠，慎刑罰，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更請卻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儻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繫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名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於丕圖，憂勤於治道，有靦面目，待罪巖廊[2]，尚沐宸慈，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惟，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己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卜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祲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於虧盈，星緯不差於纏次，襲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伏計，宸衷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於邊陲，將帥未施於方略。臣等以爲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清何晚？臣略以前事明之，何者？即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劍初奮於彭城，五年方誅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仁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

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縶突厥於便橋,擒公祐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裔向風,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從踐祚,纔歷一期,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侔武王一舉蕩平,體句踐十年敎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卒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戍咸憚於機權,部校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爲虫沙,此則聖謀懸料於彀中,神策已包於術內,何假蒭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蠡妄測於滄溟,側管強窺於穹昊,不量事體,虛費芻言。故《論語》載仲尼治衛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艱,況在凡常,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略獲對敭,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群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天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鸇之效,庶書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略縱横,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即見議於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愜於聖懷。既顯奉德音,俾令奏對,合披愚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律吕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顧惟眇冲,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旰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於輔相之臣。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綸於贊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於閤門祇侯,具榜子奏聞,請面敷敭。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常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裨寡昧。"

張延朗[3]，爲相，兼判三司。清泰二年上表曰："臣濫承雨露，擢在均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壘貢情誠，乞寢眷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遏怔忪，重思事上之門，細料進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於初終，分義難防於毀譽。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固位而偷安富貴，則內欺心府，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爲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群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瑕受玷，縱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相庭。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幹務，職在捃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卒，又在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瀆皇風。况諸道所徵賦租，雖廣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置軍儲官俸，常急急於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於繼續。况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尙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繫日之區分轉大。切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於諸頭之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省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尙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在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試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莅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奏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於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俾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少答聖明。"帝優詔答之，召於便殿，謂之曰："爾所論奏，深中時病。朕於恩澤之中，不無假借，添置軍旅，比緣戎事。近細思之，於事無益，形之切言，深勑救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

晉和凝，爲中書郎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帝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度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勑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帝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勑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由凝之謀也。

校勘記

[1]又三，《四庫全書》本作"明主"，本書卷四六叙此事時作"鄭覃"。

[2]巖廊,原作"巖廓",據《四庫全書》本改。

[3]張延朗,原作"張延郎",據《舊五代史·張延朗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五

宰輔部(八)

公 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公忠之謂矣。蓋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無驕。彌綸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中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悃款之誠,雖至而易見。宣股肱之力,爲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爲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爲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地名,有王離宫焉)。三年,伊尹攝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宫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伊陟爲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伊陟贊言于巫咸(贊,告也。巫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三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璧以禮神,圭以爲贄),告於太王王季(告謂祝辭),史策祝(史爲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此獨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周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作咀),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丕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比聖王之意。)乃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子孫于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保命民,先王亦有依歸。(言不救則墜寶命,保救之則先王上有依歸矣。降,墜也。保,猶祐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命龜。大卜,知吉凶者也。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

以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待汝命,武王當瘉,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不許,不瘳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之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卜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籥藏,占兆書。管,籥)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兹道能念予一人(一人,天子也。兹,比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及得周公祈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一作簡,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伯、執事。(二公及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伯、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問審然否也。)史伯、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者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也。)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亦宜恭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拾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所失亡),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蒞祚(蒞,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君之事),周公相踐祚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周公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軀軀(軀軀,敬謹貌)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爲王卿士。時厲王出奔彘(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永安也),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爲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爲宰相,有隙。(參自以戰鬬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1],故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爲丞相。爲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爲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己出。(帝時八歲也,昭事一決于光。)天下想

聞其風采。其後蓋主、燕王、上官桀與子安謀殺光廢帝，光盡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內。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爲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對事，言："《春秋》譏世卿，宋惡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入禁門之中皆有名籍[2]，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3]（寖，漸也[4]。不制，不可制節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欲謝者皆不之也[5]。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後以特進爲太子師。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6]，擇日潔齋露蓍（露，筮《易》蓍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蓍，草名，筮者所用也），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爲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只人不可[7]）。帝重距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猗又猶依又耳）。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爲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幷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爲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爲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郃，安帝時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郃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爲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

劉矩，桓帝時爲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推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初即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欲別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司隸校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8]，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幷尸，魂靈汙染，日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嗤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9]，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帝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當常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

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爲不道[10]，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爲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

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黄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執事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炤，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分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及李傕、郭汜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鎖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傕乃收允，殺之，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趙溫，爲司徒。時李傕與郭汜不協，傕欲移獻帝。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均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移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故溫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爲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爲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

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 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11]。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脱,辱其鋒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説,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遣亮使吴,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是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里志》曰:"瀘淮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復興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忠益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亮出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

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喬，亮子也），令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異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顧雍，爲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愼，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權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爲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族[12]，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尙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13]。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已來，每廢黜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尙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手書事十餘，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氏，因求錄尙書事，後又求尙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

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14]?”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焉,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爲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説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大誅,渾乃率兵赴宫。

傅祗,懷帝時爲司徒、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是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15],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又自漢魏已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

陸曄,成帝時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吴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康術以苑城歸順,時兵推曄督宫城軍士。

何充,廢帝時爲侍中、錄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強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爲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爲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楊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

後魏長孫嵩，太帝末爲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膂之任，封平原王，爲司徒公。和平六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迴，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

後周竇熾，爲太傅。武帝於太德殿將謀代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睹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隋高熲，爲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

唐馬周，爲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溫彥博，太宗時爲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曰："英公勳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遂諫極言，忤旨，出爲潭州都督。

劉禕之，則天朝爲鳳閣鸞臺三品。禕之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曆初爲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

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爲然,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監,聖情發明,誅鋤凶豎,朝廷乂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下陽宮,中宗率百官就宮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彦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邪?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作此辭違,情發於中,非忍所得爲。昨從公誅凶逆者,是臣之常道,豈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16]。至睿宗朝,元之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廄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外兵,議以爲不便。元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

崔玄暐,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日。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

蕭至忠,中宗景龍中爲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納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拯救。至忠處其間,獨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蘇瓌,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神龍末,韋庶人秘不發中宗喪,召諸宰相。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納、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及瓌入禁中會議,初草遺制,遣韋庶人知政事,輔少主,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韋溫曰:"今既通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既稱遺制,安可輒改邪?"楚客及溫大忿,固執廼行。其月,相王即尊位,下制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翊贊無怠。頃者,仰惟先帝顧託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籓邸僚屬,念舊惟舊,無德不報。宜準令典司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劉幽求,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暐密奏東宮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

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剪。"玄宗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郎御史鄧先賓，太子大懼，遽列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間親，罪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絳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制以幽求爲左僕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遂與姚元之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絕其謀。玄宗懼，抗表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史。及玄宗即位，以璟爲侍中。開元四年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及知頓使王怡，將罪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蹔以窄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遽令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璟爲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之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别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

源乾曜，開元中爲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大祝潔爲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思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處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韋見素，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郡，見素與楊國忠脱身扈從。國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惱懼，迫乘輿出城，道路略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宮，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理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臣，誅之。見素爲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韋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即位，晉卿已年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册爲太保，罷知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爲相。薦延推舉，無復凝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今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帝亦以爲然。

齊映，貞元中爲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搖。及上將行幸陝，映曰："夷狄亂華，

臣之罪也。今人情惱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俯伏流涕,帝亦爲感慟。

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常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佗。"

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所舉,即無所避。

韋處厚,爲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既出,再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擢,用非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既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倚所賴。今即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諮訪移時,略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勳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稿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帝時爲戶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驟叨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

梁敬翔,爲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縗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皷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環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所宜詢於黧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嘗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指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即至,段

凝限水，欲請陛下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决。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晋主陷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廟。”翔返室歎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晋仇讎，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令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校勘記

[1]“參自以戰闘功多”等以下二句，原作“參自戰封賞每在河闘功多而後”，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曹參傳》改。

[2]籍，原作“之”，據《漢書・魏相傳》顔師古注改。

[3]寢，原作“宜”，據《漢書・魏相傳》改。

[4]寢，原作“宜”，據《漢書・魏相傳》顔師古注改。

[5]不之也，四庫全書本作“不之見”，《漢書・張安世傳》作“不通也”。

[6]上體，原作“常人”，據《漢書・張禹傳》改。

[7]只人，《漢書・孔光傳》作“相持”。

[8]立，原作“上”，據《後漢書・陳球傳》改。

[9]宜，原無，據《後漢書・陳球傳》補。

[10]后，《後漢書・陳球傳》作“氏”。

[11]四千，《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作“四十”。

[12]族，《晋書・張華傳》作“悴”。

[13]子，原作“力”，據《晋書・張華傳》改。

[14]作，《晋書・張華傳》作“害”。

[15]切，原作“功”，據《晋書・傅祗傳》改。

[16]亳州，原作“亳州”，據《舊唐書・中宗紀》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六

宰輔部(九)

正　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爲天子之宰,居釐假之任,庶民具瞻,群司承式,而能勵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法持正,事無過舉,靡徇人主之欲而求容悅,罔阿貴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介石之節,版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固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入奏事,燕謂宴時安閑之居也),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還謂卻退),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帝欣然笑,即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正寢西室皆曰廂,言之東以箱篋之形[1]),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微,無也。)

王陵,惠帝末爲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唼,小飲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陽遷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爲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

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敎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第，且也），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如其故也），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爲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及景武先帝不侯（南皮，竇彭祖大弟長君之子。景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言富貴當及己身也）。竇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其子彭祖顧得侯（顧，及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沮者，止讓之意也）。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功臣表》云："唯徐盧"），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舩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悦式。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侯。"

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爲前將軍，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爲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里，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于天子也）。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義（《禮》曰："刑二人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忤，獨相違逆也）。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于中書也），議久不定。

何武，成帝時爲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爲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

宏希指(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爲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下初即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2](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鄉讀作向)北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王爲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且深覽前世,以節賢寵。"于是帝浸不悅。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末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詞(假飾之詞,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其獄事),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宗伯,姓也)。天子以爲相等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日,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余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余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趙憙爲太尉,中元末,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

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爲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横,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般、高舟等,皆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户爲大都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害之。

任隗,爲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鄭弘,爲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幷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爲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3]。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誕咎,朝廷以此稱之。

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王龔,爲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黄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前掾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楊秉,爲太尉。桓帝南巡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

所部也)。又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4]。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奏:"參取受罪贓累億。佯柯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横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匈忿[5]。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按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殺[6],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掾屬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7],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内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内嘆息,朝野瞻望焉。

黄瓊,爲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徹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理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如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内不能正,乃稱疾不起。(五侯謂悺、徐璜等。)

李固,爲太尉。种暠,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

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御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翯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翯、承。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翯、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翯、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翯、承罪，免官而已。

陳蕃，以桓帝延熹八年爲太尉。九年，司隸校尉李膺遭黨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8]，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9]，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因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斷大計。于是蕃以朱㝢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瑀，由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

何進，爲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以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

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狹,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爲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祖居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諸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興平元年,復爲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卿[10],議欲攻傕。彪曰:"群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執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建安四年,復拜太常。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黃琬,爲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11],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己同,乃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托爲董公報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均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

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爲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毁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聖朝，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毁壞風俗，侵欲兹甚。切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毁訾爲罰戮，用名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僞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之道患不勤[12]，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13]，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爲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乏。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眞之不可以不祀。"帝不聽。（臣欽若等曰：曹眞，爽之父也。）

衛臻，爲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爲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爲虎賁中郎將。亮在漢中，請敏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如爲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后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闇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勵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爲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爲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改自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爲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既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宫，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瓘男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以爲宣若離昏，瓘必遜位。于是遂與黄門等毁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帝詔許。帝後知黄門虚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爲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邪王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欽若等曰：紹，明帝也)，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後魏古弼，太武時爲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欲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太武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曰："爲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太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脱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咨決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雍表曰："臣初人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14]，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傅[15]，宜保護聖躬，溫凊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飾自在[16]，限以內外，朝謁簡絶，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豫[17]，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顧朝

臣[18]。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治，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宫纂統，斯乃君父之常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意，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宫，臣下之常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亂[19]。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顔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摠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内外，廣于宫掖[20]，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一年[21]，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22]，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收，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顔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23]，伏聽司敗。"大帝感忠保護之勛[24]，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爲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黄門郎李憑相爲表里，憑兄叨對，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知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有爲鄙詐，于兹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無得不以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常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庫狄干，文宣天保中爲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衆，威望之重，爲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蘇威，爲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耶？"威曰："粗疏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校勘記

[1]此句有誤,《漢書·周昌傳》顔師古注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2]惟,原作"爲",據下文小注及《漢書·王嘉傳》改。

[3]護羌,原作"護差",據《後漢書·陳寵傳》改。

[4]暴,原無,據《後漢書·楊秉傳》補。

[5]匈,《後漢書·楊秉傳》作"凶"。

[6]殺,《後漢書·楊秉傳》無此字。

[7]詰,原作"詔",據《後漢書·楊秉傳》改。

[8]人,原作"天",據《後漢書·陳蕃傳》改。

[9]反,《後漢書·陳蕃傳》作"側"。

[10]卿,原作"鄉",據《後漢書·董卓傳》改。

[11]洛邑,原作"較邑",據《四庫全書》本及《後漢書·黄琬傳》改。

[12]患,《三國志·魏書·董昭傳》無此字。

[13]奴,原作"好",據《三國志·魏書·董昭傳》改。

[14]襟,《魏書·高陽王雍傳》作"矜"。

[15]居,《魏書·高陽王雍傳》作"尸"。

[16]飾,《魏書·高陽王雍傳》作"勤"。

[17]亦,原無,據《魏書·高陽王雍傳》補。

[18]此句《魏書·高陽王雍傳》作"勢傾朝野"。

[19]亂,《魏書·高陽王雍傳》無此字。

[20]此句《魏書·高陽王雍傳》作"横干宫掖"。

[21]一,《魏書·高陽王雍傳》作"七"。

[22]去,《魏書·高陽王雍傳》作"夭"。

[23]反,原作"及",據《四庫全書》本及《魏書·高陽王雍傳》改。

[24]大帝,《四庫全書》本及《魏書·高陽王傳》作"太后"。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七

宰輔部(十)

正直第二

唐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温彦博進曰:"伏願陛下爲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而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悦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常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己,心甚銜之。

郝處俊,爲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1]:'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内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2],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爲申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辭衰疾,惓望既衰,迴遑失據。"又云:"呂后見嗤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静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形百辟,况

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裨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爲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宫,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請初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由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

李昭德,爲内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余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己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太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爲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上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爲承嗣所譖,故及于禍。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聞此言,足以自誡,豈得將爲過也耶?

王及善,爲内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于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

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謗,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删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不狗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悦,易之、昌宗由是含怒。

姚元崇,爲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詣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崇不納。由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充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爲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

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己，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年歲，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宫室營構，必務其間，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

蘇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伍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重，常居止禁中。帝特敕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韋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爲獻。瓌深非其議，嘗于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頗以爲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罪正在臣，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兗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爲黄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黄門重按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物議，望准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頲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奏："看鷹人歙州别駕員外置同正員羅元讓看鷹勤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頲執奏曰："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内韝紲總捐，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絶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别緣課效，誠合遷除。"乃奏擬右驍衛翊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之改擬，深爲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爲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肅宗曰:"以公勳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荐己。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荐,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于峴,由是諲、揆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于人間聽案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往往枉被誣構。復有追呼[3],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勑,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勑,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由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爲飛龍馬家[4],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寅獻三司訊之[5],三司與鎣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虚覆之,若虚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虚,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虚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知。卿出去。"若虚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虚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何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鎣除名,長流潘州。峴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虚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謂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虚示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黄門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奏言:"宦官爲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悦。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於李希烈[6]。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皋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李楚琳。復使迴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皋名宦最卑,特進建忠義。請令韋皋代少游,

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奉便進,擬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勑旨,然未喻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寖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寖不悦,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月也。久之,以親累貶檢校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嫉,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末爲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引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姦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爲姦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疏。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爲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柳渾,貞元三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入覲,帝虚己待之。至于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7],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狷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爲相),爲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吏于省中至死,况省闥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末吏憸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臣死而後已,不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絶。"自是竟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爲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寵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賫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虚言,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朝夕。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顧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詰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

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第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撿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嘗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暴法以刻剝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簡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姦威既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斯有財,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此謂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群凶,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搉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及與衆賊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回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宮壼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之。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飆,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宫外廡之下，别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亦然乎？旋屬盗賊内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于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畜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内府，方爲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諸候之富也；藏于囷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内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狥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涣發大號，與人更修。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業，懲前事狥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寇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盗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愼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皋陶稷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于邦家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順默，浸以成風，奬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喧談論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内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扆，一紀于兹，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况從陛下歷播遷之豗甈，睹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熸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款，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鎛下慮患之計，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顧迴睿聽，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悦，待延齡益厚。

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黜禮部侍郎令狐峘爲衡州司馬。初，李泌爲相，以峘爲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長者，讓不與爭。泌

卒,參惡其爲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爲相。時李實以恩幸爲京兆尹,剝下以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爲:“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即當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即位,王叔文用事,韋執誼因之爲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度,元和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使楊朝汶人以賈人久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逮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度與崔群因對,又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憂山東;五坊使横暴,恐亂輦轂。”帝不悦。及對罷,帝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與鹽鐵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誚。度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有獨理。今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駑鈍,宿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慱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于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閲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割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勤誡,或爲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濟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遲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

以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見姦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鏄，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卻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鏄探知帝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階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階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爲己子，今囚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由是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喜逢迎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璀，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爲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攜。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鞫，今理當詰，遂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帝曰：“卿言是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速蠲其賦。

裴垍，爲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職。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詰之曰：“獨孤與李正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

退。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漫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鍔來朝,貴幸多舉鍔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蓋有大忠。大曆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爲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爲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汰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後渙贓污發,賜死。憲宗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爲長者。

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因對臣面論鎛姦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

韋貫之,元和中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父事,具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爲阻絕?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竟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播以交通邪幸,自西州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俛家代有忠節,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名國史。至俛之相,何止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彼當時,比有于前代名臣矣。)

韋處厚,文宗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和元年十月丙申,勑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銖宜赴任。銖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然送知印宰相,由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去之,必爲禍。"至是以事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銖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大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爲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內殿議政，楊嗣復曰："前嘉州刺史王正薈緣是李晟外孫，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曰："正薈之事，假使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謩，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惟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大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

韋昭度，昭宗朝爲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爲行瑜所憾，被誅，時人冤之。

孔緯，爲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粗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迴，多此類也。時楊復恭爲樞密使，尤恃權勢，緯爲南郊大禮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緯矯宣遽命焚去，睹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舉朝之後，朱全忠併作數鎭，兵刃強盛，乘朝庭多故，欲表請判鹽鐵事。詔下宰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邸吏曰："朱公若取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于言。

任圜，爲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外邊人聞朕歸京洛，去者如市，兼令差船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內無事。卻是官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半。"帝微有愧

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爲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爲給諫,王度儉巧瀆貨,邠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冀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己,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内制外則順,以外制内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校勘記

[1]聞,原作“間”,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郝處俊傳》改。

[2]譎,原作“謪”,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郝處俊傳》改。

[3]復,《舊唐書·李峴傳》作“須”。

[4]馬家,《舊唐書·李峴傳》作“使”。

[5]權寅獻,《舊唐書·李峴傳》作“權獻”。

[6]於,原作“與”,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蕭復傳》改。

[7]鉏,《舊唐書·柳渾傳》作“鋤”。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八

宰輔部(十一)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奬之命,舉褒賞之典,其于丞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平之治。策勳則先于將帥,著位則冠乎王公。至于爵品以顯之,輿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斯皆重鼎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爲臣之嘉遇也。

殷伊陟,太戊時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1],伊陟曰:"帝其脩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周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信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異畝禾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天子(收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爲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作《歸禾》。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爲太師,履赤舄,故《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行貌。)

漢蕭何,爲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帝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列侯受封已畢,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欲何第一,謁者鄭秋曰:"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令蕭何帶劍上殿,入朝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

陳平,呂后時爲左丞相,後爲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帝以平爲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周勃,呂后時爲太尉,與丞相陳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立文帝,以勃爲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

衛綰,爲丞相。景帝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上書乞骸骨,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知謂知道治也。)蓋君子善及後世,若兹行,常在朕躬(朕常思此不息于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獲禮也。")乃上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也)。今事少閒(閒,言有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張湯,爲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田千秋,爲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地節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塚上(典爲塚者),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以黃金爲縷,腰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下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便房,藏中便坐也,以柏木爲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題皆内向,故曰題湊。《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尺,内梓宮,次柩梗,棺惟黃腸題湊。又云,便房,小曲室也),樅木外藏椁十五具(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廚廄之屬也。從松乘相自),東園溫明(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並蓋之[2]。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按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轉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廄白鹿駟以倅。轀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抑翣,故遂爲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一摠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塚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大將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建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如蕭相國。"

張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

士。(輕車,古云戰車。《續漢書》云:"洞緇沫,不巾不蓋,蓄矛戟幢麾,班弩。"介士謂甲士也。蓄,燻也。班,皮筬盛弩也。)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塋,塚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匡衡,爲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食牛。衡起視事,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也。

翟方進,爲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3](柱,屋柱也。檻,軒前闌板也,皆以白采衣之)。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故事。(《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去問疾,從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吊,賜棺斂具、錢、葬地。葬,自公卿已下會葬焉"。)

何武,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戶。汜鄉在瑯琊不其(爲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瑯琊不其也)。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增邑千戶。

孔光,平帝時爲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并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黄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薨,王莽白太后,使節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而過乃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爲太師,薨,賜棺椁塚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伏湛,爲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戶。

蔡茂,建武二十年爲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年,薨于位。賜東園梓椁,賻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爲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葬。

馮勤,爲大司徒,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陵,還還,勤宴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葬”。)光武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賵贈有加。

鄧禹,爲大司徒。明帝即位,以屬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爲司徒,賜錢物什器帷帳。

趙熹,爲衛尉,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帝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

牟融,章帝即位,爲太尉,與趙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丁鴻,和帝時爲太尉。薨,賜贈有加常禮。

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衹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爲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張酺,爲司徒。薨,安帝縞素臨弔,賜冢塋,賵贈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爲太傅。靈帝即位,竇太后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楊賜,爲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子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

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薨,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

樂鄉侯印，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家一人爲郎中。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于省内，詔議郎蔡邕爲其頌。

魏華歆，爲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舊老，所與和陰陽，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

鍾繇，爲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尉。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太和四年薨，賜服臨弔。

曹眞，爲大將軍大司馬。朝洛陽，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趍。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洛陽，明帝自幸其第省疾。

曹爽，爲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趍，贊拜不名。

蜀諸葛亮，爲丞相。卒，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少。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吳顧雍，爲丞相。及卒，大帝素服臨弔。

晉王祥，爲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常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淸素，家無宅宇，其權居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疋。

裴秀，爲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石苞，爲大司馬。薨，武帝發哀于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與裴秀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

陳騫，爲大司馬。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馭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

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咨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病,聽乘輿上殿。及薨,加以衮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

賈充,爲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使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及薨,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緑授、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鑾輅,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4]。

荀顗,爲太尉。薨,武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既崇,訓傅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卒者已。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何曾,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疋、八尺牀帳、簟褥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王者,依次暗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李胤,爲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

石鑒,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爲常。

山濤,爲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

傅祗,懷帝時爲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舞蹈。

王導，明帝時爲司徒。王敦舉兵內向，帝伐敦，假導節、都尉諸軍，領楊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趍，贊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及薨，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三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虚，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擕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恭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皷，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踰玆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往贈，賜謚曰文獻，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喜玆榮寵。"

陸玩，爲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冢七千家。孝武帝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爲衛。

王彪之，爲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詔不許，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及卒，即以光祿爲贈。

桓溫，爲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大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

謝安輔政，領楊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後出鎮新城，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及薨，帝三日哭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封廬陵郡公。

宋徐羡之，爲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即位，以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楊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顧命。

傅亮，爲僕射，與徐羡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

王弘，永初中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羡之等謀廢立，召之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羡之等徵爲侍中，徙錄尚書，

加班劍四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住中書省下。弘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楊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尊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契,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酌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南齊王儉,爲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進號衛將軍。六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帝答曰:"王儉德誠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將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愼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峻膺常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寓淵默。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允釐袞職,弼兹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

褚淵,初爲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後改中書監,給鼓吹一部。後爲司徒、錄尚書事,增班劍爲二十人。五日一朝。淵疾,帝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尪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一百斤。"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愼終所以居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佐命元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始終,揔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之禮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

徐孝嗣,爲左僕射、散騎常侍。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以定策勳進爵爲公,贈封二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高祖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百斤，贈侍中、司徒。

王亮，爲中書監。卒，高祖詔贈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爲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淸愼，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爲侍中、尙書令。及帝即位，以功進授鎭軍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

陳徐度，爲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宣帝大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爲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道從。

穆觀，明元時統攝朝政。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引起金釪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盧魯元，爲太保、錄尙書事。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百萬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眞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宮西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比。

尉眷，文成時與太宰常英等評尙書事。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

劉尼，爲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末，遷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

苟頹[5]，孝文時爲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玆已後，可永受復除。"

尉元，爲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十七年八月，元薨，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業。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忘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勳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旣彰，遠邇流詠，陟玆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大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惻怛于懷，但戎事致集，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彩物二千疋、溫明秘器、朝服一具，並爲營造墳域，葬以殊禮。"

馮熙，爲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文爲熙舉哀於行在所。

陳建，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即位爲尙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

崔光,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閤。光年耄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祖喪建春門外,望輀哀感,儒者榮之。

校勘記

[1]亳,原作"毫",據《史記·殷本紀》改。

[2]大斂並蓋之,原作"天斂並蓋云",據《漢書·霍光傳》改。

[3]檻,原作"艦",據《漢書·翟方進傳》改。

[4]功,原作"公",據《晉書·賈充傳》改。

[5]荀顗,原作"荀顗",據《魏書·荀顗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九

宰輔部(十二)

褒寵第二

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勑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暎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彥深,爲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

後周李弼,爲太師、趙國公,薨于位。明帝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太祖廟庭。

晉公護,武帝時爲大冢宰,令五府總於天官。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品,齊位衆臣乎?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及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邊,至靈州還。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險夷,朝綱締構,事均休感,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于謹,爲太傅、大宗伯。天和二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麥共分,甚豐贍。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享於太祖廟。

竇熾,爲太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眞不負先帝矣。"帝大悦,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隋李穆,初仕後周,爲太保、左輔摠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

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參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

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如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大業中,爲納言。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踰其質;松表歲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温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召、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臺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莫與爲比。

楊素,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草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嘗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于素,帝喜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翦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險,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使之處,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宫,遠日云屆,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廟廊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歿清徽。春秋迭代,方隳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碑宰隧,以彰盛美。"

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熲父賓爲周大司馬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熲爲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於晉陽,又勸受禪。及高祖即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拜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

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寂先爲晉陽宫副監)而不名,其見親禮如此,當朝貴戚莫與之比。帝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鞫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皀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詣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聘其女爲趙王妃,賜宴於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帝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臺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千戶。遣尚書員外郎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

蕭瑀,武德初爲內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婿,與語呼之爲蕭郎。瑀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勑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行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賚公黄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也。"後拜特進,參預朝政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太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乃降宸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充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實惟茂典,高班縟禮,允屬名臣。故特進、宋國公瑀,稟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搢紳。登朝膺務,多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綍,讜言聞於帷扆。行歸恭儉,志存静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惟既往,震悼良深。宜錫寵章,式光幽穸。可贈司空、使持節、都督荆峽岳朗澧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官封如故。陪葬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贈絹布五百段,并賜東園秘器。"後改陪葬于昭陵。

封倫,爲右僕射。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即命上輦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司空。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體目群臣,各有其詞。體周曰:"材惟獻替,秀出珪璋,去山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金馬。因時耀彩,似菊露之結重巖;迴進騰芳,如蘭風之出幽逕。"又神筆賜飛白書:"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既趨務兩宫,庶政兼總,處事甄密,甚得當時之譽。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宫,爰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御膳供之。及輿疾還京,太宗躬爲調藥,遣使送。皇太子親臨問疾。及卒,爲之舉哀於宜秋門。贈中書令、幽州都督,陪葬昭陵,使鴻臚少卿監護喪事。

戴胄,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爲舉哀于朝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劉弘基監護喪事,詔虞世南爲之碑文,賜物千段,悼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後乃聘其女爲道王妃。

溫彦博,爲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立堂焉。

高士廉,初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貞觀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太傅。駕還,從至定州,遇疾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駕幸靈州,固請從行,遂輿疾而從。在塗中,使名醫上藥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云亡,齊后深股肱之慟;太眞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飾終,義存追遠,褒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猷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勳賢。職在銓衡,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揔百揆而騰芳。班職臺儀,具瞻允集,忠謀令範,遇物必彰。造膝危詞,類多弘益,瞻風力以齊軌,軼伊呂而長騖。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遇,多歷年所。方期翊兹景化,永贊隆平,曾不憖遺,忠良奄及。感惟永往,震動厥心,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表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皷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攝鴻臚卿護監。"臨當祖載,便屬寒食,勑遣尚官以食四轝致祭。仍降宸筆爲文,寘於靈座,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波順乎風勢,早啓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間,想游魂其如近。今既丹旐戒路,歸骨窮泉,望隔丘野之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笳於晨路,引嘶驂於夜臺,嗟爾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娱,豈謂樂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期,昔臨膳以增歡,今撫杯而益慟。故遺陳兹饗禮,以寄曩懷,魂如有靈,歆我哀饌。"及柩出横橋,太宗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喪而慟。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左足,太宗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太宗憫然傷之,於是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

杜如晦,爲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問,知其不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終,太宗廢朝三日,爲之舉哀,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手勑著作郎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勳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之制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空。明年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貞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駕幸玉華宮,玄齡時疾盛發,詔令卧揔留臺。至夏漸篤,追

赴宫所，乘幨轝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勑專遣名醫攻療，尚食每日供御膳。稍益，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爲改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與之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輟膳流哀，悲深棟幹；徹懸興感，悼切股肱。是知縟禮飾終，道先彝冊，贈章追遠，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國公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著艱難，推轂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揆，亟積暄寒，九功由其日用，百辟於焉仰止。若乃恭儉周慎之心，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映終古。方申倚寄，永贊隆平，曾不憖遺，摧梁奄及，永惟良輔，是用震慟于厥心。宜加寵靈，式旌泉路。可贈太尉、使持節、都督并箕嵐勝四州諸軍事、守并州刺史，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工部尚書閻立德攝鴻臚卿監護。"

魏徵[1]，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山爲墳，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制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病疾，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受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及靖妻亡，有詔，墳塋制度依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十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急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絹千疋。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逝，名都爲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李靖，蘭畹騰芳，釣川揚佐，氣凌關外，志溢戎場。興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咸偃；披勳王府，閩禹與渾塞同揮。澄妖氛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楫遐宣，臺儀近曜。官稱載靜，休有餘芳，蘊兹高志，歸乎樂善。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爲朋。逝川東馳，高奉西靡，眷言永往，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荀公，有追贈之文；郊平既歿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備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宗即位，重贈太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并配享太宗廟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

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太尉。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幸無忌第，

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岑文本,爲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皷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爲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蓨縣公。永徽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虢州刺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命中使觀其進食增損。既卒,帝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邢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御。

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久患,弟餘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軌檢校凶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遇,遷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脩國史。又加太子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爲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爲司空。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諸子外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哀於光順門,輟朝七日。仍令司平太常伯楊昉監護喪事,司禮太常伯楊思敬持節齎璽書弔祭,贈太尉、楊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葬日,帝幸未央宮,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爲設祭,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及薨,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戴至德,爲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爲中書侍郎,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曰:"咨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褒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貝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幸三陽宮日,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

顧琮，爲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則天曰："顧琮久經任使，不幸殞沒，準於前例，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之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爲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爲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違之，下制曰："忠爲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歟？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讜言正議，始終無替，弘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閒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遂懇情，用敦孝道，睠彼藩邸，高選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潘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玄宗初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2]。追舊勳，特優異也。又爲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痁，居于罔極寺，黃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虛弱，不能行步，伏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懷遠，中宗時爲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帝特賜錦被，以爲小斂，仍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勑曰："臨岐感愴，深惻朕懷，勉慎行鑣，傳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官送於上東門外。又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勑之曰："但正直之士爲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卿在路無備，因兹射險，忽肆凶狂，萬一損卿，追悔無及，縱加鼎鑊，何補於卿？朕心口爲憂，明發不寐，今故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驅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岑羲，睿宗時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羲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之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楊雄《羽獵》、相如《上林》，率由兹道。予向於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儆予不逮。"令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源乾曜，爲侍中。張說，爲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親製，其詞曰："源乾曜，謇謇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直道事人。無聞伐己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納斯允，左右則啓沃居多。德行可稱，自宜升擢。張說，以道佐時，以忠處事，顏雖不犯，常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籍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蓋以宰相之任，佐于王化，勒成岱宗，時有寵也。

杜暹，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賜甲第一區、廏馬一匹、雜彩

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紘,爲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特賜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太清宮刻石,爲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別業,林沼幽邃,當時第一,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金銀珍翫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載,林甫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勑林甫出於庭中。帝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昭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卒,贈太尉、兼并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于平康坊之第。

楊國忠,爲右相。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加光祿大夫、守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以加社稷之衛。廼心弼諧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將馭,俾厲爲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初即位,攝冢宰,以衰疾,表乞三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延英殿,矜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帝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

裴冕,爲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衛國公。大曆五年卒,葬日,並許百僚祖送于國門。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綰宿有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扶入。時釐革舊獘,唯綰是瞻,恩遇無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帝每日發中使就私第存問。又內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終,中使在門以凶問走馬入奏,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冊授令,及未斂,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亡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飾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化既沒於朝右,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著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

尺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下文武百官悉就私第弔喪。又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一千匹、布三百匹。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惆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常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九階，自朝議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內郡公，寵近臣也。

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啓沃，多所裨益。祐甫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及薨，帝甚悼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傅。故事，黄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

郭子儀，爲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即位，子儀攝冢宰，進位太尉，加號尙父，增實封，通爲二千戶。月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芻穀。弟及男子婿拜官者十餘人。既疾病，令舒王謨備禮省之。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薨時年八十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爲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臺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尙父增呂望之名，維師贈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尙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患難，勞其戡定，邊有寇盜，籍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絳侯，定羌戎無喩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勳高今古，名讋夷狄。而勞乎征鎭，二紀于兹。頃以春秋既高，疆埸多事，罷彼旌鉞，寵在臺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勳賢之德。膏肓生病，藥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心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尙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斂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重文侯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而詔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爲"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常給鹵薄，博士贊儀。

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德宗常呼爲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弔，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常卿裴郁就第，册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比大斂，帝遣致書於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誠旨于故太尉兼中

書令[3]、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4],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5],實賴元勳。洎領上臺,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協贊皇猷,常竭嘉言,以輔不逮[6],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患[7],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廈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裔緒[8],朕必終始保持,况願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意,豈忘平生?卿縱不言[9],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卻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申所懷得盡[10]。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及葬,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常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爲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勳勞,皆圖形於凌烟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薨,廢朝三日,詔京兆尹韓臯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巘爲吊祭,使賻布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常卿裴郁持節冊命。及葬,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祔廟,詔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人夫。

太常博士、檢校趙退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八月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之化,柳莊爲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襚,舉玆命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潔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黄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綱轄,啓迪理本,勤勞國均。奉上見宣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訏謨左掖,盡瘁五年,常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即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寧流嘆。禮有旌飾,峻其寵章,追崇保傅,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冊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

盧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疾,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爲醫藥。十九年薨,贈太子太傅,賻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

杜佑,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久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

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爲憮然。用捨之間，愼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尙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觔力之禮。卿宜起，今已後每月常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頤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違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愧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爲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

于頔，爲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

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垍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尙書，仍進階銀靑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尙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爲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答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三，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諟舊勞，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鎭，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掃滌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勳；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撫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算，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尙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鎭撫華夷，嗇氣養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大和四年，爲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勳，累居臺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晏賜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

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薨,上聞震悼久之,令繕寫置於靈座。

孔緯,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熹宗自蜀還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宫,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大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昭宗乾寧二年五月,三鎭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趍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進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淸宫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馹騎敦促,相望于道。挾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不望生叩玉階,復拜龍顔,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體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疏,况此尪羸,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彦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陁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

梁韓建,爲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太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加奬毅,各以贈帛錫之。三年,宣旨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朝,餘時不用入。示優禮也。

薛貽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太祖召貽矩及諸相對于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制斷,朝廷庶務,實賴卿等協心翊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內廐馬、銀具鞍轡、衣一襲、白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發自東京,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洛苑使曹守瓚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晉趙瑩,爲中書令,戶部奏改瑩本貫華州華陰縣永化鄉爲霖雨鄉,臨高里爲致君里。

桑維翰,爲相。戶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遠鄉爲調鼎鄉[11],樂善里爲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爲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坊爲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戶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爲積善鄉,萬善里爲公臺里。

李崧，爲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爲秉鈞鄉，通義里爲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枝。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檐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縗乘馬也。

周王峻，爲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太祖幸峻第，賜賚甚厚。

周李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丙辰，穀墜階跌傷右臂，不任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籍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爲繁劇之司，稍失區分，便成雍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強扶持。且就臨蒞，無妨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太祖以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穀辭以所傷未任趍拜，故有是詔。其後又詔入朝，放朝參，赴本司署事，仍賜白藤肩輿。二年六月，勑穀本貫河南府洛陽縣淸風鄉高陽里改爲賢相鄉勳德里。

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朝爲相。長興初，詔改本貫瀛州景城縣來蘇鄉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晉天福中，爲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枝。道嘗上表求退，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五年，改道所居洛陽縣三川里爲上相鄉，靈壽里爲中臺里。八年，改爲太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州，陷契丹，新加太尉、侍中，故以洛陽所居鄉里復旋改之。周顯德元年，爲太師、中書令。薨，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

范質，爲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關南，質以疾留京師，詔賜質錢百萬，俾之市藥。

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兼侍中。

校勘記

[1]魏徵，原作"魏微"，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魏徵傳》改。

[2]户，原作"尸"，據《四庫全書》本改。

[3]誠，《舊唐書·李晟傳》無此字。

[4]艱，《舊唐書·李晟傳》作"患"。

[5]平，《舊唐書·李晟傳》作"匡"。

[6]此句《舊唐書·李晟傳》作"以匡不逮"。

[7]患，《舊唐書·李晟傳》作"恙"。

[8]緒，《舊唐書·李晟傳》作"嗣"。

[9]卿縱，《舊唐書·李晟傳》作"縱卿"。

[10]申，《舊唐書·李晟傳》作"寫"。

[11]調鼎，原作"調鼏"，據《四庫全書》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

宰輔部(十三)

識 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苞群品,乃可以緝熙帝載,彌綸庶務,協夙夜有家之訓,迪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任道非一。左右元後,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見諸逆順,務全大體,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寬猛得於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宣令猷,保國於永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苟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脞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從,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漢蕭何,爲丞相,治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善。"又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曹參,爲相,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醇酒不澆[1],謂厚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説(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從吏,吏之常從相者),廼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言豈以我爲乎少故也)?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乃,汝曰)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間謂空隙也[2]。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3]),怒而笞之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胡，何也，言共窋爲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乃者，猶言曩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

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4]："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帝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又曰，主，繫也，臣，服也，言其繫服惶恐之辭），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由也），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帝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專爲丞相。

丙吉，爲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鬭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反群鬭也。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喘，急息）。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王商，爲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大言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躪，轢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帝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訛，僞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後漢李固，爲大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臨朝，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

下之父,今日即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爲丞相。先主以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覆。擅殺,毁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費禕,爲錄尚書。時大將軍姜維自以練習西方風俗,兼有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禕常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僥倖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爲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宫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遇;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宫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户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晋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顗並爲三公。時武帝爲晋王,祥與顗往謁。顗謂祥曰:"相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二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晋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鑒,武帝太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懼,白太后,令惠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别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王渾,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使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王衍,爲大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買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爲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

督，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

王導，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元帝上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炤？"帝乃止。後導爲太保，與庾亮等共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必不以豐險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庾冰，代王導爲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爲尚書符勑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蔡謨，爲司徒、錄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幸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尚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才單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何充，爲司徒、錄尚書事，加侍中。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王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在，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工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焉。

謝安，爲尚書僕射，總關中書事。安義朝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

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及橪充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謝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宋袁粲,爲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彦回、劉彦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

後魏長孫道生,太宗時爲司空、侍中,每建大議[5],多合時機[6]。

伊馛,文成時爲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唐魏徵[7],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請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處斷,無不悦服。

李勣,爲司空。永徽初,高宗謂侍臣曰:“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錯,誠未擬今日。北方遐遠,並爲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臣不讀書,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太平,四海無事者,實在於君。若君正,則百僚正;百僚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静在於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曰:“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録,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顔面。無忌曰:“顔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不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絶無?”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名也。”衆乃止。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外,何籍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8],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大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不由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位。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鳳翔,聞變,召車馬,未

至，便將官屬步至宫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且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正道也。"帝曰："善。"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大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鄒郏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數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色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令若同等別封，每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嘆久之。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勑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爲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秘書省正字于休烈表投招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苦，况西戎國之遠藩，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聞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曷若錫之錦綺，厚以玉帛，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勑下中書門下議。光庭奏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孤背國恩。今則計窮，求哀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請書隨事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帝曰："善。"乃以經書與之。

柳渾，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

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禮信之。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稱疾，請醫理。至

歲暮,帝以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平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換其父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既命鞫之,留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簡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簡責其家,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令狐楚,元和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分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平章事。汴州李㝏叛,詔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及杜元穎同議汴州事。先是,公卿務苟安者多舉河北近事,請授李㝏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爲河北之事蓋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付之,則長淮以北從此難制。元穎與戶部侍郎張叔將沮其議,且確爭曰:"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惜一方之性命乎?"議未決,適有宋、亳、穎三州刺史急奏繼至,皆請朝廷即別命帥。穆宗大悅,以逢吉議是,立遣中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是逢吉請以將帥印綬徵李㝏入朝,以義成軍節度韓充乃韓弘母弟,寬厚得衆,汴人懷之,請移鎭大梁,脫㝏敢旅拒,即徐許兩軍南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韋處厚,文宗太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亦爲時所議。(時李載義累破滄鎭賊衆,每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旨,自此滄鎭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力。覃等上言:"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邪,宗社所佑,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驕妄,雖有防衛,神得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奬。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勒停。依前制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上從之。

李石,太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劉行深、田全操等六人自巡邊迴馳入金光門,馹騎奔驅,訛言相驚云:"兵自外至。"兩省官及百司官僚倉皇散走,至有不及束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橫叫譟,塵坌四起。時石與宰相鄭覃在中書,迴顧人吏稍稍散失,覃謂石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宜堅坐鎭之,冀將寧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閱視文案,沛然自若。京城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冀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內使連命閉門,左金吾將軍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曰:"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

校勘記

[1]澆,原作"燒",據《漢書・曹參傳》改。

[2]間,原作"諫";隙,原無,據《漢書・曹參傳》改補。

[3]意,原作"間",據《漢書・曹參傳》改。

[4]右,原本作"左",據《史記・陳丞相世家》改。

[5]建,原作"見",據《魏書・長孫道生傳》改。

[6]合,原作"今",據《魏書・長孫道生傳》改。

[7]徵,原作"微",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魏徵傳》改。

[8]柝,原作"析",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郝處俊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一

宰輔部(十四)

器度 畏慎 慎密 知人 禮士

器 度

夫包荒含垢,兼容虚受,居不充詘,動無忧迫,斯君子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臺揆之任,斟酌元化,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舊惡,臨敵而靡懼,受寵而勿喜,高譚于危難之際,忘懷於得喪之域,坐鎮浮競,立安反側,德宇寬裕,心量淵邃,誠足爲庶尹之表式,副下民之瞻望哉。

漢曹參,爲相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丙吉,爲丞相。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身)?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裀耳。"遂不去也。

後漢張溫,爲司空。時邊章、韓遂爲亂,溫銜命征討,以揚武都尉陶謙(字恭祖)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令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飮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耶?"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蜀蔣琬,爲丞相諸葛亮長史。亮卒,琬爲尚書,遷大將軍、錄尚書。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東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毁琬

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是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1],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吳顧雍,爲丞相。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成威福,遂造作推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如此?"

晉陳騫,爲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

王戎,爲司徒。惠帝之西遷也,戎出奔於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娱永日。

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庾亮,爲中書令,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蘇峻作逆,兵至京師,戰于建陽門,兵敗。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謝安,爲侍中、吏部尚書,受顧命。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問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遣弟石及兄子玄征討。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復敢言。乃令張玄之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之圍棋,賭別墅。安嘗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宗,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唐婁師德,爲納言,嘗薦狄仁傑。及仁傑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識,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

狄仁傑,天授中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裴耀卿,開元中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腳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糴等錢。

賈耽,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自朝居家,接對賓客,及暮乃止,而人未嘗見其喜慍。

趙退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在湖南日,令狐峘、崔儆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儆亦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峘乃多令人毁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拔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左丞。峘先貶官爲别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周馮道,仕晋,平章事。時奏請徵史圭爲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後道首舉圭,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畏 慎

得寵若驚,老氏攸戒,先慎乎德,君子所守。矧夫宰衡量任,天子是毗,百度群倫,罔不咸在。進退語默,爲衆規矩。其有慎終若始,執虚如盈,集木思危,履虎增畏,預懷棟撓之懼,深懲味厚之毒,舉止恭遜,周旋悚慄。至有讓爵散財,避賢自劾,形于憂慮,積成疾疢,詔旨敦諭,時或强起,側身卑退,若無所容:斯蓋承榮祿之厚,慙忠報之薄,其君子之盛德歟。

周仲山甫,爲宣王卿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令,善也。翼翼然,恭敬貌。)

漢蕭何,爲相國。素恭謹,及誅韓信,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石慶,爲丞相,醇謹而已。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武帝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避賢者路,詔報反室(還家也)。慶素質,見詔自

以爲得計，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先是，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繼踵，言相躡也）。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屋室也）。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醇謹復終相位（醇，厚也），其餘盡伏誅云。

公孫賀，代石慶爲丞相，初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始矣。"

張安世，昭帝時爲左軍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時安世兄賀爲掖廷令，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安世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服，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宣帝即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歲餘，霍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心畏忌，已內憂矣。（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女孫，即今所謂女孫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形，見也）。帝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

後漢李通，光武時爲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

竇融，爲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詔不許。

順帝時，王龔爲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縣書記。

橋玄，靈帝時爲太尉，謙恭下士，子弟親族無在大官者。

劉寬，爲太尉。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南齊陳顯達，爲太尉、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常參機近，柔溫謹慎。

唐房玄齡，太宗朝爲尙書左僕射。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首請罪，悚懼踖踧，若無所容。

岑文本，貞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位，高貴任重，古人所懼。撫己循心，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受弔不受賀。"

婁師德，神功元年拜納言。雖參知政事，而深自畏避，竟能以功名終，爲識者所重。

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平章事。其弟謁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之事。"其淸靜寡慾,進退存亡,端然如此。

愼密

《易》曰:"庸行之謹。"又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夫居臺鼎之位,秉鈞衡之重,斟酌正典,財成物軌,弼君之違,補職之闕,緝熙百志,彌綸九敘,固元首之同體,庶尹之司南者也。自非深中篤厚,舉止詳愼,其何以贊樞機之務,成將順之美哉?漢世以來,宗公間作,乃有嘉謀匪躬之奏,退則削藁;熙工救物之議,外無漏言。道濟於元元,美歸於君上,斯足以副師尹之瞻,爲天子之宰矣。

漢張安世,爲大司馬、領尙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外內無間。(著,明也。間,鄭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調,選也),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外陽拒之,實令其遷。

後漢魯恭,爲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

魏華歆,爲司徒。性周密,舉動詳愼。常以爲人入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

陳群,爲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然拱默。群薨,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吳顧雍,爲丞相。時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大帝以此重之。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歷事累朝,常參機務,溫柔謹愼,喜怒不形於色。

隋高熲,開皇初拜尙書左僕射,兼納言。熲執政將二十年,治致昇平,論者以爲眞宰相。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藁,世無知者。

唐戴冑,貞觀中爲吏部尙書,參預朝政。冑雅有幹局,凡所敷奏,坦然可觀,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多所補益。奏便削藁,由是外無知者。

溫彥博,貞觀中爲中書令,性周愼,不妄交遊,自掌機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楊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愼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辭。常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王珪,貞觀中爲侍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知國政。珪所有陳說,

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得而詳也。

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俄遷尚書右僕射，任遇既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

戴至德，高宗朝爲右僕射，知政事。時左僕射劉仁軌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2]，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由是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權柄，凡爲人臣者，豈得與人主爭權柄耶？"帝知而深歎美之。

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廣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自嘗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勑書。其愼密如此。

蕭嵩，爲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愼密，人莫測也。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愼密見稱。

李晟，德宗時爲司徒。每嘗帝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李德裕，會昌中爲宰相，於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裕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知　人

夫居輔相之位，處臺衡之重，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賢不肖咸得其所，輪轅曲直適於用，鳧鶴短長安於分，自非識可以察言觀行，明可以望表洞里，風鑒融朗，機神警悟，其孰能臻於是哉？稽諸舊史，眇觀前載，乃有知賢而奬任，得士而慰薦，集髦彥於公府，登俊乂於朝右。至於旌別淑慝，預志淪敗，皆可徵焉。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往，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恥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故不忍也。"

漢周亞夫，景帝時爲丞相，而趙禹爲丞相吏，府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無害，言無人能勝也），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者），不可以居大府。"

丙吉，宣帝時爲丞相。病篤，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帝皆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吉爲知人。

黄霸，爲丞相。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責問，霸免冠謝。霸死後，高竟

爲大司馬。(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爲太尉,適事宜也。)

薛宣,元帝時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

後漢張純,爲大司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王龔,順帝時爲太尉。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杜喬,爲太尉。見荀爽,稱之曰:"可爲人師。"

魏蔣濟,爲太尉。時曹爽輔政,司空宣王稱疾避爽。正始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奏爽罪。大司農桓範矯詔開平昌門,南奔爽。宣王謂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得用也。"爽果不能納範計。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董厥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史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薄。又關羽子興,少有令問,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又楊洪始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又亮軍向祁山,姜維詣亮,亮辟爲掾。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之,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人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亮時爲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亮又拔彭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亮雖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似稍疏,左遷羕爲江陽太守。又劉巴,字子初,先主辟爲西曹掾。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晉陳騫,武帝時爲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張華,惠帝時爲司空。皇甫重性沉果有材,爲華所知。

蔡謨,爲司徒,甚器重杜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王導，爲司徒。謝尚書善音樂，博綜衆藝，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乃辟爲掾。（臣欽若等曰：王戎封安豐縣侯。）

謝安，爲衛將軍、録尚書事。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咏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咏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宋王弘，爲司徒。時羊玄保爲長史，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南齊王儉，爲尚書令。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又嘗謂中書侍郎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後魏李冲，爲司空。時裴宣早有聲譽，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後周元天穆，爲太宰。時洛陽人于謹性沉深，有識量，屏居州里。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後爲太傅、大宗伯。天穆爲太宰，屬元顥自梁入洛，通直散騎常侍楊寬初與顥少相器重，後從天穆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同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

唐狄仁傑，爲納言。時桓彦範以門蔭調右衛翊衛，仁傑以其慷慨俊爽，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後至宰相。

郭子儀，建中初爲尚父。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妾婢。及御史中丞盧杞來，子儀遽麾去侍妾，獨隱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杜黄裳，元和初同平章事。時劉闢阻兵，朝議討伐，黄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憲宗從之（崇文果破劉闢）。

裴垍，爲相。時崔植爲大理評事，秩滿退居洛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垍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李吉甫，元和中同平章事。先是，段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秘書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奬擢，授登封集賢殿校理。（文昌後兼相位。）

韋處厚，與裴度同平章事。陳許節度使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處厚與度議，以太僕卿高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

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後唐任圜，同平章事。時李愚爲翰林學士，圜雅相欽重，屢言於樞密使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後愚至宰相。

漢蘇逢吉，爲相，監修國史。以諫議大夫賈緯頻投文字，甚知之，遷史館脩撰，判館事。

禮　士

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然則起館開閣，夷心虚想，以優士禮賢者，豈欲獨厚於食客故人哉？亦所以廣聰明，助教化，以副股肱耳目之寄而已。以薛宣之煩碎，猶謂朱雲曰："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况風采醖藉有踰於宣者也。故平、勃之間，附會者不爲朋比；田、竇之客，鎮撫者多其策畫，其於安危固有裨益矣。若乃降車騎於里巷，屈臺槐以揖客，啓招權納賄之路，興背公死黨之譏，暱近匪人，曠廢衮職，禁綱疏闊，時或優容，王道清夷，孰免禍敗，斯亦可深戒。至於休沐謝絶，齪齪謹廉，不能從容開宴，咨諏得失，括囊公府，丘墟客館者，又何取焉？

周周公，相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閣者，小閨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别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脱粟飯(才脱粟而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故人，平生故交)，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王音，爲大司馬。時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吏。

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李尋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學天文、月令、陰陽，根厚遇之。

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時樓護爲天水太守，既免，家長安中。商罷朝，欲候護。其主薄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馬宫，爲大司徒。陳遵爲公府掾。遵日出醉歸(言每日出必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按舊法令而罰之也)。故事有百謫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遵。宫，大儒，優士，又重遵(優禮賢士，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古扶風之縣。)

後漢宋由，爲太尉。辟何敞，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規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楊賜，爲太尉。博士趙咨謝病去，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

不加冠冕。)

橋玄,爲司徒。蔡邕辟玄府,玄甚敬待之。

袁逢,爲司徒。靈帝時,漢陽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悦,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公分坐。"坐者皆屬觀。

來豔,爲司空,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

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汗馬,折節下士。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二年,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别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國,微嘗稱聾,閉門不出外。亮以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堂上與書曰:"伏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元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虚,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悸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已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徒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蒭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安也。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馬謖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加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以謖爲參軍。每見談論,自晝達夜。費禕爲黄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

晉張華,爲司空。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咏,爲之延譽。陸機及弟雲俱入洛,造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吴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吴王郎中令。

王導,爲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顧和爲導從事,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内之俊。"由是知名。

南齊褚淵,爲司徒、領尚書令,引王僧虔之子志爲主簿,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

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淵接引賓客,未嘗驕倦。

梁袁昂,爲司徒。以蕭乾容止雅正,性恬簡,深敬重之。

後魏陸酈,爲司徒,兼領太子博士。酈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北齊高隆之,爲太保、錄尚書事。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

後周宇文護,爲大冢宰,引樊叔略爲中尉。叔略多計數,習時事,護委信之。

唐張嘉貞,爲中書令。自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爲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員訓。"

李勉,爲宰相,禮賢下士,始終盡心。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廷,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聞,因奏請私家通賓客。帝方屬意,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請也。

周和凝,自釋褐至臺輔,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

校勘記

[1]與,原作"得",據《三國志・蜀書・費禕傳》改。

[2]詰,原作"誥",據《四庫全書》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二

宰輔部(十五)

出　鎮

昔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相也。"蓋夫天子之宰,弼諧庶績,居乎內,則鎮國家,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處乎外,則握兵要,司民政,俾郡國縣道承其風。雖分任迭處,而周旋委賴,其義均矣。自旦奭以降,斯可槩舉。施及唐室,並建戎鎮,由台衡而領旌纛者,或以式遏寇亂,或以均被勞逸,出入更踐,悉得而數焉。

周周公旦、召公奭,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者,蓋今弘農陜縣是也)。

畢公高,康王時,分居理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護),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朏至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東郊,令得所。)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王述其事,告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愼殷頑民,恐其叛亂,故使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厥法御之,若乃不其善,則民無所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于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孫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言非周公所爲,不敢任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宜勸。)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常,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上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邦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之。)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寔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者,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未必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常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治。)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愼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致化治理,其德澤恩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常受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國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聞于后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愼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愼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後漢劉虞,爲幽州牧。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晉石苞,爲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鎭撫淮南,士馬強盛,以威惠服物。

陳騫,爲太尉、都督揚州諸軍事,轉大司馬。咸寧三年,求入朝,詔聽留京城。

賈充,武帝時爲侍中、尚書令。氐羌叛,帝深以爲慮。侍中任愷因進說,請充鎭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暴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鎭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救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所難,忘寢與食。侍中、

尙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憂，而遠近獲安。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會荀勗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及京師大雪，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行。）

劉琨，爲并州刺史。愍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拜琨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餘如故。

陶侃，爲侍中、太尉、荆州刺史，後都督江州，領刺史，移鎭武昌。

郄鑒，成帝時爲司空、侍中。賊帥劉徵聚衆千數，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如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

庾冰，成帝時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以爲翼援。

桓溫，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加揚州牧、錄尙書事，鎭姑孰，又領徐、兗二州刺史。溫北伐還，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鎭之。後還鎭姑孰。

王坦之，孝武帝時爲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少主。尋遷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

謝安，孝武帝時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後爲征討大都督，以摠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益、雍、梁十五州諸軍事，加黄鉞。（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鎭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王恭，孝武帝時自中書令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宋謝晦，少帝時爲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等共輔朝政。帝既廢，晦乃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袁粲，前廢帝時爲司空。順帝初即位，粲鎭石頭。

梁王茂，爲司空。高祖天監十三年九月，以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陳侯瑱，爲太尉。文帝天嘉元年二月，出鎭湓城，以拒周軍。

唐陸象先，景雲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先天三年，出爲益州大都督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

王晙，開元十一年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鎭朔方。制曰："周建司馬，以申元法；漢用丞相，兼撫四夷。伐叛柔服，於是乎在。朔方古郡，寔曰新邦，雖夷狄已平，河縣無事，境鄰戎馬，地雜坰牧，瞻言備豫，深仗威謀。王晙，學綜九流，才苞七德，武稱

敵國,文乃時宗。憂邊之誠,所懷必盡,奉上之道,知無不爲。出則守于四方,入則式是百辟,辨兹旗物,制我封疆。賞不失勞,舉無遺德,俾憑廟堂之策,克平邦國之事。可持節、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其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征馬並委晙檢察置之。"

杜暹,開元四年爲黄門侍郎、平章事。十七年,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崔渙,天寶十五載爲黄門侍郎、平章事。至德二載,出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黜等使。

張鎬,至德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載,出爲河南節度使。

王縉,廣德二年正月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縉讓侍中,從之。

杜鴻漸,廣德二年爲黄門侍郎、平章事。永泰二年,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副元帥,充劍南西川節度等使,平郭英乂之難也。

裴冕,永泰四年自左僕射平章事充南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師(代王縉)。

張鎰,建中二年七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四月,出爲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杜佑,貞元十九年爲檢校司空、平章事。元和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晋絳等州節度使,平章事如故。

袁滋,永貞元年七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八月,以西川劉闢擁兵自擅,出爲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黄裳,永貞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昔周之周、召,出爲二伯,是以宗公而領方任也;鄭之桓、武,入作三事,是以諸侯而宰邦政也。然則荷中外之寵,享崇高之名,不有盛德,孰膺寵命?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黄裳,道惟無方,才則不器。陋齷齪之廉謹,本誠明而坦夷,澄波納寬,瑞玉凝素,夙以令望,更于達官。論議必通於大經,損益咸酌於中制。代所準的,朝之羽儀。爰授樞衡,俾居左右。所綃者壁典,所陳者格言。色無面從,志不枉撓。弘兹冒遠之化,啓彼夷兇之征。將明則然,忠利斯在。惟股肱之郡,有節制之師,兵威外接於太平,地形内錯於左輔。是用謀帥,僉歸碩人,藉台庭之素風,執戎鉞以莅衆。示以嚴重,廣其封疆,罷平陽之十連,復元侯之四履。超鼎列足,仍參廟謨,增二象之光輝,濡一方之膏雨。大邦雄屏,群后所瞻,爾其敬哉,無替舊績。可檢校司空,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絳慈隰等州節度等使。"

武元衡,元和二年二月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月,詔曰:"地有西蜀,國之奥區,百濮群蠻,外匝于封域;雙流重阻,内固於襟帶,形勝所屬,統綏惟艱。近者剪其兇魁,鎮以勳力,實有威惠,至于和寧。而匪遑啓居,累布丹懇,激戀闕之深志,將執珪而展儀。

誰其代之，尤在能者，乃聽僉議，輟兹台臣。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侍郎事、蕭縣開國伯武元衡，器惟弘深，行本端敬，珪玉不琢，雷風有常，夙彰嘉聞，亟歷華貫，乃司邦憲，有遂物之誠；乃踐地官，有阜財之積，益振公望，克諧朕心。擢於鼎司，授以大柄，謨由外而不伐，懼由衷而自彰。展代工之勤，弘冒物之化，以道則直，以心則和。丙吉雅通於國體，山甫誠補於袞職，朝夕有恪，毗予一人。眷兹西南，憂寄方切，非寬大無以莅衆，非慈惠無以厚生，非誠信無以撫夷蠻，非忠賢無以奠邦國。故我心膂，膺兹重任，外分兵符，以副於僉往；中佩相印，不離於具瞻。峻秩爰首於六官，崇階更登於七命，且示加等，仍疏大封，勉承寵光，無替朕命。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仍封臨淮郡開國公。"

李吉甫，元和二年二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九月，出爲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揚州大都督府吏、淮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月，吉甫赴鎮揚州。故事，宰臣出鎮，帝御通化門臨送，百僚序班。

張弘靖，元和元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正月，出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李逢吉，元和十一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九月，制曰："蜀門南次，梁部東分，地東江南，境綿竇濮，非志懷端重，不可委以察廉；非識度弘深，不可付以節制。事求公望，爰自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文以發華，行惟居厚，忠懇每形於造膝，直方斯見於匪躬。自處台席，載移星琯，溫然德器，休有素風。觀其勤本於仁，足以敷王澤；考其守歸於正，足以奉師貞。乃眷梓潼，兹惟奥壤，用去將明之任，俾效藩宣之功。予欲頒正典於一隅，故兼以夏卿之位；予欲布憲章於列郡，故假以副相之權。爾其儉節以訓俗，澄清以檢吏，因土風之剛悍，使勇且知方；就物產之殷充，俾既富而教，苟能積實，期有遐聞。於戲！朕於大臣，進退示全其恩禮；爾之報國，始終宜竭其肺肝。身雖遠出於山川，心豈忘於夙夜，服兹休命，僉往戒哉！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靜戎軍等使。"（時朝廷方討淮西，宰相裴度身請自督戰，憲宗乃下制，以度爲淮西節度。逢吉與度不叶，乃罷逢吉知政事，出爲東川御史。）

寶曆二年十二月，又自右僕射平章事出爲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出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等使。

裴度，元和十三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四年四月，制曰："忠利於國者，效積而事章；器用於物者，志遠而任重。况入調鼎鼐，出鎮藩垣，荷中外之寵榮，膺文武之重寄，將允僉望，命兹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國公裴度，量惟弘深，道在

兼濟,大玉蘊連城之價[1],長材負構廈之姿,言必公忠,義本誠罄。自居鈞軸,叶贊機謀,匪躬以務其將明,憂國不忘於造次。當夷凶淮蔡,仗節於師旅之間;及殄寇青齊,運籌於帷幄之內。勤勞靡替,弘益居多,績用是嘉,撝冲逾懇。東夏雄屏,寔惟晉陽,控大鹵之山川,司北門之管鑰。横制獯虜,遠清疆陲,是以輟獻納於沃心,撫方隅於注意。倚屬攸切,勳庸可宜,舟楫常賴其弼予,鐵鉞頗觀其莅衆。勵山甫之恪德,成方叔之壯猷,式副具瞻,勉揚休問。務既兼於左揆,秩仍踐於中台,爾其戒哉,以服嘉命。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文宗大和四年九月,又自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加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崔群,元和十四年十二月,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韓弘,元和十四年七月,自宣武軍節度使入爲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六月,出爲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

段文昌,穆宗即位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二月,出爲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

杜元穎,長慶元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帶平章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御安福門,臨餞元穎之鎮。

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曆元年正月,出爲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充武昌軍節度使。僧孺居相位三年,常以寵過爲懼,自前年十月抗疏乞罷。帝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及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四年,復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六年十一月,制爲檢校左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李程,敬宗即位初,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寶曆二年九月,出爲檢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竇易直,敬宗即位初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太和四年十月,出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路隨,太和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九年四月,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等使。

李宗閔,太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七年六月,出爲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德裕,太和七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八年十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武宗即位初,入爲吏部尚書、平章事,累加太尉。會昌元年,宣宗即位,出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李固言,太和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開成元年四月,復入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二年十月,出爲劍

南西川節度、依前守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石，太和九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翼亮之臣，寄任攸重，九功未叙，則宜立於廟堂；百度既貞，則兼制於方嶽。中外迭處，式寵才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元精降祥，河嶽鍾秀。文含大雅，學茂全經，贍智通理亂之源，達識究古今之變。望爵人傑，居爲國楨。頃者嘉其多能，俾調鼎實，動必隨道，知無不爲，每竭慮於謀猷，思致予於堯舜。嘗司轉漕，仍揔財役，盤錯之難，鋋刃不滯，增臺輝之光彩，揚鳳沼之波瀾。墜典咸修，遠方畢服，夙夜匪懈，光我知臣。近者情在進賢，願辭衮職，誠不易奪，朕所難爲。乃眷荆門，東南巨鎮，山川重險，舟車要衝。比罷節符，是遵權便，台臣往莅，宜復前規。俾登大將之壇，仍持上相之印，尹正望府，兼視雄藩，增榮峻階，無忝朕命。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管内觀察等使。"

陳夷行，武帝即位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會昌三年八月，出爲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李紳，會昌元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李回，會昌五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六年，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鄭肅，會昌五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宣宗即位初，爲河中尹、節度使。

白敏中，宣宗即位初，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司空、門下侍郎。大中五年四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鎮邠、寧，招討南山，平夏。時新復河湟，故遣重臣招之。

盧商，宣宗即位初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大中元年八月，出爲武昌軍節度使。

夏侯孜，大中二年五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門下侍郎。七年十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周墀，大中二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三年三月，出爲檢校刑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

崔龜從，大中二年爲戸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十一月，出爲檢校左僕射、充宣武軍節度使。

令狐綯，大中五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爲戸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戸部尚書。十年，以檢校戸部尚書、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爲檢校戶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愼由，大中十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爲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尋出爲檢校司空、鎭海軍節度使。

畢諴，咸通二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以疾辭位，除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

楊收，咸通四年三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八年三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檢校司空平章事、充鎭海軍節度等使。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十年正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出爲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

路巖，咸通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二年四月，以檢校司徒爲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

于琮，咸通八年三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三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充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劉瞻，咸通十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門下、兼刑部尚書。十一年九月，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

王鐸，咸通十一年爲禮部尚書、平章事，加吏部尚書。乾符元年正月，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軍節度使。二年，復爲右僕射、平章事。五年，以鐸守司徒、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

劉鄴，咸通十三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僖宗即位初，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趙隱，咸通十三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乾符三年三月，以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李蔚，乾符三年爲太常卿、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九月，以檢校右僕射出爲東都留守。

鄭從讜，乾符五年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廣明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韋昭度，中和三年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加司空門下侍郎。昭宗即位，以昭度檢校司徒、平章事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劉崇望，龍紀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汴州朱全忠與徐帥時溥爭衡，全忠謀兼徐泗，表請重臣鎮徐，乃以崇望爲武寧軍節度使。

崔胤，乾寧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二年三月，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再入朝，三年七月，復以左僕射兼廣州刺史、充清海軍節度、領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徐彥若，大順元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二年七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隴州節度使。（時李茂貞求兼領山南，昭宗將加兵問罪，故以彥若代之，終不赴鎮。）光化三年九月，自守太保兼門下侍郎，除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內觀察等使。

王溥，景福二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元年十月，爲湖南節度使。二年六月，復平章事。三年五月，自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東軍節度等使。八月，復入相。

裴樞，光化三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天復三年十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等使。是月復入相。

獨孤損，天復三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祐二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等使。

梁韓建，開平元年爲司徒、平章事，累加侍中、太保。四年三月，除陳許節度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後唐趙鳳，明宗時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長興三年，出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安國軍節度等使。

安重誨，明宗時爲太尉、中書令、充樞密使。長興中，以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明宗使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

桑維翰，高祖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福四年七月，出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節度使。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左僕射。末帝即位，出爲同州節度使，未幾，入爲司空。晉高祖入洛，爲首相，累加司徒、兼侍中。少帝即位，加太尉，復出爲同州節度使。

校勘記

[1]玉，原作“王”，據《唐大詔令集》卷五三改。《四庫全書》本作“璞”。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三

宰輔部(十六)

總兵　機略

總　兵

天文以下台主兵,周官以司馬詰禁,是知秉國鈞,熙帝載,不獨以論道爲任職;靖時難,康天步,亦將以分閫而樹勳。故鷹揚大烈,始於佐命,敦《詩》閲《禮》,是謂義府。宜乎天子任帷幄之臣,如左右之手,仗順扶義,以肅乎戎昭;伐謀制勝,以申其廟筭焉。至於潔齋壇以厚其禮,假節鉞以尊其權,建行臺,嚴師律,蓋所以異其名數而委以專征者矣。其有夙負智勇,誓清疆埸,顧肉食之貽誚,以郊壘而爲耻,抗詞自請,專秉武節,斯乃同國體休戚而萬邦爲憲者歟。

周周公,相成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召公虎,爲宣王卿士。王命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美之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爲翰。"(旬,誉也。宣,徧也。言勤勞於經營四方,徧疆理衆國也。)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曰:"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趙。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拜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曹參,爲左丞相,屬相國韓信東擊齊。

酈商以右丞相將兵擊黥布,攻其前垣(攻其壁壘之前),陷兩陣,得以破布。

盧綰,爲太尉。項籍死,綰别將與劉賈共擊臨江王共尉[1](共敖子,共音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之。

樊噲,封舞陽侯。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抵,至也。一云抵其丞相之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周勃，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姓乘馬名降）。乃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灌嬰，爲丞相。匈奴大入北地，文帝令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平之。

劉屈氂，武帝時爲左丞相。戾太子殺江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帝於是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兼將。

後漢鄧禹，爲前將軍。赤眉西入關，光武以禹深沉有大度，授以西討之略，遣入關。光武即位，使者拜禹爲大司徒，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督公乘歙引其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於是名震關西。

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率諸將兵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西脩武，悉破諸屯聚。帝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與馮異擊昌樓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降之。又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留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淮陽。永既死，二城皆降。又率陳俊、王梁擊破五校賊，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大破其衆，遂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會隗囂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十一年春，率岑彭等伐公孫述。十二年春，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出城，大戰，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術，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十五年，復率馬成、馬武北擊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移檄郡縣，遣漢率劉尙、臧宮討之。漢圍成都，城破，誅歆等而還。

王梁，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賊。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張溫，靈帝時中平元年，由司空爲車騎將軍。地節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魏高柔，爲司徒。時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蜀諸葛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後主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景耀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出師，以木牛運。十

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吳諸葛恪,廢帝即位,爲太傅,輔政。初,大帝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2],引軍而還。魏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遂敗。加恪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孫峻,爲丞相。時魏將毌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晋安平王孚,初仕魏,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退,孚還京師。

賈充,爲司空。武帝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屯襄陽。

王衍,爲司徒。王彌寇青、徐、兖、豫四州,又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遂寇洛陽。衍帥衆禦之,彌退走。

王導,明帝末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及成帝初即位,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咸康元年四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又加大司馬、假黄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四年,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陶侃,爲侍中、太尉、都督交廣寧七州諸軍事,又詔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郗鑒,爲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楊州之晋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庾亮,爲中書令,與司徒王導輔政。蘇峻作逆,乘勝至京都,詔亮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桓溫,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率舟軍進合肥。太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

謝安,武帝時爲衛將軍,輔政。苻堅初破,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沮、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宋沈慶之,孝武時爲司空,討緣江蠻。

南齊陳顯達，爲太尉、侍中。建武三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屯，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

陳侯瑱，爲司空。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詔瑱與領軍將軍徐度率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瑱敗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琳，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奉其主蕭莊奔於齊。

後魏長孫嵩，爲司徒。晉末，宋武帝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又勑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擒。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晉尅長安，嵩乃班師。

奚斤，爲左丞相。明元車駕西巡，詔斤爲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太武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遣斤收宋武前侵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太武即位，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蒲西走，斤追敗之。昌敗，亡保上邽。

長孫翰，爲司徒。太武征赫連昌，翰與廷尉卿長孫道生、宗正娥青爲前驅，遂平其國。

和其奴，爲司空、侍中。皇興元年，長安鎭將東平王道符反，乃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兵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

王肅，爲尚書，輔政。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

穆紹，爲尚書令、司空公。爾朱榮之討葛榮，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

楊津，爲司空。爾朱榮死，以津爲都督并泗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北道大行臺，委津以討胡經略。

北齊斛律金，文宣時爲太師[3]，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民，乃詔金率騎一萬，屯白道，以備之。

斛律光，爲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長城，乃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詔光率步騎三十萬禦之，興聞而退走。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冬，周又遣尉遲迥等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于邙山，迥等大敗，遷太尉。三年，太傅周遣將圍洛陽。武平元年，詔率步騎三萬，大破之。加左丞相。二年，率衆築平、隴等城戍。周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大破之。軍還，復詔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尅之。周又遣將韋宜陽，

光率步騎赴之,大破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段韶爲左丞相,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獲周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又遣將寇邊,斛律光師先出討,韶亦請行,大破之。七月,韶疾甚,先軍還。

隋高熲,開皇初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時突厥屢爲寇患,詔熲鎮遏沿邊。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于熲。

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兼右武侯大將軍。開皇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管朝政。及煬帝初,漢王諒反,以素爲荆州道行軍總管,率衆數萬討諒。

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宋金剛之寇并州也,姜寶誼、李仲又相次陷沒,寂自請行,因授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

李靖,爲兵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領以逼之。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

張亮,貞觀中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太宗乃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李勣,貞觀十七年爲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爲遼東道行軍總管。高宗總章元年,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爲遼東行軍總管。

劉仁軌,儀鳳中爲尚書左僕射,詔往洮河軍鎮守,以禦吐蕃。

韋待價,爲文昌右相。永昌元年五月,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

狄仁傑,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許以便宜從事。突厥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

婁師德,萬歲登封元年爲御史大夫,知政事。吐蕃入寇,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後爲納言。聖曆二年,又爲大總管,專總邊任,前後三十餘年。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二年,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平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中宗朝,爲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比歲,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討之。

唐休璟,景龍末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郭元振,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中,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張說,開元八年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勑說爲朔方節度大使,往巡

五城，處置兵馬。

房琯，至德初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師。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

張鎬，肅宗至德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朔方興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

杜鴻漸，代宗永泰中爲兵部侍郎平章事。時劍南節度兵馬使柏貞節、楊子琳皆興師討崔旰，蜀方震擾。詔鴻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充山劍副元帥兼劍南道節度使，討之。

裴度，憲宗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討吳元濟以淮蔡叛，李愬、李光顔用師既久，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憲宗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財，意欲罷兵，競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生。"帝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帝然之，異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均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污俗，弔彼頑民。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鼙鼓，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自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效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只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自討淮西，王師屢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疑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帝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朝天有日；賊在，歸闕無期。"帝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帝從御通化門慰勉

之。度樓下啣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以李逢吉與度不叶,乃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王鐸,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携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兵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蕩滌群寇。"朝議然之。乃以鐸爲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州南節度、充諸道都統。

孫偓,爲兵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二年十月壬子,詔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鳳翔李茂貞上章請罪,師遂不行。

崔胤,爲司徒、知政事。時昭宗初自鳳翔還都,乃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濬,爲宰相、判度支。昭宗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由是專務蒐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于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論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偪於強臣,臣每思之,寔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立功,斷兩雄之勢。"帝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蓋欲示外勢而擠揚復恭也。上猶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一時之利也。以臣所料,師度河而賊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

後唐郭崇韜,爲侍郎、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同光三年,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以魏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魏軍六萬進討蜀川。莊宗以御駕喜慶殿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政事,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

周王峻,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廣順元年冬,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峻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招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

李穀,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顯德二年十一月,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副焉。又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神以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

機　略

夫藴經綸之才，登宰輔之任，當朝廷多事之際，屬黔首艱難之日，儻不能轉彼禍機，運夫良畫，則先聖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也。故有詭轉逆黨之擒，以清內難；詐謂渠魁之喪，以壯人心。或遣騶虞之幡，或飾練布之服。擇后黨之師傅，俾修節行；通藩侯之問遺，以豐國用。或奪姦雄之心，或易驕兵之帥。垂之簡編，誠有可取者矣。

漢蕭何，爲丞相。時韓信欲反，其舍人上書告變。吕后欲詔，恐其黨不就，乃與何謀。詐令人從高帝所來，稱陳豨已破，群臣皆賀，何紿信曰："雖病，强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周勃，爲丞相。時竇后兄長君、弟少君既自陳見，后厚賜之，家於長安。勃與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彼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吕氏之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矜傲，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超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悦，以示賓客。

晋張華，爲司空。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惠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帝從之，瑋兵果敗。

王導，明帝時拜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後爲太保，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崔祐甫，代宗大曆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又青州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帝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請臣因使往淄青，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賚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帝悦，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

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度以計諷鎮冀節度使王承宗，使獻德、棣二州以謝罪，

尋諭滄景節度程權,使之入覲,始以滄景德棣爲一鎭。朝廷命帥以分其力。元和十三年,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領州十二,握兵十萬,恃强先起,兩鎭騷然。度遂密計,奏請討除。憲宗大喜,遂徵師問罪,數月滅之,分其地爲兖海、淄青、鄆曹三鎭,數十年之叛地,一旦悉平,成憲皇中興之基,實名臣計謀之力。度以宰相鎭太原,召還。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鎭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進對明辨。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先是[4],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帝顧問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疋,不思報效,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此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况悟單詞,豈能動於聖聽哉?"帝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能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群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帝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如卿處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帝以爲然,承偕果能得歸。

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滄景李同捷旣稽天誅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憲誠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5]:"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使主。某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懼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

後唐郭崇韜,爲宰相。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爲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情,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晉桑維翰,爲相。及楊光遠平鄴,以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朝廷從之。而移光遠爲洛尹,光遠由是怏怏。又以馮暉鎭靈武,蕃部歸心,朝議患之。維翰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間,乃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

書見遺。維翰招禁直學士答詔，一一條對，其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雜虜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

校勘記

[1]尉，下原衍一"尉"字，據《四庫全書》本、《史記・盧綰列傳》及《漢書・盧綰傳》刪。

[2]略，原作"恪"，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3]文宣，原作"又宣"，據《四庫全書》本及《北齊書・斛律金傳》改。

[4]先是，原作"元是"，據《四庫全書》本改。

[5]處厚，原作"處置"，據上文及《舊唐書・韋處厚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四

宰輔部(十七)

薦　賢

夫稱善舉類,《春秋》之格訓;推賢援能,儒者之篤行。矧夫居衡石之任,當燮諧之重,掌邦國之政,贊后王之治,總領衆職,平章百姓,必在乎登良擢俊,振淹出滯,俾風人絕"薖軸"之嘆,仕子適輪轅之用,不遺賢於中谷,不藉才於異代,此所以成舜湯選衆舉仁之美,茂尹旦格天光海之業者也。三代而上,其詳靡記,由漢以下,未嘗乏焉。莫不隆體國之志,藹知人之鑒,或以樹巍巍之績,或以成彬彬之盛。蓋夫寅亮之功,將明之烈,曷以加於是乎?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度,計量也),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帝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帝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帝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帝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召信拜之。

田蚡,爲丞相,徵茂陵尉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

張湯,爲御史大夫,薦其掾兒寬於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初,寬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是,以寬爲掾,復薦之。

霍光,昭帝初爲大將軍,秉政,以光祿大夫張安世篤行(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

魏相,爲御史大夫。霍光薨後數月,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懷,來

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後數日，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録尚書事。

丙吉，爲相。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群臣賢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識。"帝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許焉。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以爲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渠（石渠，閣名也）。

何武，爲大司空，除彭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又龔勝爲重泉令，去官，武與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内史，厚兩龔，在沛，厚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之力也，世以此多之。又與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傅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云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夫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重輕（謂楚誤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而魏以無忌折衝（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服，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張忠，爲御史大夫，署潁川孫寶爲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王嘉，爲丞相，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張禹，爲丞相，舉彭宣爲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入爲右扶風。

孔光，爲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

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虚己問平陵人李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以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黄門。

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時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爲待詔。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漢言於帝曰："非陳俊不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宋弘，爲大司馬，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光武嘗問弘通博之士，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又高翊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光武時，弘薦翊，徵爲郎。

趙熹，爲太傅。時魯恭與議白虎觀[1]，熹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

范遷，爲司徒，薦豐令牟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第五倫，爲司徒時，擢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倫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智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寔有倫序；采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曆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士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禹，爲太尉。時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禹薦補博士，又薦寒朗爲博士。

張酺，爲太尉，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劉愷，爲司徒。時陳忠爲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例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張皓，爲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黄瓊，爲司空。先是崔寔爲議郎，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

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瓊薦寔，拜遼東太守。瓊爲太尉時，尚書楊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李固，爲太尉。時陳蕃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固表薦，徵拜議郎。

陳蕃，爲太尉。王暢爲漁陽太守，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後蕃爲太傅，辟何休，與參政事。

種暠，爲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

楊秉，爲太尉。時陳球爲侍御史。桂楊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

楊賜，爲太尉。時光祿勳黄琬坐事禁錮，被廢棄幾二十年。靈帝光和末，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青州刺史，遷侍中。

魏華歆，爲司徒。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薦管寧，詔以寧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時明帝即位，爲太尉，及歆遜位，讓寧。又以鄭小同有美名，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名，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裔；漢世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季，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重，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酙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陳群，爲司空，薦管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王朗，爲司空。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而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後王嗣位，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又蔣琬，亮長史，亮每言琬託志忠雅，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

琬。"

晉張華,爲司空。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著作郎。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由是授御史治書。

王渾,爲司徒。時周馥累遷司徒左西屬,渾表馥理職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簡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王導,隨元帝渡江,鎮建康。導爲政清静,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問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夷,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平一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微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又何充爲丹陽尹,導與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揔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内侍,則外舉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充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

溫嶠,爲中書令。嶠爲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以祖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

謝安,爲太傅。時東莞人徐邈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雅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宋王弘,永平中爲江州刺史。時徐、傅當權,出鄭鮮之爲豫章太守。弘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之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之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

南齊褚淵,爲左僕射。先是,臧榮緒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經老。與友關康之沉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取其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帝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王儉,爲尚書令。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及孝嗣出爲吳興太守,儉贈詩曰:"方軌叔茂,追情彦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帝徵孝嗣爲五兵尚書。

梁袁昂,爲司空。以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天監末,袁昂薦之,因得召

見，解褐太尉、臨川王揚州儀曹從事史。

後魏廣陽王嘉，宣武時爲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後轉司徒，愛敬人物，後來才儁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崔光，爲太保。疾甚，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

隋高熲，爲左僕射兼納言。熲進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楊素，爲僕射。開皇中，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素薦殿中局監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又李百藥爲太子舍人，或有譖百藥者，乃託疾免去，後追赴仁壽宮。素與吏部尚書牛弘並重之，奏授禮部員外郎。又李子雄爲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於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

唐陳叔達，武德中爲納言、侍中，參預朝政。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所薦拔。

李靖，爲僕射，奏稱秘書郎岑文本之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

杜如晦，爲僕射，臨終請委戴胄以選舉，由是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

溫彥博，太宗貞觀初爲中書令。帝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良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帝令侍臣更訪能者，彥博奏博州清平人呂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咸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

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爲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掠郡縣，朝廷思得良守以鎮之，而甚難其選。敬則曰："司勳郎中裴懷古有文才將略，即其人也。"遂以爲桂州都督。懷古既至，賊帥果懷其威惠，相率來降。敬則又引冬官郎中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太子司議郎張思敬爲右史，後皆以稱職著名。

狄仁傑，爲內史，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

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盧懷愼,爲黄門監。開元四年卒,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雖凫鴈之飛未爲乏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説,寔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絶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才,衆議推美。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願,清貞謹愼,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竊聞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愼舉群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擯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帝深加納。

姚崇,爲夏官侍郎,知政事。時韓思復爲汴州司戶參軍,爲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崇深嘉嘆之,權授司禮博士。

張説,爲相。以徐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尤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説薦浩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

宇文融,爲黄門侍郎、平章事,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人望。

張九齡,爲中書令,引韋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綸誥,時人以爲美談。

房琯,爲相時,嚴武爲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仗節赴行在,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鴻漸,爲相時,韋元輔有器局,所蒞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都團練觀察等使。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相。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以疾終。

蕭華,爲相時,吏部侍郎裴遵慶恭儉克己,持重謹密,頗有時望。華素知遵慶,每奏見,屢稱之。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炎入相時,常袞潮州刺史,炎與袞善,引拜福建觀察使。

楊綰,常袞爲相時,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游判官,綰、袞薦播爲都官員外郎。建中初,遷兵部員外郎。張鎰入相,播遷給事中。

常袞爲相時,劉從一補渭南尉,雅爲袞所推重,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

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

蔣沇，爲刑部郎中。元載秉政，滯於郎位。大曆十二年，常袞以群議稱沇屈，擢拜御史中丞。

崔祐甫，爲相，引薛播爲中書舍人。播溫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及祐甫皆引擢之，至是有此拜。

李泌，初爲陝州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數禮問焉。及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

賈耽，爲相，以鄭滑節度副使李融爲義成軍鄭滑節度觀察使。先是，耽爲鄭滑節度使，署奏融爲副使。居無何，耽朝京師，召融總留事。及耽爲相，因有是命。

齊暎，爲相，給事中袁高以切直忤旨，暎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高郢、鄭珣瑜爲相時，蔣乂爲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並修史。時集賢闕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徵引根源，對甚詳悉，郢與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杜黄裳，爲相時，薛平爲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一十一年，黄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

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恩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彥士罕接識者，宰相宜有選拔，懵然曷由知之?"因請垍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後罷相，爲淮南節度使，薦丁公著，授太子正字，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復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

裴垍，元和中入相，徵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績。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又薛存誠爲度支員外郎，垍引爲起居郎。又崔植爲壽安尉、大理評事，秩滿，退居洛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垍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裴度，爲御史中丞。奏崔從爲侍御史知雜。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爲御史中丞。

韋處厚，素知韋詞有文學理行，詞嘗爲殿中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道州、江州司馬。長慶初，處厚與路隨以公望居顯要，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文宗即位，處厚當政，且以澄汰浮薄，登用藝實，詞與李翺俱拜中書舍人。

令狐楚，爲相時，李隱進士擢第，爲秘書省校書郎，楚奏爲進賢校理。

盧攜，爲相，以司空圖爲禮部員外郎。先是，圖寓居洛下，會攜與鄭畋左遷太子賓客分司，皆厚遇之。及攜再入相，因有是命。

梁趙光裔，爲相，兼集賢殿大學士。時楊凝式爲禮部員外郎，充西京留守巡官。光裔素重其才，奏爲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明宗拔鄆州,得天平軍節度判官趙鳳,送之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用爲扈鑾學士。

盧文紀,淸泰中爲相。以右諫議大夫李光庭爲給事中、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光庭,唐故曹王皋之曾孫,父龜年光啓中爲太卿監。光庭從狩蜀,舉進士,屢遷至兵部郎中。昭宗末,不仕梁,客於北海,耕牧以自給。莊宗初,亦不入朝。文紀素知之,奏召爲諫官。及引之判館事。

李愚,爲相,多振拔沉滯。時祕書監劉岳奉使湖南未還,愚奏岳爲太常卿。

晉李崧,爲平章事。時高祖講求輔相,崧力薦吕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於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漢蘇逢吉,爲相,時李濤在翰林,逢吉深眷待之。會四輔闕人,高祖欲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逢吉曰:"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式罷鎮,晉祖宥其罪,而李濤上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原時,論朝士大夫,常重濤之爲人。"時高行周、慕容彥超圍杜重威於鄴,二師不協,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決,會濤上疏,請駕征鄴,大合上旨,遂與貞固同日拜平章事。

周馮道,仕晉,高祖爲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長於詩賦,道重敏,嘗從容白晉祖曰:"臣所爲官,合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又史圭在後唐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人。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色。及晉高祖時,道再爲相,圭首爲道所舉,除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校勘記

[1]白虎,原作"曰虎",據《四庫全書》本及《後漢書・魯恭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五

宰輔部(十八)

諫諍[1]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蓋夫居丞凝之位,荷棟幹之重,義均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諫群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性,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固其任也。若乃上之失德,事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古訓,述天戒而箴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犯,且復覼縷鄭重,形於奏疏,竭其精忠,以冀感悟,古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甘棠之保乂,周公之告徽言,山甫之補闕職,皆如斯而已。

商伊尹,申誥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紀,己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爲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而謀父諫(祭,畿内之國[2],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是夏之美[3]。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謂棄與不窋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4](遵亦作選),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5],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6],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7],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蠻夷要服,戎翟荒服[8]。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祭[9]),賓服者享(供時祭[10]),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詩》云[11]:“莫敢不來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12](《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内近[13],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14]。)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15],則增修於德,毋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16](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17]),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愔愔[18],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王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召穆公虎,爲王卿士。厲王行暴虐,侈敖,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19](曲,樂曲也),史獻書,師箴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20]),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謂箴諫之語也[21]),百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22],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瞽史敎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23](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24]。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於彘。

虢文公,爲王卿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爲大事),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衆),事之供給於乎在(供,具。給,足),和協輯(音集)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25](殖,長),敦

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龐,大)。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26])。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27],視),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28](農祥,房星也[29]。晨正,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孟春之月,日月皆至營室),土乃脈發[30](脈,理也[31]。農書曰:"春土長冒橛[32],陳根可拔[33],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34],潤也[35]。其動,潤澤欲行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36],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炁結,更爲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也)。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者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王其祗祓(音弗),監農不易。'(祗,敬。祓,齋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37]。)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也),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38](瞽,樂大師,知風聲者也[39]。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40]),王即齋宮(所齋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王乃淳濯饗醴[41](淳,沃。濯,溉。饗,飲也。謂王浴沐,飲醴酒也)。及期(其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金香草[42],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長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43],掌共酒醴者也[44]),王祼(音灌)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45],皆所以自香絜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46]),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長飲飡膳羞[47]。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48]),大史贊王(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鉢。一墢,耜之墢也,王耕以耜耕也),班三之(班,次也。三之,各三其土也[49]。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士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50])。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51],瞽帥音官以省風土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廪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廪,御廪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云爲廪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虫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熱,虫咸動,啓而出之[52]。")土不備墾,辟在司寇。(懇,發也。辟,罪也。在司冠,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狗(旅,衆。狗,行),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佐[53],田畯也,故次農師也),后稷三之(農官之長也,故次農正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

徒省民,故次司空),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54],汎監衆官[55],不特長事,故次司徒[56]),太史八之(太史,長達官府之治[57],故次太師[58]),宗伯九之(宗伯,卿官長,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59],故次大史),王則大狗(大狗,師公卿大夫親行農)。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冒田[60]),循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彊界也。鎛,鉏屬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61]),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説)而和於民矣,則饗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循先王之緒[62],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63](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樊仲山甫,爲王卿士(食菜於樊)。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爲太子也)。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猶魯必逆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敎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長,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命不誅,則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故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伯御,於也)。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於姜氏之戎。宣王旣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64],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書王府[65]。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書於籍[66]),司商協民姓[67](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68],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命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百工之官。革,更也,革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異之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69]。)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則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爲政之道。妨後嗣,謂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幽王,宣王之子,滅,謂滅西周)。

單穆公,爲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物貨,通財用也,又曰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人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賤,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聚斂),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足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謂若救災、瘵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從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遺民遺財,是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御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之征也。石,金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歲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音户)濟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枯木名。濟濟,衆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之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悌,易干求也。君子,謂長君。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易樂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四既(四,極。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彫,傷也。穀地爲田,麻地爲□[70]。荒,空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險,危。)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鍾大),猶塞川原而爲潢汙,其竭也無日矣。(大者潢,小者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屏地,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寡其繼者,謂用物過

度,妨於財),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殖,長),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無射後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凌,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鍾之聲)。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耳目所不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常之間(三尺爲墨,倍墨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龢也,在淸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黄鍾爲官,則濁。大官爲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去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石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之法也。度,大尺。量,計斛。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此之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習於龢正,則不聰惑);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是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歆,歆,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方,道),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耳聞龢聲,則口有美言。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爲憲令(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内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明以時動(視物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長材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國其危哉。"王弗聽。

漢公孫弘,初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毁西南夷無所用,武帝不聽。後爲御史大夫,時又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就朔方。"帝乃許之。

貢禹,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師丹，爲大司空。哀帝即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言也。'"闇，默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頻也)，卒暴無漸(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用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王嘉，哀帝初爲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政其乖失者。)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者難得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相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曰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史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更亦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盡也。言事無大小皆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章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爲私計也)，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易亦輕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

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文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失,宜可闊略(常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議大夫遣之。今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報厚恩也。"帝感其言,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有臣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常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邪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陵遲,即陵夷也,言其頽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忽,忘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費用,故畜積也。)嘗

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宫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内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向心也（望爲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綈，厚繒也）。共皇寢廟比比當作[71]（恭皇，哀帝之父[72]，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名，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宫，主爲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宫，猶不至此。（三宫，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墮壞其等制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規見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73]，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亂國忘軀，不終其禄，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帝浸不説[74]（漸，進也），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傅晏、傅商、鄭業也）。嘉封還詔書（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帝及太后曰："臣聞爵禄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言皇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衆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

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言帝意傾惑,爲陛下所寵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十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之朝也),皆陰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言帝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殺。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爲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廓,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忽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五倫,章帝永元初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着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其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

敢不以聞。陛下春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限。竊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芥，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宫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袁安，和帝初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爲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吕握權，統嗣幾移，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炤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府之

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日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75],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横。宜因大變,改政救失,以塞天意。"書奉十餘日,帝以鴻行大尉兼衛尉,屯南北宫,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爲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陽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憂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重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爲太尉、錄尚書事。時和帝遏密,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后從之。禹爲太尉,永初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宫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宫,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宫。

楊震,永寧初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即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讙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中,代劉愷爲太尉,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

起，彌益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内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静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常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

張皓，順帝時爲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爲名）。

楊秉，爲太尉。桓帝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行。至南陽，左右竝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爲太尉。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復，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按其罪，雖經赦令，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

瑨、超、浮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從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結扇,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言,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于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亂。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吕,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而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出言口,則亂及八方,何况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宫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惓惓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賜,熹平五年爲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貞

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别，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盤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傲慢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扳之恩，愼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禄大夫。元和年間，以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禄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曰："竊聞使者竝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菜蒭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囿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等，以爲無害，遂令築苑。

校勘記

[1]諫諍，原作"諫爭"，據后文標題統一改作"諫諍"。

[2]國，原作"固"，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是，原作"時"，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遵，《國語・周語上》作"纂"。

[5]文王，《國語・周語上》無此二字。

[6]訢，《國語・周語上》作"欣"。

[7]故，《國語・周語上》無此字。

[8]翟，《國語・周語上》作"狄"。

[9]祭，《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祀"。

[10]祭，《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享"。

[11]詩，原作"云"，據《國語・周語上》改。

[12]訓，原作"順祀"，據《國語・周語上》改。

[13]畿，《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圻"。

[14]罰，《國語・周語上》作"誅"。

[15]又，原作"有"，據《國語・周語上》改。

[16]敎，《國語・周語上》作"驚"。

[17]言犬戎，原作"犬大戎"，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敦篤，《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惇樸"。

[18]愔愔，原作"愔惜"，據四庫全書本改。

[19]曲，原作"典"，據《國語・周語上》改。下略。

[20]詩，原作"云"，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21]謂,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22]言,《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達"。

[23]《國語·周語上》此句作"猶原隰之有衍沃也。"

[24]阜財,原作"產才",據《國語·周語上》改。

[25]財,原作"才",據《國語·周語上》改。

[26]稷之職,原任務"稷爲之職",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删。

[27]覛,原作"順",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28]晨,原作"辰",據《國語·周語上》改。下略。

[29]房,原作"方",據《國語·周語上》改。

[30]脈,原作"脤",據《國語·周語上》改。下略。

[31]理,原作"里",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2]長,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補。

[33]根,原作"艮";拔,原作"枝",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4]膏,原作"膏土",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删。

[35]潤,原作"閏",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6]當,原作"雷",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7]此句原作"不易土物之易也",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38]至,原無,據《國語·周語上》補。

[39]知,原作"和",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0]融,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補。

[41]乃,原作"親";濯,原作"濁",據《國語·周語上》改。

[42]鬱,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補。

[43]司樽,原作"同尊",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4]掌,原作"長",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5]醴,原作"酒",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6]瘵,原作"祭",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47]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

[48]農,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補。

[49]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下各三其上也"。

[50]終,盡,原本互倒,據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1]句上原衍一"終"字,據《國語·周語上》删。

[52]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始震雷,蟄蟲咸動,啓户而出。"

[53]后,原作"名",據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4]論道,原作"一道",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5]汎,原作"恤",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6]徒,原作"空",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7]逵，原作“逆”，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8]師，原作“史”，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59]擠，原作“其”，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改。

[60]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謂田器也”。

[61]役，原無，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補。

[62]循，《國語・周語上》作“修”。

[63]之，《國語・周語上》作“乏”。下略。

[64]不，原無，據《國語・周語上》補。

[65]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皆書於版”。

[66]此句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作“以登於王也”。

[67]民，原作“名”，改。

[68]姓，字下原衍一“生”字，據《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删。

[69]示，原作“爾”，《國語・周語上》改。

[70]□，原本字殘。

[71]共皇，原作“其皇”，據《漢書・王嘉傳》改。

[72]哀帝，原作“帝哀”，據《漢書・王嘉傳》顔師古注乙。

[73]韓嫣，原作“韓嫣”，據《漢書・王嘉傳》改。

[74]浸，《四庫全書》本作“漸”，《漢書・王嘉傳》作“寖”。

[75]競，原作“兢”，據《後漢書・丁鴻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六

宰輔部(十九)

諫諍第二

魏王朗,文帝時爲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恆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文帝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戎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朗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是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吴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捲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役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閒,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

使足用絶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戸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宫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妃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嘗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欽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陳羣，明帝時爲司空、録尚書事。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仁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以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宫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宫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静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静，豈可輕脱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宫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宫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少至，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宫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

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毁，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華歆，爲太尉。明帝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斃，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

吳陸遜，爲丞相、荆州牧、都護[1]、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蕃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旣不聽許。

陸凱，爲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悞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方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棄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

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性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崎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裨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宮，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擾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2]。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聽，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及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復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於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佐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又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旍，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悦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奢。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

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嘆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人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胄。天下始靜,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臣,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3],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征召四方,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居。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義,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下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抑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4],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陳壽從荆陽來,得凱所諫皓二十事,曰:"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5],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鎭,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兒,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

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尙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竝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宮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姑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6]。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兹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較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從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人之罪。願陛下留意。"（按，陳壽云："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頠，爲尙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準子匡、韓蔚子嵩竝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有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爲司空。時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尙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爲庶人，帝可其奏其。

南齊王儉，爲右僕射。太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司徒褚淵及

叔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悦。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兗瑤砥,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莫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夫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宫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帝手詔酬納。

後魏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脱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

穆亮,爲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訓,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馮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宫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薛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木,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惻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緩急,非人所制,脱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祗心佛圖,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防徨,竊謂未可。案《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蹙於厥野。'《漢書》,文帝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祭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彫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祗,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心若面,縱一人之身常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以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唯飲酒茹葷而已。風霾暴興,黄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經》:寶塔高華,龕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

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縱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動實躁君。恭己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彫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宫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敎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饑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穟，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暴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惻，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廝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穿敗，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則，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忭悅。"靈太后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婦人。則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宜教九宗，故可秉道懷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心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儡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祗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俾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侯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之，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翼居、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尙蒸，

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差,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甲在身,蒙塵曝日,渙汗流離,致時饑渴,飧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眞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耋,欣遇羲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宏,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下斯美,輿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己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法。”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聃惡鵩,賈誼忌鵬。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饕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公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校勘記

[1]都護,原作“都獲”,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改。

[2]焉,原作“爲”,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改。

[3]戰士,原作“戰士庶”,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删。

[4]又乏,原作“文乏”,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裴松之改。

[5]軍,原作“車”,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改。

[6]五,原作“九”,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七

宰輔部(二十)

諫諍第三

唐戴胄,爲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惟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竝從戎旅,重以九城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雖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盡,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

魏徵[1],貞觀中爲秘書監,參豫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之所生,太宗時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將封其皇子,曰:‘朕子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所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宮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宮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而輕我宮人邪?”即令案驗湋川官屬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隷,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其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七年,遷侍中。太宗令魏王泰入居於武德殿,徵上疏奏曰:“伏見勅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軍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殊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爲特進,知門下省

事。十一年三月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慾,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毀,即任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柱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揣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臣聞求木長者[2],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來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

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伏，無遠不致，然言尙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重而輕賤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淸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莫能止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災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見，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臨炤。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較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彊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無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悦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己待物[3]，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思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

言,不可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月又上疏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夫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姦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惡,揚人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則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化,必委之於君子。事苟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疏,遇小人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慎哉!此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污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宄,承顏順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須,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盈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

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兹，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絶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先是，帝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里，師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十五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爲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思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爲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爲司徒。太宗既立晉王爲太子，又欲立第三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己之甥而有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誡，儲佐至重，豈宜數易？惟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貞觀中，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厥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

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葡萄於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所以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竝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以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别,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涉磧千里,冬風冰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事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蠉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載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宫。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兹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苦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宫中,保傅之説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愆。伏願遠鑒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常計旬日,半遣還宫,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爲右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后。帝退朝後,於别殿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勣稱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議中宫事,遂良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發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絶嗣。皇后無子,今當廢,立武士彠女,如何?"遂良進曰:"皇后是先帝爲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親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失,恐不可廢。愚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悦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

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臣今上忤聖顔，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首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遂良由是貶潭州都督。

于志寧，永徽初爲侍中。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願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竝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惟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陰陽[4]。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蹔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鑑。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載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竝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惟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所説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

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恆數，今若别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及褚遂良左遷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義，發揚大化，裨益

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揚休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睹勤勞之效。加以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兹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常懷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况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德，先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好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邪？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但恐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不僶亡國之迹，而驅逐舊臣乎？伏願違被覆車，以收往過，垂勸戒於事君，則羣生幸甚。"竟不納。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猷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爲可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萬餘疋，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既危之後？昔秦皇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贈錦百段，累遷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疾病在家，輿疾入見，諫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伐，臣恐百姓不堪其弊。且偃兵修德，以安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蠻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兵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守父祖爲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子。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可追王祖禰，以示自私[5]。且獨不見呂后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

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殁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悦而止。

狄仁傑，爲内史。則天久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妄，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睹相主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况其奢？今之伽藍，制過宫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玩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奂。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常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左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宫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勑，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校，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浪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創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像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百餘廊宇，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虚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何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轝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酹，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禄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橋安。'元帝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民父母，奈何踐此畏途？伏望停鑾駐驛。"則天納其言而止。

姚璹，則天時爲納言。九鼎初成，制令以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樸，自然無假，别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光彩，輝焕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從之。又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惟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蜎飛蠢動，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來使。

李嶠，爲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末，則天時造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憫，菩薩扶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税非户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祗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索，豈免勞擾？天下編户，貧弱者衆，亦

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貫,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校勘記

[1]魏徵,原作“魏欲”,據下文及《舊唐書・魏徵傳》改。

[2]木,原作“未”,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魏徵傳》改。

[3]恕,此字較模糊,《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魏徵傳》作“恕”,明本此字亦似之,據改作“恕”。

[4]“陰”下原衍一“陰”字,據《舊唐書・于志寧傳》删。

[5]私,原本作“松”,據《舊唐書・裴炎傳》改。

讀書學術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八

宰輔部(二十一)

諫諍第四

唐桓彦範,神龍初爲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豫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致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豫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豫外朝,專在中宫,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常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勑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凈能國子祭酒,彦範苦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彦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處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常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愼擇。"帝竟不。

蕭至忠,神龍初爲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廟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説,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中宗深納其言而止。景龍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

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日消月浚,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官,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狥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俫;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式。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于樞近,退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特降明勑,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疏奏不納。

張說,光天二年爲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戲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類齊優,恐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玄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絕。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初從之,翼日又命準孝諶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迷之際,則不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爲言,則此理故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一同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妹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

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顔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恐今之所載，豫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間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冗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倘中宫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勑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于禁外。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修福，當在安養含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肅宗甚然之。

張鎰，建中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婿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內侍省。於是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鶤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用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準鬭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前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壻，錄勳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討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敎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初爲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葬之。公輔諫，以爲不久克復京師，必將遷主喪以歸。今方蒙塵于外，兵士闕乏，不如薄葬。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皋謩盗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兵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疏略。但詔令以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論。伏以自陛下臨御以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德聖天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樸訥,聖鑒所知。伏唯恕臣迂疏,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永昌公主準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當數千金。至是監護使啓其制,憲宗時令義方减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减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置墓戶以充守。”奏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及天保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蕃邸,常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者,皆忠正上才,動以致君堯舜爲心。玄宗亦乘思理之初,勵精聽納,故當時賢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洎于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專引柔佞之人居于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士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姦盗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致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戶凋耗,府貨空虚,皆由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舊史,垂意精賾,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悦。伏望每以既往得失用爲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深然之。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永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至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疏。”絳曰:“居常相公,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

此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工樂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崔群，元和末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鋭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似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張嘉貞、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是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諂刻欺弊在相位，故群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即位，帝既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命爲列殿，以新晏遊。及庀徒藏事，功用至廣。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勑度支所進脩造屋宇木石，一物以上，宜付山陵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程兼請置侍讀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寶曆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以來，嘗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況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巡省遊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洛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上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寶曆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慴懼。今自兩月以來，入閤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者，有所雍滯。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數座，廣加延問，使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上疏曰："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欲延英召臣

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淸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扆,亦以煩熱。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爲句,起於降將之篇,皆斐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爲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爲。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不當效國人之言志也。故陳后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願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大和中平章事。時文宗欲以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迹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帝乃顧王涯商量所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淸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書》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蟲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悦,但以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力,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曰諫官日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乂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惸嫠,慎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以前勑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勑不及舊章,便請卻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勑,便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甚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愼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勑,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殿,道奏曰:"陛下宫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陛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況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愼。"上歛容謝之,

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勑道錄奏所對垂堂語，道因注其説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常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饉，不足煩聖慮。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九

宰輔部(二十二)

任職　兼領　奉使

任　職

夫百器周用,陶甄之工也;大川攸濟,舟楫之利也。是知寅亮袞職,財成景化,民具爾瞻,其任重矣。中古而下,賢英間作,乃有敷五教,叙九功,撫四夷,親百姓,總絹綱領,彌縫闕漏,致主於垂拱,濟俗於仁厚。非夫體道仁正,暢達物理,不將迎於去就,不吐茹於剛柔,靖恭秉直,獻替爲任,苟思自固,疇克用乂。至於參決獄訟,執操利病,隨時適變,允資餘刃。《書》曰:“懋德克勤”,《詩》曰:“不懈于位”,皆斯之謂也。

周周公旦,自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及相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牧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皆說。

召公奭,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鄭桓公友,幽王時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間,人便思之。子武公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司徒之秩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昔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户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霍光,昭帝時爲大司馬,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向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

魏相,字弱翁,宣帝初即位,爲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

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事與已𥗷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或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帝皆重之。

于定國爲丞相，貢禹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翟方進爲丞相，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

後漢趙熹，爲衛尉，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杜林，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

陳寵，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

胡廣，字伯始，太傅、錄尚書。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氣，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楊秉，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1]，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獄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千餘人或死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灌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

劉矩，延熹四年爲太尉。與司空黃瓊、司徒種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

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會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功焉。

蜀諸葛亮，爲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吳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

滕胤，與諸葛恪俱輔政。恪伐魏，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一云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晉裴秀，爲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

李裔,爲尚書令。武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裔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

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怛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

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南齊褚淵,爲司徒、尚書令。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

梁何敬容,大同中爲尚書令侍郎,參掌朝政機密。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北齊白建,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多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職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大藩寮位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

唐邕,爲尚書令。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是時,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舍,大有裨益。

楊愔,爲左僕射,徙尚書令。愔居端揆,擢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已後,文宣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隋高熲,爲僕射。與納言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

虞世基,爲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密如是。

唐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擿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岑文本,爲中書令。征遼之役,凡所支度,一皆委之。糧運甲兵,並自料配,算不去手,文簿盈前。寄深慮遠,神用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俄遇暴疾,須臾而卒。

侯君集，爲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君集綜衡流，定考課，出爲將領，入豫訏謨，有當時之譽。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明肅，爲人所稱。

郭正一，爲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姚崇，爲中書令。宋璟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二品。崇及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復貞觀、永徽之政也。景雲二年，出崇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韋安石爲侍中。自是之後，安石與李日知用事，官僚繁冗，綱紀不振，時議思姚、宋焉。先天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于吏道，斷割不滯。

張嘉貞，爲中書令。敏決敏速，善於敷奏。

崔祐甫，大曆末爲相。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楊炎，建中初爲相。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趙退翁[2]，貞元中與賈躭、盧邁二人爲相，躭、邁各有故，退翁獨對延英，開陳理體，言求賢審官等數事。德宗嘉納其言，自是特蒙恩顧。

陸贄，貞元中爲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

裴垍作相，請旌別淑慝，杜塞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帝皆垂意聽納。

李吉甫，元和中自淮南節度使再入相，請減省職員，並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外官俸料，時以爲當。

李石，開成初與鄭覃同平章事。三月中，因奏事於紫宸殿，時方之雨，文宗曰："麥苗得未損否？"石曰："春澤之時，亦未至損。自赦書頒行，遠近皆已來賀，未見有依節文處置事上聞者，臣即進條目，伏望省覽。比者下令，不曾及時，今條奏赦書中十一件事最切，臣欲提舉令其必行。"鄭覃曰："朝廷法久不行，殊宜惕厲。"石曰："度支每年有十人，合有得官。臣悉令各守公事，留其舊人，就加酧獎。"十年間，免一百人入任。

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久爲孔謙減折。以廷臣爲國家之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佑，欲致恭於儒道。期月之內，庫府充贍，朝廷脩葺，軍民咸足。憂國如家。

晉桑維翰，爲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揚光遠、景延廣俱爲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漢蘇逢吉，自河東節度判官拜平章事。從高祖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否，而事無留滯。

王章,隱帝初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判。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克,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爲。

兼　領

夫兼領之職,出於人主之意。初無定制,或以司徒領著作,或以僕射領太子太傅,或領使,或遙領,或兼知,或兼判云。

石苞,爲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武帝詔苞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聽取主管吏練事業者。

張華,爲司空,領著作。

荀顗,爲侍中、太尉。武帝詔曰:"顗溫恭忠允,志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怠。其以公兼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

賈充,爲太尉,行太子太保。

魏舒,爲司徒,署兗州中正。

劉寔,爲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石鑒,爲司空,領太子太傅。

南齊王儉,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尋遷左僕射,領太子詹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七年,改領中書,兼參選事。

唐長孫無忌,爲司徒。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無忌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

房喬,爲司空。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喬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與吏部尚書侍郎鄭愔同知選事。

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十年四月己亥,勑曰:"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邇關輔,是稱河塞。頃者,胡孽爲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戍役之弊,邊甿既勤,雖妖醜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爲武者,所以詰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兹任?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說,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備九德,弘宣七政,爰掌邦理,實爲國禎,謀而必忠,言則無隱,寅亮之美,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以上台之尊,遙統中軍之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故。"

李林甫,爲中書令。開元二十五年秋,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遙制政焉。天寶十載,加右相、朔方節度等使。詔曰:"經邦論道,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于長策,

不有兼領，孰張寵賢？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崇玄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太清太微宫使、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楨，材乃人範，文標楷式，學究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心於匪躬。自登于三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績居多，任總廟堂，既贊雍熙之化；智高帷幄，更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受元戎之寄。可兼安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關内度支營田鹽池押諸番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管内軍郡採訪處置等使，餘并如故。"時河西節度安思順權知朔方事，帝重其任，故特委宰臣俾遥領之。

楊國忠，代李林甫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宫太微宫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使並如故。

牛仙客，爲侍中、持節、朔方節度等副大使。開元二十六年，兼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3]。

蕭嵩，初爲河西節度使。邊境獲安，後遷中書令、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脩國史、加金紫光禄大夫，常帶河西節度，遥領之。

陳希烈，爲左相。天寶十二載十二月，詔曰："國之載籍，政之本源，故藏於蓬山，緘以芸閣者，以爲義府之代蓄。三五以還，皆率兹道也。故每加求購，冀補逸遺，四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略》條流，兼該頗盡，豈直羽陵之蠹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當，或詮次失序，或鉤校涉疏，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己，因循斯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尚書陳希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鉛黄之美，則金華侍講，足繼寵于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徽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務乎！"

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中，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乃命兼河南道節度使、持節、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

第五琦，乾元二年以户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

劉晏，代宗寶應二年，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

杜祐，爲檢校司空、平章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憲宗元和二年八月詔兼判户部侍郎事。

王播，穆宗長慶元年七月，以刑部尚書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裴度，敬宗寶曆二年八月，以司空平章事，判度支。

孔緯，爲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

僖宗光啓三年，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昭宗龍紀元年，自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守司空、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杜讓能，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昭宗龍紀六年，加左僕射、判度支。大順二年，加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張濬，爲中書侍郎、戶部尙書、平章事。龍紀元年，判戶部事。

劉崇望，爲中書侍郎、吏部尙書、平章事。大順二年，進位門下侍郎、判度支事。

崔昭緯，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大順二年，兼判戶部事，又加右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鄭延昌，爲戶部尙書。大順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事。

韋昭度，特進、行左僕射。景福二年，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淸宮延資庫使。

徐孝若，爲尙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乾寧二年，制勑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淸宮使、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王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戶部尙書、門下侍郎、脩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禮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

陸扆，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三年，加中書侍郎、兼判戶部事。

裴樞，爲吏部侍郞。光化三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天佑元年，加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獨孤損，爲戶部尙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天祐元年，兼判度支。

柳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祐六年，兼判戶部事。

梁薛貽矩，太祖開平三年九月，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建昌宮。

于兢，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判建昌宮事。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樞密使、兼領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眞定尹。

崔協，明宗天成三年正月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闕。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經天緯地莫如文，戡定禍亂莫如武；武不可不講，文不可不脩。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兼判國子祭酒事，如蒙允許，望內賜處分。"奉勑，令崔協兼判。

張延朗，末帝淸泰二年，自雄武軍節度使授吏部尙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晋劉昫，初仕後唐，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平章事。淸泰初，兼判三司。

周范質，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顯德六年六月，以質、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奉　使

夫承君命以使四方，其選亦重矣。至或事繫安危，時有緩急，雖復公輔之貴，股肱攸屬，亦必奉辭于役，宣達王命。至於省問風俗，宣布德澤，綏懷亡叛，撫慰災沴，巡勞屯戍，協和戎虜，皆政之大者，率以倚成。《春秋傳》曰："天下之宰，通于四海。"是之謂也。

後漢馬日磾，爲太傅。獻帝西都，使日磾撫慰天下，以太僕趙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蜀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主延熙八年十二月，至漢中，行圍守。九年六月，還成都。

隋裴矩，爲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煬帝有事于北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

唐裴寂，爲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詣彼門閭，見其耆老，觀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絶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冤滯，並爲伸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三年五月，遣寂犒旋師於蒲州。

李靖，爲尚書左僕射。太宗貞觀八年，爲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

劉仁軌，爲右相。高宗乾封三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來常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常爲河南道大使，申理冤屈，賑貸乏絶。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

婁師德，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二年，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乃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神功元年，拜納言，又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狄仁傑，爲檢校納言兼御史大夫。聖曆元年十月，奉命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

陸象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明皇開元八年，出爲劍南道按察使。

韋見素，爲左相。天寶末，玄宗在蜀，遣見素與宰臣房琯、崔渙使靈武，送册書，傳位於太子。

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肅宗至德元年十二月，奉詔宣慰江南，仍補署官吏，兼知選舉。

裴遵慶，爲黄門侍郎、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爲嗣。代宗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

蕭復，建中末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對德宗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目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道宣撫安慰。興元二年正月，改門下侍郎，依前平章事，充宣撫。

袁滋，憲宗元和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刑部侍郎馬總副之。

周馮道，初仕晉高祖，爲首相。天福二年，虜遣使加徽號於高祖，高祖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御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不可之有？"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群僚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王峻，爲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辛未，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去歲霖潦爲災，河隄決壞。今大興功役，分命使臣，此時計務從經久，一勞永逸，以息吾民。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太祖曰："此土功之事，不勞大臣。"峻堅請即途，從之。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二千疋。楚軍指揮使何徽、史暉各領龍捷虎捷兩指揮兵士從行，頒賜袍帛有差。壬申，峻進發，百官班送於金義門外，群官祖帳甚盛。

李穀，爲司空、平章事。顯德元年三月壬午，治河堤迴見。先是，河水自揚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爲派者十有二焉。復匯爲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石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澨。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世宗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罷。

校勘記

[1]競，原作"兢"，據《四庫全書》本及《後漢書·楊秉傳》改。

[2]趙退翁，《四庫全書》本作"趙憬"。

[3]節度，字上原衍一"持"字，據《四庫全書》本删。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

宰輔部(二十三)

退　讓

劉向有言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傳》曰:“群后德讓。”是知讓之爲德也至矣。矧廊廟之上,輔弼之職,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外撫四夷,内安百姓,其爲任也重矣。而有副兹具瞻,允膺登用,乃能勵貞退之節,崇謙挹之風,或推功以相先,或舉德以自代,發於誠懇,蓋非矯飾,固足以激奔競之風,懲貪冒之黨。與夫鵜在梁而濡翼,負且乘而致寇,興積薪之歎,思五鼎之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舜既即帝位,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别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臯陶。(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也。)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三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若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四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愷之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義,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漢陳平,爲右丞相,事惠帝。及吕太后終,平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吕,立文帝。文帝立,舉以爲相(舉,猶皆也。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吕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

臣。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1](臣欽若等曰:秦漢以前尚右),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

周勃,爲右丞相。居十餘月,人或説勃曰:“君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帝許之。

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悌,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才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過猶誤也),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不副其任也),加其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帝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疾,乞骸骨,是彰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言行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石慶,爲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名數,若今户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適,讀曰謫)。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虚,民多流亡,罪當伏斧鑕。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公孫賀,武帝時代石慶爲丞相。初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材官,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張安世,爲車騎將軍。霍光薨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財與裁同。)帝笑曰:“君言大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其子延壽爲光祿勳,領宿衛臣。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爲北地太守。歲餘,帝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感,恨也),薄朕忘故(薄,猶謙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匡衡,元帝時爲丞相。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其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無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帝報書不許,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默默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帝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禹,爲給事中、領尚書事。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骨避鳳。帝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幾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侍醫,侍太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年。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

朱博,哀帝時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許焉。

孔光,哀帝時以丞相封博山侯,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一。

平當,哀帝時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帝使使者召,欲封當。(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家,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帝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

後漢李通,光武時爲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病,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竇融，光武建武中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體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朝，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伏恭，明帝時爲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身。

鄧彪，章帝元和初爲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要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爲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偃僂，勿露所勑。"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

張禹，殤帝時爲太傅、錄尚書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明年，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封侯(禹封安鄉侯，食千二百户)。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視事五歲，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復拜太尉。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

黄瓊，桓帝延熹元年爲太尉，以日食免。明年，梁冀誅，瓊復拜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陳蕃，延熹八年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竇后臨朝，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稱固。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切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

十上，竟不受封。

魏王朗，文帝黄初中爲司空。時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華歆，黄初中爲太尉。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衛臻，明帝時爲司徒。齊王即位，後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強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徐邈，以光禄大夫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蔣濟，齊王時爲太尉，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户。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盧毓，高貴鄉公時爲司空。毓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户。

王觀，爲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

晉王祥，泰始初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

鄭袤，初仕魏，爲光禄大夫。景元初，因病疾失明，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武帝泰始中，詔曰："光禄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人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鄭冲，武帝泰始初爲太傅。冲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虚，確然絶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

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兹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咨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

山濤,武帝太康初,自尚書僕射拜司徒,濤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國之碩老,是以授君臺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滅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裨佐之勳,朕所依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耶?已勑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

衛瓘,太康初爲司空。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魏舒,太康中爲司空。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郄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武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叙;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音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

李胤,太康中爲司徒。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絶其章表。李不得已,起視事。

劉寔,惠帝元康中爲司空,遷太常,轉太傅,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相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長少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謙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

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咨於君，副朕意焉。"

王衍，懷帝時爲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衍辭封不受。

王導，成帝時爲太保。歲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同，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治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寔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

庾亮，成帝時遷司空，固讓不拜。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成帝許之。咸康六年薨，追贈太尉。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前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強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私自效，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衰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庾冰，成帝時爲中書監，輔政。初，冰爲吴國内史，會蘇峻作逆，冰行奮武將軍，拒峻別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師。又遣將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吴縣侯，固辭不受。及冰輔政，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狥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

陸玩，爲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擿括憲臺，預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慺慺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但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陳誠款，不足上暢天聽。聖恩徘徊，勵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勳庸親賢，惟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

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宏埴，誰不謂允？”猶不許。

蔡謨，康帝時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謨冲讓不辟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及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蒙，恩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悚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鑒，迴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

校勘記

〔1〕一，字原缺，據文義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一

宰輔部(二十四)

退讓第二

宋王弘,元嘉五年爲侍中、錄尙書事,以旱引咎遜位,表曰:"臣聞三才雖殊,其政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抑臣又聞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以德授受,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中興,宜休徵表祥,醴泉岦涌,而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摠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充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値忓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擾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訴其本情,上賢謝拙。而常人偸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望,懲戒之章,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塞天譴,小弭謗言。伏願監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以彭城王義康處親賢之地,弘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戒。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讚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邵,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辭,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食,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不嗣,楚子見哂;展季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顏厚,胡寧以處,其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充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

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迴,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勳猷光茂。俾朕獲宸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揔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公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鑒,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誡,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尤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弘身,曷去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奬,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愚惑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揔錄百揆,毗贊盛化,忝厠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勉竭,神州任重,實難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庸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攻;退不能重繭置米,鮮食爲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史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見其抑奪。”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往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三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南齊褚淵,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淵固辭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太祖遺詔以淵錄尙書事,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武帝,帝不許。淵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禍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持。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篤疾,爾來沉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迴,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備至,若以疾陳遜,豈該聽察。揔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鄰亞台,升降紫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修謙德,此則憲書行劾,刑網是嬰。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存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停造,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

王儉,建元四年爲侍中、尙書令、鎭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事儉,表解職,不許。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

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辭

不受。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帝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

陳顯達，明帝時爲太尉。嘗侍宴，酒後，啓帝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

梁謝朏，初拜侍中、司徒、尙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

後魏穆亮，爲司空。及兄羆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孝文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

北海王祥，孝文時行中領軍留守，兼督構營之務。孝文顧命，祥爲司空，輔政。宣武即位，以祥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祥以帝居諒闇，不受。頃之，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尙書事如故，祥固辭。詔遣敦勸，乃受。

咸陽王禧，宣武時爲侍中、太尉，八座奏增邑千戶，帝從之。禧固辭不受。

高陽王雍，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廣陵王羽，爲車騎大將軍、司州牧。宣武覽政，引羽入內，而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帝猶強焉，固辭，乃許之。

崔光，孝明正光二年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領祭酒著作。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爲司徒、侍中。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三年，進位太保，光又固辭。

楊椿，爲太保、侍中。孝莊帝還宮，椿乞歸老，詔："賜侍中朝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諮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尙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隋李穆，開皇初拜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之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尙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使臣就第詢訪。"

唐蕭瑀，爲尙書右僕射。武德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上表遜位，優詔不許。

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貞觀二年,上表遜位,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常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舉,風采凝映,聖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實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機權之重,深知止足有戒,滿盈收衽之情。言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勵貪競。可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後爲太子太師。貞觀二十年夏四月,與太子太傅房玄齡、太子太保蕭瑀並遜師傅之位,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五月,高宗即位,進拜太尉,知尚書門下事如故。無忌因辭知尚書省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以晉州地震,無忌與司空荆王元景、尚書左僕射李勣咸請遜位,詔不許。永徽三年,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允。

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貞觀三年,以疾遜位,許之。

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聞宰臣程材,樗散無棟梁之用;陶冶成器,滿盈有傾覆之憂,是以量力著於魯史,招損陳於夏載。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群,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錄其丹赤,棄其瑕滓。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爲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愧。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靦顏疚心,屢移星琯,晝一之譽,無紀明時,維鵜之譏,日聞朝聽。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痾疾日侵,腰腳疼痺,筋力衰竭,雖欲勉勵,非復全人,臣猶知之,况於他人。臣之所祈,本陳情實,非敢追蹤疏傅,繼跡留侯,妄自矯飾,求茲虛譽。若使尸素重任,無損國猷,亦當僶俛匪服,甘受身累。撫事論心,無一而可。乞解所職,養病私門。伏願暫屏冕旒,曲鑒丹懇,輟天威於雨露,迴陽光於葵藿,則彝章載穆,品物咸亨。臣未申投報,方違軒陛,伏紙慙戀,預懷罔極。"

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常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六月,徵又面請遜位,言發至誠。太宗雖違之,遂下手詔曰:"留侯名相,濟北之志已高;疏傅人師,東都之迹彌芳。後進仰其遺烈,前策以爲美譚,諒可以砥節勵行,化俗弘風者也。左光祿大夫、侍中、鄭國公魏徵,器量沉敏,軌儀詳正,文思優贍,學業該通。自參贊機衡,綢繆帷幄,知無不爲,心力備盡。格言弗隱,正義日聞,一德載宣,四聰斯達。實賴嘉猷,用康治道。而深執謙損,志懷冲退,詞誠懇切,良用憮然。杼軸于懷,屢移氣序,而固陳丹款,義在難違。今便申其雅志,以成厥美。可特進,封如故,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自徒流以下罪,詳事奏聞。其祿賜及國官防閤等,並同職事。"

房玄齡，貞觀十六年，自中書令拜司空。玄齡頻表固讓，太宗遣使謂玄齡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秩，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身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然無良相，如失兩手。公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怠，當更奏聞。"

高士廉，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十七年，上疏請求致仕，再三懇切，優詔許解右僕射，餘官如故，依舊平章政事。

李勣，爲左僕射。與元景等咸以晉州地震請遜位，詔並不許。後又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

于志寧，永徽元年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代居關右，周魏以來，基跡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尙少田園，於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

崔敦禮，爲中書令、檢校太子詹事。敦禮自以久患，不堪趨事兩宮，乞解所職。制除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劉祥道，龍朔中爲右相，在位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閒職。尋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

陸敦信，爲左僕射兼校尉右相。乾封元年，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僕射，停檢校右相。

劉仁軌，爲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永隆二年，上表固辭端揆之職，詔聽尙書左僕射，以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姜恪，爲左相。咸亨元年秋，京畿洎關河，數州炎旱。八月，恪率文官三品已上，詣闕抗表，自陳尸素，請避位以厭災咎。優制不許。閏九月，以久旱，恪已下抗疏辭職，並不許。

王方慶，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以老請罷知政事，許之，仍令以本官依舊兼修國史。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爲尙書右僕射。休璟以頃者雨水爲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用人代之而理；禮行其化，爲政資之以和。所謂佐弼萬機，主贊百揆，共康庶績，弘闡大猷，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官不必備，苟非其任，自古缺之。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再睹興運，累辱寵章。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耻；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任重材輕，恩深效淺，空曠職事，僶俛歲時，莫能師長具寮，損益大政。况疲弊已至，年鬢浸衰，心欲自強，力終不及。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非材妄居，

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有國水災,屢爲人害,瀕陽奥壤,流溺邑居,淇上名區,漂壞閭井。又洛水汎溢,決潰隄防,驚惶居人,輒動皇念,將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燮理之才,未知王度。夫水,陰氣也,右實主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其氣,而曠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理水之用;位侔殷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謂天何。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臣豈敢靦顔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冀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不依來表。"休璟又表請解職,優制不許。

魏元忠,神龍中爲右僕射、中書令。節愍太子之舉兵,魏元忠子昇爲太子脅令從己,遂爲亂兵所殺。元忠以昇遇害之日,逆順不分,懼不自安,上表自陳曰:"臣本書生,藝業無取,徒以服膺儒教,頗踐禮經,忠義所奬,思固名節,每見危臨難,輒即忘死。昔事大帝,以謹密見稱,名位雖微,預參顧問。中事則天皇后,緣委質先朝,以屢屢之末,特存恩眄。往事陛下,又預宮寮,攀附之情,無忘造次。遇讒邪興謗,欺調天聽,暫生投杼之疑,遠放不毛之地。屬龍興啓運,寶命惟新,以臣再沐先慈,遽令追入,一承恩幸,百日屢遷,無翼而飛,坐昇霄漢。濫承茅土之賜,猥登衡石之司。而名忝大臣,不能緝諧中外,致使禍生輦轂,釁起儲闈,空懷報國之誠,而無死節之效。又誠慙知子禮失義方,男昇踐蹈凶邪,莫分逆順,因招流議,歸責於臣。賴陛下保明,獲存今日。若非天地覆育,臣已久從灰粉,所以偷生僶俛,感德躊躕,犬馬戀恩,未遑辭退。頃因自思念,舉措無顔,豈可更踐樞機,苟貪祿位,請解尚書右僕射、中書令、知兵部事及監修國史,并除齊國公封爵。如蒙聖恩憫察,矜兹微款,乞一散秩,罷還私第,得參朔望之謁,時拜闕庭,即進退有歸,生死知足。"手制聽解尚書右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

楊國忠,爲右相。天寶十二載,自魏國公改封衛國公,辭其大名也。

苗晉卿,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遂罷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侍中。寶應元年九月,上表遜位,不許。

王縉,廣德初同平章事。二年,遷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縉上表讓曰:"臣性實至愚,才非出衆,幸以逢時之命,久爲尸祿之人。頃自艱難,累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勳;用之於文,乏經邦之略,不能陳力而猶冒進,豈謂天眷,擢居台衡。時已涉於炎涼,政無裨於塵露,上慙報國,内愧妨賢,身無所容,況加重寄,既統師律,又鎮方隅。翔飛徒及於戾天,蹇足不可以逐日,致寇非遠,害盈必徵。竊念才微位高,福過衰至,憂懼所切,晷刻爲年。特乞聖慈,察臣不逮,退侍中及郡公等,還臣舊官本封,使赴前途,或冀成事。不然,坐致顛沛,取笑遠邇。"手詔答曰:"卿道高王佐,才茂國禎,叙百揆於中台,調四時於元氣,乃眷東夏,至於海隅,爰咨相府之謀,出摠兵車之會,受被師律,主其載書。禮有優崇,昭兹寵命,黄樞受秩,

玄社加封，咸重分麾，俾光推轂，用申彝典。何至勞謙，即斷來表。"縉又上表曰："君之使臣，就死不避。况增榮命，翻敢固辭？鄙辟之誠，已罄陳露，幸遇天高聽卑之日，懼無下情上達之感。且臣名在宰輔，肅奬聖恩，行臨四方，孰不悦服；坐鎮萬里，自然晏清，豈必重以大官，假之多邑，無益時事，實枉寵光。於臣先爲之極，於禮貴爲不中。伏乞容臣輸力，候有成功，從此懋官，實爲未晚。使臣即日奉詔，陷於飾讓矯詞，褊心成病，恐無能爲也。特望鴻慈，必允所願。"手詔答曰："常伯之任，元戎之權，自非大臣，孰允僉望？齊梁郡國，淮楚方隅，必資相府之賢，式統軍司之務。爰從益邑，懋厥官常，朝典已行，何至固讓。即斷來表。"縉又上表曰："恩詔三降，令出惟行，愚臣萬死，志不可奪。竊恐器小愛多，既盈招損，憂敗公事。敢愛微驅，將命前行，湯火寧顧？無功增秩，荷伏是思，履薄臨深，心魂積悸。伏惟陛下至明至聖，洞鑒幽微，以欲從人，以慈育物。自念沛然受恩，天下咸服，則能者必勸，僭人知耻，豈非陛下達臣子之道，張國家之綱。臣恨不開腹布心，用表誠實，謹冒死以聞。"手詔答曰："以卿叶宣廟謀，綱統戎律，軍國大務，咸以咨之，禮命優崇，古今通制。爰進珥貂之秩，用加書社之封。累表陳情，固辭寵數，言多激切，志益堅貞。雖尚德任賢，務於褒進，而勞謙退讓，宜有允從。暫紓所懷，俯順誠情，所讓侍中、郡公者，宜依。"

郭子儀，代宗時加守太尉，累表陳讓。又手詔答曰："卿秉德資忠，懿文經武，內凝庶績，外定群凶，爲社稷之元勳，實台陛之良輔。爰昇太尉，以冠具寮，六府益明，九鼎增重。而懇守冲讓，至于再三，確乎丹誠，貫彼白日。范宣辭位，馮異不言。雖成功而勿居，固時望而無易。用旌懇至，俯遂乃懷，所讓者依。"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大曆四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不從。又上言曰："臣內顧微躬，自量拙分，無片善可取，無一事可稱，皆緣際會，參務軍國，尸榮竊位，公責所歸。且智小謀大，鮮不敗事，福過禍生，常然之理。一自嬰瘵，旬朔未瘳，大減服食，晦明異候，竊料氣力衰憊，恐先朝露，乞遂退閑，庶安形神。且臣素以疵賤，敢期貴達，常慮薄質不勝重任。今祿位俱極，過逾涯量，致此沉痾，得非害盈。思自損抑，冀通神理。又不親政事，卧受寵榮，廢公曠時，益增慙懼。所以塵黷旒扆，至於再三，情迫於兹，敢有所隱。愚朴之性，陛下素知，漸加危頓，豈容矯飾？伏望罷其所授，貸以殘生。昔漢魏近臣，有暮年多疾，則賜告就第，或再起復位。若大限未書，羸疴漸平，聖慈不棄，馳策非晚。重得珥貂彤庭，鏘玉紫墀，則竭力之日長，乞恩之時少也。如或殆至深慮，何必暫榮。儻生遂其志，沒無所恨矣。實冀皇天聽用於上訴，大陽迴舍於至誠，俯納誠祈，退令攝衛，衰年餘齒，殊私曲全，受賜則多，生涯之幸。"手詔答曰："卿公輔朕躬，協全大化，頃緣軍國務摠，陽和致乖，涉於旬時，藥弗瞑眩。屢薦章表，固求歸閑，謙冲再三，辭志懇苦，冀遂全攝，重違厥誠。康復之日，且有後命。"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三表不許。

蕭復,興元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三上表請罷免,許之。

劉滋,貞元二年爲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守本官。

馬燧,貞元三年爲河東節度使,冊拜司徒、侍中。燧累乞骸骨,陳讓侍中,不許。十一年,又以疾請罷侍中,數表,詞甚切至,帝不允。

趙退翁,貞元十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目疾三辭相位,不許。至十一年四月,退翁又以時旱,表乞退,帝不許。

盧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於政事堂中風疾,人扶乘馬以歸。十月乙丑,邁以疾讓官,不許。癸酉,又上表請罷,不許。丙子,令宰相往邁宅問疾。戊寅,邁又上表讓官,不許。十二月甲申,邁又上表請罷官,詔報曰:"卿職重台衡,道存忠諒,自嬰所疾,每著於懷,日冀有瘳,宜善將攝。遽兹陳請,殊曰不然。未遂乃誠,當悉朕意。"十三年二月辛巳,邁又上表請罷官,不許。九月,邁又上表懇辭官,詔報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痛。歲月久淹,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備著。且養賢之禮,宜遂優閑,而告免之誠,斯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

賈耽,貞元末平章事,上表以疾辭官,不許。

杜祐,元和中爲平章事,充度支鹽鐵等使。上表讓錢穀之任,朝廷既允其讓,乃冊司徒、平章事,封岐國公。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減其朝謁。

李吉甫,元和九年爲平章事,表再上讓官,不許。

武元衡,元和九年與李絳同平章事。憲宗對宰臣於延英殿,元衡、絳皆稽首陳讓者再三,帝優喻之。

蕭俛,長慶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抗疏辭相位,優詔不許。數日,繼陳三表。

牛僧儒,寶曆初居相位三年,常以寵過爲懼。自前年二月抗疏乞罷,敬宗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復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進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六年,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三上疏求免,遂出爲淮南節度使。

裴度,寶曆初入爲司空、平章事,兼判度支。滄景既平,因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於有司。詔從之,加開府儀同三司,仍賜實封三百戶。俄以危疾,固辭機密。恩禮愈厚,加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許其三五日一入。度上表辭冊禮曰:"臣蒙恩授前件官,准制取今月二十八日冊命者。伏以公台冊禮[1],典冊盛儀,庸臣當之,實爲忝越。况累承寵命,亦謂便蕃,前後三度,既行此禮,非稱[2]。臣猶忝參樞近,竊懼無以弼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效官[3],效臣事實[4]。若冊命之權,特賜停罷,則素飡高

位，空媿耻於中心，弁冕輅車，免譏笑於衆口。不勝慙惶懇迫之至。”詔曰：“裴度上獻表章，固辭冊禮，冲謙之志，發自懇誠，嘉歎良深。用依來請，其冊禮宜權停，改以司徒兼侍中，出鎮襄州。”在鎮數年，齒及懸車，累上表求致仕，詔皆不允。陳請益懇，遂除東都留守，司徒、侍中如故。

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于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識者嘉歎。

竇易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未幾，轉門下侍郎，讓度支，罷其俸。三月，詔停判度支。

陳夷行，開成中平章事，辭以足疾，讓官。帝使中人宣召，夷行三上疏，優詔不許。

鄭覃，開成中與李珏同平章事。覃、珏俱上表讓官，優詔不許。

李德裕，自司徒加太尉、衛國公，抗表辭曰：“太尉自國初已來，唯有七人，其中有三人是不已而授。臣心恐禍至，乞守舊秩。”武宗曰：“朕不同文宗，與卿心地殊不相見。此官卿不合得，必不與卿。斷自朕心，更不要讓。”德裕受之益懼，時賢美之。

鄭延昌，景福中平章事。以病求罷，除尚書左僕射。

梁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陳情曰：“臣聞底力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戾者，有國之常刑。其或任重材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貽覆餗之譏；儻官業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轅牙小校，樗朽凡姿，在公雖歷於年深，臨事莫聞於日益。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陽德初潛，爰將整於規繩，乃俾司於機務，此際，臣亦內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昧經綸，強施勤拙，至於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冤，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在宸衷，兼列校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衡，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於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貆之刺。今則陛下功全報本，禮極配天，衣冠盡列於明廷，名器宜推於碩德。况臣才謏素寡，齒髮漸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天聰。冀勞逸之稍均，庶初終之可保。伏望陛下念臣不迨，察臣由衷。其樞密使，比列親班，實爲要執，即復本朝規制，宜選內官掌臨，一則使權職有分，一則免心力俱耗。輒兹傾瀝，非敢闇欺，干犯冕旒，伏增隕越。”詔報曰：“卿名高釣渭，才大築巖，夙符封壯於周王，早契夢魂於殷主。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翊贊冲人，纘承丕祚。頃歲，以梁城構逆，唐室罹災，群凶競起於萑蒲，九廟皆生於禾黍，忍耻而徒思常膽，平居而未見沃心。爾能竭迺沉謀，資予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殄梟巢，文軌混同，梯航盡入，延景運於綴旒之後，建殊庸於誓帶之前。今况纔告類於郊壇，方卜年於洛宅，始欲與卿平章理道，講貫

化源,長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諫。雖遷廊廟,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頒金篆,求佐瑤圖。今則忽睹表章,遽辭繁揔,進退徒聞於知足,始終寧稱於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既叶雲從之義,更申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爲主而難持謙柄。覽卿陳乞,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即斷來表。"崇韜又表曰:"臣以機務寔繁,智力俱困,輒有聞天之請,願辭密地之權。豈謂聖旨俄宣,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滿腹,揣脩而芒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材,受恩踰等,強展神扶之力,每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思,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爲。當陛下沿河料敵之時,對寨交鋒之日,臣若顧將丹素,堅有讓陳,不唯招避事之機,抑亦顯不忠之罪。況今元凶已殄,丕構彌隆,圜丘陳報本之儀,寰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臻,緬惟不逮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處持權,捫心益懼於滿盈,持德每虞於忝據。伏望陛下特迴睿炤,廼悉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則表大國有進賢之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干冒宸嚴,無任迫切。"詔答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讓謙和,而統冠群英。爵有勳庸,刊於簡冊。昨以剪平元惡,開拓丕基,權謀雖出於朕懷,叶贊全資於爾力。是乃委司鈞軸,任揔兵符,樞機兼掌於金藏,盟約備頒於鐵券,實諧倚注,雅稱褒隆,豈其忽覽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德,內外推仁,可保於千載一時,何軫於前思後慮。況朕綏寧寰海,纔欲半年,告類圜丘,未踰一月,耆德便歸退靜,群情莫測其緣。方賴嘉謀,永俾闕政。卿宜勉持幹恪,永惓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道。"其年八月,崇韜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下決於宸斷,撫臣背曰:'此去必盪寇讎,可期清泰。事了之後,與卿一鎮。'臣仰奉成算,固絕他疑,果賴神謀,尋平僞孽。今乾坤交泰,弓矢載櫜,微章以正于母儀,嘉禮獲申於元子,須傾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望;鈞衡之柄,宜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伏緣鎮州在北,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爲控扼,亦希付於上將,所貴殿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炤臨,仁深覆載,念臣久司繁重,憫臣方在衰羸,退放居閒,俾從遵養。臣無任祈天,瀝懇之至。"帝召崇韜面喻之曰:"吾在朝城,許卿重鎮,不許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復乃位,餘勿復言。"

鄭珏,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二月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珏稱疾不朝。翼日,表請老。丁酉,百官朝於玄德殿,珏奏曰:"臣受國恩深,首居宰輔,所恨年齒衰耄,又復耳聾,望容臣休職。"帝曰:"朕自臨御,數年康寧,賴輔佐,更勉三五年相伴。"

安重誨,爲樞密使、中書令。長興元年九月,重誨進表,乞解機務。帝謂曰:"朕與卿無間,凶輩厚誣,尋已誅戮。卿此後更勿在懷。"翼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持宸襟,以安中外。"帝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鉞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乞與臣一鎮,

暫解機務，以息浮謗。"聖旨不悦，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已來，重誨參掌機務，况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無可爲代。"帝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迨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唯馮道揚言曰："諸人苟惜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諍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易移改。"由是兼命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

馮贇，應順元年正月爲中書令，贇表讓，又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效，徒因際會，遂竊寵靈。今諸藩帥，臣中書元輔，鮮有中令之拜者，臣等一旦並居此位，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進封邠國公。

李愚，清泰中平章事，以嬰疾，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免，尋卒於位。

盧文紀，清泰中平章事，三表乞骸，不允。疾損，中興殿見，末帝存問，文紀曰："臣器能淺薄，復衰年多疾，精神咸耗，自惟無以報效鴻私，致國家通泰，所以迴避重權，冀養餘年，是以繼有章疏啓陳。聖睠未容瀝懇，臣安偃蹇求便。必望聖慈放臣醫藥，幸也！"

漢李崧，晉天福初平章事，表讓樞密使，不允。

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授。

李穀，廣順初平章事，以步履所傷未損，拜章辭位，不允。表再上，不省，遣內班宋延恩宣曰："昨迴批答，已丁寧宣諭。卿所掌至重，代難其人，苟濟事權，何勞勤見？朕於便殿待卿，可暫入來，與卿款叙。"穀見于金祥殿，披瀝極言，太祖再三撫慰，不得已而視事。初詔穀綜三司事，未能筆署，乃刻名用之。穀表辭以名印不可經久，太祖意不移，俾復用之。顯德中，爲司空、平章事，以風痺請告。十旬不損，上表求解所任，詔不允。自是凡三表。

校勘記

[1]册，《舊唐書・裴度傳》作"崇"。

[2]非稱，《舊唐書・裴度傳》無此二字。

[3]效，原無，據《舊唐書・裴度傳》補。

[4]效，《舊唐書・裴度傳》作"責"。

（印章）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二

宰輔部(二十五)

罷免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所以因成功而見善惡,由實效而爲用舍也。矧秉國之鈞,代天而治,股肱元后,衡石天下,得其人則百工允釐,非其賢則彝倫攸斁,以至公而陞,以至公而黜,斯所謂直道而行也。若夫韋賢告老,賜安車而就第;李通辭疾,以特進而奉朝,斯乃進退以禮,君臣俱得。至若無所發明,號爲煩碎,賜策以罷,理亦宜之。其循私忘公,忌賢作威,逃戮而退,幸亦多矣。乃有見嫉姦邪,遭罹讒毀,志雖中屈,道亦無辱,雖復幅巾歸田,柴車即路,斯以見伯玉卷而懷之,子文三已無慍之志焉。

秦呂不韋,爲相國。始皇九年,坐嫪毒免相。

漢高后七年九月,左丞相審食其免(臣欽若等曰:史無事迹,其後並同)。

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絳侯周勃謝請歸。歲餘,復爲相十餘月。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

後二年八月,丞相張蒼免。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帝詔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繇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任,保任也。中候,官名,有所保舉也),大爲姦利。帝以爲讓(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

景帝七年六月,丞相陶青免(臣欽若等曰:案史無事迹者,故但書免)。中三年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亞夫爲丞相四年,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繇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言皇后兄王信可侯,帝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得侯。王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丞相衛綰免。綰，景帝以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武帝即位，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綰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

二年十月，丞相竇嬰免。嬰，太后從兄子，元年代衛綰爲丞相。太后好黄老，而嬰與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綰等務隆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滋，益也。説讀曰悦）。綰請毋奏事東宫，太后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綰而免嬰。

五年，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太后喪不辦免。

六年六月，丞相許昌免。

元光五年，御史大夫韓安國免。初，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薨，行丞相事。引墮車蹇（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帝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死，免。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張歐以老病免，食上大夫禄。

五年十一月，丞相薛澤免。

宣帝地節三年五月，丞相韋賢免。賢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時七十餘。至是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甘露元年，御史大夫杜延年免。延年，御史大夫周之子。五鳳三年，自西河太守徵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黄金百斤、酒、米，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元帝永光元年十一月，以歲惡民流，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定國，宣帝甘露三年爲丞相。帝即位，關東連年被災，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陳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是歲，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帝優以詔條責之，定國惶恐，自劾，歸侯印，乞骸骨。帝報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免郡國守相郡牧[1]，非其人者毋令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强食慎疾。"定國稱篤辭，迺與廣德俱罷就第。

成帝建始二年，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

三年十二月，丞相匡衡免。衡元帝建昭三年爲丞相[2]，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及帝即位，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先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衡封樂安侯,侵地四百頃,事具宰輔貪墨門。)

河平四年四月,丞相王商免。商父武以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爵。建始四年爲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言意欲望,行必果之。)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若盧,獄名,屬少府黄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張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邦,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謨,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謂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免相。"

鴻嘉元年三月,丞相張禹免。禹代王商爲丞相六年。至是以老病乞骸骨,加優。再之廼聽,賜安車駟馬,黄金百斤,罷就第。

永始二年十月,丞相薛宣免。宣代張禹爲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淺,帝輕之。會廣漢郡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吏逐捕,不能克。帝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大也[3]),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終,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言苟取。)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寮,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虚空(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群盜横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絶,幾不爲郡,三輔徵歛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按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一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法,爲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成帝綏和二年,大司空(元年改御史大夫爲司空)何武免。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四遣吏歸迎後母。會成帝晏駕,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建平元年,大司空師丹免。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后不合爲共皇太后。及恭王既追尊爲恭皇帝,又議不宜立廟京師。由是寖不合帝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來已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

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表事,行道人偏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今吏民傳寫,流聞四方,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摧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敝章示君(挺,引拔也。謂時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義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僞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省,視也。自求禍己,不尤人也),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虚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諼,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二年四月,丞相孔光免。光,成帝時爲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産弟中山孝王,同産弟子定陶王。帝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爲嗣,光以中山王宜爲嗣,坐議不中意,左遷廷尉。成帝晏駕,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光丞相,定陶立,是爲哀帝。帝祖母傅皇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旨,惟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違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爲表裏,共毁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以共成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仍,頻也),日月無光,山摧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登(比,頻也),天下空虚,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姦軌放蹤,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爲(言盗賊不能爲害)。是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繇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元壽二年八月,大司空彭宣免。宣爲大司空三月,會哀帝晏駕,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以爲言)。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志。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填溝壑。"莽白太后,策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

勳豐策詔君,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平帝元始二年二月,大司空王崇免。先是,彭宣乞骸骨罷,以崇代爲大司空。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五年八月,太師兼大司徒馬宮免。宮哀帝末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謚不直,至是王莽發傅太后陵,追誅議者。宮爲王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禮,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詭,違也。辟,讀曰讀),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綱維;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名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4],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二月,大司空王梁免。(臣欽若等曰:事具帝王舍過。)

三年閏正月,大司徒鄧禹免。禹與赤眉戰於迴溪(溪名,俗名回況,在河南永寧縣),師敗,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空、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

五年十月,大司徒伏湛免。初,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

六年十二月,大司空宋弘免。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

十二年九月,大司空李通罷。通性謙恭,常顧避權勢,素有消疾(消中之疾)。自爲宰相,謝疾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十三年三月,大司空馬成罷。初,李通既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數月,拜揚武將軍。

十五年正月,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重歲時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

二十年四月,大司空竇融免。時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竊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以大中大夫張湛代涉爲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溲便[5],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二十二年十月,大司空朱浮坐賣弄國恩免。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

四年十月，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十二年七月，司空伏恭罷。恭爲司空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事。

十四年三月，司徒虞延免。初，延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6]。會楚王英謀反陰事，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語，延遂自殺。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太尉鄧彪罷。彪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詔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三年四月，太尉鄭弘免。弘爲太尉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其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自詣廷尉，詔勑出之。

五月，司空第伍倫罷。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連以老病上疏乞身，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

章和元年六月，司徒桓虞免。

和帝永元九年九月，劉方免。

十二年九月，太尉張酺免。酺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群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儀。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十三年十一月，司徒呂蓋罷。

十四年十月，司徒巢堪罷。

十六年七月，司空魯恭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放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是歲，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掠人吏。京師淫雨，螽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三公。以災策免，始自防也。勤亦以雨水傷稼策免。

三年三月，司徒魯恭免。恭再在公位，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以光病策罷。

五年正月，太尉張禹以陰陽不和策免。

六年四月，司空張敏罷。初，敏以疾乞身，不聽。是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元初元年九月,太尉李脩罷。

二年十二月,司徒夏勤罷。

永寧元年十月,司空李郃坐請託事免[7]。

十二月,司徒劉愷罷。愷視事五年,稱病上疏致事。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延光元年四月,司空陳褒免。

二年十月,太尉劉愷罷。愷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

三年二月,太尉楊震免。震前後上疏切,帝既不平。會星變逆行,中常侍樊豐等共譖之(事具於臣害賢門),夜遣使者,策收太尉印綬。

順帝即位初(未改元),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罷。

永建元年正月,太傅馮石、太尉劉熹皆以阿黨大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策免。司徒李郃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十月,司空陶敦復免。

二年七月,太尉朱寵、司徒朱張以日食罷。

三年十二月,太傅桓焉坐辟召禁錮者爲吏罷。

四年八月,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策免。

十一月,司徒許敬以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陽嘉二年五月,司空王龔以地震策免。

十月,太尉龐參免。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妻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

三年十一月,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四年四月,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策罷。

永和元年十一月,太尉龐參以久病罷。

三年,司徒黄尚免。

五年九月,太尉王龔罷。龔以老病乞骸骨。

六年二月,司空郭虔免。

漢安元年十月,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日食免。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太尉李固免。時帝八歲,梁太后臨朝,固爲太尉,多所規正,每輒從用。其黄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固,每相忌疾。冀既悖逆酖帝,議欲立蠡吾侯,而固與大司徒、鴻臚杜喬皆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爲嗣。冀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九月,太尉杜喬以地震免。

三年十月，太尉趙戒免（戒子志伯，蜀郡人）。

元嘉元年四月，司徒張歆罷（歆字敬讓）。十月，司空胡廣以告老罷。

二年十一月，司空黄瓊免。時帝欲褒崇梁冀，瓊建議有異，冀意以爲恨。會以地震動，策免。

永興元年十月，太尉張湯、司徒吴雄、司空趙戒以災異策免。

二年九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永壽元年四月，司空房植免。（是月南陽大水。）

延熹元年七月，太尉黄瓊以日食免。

二年八月，太尉胡廣坐阿附梁冀免。

四年二月，司徒盛允免。四月，太尉黄瓊以寇賊免。六月，司空虞放免。九月，司空黄瓊以地震免。

五年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初，矩與司空黄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

六年十一月，司空劉寵以陰霧愆陽免。

八年九月，司空周景以京兆地震免。

九年四月，司徒許栩免。七月，太尉陳蕃免。時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事具宰諫爭門）。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九月，司空劉茂免。初，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悦。瑨、瓆既棄市，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司空宣酆免。八月，司空王暢免。暢爲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

十一月，太尉劉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二年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

十一月，太尉劉寵以日食免策。

三年四月，太尉郭禧以日食罷。七月，司空劉囂罷。

四年三月，太尉聞人襲、司徒許訓免。（是月朔，日有食之。）七月，司空來豔、司徒橋玄免。時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免。

熹平元年十二月，司徒許栩罷。

二年三月，太尉李咸免。七月，司空楊賜以災異免。

十二月，太尉段（名與太宗廟諱音同）免。段爲司隸校尉，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是年五月，代李咸爲太尉，至是罷。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罷。

五年五月，太尉陳耽罷。七月，太尉許訓罷[8]。十月，司徒袁隗罷。

六年七月,司空劉逸免(逸字代過)。十月,太尉劉寬以日食免。(是月朔日食。)十一月,司空陳球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徒楊賜免。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行外苑。賜上疏言:"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罷爲少府。光和元年四月,司空陳耽免。(是月地震,侍中寺雌鷄化爲雄。)

九月,太尉張顥罷。

十一月,太尉陳球以日食免。

二年三月,司徒楊滂免[9]。太尉橋玄、司空袁逢罷。

三年九月,太尉劉寬以日食免。閏月,司徒楊賜以病罷。

五年三月,司徒陳耽免。十月,太尉許馘罷。

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楊賜免。時黄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司徒張濟罷。

二年二月,司徒袁隗免。

五月,太尉鄧盛罷。

三年二月,太尉張延罷。

四年四月,太尉張溫免。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五年四月,太尉曹嵩罷。六月,太尉樊陵罷。

八月,司空許相罷。

六年四月,太尉馬日磾以日食免。

少帝即位初,司徒丁宫罷。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免。時董卓秉政,關東兵起。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二年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免,太尉趙謙罷。

三年八月,司徒趙謙罷。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以日蝕災。)

四年六月,太尉周忠以災異免。(是月扶風大風,雨雹,華山崩裂。)

十月,司空楊彪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空趙溫以地震免。

興平元年七月,太尉朱儁以日食免。

九月,司徒淳于嘉罷。

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時天子新都許,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

上殿，見彪色不悦，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10]，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

十三年正月，司徒趙溫免。溫從車駕都許，以辟司空曹操子丕。曹操怒，奏溫辟中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校勘記

[1]兒，《漢書・于定國傳》作"勉察"；郡，作"群"。

[2]帝，原作"年"，據《漢書・匡衡傳》及《百官公卿表下》改。

[3]大，原作"文"，據《漢書・薛宣傳》注改。

[4]心前，原作"前心"，據《漢書・馬宫傳》改。

[5]溲，原作"須臾"，據《後漢書・張湛傳》改。

[6]續，原作"續"，據《後漢書・虞延傳》改。

[7]李郃，原作"李郃"，據《後漢書・安帝紀》改。

[8]罷，字原無，據《後漢書・靈帝紀》及《四庫全書》本補。

[9]司，原無，據句意及《四庫全書》本增補。

[10]未，原作"木"，據《後漢書・楊彪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三

宰輔部（二十六）

罷免第二

魏太祖初封魏王，鍾繇爲相國，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

齊王正始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誅裴頠，司徒王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何敬容爲尚書令、侍中，參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張黎爲太尉，古弼爲司徒，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太官。

孝文承明元年二月，司空陸定國坐事免官，罷爲兵。

東魏孝靜帝興和四年四月，太尉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時婁叡爲司徒，濫殺人，爲尚書左承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

隋高祖開皇十九年九月，高熲爲左僕射、上柱國，坐事免，以公就第。未幾，高祖幸秦王俊第，召熲侍，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涕。帝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坐事免。蕭瑀爲中書令，嘗薦封德彝於高祖，高祖以德彝爲中書令。太宗即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德彝爲右僕射。德彝素懷險詖，與瑀料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既新用事，玄齡疏瑀而親德彝，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而瑀先懷疑阻，由是忤旨，廢於家。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

千里之川；轄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眞，除澆反朴。然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故俗教之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殫人力以共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蟠，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身之福本，上以違忤君王，下則扇惑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旣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內，所謂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尙全無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二年正月辛未，司空魏國公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怨望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貫，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爲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曰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後竟流靜州。

十七年五月，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尙書。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尙書。

七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

高宗永徽六年七月戊寅，以吏部尙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旣寵衰，不敢久在機密，頻上表固辭，轉爲吏部，罷中書門下事。尋而后母魏夫人被責，不許入宮，奭由是出爲遂州刺史。

顯慶五年秋七月丁卯，度支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配失所，免官。

龍朔三年夏四月戊子，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兹小技，累升顯地。塵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於彝典，漏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念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配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配流振

州。"

則天載初元年,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萬質坐與弓嗣業通謀,配流嶺表。

天授元年十月,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降授鎮州遵化縣尉。

延載元年八月戊寅,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元綜以罪流于振州。元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葷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愿,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故人多畏而鄙之。至是配流,朝野莫不稱慶。

聖曆三年正月,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吉頊坐事貶流嶺表。

久視元年閏七月己丑,鸞臺侍郎李嶠遷爲成均祭酒,罷政事。時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嶠錫之甥故也。

長安四年三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防州刺史。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乙卯,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房融以親附張易之兄弟,配流嶺表。

五月甲午,封侍中、齊國公敬暉爲平陽郡王,桓彥範爲扶陽郡王,袁恕己爲南陽郡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郡王,中書令博陵公崔玄暉爲博陵郡王,並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是月,又以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爲雍州長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爲散騎常侍。時稷與日用爭於帝前,稷曰:"日用傾側,諂附三思,幾危社稷,非忠臣;賣友事主,非義士也。"日用曰:"臣往雖有官過,今立大功。當韋氏悖逆擅權之時,大事去矣,臣與太子同謀靖難,陛下棄瑕錄用,備位左右。如稷外託國親,內附逆黨,易之、楚客恩同骨肉,傾側者正屬薛稷,不屬於臣。"故並停政事。

二年二月,出中書令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璟爲楚州刺史。初,元之入輔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復貞觀永徽之政也。而太平公主專權,睹太子明察,恐不利己,陋陰謀廢黜。時元之、璟等處宫臣,恐其爲變,具以啓聞。及公主出蒲州,尤所怨謗,皇太子不獲已而奏出焉。十月,帝御承天樓,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責之曰:"自頃以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斃,府庫益竭,寮吏日滋,僶俛政途,罔然如失。雖由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癸丑，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劉幽求、紫微令張說並罷知政事，以幽求爲太子少保，說爲相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己酉，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相，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受，遷在清秩，凴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貶居藩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張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時以贓狀聞，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

十四年四月庚申，停兼中書令張說，勅曰："特進、行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玆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務，義亦有在，更全端右之榮。宜停中書令，餘如故。"

十七年六月甲戌，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臣之任，選衆推賢。檢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勤，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力，以祗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玷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迴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荆州長史，元紘可曹州刺史。"又制："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乾曜，十載持衡，一心自牧，台鼎斯重，管綜惟繁，雖勤在公，而暮年微疾，俾司端揆，罷劇中樞。宜停侍中，其尚書、左丞相如故。"

天寶五載四月，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初，李林甫構成其罪，遂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以左丞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爲左右僕射，並罷知政事。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執政。

五月，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爲太子少師。

三年五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鎬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爲賊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札表奏云："思明凶竪，因逆竊位，兵疆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之。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代宗以寶應元年四月庚午即位，六月庚申，中書令李輔國上表請遜位，乃特封爲

博陸王,罷中書令。復詔許唯朝朔望。

二年正月,吏部尙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劉晏爲太子賓客,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黄門侍郎平章事李峴爲太子詹事。峴作相一月,爲近要所擠,遂失恩而罷。

廣德元年十二月,侍中苗晉卿罷知政事,冊爲太保。帝即位,晉卿年已衰暮,吐蕃寇長安,晉卿病卧私第。蕃賊聞之逼劫,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遂有是命。

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八月,以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尙書,罷政事。

建中二年七月,楊炎罷相,爲左僕射。時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益疏闊,遂罷炎相。

四年十二月,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爲新州司馬。癸酉,以中書侍郎關播爲刑部尙書。杞與播俱從幸奉天,杞與白志貞等先貶出,播尙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尙書。大臣韋倫等皆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尙爲尙書,誠可痛哉。"

興元元年四月,德宗在梁,以諫議大夫平章事姜公輔論事失旨,罷爲左庶子。

貞元元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劉從一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尙書。

二年正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罷爲太子賓客[1]。是年,給事中崔造守本官平章事。機謀權變非其所長,釐革度支弊事卻爲繁擾,數月以疾辭,除右庶子。三年八月,除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爲右散騎常侍,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故有是命。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勉常言盧杞姦邪,而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疏,遂累表陳讓,方罷政事。

十年十二月,宰相陸贄罷爲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毁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刻薄,與贄不相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因奏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多言其屈,贄固畏慎,及爲賓客,拒門不通交親。

十三年九月,詔曰:"任重謀猷,道在忠諒,辭疾之情既懇,優賢之義斯崇。中書侍

郎平章事盧邁朝序公才，操履端敏，弼諧庶政，夙夜惟寅，恭恪之心，每思獻納。而支體未適，固請優閒，累表敷陳，懇誠彌切，將遂其志，予衷耿然。爰舉朝章，式加命秩，可太子賓客。"

十四年七月，詔曰："任人之道，必在無私；審官之宜，所期適用。給事中平章事趙宗儒，早以文學，累更職任，自居樞近，頗歷歲時，雖夙夜載勤，而政理猶鬱。式移秩序，以叶朝經，可太子右庶子。"

十九年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爲太子賓客。

二十一年七月，下詔曰："朕承天眷命，獲主兆人，思致邕熙，用康區夏。布和緝化，屬在輔臣，所謂適宜，寔爲通典。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珣瑜，銀青光祿大夫、守刑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郢等，咸以忠靖，累更班列，秉彝兢慎，植操貞常。自參輔中樞，皆能勵節，祗勤庶務，夙夜惟寅。歲月滋深，嬰纏疾恙，賁職有闕，無以彌綸。况銓綜爲選士之本，刑法乃生人之命，俾從專掌，以盡至公。宜輟台司，副予所委。珣瑜可吏部尚書，郢可守刑部尚書。"

憲宗初，司空平章事于頔坐子殺人，降授恩王傅，絶朝請。

元和四年二月丁卯，制曰："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之宜，聞善即升，知否則捨，兹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陽武縣開國侯鄭絪，早以令聞入參禁署，永惟勤績，出授台司，期爾有終，規予不逮。歲月滋久，謀猷寖微，罔清靜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爵皇猷，宜副群情，罷兹樞務。朕以其久居內職，素事先朝，恩厚君臣，貴全終始，俾從優閒之秩，用示寬大之恩。可太子賓客。"

五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裴垍以疾請告。十一月，罷爲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

六年正月壬辰，制曰："爰立輔臣，以熙庶績，聿膺其任，是亦難能。至於明用捨之宜，全始終之道，兹惟大體，寧亡予懷。中散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藩，早以學行聞于縉紳，洎升朝端，克慎素履。頃者，拔於非次，列在鈞衡，是宜直己以佐時，匪躬而納誨，有副明獎，越於常倫。而授任已來，再逾年序，夙夜之勤雖著，弼諧之效未孚，將何以允至公之求，成天下之務？宜輟黃樞之重，向居端尹之崇，爾其勉之，式謂優禮。可守太子詹事，散官勳賜如故。"藩素有清名，及追李吉甫於淮南，未至，藩有拒之意。吉甫至，頗不平，屢攻其短，遂罷焉。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相。將討淮蔡，日久，王師數不利，言事者多以罷兵爲請，逢吉附其議，憲宗不悦。無何，比部員外郎張宿以他門進，逢吉出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理，憲宗將擢爲諫議大夫，逢吉廷爭久之，且曰："去臣用宿可也。"由是又忤旨，遂罷相。

八年正月辛未,制曰:"文昌六官,宗伯掌禮,選授之重,自昔攸難。非夫台衮之臣分全於始終,縉紳之議素洽於群倫,則無以允是優崇,膺茲名秩。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奥學雄詞,虛襟曠度,稟中和之氣,弘信厚之規,夙彰厥猷,歷踐清華。乃者徊翔省閣,祗服大僚,咸推鎮俗之風,遂致濟川之望。朕永惟理本,宵旰在懷,常期獻納之功,深屬弼諧之任。爰徵僉論,俾列□司[2],勤勞亟歩於歲時,謙挹每形於造次,是用委春卿之職,輟樞務之殷,任事呈能,庶先會府,帥屬而理,汝往欽哉。可守禮部尚書。"

九年二月癸卯,制曰:"輔相之任,所貴乎納忠;進退之宜,寔重於申禮。其有以勞奉國,以疾固辭,聿懷謙讓之風,是舉優崇之典。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高邑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絳,端莊秉彝,亮直循道,抱凌寒之勁節,標肅物之貞規,常以懿文參于內署,亦以公望貳于地卿,竭其器能,茂著宦業。洎居衮職,左右朕躬,遠慮必陳,讜言無隱,竭致君之志,弘濟俗之方,確然貞心,藹有休問。而步履嬰疹,趨侍爲難,披誠上聞,稽首求免。乃眷毗倚,久之未從。星霜屢遷,衷懇彌激,宗伯秩禮,時惟大寮,宜從喉舌之班,用輟鹽梅之寄,庶因清簡,俾遂頤貞,膺茲寵章,敬服爾命。可守禮部尚書,散官、封賜如故。"

十一年八月壬寅,詔曰:"朕恭己臨人,勵精思理,二三執政,由吾股肱。念始終之罔虧,於進退而尤重。苟或將明失中,輔道不專,依違于懷,尚愼斯舉,君臣之義,豈不弘乎?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早著淑聲,累更顯貫,潤以文藻,懿其風猷,爰膺選衆之求,式佇弼予之美。而自當鈞軸,屢變星霜,虛襟以聽,未聞至論,非啓沃之道有所不行,何燮諧之功蔑爾無效。欲抑浮華之路,在捐朋黨之私,人亦具瞻,事將奚副? 用解樞機之務,俾居衡鏡之職,克久斯任,宜和厥心。可守尚書、吏部侍郎,散官、勳如故。"時貫之以蔡鎮未平,天下勞於餽餉,慮或水旱乘之,則力屈難振,屢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由是與裴度爭是非於帝前。時專任度以戎事,故罷貫之,以望其功成。初,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倖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啣之,卒爲所搆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

十三年戊戌,詔曰:"夫爲君者,求舊以申其用,施恕以遂其情;爲臣者,陳力以效其能,奉身以明其志。故在上則始終之道備,居下則進退之義全,玆惟休哉,用厚德禮。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鄘,居潔履方,端明審固,有沉毅莊重之質,有堅剛迅敏之心,勁節夙表於屯夷,利器久彰於中外。朕所以跡其衆善,詢及庶工,登之台階,授以政柄,將欲籍其碩望,弘厥壯猷,而固辭之誠,再疏頗切。然猶不允其請,所冀或副予懷。迨此旬時,勞于夙夜,益顧

頤養，堅稱衰疾，宜罷樞軸之殷，俾居喉舌之重，就閒高秩，式示優崇，可守戶部尙書。”

十四年十二月乙卯，制曰：“致君之道，爰在輔臣，發揮正經，端理敎化，或彝倫未叙，公議不明，免其所職，蓋常典也。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群，根於溫恭，發以詞彩，踐履臺閣，潤色絲綸，嘗以敏才，列於宥密，考能觀行，益表謙勤。擢處鈞衡，用參大政，緝熙之績，每竭其謀猷；翊贊之心，亦彰於夙夜。朕旰食思理，注於話言，善而可行，無不虛受。而顧問之際，謂近於至公；詳取之間，或違於事實，將何以同底于道，化洽萬方？宜罷印於中樞，俾報政于外服，優以顯秩，爾其勉之。可使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勳賜如故。”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制曰：“師長庶工，揔詳六職，重任久曠，益難其人。自非體參股肱，位列鈞鼎，能引以知退，致禮而加恩，則授受之間，何以允玆任也？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襲徐國公蕭俛，門承華袞，位列淸華，用能周物，志在佐時，勤內署之論思，肅南臺之綱紀。朕初承天序，擢處台階，推一心獻納之誠，賛四方經營之績。及此踰歲，累陳懇詞，微恙所侵，堅請難奪。朕憂勤庶政，親委大臣，務厚始終，以全進退。既謝弼諧之任，宜加端揆之崇。爾宜戒之，服我優秩。可守尙書右僕射，勳賜如故。”俛以西川節度使王播前任鹽鐵使，日廣進財貨，強名羨餘，固位竊恩，不憚淸議；及鎭益部，又傾竭貢獻，以圖台衡，宰相段文昌助之，勢不可遏，俛遂於閤內及延英屢諫不納，乃以官進退，冀帝感悟，竟不從。故有是拜。

二年二月，制曰：“宰相者，朕之腹心。和合天下，在乎鎭靖藩服，兼附親遠，方將弘遂物之宜，必有更張之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崔植，往在先朝，頗推廉直，馴行唯謹，保萬古之風；淸德不渝，紹四公之業，遂昇左掖，實著能名，駁正之美，稱於朝列。朕以孝公太傅，代載忠貞，擢於相門，授以台席。顧惟寡昧，奉若丕圖，每念爲君之難，敢忘從諫之義？推誠聽納，虛己咨詢，庶洽群心，以迎和氣，叔敖是期於秉羽，汲黯謂致於寢謀，宵分以興，日旰忘食。昔藩國多事，平津讓侯；陰陽未和，石慶辭位。惟爾謙遜，豈嘗求安？稱疾拜章，勤亦至矣。雖愒日之年未及，而履冰之意尙堅。遂輟樞機，用成美志，崇以天秩，長以秋官，君臣之間，朕無所愧。可刑部尙書，散官勳賜如故。”植在相位，端愼信厚有餘，而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鎭阻兵，方隅多事，機務壅滯，由植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刑部尙書罷相。

六月甲子，制曰：“朕端己推誠，資於輔相，求人與衆，諒在訏謨，所以狥公卿之言，從士庶之望。輟任淮海，俾居台階，舉先朝勳業之臣，當四海具瞻之任。推心委柄，期在賢能，誠效靡孚，余將安望？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器本端誠，道惟蹇諤，挺松筠之操，蘊桂玉之姿，望積

巖廊,功書竹帛,策勳報爵,寵極人臣。朕恭守睿圖,推心輔弼,聿求雋彥,思致雍熙,推昇論道之司,再授樞衡之任,虛心有日,佇乃嘉猷。而鼎飪未調,弛張異制,誠宜有犯無隱,忠讜必陳,使余誠懷,不感聞聽,何苟容於造次,致有間於筌簹? 棘木既窮,匪辭焉驗? 昔漢以陰陽不和,冊免丞相,今爾訏謨或爽,宜罷台司。疇勳績以尙功,錄忠勞而念舊,俾居右揆,非謂左遷,用宗師長之榮,勿以優閒自薄。可守尙書右僕射,散官、勳封如故。"

又制曰:"宰相者,列位巖廊,權參造化,內操政柄,上代天工。朕嗣守丕圖,思興至理,每於擢用,冀獲雋良。爲善有聞,必資獎寵,罹於愆謗,用罷台階。通議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游藝資身,明經筮仕,累應科選,益振芳華,茂識宏才,登名晁董之列;佳辭麗句,馳聲鮑謝之間。頃在憲臺,常推舉職,比及遷黜,亦以直聞,是以擢以周行,典斯誥命。洎參密近,旋委台衡,宜竭謀猷,盡於毗贊。而乃不思弘益之道,遂嬰詿誤之嫌,察以中情,雖非爲己,行玆左道,豈曰效忠? 體涉異端,理宜偕黜。朕以君臣之分,貴獲始終,任使之時,亦聞獻懇,每思加膝,寧忍墜泉? 猶弘在宥之心,俾列專城之寄。左都之大,三輔推雄,控壓關河,連屬官苑,勉於政績,副我恩私。可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散官,勳賜如故。"

文宗開成四年五月景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爲右僕射,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爲吏部侍郎。覃以門蔭入仕,少淸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接狎。位至國相,所居未嘗修飾,纔足以庇風雨,家無媵妾,時人仰其素風。頃李宗閔在相位,嘗有侮易之言。後李德裕入相,驟加引用,覃故怨宗閔而厚於德裕。凡宗閔之交游引用者,覃盡以朋黨排之,時人以此不直。夷行以文學進身,獨不群。及爲宰相,素與宗閔有隙,故善於覃,以排斥朋黨爲己任,而多及善良,因並命罷之。

懿宗乾符六年,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岧上表論之,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孫,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僖宗即位,時劉鄴爲相,及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爲之惻然。

昭宗乾寧二年八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諸道鹽鐵轉運崔昭緯罷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昭緯性姦纖忌前,內結中人,外連藩帥。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二鎭將兵詣闕,賊殺宰相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王行瑜,罷相授僕射,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數其罪,中使至荆

南，斬之。

明宗天成二年丙戌，制曰："朕恭膺大寶，虔荷丕基，選衆與能，克保君臨之道；寶賢念舊，庶符帝賚之資。由是推以腹心，授之衡柄，冀扶持於寡昧，申啓沃於始終。其樂在宴安，勇於冲退，宜暫均於勞逸，思顯示於優隆。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工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任圜，天授宏材，波澄偉度，早負公侯之器，深懷將相之資。智擅圓方，謀惟通變。先皇帝中興景運，再造鴻圖，夙參佐命之功，迥著安時之業，克平邛蜀，大掃妖氛，鬱有殊庸，雅爲良弼。朕惟薄德，尋所注懷，爰自六卿，擢居四輔，秉國鈞之重任，掌邦計之劇權，內罄沃心，外彰陳力，方期委任，遽閱封章，曲狥汝懷，固違朕旨。既披陳而莫抑，在進退之有常，宜更鳳沼之尊，俾踐龍樓之秩。勉從頤養，勿替謀猷。可落平章事、太子少保。"

三年三月己未，制曰："朕聞老氏談經，無如知止；素王窮易，當在庶幾，賢哲所以保身，進退於焉合道。其有位居元輔，功叙彝倫，節宣微爽於冲和，休致屢堅於章表，酌其陳力，莫若從人。俾迴席於三台，就懸車於百揆。特進、行門下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鄭珏，皇朝軒冕，淸廟笙鏞，崇令望於搢紳，節雅音於律度，而自再持鈞軸，益顯公忠。尋更近市之居，兼杜掃門之跡，克己復禮，爲官擇人。爰屬巡幸浚郊，務名賢而好善；經營洛邑，煩上相以卜年。方賴嘉猷，忽嬰美疹。豆耳何妨於寂聽，灰心頓悟於浮榮，高慕赤松，勇辭黃閣。朕以方調殷鼎，尙睠晉罇，欲盡慇勤，具觀堅切。可久之規斯在，再三之請莫違，所以特許抽簪，免勞借箸，進崇階於開府，假優秩於不朝。仍益井田，俾厚風俗。於戲！祁奚請老，不無內舉之規；張禹言情，亦有私恩之事。唯卿奉身而退，其德不回，予實嘉焉，美兼善也。勉從頤養，永保初終。可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致仕。仍加食邑五百戶。"

末帝淸泰二年十月戊寅，制尙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微宫使、趙郡公、食邑二千石、食實封二百戶李愚可守本官，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彭城郡公、邑千五百戶劉昫可守尙書右僕射，皆免知政事。昫司邦計，意在至公，欲除積弊，傷於太察。初，帝自鳳翔至，切於軍賞，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奏數百萬在，及優賜無幾。帝怒，用昫代玫。昫性初疾惡，又懼訶譴，及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昫計窮詰，乃積年殘租。或主務不怠，詰之不已，屢遷歲時。計司主典利其所係，不欲搜擿，至是藏蓋彰露，昫具條奏。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者以籍進。韓昭備言，由是逋者咸蠲除之，窮民相與歌詠，唯王典怨沮，乃謀僞書昫名差務官，昫疑不由己，詰之，獄成。云自昫別室內弟。御史陳觀鞫訊，遣吏取公文，昫曰："吾一病妻，比無別室，御史見凌，亦須循理。"觀仍遣吏不已。及罷相之日，群吏擕三司印復萃月華門外，聞宣昫罷，乃相賀快活矣。及昫歸第，三司無一人從至第者。傳所謂盜憎民惡，

其可忽諸。李愚褊急，素不悅馮道。昫與道婚家，及道出鎮，凡中書積滯事，愚指昫云："君親家翁所爲。"昫與之口訟，動至色厲，吏俱惡之。乃揚言於外，二人欲相毆，穢語及之，愚之秉執，昫之多防。帝采其言，俱罷之。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樞密使劉處讓每有敷奏，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相分判。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制曰："朕虔承遺訓，嗣守鴻基，常懼眇冲，不克負荷，所以師臣畏相，稽衆從人，探沃心造膝之謀，詢繼體守成之道。其或力非任重，才不迨時，有玷天工，顯貽物議，宜從罷免，用儆厥愆。開國佐命輔聖功臣、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濤，早預朝倫，素虧時望，繼踐淸華之列，曾無倜儻之名。先皇帝應運開階，濟物成務，未明求理，虛己待賢，擢自禁林，升之槐路，既委宰衡之任，蔑聞帷幄之謀。迨及眇躬，初親庶政，被顧問之際，屢睹醺酣；當獻替之時，無聞諤訏。復虧嚴重，但務詼諧，詎爲君子之儒，殊失大臣之體。重以梓宮在殯，國步多艱，屢陳違衆之言，頻建出師之意，率爾獨見，豈是臧謀？朕方務含弘，冀全終始，雖包荒而在念，慮假器以興譏，俾輟中樞，式存大體，仍令還第，庶用省躬。惟爾自貽，無我有怨，苟能思過，豈吝推恩？可罷免，勒歸私第。"

周顯德四年八月乙亥，制曰："鴻水未堙，舟楫賴濟川之用；密雲旣雨，郊原成利物之功。惟賢哲之保躬，蹈初終於元吉。我有良相，時惟正人，七年竭力於扶持，六氣遂乖於頤養，踰歲伏枕，九陳讓章，敦諭雖頻，告請彌切。暫輟秉鈞之任，不移論道之資，仍益戶封，斯爲異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特進、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李穀，昔事先朝，勤勞王室，暨登上相，佐佑朕躬。疾因憂國而有加，志在避權而知足，煩燮調而斯久，釋難重以爲宜，漸俟痊平，別期委任，俾展輅車之禮，用光水土之官。惟爾誠明，當體優異，凡百有位，知予尙賢。可守司空，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校勘記

[1]賓客，字下原有一字，糊。

[2]□，原本字糊。《四庫全書》本作"鼎"。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四

宰輔部(二十七)

譴　讓

夫委質事君,陳力就列,有官守焉,有言責焉。其或因職事之墮廢,被公朝之訶譴,寘於司敗,時惟國典。矧乃輔弼之任,左右厥辟,宣翼統紀,表正倫類,百工承式,庶民爾瞻。苟有任非其人,心或附下,懷情不盡,越職舉事,屬災異之著見,或水旱之作沴,燮治攸繫,措置失宜。至或論議非當,謗咎交集,賦斂無藝,蠹弊隨生,由是賜以璽書,責以吏事,乃有賜車馬以就第,上印綬而歸田,其致詰之深,或引決爲謝者,蓋有之矣。若乃秉心無苟,本乎納忠,守道居常,因以蒙毁者,亦奚愧焉!

漢蕭何,高帝時爲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藁,禾租也。言人恣田之,不收其藁税也。)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衛尉,名字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事具總録部救患門。)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張蒼,文帝時爲丞相,任人爲中候(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大爲姦利,帝以爲讓,遂病免。

衛綰,景帝時爲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

石慶,武帝時爲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名數,若今户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適讀曰謫)。帝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虚,民多流亡,罪當伏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帝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滔,漫也。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切),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陻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濱海者,循歷海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言百姓去

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役調,故爲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爲吏出使居人以自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貺,神物並見(貺,賜也。見,顯示也),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言自修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比,校考也,音頻寐切[1]。)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幼年無罪,坐爲父兄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慶自以居相位而不能理,請入粟己罪,退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也),欲安歸難乎(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若此自爲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乃以謹得終。

田蚡,武帝時爲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考工,少府之屬官也,至作器械。上責其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止。)

暴勝之,武帝時爲御史大夫。戾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城,丞相劉屈氂欲斬仁,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釋,放也)。帝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

蕭望之,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2],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宰相(言三公非其人,又言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三人同共問之)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悦)。後丞相司直緐延壽(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不爲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使年寧能父我耶?'(寧能與吾父母同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

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少史,曹史之下者也。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修,倨慢不遜攘(攘,古讓字),受所監藏二百五十以上(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所衛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請逮捕繫治。"帝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敖讀曰傲[3]),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綬印。其上故印使者(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綬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僭,靡有後言。"

黄霸,宣帝時爲丞相。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詔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如,或也),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言欲拜將相,事在其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具知其□實),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于定國,元帝初爲丞相,貢禹爲御史大夫。帝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歸咎於大臣(言事者,三上書陳事也)。帝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以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發不得[4],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5],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亟,急也。不急追賊[6],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趣讀曰促,重音值用切。)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虚倉廩開府藏相賑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侍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以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錯,眩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7])!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言能防救已下,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帝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大錄,摠錄也),能無過者,其惟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言透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乎(非聖人者之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也(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

在職,何必顯焉(專與顓同,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愼疾。"(悉,盡也。)定國遂稱病篤,固辭。帝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王商,成帝時爲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言意欲望行必果之)。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康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薛宣,成帝時代張禹爲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又淺,帝亦輕焉。會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吏逐捕,不能克,帝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趍二日。(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蒼卒曰趍。)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比,類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群盜橫決,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知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鬲與隔同。幾,矩依切),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並,步浪切),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謾,誑也,音謾,又音莫于切。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嫚(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尹忠,成帝時爲御史大夫,以河決館陶,方略疏闊,帝切責之,自殺。

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議曹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九年之中而日三食,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視讀曰示),民人訛謠,斥事感召(斥事,甘泉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水溢。感召,"燕燕尾涎涎"是也)。三者既效,可謂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提,攝尾也。揚眉,楊芒角也。矢,枉矢也。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斗杓建寅貫攝中。又云矢一星。貫中者,爲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盜賊起,天宮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

度(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沉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爲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大守舍，熒惑守心。湛亦曰沉)，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萬歲之期爲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具謂具位之臣，無功臣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帝廼召見方進。還歸，未及決，帝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壯開(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壯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毆，繫也。音一口登切)，斷獄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忘忠慮，群下兇兇，更相嫉妬(更，工衡切)，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熟(間謂近者以來)，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謂財用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一切，權時。堧，城郭旁地也。凡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人所贍常爲之日用二十，使人直之，謂之過更。有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十輕二十也。堧，人緣切。)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嘗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俗之計，無忠固意(容容，隨衆下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蒙，謂也。)《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塞絕姦源，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孔光，成帝時爲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帝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中山王宜爲嗣，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後爲丞相，定陶王立，是爲哀帝。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重，直用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爲表里，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仍，頻也。重，直用反[8])，日月無光，山摧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

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無復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也(比,類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然而百官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言盜賊不能害),是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繇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於讀曰烏,虖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何武,成帝末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因遣吏歸迎後母,會哀帝即位,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爲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音千故切),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師丹,哀帝時爲大司空。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后不合爲共皇太后,恭王既追尊爲恭皇帝,又議不宜立廟京師,及繇是寖不合帝意(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來以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時,變異婁臻(婁,古屢字),山摧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連不恭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挺音從鼎切,引成也,謂持救異立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比,類昧切),虛僞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己(幾音冀。省,視也,自求諸己,不尤人也),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重任,慮不周密,懷諼迷國(諼,詐也,音虛袁切),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王崇,哀帝時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居寡,共養長信宮(放者,夫人之名。共音供),坐呪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謂自祖及少皆有名也),在位以來,忠誠憂國未聞所繇(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諼,詐

言也，音盧爰切)，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寮。"左遷爲大司農。

後漢侯霸，光武時爲司農，薦前梁令閻揚。素有譏議，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黄鉞一下無處所(斧鉞以黄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尚書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帝意稍解。

虞延，明帝時爲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鄭弘，章帝時爲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卒。

司馬苞，安帝時爲太尉，劉愷爲司空。元初二年五月甲戌，詔曰："朝廷不明，政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被蝗以來，七年于兹，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古字通)。今群飛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聞奏，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辠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加刑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眚[9]，安輯黎元。"

吳陸遜，大帝時爲丞相。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懇陳適庶之分，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帝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侍中，參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廣陵王羽，孝文時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言考課事，帝詔曰："雖考內未宜，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居職匾分，著三公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惟夏，且待至秋後。"領廷尉卿。帝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帝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

隋高熲，爲左僕射。文帝素不平熲，時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

中事，云於頻處得之。帝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

唐高士廉，爲侍中。太宗貞觀初在職，歲餘，黄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獲譴，出爲安州大都督。

楊師道，爲中書令。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裴寂，爲司空。有沙門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寂辭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童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貫，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位爲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謀，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

蕭瑀，爲特進，參預朝政。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 而自嫌如此。"遂降詔曰:"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眞，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故俗教之虛誕。何則? 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鋭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增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梟蟠，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 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惑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能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內。所謂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 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

李義府，高宗龍朔三年四月，除長流巂州。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兹小校，累升顯地。塵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于彝典。泄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10];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財黷貨，實點衣冠;念惡嫉賢，

載虧正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景雲二年十月，御承天樓，引安石及兵部尚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責之曰：“自頃已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庫益竭，寮吏日滋，僶俛政途，罔然如失，豈惟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材。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張嘉貞，玄宗開元十一年爲中書令。嘉貞弟嘉祐以黷貨聞，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帝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臣，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受，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貶居藩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

杜暹、李元紘同爲相。開元十七年六月，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相之任，選衆惟賢。檢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貞，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力，以袛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點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迴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荆州刺史，元紘可曹州刺史。”

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乃薨。帝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從儉，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此爲塋壠，且令造一塼塔，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以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輔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材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處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餘慶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拜度支使。于頔請事餘慶，皆奏未可。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饑，德宗與宰相議，將賑救城內十軍事。未行，爲中書主吏所洩，餘慶貶柳州司馬。

後唐李琪，仕梁爲尚書左丞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衆署之。後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末帝大怒，將投荒裔，而爲趙巖、張漢傑所

援。罷相,爲太子少保。

盧文紀,爲平章事。從末帝親征太原,謁陵畢,休於伏舍。詔文紀曰:"朕在藩邸時,謂卿有相業,獨排群議,用卿爲輔弼。不於此時傾竭,留待何時?"又曰:"宰相安邊境,撫四夷。今石敬塘負恩,北胡市利,卿不運略爲國銷禍,致朕親征。"文紀再拜謝,不敢對。

校勘記

[1]頻寐,原作"顈寢",據《漢書・石慶傳》顔師古注改。

[2]困,原作"因",據《漢書・蕭望之傳》改。

[3]曰傲,原作"曰敖",據《漢書・蕭望之傳》顔師古注改。

[4]發,原作"伐",據《漢書・于定國傳》顔師古注改。

[5]疑,原作"趣",據《漢書・于定國傳》顔師古注改。

[6]急,原作"及",據《漢書・于定國傳》顔師古注改。

[7]言,原作"善",據《漢書・于定國傳》顔師古注改。

[8]反,原作"也",據《漢書・孔光傳》顔師古注改。

[9]眚,原作"青",據《後漢書・安帝紀》改。

[10]恩,原作"思",據本書卷三三三《宰輔部・罷免二》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五

宰輔部(二十八)

竊位　自全　不稱

竊　位

《書》云:"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語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故商命傅說,喻之爲舟楫,爲霖雨,爲鹽梅,爲麴蘖;蜀任諸葛孔明,稱之曰如魚之有水。朝廷之治亂,政教之盛衰,忠佞之進退,百姓之安危,莫不繫之;天下重任,君臣大義,無踰於宰輔。昔臧文仲不能薦柳下惠,孔子謂之竊位。則尸祿冒寵,阿諛苟容,善不能稱,惡不能救,進無所益,退無所損,非竊位而何?

漢韓增,宣帝時爲大司馬。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後漢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崔烈,自九卿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駡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駡爲卒。)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晉何充,爲侍中、録尚書事。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

北齊高阿那肱,後主時録尚書事。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顔色?"師云:"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眞龍見。"肱云:"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

隋裴矩,爲右光祿大夫。以煬帝即位,昏侈逾甚,無所諫諍,但悦媚取容而已。

唐姜恪,高宗時以左相出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時右相閻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爲口實。

蘇味道,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模稜,于時以爲口實。

傅游藝,爲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果擢爲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朱紫也。

豆盧欽望,則天中宗時作相兩朝,前後十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朝廷多有諫諍者,而欽望在位,獨謹身不能有所輔政。

源乾曜,玄宗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喏署名而已。

牛仙客,開元中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獨潔其身,唯喏而已,所以錫賚皆緘封而不啓。百司或有諮决,輒對曰:"但依今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楊國忠,天寶中爲司空、右相。時天下殷盛,玄宗注意事邊賦稅之入,兵食之調。國中揀老習計簿吏,軍國大務皆其手,國中但署名而已,不復省覽。

韋見素,天寶十二載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遷左相。時右相楊國忠以外戚擅任,見素不敢議政,唯自容而已。

王璵,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爲衆所稱,及當樞務,聲聞頻減。

劉從一,德宗建中末爲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仍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太學士,修國史。帝遇之甚厚,從一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佐輔。

關播,建中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斂衽取容而已。

李勉,貞元初爲司徒平章事,引過備位而已。

齊映,貞元初爲中書平章事。性謙和,美言悦下,無所是非,政事多决崔造。

盧翰,爲平章事。貞元二年二月,授五品官。前鄭州别駕李撫等八十一人皆云:"自去年春送名中書門下,宰臣盧翰不爲之條奏,凍餒喧呼於道路。授官之日,已死者二十八人。"

崔損,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罷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

董晉,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政事决於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

李泌,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之戲侮,頗貽譏誚。

權德輿，憲宗元和中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同在相位，帝求理方切，軍國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顔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

杜悰，宣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悰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朱朴，昭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朴腐儒，木強無他才術。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爲姦利，從容帝前，薦朴有經濟才。以國子博士召見，即日命朴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敗，朴見殺。（時議以昭宗命台臣張濬、鄭啓及朴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後唐程盧，莊宗同光初自太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并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肅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訶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趙鳳，明宗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膳部郎中鄭兟先奏："諸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廷臣，尊卑無別，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大，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晋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奢逸，後宫大恣華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

自　全

《詩》曰："秉國之鈞，"《傳》曰："實相以濟，"必將道佐人主，民具爾瞻者矣。若乃務在宴安，取其充位，噤諾無狀，依違自守。視政之得失，靡所規正；觀人之枉直，隨其俛仰。或屑屑於修己，或默默以避事，或以狗意任職，或以苟媚取容。歷代巨賢，時有斯累，是以見輕於官屬，貽譏於識者。蓋從容中道，齪齪廉謹者之所爲，亦過猶不及之咎也。是故風人有"彼已"之刺，夫子有"安用"之説，良爲是夫！

漢蕭何，高帝時爲相國。黥布反，帝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問其居守何所營爲），曰："爲帝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客説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孳與孜同，言不逮也）。帝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貰，賒也。貸音土得反[1]。）於是何從其計，帝乃大説（説讀曰悦）。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人。"帝至，何謁，帝笑曰："今相國廼利

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

陳平,惠帝時爲右丞相。高后娣曰須,嘗以平前爲帝謀,執其夫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如何耳,無畏呂須之譖。”

倪寬,武帝時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規諫於帝,官屬易之(易,輕也,音弋鼓切)。居位九歲,以官卒。

孔光,平帝時爲大司徒。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大司馬王莽。初,哀帝罷黜王氏[2],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謂文書之稾草也,風讀曰諷),厓眥莫不殊傷(厓音崖,眥音漬)。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内(行内[3],行在所之内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御服食物(省,視也)。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并。有詔朝朔望,領門兵。莽又諷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

後漢鄧彪,和帝時爲太傅、錄尚書事。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規正。

晉王戎,爲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諫諍。

何邵,爲司徒。趙王倫篡位,以邵爲太宰。及三王交爭,邵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王衍,爲司徒。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規救,於是天下譏之。

隋裴矩,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見天下將亂,恐爲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

蕭琮,爲内史令,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復以私情諭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

唐姜恪,高宗時爲侍中。恪以軍功歷職,既居相位,謹身自守而已。

于志寧,爲侍中。永徽中,累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

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

楊再思，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爲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豆盧欽望，中宗即位，爲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規正，以獲譏於代。

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前位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4]，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苗晉卿，肅宗時爲侍中。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胡廣。

劉從一，德宗興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遇之甚重。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輔佐。

崔損，貞元中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性最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

盧邁，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大政事決在於陸贄、趙退翁，邁獨謹身守文奉法而已。

高郢，貞元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順宗初，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新恩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時政事自叔文。叔文由待詔王伾通於內官李忠言宣旨，執誼奉而行之。鄭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見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正，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

路隨，自敬宗寶曆初爲承旨學士，即已參預大政矣。後十年在相位，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互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後唐鄭珏，初仕梁，末帝時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莊宗入汴，貶萊州司戶，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平定京師，任圜自蜀至，樞密使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其議朝望一人共之。樞密使孔循言珏在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兼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圜並命。明年，循罷樞密使，珏懼，辭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退居鄭州。

韋說，莊宗時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郭崇韜秉政，說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初或言於崇韜，銓選人或取他人出身名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及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勑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大細，懼失惟新含垢之意。說與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

罪,説懼流言鍾己,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閑故實,塞仕進之門,非奬善之道。”疏下中書,説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

李愚,明宗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長興季年,王政多僻,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之。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事,書之粉牆,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略,曾無所施。

房暠,末帝清泰中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是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暠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俱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暠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

不　稱

夫德薄位尊,大《易》之攸戒;名浮於行,君子之是耻。豈有斗筲微器,濫鼎鼐之用;樸樕庸才,荷梁棟之任?由是彼已興刺,代斲致誚。小則妨職而罔賴,大則彝倫而是斁。歷選往古,稽諸行事,若乃智識淺狹,儀鑒孱瑣,經術不足以輔世,才用不足以經遠,或驟獲登進,罔協時望;或久於待遇,無所裨贊。碌碌備位,汲汲自營,務在煩苛,靡循大體,褊躁以自恣,簡傲而無威,愛憎在心,凝滯於物,不知其量,弗畏人言,績用蔑聞,聲猷日損,乃至喧於庶議,形彼嘲辭,蓋冗吏之所爲,在具瞻而奚稱者也。

漢衛綰,代桃侯舍爲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事奏(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趙周,武帝元鼎二年,代莊青翟爲丞相。自文帝時丞相申屠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江侯莊青翟暨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齪齪,持整之貌也。齪音初角反),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功名著於世者。

石慶,元鼎五年自御史大夫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更,互也,音□衡切[5]),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醇,專厚也)。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請人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咸音減損之減,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卜式,爲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

兒寬(兒音奚),爲御史大夫,至三公。在位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正諫於上。官屬易之,不爲盡力。(一説以和良承旨從容得久。)

車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閲功勞(伐,積功也。閲,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人何得爲丞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蔡義，昭帝時爲丞相。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治者（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云云，衆謂有不選賢之説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

黄霸，宣帝五鳳三年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

薛宣，成帝鴻嘉中爲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

何武，爲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後漢虞延，明帝永平三年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周澤，永平十二年以太常行司徒事，惟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

晉王渾，惠帝時爲司徒、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

王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采。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後魏高陽王雍，孝明時爲侍中、太師、錄尚書。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衆政稀落，不能守正輔弼，唯唯而已。

東魏趙郡王諶，孝静時爲太師、錄尚書事。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于忠，爲侍中、尚書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中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唐蕭瑀，太宗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是時，内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群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用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

唐休璟，中宗神龍中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蘇瓌，景龍中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中書寬恕，朝綱不舉。瓌之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聲名稍減，時議以此少之。

盧懷慎，玄宗開元初爲黄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宇文融，開元中爲黄門侍郎平章事，性褊躁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戲謔，爲時論所譏。在宰相位凡百餘日，出爲汝州刺史。

牛仙客,開元中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而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今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裴冕,肅宗至德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帝移幸鳳翔,罷執政。

常衮,代宗大曆中與楊綰同掌樞務,帝尤信重綰,弘多通可。衮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道不同。時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其食實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爾後便爲故事。又將固讓堂廚,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喬琳,德宗建中初爲御史大夫平章事。初,琳爲懷州刺史,素與張涉友善,帝在春宮,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琳本麤材,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已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崔造,貞元初爲平章事。時機權變非其所長,釐革度支弊事卻爲繁擾,數月罷相,事並不行。

崔損,貞元中爲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退翁薨,中書侍郎盧邁風疾,戶部尚書裴延齡素善損,乃薦之。乃以本官平章事。初,二相有故,旬日闕相,中外顒望。損素無聲實,及拜命,遠近失望。

齊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雖讀書,無遠致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

劉滋,爲散騎常侍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

程异,憲宗元和十三年爲工部侍郎平章事,與皇甫鎛同入相,二人俱以俗吏進。异自知叨據,群情不愜,頗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鎛則傲然自得,故物論多异。

賈躭,居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危安大計啓沃於人主,但檢身勵行以律人。

崔稙,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務擁滯,由稙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工部尚書罷相。

鄭綮,昭宗時爲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爲詩多侮刺,故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帝見其語激訐,謂有蘊蓄,就常朝班薄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也。”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儼然守

道，無復詼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河東觀察判官。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登顯貫，舉止不常。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

豆盧革，同光初自定州判官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及登廊廟，初無才業，事多錯亂。平梁之後，引薦韋說，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崔協，明宗天成初爲平章事。初，孔循任事，協因其門人求爲輔相。成命，將出宰相，任圜言於執政曰："圜比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協雖爲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圜。"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帝俾安重誨諭之，方入。翼日降制拜平章事。協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己者，思騁其欲，鋒鋩露見，多爲近侍所阻。

馬胤孫，末帝清泰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胤孫純儒，事多凝滯，遽被疇庸，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左馮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劉昫，爲僕射，性剛。群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識性輕脫，不能守師長體，故昭序輕言。胤孫以群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撿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孔十二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備敬，常侍班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高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旬日，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胤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胤孫素未詳悉，無能專決，署名而已。其故人干進者不如意，共嘲之曰："馮公爲輔三不開，爲門口印也。"

盧文紀，清泰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論之微類。時有太常丞史在德，論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

漢楊邠，與蘇逢吉、蘇禹珪同在相位。邠稍奪二蘇之權，自是中書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冑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錮，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剸繁理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帝知之，因其所疾，乃罷司邦計。

校勘記

[1]反,原作"功",據《漢書·蕭何傳》顔師古注改。

[2]黜,原作"出",據《漢書·孔光傳》改。

[3]行内,原作"行在",據《漢書·孔光傳》顔師古注改。

[4]荀,《四庫全書》本作"苟"。

[5]□,原本字缺,《漢書·萬石君傳》顔師古注作"工";切,《漢書·萬石君傳》顔師古注作"反"。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六

宰輔部(二十九)

識闇　依違　強很

識闇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摠萬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在焉,寅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黄霸之治行,而削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元勳,而授鉞之謀或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況於中庸之才而荷阿衡之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心寔難,苟授受之或愆,將謨謀而曷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罹憂,失具瞻之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爲丞相。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帝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置謂所置驛也)。帝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帝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楊敞,昭帝末爲丞相。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唯,恭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先事,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誅矣。"(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

黄霸,宣帝五鳳中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鶡,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青,出羌中),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相,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坐屋也,屋之高通呼爲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

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圖,謀也),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凡言條者,一一而舉之),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帝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雜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竝行僞貌,有名無實,傾搖懈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飭讀爲勑,以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使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1](檢,局也),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音干),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加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知權道)。

後漢崔烈,靈帝時爲大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爲宜棄涼州,設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而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王允,獻帝初爲司徒。是時,太師董卓既爲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部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説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直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

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彦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來，允論之，不假借温顔，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乎？卿往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後傕等入城，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楊駿，惠帝時爲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時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内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説駿曰："今内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宫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宫，取姦人，殿内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性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宫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駿死焉。

王導，爲司徒。時徐龕反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是龕州里官族，心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庾亮，成帝初爲護軍輔政。是時，冠軍將軍、歷陽内史蘇峻潛有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内輔，實非所堪。"不從，遂詔徵峻爲大司農[2]，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數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吴又欲起義兵。亮竝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

宋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受孝武遺制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怯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即位初爲大司馬，增邑千户。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吴興時亦然。"敬則大悦，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朝服道引，出聽事拜授。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爲尚書令。勅："勤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

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道。"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圈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悦牧城北[3],輔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絶,相枕而死。

隋裴蘊,煬帝大業末爲御史大夫,參掌機務事。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角,遣范富婁等入自息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授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折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悮人事。"遂見害,子息、佾、鞏、直、長亦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内臣悉皆朋黨比周,無忠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及耳。"帝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此!"瑀又以爲帝偏信臣下所言不誠。帝數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數謂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發也。

楊師道,爲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子小人之别。

敬暉,中宗神龍初爲侍中,與桓彦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三思之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内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時義以此歸咎於暉等。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矣。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疇昔爲英主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楊國忠,玄宗天寶末爲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向闕,以國忠爲名。及哥舒翰守潼關,時將皆以函關去京師三百里,便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其能於己不利,欲其速戰,自中以促之,翰遂出關與賊戰於桃林。王師敗績,翰受擒,國忠於朝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書張均、御史大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唯監察御史高適請即日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官各率家僮子弟,出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書言祿山反狀已十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過。"

常袞,代宗大曆末爲平章事。既懲艾元載,爲政持公道,便止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絶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勢與匹夫等,尤排擯文詞登科第。雖窒賣官之路,政事亦大致擁滯。

楊琰，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涼。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方春未可，請俟農隙。琰大怒，召秀實爲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虚誕者，播必悦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德宗以爲然，以元平爲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以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元平至州旬日，爲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嗤哂之，由是公達等不克任用。（自建中已後，方隅之起兵者皆天下劇賊，而楊琰以路恕爲懷州刺史，使捍諸田關；以李元平爲汝州別駕，圖李希烈。談者以爲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爲尚書左丞平章事。屬夏州將楊惠琳叛，帝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議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博雅，而未達時事。

崔植、杜元穎爲相，時幽州節度使劉聰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籍中。植、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衆推克融統軍務焉。

蕭俛，穆宗即位初爲平章事。是時，帝乘章武恢復之餘，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靖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帝休兵偃武。又以兵不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而不克，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聞黄巢起曹濮，南犯荆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璆，求天平軍節，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攜駁其議，請授府率，如其不授，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乃北渡淮西，抵洛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陜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河口，節度使李侃表于賊。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軍拒之。賊以王鐸失守，乃自潼關谷路入，遂陷京師。時前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黄巢至，乃降。初，田令孜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隸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負販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飾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已他道而入，一時狼狽，迴至輦下。時百官馬走，攜在中書省止之曰："此必博野軍私自還也。"博野軍有七千人，則六軍之數，時以後發，故

謂其自還。攜至是懼罪,馳歸,抑藥而死。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爲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力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禍逾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迎門,士人諂奉,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諜,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伎,不敢輒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

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同光三年冬,洛下饋運不充,軍士乏食,日致怨咨。帝深憂,問所司濟贍之術。革與宰相韋說依阿狥時,竟無奇説,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軍士。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聖憂。"

崔協,明宗時爲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協嘗侍坐,言於帝曰:"臣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爲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李鏻,日生妄動,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鏻乃引僞吳覘人見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即以爲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值數千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虚語。

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爲平章事。是時,帝與閔帝兄弟尋戈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内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倫之微纇。三年夏,移易大元帥,晉祖引虜拒命。既而大軍挫衂,官寨受圍,間道告急。八月,帝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言語,將爲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事,文紀曰:"虜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况臣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旁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

馬裔孫,清泰末爲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懷州。裔孫自洛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絶,趙德均父子已懷異志,惟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寡駐驛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裔孫至,以救焚之謀,特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說,羣臣往謁,因言時事。龍敏言:"國之治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辭害霸之説云:"既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馬以譏時,乃曰:"君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即如

今強胡內侮,扈從之人,誰不願破賊夷凶,致君於千枝萬葉?"諸官哂之。

漢楊邠,隱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途,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竝是虛事,何足介意也。邠既專國政,觸途苛細,條理煩碎[4]。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竝須給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每懲二蘇之失(逢吉、禹珪),難於除拜,事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二相不協,又深嫉儒士,凡所有平章,動多矛楯。周行之內,自漢受命以至滅,不沾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由逢吉與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爲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奬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　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膺注意之求,允協致君之業,是爲良弼,以贊永圖。若乃畏懼取名,唯諾自守,昧獻贊而忘大政,因恩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諺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乎,知無不爲,蓋異於是。

漢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抵言魏其侯竇嬰、灌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子死事(夫父孟,吳楚反時爲校尉,常陷監,遂死吳軍中),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孔光,爲大司徒。王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悦),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奏請,令邯持於光。光素畏愼,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爲司徒,與太尉李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時大將軍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至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

晉荀顗,爲侍中、太尉,卒無質直之操,唯行義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宋劉勔,爲右僕射、中領軍,與齊太祖同受遺詔,掌機事。初,勔高尙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布流物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

南齊褚淵,初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爲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5]、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爲太尉。高祖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意乃定。

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庶人之廢也,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源乾曜,玄宗開元中爲侍中,任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6],乾曜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蒙擢用,又皎得罪,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

裴耀卿,爲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長春酒方,玄宗分賜年衰朝官,兼與方法。耀卿與文武百官上表賀曰:“伏承逸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陛下大聖撫運,深仁濟俗,和氣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景福。逸人斯至,乃表長生藥,薦長春酒,和甘露,天杯暫御,神策逾增,益光明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臣子大慶,開闢所無,朝野多歡,蹈舞相繼。况自中外賜藥兼方,遠使人寰,同昇壽域,慶流渥澤,馳景迴光,凡在生靈,不勝悦慶。臣等望進禮食,以稱壽觴,歡寶祚之無疆,樂微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競服長春酒,多有暴卒者,帝懼而止。

陳希烈,爲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

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係楊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無所是非,署字而已。

劉滋,爲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德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滋及齊映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畏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在竇參,晉但奉詔

書，唯諾而已。

賈耽，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天下安危大事爭於君前，頗爲知識之士所短。

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夫一年[7]，憲宗又引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竟以因循而罷。

王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才，文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榷茶，涯知不可而不敢違。

孔緯，爲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官常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

豆盧革，爲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勅：崇文館比於弘文館，竝置，今請改稱，頗叶舊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弘，革希崇韜旨奏而改之，故云有弘文崇文竝置之言也。

鄭珏，爲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玄德殿，珏從容言曰："近奉御札罷幸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其始議也，珏亦贊之，及罷行期，珏又贊之。大臣獻贊若斯，豈能責小臣之竊位邪？

強　很

宰輔所以佐人君、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乎中庸其德，平恕其心，體貌溫恭，辭氣寬裕，所以能通萬物之理，副四海之瞻。或其剛毅近仁，木強率性，忠言犯上，直道異衆，善則善矣，恐非純和之德焉。矧訐以爲直，犯而必較，以威勢而自處，謂恭順而無益，人所惡也，禍必隨之。

漢周昌，木強人也，爲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之。昌嘗燕入奏事（以帝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帝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嘉，爲丞相。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

夜入宫上謁自歸(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内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言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田蚡,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鄉讀曰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也,音汝教反),繇此滋驕(滋,益也)。

後漢韓歆,爲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召,宣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

晋楊駿,爲太傅,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以緝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悦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説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虚、東牟,未有庶姓專國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内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爲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止之,皆不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太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爲人莫及己[8]。

古弼,爲尚書令,參政事。欲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高肇,爲尚書令,每事任己。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

隋蘇威,爲宰相。行己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要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竝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

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

唐蕭瑀,爲太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瑀多詞辨,每有評議,房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非,所言殊不用。瑀彌快快。李義甫遷右相,入則諂言自附,出則詳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顯知其罪失,從容戒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無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

題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殊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從容之。後長流巂州。

宗楚客，中宗時爲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訥、宗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竝請收禁，差三司推鞫。"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即俯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咤題作色而進，自言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旣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滉，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纖芥微嫌，陷之重典，衆不能一。

常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塞絶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將王彦章陷德勝寨，羣情恟恟，内外嚚然。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胸，紿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嘗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通乘於程者，程帖府縣令給付之，府吏訴其不迨，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凶狂爲最。時光祿卿任圜兼興唐少尹，帝妹婿也，馮其寵戚，因詣程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馮几決事。盛怒見圜，慢謂曰："公是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惜胥吏。"圜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恐事將不測，盧質橫身解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洛，車駕次汜水，翰林學士劉昫、趙鳳、于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洛北，請帝親行拜薦，庶天下知敬祖奉先之道。革耻於失舉，遂非不行，識者譏之。次偃師，又議昭宗園陵不遠，道周旣除大憝，車駕宜請告謁，追思惋憤，號慟寢園，然後還宫，始爲得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不行。

孔循爲東都留守、帶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尉行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議者曰："郊天祀地，太尉之職；無其人，則宰相攝之。循位同三事，留守東平，代掌武以供祀事，而訴以戎機，不自知責，強戾之甚也。"）

漢楊邠，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三司使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詞。"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校勘記

[1]郡,原作“群”,據《漢書・黄霸傳》改。

[2]峻,原作“駿”,據上下文及《四庫全書》本改。

[3]左,原作“王”,據《魏書・劉潔傳》改。

[4]煩碎,原無,據《舊五代史・楊邠傳》補。

[5]頻,原作“穎”,據《隋書・虞世基傳》改。

[6]説,原作“悦”,據《四庫全書》本改。

[7]夫一年,《四庫全書》本作“未一年”,當從之。

[8]以,原無,據《魏書・穆壽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七

宰輔部(三十)

不協　徇私　樹黨

不　協

王者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協和萬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模允諧，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爲本，增廟廊之重，表堂陛之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固專朝政，闊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議事而不合，或趨向之各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爲忿競，構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乎？書于方冊，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家宰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士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夫對其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淩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圭竇，小户，穿壁爲户，上鋭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象。)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職。騂旄，赤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豈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之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圭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漢上官桀,爲左將軍,霍光爲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桀自先帝時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上官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争權。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又奏言:"萬姓或乏困,盗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毁丞相也),繇是不説。又丞相司直緐延壽(緐音婆)奏:"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不合意。"望之曰:"侯年能寧父我邪(謂寧能與吾父同年邪)?"坐是,左遷太子太傅。

晋閻鼎,爲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總攝百揆。京兆尹梁綜與鼎争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争權,竝伏法。

北齊唐邕,爲尚書令,封晋昌王,録尚書事。車駕幸晋陽,勑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爲黄門侍郎、參知政事。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于中書忿競,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爲中書令,張説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初,嘉貞爲兵部員外時,説爲侍郎,及是,説位在嘉貞下。嘉貞既無所推讓,説頗不平,由是不協。

蕭嵩,爲中書令,裴光庭爲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光庭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爲外職。韓休爲右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光庭卒,玄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直,與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乃授嵩尚書右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異同,情遂不協,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與李林甫争權,不叶。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户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乃罷知政事。李吉甫再爲平章事,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時之負公望者,慮爲吉甫所忌,多迎畏之。憲宗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訐,於帝前互有争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悦者,亦無所

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終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鄭覃，爲右僕射平章事。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曰："周殷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乃止。楊嗣復自西川入相，與覃尤相矛楯，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開成三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謂覃曰："李宗閔在外已數年，公欲別與一官。"覃曰："陛下以其地遠，請量移二三百里即得，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即請退。"陳夷行曰："宗閔頃得罪，以黨比責之，宜死首。寶歷八關十六子李續、張又新、蘇景裔等朋比，傾覆朝臣，貨賄交通。"李珏曰："若以數子之事，罪在李逢吉。如李續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在外衣冠多生議論，非爲李續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咸理，今陛下何惜十數人耳。"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循私情。"帝曰："但與一郡國。"覃曰："與洪州司馬可也。"嗣復曰："此爲罔上，非爲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幾傾覆朝廷。"嗣復曰："比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覃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直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比玄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良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況太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量移，至二年夏爲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只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成，以韓益前年犯贓，不可知。"鄭覃云："幸且勿論孰爲黨比。"李珏曰："捨小過，掩微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遷，與一郡，無妨。卿等悉出。"帝召左右史周殷復、魏謩向前："適來宰臣如此爭論，去就得否？"對曰："臣等以爲不可。然鄭覃等各竭盡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覃僻直，嗣復疏雋。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爲一狀將來。"丁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陳夷行，爲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文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珏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盧攜，爲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黃巢之起，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廣南，朝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度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餓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僖宗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出勅,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榮,在我輩三四人晝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爲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宰臣鄭珏素與琪不協,循亦惡琪,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李琪,事梁爲平章事,與蕭頃同在中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

李愚,爲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同州,而昫與道爲婚家,而愚性太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愚必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詰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

晉桑維翰,爲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由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尹。

徇私

粤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仰成大化,直哉惟清,斯宰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始務營私,詎聞盡節,公忠靡著,怨欲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微旨,既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己以見傷,或改法以更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租入是貪,兒女嬰慮,小猶損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而冀庶事咸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也。歷代之下,咸可明懲,苟異中道,則有斯蔽矣。

漢田蚡,武帝時爲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鄃,清河之縣

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時，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爲大將軍輔政，以光外孫上官氏爲皇后。光欲后擅寵有子，時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窮袴有前後，不得交通也。使令，所使之人也。窮袴即今之裩袴襠也），後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立。帝微時，許妃爲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產乳之疾者），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許后暴終，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獄吏薄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署者，題其奏後）。光薨後，語稍泄（事具外戚悖逆門）。

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詆，毁也，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逄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瑯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甫[1]，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逄信已從高帝郡守歷京兆、太僕爲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六臣，獄重，故以使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郎中，與從事（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逄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燉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曰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揣謂探求之。）居無何（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逄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餽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等，冊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謂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遂發，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

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死黨,盡死於朋黨),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援,引也。已,止也);皆內有不仁之信,而外有儁材,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深相與交,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沒,盡)。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鸇,似鷂而小,今謂之上鸇)。'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衆,誠難犯之,犯之,衆敵竝怨,善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錮,復徙故郡,以憂死。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老疾罷就第,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

後漢許馘,爲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馘與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賄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楊州刺史王陵奏廬江太守文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以何晏等爲腹心,因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2],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劫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

魏舒,爲司徒左長史。傅咸在位,多所執政。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上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卻,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若,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孫勝，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許良者不硏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後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趙彦深，爲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堅身材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孫皮氏女，由此擢瑾中書舍人。隋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威治身淸儉，以廉愼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

唐許圉師，爲左相。龍朔中，圉師子静福府果毅文思奉輦直自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捉。自然遂以髇箭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竟不聞奏。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推究。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甫，爲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籍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甫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尙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甫耻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號此書爲勳格。義甫仍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論替，猶相矜尙，自爲婚姻。義甫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十家不得相與爲婚。劉幽求爲侍中，幽求妻李氏本幽州故將軍李謹行嫁賤妾也。幽求往爲館客，通而妻焉。謹行孫璀見幽求達，用事，遂以爲親。璀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幽求遂進孫佺爲幽州都督、幽州鎭守經略使節度，請軍以代之。佺無將材，欲令遠討，衆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均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玄宗特令朝堂決殺。嘉貞從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杭等，皆貶之。

姚崇，爲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彝等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如，崇所親信，受蕃人珍異遺事發，帝親加鞠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受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蘇頲,爲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爲去年褅孝和於別室,太廟之際,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所致。詔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與馮宗、蘇獻等議以爲平子狂瞽危言。玄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頲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爲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爲是。

張說,爲中書令。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咎於說,果爲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遙,引爲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事。遙與挺之好尚不同,遙言於元紘,元紘詰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紘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即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史。

李林甫,爲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活以大其門,典銓官七年,竟以贓貶。

呂諲,上元初爲相,引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妻兄震爲侍御史員外郎。

王璵,代宗朝爲相。時韓滉出爲通州刺史,彭王府諮議鄧景山爲淮南節度,表滉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汯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故召拜焉。

楊炎,德宗初爲相,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炎舉沼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爲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關播嘗爲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初,播爲給事中,杞以播柔緩,冀其易制,驟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杞,播但斂衽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爲給事中。數月,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竝爲露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緯救解獲免,及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參風晉奏給事中竇中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

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爲相。元和三年二月，勑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於宣正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竝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册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吉甫之舅新除河南少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垍初罷相，以太子賓客卒，時吉甫復入相，以宿嫌怒垍不加贈官。給事中劉伯芻疏論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甫以此奏論，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

元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爲侍中，苗晉卿引用，深德之。見晉卿子婿張延賞，厚遇之，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特奏爲河南尹。時河洛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曆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聞。載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載遂以延賞爲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羣，爲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羣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贓鉅萬，宜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爲人子者皆可以爲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

段文昌，穆宗初爲相。文昌好古書畫，於所嗜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展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狂險干進，盡有獻於文昌。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李宗閔與翰林學士元稹早以才儁相友，稹頃自拾遺御史坐直貶出，久之，懲爲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徼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會宗閔子婿蘇朝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遂構成其事。時文昌已除西州節度使，面辭日，首其事，指擿牓內鄭郎等十四人，謂之子弟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稹、紳等奏與文昌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郎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遂考落郎等十人，而貶錢徽爲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爲開州臨江縣令。

元稹，爲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史李景儉爲少府少監，分司東都。初，景儉兩爲諫議大夫，以險躁縱酗，再黜遠地。素與稹暱狎，及稹作相，景儉未達貶所，擢遷大郡，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

賈餗，文宗朝爲相。太和九年七月，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蘇特非與李甘爲比者，賈餗爲他事虐用朝典耳。

鄭珏,爲相。崔貽孫自貶所遇赦還京,珏以嬰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旄罔知,復除禮部尙書,致仕。

梁末帝乾化初,于兢爲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爲工部侍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還往故也。

後唐韋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八郡。兩川旣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纘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盧革,莊宗時爲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乃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勅:"三館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易大國之規模。今屬維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宜卻改爲弘文館。"

崔協,爲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大吏怪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廚,又非室中,指縱爲居儉驟越近條,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鞫端由,且開飮饌,縱令引證,亦是小瑕。竝放。"時協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常侍。

趙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對,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熒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信否?"上曰:"閑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小,陛下不得以爲閑。自數日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柱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經危難,事陛下,致君爲中興主,人欲誣構陷之,是壞陛下棟梁柱石也。"上因改容報曰:"予雖不信,然生此讒隙者,此凶徒也,遽命族誅。"勅曰:"捧聖都軍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摭求虛事,誣告重臣,奏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讒謗。間予心腹,傾我棟梁,爲巨蠹。以異常罪,一身而未塞,宜誅家族,懲彼姦凶。仰全家處斬。"其年九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機務。初進第一表,上謂曰:"朕與兄無間,凶輩厚誣,尋以誅戮。卿此後更無在懷。"翌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挂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鑕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鎭流言,且乞與臣一鎭,暫解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

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來，重誨參掌機務，况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爲代？"上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諸人苟諳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爭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延光爲樞密，重誨如故。

樹　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私臣不忠，往哲之明戒。况夫秉鈞巖廊之上，高議槐鼎之私，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揔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爲憂，以裁成爲任。豈有庸回蒐慝，毁信廢忠，朋附寵臣，樹任私黨，或交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天下焉。

後漢袁逢，爲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顯官。先，隗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父族同。

劉熹，爲太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貴免。

魏曹爽，爲大將軍。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利，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心腹。爽以司馬宣王年德竝高，常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颺、謐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

吳濮陽興爲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爲左僕射，儀曹郎孔逷常謀議幃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帝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也。"時人呼孔逷、何憲、王儉爲三公。

後魏崔浩，太武時爲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關湛爲浩信任，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著述六經，竝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竝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爲侍中，秉朝政，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賂初瓌、保元等，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既尊，靈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

尚書令。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正。)

元乂[3],爲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剛長子[4],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及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

北齊祖珽,爲侍中。時武明皇后姊子段孝言爲吏部尚書,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侍中,入内省,典機密。

後周晉公護,爲大冢宰,以中大夫吐羅協竭忠於己,每提奬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宫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

隋蘇威,爲侍中,其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工部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蕭徹等罔冒爲官。又國子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推案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

高熲,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内史令李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奏稱德林狠戾,將所固執,由是高祖竟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雖迹附韋氏,而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號爲"宗紀"。

宇文融,玄宗時爲黄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裴光庭兼御史大夫,又彈融處遊朋黨,及男受贓,貶胎州平樂尉。

吕諲,肅宗時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官。馬上言以宣傳詔命,諲親暱之,有納錢買官者,諲爲奏藍田尉。帝使御史敬羽劾之,得其實。上言:"決殺之,以其肉賜從官食之。"遂罷諲相,爲太子賓客。

元載,代宗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爲相已後,常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己。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禮部侍郎薛邕,邕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中，戶部侍郎竇覦無他能，爲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婿爲節將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戶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既非德舉，不爲羣情所伏。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疏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聞之不悛。參爲相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節度使皆畏愼之。

李泌，爲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琯之姪，舉進士。泌爲陝州觀察使，時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受河南尹，知府事，尋正拜尹。皆佑在相位所惜護也。

李訓，文宗時爲平章事。太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爲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言由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輿以知雜事爲中丞。及元輿入相，復以孝本爲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薦韋說爲相，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咸以循少侍宮禁，諳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使安重誨多聽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引鄭珏入中書，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與其先梁時同在翰林爲學士，二人不相善，居常切齒。循既以珏爲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身端有器度，足以輔弼矣。朝論所與，莫若崔協。"重誨以爲然。後重誨內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對。任圜曰："重誨未諳朝中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即迴天睠，無才幸進此，不知書。一旦驟塵輔弼，終朝若負芒刺。以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常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即馮道人也，嘗爲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欽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者？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政闕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

言琪之短、協之長。月餘,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

范延光,明宗時爲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節度使。孟鵠謝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大奇事。”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爲三司句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三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至此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密,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帝心知其圖,要有諷勸,故延光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勉旃”。

漢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舊,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也。

校勘記

[1]甫,原作“剌”,據《漢書·翟方進傳》顔師古注改。

[2]典,原作“興”,據《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改。

[3]元乂,《魏書·恩倖·侯剛傳》及《北史·恩幸·侯剛傳》作“元叉”。

[4]長子,原作“張子”,據《魏書·恩倖·侯剛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八

宰輔部(三十一)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 侈

奢則不遜,著乎格言;滿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以去其泰甚,守其節儉,而保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廟之上,表式搢紳之列,忘約己之道,昧素履之旨,因時滿志,席寵自恣,由是殖其貨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盱衡長歎,始終無悔,以是遺世譏而冒邦憲者,往往而有。次之編簡,足以爲戒。

漢田蚡,爲丞相,治宅甲諸第(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次之,言甲則爲上矣),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晉也。)

張禹,爲丞相。禹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曰買),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弟子沛郡戴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魏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吳步騭,爲丞相。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晉何曾,爲太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邵,曾之子也,爲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謝安，爲太傅，性好音樂。及爲相，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爲尚書左僕射，摠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又且輒爲十人饌[1]。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2]，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

後魏廣陽王嘉，爲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住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爲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宫禁。

唐李林甫，爲右僕射。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爲右相，於宣陽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

裴冕，爲左僕射，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櫪，價盈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類，坐客有昧於名者。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性多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和凝，初仕晉爲右僕射平章事。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輔相，車服僕從必加華楚。

貪　黷

夫謀謨廟堂，鎮撫夷狄，苟非命清愼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儀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惠，內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纖而聚斂，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岐，罔知紀極。至有自治瑩塚，敢望於園寢；家厭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悖亂於彝倫，信亦顚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爲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堧地一畝，葬其中(堧音人掾切)，當下獄，自殺。

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曰買)。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

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也（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根，王根也）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由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重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宜更賜禹他地。"根雖爲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匡衡，爲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侯之樂安鄉（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内之摠數），南以閩伯爲界（伯者，田之東界也。閩者，伯之名也。伯，莫客反）。初元年，元郡圖誤以閩伯爲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伯在閩伯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伯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舉法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伯以爲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伯爲界，不足故以閩伯爲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數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中行庭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以律條言一人以上以下）。《春秋》之義，諸侯不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政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辭減縣界（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可道。"於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

晋王戎，爲司徒。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天下，聚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太尉，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以致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官吏僮隸相繼經管，宣武頗惡之。

北海王詳，爲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

元乂，爲侍中，輔政。時崔暹爲都督，討武川鎮，爲賊所敗，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乂，獲免。

北齊孫騰，爲太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餚藏銀器，盜爲家物[3]，親狎小人，專爲聚斂。

司馬子如,爲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爲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孝文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矜,聚斂不息。時文襄入輔朝政,内稍嫌之,尋以贓賄爲憲司所劾,詔削官爵。

高隆之,爲太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辱。

隋楊素,爲尚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并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爲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爲右相。高宗龍朔三年,册拜太子太傅、同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恭頻破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爲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厭勝。"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津乃取延錢七百貫。

李迥秀,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贓貶授廬州刺史。

紀處訥,爲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其爲朋黨,贓姦狼籍。先是,娑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内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娑葛知而大怒,遂舉兵入寇,甚爲邊患。

崔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愔,爲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

蕭志忠,爲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未名之寶,不可勝記。

楊國忠,爲相。有康謙者,本商胡,玄宗天寶中爲安南都護[4],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竝歸於己,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曆中爲宰相,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曆中爲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百寮頗有德色,遂肆志貪饕。徐浩任廣州,以賂聞,竭南方珍產納于載。楊綰爲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功,啓奏塡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

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榮，四方賫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各稱而去。

王縉，爲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爲嬖妾李氏奏造寶應寺，每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己修繕，四方賂遺畢集。縉又縱弟妹女尼，得廣納財賂，貪猥之迹如市賈焉。廣德中，蕭復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紞誘焉。紞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既憾之，受代廢居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中，路嗣恭討舒晃于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沒其財寶數百萬，盡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東都留守。

竇參，德宗貞元中爲相。淄青節度使李納既憚參，饋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參，竇申又與吳通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黄裳，憲宗元和初爲相，爲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性頗貪黷，簡身律物，寡廉潔之譽言。以居鼎職不久，又除受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殆後貨賂事發，八年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憑爲僧鑑虛受記，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竝附杜黄裳男載，鞫訊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滋賂財，不能拒絶，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引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等竝釋放。"黄裳爲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貲，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李逢吉，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内地，與三鎭事理不同，不可許。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使副大使觀察等留後。

王涯，爲相。以甘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貨悉爲軍人百姓所劫，唯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籍，數侔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以釣焉。廣後爲垣竅而藏之，重復秘固，若不可窺。及是爲坊市少年斤斵毁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玉而已。

後唐韋說，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賂公行。時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宰近甸。同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請峽内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朗、硤、

歸、夔、忠、萬、涪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朗,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殷。天祐初,成汭失荆襄,王建乘虛收歸夔、峽等州。朱梁以高季興鎮荆州,與王建爭夔、峽,竟不能復。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爲屬郡。又割黔南之施州,隸之雲安縣。舊置,雲安監榷鹽之利,爲安邑解縣胡洛監池之業,王建既得之,兩川大獲其利,乃昇雲安縣爲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高季興率本軍泝峽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僞蜀夔萬連年率以州降繼岌。三川既平,季興數遣使請峽内三州依舊爲屬,又請雲安監務,朝廷未之許,季興數賂劉皇后與說及宰臣豆盧革。時樞密使張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爲奏之,内外附叶,因喻其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儼子永吉初至闕下,逢吉謂其侯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下令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又前客省使王筠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酬名郡,筠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俱不能踐其言,其貪詐如此。

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戒焉。

專　恣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依法以削。"况乃處衡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宜内則衷告,外則順行,使賞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爲臣之大節矣。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權傾一時,改易制度,剪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爲詔書,或違衆以出師,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已,致遷序之失倫,則削讓之所加,誅戮之繼至,固其宜矣。

漢晁錯,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西邊),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更,改也),諸侯讙譁。

張湯,武帝時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至日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竝,宜也),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爲相國,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魏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爲技，擅取太常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散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爲太傅、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吳諸葛恪，爲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衆議莫敢復難。於是違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連月不拔，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去相銜，徐乃旋師。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官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5]。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

晉楊駿，惠帝時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

庾亮，爲中書令。成帝初，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竝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上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爲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蒨與杭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子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悦，固勉勅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疾，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爲尚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悉。性既剛直，恃寵自專，太武心稍不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即位，爲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摠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嘗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宮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爲司徒，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孝莊謂浩曰："先召之

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何不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使便事者?”浩因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 苟逞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勝濟?”

元乂爲相時，高陽王雍摠攝內外，與乂同決庶政。及清河王懌之死，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嘗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列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無復畏避，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懷毒。

高肇，爲尚書令。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制，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

北齊孫騰，初仕東魏，爲太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世宗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高敖曹，神武時爲司徒。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唐邕，爲尚書令、錄尚書事。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爲左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剛、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唐李昭德，爲檢校內史，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又長上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得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璹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以延載初左遷欽州南房尉。

李義府，爲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俱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竝窮極奢侈。會葬，軍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帝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杭、中丞韋虛心，皆貶出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

請杖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决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伷先秖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决罰。"帝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常侍兼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蓋堅爲林甫所惡，外示崇秩以讎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爲相。國忠素疏躁自賢，強力有口辨，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務，處之不疑，立朝輒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載又奏條應緣別勅，授六品已下，勅出後堂，令禮部兵部使附甲團奏，不得簡勘。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己，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迹聞，載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側目，不敢議載之短。

楊炎，初爲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崔祐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琳又罷免，炎遂獨當國政，頗疾祐甫之恩顧，祐甫所制作，炎多隳之。初，炎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既而得政，睚眦必讎，險害之性，附於心本，唯其愛憎，不復更顧公道。

常衮，大曆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劉晏判度支，衮與晏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時少列各定身俸爲三十五千，晏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衮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三十五千。又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者，給二十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後綰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揔中書省，遂欲揔中書胥吏省視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竇參，初爲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爲禮部侍郎，嘗於通衢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之以詢。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遽表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也，以隆忿見廢耳。"時議以防文學舊人，嘗著功績，不因罪戾，爲俗吏之所陷籍，竟以憤終，衆頗閔之。又穆贊爲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

佋,佑岳之家,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參與佋恃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金,鞭其走使以成獄。及急,贊弟賁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

皇甫鎛,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爲防禦使,而命絳爲之。

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儒文宗時同爲相。裴度罷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爲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悰罷後,中人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爲平章事。使晉陽宫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裔,爲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必徵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宦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裔每有所陳,唯唯而已。光裔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革奏議或當,謂群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召建立會食,中人迴建立附奏,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峻,爲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瑑爲大理卿。先是,御史惟鄭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鹽人深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減三等,以官當徒。案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者要殺使殺,罪則可以官高免矣。"召可久謂之曰:"楊瑛罪重,安得從輕?可別簡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文失入,別無重條。"峻曰:"簡若有條,公當何罪?"可久曰:"若藏正條,死亦甘心,如強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含怒,或有言張仁瑑漢隱帝時斷史在德,曾用條法,即以仁瑑代可久。

校勘記

[1]又且,《宋書·劉穆之傳》作"旦"。

[2]止,原作"上",據《宋書·劉穆之傳》改。

[3]"家物"二字原無,據《北齊書·孫騰傳》補。

[4]天寶,原作"大寶",據《舊唐書·楊國忠傳》改。

[5]諫,原作"疏",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三十九

宰輔部(三十二)

邪佞　忌害　不忠

邪　佞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貞百度,佐佑乃辟,朝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體異忠懃,性恣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以道而事君。乃至專爲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朋比,以爲身謀。惡直醜正而事先,媮合苟容而爲念,巧言令色,曾靡於顧憚;脅肩諂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頹,厲階斯構,大或崩於禍亂,次或罹於譴黜。蓋夫謀猷回譎,周雅之所譏;方命圮族,堯誅之首及,顧豈可處承弼之重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背其約,以順帝旨。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乃今皆背約不忠。"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

孔光,爲丞相。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寵大司馬董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主禮。賢歸,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晉荀顗,爲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子資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爲尚書令、侍中。充無方正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顗、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荀勗,爲侍中、尚書監。時侍中、尚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顗,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昏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曰:"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

顗亦竝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總,爲尚書令。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紀綱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亡。

北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爲尚書令、錄尚書事。士開稟性庸鄙,不閲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謟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爲尚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營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宫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宫成,帝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悦。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狐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宫别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子長寧王儼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

虞世基,煬帝時爲内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惟諾取容[1],不敢忤意。盗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及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知之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盗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其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2]。"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入據敖倉,城内無食[3],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則東都必敗。"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而至[4]?"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盗所殺[5]。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6]。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於比。

唐封倫,太宗即位初,無右僕射,倫素險詖,與左僕射蕭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易之。

李勣,高宗時爲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扣頭流血,言不可廢。翼日,帝謂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

姚璹,則天時爲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大酺三日。丙申,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之所,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責躬避正殿。璹進曰:"此實人火,非天災也。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愈隆;漢武建章宫災,

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后又從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爲鳳閣鸞臺平章事。累爲内史，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長安末，張昌宗爲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彦範斷解其職。昌宗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悦昌宗意，以復職。時人貴彦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杜令，朝士尤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卻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如此。

宗楚客，中宗時爲兵部尚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

趙彦昭，中宗時爲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帝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此使也。"處訥拜謝，既而以不練邊事固辭，帝遂令彦昭代行。彦昭以爲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悦。司農卿趙履温私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耶？"彦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留之。帝乃遣楊矩代彦昭而往。

韋巨源，中宗時爲尚書左僕射。韋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嘉瑞，請布告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太平公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即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竝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

竇懷貞，爲侍中。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惟懷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後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鍌金謂懷貞曰："兄位極臺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較量瓦木，廁迹工匠之間，欲令海内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父者，今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列清班，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豫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臺輔，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爲相過爲恭遜,接見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黜,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原之。

皇甫鎛,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

後唐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宮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爲名,授皇子繼岌。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宮名罕有帶聖字者。豆盧革諂事希寵,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戶口流亡,軍士乏食,革依阿狥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又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乃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于諸道州府自同光二年已前所欠秋糧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竝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構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市恩于衆,以掩己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係帳額,請竝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民以蠲隔年之賦,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之,得不啓姦倖之門乎?)

范延光,爲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雨霽,暫觀綠野,遥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羣羊,俯而密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帝哀疲民多無耕牛,劚地以種,延光以爲勤於稼穡,豈主上憂民之意歟!

孔循,爲樞密使,性柔而狡。安重誨初不察其爲人,多從其言。重誨嘗受詔,以秦王從榮兄弟欲娶重誨女爲妻。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爲樞密侍臣,不宜與皇子婚媾。"乃止。明宗幸汴州,循爲洛京留守。時重誨門人或言循之難測,愛間諜人事,不可令居樞密。循知之,即令人結託方便,聞奏,言:"願以息女妃皇子。"帝即以鄂王許之。重誨由是大怒,因奏落樞密,出鎮爲許州節度,復移鎮滄州。及重誨將失勢,內庭論樞密使,帝曰:"孔循舊嘗爲之,不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即治行裝,將入朝,會從榮以鄂王妻父尤忌疾之。初,聞帝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以爲將來無益於社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共欲偷其視息,深爲士大夫所耻。

忌 害

夫懷強忮之心，蓄回遹之計，以蔽賢爲念，構害能之禍，忌前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臺鼎，躬握鈞樞，啓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擯隔於外，俾蹈乎禍機；或交構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柄用之命。至使耆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國家之敗，曷嘗不由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爲御史大夫，遷丞相。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爲御史大夫（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同爲三公也）。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飛變猶急變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7]。

後漢梁冀，爲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冀所忌，補朗陵侯相。又南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爲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疾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帝與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疏，此一部令史事耳。且凡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8]，充與荀勖乘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簡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愷。後爲光祿勳，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公忠士也，知愷爲充所抑，與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

荀勖，爲中書監、侍中，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傅亮，爲尚書令輔政。自以爲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人顏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延之自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車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爲尚書令輔政。時太祖用張緒爲右僕射,以問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之在座,咨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時衰政,不可以爲準。"帝乃止。

後魏高肇,宣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樸厚少言,欲密出之,乃言於帝,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重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忠,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爲内史侍郎,參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爲民,從幸江都宫。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蘊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爲中書令。初,皇后武氏以長孫無忌害重賜而不助己也,深啣之。又韋寧預聞廢立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悦。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面折之,由是敬宗常候無忌,將因事構陷之。會有洛陽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季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侍中辛茂將命鞫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搜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也。隱爲陰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反。"帝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于即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僞書,是季方所作,即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踪迹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夫叶計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此事若實,當如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與女子謀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所畏伏,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疾惡,因推小事發其大罪,豈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季方自刺,即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之憂。臣往見宇文化及其父述爲煬帝所委,地居親婭,身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終子繼。化及典禁兵,遂於江都作亂。初夜宫城門閉,即稱驍果欲叛,矯制集人,先殺不同己者,臣家亦即被破。蘇威、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即傾墮室[9]。故事不遠,誠願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曰:"昨夜臣聞季方與無忌與國至親,累葉恩任,何恨而反?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等勸舅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帝又疑舅,故遣高履行外出,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及瑗得罪,即日夜共季方等圖謀,覓便即反。'臣參驗辭伏,并相符合,請即收捕,挂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若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知和其親戚,使至于此,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之明主,薄昭即是阿舅,從代來日,亦有元勳。于後唯坐無辜殺人,帝惜國之法紀,遂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

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道，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靈。若此，薄昭罪惡未可同日而語。按諸刑典，合誅五族。願速即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且無忌先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伏物，智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馬懿。今反從首露，逆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即斷決？"帝竟不引問無忌，便下詔廷斥之，仍發道次州府兵援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竝除名，配流嶺表。

李敬玄，爲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悦，將加擢用。敬玄深毁之，遂受洹水縣。

張説，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衒。説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爲中書令。躭固權寵，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愼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愼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爲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韋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竝曲附適之。帝以爲然，賜堅自盡。後愼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愼矜左道不法，遂夷其家。天寶八載，太府趙奉章告林甫罪狀一十餘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殺。

李揆，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己齊列，嫉之，力奏改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元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檢校刑部尙書知省事顔眞卿上疏論之，具言："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眞卿攝上公享太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眞卿素不附載，載因是訕陷之，貶眞卿陝州員外別駕。又李栖筠爲工部侍郎，公望充積，爲載所出，爲常州刺史。

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劉邁。邁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爲廉史畏憚。杞恐邁爲御史大夫，沮己之所見，遽稱薦前河南尹于頎爲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太常卿韋倫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爲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鎰忠正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鎰尋罷相。杞專權忌害，又罷顔眞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諭之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使。"眞卿候杞於中書，曰："眞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眞卿不敢衣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

拜,含怒於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顔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後眞卿爲希烈所害。

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貞元中,趙憬爲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德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黜,憬與陸贄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參不悦李翰,白宗正卿,左授雅王傅。及廷對,自陳爲悦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號王則之,德宗命參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之知也。帝口授翰金吾大將軍,遽令中使送至金吾,伏視事,除書令方下。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隘。

皇甫鎛,憲宗元和中自度支使戶部侍郎爲平章事。初,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姦邪,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而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中矣。"竟爲鎛所構,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惡。穆宗長慶初,逢吉爲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招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作謗言,百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於帝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醫,以情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既權寵時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己,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忍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顔。又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一統,遠夷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鈎斬袪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慖,薨於幽州。

安重誨,爲樞密使兼中書令。天成中,任圜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門,聞朱守殷叛,重誨接便慮爲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又符習爲邢洺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畫赴難之謀,重誨名位猶下二人,既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搏,性褊而猾,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者,重誨具

以聞。天成四年,召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悦,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省耗,由是罷歸京師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於臣,且願舊地。"由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藎之節,大臣之所守。故同底于道,實相以濟。若乃蘊經綸之器,居承弼之列,高秩官師之上,訏謨惟扆之地,天工仰其寅亮,百姓希其安附,則有邪慝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計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乎志,熒惑乎視聽,附麗乎凶醜,靡思赴難之舉,聚成構亂之隙,以致爲時大憝,貽笑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忘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著之方策,以垂戒於後者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爲太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月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爲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有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悦,遂親就禹。

後漢梁冀,冲帝時以太后兄爲大將軍,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戒鄧閻之利幼弱(鄧太后立殤帝,誕育百餘日。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穉)。"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

南齊褚淵,初仕宋朝。明帝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及蒼梧暴虐稍甚,太祖與淵、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以尚書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太孫即位(即鬱林王),轉左僕射,尋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明帝。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怯,今定何如?"

北齊唐邕,以晋昌王錄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主平陽敗後,狼狽鄴都,邕懼

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爲內史、上大夫,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宣帝不愈,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托,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大夫。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府都府司,總六府事。史臣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於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10]。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愈,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悮進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宫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由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由也。”

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年,爲獪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國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世充,坐放東都閶闔門內。威詣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詰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中爲侍中。太子重俊誅武三思時,再思與宰相蘇瓌、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等竝在太極殿前,統兵二千餘人。君閉正門及左右延明門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惟子是以深咎之。

趙彦昭,景龍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彦昭充使,彦昭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悦。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帝乃遣驍衛大將軍楊規代彦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爲中書令。中宗遺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司,于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韋溫曰:“今順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

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定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及韋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庶人臨朝，嶠密表請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獲其表，以示侍臣。嶠自懷州刺史，令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

崔裔，昭宗天復初爲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裔交結全忠，慮汴京逼京師，請罷裔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忠挾帝幸鳳翔，裔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岐下還河中，裔迎謁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贊功業。

後唐鄭珏，初任梁，末帝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梁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預不決。珏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臣懷之以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此行得事了不? 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了。"左右縮頭恥笑。翼日，莊宗入汴州，珏率僞百官迎謁。是日，謫授萊州司戶參軍。

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以荆南高季興謀叛不恭，安重誨、任圜同謀討伐。季興幼與循同爲朱友讓之隸，義如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以爲水潦將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克捷，兵不能退，帝即令循往軍前。循既至，遣門客李湜入荆州見季興，且述循意。即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彥溫乘潞王閱馬於皇龍莊，據城謀叛。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潞王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滿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能狂悖?皆以爲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校勘記

[1]諸，原作"欲"，據《隋書·虞世基傳》改。

[2]非，原作"亦"，據《隋書·虞世基傳》改。

[3]食，原作"倉"，據《隋書·虞世基傳》改。

[4]而,《隋書·虞世基傳》作"來"。

[5]殺,原無,據《隋書·虞世基傳》補。

[6]賊,原無,據《隋書·虞世基傳》補。

[7]治淪,原作"沾",據《漢書·張湯傳》改。

[8]侍,原作"待",據《晉書·任愷傳》改。

[9]墮,《四庫全書》本作"隋",當從之。

[10]王,原作"正",據《隋書·楊素傳》改。